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九六冊目次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四）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內府刻雍正印本　〇〇一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四）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內府刻雍正印本

設官部四十八 行臺省 節度使 總督 巡撫 繡衣直指 巡按御史附

行臺省

原 杜氏通典曰行臺省晉魏有之昔魏末晉文帝討諸葛誕散騎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等以行臺從至晉永嘉四年東海王越帥衆許昌以行臺自隨是也越請討石勒表以行臺隨軍及後魏謂之尚書大行臺別置官屬後魏道武帝置中山行臺以秦王儀爲尚書令以鎮之孝文永熙三年以宇文泰爲大行臺以蘇綽爲行臺度支尚書北齊行臺兼統民事自辛術始焉武帝八年辛術爲東南道行臺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郎守文宣聞之勅術曰江淮初附百姓難向京師留卿爲行臺亦欲理遣民寬枉監理牧守自令以後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啟聽報以下先理後表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其官置令僕射其尚書丞郎皆隨時權制江左無行臺惟梁末以侯景爲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隋謂之行臺省有尚書令僕射左右任置各一人主事四人有考功兼吏部司勳主禮部兼祠部主客膳部兵部兼職方駕部庫部刑部兼都官司門度支兼倉部金部工部屯田兼水部虞部侍郎各一人每臺置食貨農圃武器百工監副各置丞食貨四人農圃一人武器二人百工四人錄事等員食貨農圃百工等各二人武器一人蓋隨其所管之道置於外州以行尚書事唐初亦置行臺貞觀以後廢其後諸道各置採訪等使每使有判官二人兼判尚書六行事亦行臺之遺制

節度使一

原 杜氏通典曰按唐分天下州縣制爲諸道每道置使治於所部即採訪使防禦等使也其邊方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自景雲二年四月始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其後諸道因同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本皆兼度支營田使開元九年十一月勅其河東河北不須別置並令節度使兼統開元中凡八節度使磧西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幽州劒南嶺南此八節度也後更增加兼改名號蓋古之持節都督自至德以來天下多難諸道皆聚兵增節度使爲二十餘道其非節度使者謂之防禦使以採訪使并領之採訪理州縣防禦理軍事初節度與採訪各置一人天寶中始一人兼領之乾元中又置都統使監總管諸道或領三道或領五道皆古方岳牧伯之任也上元末省都統後又改防禦使爲都團練守捉使皆主兵事而無旌節僚屬亦減有副使一人掌貳使事判官二人分判軍事自永泰以來都團練使稍有加置參謀者若朝覲則置留後擇其人而任之宋武帝起義討桓元既平京口向建業以孟昶爲長史總攝後事及討司馬休之伐荊州以中軍將軍劉道鄰監留府事皆留後之任也自後無代無之不

復徧舉 增 合璧事類曰後漢劉虞爲幽州牧就拜大司馬公孫瓚討烏桓詔令授虞節度晉伐吳詔王濬受杜預王渾節度唐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二人曰大總管已而又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充河西節度使自此以後接乎開元天寶之間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緣邊之地凡八節度外任之重無比焉至德以後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節度使之

號若諸州在節度使內者皆節度焉宋節度使並兼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以本州刺史長史爲節度觀察等使不臨本部者以它官知判州府事防禦團練使刺史不赴本任亦如之故事節度使不帶使相位在卿監下至乾德五年陞節度使班在龍墀內金吾將軍上太平興國二年以節度向拱張永德並授左衛上將軍張美左驍衛上將軍皆罷節度節度使無定員恩數與執政同初除鎻院降麻禮尤異焉祖宗以待宗室近屬外戚國壻年勞久次若外任除殿帥始授此官亦止一員或功勲顯著任帥守於外及前宰執拜者不輕授政和以後

宦官秉節鉞者蓋八員戚里以濫恩破格橫遷者亦時有之政和二年詔節度使以下更不帶持節字只稱某軍節度舊制每除必曰使持節某州某軍事某州刺史充某州節度某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政和中詔止任節度觀察留後防禦使團練使刺史不帶持節五年又詔內侍官非緣制禮樂及開拓一路不除節鉞節度使旌節門旂二龍虎旌一節一麾鎗二豹尾二凡八物旗以紅繒爲之上爲塗金銅龍頭以揭旌加木盤飾以金銅葉爲之盤加龍絲爲龍旌麾槍亦施木盤豹尾畫豹文皆以髹漆爲杠文臣以朱武臣以墨旗則綢以紅繒

節及麾槍則綢以碧油故謂之碧油紅旆受賜者藏於公宇私室別爲堂號節堂每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唐制有六纛今無也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著帳郎君有節度使所掌非軍民事南面節度使設官甚衆遼二百餘年城郭相望田野益闢冠以節度承以觀察防禦團練等使分以刺史縣令大畧採用唐制其間宗室外戚大臣之家築城賜額謂之頭下州軍惟節度使朝廷命之後往往皆歸王府 金諸州鎮置節度使掌鎮撫諸軍防刺總判本鎮兵馬之事兼本州管內觀察使事其觀察使所掌並同府尹 元都總管之職蓋節度使

也所掌事各不同　明無

節度使二

【原】唐史曰天寶四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鎭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軍中日夜思戰多遣閒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邊人以爲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又曰天寶中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鎭節度使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鎭節度使　合璧事類曰封常清明皇時爲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常清性儉出軍乘騾私廏裁二馬賞罰分明　唐史曰代宗時僕固懷恩叛以郭子

儀爲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乎　又曰永泰中李抱眞爲澤潞節度副使抱眞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比三年得精兵二萬遂雄視山東爲諸道最　合璧事類曰韓滉爲鎭海軍節度使綏輯百姓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駭滉分兵戍河南得梁州又獻縑十萬匹以鎭兵三萬討賊　唐史曰曹王皐爲江西節度使時南方藩鎭各閉境自守惟皐數遣使閒道貢獻　又曰賈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遣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旣復命有急牒至以澤代耽牙將張獻甫怒

請殺澤耽曰天子所命即爲節度使矣即日離鎭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又曰畢諴爲邠寧節度使時党項擾邊帝與諴論邊事諴陳方略帝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遂命諴招党項降之　又曰李愬爲唐鄧節度使得吳元濟將李祐待以客禮署散兵馬使出入帳中同宿密語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　又曰憲宗時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時討淮西四年不克議者欲罷兵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誓不與賊俱生請自往督戰帝悅從之　又曰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

誅舞文者　又曰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侍御史溫造彈之祐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又曰牛僧孺罷爲武昌節度使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於館舍將佐以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鎭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又曰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至鎭作籌邊樓練士卒葺保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宋史曰趙贊爲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縣縣不絶所部羌渾來迎相視奪氣莫不畏服　又曰宋主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蜀全斌等乘勝而前蜀兵

大漬

節度使三

增 戎閫 將壇 合璧事類曰唐制刺史兼都知兵馬使制出兼副戎閫 又曰裴度四登將壇

牙璋 龍節 唐行軍司馬制務贊牙璋 常袞集中龍節峴旌降於天下瀛書翠軸錫在掌中

持幢 賜器 唐志林自至德後方鎮降拜必遣內使持幢節就第 合璧事類曰牛增孺為

山東道節度賜乘博龍勺詔曰精金賜器以北泥君子 設壇 授鉞 元微之制設壇而拜

授鉞以征 白居易制授鉞開府戮我漢南 震兩河 控萬里 合璧事類曰都士美

討王承宗遣大將王獻皆萬人為前鋒獻暴橫士美斬以徇下鼓之大破賊憲宗喜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

宗大震懼會詔班師威震兩河 又曰王忠嗣佩四節度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 撫封率長

進善 詰奸 除節度使制統節制之師貞否臧之律撫其四封率彼五長 又旌推進善節以詰

奸 南裔肅然 蜀風大變 合璧事類曰宗室復轉徙南節度使時去南裡羣從

高平正張應繼卒其佐李元度胡懷義等肆為奸賊復至誘據義枚死流元度南裔肅然 又曰蜀人多鬻女

為人妾李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以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許嫁浮圖私人盧數千以地為裏

元主祠旁有桑村其民剝聚若浮圖者富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上蜀風大變 江漢為固

南夏以完 唐書曰宗室皐遷荊南節度使 凡戰大小三十二未嘗敗江漢倚皐為固 合璧事類曰

曾吳南襄鄧十州節度使時襄漢數百里樂無樵烟絕欲剝亂江湖賴吳杞其衛故南夏以完 謹身

節用 儉己寬民 又曰曲環改陳許節度二州比為寇衛民苦剝幽客地縣環謹身節用寬

賦斂檢餘斂不三歲歸者探負 又曰武元衡為西川翻南節度使儉己寬民壯三年上下完賓贊與懷歸

交廣晏然 羌人皆順 又曰鄭從讜改嶺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兵進

援會龐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讜募土豪署其酋右戩為約束使不相捍禦交廣晏然 又曰畢誠為邠寧

節度使遣使諭羌人皆順時戍人嘗苦調饋之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千萬斛以省度支經費 解

臨洺圍 築平津堰 又曰李抱真領昭義節度使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真與馬燧合

神策兵敗之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遂解臨洺之圍 又曰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築富人固本二塘溉

田萬頃漕渠卑下不能居水乃築堤閼江以為蓄洩名曰平津堰 斷山峻塹 治渠

築防 又曰張獻甫代韓游瓌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憚獻甫嚴因游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為師都

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於是斷山峻塹選歷受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 又曰杜

亞拜淮南節度治漕渠引湖築防得蕃流疏啟之道人皆悅賴 壘集城門 烏滿戟

架 又曰鄭景山拜青齊節度使從淮南為政簡肅有畫集城門鄭班請景山曰畺介物也失所次金從革之

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節度使劉展反 又曰柳仲郢為天平節度使仲郢為諫議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

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由是不復集卒於鎮 器械堅良 舉動安重 又曰辛秘

拜昭義軍節度使是時承討恒趙之後潞人彫耗秘至約出入審用度比四年器械堅良復為完鎮 又曰來

瑱徙山南東道節度賊圍南陽急瑱舉動安重賊不得侵 四登將壇 六遷大鎮

又曰唐裴度四登將壇 又曰李愬六遷大鎮所據元壽宅一院而已 六開幕府 十

領節麾 又曰柳公綽為節度使六開幕府得人為盛 又曰唐李晟之子十領節度 賜通

天犀 餞太液池 又曰裴度討蔡為彰義節度及行帝賜通天犀帶 又曰崔鉉罷相出為

淮南節度使帝餞太液池

節度使四

增 節樓 合璧事類曰唐節度使入境築節樓迎之以鼓角 師干 李絳制曰入參廟筭出總

師干 總軍旅 唐百官志曰節度使總軍旅顓誅殺初授具帑抹兵仗詣兵部辭日賜雙旌雙節

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驛輒以上聞 護北門 合璧事類曰唐裴度為河東節度使帝命

盧弘宣諭度曰為朕卧護北門可也

當閫寄 又曰唐元宗求良將委以河北之事問郭子儀子儀薦李光弼堪當閫外之寄

親王領 又曰唐開元中郯王除安北大都護充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部落大使以親王遣領節度自此始

宰相領 又曰開元十四年河西節度使大使知節度使蕭嵩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以宰相遙領節度自此始

更九鎮 又曰唐物仲郭父子更領九鎮節度

踐兩鎮 又曰李愬徙節度鳳翔李師道反以詔愬改武寧同日踐父兄兩鎮世皆為榮

嚴法令 又曰令狐彰拜滑亳魏博節度使躬訓吏士給軍力農法令嚴無敢犯者

有治名 又曰唐薛嵩為相衛邢洺等三州節度使謹奉職業頗有治名

商賈饒 又曰徐申進嶺南節度使外蕃歲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而至申於常貢之外未嘗膽索商賈充裕

誠信懷 唐袁滋本傳曰滋徙義成節度使滑用武地滋厲精而推誠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等畏服之

政更惠恕 合璧事類曰王周歷貝州節度使時涇州張彥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政惠恕問民疾苦去苛弊共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四鎮皆有善政

政代寬簡 又曰張洪靖徙節宣武承韓洪虐政後代以寬簡民便安之

推誠遇人 又曰張治儀為江陵節度使樸厚不知書推誠遇人民皆便之

疏廛息災 又曰杜佑為嶺南節度疏析廛閈以息火災

黔人乞留 又曰李承約拜黔南節度使以恩信撫夷落數年當代去黔人詣京師乞留為再許一年

中人嚴憚 又曰呂元膺改河西節度時方鎮多務為姑息獨元膺秉正自持監軍及中人往來者無不嚴憚

衣冠全活 又曰劉闢反拜高崇文東川節度使擒之送京師崇文入成都凡衣冠被脅汙者崇文咸悉為全活之

南蠻如約 又曰劉潼拜昭義節度使徙西川時李福討南詔蠻兵不利潼到鎮撫以恩信由是蠻皆如約

去牙兵饍 又曰郗士美充昭義節度使入昭義自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饍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於牙職也安得以廣費為私恩乃罷之

誅舞文吏 又曰柳公綽為山南節度使誅舞文吏

子復入相 又曰李吉甫年五十節鎮淮南五十四復入為相其

子德裕出鎮淮南亦復入相如父之年

子同受命 又曰田布弘正之子也弘正徙成德時以布為河南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

與弟秉節 又曰崔能授嶺南節度使與弟從皆同秉節

昭義兩節 唐書孟方立傳曰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邢洺磁三州為昭義節度而朝廷亦命李克脩以潞州舊軍州界之昭義之有兩節度自此始

節度用三印 事類拜符中上豐河南節度使知許州石普奏用許州觀察印以問宰相王旦旦曰節度軍州三印兵仗則節度判官掌書記推官署狀用節度印印之田賦則觀察判官署狀用觀察印印之符制屬縣則大使判署用州印印之、

降麻非故事 退朝錄曰唐制節大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者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令舍人院草制天禧中丁謂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先是公在兩閣時草制政和中韓公自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書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三世節度一家 合璧事類宋吳璘子挺誅曦

四世節度二家 又錢忱高祖俶曾祖惟演父景臻鄭慕大父紳父成之子與裔

兄弟建節七家 又吳玠璘錢忱楊韋謙謹吳益蓋吳拱挺吳琚環及李孝友等

父子建節十三家 又劉光世父延慶錢忱父景臻邢煥子孝揚韋淵子謙吳玠子拱吳璘子挺韋浩孫果錫存中子懷劉錡父武仲吳益子琚挺吳琚子環吳挺子曦

原 方伯 元戎 上將 雄藩 轅門 幕府 分麾 授律 將星 人傑 鎮撫方城 藩屏邦國 節制諸侯 糾繩列郡 有國柱石 予王爪牙 建牙大任 分閫重寄 作捍方隅 以獎王室 雄藩重寄 河洛要衝 外威荒服 內撫黎元 總元帥之任 殿天子之邦 蘊佐命之才 有經邦之策 當注意之朝 居建牙之任 偶唐虞之代 立方召之勳 俱出白帖

節度使五

【增】詩唐德宗送徐州張建封還鎮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爲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情詞報國爾所尚邮人予是賚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遥而云無已知　張籍送李僕射赴鎮鳳翔詩曰由來勲業屬英雄兄弟連榮列位同先入賊城擒首惡盡封官庫讓元公旌幢獨繼家聲外竹帛新添國史中天子欲收秦隴地故教移鎮在扶風　劉禹錫送浙江李僕射赴鎮詩曰建節東行是舊遊歡聲喜氣

滿吳州郡人重得黃丞相童子爭迎郭細侯詔下初辭温室樹夢中先到景陽樓自憐不識平津閣遥望旌旆汝水頭　張籍送李司空赴鎮襄陽詩曰中外兼權社稷臣千官齊出拜行塵再調公鼎勲庸盛三受兵符寵命新商路雲開旗旆展楚堤梅發驛亭春襄陽風景由來好重與江山作主人　岑參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節度使詩曰詔出未央宮登壇近總戎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

【增】制唐陸贄授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曰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弘其道則文武齊政敘其人則農戰兼務故雖縣内不可去兵況密邇寇虞乎紀綱憑都邑郊甸翳然靡寧聿求信臣特建戎號濟人平難允屬勲賢具官渾瑊忠貞博厚温恭簡肅持重不撓好謀而成居業克敦其詩書受賜每陳於廊廡能推誠而撫下不伐已以拒人委任中外咸著聲績夷險一貫隱然殿邦朕越在郊坰偪於兇醜授之師律式是戎昭侍衛增嚴斥堠無虞檢身齊衆同士伍之勞苦敦陣整旅壯行列之威容靜以伐謀動而制勝臨危厲節予有賴焉王畿之内沃壤千里綿亘商嶺屏於南門觀風靖人詰禁誅暴俾爾

兼領用孚於休　元稹授李愿檢校司空宣武軍節度使制曰昔者魯侯伯禽徒以周公之故遂荒大東重耳以定傾之勞子孫不絶於晉昔我太師西平王在德宗時能復京邑書於鼎彝每懷宗廟之安實念江山之永而又繼有英哲克全令人惟弟惟兄莫非頗牧尚想德施於十代何憚恩積於一門具官李愿生長紈綺之中而素風自得蘊鬱驍勇之器而性與温恭怡怡於叔季之間翼翼於班行之内始爲夏帥遂著能名旋領徐方會征淮右鄭寇陰狡將助鴟張來犯東郊冀延晷刻爾乃提持戈戟淬礪卒徒一戰而蜂蠆盡殲不時而鴞獍

就藝朕以浚郊重鎭尤藉良材俾爲司空以表東夏持
我邦憲用清爾人夫九州四海非不廣也然而靈武魏
博至於大梁斷長補短方數千里皆爾爲重又何加焉
於戲睢陽在爾之東張巡效忠之城未毁夷門在爾之
境侯嬴報恩之蹟尚存又安知憧憧往來之徒不有以
仁義匡於爾者爾服休命其惟戒之　白居易授王佖
檢校戸部尚書靈鹽節度使制曰靖邊之要選將爲先
夫有統馭之才然後以制節度之任有撫備之略然後
以鎭彛夏之衝期乎懐遠寇虞慎固封域今予命爾時
謂得人具官王佖忠厚立誠果斷效用慎始終而行有

枝葉踐夷險而道無磷緇早練武經累從軍職頃逢多
壘實佐元戎節著臨危功參定難位由勞致名以忠聞
自列六卿且司七萃星霜屢變金石彌堅宜申命以北
轅俾遏戎於南牧進地官以崇新命極勲秩以褒舊功
中簡朕知外諧僉議況五原重鎭諸夏長城脩戎政莫
先於威聲牧邊甿莫尚於恵實勉率是道往分朕憂歳
時之間期於報政委望斯在爾其聽之　令狐楚授裴
度彰義軍節度使制曰輔弼之臣軍國是頼興化致理
則秉鈞以居取威成功則分閫而出所以同君臣之體
而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刷其

汙俗弔彼頑人具官裴度爲時降生協朕夢卜精辨宣
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籌而智略前定司其
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萬人之心是用禱
於上蒼擇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
之斧鉞所以重其命爾宜大布清問恢壯徽猷感勵連
營蕩平多壘召懐孤疾字育夷傷爾往欽哉無越丕訓
又授李愬山南東道節度使制曰伐叛除兇必俟乎
奇略進封超位允答於殊庸具官李愬宗臣之嗣王國
克生毅勇畜深温良敦外禮樂戰攻之器默識其源詩
書義理之府洞窺其室頃以懸瓠滔天宿兵既久方城

壓境易帥頗煩永懐韜略之家必有弓裘之嗣將執金
鼓載持干旄果副眷求克揚威令推忠厚以感物本信
恵而知人一其闘心厲厥死力乗虚徑襲負雪兼行風
驅如合於百神雷發若出於九地堅城立潰狡豎坐擒
遺甿安堵以知歸餘黨釋甲而請命古之良將其孰過
焉爰擇名部俾恢重藩自洛而遷惟襄爲大總八郡以
澄清秉三軍之節制特遷左掞之尊崇兹天秩仍假南
臺之長峻彼霜威表以勲階賜之茅社戸豐眞食門貴
延恩洽此寵榮從於茂烈　又授李光顔忠武軍節度
使制曰具官李光顔峌峒秀氣爲時生才謙和不流簡

厚能斷本忠信以經武閲詩書以理戎首職北垣聲雄
大鹵受命既平於朔野懸軍亦剪其巴庸朕以淮濆負
固歷紀稽誅自授兵符獨運明略分營先得其地險吞
敵屢挫於賊鋒常下名城拔其趙幟制勝之術動合鬼
神百戰表於亡軀一心注於報國歲月滋久堅誠不回
當兇妖就執之初是潰黨乞降之際單騎以入其柵壘
免冑而服其創殘納之不疑乃見全德今欃槍已滅中
蔡無虞則報功顯秩位宜重於三台馭貴殊勳賦亦開
於千乘陟論道之優禮獎述職之崇名爾其敬之無替
舊服

總督一

增明會典列卿紀曰嘉靖二十九年北兵入過京城所
過順永諸州縣俱蹂躪於是始設總督大臣一員控制
薊遼保定等處地方　又曰景泰二年以後宣大各設
巡撫始遣尚書臨漳石璞總督宣大軍務歷成化弘治
正德間有警則置事寧則止至嘉靖十年始定設相沿
至今　又曰成化四年固原滿四構亂始命右都御史
項忠總督固原等處軍務然事畢則止未有專職成化
六年以後命王越總制陝西諸路軍馬又命馬文升節
制三邊然越奉命出征文升以巡撫節制亦未有專職
弘治十年部議陝西三邊宜得重臣專任開府固原乃
起王越總制陝西等處軍務巡撫以下咸奉約束弘治
十五年命秦紘總制軍務遂爲定規嘉靖十九年避制
字改爲總督　又曰湖廣自辰沅一帶通貴州川東自
嘉靖二十七年湖之麻陽鎭筸貴之銅仁諸苗叛始設
總督軍務大臣節制三省　又曰景泰元年廣東有黄
蕭養之變廣西調軍策應及廣西有韋萬秀之變廣東
副總兵董興不調兵應援朝廷乃更制其將命左都御
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然事平
即歸非常設成化元年命韓雍總督軍務兼理巡撫久

之雍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於是以陳濂撫廣東張
鵬撫廣西而雍專理軍務尋以憂去五年御史龔晟等
言兩廣宜設總督兼巡撫乃起雍總督兼巡撫於梧州
設總府巡撫復不設仍總於總督永爲定制正德十一
年改總督爲提督隆慶四年又改總督閩廣　續文獻
通考曰總理河漕兼提督軍務一員永樂九年遣尚書
治河後間遣侍郎或都御史成化弘治間始稱總督河
道正德四年始定設都御史提督駐濟寧凡河漕事悉
聽區處

總督二

增明雷禮列卿紀曰王翱字九皐直隸河間人景泰中總督兩廣軍務翱威望素著蠻人聞翱至大懼翱曰蠻人久反要在撫化得宜可引其酋長犒以金帛酒食多見歸順思恩軍民府知府岑英入疑其反側翱居之桂林城中禮待甚厚由是人思效力　又曰馬昂字景高直隸滄州人景泰中總督兩廣軍務擽慓蠻寇撫安軍民生擒僞將軍周鈇等以功升右都御史　又曰王越字世昌直隸濬縣人成化中以左都御史出延綏韓家搗斬級二百餘時敵居河套出沒無時越齎七日糧晝伏夜行至敵所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其馬牛羊器

械無算又出大同破威寧海擒百七十人封威寧伯　又曰劉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弘治中總督軍餉周司徒經曰邊土糧草半屬京貴子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以剛取禍矣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至邊召父老講究得其要領不兩月倉有餘積中貴子弟亦莫之犯　又曰白昂字廷儀直隸武進人弘治中昂以戶部侍郎治河道自高郵州北二里之杭家嘴至張家溝兩岸皆壅土爲隄又爲閘四凡四閱月而成名曰康濟河　又曰叢蘭字廷秀山東文登人正德中總制宜大敵嘗深入蘭分部諸將或犄或角又據險邀之斬獲

百有餘級　又曰孟鳳字瑞周山東曲阜人正德中提督宣大有執游僧乞丐爲奸細希功者鳳力辨於朝得全活　又曰周南字文化浙江縉雲人正德中總督兩廣軍務廣人聞南來不勞而定南乃弛威布德惟飭長吏勸農寬賦以身先之民得休息　又曰王憲字維綱山東東平州人嘉靖中總制三邊敵由花馬池入黑水苑憲調榆林各路兵合擊之斬三百餘級降敕獎勵加太子太保　又曰劉天和字養和湖廣麻城人嘉靖中總制三邊請設重險以衛内除戎器以備外於是有乾溝澗諸女墻壕墩之設又制爲有脚輕車强弩諸火器

短兵之制　又曰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嘉靖中總制廣西等四省軍務時土官岑猛作亂守仁至南寧盡撤防守之兵於是思田二州頭目盧蘇王受等悉散其衆埽境來歸　又曰劉燾字仁甫直隸天津衛人嘉靖中總督薊遼時歲用漕糧悉由通州陸運至牛欄山轉輸勞費燾疏濬河川水達於通州更賀小舟轉輸直抵本鎭大爲便利　弇州史料曰王忠毅驥初以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偕定西侯蔣貴以大軍十五萬平麓川走其叛宣慰思任發再以靖遠伯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偕定西侯蔣貴以大軍十餘萬討思任發之子思機發

獲妻孥象馬輜重而還三復爲總督偕都督同知宮聚
以大軍十餘萬窮追思機發於孟養破之不能得而還
凡三下滇南　又曰王忠毅驥初以尚書提督甘凉軍
務還部再以尚書總督討朵兒只伯三以尚書總督軍
務討麓川思任發四以靖遠伯總督討思機發五仍討
思機發六掛征蠻將軍印平貴州苗七總督南京守備
又曰王襄敏越初以副都御史總督延綏等處軍務
破紅鹽池鹵再以太子太保尚書總督大同諸邊軍務
破威寧海鹵三以威寧伯總督破山東墩鹵四以太子
太傅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五以平邊將軍總兵北征

六以征西前將軍鎮守大同七以靖鹵副將軍鎮守延
綏八起家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督陝西甘凉寧夏延
綏軍務　又曰楊文襄公一清初以左副都總制三邊
再以右都起總制平安化王難三以致仕少傅大學士
起提督　又曰王襄敏公越初以左副都右都御史連
歲出兵關中破西北鹵再以威寧伯提督同保國公朱
永破西北鹵三以太子太保總制陝西三邊破西鹵中
間一以總兵鎮延綏

總督三

（增）攜二僮　甫兩月　明列卿紀曰劉大夏弘治中遷右都御史總督兩廣敕使臨門即攜二僮以行兩廣人士聞其來如飢見之得乳母　又曰劉洪正德中總督兩廣時賊林賁等亂惠潮諸郡洪率舉師調狼兵甫兩月俘斬八千人餘賞兵平

脩邊墻　散糜粥　又曰王瓊總制三邊土番侵擾甘肅瓊擊敗之又置下馬關門接修邊墻一百八十餘里　又唐龍嘉靖中受命總制三邊兼理賑濟龍上請平糴捐官遣寬私償無衣移給醫藥散糜粥等十餘事

圖實效　復舊規　又曰楊博嘉靖中總督薊遼疏論續上兵爲報本調客兵爲揩宜兵仕增而在練馬不在加而在各乞督老臣以圖實效　又曰楊選爲薊遼總督條陳畫戢舊規當復者建昌營黃花鎮墻于嶺直隸衛所等四事部議從之

不事苟刻　多所全活　又曰韓雍以左僉都御史討廣西大藤峽賊生擒侯大苟等七百餘人斬峽中大藤改名斷藤峽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雍爲人不事苛刻未嘗妄殺一人　又曰屠僑總督兩廣軍務斬發征擾數多賜綏叛鑲兩柳州諸廣成軍甚皆督調風土蹂習此代外之過半乃爲區處分守多所全活

去其太甚　未敢私干　又曰鄧廷瓚總督兩廣生不還請細故史有賢勞者輒舉薦以劾其餘或不職特去其一二太甚者　又曰兩廣都御史熊繡在廣征猺苗之負固者餘皆以恩撫之性清介與人寡合而人亦未嘗敢以私干

不許輒進　自縛以歸　又曰朱英成化中總督兩廣時身的喜魁功尊有司寇輒張大其勢英下令委輯猺撫各安生業約飭將士寇來不許輒進　又曰閔珪弘治中總督兩廣時猺獞相讐爲亂其討古田也珪謂罪止首惡乃設重購緝之已而賊果自縛以歸

華心向化　率屬以廉　又曰吳琛總督兩廣時羅英等聚衆劫掠命兵撿之又獲賊六百餘人猺獞大駭詣軍門聽命日以數萬議者謂廣寇不可以理諭而革心向化如琛者前此未見也　又曰石永總督湖廣川貴等處一崇寬大率屬以廉凡事責實效一切文具掃盡

民爲立祠　士樂效死　又曰秦紘總制三邊軍務造兵車置火器修城堡關隘一墩四千餘處在任三年邊功孔多既去邊民不忍忘爲立祠祀爲　又曰楊一清正德初總制三邊於地之險易官之賢否無不周知料敵制勝嬰中無失先善撫賞士卒俾樂於効死

修垣守險　酌

盈濟虛又曰石璞總督宣大克飭勤兵修垣守險景帝賜璽書曰爾忠勤善謀素爲邊人信故爾命加
太子太保又曰閻仲宇總督宣大時沿邊調集於民軍費不貲仲宇酌盈濟虛未嘗告匱簡閱
士馬屢有斬獲又曰許進總督宣大簡閱士馬屢出奇挫敵得級六十又曰史琳弘治
中以右都御史提督軍務敵至脩休戰來侵進勒兵有斬獲會通賦詩齋沐禱
神又曰宋禮永樂中請疏會通河爲國大利而後人惟知平江伯而不及禮丘文莊過會通河賦詩曰清江
浦上臨清閘簫鼓叢祠飲餕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語宋尚書又曰喬毅成化中以工部侍郎治漕河
時河旱水淺舟膠毅齋沐禱於江海之神江潮湧入漕河運船達通人謂精誠所感望如甘雨
稱爲神明獻徵錄曰孫鍾巡撫延綏時值饑饉鐵悍撫士卒歲樂爲用敵犯涇陽遠遊擊亂英
等奮擊之大捷已而致政歸拜總制三邊尚書鎮問命就道延綏渴望如甘雨莫不願效死力久曰崔聰
爲陝西按察使有村李崔文証契王盜劫王已誣服鷹鞫得其實人皆稱爲神明遷兵部侍郎總督宣大敵鬭

薊州獵命保定總兵周歲進勦所獲無算時謂數十年來僅有此捷不爲危言畢屈
羣策又曰兩廣總督蒲鑑禁蜀時關南寇馬興幸衆通蜀境臨寄授總兵等方略擣平其巢兩廣之役上
意簡在帷未竟病用生平不爲危言激論而敗介空立不可干以私焉又曰王以旂爲陝西總督務爲鎮靜
能推布腹心畢屈羣策敵犯山丹波羅堡及壯浪高家堡等俱督兵敗之登陴誓軍爲
民請命又曰許論爲薊遼總督有功入爲尚書敵掠滿西上曰朕仍故用許論諸逕鎮職問大水峪論
登陴誓諸軍力戰而部伴鹹以間又曰石茂華以兵部侍郎總督陝西時雪中扣邪初成茂華與爲朋豹不
使趨號稽首受要束後秦隴大饑日夜露禱爲民請命天果大雨投計討平所向
克捷又曰陳大科爲兩廣總督值岑溪七山等山獞嘯聚復討左江諸道討平之又曰李寬成化進士
國不附劉瑾出總制三邊以便宜行事參游等捐縮紛其而紅討其衣巾遊示諸營由是軍威振肅所向克捷
一日不忘朝廷十年訓練將士又曰楊守禮總督三邊敵至花馬池

守禮率衆乘城數以重賞敵遂解去以憂歸家居一日不敢忘朝廷庚戌敵至京師守禮趨赴至中途聞命
乃止又曰蘇祐總督宣大居邊十年屢兵秣馬訓練將士敵懼其威紀督拜大將出行邊使人謂祐請以首
功一級宮公少子祐謝曰兒未嘗從戎不敢以累將軍

總督四

【增】詩明何景明送彭總制之西川詩曰江漢兵戈阻節
陽節制移遷憐蜀父老再覩漢旌旗躍馬終難據窮猿
本易追威名聊一借勳業況當時　其二曰蜀道青天
上岷山赤日西九重連按鉞萬里動征鞍開府松山靜
懸軍玉壘低知公安蜀計諸葛大名齊　李攀龍上濟
寧朱司空詩曰河堤使者大司空兼領中丞節制同轉

餉千年軍國壯朝宗萬里帝圖雄春流無恙桃花水秋
色依然瓠子宮太史但裁溝洫志丈人何減漢臣風
王世貞寄濟寧朱司空詩曰十年蓬累卧江東兩見脩
鱗濟上通天畔星爲中執法人間水屬大司空樓船畫
集沙河雨壁馬秋歌瓠子風轉餉自來勛第一璽書何
日未央宮
【增】啟明馮琦賀總督張公出鎮啟曰帝眷元樞國資上
畧自天子所出宣南仲之威以我公歸入領北軍之重
有常立武無競維人閣下德惟國基器爲時棟九塞共
傳其風釆四方盡殫夫威稜北鎮薊門南清粵海書庸

上考晉秩中樞帝將決戰於邊隨公宣運籌於帷幄時方多事國倚有人乃於本根之地特簡鎖鑰之臣非但付以爪牙亦且倚為心膂使我稱干比戈之士歡若投醪則彼彎弓牧馬之軍驚將落膽行且定萬世之業非徒折千里之衝

增序李攀龍送王忬總督薊遼序曰公既以御史按楚中已而按順天得候者言敵狀古北口寨下伏牛馬谿谷中者數所公疏請固京師召集郡國入援兵天子由是知公名乃擢為僉都御史督治餉通州再賜金幣尋移公山東時東南倭事日嚴復移公閩粵大具艦蘇處州卒鼓之數破賊斬首千餘級凡五獻捷上皆賜金幣已而又進公副都御史治雲中者踰月復以功遷兵部侍郎督薊遼諸軍

巡撫一

增明雷禮列卿紀曰永樂十九年命侍郎郭敦給事中陶衎往順天等府安撫軍民考察官吏於是有巡撫之命然事罷則止未有專職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鄒來學巡撫順天永平二府紫荊等關景泰五年命副都御史李賓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天順元年革巡撫成化二年復以僉都御史閻本巡撫順天永平兼撫河間保定七年又命副都御史楊璿巡撫增大名順德廣平凡八府成化八年據居庸關中分設二巡撫於是有整飭薊州山海等處邊備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地方之命設行院於遵化以後相沿不改　又曰正統元年遣都御史李璿出撫遼東遂為定制　又曰洪熙元年宣皇嗣位命大理卿胡槩巡撫蘇松等府并兩浙地方宣德五年擢長史周忱為工部侍郎總督稅糧兼巡撫應天等處遂為定制　又曰正統十三年土木之變遣都御史洪英出撫山東相沿至今　又曰宣德五年始命于謙巡撫河南山西正統十三年始命都御史朱鑑專撫山西歷天順至成化雖暫議革而尋即復置　又曰正統元年廷議大同與宣府共設巡撫一員景泰三年大同始專設巡撫一員遣都御史年富秉鉞其地天順三年又與宣大同設巡撫成化十年又仍專設　又曰宣府巡撫之設正統中自范陽李儀受命以至於今　又曰宣德五年以侍郎于謙巡撫山東河南二省始有巡撫之命正統十四年命都御史王來兼撫河南湖廣二省景泰元年命都御史王暹專撫河南相沿至今　又曰景泰三年耿九疇以侍郎出鎮陝西因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不肯受於是特改都御史

巡撫　又曰宣德十年遣都御史陳鎰出鎮延綏景泰元年命都御史陸矩參贊軍務遂爲定制　又曰正統元年三楊學士以寧夏要地特薦御史郭智爲都御史鎮撫寧夏整備邊備於是寧夏始以文臣巡撫　又曰正統元年甘涼多事命尚書王驥出征而侍郎柴車復以參贊軍務出鎮甘肅景泰元年乃更爲巡撫都御史　又曰正統三年命都御史賈諒鎮守湖廣以後或以侍郎或以大理卿出撫景泰元年以後專用都御史　又曰成化中以鄖陽地廣藏奸遣都御史原傑安撫流逋因立鄖陽行都司添設都御史提督撫治之　又曰

嘉靖三十三年因倭患命尚書張經提督浙江福建直隸軍務又專設都御史巡撫三十六年命巡撫浙江等處官銜遵守至今　又曰正統十三年始命韓雍巡撫江西嗣後自成化至嘉靖中雖裁復不常而暫革復設至今不改　又曰弘治甲寅汀漳寇起孝廟乃設巡撫憲臣開院於贛以統制之擢金澤爲都御史巡撫江西提督南贛等處軍務　又曰嘉靖三十六年倭犯閩地始專設都御史巡撫福建　又曰正統十四年兩廣多事命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繼侍郎孟鑑揭稽廣西命侍郎李棠巡撫成化五年用御史龔晟言以總督兼巡撫而兩廣巡撫不復設　又曰正統十四年擢都御史李匡巡撫四川遵守至今　又曰正統四年命都御史丁璿出鎮貴州事竣回院景泰元年命大理寺丞王詢巡撫始有專職　又曰正統九年命侍郎侯璡鎮撫雲南天順元年裁革成化十二年大學士商輅建言復設遵守至今　又曰景泰元年命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兼管巡撫遂爲定制開治於淮成化八年改巡撫總漕各一員九年復舊正德十三年又改各設一員十六年復舊嘉靖三十六年又改各設一員四十年復舊

巡撫二

增　明雷禮列卿紀曰周忱宣德中巡撫南直隸時蘇松納糧糧長私造大斛忱令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立濟農倉將遞年撥運剩米運入以備賑濟又脩葺學校先賢祠橋梁濬治河道善政不可枚舉　又曰熊槩宣德中巡撫應天葺先賢范文正胡安定三陸祠宇清還范氏義田童稚皆知槩名而相與傳頌　又曰成均宣德中巡撫浙江築捍海隄民賴之　又曰趙新宣德中巡撫江西討平蠻寇又建議以淮漕之舟順載江西之粟兵農兩利　又曰于謙宣德中巡撫河南行官糧以備賑荒採草束以防河患植柳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

美績甚衆　又曰鄒來學正統中英宗北狩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脩喜峰等口還薊州倉於城内百廢具舉東西晏然　又曰陳鎰正統中巡撫陝西值亢旱鎰奏免宿逋數十百萬人咸呼爲黑臀慈父　又曰薛希璉正統中巡撫福建時殘寇羅丕復起希璉諭之曰若輩皆良民苟能自新當貰罪降者數萬　又曰楊信民正統中巡撫廣東時黄蕭養作亂信民單騎諭降賊數十萬迨卒廣人奏請立廟致祭水旱疾疫必禱焉　又曰李棠正統中巡撫廣西俘馘羣酋之叛者以萬計及代還不持一物隨身書籍亦棄去　又曰蔡錫正統中

巡撫湖廣歲饑賑濟全活者數萬家肖像祝之　又曰王竑景泰中總督漕運兼巡撫請發漕米以賑淮揚饑與巡撫周忱借餘米以足民食皆先發後聞人稱名巡撫必曰王公周公云　又曰李秉天順中巡撫應天值歲饑秉出官庫充費易倉米以賑民全活甚衆　又曰王宇天順中巡撫大同石亨與姪彪以大同乃舊鎮之地恣肆横索宇劾之聞者歎服　又曰盛顒成化中巡撫山東值旱饑顒甫下車禱雨即大注枯槁復起　又曰楊繼宗成化中巡撫順永地方奪還官戚占民庄田權貴斂迹　又曰張鎣成化中巡撫保定值久旱給民

牛種俾不廢業　又曰王恕成化中巡撫南直隸時中官王敬乘傳索奇玩恕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横求玩好耶上乃械敬下獄戮之　又曰項忠成化中巡撫陝西滿四叛據石城忠披堅城下矢石如雨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　又曰馬文升成化中巡撫陝西與項忠討擒滿四賊向恃石城之險文升令萬人悉平之立石記平石城歲月於山崖以示永久　又曰王恕成化中巡撫雲南時鎮守内臣私市外夷人莫敢問恕劾之奏一切寶玩宜拒絶九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天下　又曰徐

懷弘治中巡撫順天值歲饑請出太倉米及戸部銀兩發州縣驗口給散饑民賴之　又曰何鈞弘治中巡撫山西時晉王妃父怙勢驕横鈞欲發其奸其人引咎伏門三日勒令改正乃已　又曰謝士元弘治中巡撫四川歲大祲流民不絶士元爲廣室作糜食之所活不可勝計　又曰張縉弘治中總督漕運兼巡撫造舟之價必預給漕卒必選精壯者淮揚饑奏留糧米萬石全活之　又曰陳天祥弘治中巡撫貴州時諸苗搆亂天祥調兵破諸寨疆土底寧　又曰邊憲正德中巡撫寧夏禦敵於紅兒山五日七捷事聞獎賚有加　又曰孫燧

正德中巡撫江西寧王宸濠反謂燧曰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濠怒令武士縛燧害之

巡撫三

增 循吏長者（明列卿紀曰陸□嘉靖中巡撫河南郟事節爲行持身如處女安民如赤子寬循吏云又曰徐源弘治中巡撫山東常祀鎮東海齋之夕又曰時兩弘治中巡撫山東人仁慈長者）

餽金（又曰彭韶弘治中巡撫應天定奏餽金重□）免重稅（又曰史□弘治中巡撫應天□□太平府三□□有民□□）

鑿三堰（又曰李敏□弘治中巡撫□□□時□□不浦□□）稅二斗（又曰□□中巡撫應天時松江府斗有荒田歸海青田□□□稅□請□□□民開佃耙者稅三斗者稅四二千斗餘民□□加□□□之見）

表烈婦 至文廟（又曰王彰正德中巡撫山西表烈婦又諸烈婦貞女以建祠祀之□以□又曰時成化中巡撫陝西請王文□□大□□王子□）

杵權貴（心皇明人物考曰王□□□□正德中巡撫□□時權貴□□□□□）黜貪吏（又曰□□□□中巡撫南□□□□宣德介正□□奏貪吏）

（□□□是定人□□□數右事□□□都御史總督倉場□□□□□起右都御史遷□□□□清中□□□□）

政先激揚 善於撫卹（又曰□□天□□□□□□□□□□□□□□以□□□軍民□□□□可□）

中外倚重 述（先是□□□□□□□曰陳晞弘治中巡撫天□□□□□□□□□□□□□□行事□□□□□□□□弘治中□□□□□□□□□□□□□□□又曰□□□弘治中巡撫□□□□□□又曰王□弘治中巡撫□□□之□□□□）

近悅服（□□□以□□□□中巡撫□□□□□□□□有□□本中外）

方倚重之（□□留之基至而竟致不政□□中巡撫□□□□□□□□□□撫遂東鎮解□□）

獨與抗

禮 頗裁以法（又曰□□弘治中巡撫□□□□□他巡撫河南□□□事至秦王□□□□□□□以直）

見□與抗禮□□不爲屈自□□□□□□又曰孫需弘治中巡撫河南有□□□中宮□□□□□□民自□□□□□□以法裁之

不媚權貴 賑貸饑民（又曰□□□□□宣德中巡撫□□□□□□□□□大行□□□□山東□□□□□□□□□中巡撫山東□□□弘治中巡撫□□□十八年秦山東□□□□）

（又曰□□□□□□□□□□□□□□□□□□□□□□□□入十萬□活）

多從其言 得損其半（又曰陳□弘治中巡撫□□□□□□□□河南□□□□工□□□□□數百萬多從其言會□）

崇獎學校 首行均徭（又曰楊□□弘治中巡撫□□□□東流寇□□□□□□□□正德中巡撫□□□崇獎學校）

焚香告天 單車抵任（又曰王□□正德中巡撫江西寧王宸濠反□□□□□□開告天起兵勤王□□□）

不致失所 久而無弊（又曰□□□□□□□□□□□□□□□以重□大義□□□□□□數）

（景泰中巡撫□□□□□□□□□□□□□□□□巡撫□□□□□□□□□民）

勤卹民隱 切中時宜（又曰□□□□□□□□□□□□□□□□□□□□嘉靖中巡撫順天）

各建倉廩（又曰□□□□□□□□□□□□□□□□□□□□□□□□□□□□□□□□□□）直

搗巢穴（又曰□□命□□□□□□□□□□□□□□□□□□□□□□□□□□□□□□□）

松江 設高淳縣 開吳（又曰□□弘治中巡撫□□□□□□□□□□□□□□□□□□□□□□）

務存節愛（又曰王□□治中巡撫四川自食□□□□□□□□）

兼理缺之（又曰□□□□法定賦役請所興革務存節愛又曰□□□理缺之指撫）

衣數事　名宦二祠又曰李綱成化中總督漕運兼巡撫奏準運船遭風漂流糧米免追問以疾卒䇿中止斂衣數事而已又曰徐鏞弘治中總督漕運并巡撫奏準借太倉銀應水陸搬運腳價用卒於官淮人祀之名宦名臣二人祠　不立崖岸　無所撓枉明獻徵錄曰周忱巡撫江南在任二十二年盡心於職為人謙恭不立崖岸明列卿紀曰馬文升巡撫陝西秉公伸法無所撓枉事有利於民必極舉之　特賜綵緞　不避貂璫明獻徵錄曰洪漢巡撫大同先在廣西時手賊有功特賜織金雲鶴綵緞衣一襲又曰周季鳳巡撫蘇州會勘御馬監牧馬草場其所侵民業考諸圖籍正之不避貂璫之怒　長揖不拜　戇直不阿又曰曹鳳巡撫延綏時劉瑾擅權見者皆長跪稽首鳳自延綏回院見瑾長揖不拜瑾怒目揖之出又曰賈銓巡撫陝西時逆瑾恣橫銓直對不阿瑾罰米千斛再請乞休居林下十有六年則課子讀書　二驄送客　百斛賑饑又曰徐節巡撫山西居官甚廉不忍擾民在大同飼二驄於私廨鄉人過郡者以驄送出境界遍皆不知又曰陳九疇巡撫甘肅嘉靖己亥歲饑九疇輸粟百斛賑之民乃少甦　獨當一面　在鎮數年又曰延綏巡撫陸矩征闘寇時賊據山寨自固官軍分道並進矩與保定伯梁瑤獨當一面刻日破之又曰大同巡撫鄭事在鎮數年適鎮揚經事日延視境內士大夫咨詢民瘼次第舉行　節用愛人　約身謹行又曰保定巡撫陸鮮時乘輿駐蹕眞定等處諸中貴有厚望者傳語於馬前曰君記得送往迎來否銜應之曰記得更記得節用愛人又曰河南巡撫傅綸居家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諸子姪侍不厲而嚴憚使新新如也其約身謹行之效類如此　以大魚獻　備馹馬贖又曰廣東巡撫楊信民時廣多嘯聚告民欲覩往諭降旛集以下皆祖之場曰吾以誠待之無害也遂出見賊賊羅拜泣下以大魚獻之不疑又曰李保任山西巡撫有生擒外寇小石愛子者敢備馹馬來贖俘歸之以結其心　人給小學　名録屏風又曰陳察任南贛巡撫頒明高皇大誥閭里社社人給小學又曰劉璧任保定巡撫奏倚疏恩錫明倫大典無逸殿碑文帝常錄璧名於屏風曰此可大用　發米起運　奏豁無徵糧明列卿紀曰何鑑弘治中巡撫應天值蘇松大水民飢鑑以便宜發米起運米十五萬石運官分賑又曰朱瑄弘治中巡撫應天奏查嘉定華亭等縣坍塌等項無徵糧七萬應豁除　減襄府琉璃瓦　靖叛苗香爐峰又曰樊瑩弘治中巡撫湖廣於時水旱連十二州而藩府繕緒未息瑩奏減襄府琉璃瓦參以常瓦又曰秦金正德中巡撫湖廣擒巨盜賈璋等於江討猺獞於柳桂隋叛苗於香爐峯　士民遮道挽留　故人傾心接引明獻徵錄曰湖廣巡撫車純服素知吏蕭然如布衣三疏乞歸擬行士民遮道挽留車不得前所攜惟圖書數簏哭歎曰是都御史裝耶又曰四川巡撫藪鬻遷收人傾心接引有范璜者以所居質錢於驛湖滿奩徒贊曰我寧不得居必不使皮書而無歸之　疏止奉令捕豹　吏皆望風解印又曰韓文巡撫寧夏留心皇事有司奉令撫敎文疏請止之又曰寧端巡撫應天威名籍甚中外軍吏皆望風解印檄豪猾斂跡之家相戒毋敢犯

巡撫四

【詩】明陳一元送謝病雲中丞移鎮粵東詩曰喜從文酒接清歡歲序崢嶸惜別難雄略百蠻開幕府美名六代重詞壇戟門月照牙旗肅甲帳風傳畫角寒子亦遠行將就道相思紅日近長安　謝榛送范中丞堯卿鎮贛州詩曰九月虔州去天南宿霧開揚帆生遠思秉鉞見雄才地轉三吳盡山連百粵迴夜深瞻北斗獨上鬱孤臺　吳國倫送龐中丞巡行五路屯驛詩曰群牧非虛課天王已借籌便宜搜粟令清切負薪憂萬里鳴秦塞雙熊歷禹州歸來慰宵旰不蓋富民侯　唐順之寄

周中丞備禦關口詩曰牙旂高建白羊東鼓角殷殷瀚海空雪後錦裘行塞外月明清嘯滿樓中幕南五部思歸義薊北諸軍盡立功燕領書生人共羨一朝投筆去平戎　方逢時鄭中丞出塞還邀宴於閱武堂夜別贈詩曰明庭稽顙見呼韓九塞無塵斥堠閒按部龍沙秋欲盡論兵虎帳夜將闌干旌曉拂青山影笳鼓晴翻白海瀾千古金湯須上策期君談笑槩賓顏　徐中行寄贈中丞江玉卿自郎臺移鎮武昌詩曰鈞天一震洞庭陰虎觀崢嶸白雪林雲夢火明秋較獵蘭臺風起晝披襟浮湘司馬才名大開府羊公惠愛深獨有夜郎羈客在武漢煙雨自悲吟　又聞張助甫開府寧夏寄贈詩曰青銅峽口古靈州黑水河穿紫塞流一夜羌人吹篴過千山明月總邊愁　王世貞送周中丞允文遷撫江西詩曰聞公移鎮古洪州童穉驚呼父老留一疏吳天廻菜色十年滄海捲鯨流江雲對擁中丞節山雨長飛帝子樓共道袞衣多佇望不知何地更東州　又寄耿中丞子承詩曰黃龍東去海雲低元菟城頭烏夜啼帳下青羌新屬國軍中白馬舊安西牙旂月擁諸陵出甲帳天廻萬堞齊最是馳酥串捧處不妨飛捷醉中題

繡衣直指一　巡按御史附

原杜氏通典曰漢公卿百官表侍御史有繡衣直指者出討姦猾理大獄武帝所制而不常置直指者行無苟私也衣以繡者尊寵之也沈約云繡衣御史光武省順帝復置魏罷之　增晉至元並不設　續文獻通考曰洪武十年七月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　吾學編百官述曰御史諸差巡按爲要　春明夢餘錄曰憲綱開載巡按所至博採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汙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之如有陳告官吏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分巡所至不得多用導從飲食供帳只宜從儉

繡衣直指二

增漢書曰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渤海請與相見不疑曰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敬納其戒　原又曰江充爲直指繡衣使者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侍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衞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惶恐見上叩頭願得入錢

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　又曰王賀字翁
孺爲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
逗留當坐者賀皆縱不誅他郡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
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
餘人賀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者封子孫吾
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後漢書曰譙君黄爲繡
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
專行誅賞　【增】春明夢餘録曰舊制御史皆乘驢宣德
間御史胡智言巡按一方則御史以朝廷所差序於三
司官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務三司皆乘馬御史獨乘
驢頗失觀瞻自今請乘驛馬許之　吾學編曰于謙巡
按江西平反冤獄稱爲神明民所不便釐革殆盡　又
曰韓雍巡按江西會廬陵賊起與巡撫侍郎楊寧捕斬
二百人解散其衆　又曰高明爲御史巡按河南糾斥
不職吏六十餘人黄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歲數斛議
者欲履畝坐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
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　又曰樊瑩字廷璧
巡按雲南交人誘邊氓盜掠殺吏民方議用兵瑩移諭
禍福皆納款　又曰朱裳爲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
山東有風采稱爲長齋御史　名山藏曰龐尚鵬字少

南南海人爲御史按浙江浙民困於甲首錢尚鵬破除
其法更行一條鞭浙人大便江以南通行之礦徒倡亂
促巡撫勦平釋出幼少者千餘人還朝浙中排門香燈
涕泣攀挽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

設官部四十九 招討使 副招討使附 制置使 宣撫使 經畧使 安撫使 宣諭使 提舉都大提舉茶馬 茶馬御史附 提舉市舶 提舉承宣布政使 參政 參議附

招討使一 副招討使附

增 事文類聚曰唐貞元時置招討使自後隨用兵權置兵罷則停後以節度兼度支營田招討經畧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五代後唐亦以招討使爲都統之副宋因之元有招討使副招討 玉海曰慶曆元年詔陝西經畧招討使夏竦屯鄜州熙寧八年命趙卨爲安南道經畧招討使建炎四年李成圍江州以張俊爲江南路招討使紹興五年岳飛爲湖北襄陽招討使十年兀术犯三京以韓世忠張俊岳飛兼河南北招討使三十一年以陝西河東命吳璘京東河北東路命劉錡京西河北西路命成閔爲使蓋通領其地十一月又命吳拱李顯忠隆興元年李顯忠爲淮南京畿京東河北招討使邵宏淵副之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邊防官有西南面都招討司太祖神冊元年置招討使一員選有功者領之有西南面五押招討司置五押招討大將軍一員有西北路招討司置招討使監軍一員有西路招討使司置招討使官 金招討司置於西北路西南路東北路三處使一員副使一員 元招討司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員招討使一員 明止設招討軍民等職以待土官

招討使二

增 兼招討使 事文類聚曰唐德宗初建中二年田悅圍邢州大臨洺詔河東節度使馬燧等救臨洺悅兵大敗邢州圍解以功加右僕射尋又加魏鋸博招討使三年又敗悅於洹水詔加魏州大都督府長史燕魏博等四州節度觀察招討使

讓招討名 又曰裴度受具淮宣慰招討處置使詔出度以韓弘爲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祇稱宣慰處置使從之

賊鋒屢挫 又曰來瑱爲潁川郡太守充招討使肅宗以瑱武略兼兵御史大夫比收河洛屢挫賊鋒頻來攻皆爲瑱所敗賊畏憚之號爲來嚼鐵、

籌畫皆出 又曰五代後唐莊宗與郭崇韜謀討伐之計時明宗爲諸道兵馬總管當行崇韜自以宦者相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魏王繼岌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親王爲元帥莊宗曰小兒幼弱安能獨行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無踰於卿乃以繼岌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將親軍六萬進討西川籌畫皆出崇韜繼岌承命而已

招討使三

增 制 元稹加裴度幽鎮兩道招討使制曰具官裴度昔者區域之中蜂蟻巢聚蔡有逆孽齊有役童厥初圖征疑議滿野苟無司南允罔能濟佑我憲考爲唐神宗寶賴股肱運用心力肆朕小子蒙受景靈冀服於前烈乎於後而撫御失理盤牙復生求思弭寧國老尚在是用亟宣懇惻之誠就加招撫之命 崔琮鳳翔李業河東

李栻並加招討使制曰邊境未寧固資於選帥輪轅適
用必在乎與能無煩易地之勞各副長城之委鳳翔節
度使檢校刑部尚書李業生自將門久知卣態悅詩禮
而不倦索韜鈐而甚精河東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李
拭早膺儒術克擅文場幼挺瑚璉之資尤通冉季之政
並累更重任必播能名朕以右輔之新拓土疆是資綏
輯大鹵之連控戎落尤藉隄防或更戶封之崇或仍舊
貫之美各膺新命無替前勞

制置使一

增 翰苑新書曰唐宣宗大中五年以白敏中充招討党

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制置使之名始此宋不常置掌
經畫邊鄙軍旅之事政和中熙秦用兵以內侍童貫爲
之宣和末姚古爲京畿輔郡兵馬使靖康初种師道爲
河東路制置使錢蓋爲陝西五路制置使建炎元年有
招捉盜賊制置使自王淵始三年有行在五軍制置使
自劉光世始又諸路皆有制置使自江浙陳彥文程千
秋始浙西安撫使康元之帶本路制置使安撫帶制置
自此始也四年罷有沿江都制置使紹興二年有沿海
制置使三年有安撫制置大使六年始鑄印以某路制
置使爲名其後盡省惟四川沿海有焉開禧中用兵起

丘宗卿守金陵留鑰宗卿嘗以僉樞督視軍馬於是趙
淳已爲江淮制置命宗卿爲江淮制置大使已而罷四
川宣撫以安子文爲制置大使

制置使二

增 假便宜 聽節制 合璧事類曰宋荒炙至襄陽自屬部守臣以下皆得誅賞因薦程千秋爲制置使假以便宜 又曰郭太尉仲荀制置東南盜賊請監司並聽節制許之 羅致人才 舉按監司 合璧事類曰范成大爲四川制置使凡人才可用者悉羅致幕下其綮然者則露章以薦 翰苑新書曰席大光在成都得旨位宣撫副使上凡監司不法許以舉按 築堡置戍 擊強撫善 合璧事類曰范成大爲四川制置使以黎爲要地奏置路分都監增五寨籍少壯爲兵凡吐番邊要徑路十有八悉築壘置戍 又曰范成大爲四川制置使文州蕃部間擾邊奏乞蒙爲文告諭強者誅擊之善良者撫摩之使知畏慕

制垣 外閫 擢自价藩 授
之制閫 屹然玉壘 倚以金城 文武式萬邦之憲
精神折千里之衝 紫殿陛班建碧幢而制閫 綠
綈趣駕滌紅綸以開藩 犀甲熊旗名在江淮之草木
虎符魚鑰光通河洛之圖書 分鎮踰歲月共期裴
相之行營 小隊出郊坰復喜嚴公之使節 昌黎入
廷湊之軍信兒郎之帖服 光弼代子儀之將見旗幟
之精明 俱出翰苑新書

宣撫使一

增 翰苑新書曰唐開元元年命畢建等六人宣撫十道

十五年河北水災字文融爲宣撫使二十年河北饑盧從愿爲宣撫處置使德宗初關播宣撫湖南興元元年平章事蕭復充宣慰安撫使正元八年以水災命奚陟等宣撫於延英殿臨遣元和四年以旱災命鄭敬崔芃孟簡裴武宣撫淮南宣歙浙西東山南東道江西鄂岳等道召對告以勤於奉職十四年楊於陵充淄青宣撫使 玉海曰宋時不常置有軍旅大事則命執政大臣爲之累朝但除向文簡范文正富文忠文忠烈韓獻肅五人仁宗征儂智高以狄青爲宣撫使武臣宣撫自此始建炎三年張魏公以知樞密院爲宣撫處置使其後

杜丞相周仲粥孟富文趙元鎮虞彬甫王公明鄭仲一沈德之輩皆自二府出爲之若前宰相爲宣撫則自渡江以後亦止除李伯紀呂元直朱藏一三人紹興三年劉光世以使相宣撫淮南武臣非執政而爲之自此始二年李光發以端明殿學士爲壽春等州宣撫使文臣非執政而爲之自此始然自紹興至嘉泰武臣止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璘從官止李光發王伯似二人蓋重之也 續文獻通考曰遼金無宣撫之職 元宣撫司秩正三品每司達魯花赤宣撫各一員同知副使各二員僉事一員 廣南西道麗江路隸雲南省順元等處播州思州隸湖廣省叙州等處四川省世祖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二年詔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程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者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汚濫及民不孝弟者量輕重議罰成宗大德七年詔遣奉使宣撫巡行諸道並給二品銀印仍降詔戒飭之是年奉使宣撫所罷贓汚官吏凡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審寃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泰定帝一年分天下爲十八道遣使宣撫按問官吏不法詢民疾病審理寃滯凡可以興利除害從便舉行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

品以下就決有政績卓異及晦迹丘園才堪輔治者以名聞順帝至正五年遣使宣撫巡行天下皆使布宣德意詢民疾苦疏滌寃滯蠲除煩苛體察官吏賢否明加黜陟 明宣撫司皆土官世襲其正官有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其經歷司有經歷知事則用流官亦不常設洪武元年湖廣安定等處宣撫使向思明等遣其溪洞長官硬徹律等以元所授宣撫勅及印章來上請改授官命仍置安定等處宣撫司設宣撫使二又置懷德軍民宣撫司宣撫使一統軍元帥二抽攔不夜石三洞各置長官一以幹坪洞元帥府設元帥一梅梓麻寨二洞亦

各置長官

宣撫使二

[原]就拜平章　第領樞職（事文類聚曰韓絳熙寧二年夏入慶州境以絳爲陝州宣撫使賜金繒及錦文袍至邊悉與將吏詔兼河東宣撫使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又曰合書郭逵宣撫陝西判渭州上曰第領樞職獨專使權自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逵始以命書出鎮）討平王則　戰敗智高（又曰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未下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以彥博爲河北宣撫使克貝州平王則　又曰廣源州蠻儂智高叛仁宗遣狄青爲宣撫使之至賓州下令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爲備是夜青率衆半夜度崑崙關賊逆戰於歸仁鋪大敗）吳璘庭揖　忠彥械誅（又曰鄭剛中爲川陝宣撫副使節制諸將三部統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及吳璘升檢校少師來謁語主吏未講均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璘悚然聽命　又曰李綱爲湖廣宣撫使有統制官張忠彥者驕軍廣州湖擁一路公爲宣撫使召之不家以家忠彥率爲郡權令權知岳陽忠迭家至郡械送所司取旨赦之）長春置宴　內盤賜酒（又曰咸平三年詔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向敏中爲河北東路宣撫大使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爲副大使巡按郡國眞宗御長春殿置宴以遣之又曰紹興五年以韓世忠劉光世張俊等宣撫使來江東各路入辭上令并設出內盤酒行賜宴并所飲器賜之）活飢民百餘萬　劾大將十一人（事文類聚曰韓琦宣撫陝西會歲大饑河中同華等州饑民相率東徙琦官發倉賑之所活百五十四萬餘人　又曰虞允文爲宣撫劾以將任失職等十一人諸軍爲之歡呼）冠位斗樞　宣威玉帳　煥服朝綸　光臨戎閫　布天恩而軍情暖於挾纊　據地利而兵勢順於建瓴　方叔率止師豈但於威蠻　召公主之任尤專於分陜　涼

武王而肆伐已高尚父之勳　命召虎以來宣庶盡淮彝之寵　謝安督征討之軍僅立功於淮水　裴度宣朝廷之意特施惠於蔡城（俱出翰苑新書）

經略使一

[增]合璧事類曰唐貞觀二年邊州別置經略使此蓋使名之起節度兼度支營田招討經略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儀鳳二年以黑齒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永淳元年婁師德爲河源軍經略副使至德三年賀蘭進明除嶺南五府經略兼節度使建中元年除元琇節度始不帶五府經略宋不常置咸平五年始以右僕射張齊賢爲邠寧環慶涇源路經略使判汾州諸路軍馬並受節制又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爲并代經略使判邠州自後不除人寶元中夏人入寇始命陝西沿邊大將皆兼經略皇祐間儂智高擾邊詔知廣桂州並帶經略安撫使自後西南二邊常帶經略其經略安撫各以直秘閣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帥臣任河東陝西嶺南路則爲經略安撫使南渡之初依舊制廣南東路帶主管經略安撫司公事西路帶經略安撫使紹興五年令襄陽守臣湖北帥帶經略安撫使中書門下省言湖北帥司已移還荊南舊治與襄陽事體頗同詔王庶許依

襄陽例帶經略安撫後罷而二廣如故　續文獻通考曰經略使遼金無　元至正十八年命經略使問民疾苦招諭叛逆選官二員爲經略使參謀官辟名士一人掌按牘設行軍司馬一員　明不專設有兵事則暫勑行事嘉靖中以易州昌平州通州爲三輔各置經略使一員以文臣領之尋罷

經略使二

增 寇攘順化　外蕃貢珍　山堂肆考曰張公頭爲安南經略使自爲吏已習於海邦之則撫綏能寇攘順化又曰徐中字維爲邕管經略使貢節不供賦不敢後又曰外蕃歲以時來香文屏浮爲不中於琛貢使益來

禁城據要　弛禁通輸　又曰宋范仲淹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於延州青澗城舊有田疇爲以業民守之又禁城大順堡爲地墾書暇時具口數萬戶於慶州字多清爲以業使爲事甚之河劉下戍子廣州營州一鎮管二邑爲事劉禁於延州二族乃與守元於公乃承禁之城爲劉祐戍河洩下彥戍不使金來葉相通二族乃其元之從所立制約與河口築堡具事文稱公管一日爲邊乃知樂公至日禁安兵

蠻酋叩謝　元昊欽畏　又曰范仲淹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諸羌有入貢於者臣獨上門叩頭曰元吳爲事論民事於師所領者日使叩安之曰聞之邊帥今爲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兵諸羌特所其下曰如我經略安撫邊事招討諸羌叩頭首領

此巳邊人使所保朝廷何爲復用此公議諸將皆吳下曰如此又曰韓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今爲陝西將兵近塞使者曰文元吳有河

有文武材　祖瓊林院　又曰宋宗以劉沆爲經略使以曰賀師尚書張靑經略使文彥博名以兵部尚書安撫經略使又曰寧州保安鎮守以邊兵馬事平河之役戍濟邊事又曰延州保安軍戍濟邊事又曰材勿辭也原州寧環慶鄜延

邊上何憂　周帝命祖瓊林院使之延州駐南院副使以經略使奏劉沆等於瓊林院

幕府無虞　又曰范仲淹知慶州兵叩城知其仲淹嘗賊勤動戰燒賊略遂奔招北以久使之未幾世賊兵至知大順城其賊其地仲淹既聞攻兵遂奔退又曰宋張亢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衝不利於定州人心揺動及見仲淹何以爲兵又令曰嚴明紀相賀曰邊上自有州龍圖公爲長城吾屬何憂號令嚴明

寒賊心膽　究馬利病　經略安撫爲之嶺南廣西路安撫經略使事間多謀斷於是賊外寇間入夏其府無州南兵邦之弱扶之閫州兵路以此思給諸問題是年事文類聚曰范仲淹與韓琦中齊以寒賊心膽爲邊上　又曰宋韓琦爲經略安撫使知究馬利病一山之地西路範延上開之者中有一曰秦州人朝廷稱之其中以久其將以弓聞賊夫之心腹穴廩其馬之利病然後有安其境

綏定八州　節制諸司　又曰至元中經略使管馬畜東西而以歲時至公馬爲其經略之地以爲爭以時者又曰宋賈昌朝爲使自謂馬以歲節以先朝廷以兵馬爲八州之經略使新民其一致招諭石頭之使五司若置經略安撫使五曰經略不可使度不觀其官使節以時經略司管鈐轄都監使管經略安撫使經略官以節制司總管鈐轄都監又曰經略司元不以時其下節制諸司

經略使三

拾 威名流聞　威聲風行　山堂肆考曰唐裴敦復爲嶺南五府經略使有威名流聞至今稱爲最邑管經略使中經又曰唐大曆中爲經略使以能行其令所至稱爲又安南經略使威聲風行

管嶺外　又曰唐裴行立爲安南經略使以兵屯於嶺外又曰唐張舟爲安南經略使管嶺外

地　又曰涼州之地爲邕管經略使自前代以來公私勞費於荊州食不加之安於經略使以大曆中王宗雄爲經略使舊爲嶺表

平嶺表獠　又曰唐代宗時裴知古爲嶺南經略使以兵平嶺表獠

移文岢嵐　又曰唐介知太原府經略使守軍以兵數擾其境上介移文使者止之以待岢嵐

移檄交阯　事文類聚曰余靖爲廣西經略安撫使以嘉祐五年交阯寇邕州召其五臣賁誥以移檄交阯至則使其界上

不載南　物　又曰余靖知廣州任官之吏不得市舶南藥及取公帑歸不載　又曰李自嶺南歸無南物

裝無南物　已又曰裝無南物又曰唐李尚隱爲廣州都督兼嶺南節度使及還自嶺南歸裝無南物

經略使四

【增】詩宋蘇軾送范仲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得先字且贈以魚枕杯四馬箠一詩曰梁李久樂禍自焚豈非天兩鼠鬭穴中一勝亦偶然謀初要百慮事後乃萬全廟堂選世將范氏眞多賢仁風被宿麥綠浪揺秦川號令聳毛羽先聲落虛弦我家天一方去路城西偏投竿困障日賈勇行歸田贈君荊魚杯副以蜀馬鞭一醉可以起無令祖生先

【增】記宋王介甫桂州新城記曰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三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

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天子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工部侍郎余公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城桂州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衞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

安撫使一

【增】事文類聚曰梁武帝普通六年魏以酈道元爲大使慰撫六鎭大使始此隋文帝開皇九年詔遣柱國韋洸安撫嶺外又仁壽四年以楊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唐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節度使兼之則有副使天授二年發十道存撫使聖曆中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德宗貞元又置副使宋舊不常置自咸平二年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爲四川安撫使知制誥梁顥爲陝西安撫使安撫使之名始此其後景德三年始置河北沿邊安撫使以雄州守臣爲之而陝西沿邊諸州亦有安撫使慶曆二年詔置湖南安撫使八年詔置河北四路

安撫以韓琦王拱辰賈昌朝等充皇祐四年詔廣桂二州帶經略安撫使熙寧五年罷諸路經略安撫司崇寧二年置河南安撫使宣和二年置輔郡內潁昌府帶京西安撫使宣和三年睦寇猖獗詔杭越州江寧府守臣並帶安撫使洪州守臣依江寧府帶安撫使建炎元年李綱請沿河沿淮沿江置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以文臣充二年令將兵處知州帶管內安撫使後省四年罷鎭撫使罷逐路安撫使後罷鎭撫使置安撫使如故時諸路又有安撫大使自兩浙西路劉光世始二品以上爲帥即爲安撫大使　遼北面邊防官控制西夏者

有西南面安撫使控制東路者有九水諸契安撫使南面東京有東京安撫使 金初名宣撫後改宣撫為安撫以按察司官兼領承安四年罷宣撫使詔議官 元松潘容疊威茂州等處有軍民安撫使司隸宣政院達魯花赤安撫使同知僉事各一員碉門魚通黎雅長河河西寧遠等處軍民安撫使亦隸宣政院其各處安撫使官秩僚屬大略皆同 明初設安撫司正官有安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首領官有知事一員皆係土官襲替

安撫使二

增 許以便宜 曲赦脇從 事文類聚曰唐馬燧為并州路安撫大使許以便宜又曰狄仁傑字懷英突厥入趙定拜仁傑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脇從於賊仁傑請曲赦河北一切不問

帝稱文武 士服威愛 又曰裴行儉字守約儀鳳二年詔為安撫大使歸乎京師將吏為刻石碎葉城紀其功帝勞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可謂文武兼備矣又曰程務挺以左衛大將軍為單于道安撫大使架安士服其威愛突厥憚不敢寇邊

全活飢人 體量官吏 又曰宋韓琦益州路大飢為體量安撫使琦至兩叙稅以募人入衆招壯者制以為宿禁軍懷御門賜民流移從東者勿禁全活四人百九十萬又曰范仲淹陝西沿邊州軍體量安撫使詔所至宗訪淳民制宮勇苦望信吏能否

錄問繫囚 慮寃百姓 又曰歲平三年以衛林學士王欽若守并州道安撫大使知制誥諭澶為陝西路安撫使錄問從以兵宗論之同綏撫有風俗允難其人思之無弓勿等多宣宣布德澤使知勤恤至息又曰張詠在蜀四年允著惠愛百姓皆畫像以事

畫像立祠 遮道拜泣 又曰韓魏公所歷三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獨繪人立生祠為塑像遼人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又曰許汾知鄧州兼荊南西路安撫使在鎮四年一路狀空者八十縣鄱路飢流詔分賑濟活萬有奇百姓遮道拜泣比之召父杜母

二年職皆同

惠政畢舉 合璧事類曰許汾知揚州言異時帥臣於總賦之外增上供九萬餘斛而民不堪願如舊額上從之文定公許先公之父也嘗以學士帥維揚年四十五及公之至于職皆同縉紳榮之山堂肆考曰真德秀為湖南安撫使以周敦頤朱熹署學術勉士罷榷酤和糴以建民立惠民倉社倉慈幼倉惠政畢舉

本民得渡 刺盜來降 又曰景德中丁謂為鄆齊濮安撫使時契丹南發民奔揚劉渡舟人邀利不時濟人謂取死囚斬於河上流言取民財者舟人大恐旦夕不敢停濟又曰岳飛知潭州兼判湖安撫都總管招劇盜曹成成聞飛將至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招之不從乃擒擊大破之成遂來降

築館禮士 輸金助國 又曰余玠安撫四川築招賢館以禮士 又曰楊燦襲播州安撫使蜀帥吳錢作廢樓輸金錢穀馬以助國用邊患遂息

供帳悉置官庫 氣象一如盛時 又曰汪立信為湖南安撫使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連歲代潭民納稅賦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贍番與學校士習為變又曰李椿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撫摩周察氣象一如盛時歲旱蠲租糴常平米活數萬人

增 詩 唐李洞送安撫從兄夷偶中丞詩曰奉詔向軍前朱袍映色鮮河橋吹角凍岳月捲旂圓僧救焚經火人修着釣船六州安撫後萬戶解衣眠

宣諭使一

增 翰苑新書曰宣諭使舊有之宣諭德意為職而已不與軍事渡江後所遣尤數紹興二年冬分遣御史五人

宣諭東南諸路觀風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踰年乃還六年又遣范右司直方宣諭川陜九年又遣方察院庭實宣諭三京皆使者職也時李察院衆被旨宣諭江西乃專督捕盜平遂罷爲廣西提刑是年新復陜西詔樓仲輝以僉書樞密院往永興宣諭鄭亨仲以秘書少監爲參謀予衛卒千人因制置移屯等事宣諭之權自此重矣十一年鄭亨仲宣諭川陜始建使名得與邊事三十一年汪中丞澈宣諭京西湖北得旨撫勞將士體訪事宜三十三年虞雍公宣諭川陜乃專招軍買馬其年王瞻叔代之亦參軍政蓋自鄭亨仲後其權在宣撫之亞焉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雲州設宣諭招撫使司其官曰雲州管內宣諭招撫使二員　金元明無考

宣諭使二

增 節制兩路　累奏二策 玉海曰中丞汪澈爲湖北京西宣諭使節制兩路軍馬置司鄂州詔曰凡其所臨如朕親幸　合璧事類曰虞雍公之爲宣諭也闢幕府於襄陽以爲荊襄落蔡書在搏鄧然務勢在唐州方城其次在勢誠其次光化軍當光城新野攻鄧州陜唐州又開汴河以通漕運書蘇既圖則衆漢自安此守東也王師進取之路出守以晚秦出衆鄉以桑許出汝洛出商武以襄河東出商以關陜西此攻萬也說分已定累奏以闕而時相擬遠和請秦唐鄧二州既而朝送渠梅之　給親札寶曆　賜御寶手書 翰苑新書曰宋呂忠穆公頤浩字元直時諸路盜賊將息公患守令不度諭分御史循行諸路上乃詔二省選强明廉謹之人書察不恤則以郎官樞之皆令引對面給親札御寶曆回

日考其殿最以著賞罰分往諸路並以宣諭爲名又曰紹興二年遣使宣諭諸路賜以宣諭詔書[illegible]居倫官者並攝職史劉大中明兼未異明棄[illegible]人同入見已滿曰比所丁詔令州縣健桂培[illegible]文令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意守令冤之師鈔[illegible]於民疾賦之吏公須按察公正奉法之人公[illegible]山林不仕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鍋冤[illegible]並書於帑服一一行之非之常遣使比也五[illegible]命春賜內帑帛二百凡五使所按吏總七十[illegible]士五十有七人而大中所訪多大史囊大沖[illegible]聞人敘言斂於有爲而棗大中數言公私利病唯胡家奉派大臣風旨　宣明上旨　風示國威　選用儒紳　布宣上意　肅將使指　往厲士心　裴度宣朝廷之意且雷動於鄆城　相如諭父老之文示風行於巴蜀 梁出南范郎書

提舉一

增 合璧事類曰自衛李悝制平糴之法漢人因之則謂之常平爲然漢人特置倉而猶領之於大司農也宋淳化中建常平倉景祐元年令轉運司與長吏舉所部官專領之然隸漕臣熙寧遣使提領蓋提舉常平之所始也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河北陜西已差官提舉常平廣惠倉餘路欲差胡朝宗張復侯叔獻曾誼等並爲提舉官九年府界畿內亦專置提舉常平倉一員不令司農丞兼領提舉常平操常平斂散之法申嚴免役之政令治荒修廢賑民艱阨則隸提舉司歲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若疲軟或犯法則隨其職事劾奏哲宗時提

舉常平司掌常平倉免役市易坊場河渡水利之法因民之有無歲之豐凶而斂散賑濟之凡役錢視其産之厚薄人吏廩祿視其執役之輕重凡市易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乘其貿易以平物價皆舉行其政令以裕民力而阜邦財掌按察官吏之事元祐初罷紹聖九年復置政和改元詔江淮荆浙六路皆置茶鹽提舉一員宣和三年詔河北京東路推行新法鈔鹽可添置提舉官一員此提舉茶鹽之所始也茶鹽事舊隸發運司元豐間或以轉運常平官兼提舉或以提刑兼領政和以後始專置官吏既而諸路皆置建炎元年詔提

舉常平司并歸提刑二年復諸常平官還其糴本自青苗錢斂散外常平免役之政皆掌之四年詔逐路提刑司茶鹽司並依舊分東西路紹興二年詔制湖北路復置提舉茶鹽司四年詔廣西茶鹽司官吏並罷其職事委漕臣五年詔諸路提舉常平併入茶鹽司仍以提舉常平茶鹽等公事爲名九年置經制司改常平官爲經制某路幹辦常平等公事未幾經制司罷復爲常平官久之復置提舉東南以茶鹽司兼領四川以提刑司兼領紹興十五年戶侍王鈇言常平法望復置提舉官乃命諸路茶鹽官改充提舉常平茶鹽惟四川廣西以憲

臣領京西以漕臣兼領仍令檢察所部州有擅用常平錢物者即以聞仍別置官吏。續文獻通考曰遼無提舉職官 金提舉南京路榷貨事有提舉同提舉勾當官等員貞祐五年置提舉倉場司使副使掌出納公平及毋致虧販監支納官十六員 元隨處隨事皆立提舉司長官設達魯花赤有都提舉提舉同提舉副提舉不俱置 明戶部設寶鈔提舉司提舉工部設大通關提舉司提舉南戶部設龍江提舉司提舉各布政司設河渠提舉司提舉同提舉副提舉鹽課市舶俱設提舉司提舉洪武初設太倉黃渡市舶司又設於福建浙江

廣東後俱罷

提舉二

增 庚臺 制度[illegible] 庚政 合璧事類[illegible] 上聖德詩 又曰張商英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等公事[illegible] 上常平數[illegible]

役書可法 [illegible]

風力世濟 [illegible]

飢民行荒政 [illegible]

延父老問疾苦 [illegible]

〻故相有為請者不聽竟按逐之行部所過輒見父老問疾苦及吏治得失所過盡然

提舉三

增 詩 宋周益公送邢懷正赴江西倉使詩曰大江西畔米流脂斂散新陳倚繡衣旂展春山千嶺暗霜飛暑路萬艘歸朝家法備農商信臺府官閑案牘稀廬阜虎溪天下景未妨行部擬柴扉　楊誠齋送蔡定夫提舉正字使廣東詩曰詔謂正字當居中肯為朕行綏百蠻梅花迎笑錦囊古南斗退避文星寒動摇山嶽細事耳約東海若收波瀾

都大提舉茶馬一 茶馬御史附

增 類苑曰宋熙寧七年差李杞蒲宗閔成都府買茶河西博馬並令杞等提舉置都大提舉及主管同主管元豐四年羣牧判官郭茂恂又言茶司既不兼買馬遂立法以害馬政恐誤國事乞併茶馬場買馬為一司從之茶馬司始於此　明朱健治平類纂曰明制洮州河州西寧各置茶馬司其法上馬茶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而番族納差發馬萬四千餘匹以為常後茶馬法弛自弘治十年至十五年止易馬五千四十三匹都御史楊一清奏復金牌舊制禁私販積官茶四年間共易馬萬九千七十餘匹而茶尚積四十五萬餘斤一清又恐無專官正德初請仍設巡茶御史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並聽提調約束　袁黃羣書備考曰自唐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宋人始置茶馬司明興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陜西置茶馬司四每三歲遣官選調邊軍齎金牌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運茶於邊以勞賞之永樂中始遣御史巡陜西茶馬正統末停金牌信符而馬漸不至成化中定差御史奉勅專理正德中楊一清頌言金牌差發之為功奏請復舊焉

都大提舉茶馬二

增 鈔法 邊用 類苑曰自趙開行鈔法每茶百斤為一大引令商人輸引錢市引入百文至紹興十二年遂增為十一引時物價踴貴茶商取息甚厚明年主管官賈思誠又增為十一引三百文於是諸場溢額而買馬之數獲不加多人但知茶馬司之富甲天下其實所收引錢視建炎倍增後雖破額不可復減矣又曰司馬公元祐初相買諸路鹽鈔法皆便其熙蜀川陜茶以馬公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害書

著科條 精揀汰 又曰在昔元豐留神武備摘山市驛具番積作乃詔放可憑遺成寇乃將使皆實克推行除李起宗制又曰先朝市馬於臺有司傳賞李以篤駘充數紹聖中復舉經之部始請揀汰又以羨茶轉入既奉市職騎故馬多而乏厚以 產易馬 符家提之部召對徵宗詢以馬政部言戎俗食肉飲酪故資茶司捕茶雜得若召邊書茶以爾產易上乘詔可 摘山充廄 未來易馬萬匯又曰除起宗制曰必能為吾備摘山之利得充寢之良 扶嫠靈 明款徵錄曰明王傳釋御史察馬政悉弊端著非督深得寒霞又曰明王提爲御史出理馬 深得憲體 摘 政綱扶森犮事條舉蕊 類苑曰元

提舉市舶一

增彙苑曰唐有市舶使以中郎將周澤爲之有廣州市舶使宋開寶四年下廣南以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兼市舶使咸平二年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聽蕃官從便哲宗即位二年始詔泉州置市舶舊制雖有市舶司多州郡兼領元豐中始令轉運司兼提舉而州郡不復預矣後置提舉而轉運不復預矣後盡罷提舉官至大觀元年續置建炎初歸轉運司明年夏復閩浙二司賜度牒直三十萬緡爲博易紹興二年置福建市舶令憲臣兼領又詔令提舉茶鹽司兼領移司泉州十四年命蕃商之以香藥至者十取其四又詔沉香荳蔻龍腦之號細香藥者十取其一

提舉市舶二

增金山珠海　鎰賚天珍彙苑曰市舶者其利不貲稱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也市舶錄曰八蠻之貢五天之珍每歲山積　來遠通貨　梯山航海彙苑曰掌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所以來遠人通貨物也又曰扶南襍種安西諸國跨險憑危涉山航海飛艘走渡望風島而三林大船參雲指廣州而一息　三路歲入　廣南課倍又曰高宗問張闡舶司歲入幾何闡對抽解與貿易以歲計之每歲三百萬緡如以三路所入固已不少　中興會要曰紹興二十一年李莊爲福建提舉上曰提舉市舶司廣南課倍若用非其人則措置失當商不至矣莊可來定讀然後之任　仁恕不干預　廉潔不暴征唐書曰盧鈞爲廣州刺史南海有蠻舶之利凡爲南海者莫不捆載而還鈞素莊仁恕請監軍領市舶使以上不干預　李勉傳曰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柁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柁

承宣布政使一參政參議附

增吾學編曰承宣布政使司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左右參政各一人左右參議各一人參政參議因事添設無定員　布政使掌一省之政參政參議爲之貳朝廷有德澤禁令承而播之以先有司三年率府州縣掌印及首領官朝覲於京師陳其屬吏之臧否而聽去留焉十年造户版以登民數田數歲貢學生府州縣衛有差三歲鄉試貢士宗室官軍師生以時班其祿俸廩糧祀典神祇謹其時祀水旱疾疫災傷請免田租賑貧乏孝弟行義貞烈請表揚之鰥寡孤獨有養凡供邦國之用曰貢曰賦貢有二曰常貢曰暫貢賦有二曰本色曰折色凡役二曰力役曰催役皆視其土地豐瘠人民多寡而會計之下府州縣必均乃已凡出納錢穀必平凡制用必節凡僚屬文武官歲察其臧否而上下其考以報於撫按以達於吏部兵部都察院凡諸政務議定而請於撫按有總督提督亦如之曰清軍曰分守曰督糧曰邊備曰撫民各專事焉官不備則兼領之凡萬壽聖節一人朝賀於京師大婚大喪立東宮亦如之天子即位則

左右布政使來見　獻徵錄曰成化丙戌正月奉旨令各省布按二司堂上官闕員數多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一二員明著才行實蹟并堪任正貳以聞銓部仍會同內閣從公酌量定以職事日後有犯貪墨連坐舉主於是戶部尚書馬昂等各保舉參政副使郎中等官王銳等五十二員各堪任布按二司正貳官

承宣布政使二

增 明獻徵錄曰潘原明洪武十四年大兵平雲南擇名臣重望者鎮其地以原明署布政使司事與梅思祖同

心撫輯民彞安之　又曰程泰為河南左布政使律己守法以倡僚屬一方晏然　又曰張賢為山西右布政使威惠並流遠邇悅服長子紀徒步入太原道過曲沃曲沃令見其良苦以一驢送之既見賢賢怪其跨驢也詰之紀具以實對公怒痛箠紀還令驢仍正其罪云

又曰劉挺為河南左布政使值寇攘甫息王師凱旋宴犒送迎勞費百出挺處之有方優裕周悉不見聲色衆服其才　又曰萬觀為山東右布政使時有蝗災督有司捕之且虔禱於神蝗遂息齊民健訟觀計日疏決獄為之清陞左布政使值寇警民大恐觀撫循慰諭日夜

勞悴百姓賴之　又曰魏槩為福建布政使常行部歷延平郡中不雨者踰月槩齋沐禱壇下澍雨如注上有鮮雲一道逶迤里許槩行雨中獨不濡見者異之　又曰周琮為參政三任皆名藩而陝西尤為重地琮治七年所部吏民咸便之　又曰王玹為山東布政司左參政分守遼海東寧道以誠信撫之除奸革敝境內肅然

又曰袁江為四川右參政督理糧儲簡書嚴重公廉程之任便道過汴家產頗豐悉讓於弟姪而自置宅纔值二百緡爾抵蜀巡行郡邑無少休息滌袪奸敝罹厥心力　又曰王愼中為河南參政屬歲大饑天子為遣

戶部侍郎王公以賑貸之愼中承王公檄為遍歷郡邑周行鄉井開廩發粟勸分平糴里豪不得侵冒銖髮饑者得食枯骨仆起頌聲載途　又曰陶大年為江西右參政時三巢諸酋連結閩廣羣盜刼龍南大年時主餉餉每先時辦軍即異道至牛酒芻粟無不時給師克有濟一舉殲焉　又曰胡廣為福建右參政福州城河久湮命疏之建伏波將軍祠程明道先生道南堂凡可以化民勵俗者靡不用心　又曰顧福為右參政分司南陽宗藩軍校多不戢每用理斷亦無怨辭撫徠流徙復業者四千餘戶　又曰羅安為貴州參政勸分平糴均

息徭役蠲減煩苛得牧民體　又曰王庭為江西布政司參議所轄九江南康値大旱庭禱於山川曝烈日中數日得疾乃上疏乞歸　又曰郭緒為雲南參議大理蒙化諸土官侵賦銀數萬蓋久且隱緒訪而追之其分守所至克殄巨盜楊才量數十人　又曰李奈為陝西參議凡有便於民益於國者靡不盡心為之明年督理河西邊儲邊士賴焉　又曰黃常祖為山西布政使司左參議并晉地瘠民貧値歲歉多流亡奏乞招徠聽免徭役三年悉復業　又曰王徽為陝西參議延安民驚不共稅徽以理開諭不施鞭扑徵以萬計　又曰王璠

為山西布政司左參議分守冀北道冀北古雲中地匈奴出沒不時戍卒餽餉恒虞不繼公多方調畫邊鎮荷為重

承宣布政使三

增 剛直不阿 清忠自勵 獻徵錄曰應履平為雲南布政使再乞致仕為人剛直不阿所至袪除奸蠹民多便之且嘗論列時政多見采納又曰楊準為四川參政時嘗視篆當放支銀五萬或曰此可得羨餘公終不肯放支平生以清忠自勵慕趙清獻之為人俸祿之外一毫無私 奉公愛職 愛民節用 又曰陳觀為陝西布政司右參政在陝歲除奉公憂職以廉遷稱一日上怨馳符徵之時非輯瑞之期而赴召入覲縉紳榮焉又曰史畄為山東右布政敬簡以容愛民節用有勇以興作者不聽曰勞而不忍乃可 威望凜然 廉聲大著 又曰李椒為廣西左布政使廣

西地極南徼溪洞猺獠時出剽掠邊境苦之璂至而威孚衆然徂伏莽阻不復出為民患境內晏安政務備舉 又曰豐慶為河南右布政使廉聲大著風裁振於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縣黃蓋政飭聞慶至大懼以白金為餽錢之騎數日公謂之曰汝獨不然盡出之以易可外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棄印綬而去 一

務寬恤 多所緒正 又曰蕭省身為河南右布政使時行歲旱埋有殍一舉寬恤吏民服其長者與最例給詩上虞而從之又曰命省身陳父年八十餘躬以給父大念為可南古參政無理屯田時田多為藩府乾沒及勢家中官漁取莫能徵詰愈皆省納校多所緒正 羣吏斂手 諸

邑敬憚 又曰王會為雲南右布政清案賴勤職舉吏斂手會有叩微滇產黃金丹青甚多使民恐 民受撫循中寬假見使者不為山西布政司參議分守開南金州去夏之日單民 崔陞雪山 段正福星 又曰崔陞為四川參政以法行遠邇得其分守全白州河南不奉法為民名蜀人以語以嘗參物命吃如雪山又曰段正為參政汝寧江西聞其再來多攜酒相慶都憲三原王恕素慎許可至

撫循為一道福星 風教大行 威聲遠暢 又曰閻欽為河南右參議盜息民安風教大行撫按前後凡六論薦又曰王光祖為陝西右參政分守涼州兩居塞歲晨參遠變懷服 刺

舉惟當 撫馭有方 又曰周晨參劇滿所至刺察惟當凡利民事不擇劇易視其力所及 又曰朱貞為四川布政司參議勅總督松者等處根據舉措以便民為榮撫宗有工西錄遞息

黃宏加俸 陶照賜金 又曰黃宏為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會錄饑作上命一都御史王公統兵征之王驥宏監軍督餉有功人加俸先是又曰陶照為四川參議時部作亂蜀日警陞之照畢而調新都新都道衛而無城照盧樂守即日命賊之寇遷人親以安以平鄭功獎從三品俸加賜金

襟宇閎達 存心仁厚 又曰陳士啟為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士啟謀字閎達不家以為明不前急以寬致務下常采執所能而含其小遲又司副治為山西右布政使務自恤勤存心仁厚

凡所設施務使民沾實惠前後志撥始終如一 惠澤甚博 所活無算 又曰祁帳
為江西布政使政持大體庭無私謁惠澤甚傳公婦不書勳一錢又曰李潤爲雲南左參議濬松溪水漑田
萬餘頃城晉寧安寧二州以貫金碧時濟用兵人瘦瘧大作渭為黃與粟食資民所活無算 興除
利害 禁戢豪強 又曰段正為江西參政時衡兆力江多盜南昌湖西多盜分歷剡治莫酉
易於破竹而大利害興除尤力又曰華律爲參政分守河東道授劉判解罷行惟允舜私晴以正官郡禁戒
豪強 親爲講授 論以禮讓 又曰祝顥爲山西參政選道俊秀充生徒親爲講授
諸生呼爲祝夫子又曰胄鑾爲福建布政司左參議分守建寧道建寧有異母兄弟爭家財連年不決鑾委
曲諭以禮讓禍福遂和解如初 請壽寧賊 撫汀漳寇 又曰顧夢吏爲福建布政
司左參政閩多峻嶺嶮主爾冒炎霖行部千餘里詣撫連江入壽寧萬山中官兵至賊散盡無迹兵去復出劫
主訊得所匿盡捕之又曰陳業爲福建參政汀漳寇方熾業往征之道經同安巨寇蘇世浩勢尤猖獗篆首

降之遂檄以臨汀漳汀漳氣奪之降者爭出見業因撫而諭之衆皆稽首聽命業皆遣之汀漳安堵如故
二童侍行 單車就道 又曰張文奎爲山西左布政使惟攜二童以行係金亦以貯俸
又曰韓邦靖爲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單車就道革奸平獄推家餞手 鄭湜賜冠帶
賚格錫寶鏹 又曰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左參議閩冠帶樂民復命擧所知因薦同郎王應等五人
後皆授參議有聞於時又曰賚格以薦擢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召至便殿宣諭褒慰賜寶鏹千貫爲道里之
費

承宣布政使四

增 詩 元趙孟頫次左轄相公韻奉寄行臺徐公詩曰盡
日沉迷簿領書何時重得賦閑居已無夢想懸金印豈
有文章到石渠白髮故人霜柏在黃塵遊子斷蓬如舊

遊憶在吳興日自挾鉛毛膾白魚　周伯琦賦得灤河
送蘇伯脩參政赴任湖廣詩曰清灤悠悠北斗北千折
縈環護邦國直疑銀漢天上來搖漾蓬萊雲五色蛟龍
變化深莫測金蓮滿川淨如拭鑾輿歲歲兩度臨雨露
同流草蕃殖長亭短亭來往人朝夕照影何嘗息相君
親授臨軒勅紫騮嚼齧黃金勒却從江漢望龍岡三嶺
晴虹勞夢憶　明高啟送沈左司從汪參政分省陝西
汪由御史中丞出詩曰重臣分陝去臺端賓從威儀盡
漢官四塞河山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函關月落聽
雞度華嶽雲開立馬看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

長安　謝榛送張給事仲安擢蜀中參政詩曰驄停軒
蓋離人醉忽聽河橋去馬嘶悵望那堪春草徧勞歌不
盡夕陽低天開鳥道三秦外地入蠶叢萬嶺西抗疏只
今憂轉切幾回清夢到金閨　李攀龍送羅大參之任
山西詩曰雁門句注九關通地接燕山帝業雄使者況
舟從絳水將軍轉餉入雲中分藩忽壯朝廷色開府深
懸保障功晉國莫强兵馬地股肱何但數河東　吳國
倫送徐行父少參赴關內詩曰咸陽天下險洛邑天下
中潼關睥睨周西東君自三州歷三輔分陝經營王命
同登車慷慨千人雄矯若八翼凌蒼穹左馮翊右扶風

漢關秦徼指顧通爲將匣裏雙龍劒擲作天邊二華峰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

設官部五十 觀察使 提刑按察使 副使僉事(附)
發運使 轉運使 鹽鐵使
巡鹽御史(附) 鹽運使 防禦使 團練使
節鎭方岳幕僚總叙 行軍司馬 判官
推官(附) 掌書記 參謀 參議(附) 觀察支使
主管機宜文字 幹辦公事 準備差遣(附)
從事 經歷
知事(附)

觀察使一

【增】文獻通考曰唐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使有巡察安撫之名神龍三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爲十道巡察使察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三年置十道按察使各道一人開元二年改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二十年曰採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至道元年置觀察使掌察所部善惡舉大綱凡奏請皆屬於州歲以八月考其治以豐稔爲上考省刑爲中考辦稅爲下考宋沿唐制置諸州觀察使凡諸衞將軍及使遙領者其資品並止本官欽祥符中詔觀察使並帶刺史政和中詔承宣觀察使仍不帶持節等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觀察使司中京道高州利州[illegible]州武安州上京道永州永昌軍靜州東京道益州寧州[illegible]州寧江州混同軍皆設觀察使司　金觀察使兼於節度使　元以其事寄於宣撫而觀察使不設　明設按

察司即觀察之職

觀察使二

廉使 良帥 合璧事類曰柳公綽為鄂岳觀察使至安州刺史李聽以廉使禮事之請又除

增 蔡奈使輔曰良師登清 世官 符夢 天中記曰宣宗因韋丹元和貫錄見故觀察使江西政

事卓異階宰臣敦為丹後宰臣周舉奏臣宙近任西觀察使見丹行事遠與餘愛至今在人其子為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遂政好官待塞者觀之奏為侍御史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攻簡易南方以為世官又曰寧趙海欲文朗為定州節度使浙東觀察使工部侍郎因朝設桑於待漏院恕夢已為棟錦以黃使經過州早為下師留連欽錢為屋童事土實從沛而郎年朗累自定州賴視章書記並籍皆明以所夢明年秋庭貢東觀察行及行所告迎勞仍致以書令近所察使詐潼處茂從事王行發中爾仰視棟曰北亦至土也闕朝遠佐齊遂袁移時處海為御度劍詩懸中四欲請畧事

豪右箝背

中人斂手 合璧事類曰韓佽累遷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三百餘員下車一二吏持有隸員從下使者須軍至取可任任之會以春服法使至其背以衆進斷由是求為按籍縣令召鄉責以唐宣宗大中六年令郎高少遽為右縣山堂考曰陝右怒果聖從中見血少送以職使肆曰為閱上餅太驛使人皆手遂以觀察教吏使之合璧事類曰宗之中高為哉少求每召蘇府請除刺史

合明史不敢門周謹重刑為法江西觀察使徐從事邛州刺史辦重聽法曰分唐徐宗以為元景四年平州以虐程輕重考書

為史為合令上論明決令觀察使山堂肆考曰唐德宗貞元四年以盧景州刺史史景喜州曰三十年城弓高比皆事分曰唐以為元景州判請除刺直

身勤儉 清廉范曰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昭王毗賄府軍實易直傾財為亂約又以賂西觀察使均用使切所州下承益王騎西

賦物充物處

德俗自儉約又曰滑州賦物充物以謝晦財賄不西觀察使時南方建謹有期郡兆物酒若官用告之晦庭身勤儉貲力遂克

不抑穀價 為緩租期 肆山堂考

曰元和三年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坦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民賴以生又曰韋溫為陝虢觀察使當檢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

民貨田中麥以供崔咸可手為緩期而中辦以夜分乃陝虢觀察使自旦至暮

痛飲決事 夜中登城

又不酣飲積日至領五年為和者亦丞中乃事岳蕭觀察使明吏至為蕭哀不得已自中授中判官見

丹扆六箴 蘭亭絕唱

元丹東巡明還唐中書會稽實遠歲歲次工部侍郎天記賦門稱吏曰元德天身身記李元德曰李又遊月三

閩禁邺鄰 捐貴贈吏

其事舉六箴又十年山水名蘭亭絕唱心工部鎮湖奏為之又遊曰元年積山出鏡銘誇唐陸龜蒙之曰觀察使稱又曰十歲餘為鄭州觀察使不先民私上安能民

許山出境肆考曰唐陸龜蒙曰鄭州觀察使雖貴人年買易不其崇勸又曰崔郾為鄭州觀察使不使先民捐俸以給寒餒民皆安之

官將以宮

吾耶不能稱治安得徒自封 毀祠脩壁 搜物投江

記即當中遠東貴代給使由石是建五減自京口天山曰韓滉浙西觀察使為節度觀察使

又曰李元甫除廣州刺史觀察使前抵相玉中望又鄭州觀察使京口鎮使令不察時

西主者勉魯四五州官刺史建節度觀察使

未年悉海者除東縣南黃年勉史增節宣物增飾於嶺南搜物投江中

門傳舟之使子餘所在宮南夏帶無物投江考中歸至石

美譽四騰 惡俗大變

代宗開許請四人所新宮南黃年器性象者物增飾又建考曰人吏又毀觀之察吳

使為政奏有清勤美譽四騰與宰相信大夫子

又言恭為有西觀察使不易直奏常令壞又曰之

不亭德養俗清廉美於是四方之大父母

刺史戎服 觀察雁銜

州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謁唐韋相

然後達始自見觀察使不皆欲以戎服趨庭

民謂曰觀察使前知人頭欲以小生服謁

復見使雖死我亦無恨白頭以客禮之卿如不以此為

職至州奏恒過失狀之鐵狀貶爲衢州別駕山堂肆考曰貞元中賜觀察使新製時服上曰觀察以雁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集救人有威儀也　設鄉校勸學　轄陴隍治兵天中記曰常袞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由是風俗一變山堂肆考曰張建封貞元四年爲徐泗濠觀察使時四方多故乃繕陴隍益治兵四郡悅附

【原】連帥　廉察　求人瘼　分國憂　持節使　分郡節　觀風察俗　振領提綱　澄清郡邑　鎮撫黎元　廉察諸侯　糾繩列郡　明閫使威　勤宣王命　藩維重寄　江海要衝　宣埋輪之威　布露冕之政　當聖治之朝　委廉察之寄俱出白帖

觀察使三

【增】聲樂不聞山堂肆考曰薛平貴顯入易鎮所聲樂不聞於家憲宗時至御史大夫　烽燧不置又曰王式爲浙東觀察使賊裘甫作亂式擒送京師斬之式置酒會諸將諸將請曰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不置烽燧何也式曰所遣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城以戰之徒驚士民使自潰耳皆拜曰非所及也　歲寒不移又曰張建封爲觀察使入覲德宗禮遇加等寵鎮賜詩又令中使賚高所執轡賜曰卿節義歲寒不移故以賜卿良卿忠節也　風節不立又曰唐扶爲福州觀察使風節不立及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　爲治有威惠又曰僖宗時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鄉里觀察使鄭鎰表巖以自代巖爲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爲官甚清忠又曰王緯與李泌皆爲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判官泌執奏緯與已有私恩德宗許爲泌報德故進緯給事中後浙西觀察使闕以擬緯帝曰是朕爲君報德者乎黃門要地獨不留議事耶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爲官甚清忠故清遣之詔可

【對】租錢三百萬又曰衛次公爲陝虢觀察使蠲橫租錢歲三百萬　罷酤錢九十萬又曰王仲舒爲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禁民私釀民甚苦之仲舒奏罷酤錢九十萬

觀察使四

【詩】唐白居易喜元稹除浙東觀察使詩曰稽山鏡水歡遊地犀帶金章榮貴身官職比君雖校小封疆與我且爲鄰郡樓對翫千峰月江界平分兩岸春杭越風光詩酒主相看更合是何人

【制】唐常袞授崔灌湖南觀察使制曰刺史按部外薦數州道俗宣風所繫尤重今海內甫定方澄化源綱理郡縣大明黜陟安人之寄歷選惟難必二千石職連者

處之朗然明覩以訓天下具官崔灌明恕慈惠吏人之師況本之以經術濟之以忠敬更於臺閣練達朝章而識略沉達可以專方面之任自湘之東制以連率委之監郡兼亦訓戎　又授李栖筠浙西觀察使制曰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選諸侯賢者而命之俾其遵俗宣風大明黜陟今以刺史條察列郡西漢成式厥惟舊哉具官李栖筠資朴厚之性秉禮義之宗明以辯政居官可紀秩吏三署名重一時抗黃扉之論駁舉冬卿之典制自守毘陵尤精蕃職初剪橫江之盜猶多擊柝之虞言撫傷殘克施惠訓禮讓之風行於東國考其績用實最

方州震澤之北三吳之會有鹽井銅山有豪門大賈利之所聚姦之所生資於大才濟我難理加以中憲雄鎮按部慎乃教令薄其征徭無倚法作威無割下附上勉副朝寄以綏一方　白居易授嚴碁桂管觀察使制曰漢制部刺史掌奉詔條糺吏理蓋今觀察使職耳桂林秦郡也東控海嶺右扼蠻荒自隋逮今不改戎府地遠則權重俗殊則理難馴而化之非才不可具官嚴碁嘗守商洛刺黔巫州部縣道謐然安理是能用寬猛相濟之政撫夷夏雜居之人跡其往効式在南邦況爾操行端和文學精茂亦寺書府善於其官勉副前言佇申後

命　又授丁公著可檢校左散騎常侍守越州刺史充浙東觀察使制曰古者通守之士刺史按部從宜務簡令則合之故任日崇而選日重非廉平簡直兼豈弟之德者曾不足中吾選爲具官丁公著常以學行禮法誨予一人報德圖勞遂加寵擢起曹書殿兼而委之二職增脩三命益敬朕以浙河之左抵於海隅全越奧區延袤千里宜得良帥俾之澄清往分吾憂無出爾右假左貂而帖中憲操郡印而握兵符勉哉是行佇聞報政

又授裴堪江西觀察使制曰江西七郡列邑數十土沃人庶今之奧區財賦孔殷國用所繫玆爲重寄宜付長才具官裴堪素蓄器幹久經任遇日者資其忠諒入爲諫議大夫藉其能良出爲左馮翊曾未周歲政立績成區區一郡未盡其用鍾陵要鎮可以委之夫簡其條章平其賦役匈公率正以臨其人而人不安未之有也祗服厥命往脩乃官仍兼中憲以示優寵

提刑按察使一　副使僉事以下附

增 合璧事類曰宋太宗淳化二年以司門員外郎董循等一十一人分充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四年省景德四年眞宗謂王旦曰朕慮四方刑獄官未盡得人一夫受寃即召災沴今軍民事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

知先帝常選朝臣爲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於是置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始命屯田李拱爲之副以武臣閤門祇候以上充天禧四年加勸農使仍改提點刑獄勸農使又以武臣爲副使天聖六年悉罷明道二年復置嘉祐中有武臣提點河東刑獄竊用公庫銀器及樂倡首飾議者謂武臣不可爲監司罷之治平元年罷提點刑獄而委轉運司熙寧二年諸路提點刑獄復差文臣其武臣並罷人皆以爲便十年復置提點京畿刑獄掌察所部疑留獄訟勸課農桑而按其官吏之不法別其廉吏以達於朝元豐因之總

郡國之庶獄劾其情實而覆以法督治奸盜申理冤濫則隸提刑司歲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若疲軟或冒法則隨職事劾奏宣和初詔江西廣東增置武臣提刑一員建炎元年以盜賊未衰諸路無武臣提刑處權添差一次專管捉殺四年罷之孝宗乾道六年詔諸路分置武臣一員又乞依故事加同字不從於是武憲攙於四方淳熙末上知其不便遂不復除止除朝臣一員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按察諸道刑獄使有分決諸道刑獄使官不常設有詔則選才望官充之 金按察使本提刑司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命提刑司除後於便殿

聽旨每十日使副內一人入見議事如止一員則令判官入見八月定提刑司三十三條明昌二年勅提刑司五日一朝三年宰臣請罷提刑司不聽復定提刑司條制承安三年以上京東京等提刑司幷為一提刑使兼宣撫使勸農採訪事為官稱副使判官以兼宣撫副使判官為名復改宣撫為安撫各設安撫判官一員提刑一員通判四員安撫使掌鎭撫人民稽察邊防軍旅審錄重刑事安撫判官則銜內不帶勸農採訪事令專管千戶謀克安撫使副內差一員於咸平一員於上京分司四年罷咸平分司使上京副在東京各設僉事一員

四月改提刑司為按察司貞祐三年罷止委監察採訪使一員正三品掌審察刑獄等事副使正四品僉按察使事正五品四年又設判官二員明昌元年以陝西地闊添一員知事三年改提刑司令史為書史上京者兼經歷安撫司使泰和八年詔中都都轉運依舊專管錢糧事自餘諸路按察使並兼轉運使副使兼同知僉按察並兼轉運副添按察判官一員中都西京路按察司官止兼西京路轉運司事遼東路惟上京按察安撫使及僉事依舊署本司事遼東轉運使兼按察副使同知轉運使兼僉按察司事轉運副使兼按察判官添知事

一員知法二員右中都西京並依此置陝西上京兩路設僉按察司事二員上京僉安撫司事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幷安撫司使正三品副使二員正四品僉安撫司事正五品僉按察司事正五品知事兼安撫司事正八品知法四員從八品右按察使於上京副使於東京各路設僉事一員分司勾當 元初立提刑按察司四道曰山東山西道曰山北東西道曰河東陝西道曰河北河南道至元六年以提刑按察司兼勸農事十三年以省併衙門罷按察司十四年復置增立八道曰河北淮東道曰淮西江北道曰山南江北道曰浙東海右道

曰江南浙西道曰江東建康道曰江西湖廣道曰嶺北
湖南道十五年復增三道曰江南湖北道曰嶺南廣西
道曰福建廣東道十九年增西蜀四川道二十年增海
北廣東道改福建廣東道曰福建閩海道以雲南七路
置雲南道又置海西遼東道二十三年以淮東淮西山
南三道隸內臺二十四年增河西隴右道罷雲南道二
十八年改按察司曰肅政廉訪司每道設八員除二使
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糧官吏
一切奸弊悉委之歲終省臺遣官考其功效大德元年
徙雲南行臺於陝西復立雲南道其後遂定為二十二

道每道廉訪使副使各二員僉事四員兩廣海南止二
員經歷知事照磨兼管勾當各一員內八道隸御史臺
江南十道隸江南行臺陝西四道隸陝西行臺　明設
按察司即觀察之職國初練諸務專設按察司分巡
兵備道以統之洪武二十年改按察分司為四十一道
本司按察使一人正三品副使二人正四品因事添設無定
員僉事正五品亦如之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糾
察官邪擒治貪酷禁詰強暴平獄刑雪理寃枉以振
揚風紀副使僉事為之貳副使僉事分巡提學兵備撫
民巡海清軍屯田水利治河驛傳各專事焉官不備則

兼領之嘉靖十二年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劾
諸司其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挾私報
復上曰此祖制也令通諭行之　吾學編曰提刑按察
司甲辰年十一月初置於湖廣道正三品設提刑按察
司僉提刑按察司事丙午令僉事周禎等定議按察事
宜條具憲綱洪武元年浙江江西湖廣三提刑按察使
李祥潘龢滕毅充議律官上大明令十年改正四品十
三年罷各道按察司明年復遂定各道按察分司以儒
士王存忠五百三十一人為試僉事人按二縣諭之曰
治吏之弊莫甚於貪墨而庸鄙者次之今天下府州縣

官於斯二者往往有之是以弊政日滋民受其害故命
爾等按治其地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
二十年改按察分司為四十一道二十二年復正三品
三十年始置雲南按察司建文中改按察司為十三道
肅政按察司靖難後復故永樂五年置交阯按察司後
罷

提刑按察使二

增 合璧事類曰呂夷簡提點兩浙刑獄疏請緩建宮觀
程役方冬水涸民苦輓運宜須河通以卒送之眞宗以
有憂國之心可其奏除侍御史知雜　山堂肆考曰慶

曆中詔自今提點刑獄以朝臣充代還列功過三等以
聞　又曰呂居簡蒙正子也提點東京刑獄徐州人有
告孔直溫等挾妖法誘軍士爲變居簡即令巡尉捕其
黨誅之詔遷二官已而濮州復有叛者居簡馳往得其
首惡誅之因大閱兵亭士奸不得發又遷一官　彙苑
曰神宗用丁執禮爲河北西路提刑官諭曰朕惟河朔
地重謹選監司故以御史爲之　山堂肆考曰元祐中
蔡挺提點江西刑獄時盜賊爲江西福建八州之患挺
告諭所部有私藏器甲者許其首納原其罪由是所得
兵械萬計盜賊從此衰息　又曰淳熙中潘德鄜提點

湖南刑獄武岡縣一歲收罪人三十六死者二十八皆
平反之具奏其事上以其究心獄事進秩一等　明獻
徵錄曰周廷用爲江西按察使凡以書問至者令二吏
於廳事公拆之請囑皆廢　又曰石渠爲山東按察使
審核重囚日有平反察舉貪廉令行禁止　又曰陶垕
仲爲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胥緣爲奸垕仲治
贓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俸祿雖厚然自奉儉薄有餘
悉以施貧者　又曰劉釪爲雲南按察使雲南外與哀
牢交趾接釪因俗爲治寬其禁令蠻夷畏而懷之　又
曰葛廷章爲江西按察司副使分道南昌簿牒塡委廷

章剖決精詳奸欺內息請謁外屏以故疑讞競白平反
無冤　又曰卜大同爲福建巡海副使時有倭亂大同
簡卒伍謹烽堠控險要大治樓船積糗糧以待賊又輯
備倭圖記授吏士言悉而當　又曰祝詠爲四川按察
副使備兵松潘是時西南彝騷動詠徧歷林峒撫視籌
畫松潘得以無事　又曰汪應軫爲江西僉事執法甚
嚴不爲貴勢撓乃存心平恕遇重囚惻怛哀矜多所平
反　又曰李夢陽爲江西副使提學勅許舉聞重事夢
陽於振學校士外大有更白　又曰辛訪爲浙江按察
司僉事抵任錢塘仁和二縣循故事具供帳悉卻之或

以故事爲言公曰辭受惟其當而已何必拘故事也
又曰崔恭爲山東按察僉事分巡部屬剔釐奸垢振挈
紀綱事以無墜　又曰劉時敏爲山東按察僉事分按
東兗究訟牘積數百事逮數千人時敏裁決浹月而盡
訟爲之衰　又曰陳敬爲雲南僉事滿考將之京土酋
知其行李蕭索循故習贐以黃金與貨或勸之受敬大
怒叱之曰我司風紀二十年享有常祿猶懼弗稱況敢
時昧改節以欺天乎　又曰王金爲浙江按察使僉事
分巡溫處二府時鎮守太監劉景依勢誅求會送災眚
文冊索餽千金否即覺生溫守營餽物以俟金怒曰今

日之事以爲民也奈何先割民𦞂一宦竪邪竟不愧劉劉亦不能有加於是名震兩浙　又曰蔣信爲四川僉事管提學道杜請託崇實行人莫敢干以私開講於太益書院名流一時翕然興起　又曰金貴亨爲提學在江右優選志行之士聚之白鹿書院中親與講論聖賢爲學次第明濂溪過化之由鵝湖同異之旨士人多所嚮風

提刑按察使三

增 祥刑 司政除田侍問新命■贊視祥刑書曰四方司政典獄 臬事 外臺書曰汝陟時臬事下出除簡良夫衛 作詩諭民 用計擒賊山堂考曰何郯除潼川提刑作諭民詩四十二篇郡邑家有其書或有犯法者父兄必誚責之曰汝不誦何公詩乎由是往往知悔　又曰辛陸公對寓除浙南提刑先是賊龍淵李翱捷衆數萬據衢之谷寇奏擢闕不以奏公至軍馬趨茶陵用計論賊騎捕戮之奇榜招安奏升茶陵爲軍至今無爲盜者 督捕盜賊 平反獄訟又曰熙寧中丁執禮爲河北西路提刑使上諭之曰卿職在刑獄盜賊最患宜用心督捕　又曰宋高宗言國家置提刑司蓋欲平反獄訟使民不寃自罷武臣以來止除朝臣一員兼河渠盜賊而州縣察多省閱不給請逐劾置檢法官以專平讞除殿 立榜申寃 帥師平賊又曰何子志先提點湖南刑獄衡人思之諭公家建祠於城東青草寺再使湖北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抑屈州縣不理者主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寃咸得申雪　又曰楊萬里遷廣東提刑賊沈師犯南粵萬里帥師擒平之孝宗大書詔曰仁者有勇曰書生知兵遂有大用之意　又 洗寃澤民 訊獄活囚又曰淵源錄周濂溪提點廣東刑獄凡嵐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亦以幾視徐發以洗寃澤民爲已任

馬先徙福建提刑至□獲訊寃獄全活者數千人 立祠行敎 訪士禮廬明獻徵錄曰沈寵爲貴州副使監飭兵寇動孔子廟朱子祠行白鹿之敎民由是兵信服　又曰周建聖賢覽宜爲海道副使是時兵革之餘德賢宜其方諸士講道之山書院功僧敎之士躬禮其處 漸復屯 政 痛繩軍衛又曰衛經爲福建僉事理書革汗弊荼得宗社之徒悉於田法考屯薄 政不斷役　又曰陳竹鈴福建按察司事開人戒不徵犯法諸軍衛風民老捕絕之民益安 武備 一新 邊儲漢給又曰劉芳武門兵備副使新武僧一兵又通賊清遂司堡寃僉事軍犬後得給進副使時寔鉤增 元惡授首 渠魁悉殄又曰□□爲□州兵備僉事□賊悉平 勸督

交至 號令一新又曰吳順撫建按察司僉事領屯明事勸省交不民相率輸納歲無留 軍伍 再清 戎務咸理又曰周廷徵爲九江兵備副使會清賊劉六等欲浮江寇南京延海書破霧書號令一新 所建明 無少回屈又曰伍明山東按察副使不以兵備爲□ 立武定戎務咸理日王憲以平多 撫綏勸寇 簡師練士又曰劉仲質爲河南按察副使任者俊寃遂自司負閩事生風與南國屈多所建明至以 民翕敬愛 上下悅服又曰劉鉉爲浙江按察司副使奉璽書巡海有鎮法宗宗弗可 亦不貸民翕然敬愛之以平恕又曰徐蕳爲雲南按察司僉事辦寃獄別無貪一以平恕上下悅服

風臣振肅紀綱 脩舉憲度 又曰周□為雲南按察使辯釋冤獄旁別號吏振肅

紀綱又曰陳政為雲南按察司副使繩武弁之允紐良者數人脩舉憲度張弛有度民乘安之 禁

絕賄賂 力拒權豪 又曰張喬為雲南按察使雲南諸與尹嫌賄賂公行喬一切禁絕

又曰羅安為江西按察使巢必協六脩宿弊之一洗所決疑獄無慮百數權豪請囑力拒弗從 查

革冒名 告誡弗率 又曰邵蕃為陝西僉事副使表正化導有革冒名拔諸學生址邑食

儉錯不避撫貴為之衣食之又曰趙□為僉事督學其情弗事者尋罰而告誡士之貧且贊清從而

之 敦重行檢 一本躬行 又曰胡憲為江西按察司僉事專督學政動以身教

崇雅黜浮其意而去 事行檢名諸生講書史言學之使人人曰法慮考為僉事視學江西條教人人

先以行義 親自督課 又曰觀夢為山東提學副使一洛本躬行之士皆信向之

為使山東提學副使士有先以行義求人者輒入湖南書院又曰呂高親自督課

務得真才正學 發豪傑入衙 論武勇立功 又曰徐宦明中考察為湖廣副使讓武弁得人元兵入勸王詔至贛江西提刑文天祥以入衛 又曰徐以尺從山路入閩至贛舉兵

有齊刑獄乃論世罪賊攻江西發山凶有立功者 元兵入自湖□有世勳 □□□

相與尸祝之 至有繪像者 明西僉事徵錄曰嚴真謂為遂□逆□之□提刑獄副使□法所至懸相與尸祝畏之懷又曰至有繪像祀於家者 按察

副使持法至懸相與吏民尸祝畏之

提刑按察使四

增 百姓安堵 人賴安堵 邊庭晏然 邊威赫然 又曰明錄口吳嘉為山東按察副使百姓安堵 又曰孫璽為山西僉事人賴安堵 又曰徐讞撫揚嚴之聽禁訟盜息大同盧心無取人賴安堵 兵備徐遂滅

又曰錢半為副使持節分陝益備兵防邊庭晏然 又曰謹詡農講武令嚴攻書邊庭晏然

然督又陶曰唐希介為陝西按察副使整飭兵備仍視邊威赫然

獄無冤滯 又曰童寅為江西按察使存心寬恕獄無冤滯 又曰蕭□為按察副使介能勤 庭無

留案 又曰為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漳泉諸府為本清海道本庭無留案 建寧大水溺者附荔木數

川流而下本之清聽獄無留案建寧大水溺者

湖廣增賦千百為人浮以枯骨 大行威惠 州又曰邢兵備使為何

大示威信 學官又學曰為一

又曰李提學大以北學官民安湖□□ 又曰□□□為四川按察使時

於所分按所西按察司僉事其先為四川信淺方以枯骨

新以法 悉繩以法 又曰張最為□□□□

築堤沛徐 築堤河南 又曰黃理為河南副使按察副使

一以法新 福興沛泉有盜多徐為害 又曰□□□為方防築堤自沛至徐

風化一新 又曰陳璉為提學按察副使督學廣東學政為五□□□□□南

提不提其學為事 □□□南

千里風化一新 又曰□西按察司副使湖廣 士習丕變 士習大變 身教大行 又曰鍾為山東按察司

類素景風其後改江西以來為學事湖廣大行一時學校尚正 又曰陸欽為山東按察

西僉事提學嚴士身督學故大興學校風氣大變

省身效事湖廣提學副使尚正多士習其為學

察副使職之所至學校尚嚴士習丕變

者點抑之所向所明為學士尚正

如其所自志明開中士習其變

又曰何景明為副使提學陝西士習丕變

媢董讓 又曰蔡鎮守太監為江西僉事以不能媚董讓

奏發遣去洪等為以事治事洪懇欲刑獄得白蔡

生數百排洪司入洪鍋太監洪

妻誠御史南督關入撫洪

勢久手史學政以去

竟得其直 不接汪直 又曰汪直

從其熱不學與接以直行實踐之 又曰汪直

未嘗色倭 又曰邵寶按察副使為雲南提學按察司副使

為損月俸 又曰宗人以服其實者湖學田祖賦之

供給則為之損以月俸為常

【增】詩宋何夢桂和張按察秋山詩曰錢塘日夜水東流回首孤山綠尚稠千載老仙隨鶴去百年此地少人遊相逢柳色還青眼說著梅花總白頭身後閒名推不去當年誤識薛杭州　元迺賢賦鸂鶒送仰世南廉使之海南詩曰朱崖擷珍鳥鸂鶒獨專名滿庭榕葉春晝晴飛來却向花間鳴三月蠻江春水綠日斜還傍江頭浴弱羽翻風濕翠流爪痕蹴浪珊瑚東閒閑更作斷腸聲水流花落難為情烏臺使君午夢醒隔簾細雨春冥冥　虞集送魯子翬廉使之漢中詩曰封上頌臺禮輕車入漢中節毛吹渭雨木葉動秦風把酒臺基古馳書歲事豐朝回倚西閣日日數歸鴻　楊孟頫送陳都事雲南銓選燕簡李廉訪詩曰送君銓選使滇池部落諸夸自品題明月夢回燮子北長風吹度夜郎西山連塞雨驛騷滑花落蠻雲杜宇號為問霜臺李學士白頭官滿尚覊棲　泰不華送趙伯常淮西副憲詩曰東華晨霧正霏霏使者分符向合淝封事尚留青瑣闥蒙恩近出紫宸闈江涵曉日明樓堞風引春雲上繡衣珍重故人千里別綠尊須盡莫相違　虞集送韓伯高僉憲淛西詩曰正月樓船過大江海風吹雨灑船窗雲消虹霓橫

山閣潮落黿鼉避石矼闕下諫書誰第一濟南名士舊無雙湖陰暑退多魚鳥應勝愁吟對怒瀧　范梈寄福建廉訪使君詩曰泉府舉公表言官百世工君王賚稷卨臺閣起黃龔吳越聯閩服蠻夷偃漢風九州諸道右一柱衆流中虎豹精神肅豺狼道路通青冥行動鉞白日貫精忠斧繡揚秋隼泉阿達夜蛩壺冰元自潔瘴雨不勞空　明何景明送杭憲副兵備天津詩曰天津橋北望京樓金鼓東行節使舟日月晝懸滄海樹龍蛇春壓九河流百年貢篚通南極萬里旌旄鎮上游莫笑談兵樽俎上書生元不為封侯　又送馬公順視學湖南詩曰洞庭雲夢眼中寬襄國荊門掌上看三楚樓臺皆壯麗萬年江漢自波瀾烟花白日空愁暮鴻雁青春尚避寒莫道秦川歸未得人間今日路行難　李攀龍送惲員外按察郢中詩曰醉擁驪駒不可留送君花發鳳凰樓青春開府西陵色到日登臺北雁愁寒雨遠分荊楚望白雲無盡漢江流共知人世悲難合倘得隋珠莫暗投　又送魏按察之潞詩曰壺關上黨切雲霄憲府中天插漢標山勢西臨三晉險地形東控兩河遙名從出守高郎署策本和戎寵聖朝盡道疆場懸節鉞尤能書札滿漁樵　又送杜青州按察楚中詩曰東方千騎

古諸侯憲府初開大樹秋北海清風猶滿座武昌明月更登樓五雲過郢朝佳氣三峽吞江擁上游此地功名誰得似君家元凱自荊州　又送馮汝言學憲之浙江詩曰儒臣奉詔外臺居況復揚波海晏如門下美材收竹箭卧中高士美桐廬山川半入吳都賦風俗兼傳越絶書始信工文官自達主恩垂老不曾疎　王世貞送史僉事兵備邠涇詩曰汝過崆峒劒色開輕裘千騎擁登臺旄頭夜向黃河出汗血秋從西極來置陣自傳司馬法折衝眞有卧龍才只今燕代論攻守沙海風生畫角哀　又立春前一日過尹汝漁副使飲詩曰東走齊河冰雪開鬱葱佳氣近樓臺相逢臘向尊前盡敢道春從使者來落日千門飛雁去黃雲一騎按鷹迴知君且住衣絲里陸博酣歌未易才　謝榛初春酬龔憲副性之見寄詩曰昨報襄陽使者過歸鴻雪後度關河遙知游宦驚時序不惜緘書到薜蘿日出漢江春氣遠雲連楚樹曉陰多峴山誰與同臨眺羊祜碑前一浩歌

發運使一

【增】翰苑新書曰宋太平興國二年置江淮水陸發運於京師端拱元年罷以其事分隷排岸司至道元年始命洛苑副使楊允恭西京作坊使副李延遂及太子中允

王子輿爲江淮南兩浙發運使兼知制茶鹽事咸平二年子輿復爲制置淮南茶鹽是年令兼制置礬稅仍領荊湖路三年以子輿充淮南轉運使四年又加都大發運使景德二年復置一人後亦有二人副使以諸州副使充景德二年制都監天禧二年官崇者或爲副使秩輕者爲都監副使都監不常備景祐元年罷寶元元年復慶曆七年上命發運副使更不置正使置司眞州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以贍中都渡江後江湖寇盜多發運司第職糴買而已紹興二年罷以其錢帛赴行在八年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生財之道請置諸路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置司蘇杭戶部侍郎李彌遜請復置發運使別給糴本錢數百萬緡廣行儲積徼歛閩待制程邁爲江淮荊浙閩廣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九年罷發運司乾道六年復以戶部侍郎史正志爲江浙荊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朝論不以爲宜汪聖錫黃通老二尚書言之尤力執政不聽其年正志以奏課誕謾遂罷司焉後復置以平江府守臣專領兼糴運之事以餉淮軍

發運使二

【增】備賑糴、疏漕河　翰苑新書曰宋大中祥符三年江淮發運使李溥言今春運米六百

七十萬石諸路各留三年以備賑糴又曰曾宗道遷江淮發運使疏真揚漕河廣三尺舟楫便之歲以入百
萬食京師 疏支家河 鑿泗州渠 又曰紹聖初吳處厚知蘇州居數月爲江淮荊
浙等路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歲漕六百二十萬石至京師又漕復泰州捍海堰復逋戶三千六百民爲
立生祠又曰蔣之奇擢江淮荊浙等路發運副使元豐六年始建鑿泗州股渠以避長淮之險自是無覆溺
者哲宗朝冉爲發運使 張綸疏五渠 王鼎發八難 又曰天禧中張綸爲
江淮發運副使居二歲增米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於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仁宗
謂執政曰發運使總六路之廣宜得其人而久任之擢天章閣待制在職十三年又曰慶曆中王鼎爲淮南
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羅承德奏請沿江置鋪挽漕舟歲可省費六萬鼎議以爲不可三司制官蔣承
德就鼎議發八難永德不復爭鼎因疏言監下事用臣不可過蹟小人有所變更以謀國計於是永難言始不
用後遂爲使 耀卿立中制 薛向革舊弊 又曰仁宗時都官員外郎吳耀
卿言景祐中江淮漕米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萬石故江淮之間歲穀價常貴而民貧請約減平
景德歲漕之數立爲中制上以爲然乃詔發運司歲減漕米五十萬石又曰薛向爲江浙等路發運使預均
輸之職運舟兵士交相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舟以滅迹向始募客舟以官舟運貴募寡而物良舊弊悉去
考故事明信令 董偸儺檢欺隱 又曰許元擢江淮荊浙制置發運使
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衆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行江而上不數月京師足食乃考故事明信
令不煩不勞而用以足又曰權邦彥爲淮浙荊湖等路制置發運使轉輸六路並給辦檢覈隱藏遺亡貲稽
滯水程陸轍財用湊足有詔嘉歎 九重中命 千里運糧 一札疏
榮 千艘督運 置司京輔 運餉淮瀆 興國三年
始置司於京邑 紹興八載復命使於蘇杭 況吳江
之秋斂舴艋千艘 資淮浦之晨炊貔貅萬竈 銜尾

舳艫千里命泛舟之役 歡聲士卒一陶均鼓腹之恩
羽檄交馳當預講赤囊之策 糗糧宿峙方有資紅
腐之儲 廟堂有兵甲之問饋餉宜先 江淮爲兵賦
之淵轉輸有賴 俱出翰苑新書

轉運使一

(原)事文類聚曰唐先天元年李傑始爲水陸轉運使使
之名起於此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以侍中充江南淮
南轉運使而崔希逸爲副副使始此天寶以韋堅充勾
當轉運使第五琦充諸色轉運使劉晏充諸道轉運使
其後韓滉杜琮杜讓能崔昭緯皆以宰相充使而諸道
分置巡院皆統於此五代罷巡院始置轉運使宋藝祖
開基懲五季之亂藩臣擅有財賦不歸王府自乾德以
後僭僞略平始置諸道轉運使以總利權開寶六年廣
南平除徐澤爲判官蓋轉運判官始此其轉運使之名
國初但曰勾當某路水陸計度轉運事官高者則曰某
路計度轉運使太平興國初皆曰使兩省以上則爲都
轉運使又置副使與諸路判官又置同勾當轉運事俄
罷諸路副使眞宗每用兵或令都部署兼轉運使王師
征討則有隨軍轉運使事畢即停至道中詔曰天下物
宜民間利病惟轉運使得以周知令更互赴闕庭見詢

闕焉慶曆中復置熙寧二年詔轉運使用本資序人即充資序下一等爲權二等爲權發遣中興以來逐路都轉運使除授不常唯使副判官常置舊制轉運使除授皆命詞給誥渡江以後例給勑命後稍復舊轉運使副命詞運判則否六年諸路運判亦命詞給誥光宗熙寧以來使副運判不雙除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山西路都轉運使司有奉聖州蔚州應州朔州保州西山各處轉運使司官有轉運使轉運副使同知轉運使等員 金初設轉運司後詔中外惟都轉運依舊專管錢穀自餘諸路轉運皆兼於按察其都轉運司有正使副使等員 事文類聚曰元置諸轉運使從三品有同知副使又置漕運使從六品有副使知事等員

轉運使二

【原】騷葦 木牛 白帖云永平中治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吏民苦役死者無數使鄧訓刑叔往監之訓知難成奏罷之用驢輦歲運億萬全活徒數千人又曰諸葛亮作木牛流馬運糧特行數十里羣行二十里

漕轉山東 充羨天府 史記云漢時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十萬石 白帖云漕引土貢充羨天府

【對】置倉省運 濬渠通漕 事文類聚曰裴耀卿同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由盟津泝河而西二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 又曰唐元宗擢韋堅爲陝郡太守水陸運使禁苑之左有望春樓堅於下鑿爲渠以通漕帝爲升樓詔羣臣臨觀曰關輔之間尤資殽險比來轉運未究根本故置此渠以通漕運萬代之利

一朝而成 負米先趨 置吏督察 又曰劉晏與元載書曰見一水不通思荷鍤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晏以轉運爲任如是 又曰韋堅轉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譯國之書察

飛芻挽粟 生財養民 漢書曰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挽粟起於黃陲琅邪至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翰苑新書曰呂大忠除河北路轉運判官大忠言古之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家也外計者兄弟之家居雖異而財無不同未有餘貴而不與者也乃上生財養民事

奸吏悚服 重辟平反 山堂肆考曰趙抃爲梓州路轉運使窮城小邑無所不至父老喜曰奸吏悚服 又曰胡則爲廣西轉運使按宜州重辟凡十九人爲平反者九人

許其心計 勿入秋毫 事文類聚曰宋范旻爲淮南使太祖謂曰卿貸凡所須並借用官錢悉以便宜從事每歲運米百餘萬石以給京師時論許其有心計 又曰楊萬里漕運江東毛行部常禮一切不納至於折俎文續秋毫勿以自入悉歸之官爲錢一千六百萬

機事上聞 羨餘無進 山堂肆考曰太宗時錫延戌罪官益州轉運使入奏帝謂曰百事具白中書對曰臣三千里外乘驛而來以機事上聞願賜自衷非爲羣拘而東也即不時召對 合璧事類曰皇祐五年詔轉運之職本以澄清官吏豈特事沫未以剝下有餘盡歲入以致樽盈者留爲本路務用無得進羨餘

一路悚息 八州知勸 山堂肆考曰揚廉爲江東轉運使部頗易其年少及發奸摘伏一路悚息召爲右正言 又曰劉思永爲荊湖北轉運使至部奏黜令之殘儒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

義倫郝賚 子美獻珠 又曰沈義倫爲隨軍轉運使入成都爲蜀有以珍寶爲獻皆却之東歸篋中所有唯圖書數卷上聞其清擢樞密詔使 又曰王子美爲河北轉運使帥書計以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遣

賦斂寬平 糧儲粗備 事文類聚曰王質遷荊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賦之時獨不進羨餘賦斂寬平他路不勝其擾而荊湖之人自若 又曰范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輸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濟糧儲

租備（[illegible]）有事言來 從奏旌賞（翰苑新書曰歐陽修為河北都轉運使上書[illegible]）供調百萬億 減冶數十萬（[illegible]）

置都簿便民 輸鏹粟實邊（[illegible]）最為識大體（[illegible]）可為諸路法（[illegible]）

利害（[illegible]）致堯勤覲庠（[illegible]）富弼薦王紘（[illegible]）程異通盈虛 王播析案牘（[illegible]）小冊記兵糧 在部覈冗賦（[illegible]）

經度一路財賦 應訪三等官吏（[illegible]）

通（又曰[illegible]）

令諸（[illegible]）馳原隰 訪疾苦 入溪洞（[illegible]）諭禍福（[illegible]）人

原 國用 軍儲 轉輸江稅 漕運貢賦 節省

增 勤王 力宜贍國 府無虛月 國有餘資（俱出白帖） 光

陛華奎閣 持節冰臺 妙柬儒英 榮司計節

奉制函 榮持漕節（俱出翰苑新書）

原 徵爾貢於任土 興我役於泛舟 況當庶富之朝 宜從漕運之任

漢通糧道委於丞相 晉開轉運任在尚書 審遠近之計人不告勞 課遲速之程事無留素 當豐穰之時所宜蓄積 領漕輓之務必在公勤（俱出白帖）

增 承天子詔璽辭霞錦之班 駕使者車來董飛芻之計 占星出使爭來竹馬之迎 諏日登車有賴木牛之助 千艘銜尾民力已疲 允賚心計 萬竈連營軍須倚辦 共幹利源 皮之不存毛安附 在仁人必體於負芻 源之深者流必長 緊今日豈容於竭澤（俱出新書）

轉運使三

原 蕭何之功（漢書高祖曰鎮國家[illegible]給饟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杜預之計（白帖云杜[illegible]）

增 奏減丁稅（事文類聚曰蔡襄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illegible]） 代輸郡稅（又曰[illegible]江西路轉運副使[illegible]）

昌曰可以與利除害行吾志矣歲數出錢十餘萬緡代輸四郡五等夏稅折帛

可為模範 山堂肆考曰鮮于侁字子駿為京東轉運使比行司馬光曰福星往矣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又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恐非宜然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為諸路轉運使模範矣

未可輕改 又曰至道元年荊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執改大臣出領外郡中轉運司公事只宜書通判以下姓名上曰運司所部費擊州府不繫品位朝廷憲典未可輕改也

不納毀譽 諸免於濃曰孫甫為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藏宰修寮察其民賢否以此壁斟官吏而不納毀譽取下難威而不害

不尚苛察 山堂肆考曰王素為淮南都轉運使無按察使時初置按察旨以苛察相尚公爾不苛然貪吏有自投劾而去者

舉賢為務 又曰宋楊宗為江東轉運使專以舉賢為急務人成讀之察曰此按寮載也苛攝裕美除則俗吏能之矣

讀碑廢務 翰苑新書曰琛河為荊浙轉運使頓苛察吏建之乃求古碑字居哉者揭之館中何至則請其碑料論文字以爪檢疑往往逕萁不陵有駐文津猿官部

粟行三百里 管子任法篇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無二年之積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

歲至四十萬 山堂肆考曰劉晏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常平使晏務書元載以為漕之利與害各有四載以漕事吏晏故傳鐵其才歲翰始至代宗時使勞曰御郎賦之鄭實也凡歲致四十萬斛

賜緋衣袋帶 事文類聚曰後陳除淮南轉運使賜緋衣袋帶

賜詩及羊酒 又曰王隨直史館出為京西轉運使時隨父母在洛中京西乃其所部也真宗賜詩寵其行使以羊酒賜使過家時人榮之

【原】自江淮至渭洛 書經東自江漕西至渭洛率

一鍾致一釜 漢書蓋言運糧費一鍾之用致一石之至也

【增】即有澄清之志 山堂肆考曰李詢除京西轉運使時呂文靖執政謂曰朝廷之制未嘗有釋褐再任為轉運使者以舉士才氣高爽故有此授宜顧朝廷任使之意總到任即有澄清之志

必須平允之吏 翰苑新書曰咸平元年上謂輔臣曰諸路轉運使按察官吏使權甚重必須平允之吏寬猛適中卿等其慎擇

轉運使四

【增】詩宋蘇子瞻謝鮮于君詩曰我懷元祐初珪璋滿清班維時南除老奉使獨未還迂叟向我言青齊歲方艱斯人乃福星遣出虛危間　王介甫送王睿叔利路運判詩曰王孫舊讀五車書手把山陽太守符未駕朱輪蹄華轂却分金節佐均輸人才自古常難得時論如君豈久孤去去便看歸奏計莫嗟行路有崎嶇　周必大送韓希道移漕江東詩曰饋餉隨蕭不作難秦淮今視漢秦關天開虎踞龍蟠處地近雞翹豹尾間洗印先經三峽寺觀風偏踏九華山盡收奇秀歸詩稿却趁賡歌供奉班　楊廷秀送周元吉顯謨將漕湖北詩曰君詩日日話歸休忽解西風一葉舟黃鶴樓前作重九水晶宮裏過中秋職親六閤仍金馬舌入千屯看木牛續斧光華誰不羡一賢去國欠人留　劉克莊送陳魯叟使君赴廣西漕詩曰闔郡留無計忽忽奪父師使君三月政遺老百年思適官生華鬢輕裝載舊碑海山應有恨未得謝公詩

【增】表宋蘇頌淮南轉運使謝上表曰竊以州郡備官所以分養於民務朝廷遣使將以布宣乎主恩付一道之事權用六條而舉察賦輿出入俾以均輸吏治否臧責

之薦黜自匪綿更於事任詎能振肅於治綱若臣者始
自書坊出分使竹俄從寀服入佐計籌粗收歲月之勞
蔑著分毫之效豈謂伏遇皇帝陛下察庶工之任使矜
人職之良勤拔於省僚授以利柄矧惟淮海之郡實攄
東南之衝昔號奧區今逢樂歲五稼盈疇而遂茂四人
勤力以厚生料乎漕運之程無煩趣辦之急若乃事體
貌以為風采盡銖兩以斂民財顧在孺愚識多闕略重
念上慈天覆聖治日新官無內外之儲事息憂勤之繫
昨臣受任之始獲面於清光陛下臨遣之言曲加於勉
諭自省最為疎遠何圖亦記淵衷豈非以委任之優故
特示拊循之厚雖乾坤厚施非報謝之可言而犬馬微
生第勤勞而思舊倘馳驅之有用期終始以勿渝　眞
德秀江東漕謝到任表曰兩螭夾侍久點近班四牡載
馳叨分劇部假中祕賂儒之寵為外臺將指之光望過
所期感深以惕伏念某材非適用幸有逢辰屬漢廷更
化之初首唐室登瀛之選金鑾夜直承密命者六期玉
陛晨趨對清光於再稔凡吮墨濡毫之任皆振纓義弁
其間吏責既稀所願優游於邇列王恩未報寧忘眷戀
於本朝其如親闈喜懼之年當謹人子清溫之職輒援
公輔辭翰林之請庶幾潘岳奉版輿之懽分太守之符

日須成命出少府之節遽沐殊恩懷章而過里門關宿
而臨封部敬卜中和之節重宣寬大之書軺傳初馳旌
倪爭覩謂朝廷所以轂杜下之史蓋聖主所以安江左
之民因博採於風謠頗究知其疾苦以垂罄之家而困
追呼之日以屢豐之歲而多流徙之人官無足證之簿
書里有難平之徭役文移星火不勝胥吏之誅求牒訴
丘山半為賦租之煩重興言及此勿救可乎輒殫朝夕
之咨諏兼體公私之緩急賦難遽省盍漸損賦外之征
民未易蘇當先去民間之蠹竊自量其綿薄恐終負於
選掄敢不以阜俗為阜財之方以悅民為悅親之本灌
輸所仰媿初無鞭算之能樽節是先唯敬佩玉音之訓

鹽鐵使一　巡鹽御史附

〔原〕弘羊計　孔僅領　白帖云昭帝詔賢良文學對策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桑弘羊云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返相詰因集之為鹽鐵論又曰漢武時冶鑄煑鹽財或累至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乃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司農丞領鹽鐵事咸陽人名

〔增〕給軍饟　出重臣　明袁黃羣書備考曰唐劉晏為鹽鐵使凡軍國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明朱健治平類集曰明制兩浙淮河兩歲遣御史遞行提督之又往往出風憲重臣奉詔行天下鹽以為常

盛貢獻　變鹽法　又曰唐鹽鐵使李錡盛貢獻以希帝寵大臣皆厚賂是以利積私室而國用耗絀　又曰乾元初鹽鐵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

練綱賜宴　涂禎空手　明獻徵錄曰練綱字從道拜浙江道監察御史景泰中巡視兩淮鹽課權貴為之斂手還朝賜賚先祿以示優異

又曰余前為巡鹽御史時以劉瑾亂政以鹽貨罪也因進厚望於視鹺者祈巡鹽運以空手見瑾怒下獄錄林三十戍譙州衛為國持法有功賜金又曰御史當應能嘉時中督兩淮鹽課為人忠懇為國持法其議掌鹽必求官商兩利不輕差宜職舉以開群門又曰曹辦為御史出綜鹺政有功以金帛補鑄祭器周視鹺池又曰御史金堂繼當惠龍視兩淮鹽課先是應龍崇滋祠赫五司徒廟銅像應龍故像復設至是全堂復碎五銅像補鑄文廟祭器又曰歲三讓為御史出按三河鹺周視鹺池高下不今元乾凍淳鹺乃大有效豪強斂跡炎瘴無避明雷澧列卿紀曰左鈔直隸阜城人成化中年監察御史督理兩淮鹽法豪猾斂跡而鹽有餘課又曰張憲江兩德興人弘治中以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整理兩新鹽法親歷諸場灶竈無所避暑加右都御史仍督其事

鹽鐵使二

原牢盆之價白牝口孔僅咸陽上言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鐵官與牢盆注取其牢盆之賈直不得私鑄鐵器煮海之利法始於漢取在於鹽又曰張嶷為越嶲太守定笮臺登卑水三縣舊出鹽鐵去郡三百餘里桑之臺徼自固張嶷盡取得用矯制令鑄又曰博士徐偃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張湯知劾之置使監賣又曰魏書衛覬與荀彧書曰鹽鐵國之大寶宜依舊置使者監賣罷鹽鐵而復置又曰武帝至平帝不變鹽鐵之法武帝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置之幹鹽鐵而權酤出漢書佐賦濟時牢籠地財侵削人利政先國大事貴舉中、雖仁無禁利左傳公無禁利而道有從權用之不窮賈惟贍國取之以道豈曰奪人當軍戎之時宜充國用委權筦之務必仗時賢執漢法而行務難苟得奪齊民之利敝將若何

鹽運使一

增續文獻通考曰元初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秩正三品兩淮內附以提舉馬兒范章專掌鹽課之事至元十四年始置司於揚州使二員同知副使各一員運判二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三十年悉罷所轄鹽司以其場置場官大德四年復置批驗所於眞州采石等處鹽場二十九所每場司倉司丞管勾各一員辦鹽各有差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秩正三品使及同知運判各二員至元十四年置司杭州大德三年定其產鹽之地立

場有差仍於杭州嘉興紹興溫台等處設檢校四所鹽場三十四所每所司令司丞管勾各一員　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司秩正三品使及同知運判各二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至元十四年始置市舶司領煎鹽徵課之事二十四年改立鹽運司二十九年罷立提舉司大德四年復為運司徑隸行省凡置鹽場七所每所司令司丞管勾各一員　四川茶鹽轉運司成都鹽井九十五處散在諸郡山中至元二年置興化四川轉運司專掌煎熬辦課之事八年罷之十六年復立轉運司通轄諸課程事二十二年置四川茶鹽運司秩從三品使

同知副使運判各一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置鹽場一十二所每所司令司丞管勾各一員　大都河間等路山東東路都轉運鹽使司設官與兩淮等處同大都常以戶部尚書充使山東以中書左右部兼使俱頒分符印巡行郡邑以防私鹽之弊大都河間等路鹽場二十二所設官與前同　河東陝西等處鹽司所屬解鹽場管勾同管勾各一員河東等處解鹽提領所正提領副提領各一員安邑等處解鹽管民提領所設官同前檢校批驗所至正二年中書省奏準於杭州嘉興紹興台溫四處各置檢校批驗所官一人相副官一人　榷

茶都轉運使司元統一年於湖廣江西置司　明太祖初置都轉運鹽使司於兩淮吳元年置於兩浙洪武二年置於河東陝西河間長蘆福建五年置四川納谿白渡二鹽司及四川茶鹽都轉運司又明年革茶鹽都轉運司十三年定都轉運司正四品後改從三品鹽課提舉司國初已漸增設建文中改廣東鹽課司為都轉運鹽使司又有煎鹽提舉司制如府　都轉鹽運使司都轉運使同知副使各一人判官無定員其屬經歷知事庫大使副使各一人所轄衙門鹽課司批驗所鹽倉各大使副使各一人　鹽課提舉司提舉同提舉各一人

副提舉無定員其屬吏目庫大使副使各一人所屬衙門鹽課司批驗所鹽倉各大使副使各一人

鹽運使二

增 詩 明李攀龍送張轉運之南康詩曰此去專城又楚都遙臨五嶺歷三吳坐來齋閣江聲合忽傍襜帷嶽色孤白晝落星寒劍氣清秋石鏡滿冰壺美人欲報瑤賦彭蠡春深雁有無　又送都轉運劉使君還萬安詩曰十年西省結交歡別後雲霄尺素難郡接荊衡分岳牧場開海岱領鹽官五溪誤見明珠拾千里誰將老驥看莫道賜環非近事新懸白日照長安

防禦使一

增 合璧事類曰唐武后聖曆元年以夏州鎮領防禦使防禦使之名始此開元二年薛訥為隴右防禦使天寶中安祿山犯順大郡要地當賊衝者置防禦守捉使至德後置節度使大郡要害之地置防禦使以治軍事刺史兼之不賜節代宗即位諸州防禦使並停明年授田承嗣魏博等州都防禦使俄遷節度使蓋防禦使之名不廢也大率防禦隸所治州歲以八月考其治否宋沿唐制置諸州防禦使唐防禦使在團練使之下宋陞之於上官制舊典防禦團練刺史均謂之正任外官初除

管軍使帶正任刺史或隨其人見帶遙郡就除之其橫行諸司使帶遙郡防禦使者年勞至深邊功優異即落遙郡爲正任官其團練使刺史則無去遙郡以上應管軍臣僚因乞改軍職遂以本官出守或領副總管方有帶正任者乃國朝舊制其宗室國戚除再遷便領正任

續文獻通考曰遼神冊中置東平郡防禦使後增設於東京道廣州鎮海府冀州衍州安廣軍各設防禦使司有防禦使防禦副使　金天會中沿邊州置防禦司防禦使一員同知通判等各一員　元至正中每州添設州判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俱兼防禦使事　明不設

防禦使二

增 干城 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禦侮 又曰予曰有禦侮 朕之腹心 唐代宗永泰二年制以詔道節一晟觀察都防禦使朕之腹心 升之軍禦 除李希及制曰升軍禦之任增使節之華 扞防之秩 龍渠都防安昇扞防之秩 閑禦之任 除曹許制曰正名閑禦之任 德政詔撰 合璧事類曰李漢超爲齊州防禦使郡人求爲立德政碑太祖詔徐鉉撰文賜之 邊功無敵 又曰真宗時楊業爲防禦使有邊功天下稱爲楊無敵邊人畏皆畫其象事之 州民立碑 事文類聚曰五代世宗時李王爲安州防禦使治郡寬簡民皆便之吏民數百人詣監軍爲守規請立碑炯徒詔中書舍人當儀撰文賜之 州人立碑 又曰郭王爲齊州防禦使歲不登以俸分贍飢民州人陳其惠相宰范關頌其德政立碑

防禦使三

增 制 唐賈至授元載豫章防禦使制曰荊湖之交撫之以連率貢賦所入董之以使臣非通才多可曷稱斯任具官元載識度明允幹能貞固懷龍泉之利器抱鴻羽之榮姿彌綸典章能練南宮故事精詳政理嘗開五府辟交豫章雄鎮襟帶江湖干戈始寧安人是切俾爾藩守緝熙厥政　常袞授杜濟東川防禦使制曰左綿之東地方千里有被山帶江之險藉安人禦侮之能具官杜濟明敏通識達於政理本以忠信飾之文學利器能斷長才多可累佐戎幕勤宣武經於蜀之郡積有從効

九伐之謀必勝三軍之士多帥選在人望委茲藩守用能訓其師旅惠此閭閻俾參中憲之任兼懋臨戎之績　錢珝授李繼文隴州防禦使制曰具官李繼文久從戎旅深達機謀忠信交脩德刑並務御眾而推勞必報徇公而約法甚明元帥上聞朝章可舉兼進祝鳩之命更揚建隼之威夫牧伯之居愛寄實重使功名之充位在富貴而可圖已列諸侯勉爲政事

團練使一

增 合璧事類曰唐肅宗乾元初置團練使守捉使大領十州小者三五州代宗時元載當國命刺史悉帶團練

使大曆八年晉州男子郇謨欲以三十字上獻多識切元載其言團者願罷諸州團練使大率團練皆隸所治州歲以八月考其治否宋沿唐制置諸州團練使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漢軍都團練使司官曰漢軍都團練使 金不置 元至正中置奉元延安等處團練安撫勸農使司於耀州鞏昌等處團練安撫勸農使司於邠州每道置使二人同知副使各二人 明團練諸務專設按察司分巡兵備道以統之

團練使二

增 刺舉 訓練 蜀刺史制曰仍假符於刺舉 除皇叔相克依制曰團練訓練 無檢

操 持軍簿 合璧事類曰工部侍郎裴昱為張州團練使昱汝子也堅二州無言政至是邵州祀進 秋上謂宰相曰昱貴家子無檢操不可任承 郎故有是命 又曰肅宗成團分持軍簿為事 訓練為事 中御參權 又制曰兵團之制以分持參中御之 道制曰分總成團蕃參中御之 掛宋王 我團之列 判官可罷 除曲珍制曰戎團之列 事頗曰馬總令判決自有 合辟持節 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輔軍卿令副使司 兵參軍令團練判官官讀事復可深入下團練行授使 認可

團練使三

增 制 唐常袞授辛德謙丹延團練使制曰具官辛德謙山西出將代有勳業長才偉略主之以忠峻節明斷服之以禮項者職貳留府朔岳分鎮橫絕大漠堅守孤城能詳武經載討軍實推以恩信著其威懷士卒知方羌戎服化休有茂績著於北邊用覲勞臣俾膺重任委以藩事捍茲戎疆列在儲寀之右參於憲臺之長中外兼榮服我嘉命

節鎮方岳幕僚總載一

原 杜氏通典曰節度使有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 中習 官令自漢魏至晉總戎出師則有長史司馬諸曹參軍等官置司 判官 二人 分判倉兵騎胄四曹事副使及行軍司馬通署文書 掌書記一人 掌表奏書記 巨夏源工為義參取丘書 參謀無員 或一人或二人參議謀畫 隨軍四人 分使出入 又曰採訪使有判官二人 分判尚書六行事及州縣簿書 支使二人

分使出入職如 節度使之隨軍 推官一人 推鞫獄訟 皆使自辟召然後上聞其未奉報者稱攝 其節度防禦等使佐辟奏之例亦如之 增 宋史志曰宋有節度使觀察使防禦團練宣撫安撫置制轉運提刑常平諸使總計其僚屬有參謀官參議官掌書記司馬支使推官判官主管機宜文字幹辦公事準備差遣及從事等員 按宋諸使有常置亦有不常置者僚屬隨時選授辟召無定員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節度使設官甚衆大略採用唐制其屬有行軍司馬軍事判官掌書記及觀察防禦判官等員 金節度使其屬有節度判官觀察判官防禦使亦有防禦判官 元都總管其屬有經歷知事照磨兼管勾

等員　元招討司經歷一員　明承宣布政使司其屬
有經歷都事照磨檢校理問庫大使等員各省提刑按
察使司其屬有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司獄等員

節鎮方岳幕僚總載二

增 晉書曰陶侃鎮武昌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時武昌
號爲多士　唐書曰權德輿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
儒間韓洄李兼杜佑裴胄交辟之　又曰劉悟節制鄭
滑奏賈直言置幕中悟纖微乖失直言必盡禮箴規以
是美興日聞　又曰李石字中玉初辟李聽幕府從歷
四鎮有才略爲吏精明　又曰周墀節度鄭滑表韋澳

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敎吾澳曰願公無權墀
愕眙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天下
治矣烏乎權墀嘆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　又曰孔戢
佐昭義李長榮節度府長榮死盧從史自別將代之得
志益驕戢遂以病歸洛陽李吉甫表置幕府從史曰是
欲舍我而從人耶即誣以事自貞元後帥鎮劾奏僚佐
不驗輒斥至是給事中呂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
朕非不知戢行用之矣　聞見錄曰謝希深歐陽永叔
官洛陽同游嵩山歸暮抵龍門雪作留守錢文僖遣吏
以廚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苦當少留龍門賞雪

府事簡無遽歸也　遼史曰張儉調雲州幕官故事車
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
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先是上夢四
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始悟召見訪及世務奏
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　元史曰賈曾遷燕南山東
道奉使宣撫幕官考績居最遷中書省檢校官

節鎮方岳幕僚總載三

原 戲談入幕 晉書曰伏滔爲皆諸參佐戲談輒傾之曰子當謂其成儀向有亂頭番室自謂玄遠所通鑒曰郗超在桓溫幄中臥謝安在外室見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也 增 辟許韓 羅溫石 唐書曰德宗建封性樂士賢不肖遊其門者禮遇於約許孟容韓愈皆置幕府

韓愈集送溫處士序節度使烏公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 皆爲顯人 後多顯達 翰苑新書曰韋抗所表薦并辟王倕汪亦爲僚屬後皆爲顯人 又曰崔衍爲宣歙池觀察使所擇從事多得名流幕中之士後多顯達 以良士而贊賢侯 重弓旌以光樽俎 白居易行盧尚制曰以良士而贊賢侯宜乎多成功而鮮敗 素糸五代會要漢乾祐勅不閣東著參帛乘文武垂弓旌以光樽俎允奉蘇中之書以犒沛上之珍 原 賓榮 主禮 賓佐
賓僚 交辟 荀進 青油幕 蓮花幕 掌軍謀
辟使檄 載筆旌旄 運籌帷幄 受命辟書 祗事
戎府 任在軍要 權制兵機 任爲從事 禮以上
賓 參謀幕府 制勝樽俎 盛府求賢 戎書辟士

從軍則望重仲宣王粲也佐幕則才高阮瑀瑀字元瑜
魯連飛書燕將得而自殺　陳琳草檄魏祖讀以愈風

行軍司馬

增 善文辭 唐書曰李逢吉罷相領山南東道節度使表張又新為行軍司馬又新善文辭後以論謝敗

憶獻而擢 又曰嚴綬副劉贊為宣歙團練使賀李受留事以獻款始河東節度使

李愬將軍司馬郭從總其政說卒代為節度以德宇務姑息方鎮若帥不從命即用軍司馬代之時和聲宋

情至是帝頗德所嶄故擢為河東司馬

奏辟幕府 又曰裴度以宣武軍節度使表馬總為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舉府

多所違異 五代史曰郭崇韜領成德節度使以任圜為其行軍司馬崇韜所為多所違異

判官 推官附

增 宣饒分置 唐書曰李光弼為長安劍南節度判官又曰永泰初宣歙觀察使李勉請置池州以宣饒之秋浦青陽至德縣為理 江西表為南洲郡

驗治左道 又曰高適為判官青城縣人以驗左道事案叢治 自往 江陵有不從則罷

就辟 又曰王宗臣鑾以恐為有才判官在時幕府者 不敢忘

公知微安府不從商大 書表著節度府判官 言其志猶經劉留務 判官寄 不忘其

監軍嚴憚 又曰鄭孔目為宣武節度判官 監軍推自肆嚴憚之

自誣活人 五代史曰高防字修已為判官防殺之 其引伏進罪自從思召其防知節度為判官 主帥怒不自明防誣罪以活人

勸之歸朝 又奉口封贊為司中郎度使書漢延已晉遣親 詩曰先入朝為中理請罰刊官李閣勸贊歸贊以保官蜀

累雪寃枉 宋史曰仲簡用官為著作佐郎不肯枉狀

忠於所舉 吏保劉為舉其字有事以幕府判官

續習西事 韓經略為判官連之尹洙知為

盡攻守 又曰尹洙為判官時韓琦與范仲淹議攻守

禁絕淫祠 又曰判官禁絕淫祠

勠力具 孔以民不事 唐書曰

冷巖十俊 宋史曰趙判官

行賓主禮 舉進士為判官

河北西路轉運都勾判官行臺平章政事高禎之汴道真定蒸於漕司會欲就坐禎責之禮曰公在政府則禮絶百停今日之會自有實主禮禎曰汝他日為省吏當何如編曰當官而行亦何所選慎壯其言改容謝之

面授朝官　宋史曰太宗時簡州軍事推官王并引對上嘉其為眞兩按朝官翼日執政宋琪奏辦經學出身一任幕職劍除七寺丞上曰吾已許之可可與東大官琪執不從擬大理丞告上曰入上已許宋琪奏對

推原赦令　有赦前為官又人曰…

盧億諫廷廣　…

元衡重柳裴　…

與吹笛者右職　…

判官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

掌書記

小朝廷

眞書記

辨楚所為

作疏草

辭甚辨麗

高郢之忠

不

蕭鎮元僚

眞人輔弼

義兼師友

辭理明白

掌書記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

官為朋黨未上奏仲淹忠亮有素臣與義兼師友則是
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事相恐累其官復為掌書記
監唐州酒稅

說令狐納節 唐書曰齊映補河南府參軍事滑亳節度使令狐彰署掌書記彰疾甚引訖後事因說彰納節歸諸子京師彰從之即以女妻映一

危酒辟書記 五代史曰後唐莊宗戰胡柳掌書記于滅敍於陳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危酒辟一書記於序因舉危遷

勸晉祖毋反 巡官馮道又曰猶學為人純厚美風儀晉高翔為保義節度使以學掌書記自是徙鎮常以登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盛贊成之登獨勸高祖毋反高祖難不用其言心甚愛之

參謀 參議附

增 **王戎諭降** 唐書曰裴度太原署王戎為參謀時王承宗以鎮成德度令戎往諭承宗至泣下乃令聽

不愧大父 宋史曰孫史時渠淮蕪制置浙東表朱倬揖參謀有學從從績鎮偉精問

獨宴二人餘譯不陽曰召大父射學安日使寇二百坐死為七十餘人大父謂此飲民劉念部烏引書盛以法恣除其軍不以嚴貧

乞置軍正 吾其可罷人父叶謀仍爾大秦之曰孝瀚大皆紹與浓倪師以簸大乃參焦處此清八叶洪戶部尚書名疑曹將制廷今乞因寺之於諸道忍上樞納又言為天于從官北字到河辭承兆與表勃貧軍衛安漢故事以察官御官為之中又曰孫波行竇大諮仰君妻自尊大奔一

子羽有備 議軍事金人熱就州陝隨劉羽參歸相和尚原守大散關分兵去忠窺江淮路子命吳職諸驗案全人知有備引

以文字交 大又子劉君臣朝范成守蜀以吳師曰羽于

請愼名器 珍守文陸為之兵黃宗文字交余以銀州來牌行不參案知古容禮官法以監節參萬其官上有言太祖名陽史曰御與策器論金進全主周大人名師謀金相以與余交為驗和

大功出一儒生 宋史曰劉錡充江淮軍事時金主亮南下錡所以措置非策帥其軍來至鎮江乃業有義問石晉之江淮時軍劉錡充事亮南侵以朝廷不用錡之言

在鎮江允文自采石來犒舟師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當愧死矣

觀察支使

增 **一時高選** 唐書曰李栖筠觀察浙西判官許鳴謙名知人見當世又表裴胄器之自括錢取胄為文使集府皆一時高選

互相引辟 又曰傳宗時度使高周寶實于田里張使黃李王中郡天行支使晉王李克用攻

輿母東歸 王行諭其母歸觀兵支使晉王李克用攻鎮積雪中行者備之成

無反漢 行對羊契禪又口王有與其母叔東觀兵支使

山必反 常節度使觀察支使王祐與重叔又景祐初戚移鎮擢雖陽帥制不重自辟安祐為

知祿 書曰原見人多司戶參鄭真卿

勸

增 **主管機宜文字**

夫子為君子眞鄭不喜著宰河北採訪支使所職平厚字勤圉負學言從朝報人所知見書宗行在帝閩

增 **游晏殊門** 宋史曰張綸字仲通晏殊知應天府以為府學教授尋以書者皆名曹土敬梅堯臣可稱文學之士時主官以宋以浙少年即辟為宰

出世忠子 又曰韓彥直世忠子也其奏門下又世忠之子書甚

南軒助父 宋史曰張栻和父浚都督府承宣

汝愚辟子 又曰趙汝愚帥蜀辟其子

勸王 王庶為宣撫使

忠義集 明閣休字崇忠岳飛撰忠義集

選集各

國字 金史曰李术魯阿魯罕八歲時選集各國字僕散忠義討高幹辟寘幕府事邊閱文字甚見信任寫

幹說平復從忠義伐宋屢入奏事論列可否上請宰相曰阿魯罕所言可行者即行之除順天軍節度使

幹辦公事 准備差遣附

增 給散軍儲 宋史曰單仲游爲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遽陝西八十萬緡之夫三十爲一旦悉集轉運使茫然仰李察度受其賦而給之食必贍日乃可會饋屬漢皆不知所爲以受其賦之仲畔集諸財吏令先効金常緡錢之最戒勿敢穎付其名數以爲質預具財量數千以書便錢共攜者至其所人自祭其審而半自整共舌然數朔日大軍行綿察數且謝曰非君貴石事

判官 改辟 又曰陸贄爲判官奏辟通判州王公事炎 又曰李播歷官寧國川陝幹發州才情張相日 制置使司常差書差節度推官更句緣流民布屯辟 察審備情常所自節度推官吏句緣張度布 設要周情常視山水多 又曰李潘書判官節事寧書情以爲多

勸之決去 所助爲多 張俊復辟戒知事除戒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　幹辦公事　從事

不可爲勸之去明年春淺出殺師播曰小人之黨已勝公無故去朝廷讒游必走凌心提之而自以宗百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未幾果罷

從事

增 城華州 易得簡新圖易請解 五代史曰王易簡字周實信宗辛蜀長安兵丞區華山華帥李保衛辟從事論年戶危代仍在幕府會唐莊宗攻華州甚急城中而罷築城版築始畢外城宗不從去又曰王溥漢乾祐中進士壞莊宗不守攻河中又曰趙思綰反京兆三粟宗反也時李周自將蕭

請焚書 從事中趙思綰反京光三宗反風朔周又蕭 其得按之諫中結語周照祖從事名中許得之賊中溥謚文曰書多陪貫恩形貝

諫奉佛 按得之賊中謹文曰書安又閑曰暉王勸仁度 計之辟爲從事結語周照氣吉其名中許得一而出交切日之月以照安反財從白之 信擇出其日自命百日開方出視事 君貴氏焚之每晨以從安不諭佛勤加百日開方出視事

掌財貨 須同州節度使字順儀與倫厚吾鵠於宋史曰沈倫字順儀與周顧德初太祖 協己無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

太祖留幕府箋領消許宋三錄曰署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典開南節度入觀曰臣從事所再有出人之見令狐楚幕丁筆不能自休

下筆不休 又曰李商隱州學記能爲古文從事令狐

出人之見 唐書曰路嗣恭

經歷 知事附

增 學宏以肆 元史曰李术魯翀字子翬從蕭克翁學及京師爲鄉人曰以肆轉少力學雄爲

權河東道訪司經歷郎召見無問地或云往曰孔子致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張澤德附輝爲少經力學世數祖樂在於

論性與儒

又金及問事又潛天之數十論軍乃云退以親擇廢金殿以下能行有諸人之道性 三及十之國所大事又宰不使中能用已一二儒臣曰退節日

獄 者明數微錄曰國之存已儒何盾闕大祗以然進 官才之事多何成所平亭疑獄甚多疑執不決請詭 按察司經歷劉遠光莅政明決上

平亭疑 皆事節在聖人武臣弁未足世周矣

罷遣繡工 元史曰汪良臣子惟正爲經歷在官武又張湖南北道按察司知事又曰趙益字 汪良臣家兵興官府徵擾民多苦之 又曰訪建工 監司折節

召授學士 又曰張起巖 知事司士之與建元 又曰元明善 司知事 學士

擢第仍除本司 經歷授試御史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　經歷

設官部五十一 刺史（州佐總載） 別駕 治中 主簿 功曹 書佐（附） 從事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附） 中正

刺史一

原 杜氏通典曰黄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夏為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秦置監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出刺史并督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為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 後漢光武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司隸校尉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定處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常以秋分行部郡國各遣一使迎之界上）録因徒考殿最（不稱職者為殿其有然者為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皆有從事史假佐（光武十一年省朔州牧 [illegible]）

（[illegible]還奏事）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illegible]）斷之或謂州府為外臺（[illegible]）（[illegible]寶為九伯之冠）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是時天下方亂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李膺為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閒風奔官） 魏晉為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領兵者武冠而晉罷司隸校尉置司州江左則揚州刺史自魏以來庶姓為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非天子節旌故謂）凡單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晉制刺史三年一入奏（[illegible]）宋與魏同梁刺史受之明日辭宮廟而行皆持節 後魏天錫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孝文太和中次職令（[illegible]）自後魏北齊則司州曰牧而北齊制州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 後周則雍州曰牧而制

刺史初除奏辭之日備列鹵簿凡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及蘇綽爲六條之制初文帝秉魏政令百官講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六條之例其略曰其一先治心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見理不明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卹獄訟其六均賦役靜帝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　隋雍州置牧餘州並置刺史亦同北齊九等之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至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舊刺史之職要纔置使持節奉使官之任當代諸郡以刺史牧人良非使官則合罷持節之稱其時刺史置不以名實相副乃宜乃爲存之後改爲太守亦復不當所以使持節之名反遙遙小郡乃不殊與故之大夫刺史縣令三年一遷諸有兵處則刺史帶軍事以統之煬帝乃別置都尉領兵兵不屬郡十四年改九等州縣爲上中下三等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爲司隸臺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又有司隸刺史亦並謁者分之其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諸郡亦有六條之置與司隸六條不同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　唐武德元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年二月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二十人一道二人以左右臺及內外官五品以下堅明清勁者爲之兼按郡縣再朞而代至景雲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十年省十

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仍各置印天寶九年三月敕本置採訪使令舉大綱若大小必由是一人兼理數郡自今以後採訪使但訪察善惡舉其大綱自餘郡務所有奏請並委郡守不須干及治於所部之大郡至德之後改採訪使爲觀察處置使皆幷領十數州總使其僚屬遣事增置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合三其山川區域爲制請自增減諸使名沿革不一要其終則自治之刺史云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諸州刺史無定員無職任特以爲武臣遷轉之次序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諸州各有州刺史與古之州牧刺史大小頗異　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　元以州次於郡刺史不設　明不設州刺史而州次於府各置官屬

刺史二

原黃恭交州記曰秦兼天下改牧爲郡監察郡縣糾過非常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寃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行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寵請託所監六條二

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漢書曰武帝時田叔少子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舉刺三河奏事稱意　又云王尊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五六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

至於此　又曰何武爲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卽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字細侯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苦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卽止野須期乃往　又曰周舉字貞先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旣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

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又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賑饑民民歌之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又曰种暠爲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並貢前刺史卒後遂絕暠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怨　東觀漢記曰李珣爲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淸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旂

騎馬殷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謝承後漢書曰王閎遷冀州刺史閎性剛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又曰李燾爲青州刺史發璽書於本縣傳舍乘法駕駙驂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棄官　又曰賈琮字孟堅爲交趾刺史時州人屯兵反卽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淸平吏不敢飯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　又曰百里嵩爲徐州

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駟不往二縣獨不雨老父干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祗字敬祖爲揚州刺史幘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滲曝用之處暝暗之中不燃官燭　又曰周乘爲交趾刺史舉奏二郡穢濁太守屬縣解印綬棄官者四十餘城　魏志曰劉馥爲揚州刺史馥旣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貢獻相繼數年恩化大行　又曰徐邈爲涼州刺史立明訓禁厚葬斷淫祠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匈奴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字伯元爲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付還之　又曰張旣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旣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又曰賈逵字梁道爲豫州刺史逵曰州本監郡謂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於是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帝曰逵眞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　魏略曰裴潛爲兗州時常作一胡床及去留以掛壁　王隱晉書曰山濤

轉爲冀州刺史自濤居州甄拔隱屈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爲盛　又曰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乃心夙夜情存治道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又曰庾翼都督江荊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又曰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到水所酌而飲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重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又曰山濤爲冀州刺史裴君秀與濤書曰處方伯之任殊亦爲高但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　晉陽秋曰胡質爲荊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荊州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疋爲道糧威跪曰大人淸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故以爲卿糧爾晉武帝問威曰卿孰與卿父淸威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爲不如威曰臣父淸畏人知之臣淸畏人不知　曹嘉之晉紀曰羊暨爲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梁書曰蔡道恭字懷儉出爲使持節右軍將軍司州刺史後魏圍司州會道恭病篤呼其兄弟及諸將曰以死固節毋令吾沒有遺恨令

取所持節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旣不還朝欲與同誓可與棺柩相隨也　又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旣甍四州人裂裳爲白帽哀哭送迎　隋書曰劉仁恩爲亳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刑部尚書　會稽先賢傳曰綦毋俊爲交州刺史詔賜高山冠絳三匹擁節臨難授命立功討賊以報上心　三輔決錄曰蘇章爲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爲清河太守案得其奸貨乃設酒接以温顏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

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界肅清　又曰韋康代父爲涼〔一作荆〕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時人榮之　華陽國志曰趙琰爲青州刺史有貴要囑託琰於廳事前置大器水發書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又曰郭賀字喬卿爲荆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之曰厥德神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服勑行部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增唐書曰姜謩拜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凉州之路近爲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靜之謩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

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又曰顔遊秦遷廉州刺史撫邮境内敬讓大行邑里歌之曰廉州顔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慰勉之　又曰太宗詔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邮之少者國家所使臣每勸誡之田疇荒廢漸加墾闢禮義旣行産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之奏足稱循良清淨爲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又曰賈敦頤曹州寃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惟敝車羸馬羈勒有闕以繩爲之見

者不知其爲刺史也後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沲河及滱水每歲泛溢漂流民人敦頤奏立堤堰自是無復水患　又曰田仁會永徽初累遷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亢旱仁會自暴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旱田致雨山出雲倉廩旣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又曰開元十三年元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許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爲虢州刺史後轉岐州　又曰薛大鼎爲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塡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

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
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内無
復水災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
美政河北號鐺脚刺史　又曰敬晦除衛州刺史時河
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脩城不輟晦下車謂曰今湯
非粟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
吏咸歌詠之　又曰蕭定大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
績惟定與常州刺史蕭復濠州刺史張鎰為理行第一
其勸農桑均賦稅逋亡復歸戶口增加定又冠焉　又
曰段秀實為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
原鄭潁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
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
後端居靜慮而已　又曰劉贊為歙州刺史以勤幹聞
有老婦捃拾於叢林之間猛獸將噬幼女呼號搏而救
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表為異跡加金紫之服
累歲遷常州刺史　又曰李惠登授隋州刺史州遭李
忠臣希烈殲殘後野曠無人惠登朴質不知學居官無
枝葉率心為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
之二十年間田疇闢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歌
謠其能　又曰韓愈為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

皆曰郡湫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
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
投之湫水呪之是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
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　又曰朱敬則
為御史冉祖雍所誣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
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徒步而歸
又曰許圉師轉相州刺史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圉師不
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為廉士其
寬如此　又曰齊澣定州義豐人為汴州刺史河南為
雄郡自江淮達於河濟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
多不稱職惟倪若水與澣皆以清嚴為治吏民歌之
又曰陽城為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
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
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為矮奴城憫其編氓嵗有
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
無不感泣　又曰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
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歎曰
非善政孰能至於此乎乃表薦之　又曰馬燧改懷州
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吏失耕稼燧乃務脩教
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

至秋界中生稻穀人頗賴之　又曰皇甫無逸爲同州
刺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貿易皆
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
人往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爲其炷其㢘介
如此　又曰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常歲終閱
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
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以爲期吏曰賊不
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
感義相引而去　又曰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土俗以男
女質錢過期則沒入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

錢贖之歸其父母　又曰天授二年正月天后内出繡
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遶山勒迴文
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信忠勤勞進躬親自此每
除都督刺史必以袍賜之　又曰袁光庭者河西戍將
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戍兵入赴難關
隴郡邑皆吐蕃所拔惟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賊
百端説誘終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糧儲並竭城
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
尚書　又曰貞元初德宗以奉先縣令鄭珣瑜爲徐州
刺史昭應縣令韋武爲遂州刺史華原縣令崔琮爲汝

州刺史藍田縣令韋貞伯爲舒州刺史盩厔令李會爲
郢州刺史録善政也各賜馬一匹并彩物衣服以遣之
　又曰劉禹錫授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
年八十今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禹錫誠合得罪
然其老母必至不得行則須與子爲死別傷陛下孝理
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使得終養上曰夫爲人子每
事尤須脩謹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
人豈可以此論度不能對上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
然終不忍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爲連州刺史
　又曰崔珙太和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

使入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
時高瑀鎭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
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
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先
代珙鎭廣南授珙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　又曰孔
若思爲衢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爲之刺史
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欽罪犯請
加鞫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　又曰韋
復累遷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
境内復輙以賙貧人爲有司所劾詔不削階受代親友

嘖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譴責　五代史梁書曰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博管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福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並河南州諸例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憲宗朝烏重胤爲滄州節度使嘗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朝命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石各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奸豈能據一墉而叛哉遂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管自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惟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事矣　又曰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戚謂曰公身俸二千石鬢有白髮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爲子孫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略遭遇先帝風雲之會[illegible]郡印位在親臣平生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豈足爲愧安有積貨治產欲爲豚犬後圖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刺史三

原 布政 露章 梁書曰夏侯亶字世龍爲豫州刺史弟夔字季龍亦爲是州並有恩惠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白帖曰何武字君公爲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九江太守戴聖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爲大儒優容之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毀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 立祠 罷市 又曰晉祖逖爲豫州刺史行恩德及卒人爲立祠又曰羊祜卒人出爲長哭罷市四時置祭於峴山之陽改戶曹爲辭書 執較 放魚 山堂肆考曰陸嘉州刺史時有爲害豈自許下入水有頒江水盡赤是戢 投環 蛟書波石起遊又曰唐孟簡工於書爲常州刺史與盧仝遊又曰晉書賈方州刺史故陶侃爲荊州刺史在州廣書[illegible] 運甓 又曰晉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種松 植蘭 又曰唐王璞爲刺史[illegible]

原 長一州 阜兆民 周禮[illegible]

者爲之使統領二百一十國以有一州主地集安萬民故云牧以地得民也書周官曰以閭九牧阜成兆民

增 古方伯 漢舊官 合璧事類漢何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 陽名子 薛字孫 東觀漢記曰州牧刺史漢舊官 州人感其德以陽名子 山堂肆考曰陽城爲道州刺史[illegible]

原 訓導諸侯 督察郡國 施教九郡 宣風萬里 [illegible] 聘

求耆德　旌顯異行　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刺史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少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州中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分祿以贍之陶氏家傳曰陶清爲荊州刺史旌顯所知三十餘人皆當世異行

石崇積財　王戎治宅　晉書曰石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積財不貲又曰王戎爲荊州刺史有司奏戎遣吏修園宅免官詔以贖論

勿令領兵　不宜去武　……刺史勿令領兵以事……久帖上疏曰自平吳後守……

千騎長人　三虎隨褒　……

經學政事　撫字催科　……

草木知名　耆老歌德　……

詔舉良才　議選朝臣　……

無留無滯　亦易亦難　……

截鐙遮團　辭絹乞留　……

治尚簡易　政號廉平　……

宜用心腹　須察能否　……

妙選賢良　廣設耳目　……

酋……　鑄鐵灌賊　哭金感……

有君子心　得……

方伯體……　本州……

父子風教　兄弟聲譽　……

畫像自戒　哦詩自娛　……

均賦他郡　選儲……

風觀月樓　三梁十……

勑置三梁十驛科歛均省上甚嘉之

言笑不苟　廉能可述

又曰唐韋安石拜德鄭二州刺史性方重不苟言笑政尚清廉吏民尊畏又曰唐奎暎以中微大夫爲江州刺史廉能可述懽州爲

金玉賣色

下車驗獄　單騎造營

生驗問十餘日斷決成盡方還宿廳事終不還閑又曰其情仁史衛文昇切到官單騎兵其營去說以判害縣鈔感悅解而　又曰事公義還并州刺史下車先至賊中蠢處受新記有源禁者即蕭中山辯作亂賣州刺

輟人持稻　與軍采

葛

又滔信異軍計望燻晨官曰保既州味士京風多桑部閑不刺無咸邑門爲數陶消田史分悅早巷盛年保此而州書有填賊之爲何戲先盛畧集間

阡陌聚觀　風俗頓革

出遣見人之一把未數所見斯淑持耳保大怒之軍士共又采曰穫李遣哲

名人又立俗曰俾其頓革序觀其宦自爲目爲怪衆異州至刺所爲又采曰葛唐李爲刺史陌州聚人觀俗後

楊津下教　何安勤儉

又曰擢有揚州刺史有云其有武功人爲冒在縣城蠻爲賊所切者來收人有看妻爲岐州刺史一邑見日嘉日有之防門時日刺史化州又爲縣蓋州爲刺史於欽又何冬衣刺史受母乘史爲云其有是邑武州已馬功刺子有人史津在城縣有於城蠻自是東爲致違被賊游騎殺所學正若切

飛鳥食蝗　大駁食獸

鼓衡山自俊發據肯時忽數有飛有猛鳥默千萬又爲蜀循曰

郡神相迎　伯元來謝

作安張原絲工藏講援遠有揚州勸說叔爲蓋州以荒刺爲州又史州化刺日時門之防下州開刺感史州忽兄有有州嘗對界郡其又曰忽見中門曰某見刺史有南晉刺表州紫中外中內黃所甲壽爲爲所羣主者

決暴下爲作安並家下又日口駁張食集刺皆郡人教之郡忽州之郡之一大張子雲閣中爲以荒牧人萬刺又曰今州合仰人唐使先君余堪名而刺寫

岸夜州之郡其夢刺伸十名有史仰人曰人先使州自是君生又呂稱仲嘗曰吳余徒曰將家比唐爲伯唐張州元去張州猛也州猛也來江相內泰是且衆耳故郭明州果曰指經刺臨水者史刺中至延州有四經十術人士

敎授生徒

從又授

摘發貪暴

史曰貪唐嚴姚璹璹摘遷發益之州無刺所史容初貨蜀

力拒暴軍　禮接儒士

又曰唐張光輔討越王軍士恃功多暴狄仁傑時爲豫州刺史力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越河南一越王死百越生也加得上方切加君有雖元備恨先輔選奏仁傑王不遷改授復州又曰周荊罕儒爲使泰州刺史禮接儒士世宗以爲閩肆使

毀鼻亭祠

乃又曰曰邵高公元之世懷宗以爲刺閩州不史見使邵公

脩邵公廟

封閒偕責於此神後之人祠又之曰唐鼻刺亭史祠肆在伯永高州所道其州柳城北宋舊元望戴數乃不立爭叔作傳灌倫毀衆表

作均水法　還移稅錢

刺史奏作遣對信水州法務俗我便發刺二之百萬又曰蕭太宗朱李守事二勑撫文州顆刺聚史曰宗北何廉

屏風賜勝洛濱

對之稱才否狀飄藏東山於堂上韋故唐熊太宗害當錄宗爲石名之人本莫選諸司長官有賢自相者於王下刺方史事故唐大府理置書宗爲石名曰唐於以興郎

錄名

設洛人選對官屬皆諸之部賜在司以選長才御中官否勝命有狀上守贊飄自相望藏書諸者方十王爲下詔以刺方詩下史賜餞大之於理

祝神虎驚

又姓曰萬石名虎曰唐於宗之身與本自十一

禱

井泉湧

無異明慶爲天中記曰城饑州刺史視思之民因泉防內外虎薦辟謂泉原析穀殿庭中閣象夜悉有物曰境多虎良入郭中王乃食只兵除入卯郭北如刺史中粥雷

陸顗十善

井內泉原湧出陸至有太中閣平是法有相重州日有刺趙無賞忽悅刺史郡水日有神史王之遺物曰境郡雷史

蕭恪四客

事如此有少十人總之王十名慶蕭太宗又蕭史以史爲王又曰齊恪蔡仲五容柔以史郡又爲王之遺嘉

新有客宴蕭蘊有此江大數仲十人德又鄧梁築將蕭邀之遠曰老隨王十名幸祐恪有賓客蕭子雲等又曰得蓄更又日梁曰恪之萬曆問于卿之歷問于卿

合二斗蒜

侍蕭手之牌州許州中以刺史有政遇刺史政蹤舞之手接州論州蒜

夢三口刀

幹不得天中記又曰得名曰郡王寶人德名曰梁揚王部賓等王常爲鋒武士嘗曰夢之當三人州三口刀食相遇三四惡王人格淩攻

刺史州不荊益之治守楊有州刺不史益之州守而手

曲宴賦詩

德持以天中記曰得王特以問中記得郡部曰吳等奇如來伊仲言失賢寮常爲當昔知夢三口刀

至益之州永嘉特笑不問曰得郡記成又見乃夢曰名曰吳寶揚王部賓等者能當常知學之曾得字爲明殺三日刀食三人

登樓談詠

相太平御覽林曰都南亭安詔王曰樓令出日爲之相集州雖刺曰史分高錢之於林部亭詔曰令日之集雖曰分

岐實為曲宴並可賦詩申畫射下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學弓文士下筆可以合辭事類曰晉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等乘月登南樓俄而亮至據胡床與浩等談詠

運米自給 太平御覽曰王恩政命小覽曰王恩浩政之還曰稱荊州人得臣背刺史不全官為有東私羅悉夜擁

封金送上 中富送之太祖召任之吏賜錢以二金十萬之曰人臣不全為東州刺史三城十所多

五州年刺史每於職鄉養里不遵於木以民自在州給上奏

今還公笏不付鄉節 又曰張威公以車在鎮何乃免後從於家上負山至洛陽上謂曰公之笏可以還公勑曰今安法度功曰利護惟稅於是視祠秦公曰今付故卿本來因其笏於是以公所見自

上執曰勑今歸違法度功曰利實範多於是服家視祠 拜洛州刺史 滿全軍而退

甘露降庭 嘉禾出境 來謁朝呼吏民盈路恐在其州還復易白悲鳥注鵲又節苞謂為服徐不上孤以東還來因陽上 設官東

給居義舍 斷州境又曰隋吳光彥為五岐州刺史甚有惠政累遷三百石 於州日從其能賜粟為

蘇瓊公田 居之名曰人義舍又曰唐裴耀卿為刺史在政有聲 給以所收之餘半給州人

呼戴帽錫 變曰詐從理政兆天中有記惠曰政先入刺史民衷御政三嘉一禾

謂隨使戶 不相州百姓免復之為從上呼 曰易稱有將以罪其 東其有若州百明俗姓

原 **寶充假** 合史相彥鄴為岐州言都境光州大彥政於人州 提刺為光州初凡史

蘇溫又人曰有吳有越以家復有藝傾有以承若神秦嘉晉從者起百京 姓稱二居謂注之從貞之不復捐道為錫州請刺轉

羽葆杜預給追鋒 如一故乘羽葆鼓吹 羽葆隱鼓吹給第一第二駢給追鋒車 諸軍事給人馬追鋒車第一 一匹馬 東郡督荊州

增 **奪腴田給貧單 延文**

學殺餅果 合辭事類曰長史多素通傳 學以聽德為浮州刺史先以嚴明德為政長史前刺史多素 頃德以給貧單無所客為良史前刺史部長口腹田十頃

伯給貧單無所容為良史前刺史智積為荊州刺史揚君 任荊州太守遂稱時人聚以為荊州刺史 英蕭德言無學時延於庭所設惟餅果酒漿三酌 其簡如此

刺史四

原 **岳牧** 史記書曰 書曰柏岳牧 古者建官惟百 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

列岳刺郡 隼旗熊軾 彤襜

諸侯 白帖曰

朱輔 石車書曰二千石車朱兩輔 作中

千里 百城 白帖出 白帖出

樂職 王褒 帖曰 白帖 為

置兵 又曰晉武帝罷州郡兵 置兵 又曰裴秀日 四內馬 多揆 刺史 不

車蓋 帝又曰詔賜黃蓋 車為以歲有德 詔下黃 賜揚州刺史一尺二 以彰治有德

審威嚴

設官分職

又曰漢靈帝時 劉焉為宗正太常 為州牧 方伯之任

九州之長 曲禮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 注云 解有古 十天入於天子

十有三牧 有漢官解詁曰 漢分為十三州 公牧部二千石之主

銅印墨綬

銀印青綬 漢官曰 漢改刺史為牧 秩二千石 成帝綏和元年 更名牧 位上大夫

位下大夫 又曰刺史位下大夫 秩六百石

又曰 之居 位尊秩 卑 位

位居牧伯

分刺 分部

諸州 續漢書曰 大夫相丞州刺史分部

督察 漢官解詁曰 刺史居部九歲 舉為守相

盡部州境 漢官之用

刺舉州事

承秦罷侯置守至武帝元封五年始置刺史盡部州境。天子所使黃恭交州記曰刺者言其
刺舉不法史者使也言為天子之所使也奉詔條察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元封五年初置
部刺史掌奉詔條察乘驛奏事應劭漢官儀曰漢武元封四年始遣部刺史十三人乘傳奏事
三年奏事王隱晉書曰太康三年罷刺史將軍官刺史依漢制三年一入奏事懷以
道德又曰阮賢還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蒞超以道德示以恩信晉書曰唐彬持節監幽州
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光既至鎮詔享訓兵廣農事稅褒威耀武宣請國命示以恩信獎勵
風俗晉中興書太原品錄云溫嶠字太真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達於治道軍
人舜頌奕爾風俗清淨化人魏書曰劉褒為兗州刺史清淨儉約以借化人將士
成服魏志曰田豫領并州刺史清約德素所賜皆散之將士人竭服之盜賊自止漢書
曰張敞為冀州刺史居部歲餘盜賊自止計日受俸謝承後漢書曰揚秉為豫荊徐兗四州刺

史遷伍坊指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傳餘祿不入私門家至貧寶其日俸食十日一炊又曰
左雄為冀州刺史不舉煙火長食范敏十出一伏不畏彊禦又曰陳朝臺揚用判史昭毀喜
恩不畏、體響不事上司禮忌曰背林為幽州刺史在官不事丁司方掌河隨刺史王
遂後濁晉中興書胡王匿事廣州刺史民人調者多使作全刺題名妻為之曰何先清而後濁也
車永貪濁又曰事承為實州刺史居官禽滿諸神馬白鳥白州曰王卑為幽州刺史
有師馬白宮見察過詔條又曰丞相司直郭欽奏崇州覽言煩荷代一千石冀吏察過詔條註
云所察出六條之外行去法駕又曰郭欽又壽平宣行去法駕二馬宿鄉史為家所非又
見碑墮淚又曰羊祜字叔子為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又覺宜碑峴山百姓見其碑莫不慈康號為傳
碑說詣闕乞留又曰神蕭字景伯為梁州被徵吏民詣嗣乞留一年遷漢陽守舉翟男女遙到
漢陽界器與相辭于里不得掾弗增為朕臥治朱文類聚曰王及尋擢魏州刺史武后焚

同公雖扇司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為臘臥台屈公臥治太平御覽曰揚常布有足疾上謂之
曰藩州盛美酒足耕養房征公則治之於足拜滿州制史推心委公又曰史字為京州刺史遺
使請事太祖邵以所振冠循泰被及弓箭等賜寧謂其使人口為我謝倧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
普始全終無招功名也推誠御下又曰劉弘為荊州刺史推誠御下兩以公義每有微發手
書邵國叶考款審其不盛悅曰得公一紙秦賢於十部從事不畏豪強山堂肆考曰東漢青
州刺史王冀不畏業強投勤貪徇二千石十餘人郡邑守令闘風寡懷不受請託東漢曰
左雄為冀州刺史性清嚴不受人請託奏枚二千石貪猾無所回忌立碑市旁又曰唐實數殿
遷洛州刺史囊為多占同教朝舉以良官者賊賀民百姓為立碑大市芳稱頌美政立碑流所
又曰唐欲仁餘責尊州判史郡人立碑頌德是張州刺史時趙王兵服出寶餘三子人皆論死仁傑密讀讀清
詔免兒戊優道出策州父老間同欽使君活法鄴因辦與往碑下至游所沐為立碑呼為慈父
蹤官部

又曰唐李栩客貞蜺市為通州衡史台尚倘作民呼為遠父延呼為慈母又曰際李公義為擬
州刺史土俗一人有寮台門隋之公美東有病名置巳隱事迎獲撫之昔病家子諫陳懸謝合境亡內乎為慶
母、為國竭命又曰宗怒為懋州刺史吳龔為典誠每多遣競遊天日懿年將六十為書寧
命正符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興蘇其臨之壹積頌乃止事國竭誠又曰原貿為漢州刺史人
告賀謨有鞭土曰賀喪誠事各為卯等保一訊驗果証乃朱圖者不取美銀又日南王晃為
商州刺史州有治臟美銀謹一無所取不受美玉又曰魏羅挺為光州刺史有陵縣老人白
言營使林邑符美王藏之滿不六中年今達明政賴未之祖鳥受芝生州署事文轉果曰辟
恩復遣濃州刺史有黃洋五、壽生州署民為刺石頌其生秬生州境又曰馬遂徒懷州時大早
田弟不及耕有布生決說內入橙以孫蝗不至境又曰王方翼達肅州刺史州無蝗墮冠易
以攻乃發平建僅不犇火精明儀鳳陽河西蝗撫嵩至方冀境虎不為暴又曰李紳遺辭壽二

州刺史霍山中多虎採茶者病之治機穽不能止至皆去虎不爲暴

又曰張九齡言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爲刺史今宜不得歷郎官不得任

料定其資 又曰張九齡奏今宜給本舍定其資天下事

事澄其源 又曰陸象先爲益州刺史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苟澄其源何憂不簡

號薛公渠 太平御覽曰薛大鼎爲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塞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

名崔公橋 又曰崔亮爲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可舟亮乃造橋時人號崔公橋

高肇清能 又曰高肇爲刺史皆以清能著稱

徐邈清白 又曰徐邈爲涼州刺史曰皎然清白

得江表心 又曰

西州心 又曰

照天蠟燭 中天記曰

皮裏陽秋 又曰

方伯最少 又曰

中興第一 又曰

並賜竹屏 又曰

咸慕側帽 又曰

原 爲十三州最 又曰

治爲天下最

增 賜錢米絹布 太平御覽曰

賜驊騮帛穀 又曰

在此州飲水 又曰

勅相州習法 又曰

當以鄉應之 又曰

當以汝爲始

原 李堯朝廷聞之

王基南方稱之

劉馥可任江南

賈充綏靖西夏

已紙不迎妻子

呂岱不餉妻子 吳志曰

脩鹽池家家豐足

治芍陂官民有畜 魏志曰

州界寧肅百姓稱

之魏書曰司馬朗字伯達遷兗州刺史州界寧肅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以儉率下恩化大行百姓樂政謝承後漢書曰謝夷吾字堯卿遷荊州刺史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勅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除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悉與上合上歎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是時恩化大行百姓樂政得人民心復留一年續漢書曰拜爲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還吏人詣闕上書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民心乃許之爲復留一年惠愛在人留十八年華陽國志曰嚴遵爲益州刺史有惠愛每當遷官吏人塞路攀轅詔書留之居官十八年

益州險遠以親鎮之晉起居注曰太始元年詔曰益州險遠王戎難治宜以重親鎮之以中郎將下邳王晃爲之湘州險固以叔父居之晉中興書曰譙閔王承字士敬爲湘州刺史中宗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二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

當共理之朝　任分憂之寄　建唐虞之官宜崇九牧

播龔黃之政必務六條

刺史五

原詩梁元帝後臨荊州詩曰擁旌去京縣褰帷辭未央弱冠從王役從容遊豈張不學胡威絹寧掛裴潛床所冀方留犢行當息飲羊戲蝶時飄粉風花乍落香高欄來蕙氣疎簾度晚光綺錢臨仄宇阿閣繞長廊　又示民吏詩曰闕里尚撝謙瀨鄉一作鄉裁知足諮余再分陝少思宜寡欲霞出浦流紅苔生岸泉綠方令江漢士變爲鄒魯俗　又別荊州吏民詩曰玉節居分陝金貂總

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洲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斿向解青絲纜將移丹桂舟　劉孝綽和湘東王理訟詩曰馮翊亂京兆廣漢欲兼治豈若兼邦牧朱輪褰素帷淮海封畿地雜俗良在茲禁姦擿鉄雨馭黠震豺狸　增唐王維送梓州李使君詩曰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韓翃送郢州郎使君詩曰千人插羽迎知是范宣城暮雪楚山冷春江漢水清紅鮮供客飯翠竹引舟行一別何時見相思芳草生　劉長卿餘干夜宴奉餞前蘇

州韋使君詩曰役拜東陽郡遙馳北闕心行春五馬急向夜一猿深山過康郎近星看婺女臨幸容棲托分猶戀舊棠陰　又送柳使君赴袁州詩曰宜陽出守新恩至京口因家始願違五柳閑門高士去三苗按節遠人歸月明江路聞猿斷花暗山城見吏稀惟有郡齋窗裏岫朝朝空對謝元暉　韓翃寄徐州鄭使君詩曰江城五馬楚雲邊不羨雍容畫省年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還繼謝臨川射堂草遍收殘雨官路人稀對夕天雖卧郡齋千里隔與君同見月初圓　張籍送汀州元使君詩曰曾成趙北歸朝計因拜王門最好官爲郡暫辭雙

鳳闕全家遠過九龍灘山鄉祇有輸蕉戸水鎮應多養鴨欄地僻尋常來客少刺桐花發共誰看　又寄蘇州白二十三使君詩曰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去身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異州人閶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春　宋林逋淮甸城居寄任刺史詩曰擾擾非我事深居斷俗情石莎無雨瘦秋竹共蟬清劒在慵閑拂詩難憶細評寥然獨欹枕淮月上山城

【增】制唐元稹授韓察等明通溪三州刺史制曰朕子育兆人稟乎懼一物之不至將我德澤流布於遠邇者其

惟良二千石乎具官韓察等久於吏職皆著能名或常奉詔條風聲尚在或歷居郊甸惠養有方命汝臨人勿違其俗夫明近於海懦則姦生通邇於巴急則吏擾溪當津會滯則人怨推是三者引而伸之然後可以分吾憂矣爾其勉之　白居易除郎官分牧諸州制曰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誠哉是言也朕每三復安得循理副吾此心今之臺郎一時妙選嘗經任歷率有才用雖典曹庀事其務非輕而郵隱分憂所寄尤重是用竝命分牧吾人歲時之間期於報政朕高懸爵賞佇期酬効咨爾夙夜其念之哉無俾龔黃專美前

代　杜牧授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曰具官竇弘餘蘇莊等南郡盜作而龔育拜河南政美而寇恂留爲人擇官因撫重之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爲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設敎令皆有科旨莊任南康悉心爲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仕至二千石可庇人矣無異文律不自責重副疲羸之望者須念終始坐狂愚之罪者勿論深汚各膺寵祿無黍分寄

【原】碑後漢蔡邕荊州刺史庾侯碑曰君資天地之正氣

含太極之純精明潔鮮於白珪貞操厲乎寒松覩鑒出於自然英風發乎天骨事親以孝則行侔於曾閔結交以信則契明於黃石溫溫然弘裕虛引落落然高風起世信荊山之良寶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英風固以揚於四海矣拜爲荊州刺史仗冲靜以臨民施仁義以接物恩惠著於萬里誠信暢於殊俗由是撫亂以治綏擾以靜帝嘉其功錫以車服方將掃除寇逆清一宇宙廓天步之艱難寧陵夷之屯否　晉潘岳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曰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桂賢博愛濟衆鄉黨服其義而縉

紳慕其風於時文后曆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
德咸事俊乂在官咸君名器納宇參軍宏略被於南國
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
誅旣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因乃憮然廻慮殿其衆而
返雖爲法受黜勲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忠
潘尼益州刺史楊恭侯碑曰君稟乾靈之醇德挺一
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
曆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爲模楷
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於内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
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

虞疆場未靜以君先帝所拔懷寶後時而深達遠識有
經國之量故爲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
能罷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帷幄其所以進可
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效於旣往而事簡於帝心君再
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
銘曰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
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温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
我謀旣精我化旣清澤流河朔勲著王庭西南未賓侯
其是寧上天不惠早世潛靈 北齊邢子才冀州刺史
封隆之碑曰公世載儒雅之風家傳鐘鼎之業出三代

而克阜歷兩都而轉盛五世祖游游子孚恥斯烏獸狹
此丘盤濡足焚首念在一匡委質中山並充袞闕故已
援墜拯溺大庇生民祖定功業建旆懷藩揚旌冀部耳
目相接歌詠獨存父司空孝宣公稟潤玉府承華桂薄
望振鷺而齊舉軼歸鴻而並運以茲一德光事三主七
登九伯之重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莫之
與京理歸世祿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嶽之靈發純粹
而成址稟中和而樹質神體秀異志識開爽幼體成人
弱不好弄同鳳凰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
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密勿樞功邅迤袞職貂蟬承弁華

藻被衣鳴雙璜於峻陛驅六轡於廣路升華輦以弼一
人踐泰階而平天下 周王褒故陝州刺史馮章碑曰
其先陶唐氏之苗裔堯少子生而手有馮字因以爲氏
俾侯於魯義等房心之地余與之廬事符河汾之邑使
君稟靈河嶽比德璁珩閨門和美與聖開宗撰文命氏
濁水北流泰關東徙巖險襟帶山河扼倚陸離組甲從
容青紫 庾信少保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曰本姓慕
容燕文帝晃之後也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開
國承家始靜遼陽之亂尚書府君改姓豆盧筮仕於魏
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百尋澄波千頃留心職任

愛翫圖籍官曹案牘未嘗煩擁戎馬交馳不妨殊俗兄弟公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譏渭南千頃之竹尚懼盈滿池陽三頃之田常思止足銘曰朝鮮稱國孤竹爲君地稱高柳山名密雲遼陽趙列武遂秦分寶珪世冑雕戈舊勳名稱實賓言謂身文朝傾地鎮夜落台星石壇承祀豐碑頌靈渭城高柏昌陵下亭須知地布爲讀山銘

【原】墓誌梁王僧辯豫州墓誌曰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路在趙名賢世襲相秦將漢英雄係踵忠寬廓無愠喜靡矜夸愼嗜欲其行軍用武動合奇正乃治邊御衆威裕兼行常凜凜然以中原爲己任或欲十萬而横行乍思五千而深入軼反舊京飲馬函渭然後高臥閒帷晤言空谷思魯連之辭賞慕田疇之高蹈而火傳川逝長塗已迫雖景鐘良史有功必書刻椒鏤石宜兼不朽銘曰高勳藹藹長旌高旆入作爪牙出司襟帶民謡不息王言有會功爲上等政稱九最日隆寵秩方登遠大羲轡難留濛水易收秘丘元戸杳杳悠悠　陳徐陵裴使君墓誌銘曰君五音之候兼其方牧八陣之圖窮其巧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朝飛火箭夜發雲梯燧象從奔聯狼已合於是厥顏不撓極哈諸

戎麗德高聲肆言孝逆胡彝總至猶持子路之纓鋒刃相交終荷溫生之節每以財輕冀鐸義重嵩衡劉宅字貧友之孤開門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常滿席每至鮮雲藹藹披王安之衣明月團團似班姬之扇日帶花以如笑風鳴條而若歌傍列絲桐對揚文酒一石之後逾能斷獄五斗之量猶未解酲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密莊公之誄用懸相遺　江總廣州刺史歐陽頠墓誌曰公家習尚書少府儒高於漢冊世居渤海太守文重乎晉原中原喪亂避地南徙公孝敬純深友悌敦睦家積遺財並讓諸季兼賙同壤公含章內映遠識沈通室嗜欲謹言行資貞幹事廉隅梁室不造凶羯憑陵公被銳執兌有志匡復梁孝元帝授散騎常侍東衡州刺史始興縣侯而犬戎弑逆宗社播遷陳綦揖讓攸歸高祖恩加惟舊横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進爲開府儀同三司山陽郡公進號征南將軍加鼓吹一部巫山遠曲喧騎吹於日南芳樹清音肅軍容於海截追贈車騎將軍司空公涉獵六經優游百氏寬徭省賦化百越之歸心撫寒投醪感三軍之死力在室如賓寧慚屋漏不貪爲寶每畏人知殺青無兼兩之疑薏苡豈懷珠之謗如羊如粟不改彝齊之心遺愛流風

方留豹産之德
【表】魏武帝領兖州牧表曰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誅雖戮夷覆亡不暇臣愧以興務之秩功無所執以僞假實條不勝華寵感讖誚茲以維谷　梁簡文帝爲武陵王讓揚州表曰臣延首青寘傾心紫府言非東里誠彎北辰而滔滔雲漢不被霈然之澤鬱鬱仙居方隅下臣之奏周任量力固請所陳明主理奪伏冀照許臣聞繫風捕影涉求之路靡階玉馬金舟過遠之資無託　南康王會理讓湘州表曰絲言自天而忽委玉刻披雲

而下墜浮舟千仞呂梁之惕已深總轡萬尋懸車之懼非淺　劉孝儀爲安成王讓江州表曰臣榭失晨之雞雖不忘於改旦敗駕之馬終取怛於銜鑣臣昔牧淮岱皇風咫尺一變至道易以爲政而亂政莫理美錦徒傷豈可復宣六條闡化千里　又曰臣聞六轡沃若不策元黃之馬九成輪奐無求擁腫之材何則跳躑之路已窮梁棟之用斯闕　南平王讓徐州表曰竊以淮岱務殷事乖坐嘯枌榆望重非可卧治臣縣頓枕席動移旬晦恒恐尺波易流寸陰難保寧可復冒此寵膺茲恩榮　臨川王解揚州表曰臣自馳傳半牛作牧淮海政刑

兩空瘠殘六運既昧弛張之要猶慚大小之獄故以結泳濡翼取愧能官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復恩私可憑而彝倫難紊敢恃慈弘冒披心款乞解州任少弭素餐　又爲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大邦維屏旣慚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開元伯錫壤參墟漢啟三陲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微躬擁部河帶跨制數州西距嶢關南踰鄧塞雖復呼韓來朝藁街納質二鹵尋戈四郊無警猶如王戎雅識羊祜尚義臣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幾乎私竭　李揚州舅讓表曰人心彼此盡爲敵國金柝夜警和門晝閉加以淮

水森漫危同三版懷山之勢已成爲魚之期可見若使身死可以益國城沒足用報恩雖葬魚腹其甘如薺政以朽耄無庸必負恩寄恥辱之甚非止老臣
【啓】梁陸倕謝勑使行江州事啟曰封畛遐曠壓井輿實陸海神皐偏隘茲境兼以茂親明德維翰作鎮宣述條教光贊聖猷自非問望兼弘寧可擢膺嘉舉
【教】齊謝朓爲録公拜揚州恩敎曰昔召南分陝流甘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負荷任總侯伯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之矜斯積納隍之歎猶縈與念下車無忘待旦有齊禮

導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寬申在宥之澤　梁簡文帝
罷雍州恩敎曰折以片言事關往聖寄之勿援傳彼苛
賢故刻木不對畫獄無入吾自之雍矜憒圄仟幸得天
無虐旱地歇怪蟲今軸車行塗舟艎且戒植柳官渡尚
或依然寄飯曹僖猶思恩宥況義化君民節離寒暑暇
茲岐路宜留惠澤　臨雍州原滅民間資敎曰誠欲投
軀決堤曝身求雨九伐方弘三驅未息役燮之憂兵家
斯急師興之費日用彌廣今春流旣長艫舳爭前轉漕
相追饋糧不關義存矜急無侯多費　臨雍州革貪惰
敎曰壯夫疲於摽甲匹婦勞於轉輸黎萫難充轉死溝

壑春蠶不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胡寧斯忍復加裒削
傷盜抵罪遂爲十一之資金作贖刑翻成潤屋之産
增記唐元結道州刺史廳壁記曰天下太平方千里之
内生植茲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
内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
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
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
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
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
迫非奸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卹養

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故爲此記與
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
焉　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曰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
人物之高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
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長吏
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咽喉吳越勢雄江海監莅者多
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崔尚書許謨大政其間劉尚
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
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
制權假則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賜由是望甲餘

州名士良將遞臨此部况郊海門地淅江三山動搖於
掌端靈濤歕激於城下水牽卉服陸抗山夷驛檣二十
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炎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
池獨存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
幼平爲之公體仁而淸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
澄曠有淸江之姿巖巖有秋山之狀麾幢戾止未逾三
月降者陳忠義歸者喜生育旌文讓利轅門無聲人咸
曰休哉以卿佐之才導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爲公爲侯
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
增序唐韓愈贈崔復州序曰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

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恒而民産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愈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書

州佐總載

【原】杜氏通典曰州之佐吏漢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簿曹（簿曹從事史主錢穀簿書）兵曹（兵曹從事史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馬）部郡國從事史典郡書佐等官（又有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皆州自辟除為百石（又後漢書或云秩六百石）職與司隸官屬同惟無都官從事漢魏之制復增祭酒文學從事員晉又有武猛從事員（其州邊遠有山險寇賊者置弓馬從事五十人）歷代職員互相因襲雖小有更易而大抵不異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則州與府各置僚屬州官理民（別駕治中以下是）府官理戎（長史司馬等官是）　後魏舊以州牧親人班九條之制使前牧選吏以待後人獻文帝革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擇以為選官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自孝明孝昌以後四方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僚佐頗為煩擾高降之乃表請自非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　北齊上上州刺史屬官佐吏合三百九十三人以下州遞減十人其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及後主失政賜諸佞幸賣官分州郡下逮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勅用州主簿郡功曹者　後周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州吏并牧守自置至隋以州為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吏變為郡官矣

別駕一

【原】杜氏通典曰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歷代皆有（梁時別駕官品揚州視黃門郎南徐州視散騎常侍）隋及唐並為郡官（說在郡佐後）

別駕二

【原】持版·贈刀（紆帨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部見刺史持版拜刺史答拜　又曰名處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三公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以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之）同

從事秩　居刺史半（應劭漢官儀曰別駕秩百石同諸郡從事　庾亮集答郭豫書曰別

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剌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

周景題輿　鄧盛馳傳

謝承後漢書曰周景爲豫州刺史辟陳蕃爲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　北堂書鈔王允別傳云本郡民有路佛者少無名行太守王球召補吏允犯顏固諫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

當展驥足　顯化鷹揚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北堂書鈔管寧讓宗籌表云州民管寧葉燕雀之駿樓郎桐之華夫別駕者閑使君之河潁顯化之冀揚宜授英篤非汪闇乘所得私著

腹心之任　股肱之忠

先賢行狀曰袁紹領冀州牧以審配爲別駕委以腹心之任并總幕府　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琅邪人也本州呂虔檄爲別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衆州擾寇寧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唐彬正色　長文佯狂

孫盛晉陽秋曰王沈徽唐彬爲治中別駕忠肅公亮匡救違闕盡規諫以納善不顯諫以自彰當謝正色焉　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廣漢郪人也益州五辟公府再拜皆不就又送別駕傳辟之長文佯狂不論州縣政服迷已

齋傳假董正　畢辭請鄧桑

廣州先賢傳云董正字伯和南海人也時州治蒼梧部張使君舉正三辟不就後更辟書正難重違州意從詔州使君聞已在途命書生書別駕從事假正正從俯乾復上傳送本郡　晉書曰鄧桑少以高素著名與南陽劉襲之南郡劉尚從同志友著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沖辟辭厚禮請桑爲別駕桑嘉其好賢乃起應召

武職四岳

佐理六條　佐股肱之郡　屈公輔之才　當共理之才　居半刺之任　貳龔黃之政　播海沂之謠

縣屈良才時善龐統　郡稱孔亮人詠王祥

別駕三

〔原〕緹油屏泥　漢書循吏傳曰黃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

況於軌前、以宰有後

屏星曲騎

隸章列十傳曰孔恂字巨財爲別駕從事車前後舊有屏星如刺史車由騎儀式刺史因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曰使君毀國舊制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乃投傳去刺史追謝之乃止

以儉厲俗

謝承後漢書巴祗傳云祗爲別駕體素清約以儉爲俗在官不迎委行律排不餘、

以疾辭官

魏志曰兗州刺史令狐愚辟單固爲別駕以疾辭官

思得袁琇

北堂書鈔應亨與州將書云論命欲未別駕思得一人陳國袁琇以其才經治爵也

勸迎天子

又曰袁紹領冀州以田豐爲別駕豐勸迎天子紹不納及敗曰吾衛田別駕

太祖改容

魏志曰魏太祖破袁氏冀州辟崔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二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惟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於時賓客皆伏失色

溫恢無憂

又曰溫恢爲揚州刺史蔣濟爲別駕令曰季子爲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

善於將命

臧榮緒晉書何攀傳云王濬爲益州辟攀爲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許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畫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策攀善於將命帝嘉之詔攀參濬軍事

宜得其才

北堂書鈔曰王丞相集有敎曰漢軍長史顧和理識清敏勁令端右宜得其才以爲別駕宗和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共求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于時導爲揚州請爲別駕

江統舉賢

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太傅東海王越爲兗州牧請統爲別駕與統書曰昔王子師作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又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此者否君舉高平郗道徽爲賢良陳留阮宣子爲直言者北理弘叔爲方正皆於時選爲允

易雄解位

晉中興書曰易雄字興長舉孝廉爲州主簿還別駕自以寒門不宜久處其位解位後爲舂陵令

在府稱職

又曰丹陽陶縁云沮字恭潤大將軍王敦命爲參軍轉州別駕在府稱職

所在任職

又曰習鑿齒字彥威荊州刺史桓溫辟爲

（為別駕溫出征伐並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在事有績善尺牘論議甚器遇之在職十年）在朝誠亮（北堂書鈔王丞相教云治中張遲在朝誠亮可補別駕）協和輔相（魏志王基傳云刺史王陵特表請基為別駕協和輔相）先主辟龐統（蜀志龐統傳云諸葛亮言統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辟為別駕從事）呂範辟陸遜（吳書曰孫權嘉陸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陳茂諫周敞不宜履險（謝承後漢書曰陳茂有異術交趾刺史吳郡周敞辟為別駕從事敞欲討大崖儋耳茂諫曰不宜履險敞不聽涉海遇風船欲覆茂仗劍訶罵水神方得濟）郭舒諫王澄不可輕佻（晉陽秋郭舒為荊州別駕諫刺史王澄宜選養文武儁練士卒以備不虞不可輕佻）

治中一

【原】杜氏通典曰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眾曹文書用漢制也歷代皆有（蜀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書曰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乃以為治中晉郗鑒為治中又車武子為桓溫治中有會不同旨輒云無車公不樂乘璧襄字師卿為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乃固辭武帝許聽與府司馬換解居之）隋為郡官唐改為司馬（其在郡佐役）

治中二

【原】大水及期（益州耆舊傳云任文公為治中時早白刺史云五月一日大水至及期果然）單席於地（又云張彥字伯春為治中刺史每坐高床治中單席於地）職在刺割（論衡自紀篇云王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恐非常選（晉書庾冰表云州任實重恐非常選）凌虛歸家（鄧德明南康記曰虞防任州為治中有神術能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曾元會曉不及朝則化為白鵠至闕）

（前週朔欲下威儀以籌衛之得履一隻）奉使稱意（蜀志曰先主數令彭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為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三轉至治中（襄陽耆舊記曰習鑿齒字彥威才情秀逸桓溫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三十為治中（世說曰習鑿齒史才不常桓宣武器之未三十用為荊州治中謝牋曰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陳禪五毒畢加（謝承後漢書曰陳禪為州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乃孟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釋）陰澹割耳訴枉（王隱晉書曰陰澹時弱冠才行忠烈州辟為治中從事割耳訴枉）所拔皆為牧守（益州耆舊傳楊珍字伯寮為治中或人交結久而益寬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為之語曰得黃金一笥不如楊伯寮所識）諸事一以諮之（江表傳曰孫權克荊州將吏悉歸附而潘濬獨稱疾權遣人以床就家輿致之濬涕泗交橫權親以手巾拭其面即以為治中諸事一以諮之）

主簿一 功曹書佐附

【原】杜氏通典曰主簿一人錄門下眾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漢制也其司隸功曹從事史兼錄眾事（應劭漢百官表曰司隸功曹從事即州治中從事也）晉以來改功曹為西曹書佐宋有別駕西曹主吏及選舉郎漢之功曹書佐也

主簿二

【類】畢雲自劾（三輔決錄云畢雲為主簿同直樂善太守楊圖詔推之雲自考劾遂死）郭舒自繫（晉書曰郭舒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轉主簿）

含事紓自繁理舍事得釋刺史宗咨卿命爲台中令於蜀致星人餉夜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祚方永溫不悅明晚遣人絹一匹錢五千又以與之星人乃詣鑿齒曰家在益州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揭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干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詣習主簿 晉陽秋曰習鑿齒爲桓溫主簿

鑿齒親遇隆密 又曰習鑿齒爲桓溫荊州主簿親遇隆密

景仁撫箏而歌 北堂書鈔曰謝景仁爲荊州主簿在桓靈寶門下靈寶聞其善彈箏令彈之因歌秋風意氣殊遠靈寶甚重之

主諸簿書普關諸事 又曰韋昭辯釋名云主簿者主諸簿書簿普也普關諸事也簿書必有學者錄事總領之耳

毀服爲豎親執勞辱 臧榮緒晉書曰雜王承爲相令易雄爲主簿佐史從散隨殷服爲僮豎從之親執勞辱

從事一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 附

原 杜氏通典曰部郡國從事史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主督促文書察非法 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劾濟陰太守單匡贓罪二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典郡書佐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 祭酒從事史漢魏以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事自江左揚州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從事二

原 **德行堂堂** 益部耆舊傳曰邢顒爲州從事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顒字子昂 **辯論洶洶** 魏志曰嚴包字文通才學最高應州辟衆爲之語曰辯論洶洶嚴文通 **舉姦摘**

伏依法執案 益部耆舊傳曰賈太和州辟爲從事掌姦猾伏丁人無怨長沙耆舊傳曰案之爲南陽郡從事大守成氏親逵王臺自恃豪援芝收法執案

百僚敬服萬里肅清 謝承後漢書曰胡騰爲荊州從事然百僚敬服其能長沙耆舊傳曰萬里肅清

就車赴職 之憂力疾就車職重人輕必不堪久殺州辟爲都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王事司隸

投傳去官 謝承後漢書曰震爲郡從事

文學從事 晉書管輅別傳云冀州刺史裴徽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爲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別駕

猛從事 典略云張揚爲并州武猛從事

材力過人 蜀志曰馬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材力過人好論軍事

武力過人 張遼傳云張遼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

三府側席 北堂書鈔鍾離意別傳云揚州刺史夏君三辟意署九江郡從事三府側席

八辟從事 謝承後漢書曰周樹達於法善能解頌擇疑八辟從事

陳事序要 又曰周劉辟爲從事刺史孟觀有羣僚作章陳事序要州無罪也

不累其身 益部耆舊傳云李弘字仲元爲州從事時可否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受不惠可否之間

不畏彊禦 華嶠後漢書曰衛羽爲州從事時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爲貪放刺史第五種欲收之聞羽素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城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贓五六七萬種即奏一州震慄

卧虎 陳留耆舊傳云高慎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談默好沉深之謀爲州從事號曰卧虎故人謂之嶷然不語高孝甫

當爲鷹犬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爲部從事時濟陰太守單匡在官放恣贓

袁宏見曰當爲鵰大

師友之道 東觀漢記曰班彪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

尚德之舉 從事嘉將軍口以爲從事尚德之舉

廉潔通敏 漢書曰趙廣漢爲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

威厲冰霜 傳曰虞延法度之轄乃部從事威厲冰霜 謝承書曰長沙太守

世稱冰清 東觀記曰第五倫爲郡吏世稱冰清

號白馬從事 後漢書曰……州從事號白馬從事

比都官 ……

從事 ……

喬公得姦贓 ……

文 ……

公有道術 ……

子顏奇士可與計事 ……

令思 ……

才器以爲實友 ……

中正一

原 杜氏通典曰按陳勝爲楚王以朱房爲中正而不言職事兩漢無聞魏司空陳羣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爲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太公平亦其任也 吳置太公平即州中正也後爲……

秘書……公平爲……州……尚書僕射……之代……

中正其用人甚重 晉……

爲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

中正亦……

齊梁亦重焉 ……

後魏有 ……

北齊郡縣皆有其 ……

本州中正以京官爲之 ……

隋有州都其任亦重 ……

唐無

中正二

原 定九品之晉書曰劉毅……

不能寬大 ……

平次人才 ……

有八 ……

損……

觀過黨里 ……

自品編戶 ……

而使羣依之以品生人文雖武拔奇決於胸臆收才不問階次豈非九品而得人今可令長守爲小中正各自
品其級尹也銓評之職千實晉記云傳咸在位多乾正爲豫州中正云云清定
之選北堂書鈔崔方生讓中正蔽伝清定之選實須其人總十六州王昌晉書云魏舒貴
總十六州中正操人主之威北堂書鈔云劉毅論晉置九品之今爲中正乃操人主之威
掌州鄉之論又傳暢自序云時請定九品以余爲中正余以祖考歷代掌州鄉之論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一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設官部五十二　京兆尹　京府判官　推官　留守　京兆府尹　司錄事　府官　府少尹

京尹一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河南尹　[附]開封尹　臨安尹　大興尹　大都路總管　應天尹　順天尹　留守[附]

[原]杜氏通典曰周官有內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內史爲京兆尹絕高曰京十億曰兆大眾所聚故曰京兆更名左內史爲左馮翊馮輔翊廣也

秦官有主爵中尉掌列侯　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扶助風化也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治長安城中三輔黃圖曰長安以東爲京兆長陵以北爲左馮翊渭城以西爲右扶風皆治在城中故趙廣漢歎曰亂吾治者三輔也誠得兼之直差易耳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凡州所監都爲京師置尹一人丞一人漢初三輔治長安後漢都雒陽置河南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後漢左馮翊右扶風屬司隸尋省　魏晉爲京兆太守

後周都關中又爲京兆尹　隋京兆郡置尹幷佐吏合二百四十四人　唐京兆府本爲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爲之太宗爲秦王中宗爲英王睿宗爲相王時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開元元年改雍州爲京兆府置牧如故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或以親王居閤而遙領

焉初雍州置別駕以貳牧之事永徽中改別駕爲長史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爲京兆尹總理衆務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齊曰清都尹 河南尹其地在周爲王城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尹茲東郊蓋今河南牧之任亦留守之始 秦兼天下置三川守三川河洛伊也秦末李由爲三川守 漢興更名三川爲河南武帝增守爲太守王莽改太守爲大尹改河南大尹爲保忠信卿光武中興從都洛陽改太守爲尹尹正也章綬服秩與京兆同主京都特奉朝請李膺爲河南尹 魏晉皆爲河南尹後魏太和中還都洛陽又置河南尹 東魏置洛州刺史 後周置洛州總管尋罷之 隋初爲洛州刺史復爲河南內史大業初爲荆河州刺史又爲河南太守尋爲河南尹與京兆同 唐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貞觀十七年改爲刺史顯慶二年置東都改刺史爲長史而洛州本置牧一人以親王爲之中宗爲周王時及衛王重俊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至開元元年改洛州爲河南府改長史爲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諸曹書佐亦如之 各有少尹二員通判府事京兆少尹魏晉以來治中之任隋文帝改爲司馬煬帝又改爲贊治後又改爲丞武德初復爲治中永徽元年以太宗諱改爲司馬本一員太極元年雍洛二州各加司馬一員分爲左右開元元年並改爲少尹 開元以後增置太原府爲北京官屬制置悉同

兩京初武后長壽元年以幷州后之故里改爲北都神龍初廢開元十一年又以幷州高祖興之地復置太原府號曰北京初開元元年正月於蒲州置中都改州爲河中府至六月而罷後上元元年復置岐州爲鳳翔府又以益州爲成都府 增 宋史曰五代俱置開封府尹 宋開封府牧尹不常置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印正畿甸之事以教法導民而勸課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專決大事則稟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輒糾察 其屬有判官推官四人日視推鞫分事以治而佐其長領南司者一人督察使院非刑獄訟訴則主行之司錄參軍一人折戶婚之訟而通書六曹之案牒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參軍各一人視其官曹分職涖事左右軍巡使使判官各二人分掌京城爭鬬及推鞫之事左右廂公事幹當官四人掌檢覆推問凡鬬訟事輕者聽決元祐元年又增置新城內左右兩廂四年罷元豐初復置 開封典司轂下自建隆以來爲要劇之任至熙寧間釐折獄訟歸於廂官而治事視前日損去十四崇寧三年蔡京奏罷權知府置牧一員尹一員專總府事少尹二員分左右二府之政事牧以皇子領之尹以文臣充在六曹尚書之下侍郎之上少尹在左右司郎官之下列曹郎官之上又請移開封府於舊尚書省從之太宗眞宗嘗任府尹自至道後知府必帶權字至是始罷

政和三年資政殿大學士鄧洵武言河南應天大名府號陪京乞依開封制正尹少之名從之　高宗駐蹕杭州建炎三年詔改爲臨安府其守臣帶安撫使置知府通判簽書節度推官觀察推官觀察判官録事參軍等官掌畿甸之事籍其戶口均其賦役頒其禁令城內外分南北左右廂各置廂官以聽民之訟訴廂官許奏辟京朝官親民資序人充後罷城內兩廂官惟城外置焉乾道七年皇太子領尹事廢臨安府通判僉判職官置少尹一員日受民詞以白太子間日率僚屬詣宮稟事九年皇太子解尹事臨安府官制並依舊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五京尹爲五京留守

司俱兼府尹職　金大興府尹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兼領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同知掌通判府事少尹掌同同知總管判官掌紀綱總府衆務分判兵案之事府判掌諮議參佐糾正非違推官二人分判戶刑案事　元初立燕京路總管大興府至元二十七年改大都路都總管府置達魯花赤二人都總管一人即京尹之職也副達魯花赤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經歷知事各二人凡本府官吏唯達魯花赤一員及總管推官專治路政其餘皆分任供需之事故又號曰供需府　明初改集慶路爲應天府欲崇其秩改知府爲正三品賜銀印同知爲府丞凡禮遇視在外知府特異有治中通判推官經歷知事照磨等官　永樂十年陞順天府府尹爲正三品如應天府掌京府事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貢賦節征徭謹祭祀閱戶口糾豪強恤窮困録罪囚務知百姓之疾苦凡學校軍匠積貯牧馬薪炭河渠堤涂僧道醫藥之事率其僚而分理焉

留守　杜氏通典曰周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聞後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留守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爲東西臺至安帝時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役魏孝文南伐以太尉元

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後並加使持節唐留守之制蓋因此也高宗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爲京都留守時有道士朱欽遂爲中宮所使至都所爲橫恣弘機執而囚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爲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賜書慰諭仍云不須漏泄武后臨朝垂拱三年文昌右丞相蘇良嗣爲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謂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人爭利

宋史曰舊制天子巡狩親征則令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建隆元年親征澤潞以樞密使吳廷祚爲東京留守其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以知府兼之西京河南南京應天北京大名留司管掌宮鑰及京城守衛脩葺彈壓之事畿內錢穀兵民之政皆屬焉南渡初其東京北京並置留守以開封

大名知府兼其後河南復南京西京置留守紹興四年帝將親征以參知政事孟庾為行宮留守置奏差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官一員幹辦官二員準備差遣差使各三員使臣五十員又置留司臺官一員五年罷　續文獻通考曰金諸京留守司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副留守帶各府少尹上京留守司兼管林木事正隆二年並罷　元大都留守司掌守衛宮闕都城調度本路供億諸務兼理營繕內府諸邸都宮原廟尚方車服殿廡供帳內苑花木及行幸湯沐宴遊之所門禁關鑰啟閉之事留守五員副留守二員　元世祖至元三年詔上都路總管府遇車駕巡幸行留守司事駕還即復舊　明制巡狩親征皆命東宮監國以大臣為留守而府尹無居留之事矣

京尹二

原　史記曰汲黯為主爵都尉丞相公孫弘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　漢書曰甯成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乃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　又曰韓延壽為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出行縣掾吏皆以為方春月可一出勸農桑至高陵有昆弟相訟延壽傷之曰骨肉爭訟是吾教不行也乃入傳舍閉閤自思過於是訟者遽相責讓皆肉袒願以田相移至死不爭延壽恩信周二十四縣無訟者吏不忍欺　又曰張敞為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在長安中又曰在章臺下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為詡畜）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　又曰尹翁歸為雍右扶風辟用廉平疾姦吏常為三輔最　又曰薛宣為左馮翊得郡中人吏罪名輒告其縣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　又曰王尊王章王駿並為京尹皆有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又曰龔勝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　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國及邊鳳皆京尹並有雄名語曰前有趙張後有邊延趙張謂趙廣漢及張敞也　謝承後漢書曰鄧遵出為馮翊守下車治豪強四海號為豪強所病　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為京兆守勸勵禮學風化大行人多無車牛斐課人閒月取車材使

轉相教作車又課民無牛者命畜豬責時賣以買牛始人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吏不煩民民不求利遷爲平原太守吏人啼哭遮道車馬不得前　又曰顏斐爲京兆尹課人輸租時各因便置薪兩束爲寒炙筆硯　又曰顏斐爲京兆守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蕪人民飢凍而京兆今屬縣皆整頓阡陌樹桑果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　王隱晉書曰樂廣字彦輔爲河南尹故郡中多怪後人皆於廊下郵傳中治事無敢數在廳事者唯廣處之　晉中興書曰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　又曰彭

城劉隗太興初長兼侍中出補丹陽尹隗雖在外而萬機秘密皆豫聞之　語林曰許元度出都詣劉真長先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標劉貴略無造詣遂九十日一詣許語曰卿爲不去家將成輕薄京尹　隋書曰樊子蓋檢校河南內史屢有治績文帝謂曰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增唐書曰開元初李元紘擢京兆少尹詔浚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磑瀦堨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　山堂肆考曰李峴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帝歲幸溫湯甸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擿安祿山陰事

諷京兆捕祿山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怨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零陵太守峴爲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　唐書曰肅宗時楊綰輔政以儉約風天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　又幹爲京兆數論執宰相元載惡之王縉附載意折幹曰南方孫生安曉朝廷事邪　山堂肆考曰劉晏爲京兆尹總大體不苛細寬猛相濟吏民安之　又李勉爲京兆尹時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使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勉不

從曰吾倏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備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　又曰柳仲郢字諭蒙爲京兆尹政號嚴明出尹河南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尹時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愛爲本　又曰薛元賞爲京兆尹嘗詣宰相李石第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辯甚喧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邪命左右趣神策軍將出仇士良聞之召元賞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神策軍而因服見梲士良士良無如之何呼酒歡飲而罷　唐書曰會昌中李德裕當國元賞復拜京兆

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斂坊閭元賞
到府三日收惡少竝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
以火滅其文禁屯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
是軍暴折戢百姓賴安德裕復用元賞弟元龜爲京兆
少尹　山堂肆考曰唐僖宗時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
都游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
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牓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
牓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由是歸者如市　宋
史曰五代漢初李穀權開封府時京畿多盜中牟尤甚
穀誘邑人發其巢穴有劉德輿者梁時屢攝畿佐居中

牟素有幹材穀即署攝本邑主簿浹旬穀請侍衛兵數
千佐德輿悉禽賊黨其魁一即縣佐史一御史臺吏搜
其家得金玉財貨甚衆自是行者無患　又宋眞宗朝
御史中丞趙昌言上言天下大辟斷絕皆錄款聞奏付
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
或斷獄有失止罪原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
不及責則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
施行從之　又愼從吉錢俶之壻也臨事欲速勤心公
家所至嚴察多請對陳事上謂其無隱大中祥符八年
改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既受命召戒之曰京府浩穰凡

事太速則誤太緩則滯惟須酌中耳請屬一無所受
又眞宗爲壽王尹開封府召畢士安爲判官及即位命
權知開封府事近臣有怙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
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宮府常從爲廷職者每授任於
外必令士安戒勗　又慶曆中賈昌朝言漢唐都雍置
三輔內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
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陳許滑鄭皆隷開封
府以四十二縣爲東畿帝納之　又程琳權知開封府
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賂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
辭異令有司驗得實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曰蒙

正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
與已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
女歸夫訴於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於
帝曰臣恐天下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
笞而歸其妻琳後以御史中丞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
封府　又包待制拯除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舊
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
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至河塞不通適京師大
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皆審驗
劾奏之　又范純禮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

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
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旨
鞫享澤郵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劇歸途
見匠者作桶取而戴之於首曰與劉先主何如遂爲匠
擒明日入對曰愚人鄙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
好生之德以不應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曰正欲外間
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耳徽宗從之　又元豊時
王存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堤以自廣或請
令培築如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
人旣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卽日弛其禁都人

懽呼相慶　又吳擇仁以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
尹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
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有寶鑑
者以捕盜冠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狃舊態來前叱
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匿
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之竄於遠戩遂中以事罷爲顯
謨閣直學士　又王巖叟爲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
都城羣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
不可深究巖叟令掩捕撤毀之根株一空供備庫使曹
誦[illegible]以產貿萬緡市儈逋年負其半續盡力不能取一日

啓戶則所負皆在焉驚問其故儈曰王公今日知府矣
　又元祐初錢勰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
敏欲困以事導人投牒至七日勰隨卽剖決簡不中理
者緘而識之戒無得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
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譌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
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人皆驚詫宗室貴戚爲
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　又孝宗朝張
杓[illegible]以直徽猷閣改知臨安府都城浩穰姦盜聚慝杓
晝分地以警捕夜戶不閉光宗時再爲府尹內侍毛伯
益冒西河芰地爲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當緣宣諭

求免杓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杓以彈壓失謁道左
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所至
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爲首　金史曰金
大定初唐括安禮爲大興尹上曰京師好訛言府中姦
吏爲民患卿雖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毋爲因仍七年
五月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
錢爲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餘有差　又曰
章宗時承暉知大興府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
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
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曰可以此報宣徽矣　又貞祐

時胥鼎知大興府以在京貧民缺食者衆宜立法賑救
乃奏曰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陞
職以勸奬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入粟草各有數全活
甚衆　元史曰元至元十七年上都留守闕官宰相擬
廷臣以十數帝顧賀仁傑曰無以易卿特授上都留守
兼本路總管開平府尹桑哥用事奏上都留守司錢穀
多失實召留守忽剌忽耳及仁傑廷辯仁傑曰臣漢人
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耗傷臣之罪忽剌忽耳曰臣爲
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行者臣之罪帝白以爵
讓人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己者罪勿問　又大德二

年姚天福拜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之
尹京者以天福爲稱首　獻徵錄曰明陳誥爲給諫舉
劾權貴無所避太祖朝犯顏敢諫屢瀕於死永樂十六
年擢府尹政尚嚴察有張趙風嘗出行誤衝太子駕太
子訴於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　又曰王
賢爲順天府尹嘗以柴炭爲民病言於大司空石璞曰
京民勞疲極矣今採運夫役與眞保諸郡等無乃不可
乎石默然爲遞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屬
叱跪於庭賢聞趨至欲縛其人以聞主者固謝乃已景
泰間再疏乞休上曰卿年七十禮當致仕然京畿冗繁

非卿不治英宗復辟之初顧謂近臣曰府尹如賢者何
可得哉　又曰成化時彭信爲順天府丞畿甸征徭常
倍徙他郡加之達官貴人園田錯午侵牟武斷民用困
瘁信贊治之暇周行列邑揚摧折之威施拊循之政方
嚴之下惠裕繼之　又曰正德時孫懋爲南京府尹適
駕幸南都與參贊喬宇僇力同心隨機防護宸濠已擒
繫舟泊龍江逆錯繫諸司而彬等益導上夜遊伺便竊
發懋乃伏闕上章屢請廻鑾辭甚激切時值彬生日衆
期往賀懋曰某抗疏欲置之死而令復賀其生非情也
彬雖憾之然困懋不敢輕動及卒世廟惜之曰古之遺

直也特賜祭葬贈官蓋異數云　又嘉靖間劉淑相尹
順天先是永樂初徙天下富民塡北京供坊廂富民役
遂占籍京師年需原籍幇銀有司歳徵銀解戶部下京
府給富民曰供坊廂役至是福建解銀六年有奇部發
府令給僚胥皆以成例宜給淑相曰國初土著者寡富
戶供坊廂役需費實繁原籍幇供宜也今土著日增富
戶隷籍順天與土著同役凡有役府下兩縣縣下廂坊
詰丁撥畝均出供費富戶何以獨得幇銀也乃下兩縣
覈年供需費銀實費不什一遂停不給以上京尹　唐書曰
太宗伐遼房元齡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

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忽有男子上急變元齡詰狀曰我乃告君元齡驛遣追帝帝視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邪　又曰開元十二年東巡泰山宋璟為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　宋史曰後唐莊宗入魏河朔遊士多自効軍門張昭至魏攜文數十軸謁與唐尹張憲憲家富文籍每與昭燕語講論經史要事恨相見之晚即署府推官憲從為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莊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戍將應之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為自安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靦顏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有害昭者執之以送彥超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令為病安撫軍民事寧以昭為北京留守推官　又曰太宗親征太原以沈倫為留守判開封府事　又曰至道初呂蒙正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飲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　又曰王旦參知政事從真宗幸澶淵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於郊忽聞後有騶呵聲視之乃旦也　又大中祥符議封泰山以向敏中舊德有人望召入權東京留守後祠汾陰復為留守　又曰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為官屬修等頗遊宴王曙時權知開封府後至嘗厲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事邪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耳（以上留守）

京尹三

【原】執版　閉閤（漢書典職曰京兆秩中二千石見尚書令僕射執版揖之　韓延壽事詳前二）三輔尤劇　五日何畏（張敞傳曰浩穰於三輔尤劇　注浩大穰盛言人衆多也　又曰張敞被劾使吏絮舜有所案驗絮舜以敞被劾當不久在職遂慢其事曰五日京兆尹耳何足畏言懲應五日為京兆尹耳敞問殺舜書簡京曰五日京兆尹如何竟免罪）母問錄囚　吏請代罪（漢雋不疑為京兆尹每錄囚徒其母問以平反則喜而食若無所出則母怒而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白帖云趙廣漢坐罪吏人守闕許號泣曰人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敬養小人竟坐慢斬）內常帝都　外統京畿（傅子云傅嘏字蘭石為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土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猾天下四會利之所聚奸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之綱以統之猷劉之目以經綜之孚之所衆以術補之有所舊達衆大有益於民事皆屬其蹤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

安之

整頓京師　**檢御貴戚**　李郃別傳云鄧騭弟豹將作大匠河南尹鼓紛逃得之上及傳府欲用豹難便召拜下詔令公卿舉隱以旨遣人調公御悉舉驚李郃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師視家為御之責必不令可友使

遐邇所模　**四方表則**　晉起居注武帝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務遐所憤以導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內外明於治化其以恂為河南尹王隱晉書曰庾純字謀甫太始六年詔曰河南京畿大都為四方之表則中書令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純粹忠正才經治奕紳青以為河南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專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之後章為鳳所陷下獄死晉書孔坦為丞相苻蘇峻之亂章奏鳳見任是以遷其官不可

擿伏如神　**民如子**　漢書趙廣漢為京兆尹精於吏職發姦擿伏如神晉書曰孔坦字君平可以廷尉遷廣漢之後京兆尹其撫民如子事非其功以加於下士設官部

用善士　**豪右**　謝承後漢書云謝夷吾字堯卿為河南尹用善士所為非一干所及行之務所不仗者見吏民如神之為其所憎惡嫉吏者以肅見成政用信於心腹天下精於吏職伏如神承後漢書云夷吾為河南尹民為之歌子如延旅欲進

剪治強宗　**禁絕**　謝承後漢書云華嵩為河南尹禁絕豪右剪治強宗比於成名不抵

持法簡而不犯　**為吏嚴而不殘**　傅子云河南尹本設律法明有撿省毋簡而不犯之不可曰可把民不列可女不傳為不患能如德化為京兆尹能嚴而不殘故可人不疑仁為仁吏嚴而人不患殘惡

疾病則給醫藥　**獄訟**　傅子云民有疾病則給醫藥遣人於其家為之察其謁惡而不過也

不加榎楚　漢書云京兆尹民有疾病者遣吏行視之常使使者給醫藥其獄訟不加榎楚而得其實見理情訟而獄得實

蓋勳威震京師　**袁安大小從化**

後漢書云蓋勳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勢貪放勳按得其贓千餘萬貴戚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按威震京師漢書袁安為河南尹十餘年京師肅然大小從化

日受俸　**兒寬開渠溉田**　謝承後漢書曰羊陟為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乾飯

羊陟計　漢書曰兒寬為左內史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是愈奇寬又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

野

王今貪殘李膺殺之　**王官瓦不下王濟鞭之**　後漢書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贓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按其罪元群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晉書王濟為河南尹未拜而鞭王官吏

增 追匿金　**嚴道賦**　官王官發奇為河南尹鞭之於中書舍人合當中書不集北方晉時張邈嚴延得罪河南尹王濟尉中部王官下獄不直學士領知事而鞭之致封從之

金　宋書云張嘉貞為河南尹時政以宗王召拜自勳白內官於帝奏后太史曰臣先是京兆尹在心所家宜其尚節始北宗杖

銅虎　**幢蓋鼓吹**　**玉麟**　唐書韋宙為京兆尹時宦官日專謂後漢書云李郃為京兆尹大將軍曰可上書奏后太史之始宣之何京

惠文彈治　**詔書褒美**　漢書云彈治府州所以非公事以恕書封安之后如隋虎節前文後元一知白書之戴季節乃人臣於吏在

請避正寢　**識名屏風**　唐書云宋璟為京兆尹知名蓋聞其名為避正寢留事府中又請大學士書其宗名於屏風闕其堂曰開封府

飭神策校　祠曲江池　山堂肆考云元和初柳公綽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公綽杖殺之明日帝怒詰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耳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帝不怒以聞可殺乎公綽曰臣不當以聞若死於街衢宜令金吾街使以聞在坊内左右巡使以聞帝乃罷　唐書柳公綽傳曲江池一夕大云奏臣請以言劾其罪　頓舍種蔬　表木按籍　唐書韓愈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詔不臺參時愈為京兆尹…大府以下…

一不出　片地凡三種蔬……

剖決　簡易循禮　厚結中人　獨抗錦衙

京師不加……名

談笑　文直苦宗……

多大臣……　大體不苛　壹意撫字

擿發奸盜　請罷牛車　請平宮市　奏免園夫

平價外吏和售以聞與禁中事宜……

尚軍於關所京　畏法　文書躬決　豪猾畏斂　三老上書　六軍

府尹奏罷……　降絲綸　賜旗甲

東都治第　西京留臺

博奕不問　聽斷如神

京尹四

原秩二千石　續漢書百官表云凡州所監都為京都置尹一人秩二千石

官品第

三 漢書百官表云京兆尹品第三 如郡主爵 又云三輔職如郡主爵列侯

分治京師 漢官解詁云武帝太初元年左內史為左馮翊主爵都尉右內史為右扶風京兆尹治京師以為三輔

正身率下 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正身率下按篤從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歎愛三輔咨嗟焉

正身奉職 又云巴肅為河南尹正身奉職

優賢養民 又云華嶠為河南尹優賢養民

進賢尚功 續漢書百官志云凡京都置尹治民事進賢南功

政令甚明 漢書云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稍弛威嚴

政清整 晉中興書太原王[illegible]丹陽尹為政清整

抱鼓稀鳴 漢書云張敞守京兆尹一日捕盜賊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私請不行 魏志云司馬芝字子華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不行居官十一年自魏及今為河南尹者莫及也

勸農桑增戶口 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勸民農桑遂增戶[illegible]食豐[illegible]鄰治[illegible]少歸之

三輔資其政教 後漢延篤為京兆尹三輔資其政教

百里垂拱仰辦 魏志云劉馥字子精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與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當民之衛日引月長明撓幽微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

未嘗贓罪鞫人 後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京師肅然朝廷重之

自勵 魏志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彊扶弱吏民莫不自勵 疑為京兆尹公云

吏民稱不容口 漢書曰趙廣漢為京兆尹日政令肅清吏民稱不容口

吏民敬其威信 漢書為示

吏民莫不

增 頭上尹 山堂肆考云唐劉栖楚改京尹嚴誅不避豪彊宿奸老蠹斂跡一日軍士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諫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

南省位 宋史云陳省華景德初權知開封府[illegible]

稱府舊制卿監坐朵殿太宗以省華位京府別設其位升於南省五品之南

造土龍 唐書云代宗朝黎幹再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雷雨

聞鴉訴 山堂肆考云唐溫彰為京兆尹立鈴以通冤訴者一日聞[illegible]鈴響視之乃鴉也彰曰是必訴人探其雛命吏視之果得探巢者命治之

大聲官人 [illegible]錄云永樂時陳詡為給事中彈劾權貴每奏事大聲如鐘上令鍼之數日奏對如故上呼為大聲秀才擢順天府尹既而坐事落職上一日問左右大聲官人何在宜置輔導使人得間過乃授荊王府長史多所匡益上[illegible]以忠良鯁直四字示寵異焉

高第入守 翰苑新書云郡試二千石高第入守京兆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惟趙廣漢張敞為久任

默記浚遣 又載東坡集云張文定公方平知開封府府事嘗為尹[illegible]書[illegible]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以次浚遣毫髮不遺吏民皆以為神

宿酒奏事 宋史云李[illegible]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然夜醉晨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沈酗於酒邪

治以簡靜 獻徵錄云弘治間[illegible]尹應天政務填委以次裁決欲以簡靜治之或勸以都下非外郡比自古尹京者必嚴厲明察始稱其官亦笑曰任吾性而已公退輒與賓客燕飲如平時久之吏樂其簡民安其易

獄內皆空 翰苑新書載哲宗實錄云王安禮知開封府事至輸獄庭無留訟三月而獄內皆空擇諸府門使過之者皆以為異事

甚似其父 宋史云呂公弼宰相夷簡子也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

詔不臺參 唐書云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以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乃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

望風而遁 又曰開成初鄭覃以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敝衣擊大毬占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

不相引避 又曰郭行餘累擢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擊之自言於宰相裴度韓為諭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為牧故尹為長史司馬卿

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闕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趨在相是不能答

不妄造請 宋史云馮京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溈以京爲傲使往見時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爲公重非傲也京富弼壻

不附安石 又云劉庠爲開封府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卽告吾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見庠竟不往神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

政如始至 山堂肆考云明皇東巡源乾曜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居三年政如始至

不負所知 宋史云晏殊留守西京奏張洞知司錄殊晚節頗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飲酒賦詩倡酬無不至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亦自以不負所知樞密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

或用故相 續通典云唐故事居守之位或用舊德或用故相未嘗以武將而當保釐之重也長慶二年以前義武軍節度使陳楚爲東都留守違制尋亦改焉

三世尹京 翰苑新書載四朝國史云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言曾祖顥祖適皆嘗領府事今臣復攝尹懼弗克負荷徽宗曰卿三世京尹爲國宣勞誠搢紳之盛事也

四爲京兆 唐書云肅代時魏少游四爲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綽飾規檢有足稱者

五爲京兆再爲河南 又云柳公綽子仲郢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尹再爲河南尹

父子兩京 宋史云溫詔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子琦使京西攝尹諸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爲榮

兄弟具瞻 唐書云李叔明本鮮于氏世爲右族兄仲通天寶末爲京兆尹叔明當東都平招徠遺民號能吏遷京兆尹長安語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京師豪右大震 又云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許孟容爲京兆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赴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爲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

京師無事有希文 山堂肆考云范文正公尹開封都民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公京師無事有希文

請禁賓客相過 宋史云景德初陳省華尹開封以府事繁劇請禁賓客相過詔從之

賓僚不拘時見 山堂肆考云宋呂公著知開封率五日視事賓僚至者不拘時見故府無留事下情易達

心一主於惠愛 獻徵錄云明應天府尹吳雄臨事能斷權奸懾惡推見至隱而心一主於惠愛嘗讀趙廣漢傳歎曰搆會吏民以賊無辜是豈爲民父母之道宜其見刑也至讀黃傳則曰爲吏者當如此矣

都輦重職 白帖山濤啓曰河南尹京兆重職前代皆用名人聖代已來有李胤杜預王楊僞不疑復令成此者也

雷埽庭訟響答詩筒 宋史云錢勰進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府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據案時遣之詩勰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埽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

表則四方 監臨三輔 鎮撫畿甸 肅清京師 當堯舜之朝 繼張趙之位 偶唐虞之代 尹河洛之都 統千里之封畿 領萬户之版籍 況屬休明之朝 宜尊表則之位 朝許政能 任先廣漢 時推明察 選在不疑 漢推能政 選在袁安 晉擢公才 任先孔坦

京尹五

原詩 梁元帝去丹陽尹尹荆州詩曰驂駕乘駟馬謁帝朝承明 分符涖閩越 終然慙勵精 又曰副君垂獎眄仁慈穆且敦 終朝陪北閣 清夜侍西園 降責深知己 寧思食椹恩 未嘗辭畫室 詎忍去轘轅 蕭琛和元帝詩曰妙善有兼姿 羣材成大厦 奕奕工詞賦 翩翩富文雅 麗藻若龍雕 洪才類河瀉 案牘時多暇 優優閱典墳 儒

墨白元解文吏更區分平臺禮申穆兎苑接御雲軒蓋
陰馳道珠履忽成羣德音高下被英聲遠近聞　徐勉
和元帝詩曰欽愛良是賢謙恭實所務尊賢遺道德重
學嚴師傅六藝誠爲敏三雍稱有裕覆被唯仁義吐納
必珪璋壯思如泉湧逸藻似雲翔夙有匡時調早懷經
世方留心在庶績勵精思治綱

【箴】漢揚雄（一作崔駰）河南尹箴曰芒芒天區畫冀爲京商
邑翼翼四方之經（一作是憲）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風化攸興
萬國承流

【制】唐蘇頲授宋璟兼京兆尹制曰敕惟雍設都實難

其理京尹鎮俗不易其才具官宋璟天假直清時歸方
正端莊以立姦慝還於望風果斷而行綱維成於不日
衣冠所重人吏攸欽俾承彈糾之餘乃綜浩穰之劇可
兼京兆尹餘如故　常袞授孟皡京兆尹制曰門下天
府惟雍神皐作京當四海之會同在三輔而尤劇漢以
郡國二千石高第入守而歉下稱之今因其制而選用
亦陟明於辨理也具官孟皡端一簡亮外寬內肅在割
能斷見事風生歷踐通列偘然處正京師化源庶尹之
則承平無事統正猶難或多毀傷失名數月輒罷況寇
難未靖邊備尚勞率西之師取給畿內戎衣軍餉困竭

閭閻姦人豪奪吏氣傷沮屢有申救未懲其弊思得至
公明斷之才曠然大變其俗是用命爾典司劇任肅清
權右扶養元元無俾趙張專美有漢可守京兆尹散官
勲封如故　又授京兆府尹魏少游加御史大夫制曰
門下肅清風俗糾正朝廷必求謇諤之才式總紀綱之
任具僚魏少游直方其行簡亮在躬有玉壺之清澄秉
龍泉之斷割通變可以成世務精密可以聚人倫中外
累更風聲益振法無所避姦不能欺貳職司隸寶平邦
教三尹京邑倘洽人謡不有兼官豈云重寄宜授趙堯
之印俾雄張敞之職可檢校御史大夫餘如故　白居

易授韋正貫京兆尹制曰敕權知京兆尹韋正貫詩不
云乎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故趙張遵延馳名兩漢而不
疑兼以儒學取重當時斯任也吾豈易哉爾數用政術
列爲殊科再升文字之選一衆雲霄之路拔於郡府以
尹京師有抑強扶弱之心得變通適時之用煦若春日
畫如秋霜干將淬而拔刃皆虛騏驥馭而追風自遠重
以郊天慶禮發號鴻恩託事而物力安舒設禁而寇攘
帖息是用嘉乃成効寵之正名爾其奉上思盡臨事思
權轄健吏而息窮人簡律書而提綱目處劇勿紊居閑
勿遺俾雄剸絕迹於九衢枹鼓息鳴於五夜克揚顯績

用選前脩　文授黎幹京兆少尹制曰敕朝散大夫前守諫議大夫兼侍御史内供奉賜紫金魚袋黎幹經遠良圖弘通敏識與贊聚學風雅成文操守甚貞行歸於正早敦近掖見重中朝俊徳用彰嘉言罔伏頃有歸闕之志益存難進之誠亞彼尹京眷求公器宜膺獎命俾展多方可京兆少尹散官勲封如故　元稹授楊巨源郭同元河中興元少尹制曰敕具官楊巨源詩律鏗金詞鋒切玉相如有凌雲之勢陶潜多把菊之情朝請郎前守華陰縣令郭同元文戰得名吏途稱最劉超推出納之善王渙著抑挫之名皆周已長各居官守因其滿秩議以序遷稽其器局之良宜參尹正之亞巨源可守河中少尹同元可權知興元少尹　宋歐陽修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制曰門下翳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進退之禮必優屢形懇避嘉歎懿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具官劉沆質性剛毅安材敏明入必侍於清閒出屢更於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毀譽不回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頗方厚於倚毘乃遽思於退讓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茲祕殿之嚴眷乃

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眞封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爲時耆老往則殿於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使蕃之命

【原】表梁劉孝儀晉安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盈尺徑寸易取琢磨南箕北斗難爲簸挹何則良工質美在器成珍假名責實涉求必殆　邵陵王讓丹陽尹初表曰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崇號已忝彝典況京兆五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審已循涯自知莫可銜談巷議尤見不勝　庾肩吾爲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劒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簾開五岳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雷方今振鷺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幸聞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貪

【原】序梁元帝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爲成皐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華皐西以大江爲黃河既變淮海爲神州亦即丹陽爲京尹雖得人之盛頗愧前賢而晒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

受圖負扆寶曆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敘德以位成每念忝治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眞長之室想淸談之風求獎餘晨頗多暇景今綴采英賢爲丹陽尹傳

京府判官

增 涖事恪謹 宋史云程羽領開封府判官羽性淳厚涖事恪謹太宗尹京頗以長者待之及即位令知開封府

始置通判 又云太宗爲府尹宋琪爲推官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其門遂惡之乃白太祖出之外太平興國開復以請郎舊條留判三司勾院儀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宋始也

勸辭留務 又云秦王廷美尹開封府名諸以考功員外郎流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嵩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來元居從令封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恐請從行

下堂對使 又云許王元僖爲開封尹召端復爲判官王有思君端武使一曰曰至遠耶尹王使至對曰內侍有詔下端推天子

並賜金紫 錢其陰事者坐碑事徐起遠之史武元有內侍王端神就勸於府備方沒取帽來係使二使曰至詔推君天子有巴若頗從者曰安可在堂上對制問使隨問自制罪人矣云太平興國上王官運使陳合問則紫又張去華爲開封府判官王尹中京即侍御史陳而制

請行辟屬 戢爲推官並賜金紫又張去華謂曰爲與等皆朝之端殿中侍御史陳上持加丞開其賜善佐召各賜錄百萬以下田以任州臣人云謝錄數論事擢子等官上言煌宣對以

妙選僚佐 愚所闡似吏不甚稱開封府判官請公卿以豆下田任州辟屬府者便得自辟限考今又云眞宗尹京召楊徽妙選僚佐

執奏宮禁 長務求術略不屬貨士又云梅摯從開封判官遷推官執奏宮禁

草定書疏 之爲諫議大夫與單安並統閣對府判官又云摯官人主部呼之宗以簡札達官人摯執奏皆杖配之徽巡卒皆釋不問云又

眞宗尹京楊徽之爲首僚郎中書疏皆徽之從孫億所草定也

升殿並命 又云盧琰爲太常博士咸平二年超爲開封府判官與推官李防並命眞宗謂宰相曰人之有材譽得患知但歷試而後可見占謂

不奉宮中敎旨 日特升殿諭以天府事繁愼選之意仍賜緡錢又云龐籍爲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敎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敎旨下府者嘗杖內侍詔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

平反白衣會獄 又云蔡禋爲開封府判官時白衣民事浮屠法相聚誦經號白衣會賊捕數十人送府尹賈黯疑有冤請誅其首而流其餘證持不從各具議上之中書是其議但誅其首而杖其

稱爲廉判 餘其子弟以隨食無重味嘗見君書然數日才一判歐陽修云明呂言大學士原之孫也以廉稱太平直通判天府事若近塗起曰無廉判來內奏弗天故飾僚也任中幾多丞入年太恩

湛浮自得 書呼序吏入事安若關遠弗敎也功人之曰京言又好議天下事若其運弗無近功又云明嘉靖光君好言天下事若其又允錄其名高時謂明以與事令還應天府益奇賦喜稱元簡易以允樂拘檢性善書晚尚湛浮得喜之舉拔之試官郎

京府推官

增 察其冤誣 宋史云五代初王延範爲開封推官時民詣都門中初名延範察其冤誣又呂端爲開封府推官以騎事坐之法凡神臨蒞之服入都論死門官蔡偉闊自負以證服入論死又李慶嘗坐子察其冤以言執反掩平理而民騎尹

反坐告者 又曰開封府推官蔡有爲其冤反坐告者上司以聞因呂忝士復以貴衣老賢空簡理而長尹

文擢第一 火入直延慶察孝辟色疑焉詢之有鬥者事罰寄甚重之又曰中神宗以爲擢第一又游判官甚以文擢第一仲又曰宰事

不伐科名 果誣即反坐告者又曰晁補之安貴蘇軾也召其試學士院第一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相士之輩與異其文擢爲第一加集賢校理乃開封府推官晁補之以何年及第京人名推官後知其嘗推官問何年及第其嘗占其初第一不推官具宗開封府後知其爲第一

從進者不言人過其居家未嘗問有無不得錢一錢召所善客與數乃少有有用世既漢落無百不試士一錢先猶發所生於

文所著書然集已數百卷陸游曰盡古昔無所多之不言人過其居家未嘗問生也

守章句未合詩文敵之不得其精大者數百卷陸游曰古者其由諸生起自得事其精發明之高正者也

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道遷廊然雜俗者矣若

名第一自悔失問謂纓不以科名自淺甚重之

伉直尚氣 又曰王益柔曙子之伉直尚氣以屬

至集賢校理與蘇舜欽泰邸會酣作傲歌時人欲逐為官闕正賞王到狀言益奇罪當誅韓琦為解於帝久之為判

封府推官

請察獄冤 又云李防日閣三五日即權開封府推官請與判官察冤獄

特加歎賞 又云齊州因維岳為淮南轉運使至都據法斷因維岳事免罪維岳詰之

俄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矣岳問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技事第云轉運使令讞罪卒如其言發免維岳坐贓金百二十斤為開封府知楚州真宗以壽王尹京精擇府僚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或言其在淮南決獄不平有司以其者辯之太宗特加歎其實在京府事練平處有知王陸為司錄宗亦

法不止笞 又云真宗為開封府尹命獄官盜稱其名韓及所即命府推公錄岳與畢安推知罪封獄官民

事官 審薪為盜所奪遂傷之包拯為尹命其守公署曰盜主法不止笞執不從善其守

窮治 又云頃在韓庭得辛有娠而出生己府以為狂泰潦汝 又云韓綽為辟封府推官有男子母以為狂泰請其治

州將言留之在外恐盜衆相役獄官禁錮姊之民令緒生一女治青達乃貴生府治其事蒿一為時名撰事市書

賜緋 又云趙槩少篤學以殿中丞為集賢校理授開封府推官權知諸陽史推為一日開府不封推官已未年逕事中事書市迎仁詔宗中

面賜緋

未午而畢 又云諸楊史推為日開不是府推未午過事刃然

沒斷精敏聲聞益遠 又云王安石府推官一日不悅以蘇軾事令權凍開為封 又云元祐中王權知開封府推官為

創立推判分治之法 又云元祐中承旨權都知開封

精毅聞益遠發 府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為異同舊以推官分治之法自是著為令

京府治中

求為尚寶 世蕃以錄治中求為尚寶丞聽數故事相謝之子 又云錦衣陸炳以錄事為治中求為尚寶丞晚在嚴世蕃故事相謝之子

治中惠政 又曰開封府通判居每部屬鄉學授者稱為賢唐學先生嘉靖間由鄉舉

分宜 治中惠政者又稱為賢唐字振甫居每部屬鄉學授

始宜天府通判遷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據屬七府事

多惠政時江寧為仙永豐二鄉數被水患居民餘七戶

京府司錄事 諸曹參軍附

事府為之長其事則除少尹 又曰溫公當言唐府劉總史以京北方大陸山張封表見府官開封為東京不宜行陳與王世建表 行官若急開劉母多讓以復錄為方易鎮宗使召吾行前意總閉然四路閉府辟呂瓊之類然後不得入朝 又曰是劉總將以總日明因為師劉仲爾為院

特遣宣諭 增

在明示由將總賢為之 開府者尚由是福籍入使入朝

為學士遷左拾遺當歲公滿當以帝學士以其資淺且家素貧以

自擇官居易請加美 又云李元和中翰林白居易以家貧

便可委

聽自擇官

令黃叔度 又云寶元密務達學士開封奏府不案曰功曹參事

詔官部

不律天理殊矣陳郡殷寅名知人之見道迅氣當曰今

貴叔度也劉晏每閣其論曰王丘封之罪矣日錄府司錄參軍

受詔

勸獄 又云宋史太宗朝開封府司錄參軍

新宗安獄仁宗朝為錄事參軍

塔錢饒軍 以謹幹聞

又云仁宗時陳堯佐為開封府司錄參軍

世用兵以餽軍

屢被升擢殿奏事

具徭役利害上之 又云韓琦為京師諸

乃具徭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

大姓與府尹同對殿中 又曰再世為相以補

并之世 又云開封府司錄與同世賜出身

中務郎宗閣其家

為之參軍 又云宋王珠權御史中丞建言三司

以登第更仕官者

秘書人新泉書院日與講學水之門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

已成深不能前為之蘇田百姓至今賴之

新泉書院日與講學府在門六年其京察諭為而生規建會

仙鄉立祠祠之今為

見以孫寔登第更仕宦書考無過者爲之可其奏

有宰相器 又云歷緒及進士第爲蕭淵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其爲有宰相器調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奏改法曹時明參

以公輔期 文忠歸田錄云薛簡肅公奎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爲府曹官薛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守秦辟以自隨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曰其爲人也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鎬果至參知政事

知其能 宋史云趙鼎登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士曹參軍

臨事勁正不受請託 又云鄭望之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歷開封府儀工戶數以治辦稱臨事勁正不受請託官寺有強占民田者奏歸之蔡京欲奪人妻使人諭意望之拒不從

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 又云家愿父勤國變皆閒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遊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愿紹聖間登進士第元符三年應詔上書極論時政凡萬言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禁錮不調靖康初左丞馮澥薦愿開封府工曹享諸閣曾孫大酉侍講筵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及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賜之

明不設

廂官

〔增〕分置八廂 宋史云韓縝在太常與王安石持議不合使爲開封府始分置八廂決輕刑殺下書

清 不行庭參 翰苑新書云邵伯溫撰蔡確傳確字持正韓維知開封府奏爲管勾左廂公事發劉庠知開封府責唯庭參唯謂藩鎮辟除抉屬乃有此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庠不能屈神宗聞而嘉之從臺官被執役奏乞除官上曰可用不肯陪輦見劉庠者達除監察御史

明不設

市令

〔原〕內史屬官 長安市長 北堂書鈔云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內史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 又云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

祭遵奉法 元儒知人 東觀漢記云祭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上乃貫之以爲刺奸將軍 王隱晉書云石苞販鐵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勸苞當至公輔由是知名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三

設官部五十三 太守

太守一 唐刺史 宋知軍州 元總管府 明知府

原 杜氏通典曰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爲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 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 漢書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 并舉孝廉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偕簿郡爲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 質正 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凡戶十二萬爲大郡帝又下制令諸侯王相位在太守下 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爲太守 哀帝初御史大夫王嘉上疏曰近日公卿以下變易從急數改更政事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二千石輕賤吏人慢易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義死節者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故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以故縱爲罪賜金以厚其意誠以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尚書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所以丁寧告戒之辭今二千石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若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

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 王莽改太守曰大尹 後漢亦重其任 王常字顏伯爲巴郡民生爲立祠 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爲郡守 鍾離意黃香桓榮胡廣是也 或自郡守入爲三公 虞延第五倫桓虞鄭弘是也 三國時有郡守國相內史 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爲恥 王導永嘉末選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今者臨郡不明賢愚皆加重號輒有鼓蓋有不罕者爲恥導貴名器任散素華典崇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事始帝嘉而從之初太治中出守相三載一遷屬縣必以春出行者所以述職省俗宣風展義也 晉宋守相內史並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 後魏初郡置三太守 說在刺史篇 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爲刺史 說在縣令篇 太和中次職令郡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爲限 北齊制郡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 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 隋郡太守如北齊九等之制至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 楊尚希上表曰當今郡縣倍多於古十羊九牧人少官多請存要去閑并小爲大帝嘉之遂罷諸郡 大業三年又改州爲郡郡置太守 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加號持節後加號爲使持節諸軍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年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 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至隋開皇七年又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朱雀北方元武九年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二至十年悉頒木魚符於五品以上官義寧二年罷竹使符又頒銀兔符於諸郡唐武德元

年又改銅龜符爲銅魚符自是州郡太守更相爲名其實一也太宗初理天下也重親人之任疏督守之名於屏俯仰視焉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貞觀中置敍實爲能既令有能名時制大功之嫌不得聯官敎實兄敍順爲濫州刺史朝廷以其兄弟嫌違許令同州竟不違替時人榮之敍實懸遣洛州長史初敍師爲洛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樹碑頌美及敍實去職又立頌於兄碑之傍故人呼爲棠棣碑逮貞觀之末升平既久羣士多慕省閣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毅有材力者先入爲中郎郎將次補郡守其輕也如是　武后臨朝垂拱二年諸州都督刺史官準京官帶魚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職凡所出守多因貶累非

所以澄風俗安萬人臣請擇才於臺閣省寺之中分典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后乃令書名采之中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中之皆以本官檢校刺史從二十人內以政績可稱者獨當時復有爲員外刺史者永昌中常州刺史薛光謙徐州刺史司馬鍾二人而已員外刺史神龍初以譙王重福于李下里歷遷襄州員外刺史皆不節州之地張易之甥也貶重福爲濮州員外刺史務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爲四輔同華岐蒲四州謂之四輔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魚袋入年其餘爲六雄鄭陝汴絳懷魏六州爲六雄十望宋亳滑許汝晉洛爲相十州爲十望緋十緊初有十緊州後入緊者甚多不復其列及上中下之差增文獻通考曰

五代時仍刺史之號後唐時以二十五月爲限　宋太祖開基革五季之患召諸鎮會於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政焉其後文武官參爲知州軍事二品以上及帶中書樞密院宣徽使職事稱判太守掌總理郡政宣布條教導民以善而糾其姦慝歲時勸農課桑旌別孝弟其賦役錢穀獄訟之事兵民之政皆總焉凡法令條制悉意奉行以率所屬有赦宥則以時宣讀而頒告於治境舉行祀典察郡吏德義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軟不任事或姦貪冒法則按劾以聞遇水旱以法賑濟安集流亡無使失

所　若河南大名應天府則兼留守司公事太原府延安府慶州渭州則兼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定州真定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則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潭州廣州桂州雄州則兼安撫使兵馬鈐轄潁昌府青州鄆州許州鄧州則兼安撫使兵馬巡檢其餘大蕃府或沿邊州郡或當一道衝要者並兼兵馬鈐轄巡檢都監或帶沿邊安撫提轄兵甲沿邊溪峒都巡檢餘州軍則否其屬官員數多寡皆視其地望之高下與職務之繁簡而置之　建炎元年詔河北京東西路除帥臣外舊差文臣知州去處許通差武臣一員後詔要

郡帶本路兵馬鈐轄次要郡帶本路兵馬都監紹興三年罷元年七月詔要郡文官帶本路兵馬鈐轄武臣副之次要郡文官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副之令悉罷州改正稱呼至紹興三年臣僚言乾興異時沿邊事體不同又於今日諸州統制與補從著名位以成虛文詔並罷之五年令郡守除授罷並令上殿凡從官出知郡者特許不避本貫九年詔守臣以二年為任六年詔控扼去處守臣並以三年為任九年罷令郡守並帶提舉學事九月禮部言知建昌軍李長民奏宣和以前應知通令佐階銜並帶主管學事自軍興以來中輟今欲郡縣依舊法結銜從官以上知郡縣帶提舉學事除郡知通縣令佐並帶主管學事結銜從之孝宗乾道三年令不任守臣不為郎中書門下省言勘會已降指揮非曾任守臣及監司不得除郎官著入條令淳熙中令郡守罷帶主管學事續文獻

通考曰理宗時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右丞相葉夢鼎言臣宗謹重牧守之計將起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己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宣上德意庶幾無負臨遣之心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非立法之本意遼史南面黃龍府官曰知黃龍府事興中府官曰知興中府事南面方州官有刺史大略采用唐制　金諸府非兼總管府事者為尹　元世祖至元初置諸路總管府二十年定十萬戶之上者為上路十萬戶之下者為下路當衝要者雖不及十萬戶亦為上路上路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人總管一人兼管勸農事江北則兼諸軍奧魯下路秩從三品散府秩正四品達魯花赤一人知府或府尹一

人領勸農奧魯諸路同所在有隷諸路及宣慰司行省者有直隷省部者有統州縣者有不統州縣者其制各有差等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一府一縣之治判署則用正官在府則總管在縣則縣尹　明初罷各路總管府於兩京置直隷府各省分置諸府洪武六年定為三等賦二十萬石上為上府知府秩從三品二十萬下中府正四品十萬下下府從四品已而並為正四品　知府掌教養郡民之事賓興科貢均平賦役崇慎祀典禁詰奸頑表異良善訊聽刑獄審達冤滯存恤困窮糾察吏治上下其考以告於撫按藩臬上於吏部務知百姓之疾苦若籍帳軍匠傳驛馬

牧倉庫盜賊河渠溝防道路之事雖有專官皆知府領之而總督焉

太守二

原　韓子曰李悝為魏文侯上地守欲民善射乃下令云民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狗中之者勝不中者負民皆習射日夜不休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　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至留邸一月罷布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罷去必有毀臣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

有識聞之以窺陛下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又曰文翁廬江人少好學景帝末爲蜀郡守修起學館於成都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童子得教令吏民見而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京師者比齊魯焉天下並立學校自文翁始也　又曰黃霸字次公爲潁川太守户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是時鳳皇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賜爵關内侯黃金百斤　又曰龔遂字少卿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而佩犢乎　又曰朱買臣吳人爲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初買臣免待詔嘗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掾吏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　又曰京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　又曰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拜蕭育爲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加賜黃金二十斤育

至南郡盜賊斷跡　又曰召信臣字翁卿遷南陽太守躬勸耕農歲增三萬頃吏人親愛號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內太守　又曰汲黯爲東海太守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静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又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　後漢書曰何敞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爲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弟有義行者　又曰劉寛爲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嘗以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寃異苑云崔景貢守呂平有惠政當懸一蒲鞭而不用則又加寬一等矣　又曰劉寛爲南陽太守好爲諸生講論經義不嚴而治　又曰劉寵字祖榮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樸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　又曰劉寵爲會稽太守狗不夜吠將去山陰父老七八人齎百錢送寵寵爲選受一大錢故人號爲取一錢後八居九列四登三事也　又曰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之禮各因淫好

無適對配不識父子之姓夫婦之道廷乃移書屬縣各
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
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
娶者二千餘人是時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産子者始
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　又
曰泰彭轉頴川太守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於
郡境肅宗巡行頴川輒賞賜錢穀恩寵殊異　又曰鮑
昱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
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東觀漢記曰馮勤曾祖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生八男

皆典郡趙魏間號爲馮萬石　又曰趙憙字伯陽爲平
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奸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
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又曰朱暉字文季再遷
臨淮太守吏民畏愛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
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朱暉遷臨淮太守建武十六
年四方牛大疫而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牽牛入界
又曰張堪字君游試守蜀郡太守遷漁陽開治稻田八
千餘頃敎民種田百姓以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
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爲支一作視事八年匈奴不敢
犯塞　又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

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吏樊顯進曰漁陽太
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清廉無以爲比
上曰何以爲敎顯曰昔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
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
聞歎息　又曰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成都邑宇偪
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
范乃毁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爲便乃歌之云廉叔
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　又曰王阜
爲益州太守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烏見連有瑞
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至　又曰崔寔爲五

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紡績民冬月無衣積
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勸種麻命工
伐木作機紡車敎民紡績　華嶠後漢書曰郭伋拜潁
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
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幷蒙其福也　又曰郅惲拜長沙
太守崇敎化表異行　又孔奮傳曰奮爲武都太守美
行愛之如骨肉無義憎之如仇讐　又曰宋均字叔庠
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蝗飛南
至九江界輒東西分時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
害均下記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所託故江淮

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雞豚也數為民害咎在貪殘今
退貪殘進忠良去檻穽虎遂東渡江去　又曰岑熙為
東都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
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
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
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　謝承後漢書曰杜詩遷南
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
愛民役造作木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
又修治陂池廣拓田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
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又曰沈豐

為零陵太守為政慎刑重殺愛民養化罪法辭訟初不
歷獄嫌疑不決一斷於口鞭杖不舉而無刑戮僚友有
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為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
到官一年甘露降瑞芝生　又曰陳蕃為樂安太守郡
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至焉
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劉琨字桓公
遷弘農太守先是崤澠驛道多虎災行路不通琨為政
三年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而去帝聞而異之　又曰
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食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
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是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

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貧者
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曾未逾歲去珠復還百姓
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　又曰黃昌為蜀郡太
守未至郡時蜀有童謠曰兩日出天兵戢　續漢書曰
寇恂拜河內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
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漢
雜事曰蔣滿為上黨太守長子萬為北地都尉次子輔
為安定太守滿與萬俱知名並見徵用時徵為二千石
者十三人俱引見萬卻退不敢與父並詣遣問謁者曰
何以不齊左右曰此乃父子也宣帝歎息曰乃父子剖

符耶即下詔曰上黨太守滿經行篤著信行山東其以
滿為淮陽王相誨導東藩弘農股肱郡其以萬為弘農
太守父子同日拜於前上甚嘉之　三輔決錄曰馬援
誡兄子書龍伯高敦篤周慎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
汝曹效之世祖見援書即擢為零陵太守在郡四年甚
有治化　魏志曰鄭渾為上黨太守渾以百姓新集為
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
者相比勤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
京茂傳曰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
襁負而至者千餘家　魏略曰孟康為弘農太守清已

平賦省息訟獄時出案行不欲煩擾吏民常預勑卒徒
各持鐮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　蜀志曰
諸葛亮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　王隱晉書曰何曾上
言郡守之權雖輕猶御千里比之於古列國之君也
又曰王遜爲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
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山公啓事曰晉制春夏農
月不還改長吏郡守縣令之屬以其妨農事故也　世
說曰荊州刺史裴潛以南陽周泰爲從事使詣司馬宣
王宣王辟泰泰九年居喪留銓待之後三十六日擢爲
新城太守宣王爲大會使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宰府

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典郡乞兒乘小車一何快耶
泰曰君名公之子故守吏職獮猴騎土牛一何遲耶
梁書曰謝朏字敬仲齊時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
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太守耳
又曰任昉爲吳興太守清潔友人到溉與弟洽從昉
爲山澤遊被代而還無裙沈約遺裙迎也　又曰何胤
字子季爲建安太守民不忍欺伏臘放因還家及期而
至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
爲宰守何不爲蓄以遺子孫慎曰我之勤苦以清名爲
基以二千石遺之也　益部耆舊傳曰景旅爲益州太

守威恩洽暢有鳩鳥集於廳事　華陽國志曰趙瑤徙
蜀郡太守司空張溫謂之曰昔第五倫徙蜀郡爲司空
吾今埽地以待足下矣　增唐書曰太宗朝馬周疏言
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縣令既衆不可皆賢但州
得良刺史可矣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
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
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或京官不稱職始
出補外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得一所以百姓未安
殆在於此帝稱善　又曰中宗景龍中韋嗣立言刺史
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

乃典州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輕用人何以治國
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一臺及五品以
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與太
平　又曰裴耀卿爲濟州刺史會天子東巡耀卿直三
梁十驛科斂均省爲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
官帝歡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吏善惡不得
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餼牽外無他獻我
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張不施錦繡示
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
至曰人或重擾即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

其愛人也　又曰張九齡上言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外稍非其人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宜遂科定其資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肅宗時楊綰爲相時諸州悉帶團

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不得擅去州詣使所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又定府州官月稟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司品同而祿例差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劒貧儉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

薛珏入爲司農卿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辭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　李吉甫爲相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句以絕苛斂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　五代史曰郭延魯沁州緜上人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爲沁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惠愛州人思之延魯屢遷復州刺史歎曰吾先君爲沁

州民到今思之吾今幸爲刺史其敢忘先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焉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

宋史曰李虛己父寅舉進士起家爲衢州司理參軍虛己亦進士第歷知遂州時太宗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己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爲勞績月給奉以實錢命有司擇羣臣以治最聞者賜之時虛己受賜因獻詩自陳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爲批其紙尾曰虛己學古入官榮親事生奉書爲郡欲布新規朕得良二千石矣　又曰王禹偁出知滁州州境二虎鬭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

範傳陳戒且自劾上詢曰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
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
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
未踰月卒　又曰張詠知益州時李順構亂王繼恩上
官正總兵攻討緩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
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汝曹蒙國厚恩無以
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
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克捷時寇略之際民
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民間訛言
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譁然至暮路無行人既

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
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
又曰杜衍通判晉州詔舉良吏擢知乾州陳堯咨安
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
仍徙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
我賢太守也　又曰仁宗朝晏殊以樞密副使出知宣
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
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　又富弼以資政殿學士出知
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
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頃散處其人以

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
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山林
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
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
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
臣職也辭不受　又曰劉敞徙知鄆州鄆比易守政不
治市邑攘敚公行敞捷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
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爲守視客
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　又曰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以樞密直學士知福州郡士

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
以經學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
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民至今賴之　蘇
軾黜黃州團練副使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
之後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
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
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　呂大防奪學士知隨州又
徙安州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
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樸直
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

擢繩之益急遂貶舒州團練副使　又曰范純禮出知
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辦其可
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奉之如神名曰范公菴草
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
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棼然
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　又曰范純
仁出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爲盜劫或謂此
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
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
玩之道也　又曰張方平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

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
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
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
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方平城門三
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
餘黨蜀人遂安　又曰王大寶知連州代還言連英循
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懋遷之地月輸免行錢宜
蠲減高宗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陳民事遂得知田里
苦疾所陳五六得一可行其利亦不細矣　遼史曰蕭
文外戚之賢者也篤志力學喜慍不形壽隆末知易州

兼西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於貨民
甚苦之文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民皆化之時大
旱百姓憂甚文禱之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蝗
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
散在草莽爲鳥鵲所食霪雨不止復隨禱而霽是歲大
熟　虞集在翰林常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
乞一郡以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耳除奎
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籍而死有方數百里
無孑遺者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久有志之
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爲治

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
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
修閭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
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
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
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虛空之野矣
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
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
其議　元史曰烏古孫澤從元帥唆都下兵閩越時宋
將張世傑攻泉州興化守臣陳瓚舉郡應之文天祥置

都督於南劍州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冬十月唆都收
福州進攻興化克之唆都怒民反覆下令屠城澤說之
令放民逃奔泉州使先扇動世傑聽落必走是吾不戰
而救泉矣唆都喜乃闢門縱民去因得脫死及定廣州
唆都還軍詔改興化軍爲路授澤行總管府事民歌舞
迎拜曰是吾民重生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　獻徵錄
曰建文時姚善爲吳郡守數造請郡賢訪求治道隱士
王賓獨居陋巷善徒步造門稱名致禮賓後報謁但望
門再拜而返又有錢芹者自守甚高善欲往見使人道
意芹曰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明公誠下士請俟月
朔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上坐延質經義芹曰此士
子業也公事有急於此者善竦然問之芹出一簡以授
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術也時靖難兵已南
下善因密結諸郡訓練兵民相約勤王而薦芹爲行軍
司馬文皇即位索黃子澄甚急子澄走蘇約共航海以
圖恢復善曰公朝臣可四出號召善職守土義當與城
存亡不可去也子澄遂去善爲其屬許千戶等縛見文
皇文皇詰責善聲色不遜死之　又曰宣德初以雄劇
十郡慎擇良牧尚書胡濙舉況鍾典蘇郡請賜敕以行
鍾始以吏起家洞灼郡弊莅任後吏胥抱牘請署欲以

嘗鍾鍾默然若無能爲者既三日復請署鍾乃歷舉前
牒中之故爲出入隱慝顚倒者立撲殺之僚屬震慄因
幷舉僚屬之貪虐庸懦者立黜之置善惡二簿察民善
惡籍其名以示勸懲民咸感化凡奏減正賦田糧及停
徵渰沒舊欠糧草共數百萬辨明謫入軍籍者千八百
餘家蘇人所謂減三分糧當一代軍民到於今受其賜
述職日上錫宴賜詩正統五年九載滿去郡民赴闕乞
留者百萬餘人遂再遣還任卒於官　又曰英宗朝溫
州守何文淵入爲少司寇特薦侍御劉謙代己治郡九
年善政甚多嘗語人曰守與令雖官階不同皆職民牧
赫赫爲威民不近也察察爲明民罔容也平易近民守
令之道也人以爲名言　獻徵錄曰溫州守郁山宇子
靜時元輔張孚敬避歸上眷倚厚郡使以下望風爭趨
山獨處之以禮孚敬建寶綸樓大治第宅又求廣基地
強勒市賈不休山自往止之曰夫居第當傳之子孫公
今移易幾何家乎垣已里餘矣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
善後計也且公居朝嘗自稱伊傅周召之爲相奈何所
以處家者顧出蕭何李沆下哉張怒作色山不顧而出
然地亦不再廣

太守三

原銀章青綬○銅虎竹符漢書曰太守品第五秩二千石銀章青綬文帝紀曰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注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信

理庶績 舉善黜惡 漢官解詁曰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勸農賑貧決訟斷辟興利除害檢察郡姦舉善黜惡誅討暴殘

奉宣國恩 興利除害 王隱晉書曰何曾上言郡守上當奉宣國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除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

河東股肱 詳太守二

汝南心腹 謝承後漢書曰韓崇還汝南太守詔引見賜車馬劍革帶上勑崇曰汝南股之心腹任父京師也

河內完富 魏郡都會 後漢書曰寇恂為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 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詔曰方今天下無事所重惟民魏郡大都會也太守宜得其才 詳官部

宜以敵良為聽郡太守

兄弟繼踵 叢甸並居 漢書曰馮立字聖通與弟野王相似而封代為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聲與野王相似而多恩為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晉中興書曰華譚為廬江太守兄弟及子姪並居郡職 正郡所而加嚴止

八男典郡 漢書曰三公之子而杜周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貲累鉅萬 兩子夾河 例三公而杜周子為延尉史有一人馬及久任事位

有行皆見擢用 孝子隨時慰勉 後漢書馮勤祖父揚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 又兩子夾河有名稱凡人有素行者皆見擢用 後漢書曰史弼為平原相 孝子貞婦於時慰勉 魏志曰鍾繇為太守 有行孝子貞婦順孫其後得役時可勉之東太守之見

好教化 脩禮樂 漢書曰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脩庠序之教 行喪娶之禮 沛誅二時益改教施行郡中無事脩禮樂教授行華嶠後漢書曰寇榮遷桂陽太守下車脩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 漢書曰韓延壽為潁川太守

脩學校 樹桑果 晉書曰李重為…… 學校為百姓之本 乃營學校 漢書曰太守…… 年化大行 在職三年…… 脩起廢無 開通溝瀆 後漢書曰王景為廬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脩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著於鄉亭

鴻郤陂 立新豐塘 漢書曰翟方進為丞相奏罷鴻郤陂郡以為敗 晉書曰陳敏為廣陵相時東陵為郡太守甚得其利

乃立新豐塘溉田萬九千頃 晉書曰張闓補晉陵內史 時所在陂塘廢敗闓乃立曲阿新豐塘 張闓漢書曰陳留太守……

遇吏如弟 視民如子 平均徭賦 撫恤貧弱 ……太守以任之 又云劉寵為南陽太守…… 王經不發私書

郅都不顧妻子 恒得宿 漢書曰郅都為濟南太守……而身遣無所受請……

辯善作條教 賞罰得實 善惡立斷 晉書曰陶侃為荊州刺史……條教作條以德化為先

太守教令嚴明賞罰得實後漢書樊曄拜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

摧折豪強 **抑挫權右** 漢書云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魏志云倉慈遷燉煌太守到郡抑挫權右撫恤貧羸

子弟負薪 **妻子炊爨** 晉書云祖逖爲豫州太守呼子弟負薪漢書第五倫云云爲東萊郡太守乾飯菜

常食乾飯 **惟飲吳水** 謝承後漢書曰羊陟王隱晉書曰鄧攸爲吳郡太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

馬死步歸 **車毀不改** 益部耆舊傳曰張翕爲越嶲太守初乘兩馬之官後馬死步歸京師陽拜南陽太守羊續皮

載石 洪矩載土 陸績 宣城紀云洪矩爲林石太守清儉還以輕船載土爲壓 後漢書曰陸續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船輕不可越海取一石以壓船人稱其廉號鬱林石

改俗 殊俗違方背服其德 謝承後漢書曰 **雁門** **服德** **河西** 東觀漢記曰廣陵太守張禹 雁門太守 鄭弘 張堪

白鹿夾輪 **黃龍望府**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天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 又爲太守 南陽太守 有黃龍見

翔隨車 **蝗飛入海** 又云 西河太守 漢書云 太守 中庭漢國記云 廣陵 歲旱 蝗飛入海化爲魚蝦

白鳥集 **神爵降** 有白烏集 東海太守 江有 山陽太守 有於德政 甘露降 神爵 前漢書 穎川太守黃霸 爲之爵 瑞

君一年 **乞留侯君** 朱寵 復 居

顏借寇 漢書 穎川太守 寇恂 拜 穎川 盜賊 百姓 乞

坐嘯 後漢書 郡又 太守 使

臥理 後漢書 南陽太守 岑晊 傳 成瑨 爲南陽太守 公孝 弘農 成瑨 但坐嘯 功曹 岑晊 漢書 人語曰

挂魚 **留犢** 後漢書 羊續 爲南陽太守 府丞 獻魚 受而 懸之 陸 時苗 爲壽春令

解楊 **攀轅** 後漢書 則 牛 姓 太守 後 侯霸 爲 臨淮太守

畫像 **立銘** 百姓 思 勸其 銘 爲 其德 使 鄭 亭 立 鄉 穎川 黃霸 盧 陳 元

米鹽 **畜養** 漢書 黃霸 爲 穎川太守 米鹽 靡密 鷄 豚 以 贍 鰥寡

乞留 **去思** 沛 太守 宣帝 美

制服 思 何 之 武 張 京兆 人 美

增秩 **思微旨** **揚仁**

風 後漢書 不遂 參爲 漢陽太守 本人 任 棠 有 志 節 參 到 先 候 之 棠 不 與 言 但 以 大 一 本 水 一 盂 置 戶 屏 前 自 抱 兒 孫 伏 於 戶 下

用蒲鞭 **乘葦車** 劉寬 爲 南陽太守 吏人有過 但用蒲鞭罰之

挽不來 **遣而去** 鄧攸 爲 吳郡太守 載米之郡

不拘文法 **每察顏色** 韓延壽

吏無追捕 **路不拾遺** 後漢 爲 武都太守

增 **諫官補郡** 太臺 閣典 州 守 翰苑 新書 漢 平 原 太守 博士 諫大夫 補郡國

公舉大州章辭立先行以示舉臣詳通典

用執政制度　由縣令超遷

云金史栽政出爲尹其職蓋當用何制度上曰用執政制實遂自

若爲令爲戡獲錄云明宣德朝李信手州爲使者河令九至

詔舉賢爲郡守此臣以信圭爲命知處云使者還司門不

迎謁於道　記名於屏

南河上道仲賢爲郡守唐書員外郎云揭周漢忠遷

明附已出爲巴西守明皇西狩迎謁於道帝與國見八古年泰忠以爲

從知吉州太宗實以其屏書功代還記其名於舊卿屏當給

南結廬　宣城賭郡

冠晉爲歡世計宗新廬讒唐書元宗云海山與爲內安事出爲世守

明皇使侍御史王鈇誣之南內朝無別安賢

獨立使君　繼號良吏

蔡流數敏蒙引見嘉其保謹與門太祖闕命獨立裴曰使君

秦公爲天下最有如使者與之俱立衆黨朝野歎服

讀獨立使君下惠翰苑新書云與言之行俱立衆黨朝野歎服

坐閣聽決　執轡將行

隋書良吏傳開皇中爲守寓惠政

父子守郡、兄弟列戟

唐書父子爲刺史清代爲史則引後世

廟祀夷齊

請封孟子

宋史云孝寬請於朝以得封鄒國公知事孔子

湖學

爲東南最

蘇學爲諸郡倡宗天曰大興學宿知湖州

尊禮朝使　建立廟學

開稻田　實軍屯

浚井　却湖捍江　築堤

知杭州先是以江濤大溢

擇江之策見裴諝傳伍員祠下明日潮爲之卻出橫沙數里遂成

蘇公堤

宋史曰哲宗朝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築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軾二十年間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

補闕柳

山堂肆考云辛仲甫出知彭州課民種柳以蔭行人人目爲補闕柳至李順之亂賊下令無傷此樹

甌杓置道上

食器遺僚屬

唐書云德宗朝陽城出爲道州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鬻置甌杓道人共食之元史云憲宗時阿台爲平陽路達魯花赤僚屬始至必遺鹽米羊畜什器曰非有他也欲其不剝民耳

中和之政

惠利爲本

宋史曰趙抃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爲治抃向使蜀日有聚爲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是獄皆謂不免抃察其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英宗嘗謂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又曰抃爲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於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每詔郡守必以抃爲言要之以惠利爲本

一

記惡碑

戒民集

范貢

詩誌曰記異錄盧奐累任大郡治有異績人畏之如神凡治奸惡既斷其罪又以其所犯刑石立門再犯必致之死籍特謂之記惡碑山堂肆考云張詠守蜀每斷事必爲判語以示之蜀人鏤版名曰戒民集大抵以移風俗興孝義爲本也

日中庭空

經宿訟息

宋史云李孝基宰相迪孫也歷任州縣知隨州所事號劇然事來亟斷不爲證左回枉日中庭已空矣或問其術曰無他省事耳

獄獄舒曰明趙豫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以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憤經宿氣平或終爲寬解因而息者多矣

浚遣陰擇善地

鞭扭懸於楹間

宋史云王博文以吏事進多任繁劇爲政務平恕嘗語其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獄徵錄云明方克勤守濟日府庭不陳扭械革鞭懸於楹間示不妄罰考爲六府最

經月不

笞一人

五年方成一信

唐書曰崔郾守虢州治尚寬經月不笞一人及鎮鄂則用法嚴峻一毫不貸

山堂肆考云宋張詠問李畋曰百姓畏信吾否對曰侍郎威信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得信耳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屯兵得隸刺史

節制

在於郡將

唐書云元和閒陸亘爲兗州刺史對延英具陳節度使分兵屯屬州刺史不能制故易亂帝因詔屯士得隸刺史

宋史云楊簡知溫州日私鹺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徽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政憂兵之節制在於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兵伏兩行吏立郡官威衆立西序數其罪命斬史郡官交進爲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

微服直趨賊所

雪夕往勞部落

又曰淳化中蜀寇擾查道從知果州時羌寇尚有伏衆谷其首何彥忠集其徒二百餘數弓露刃詔書招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耳以權罪欲廷令須史兩其黨豈無詭談邪遣撫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間關休盈百里決直趙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據胡牀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相率投頤羅拜號吁請罪悉給券歸農驛奏爾書褒美

又曰种世衡知環州屬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崛彊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進世衡蹴而起之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邪率其族羅拜聽命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

遣還戍卒

處置潰軍

又曰呂公弼知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涵推默不得入西走河橋觀騎河南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弼曰此皆亡命急之變生卹乘馬東去遣可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

擅還一度橋則罪不敵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
皆竚立以俟公璩索倡者蒜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
曰若復假寒者斬而役報衆帖息又曰高定了差知
縣州元兵穿鳳州塞一與元小校張錯以其徒漬入文
州綏守臣楊必復將自詎權縣以閩成都定子部分諸
軍扼清塘嶺鐵就摘已而捌南大震完于語條史曰消
軍民流不還欲得錢移耳否將盡發吞州之蘇與我諸
司之綱為朝廷背蘇全蜀乃下令招潰卒人紹縛錢又
來諸軍難受招不肯拜甲定子乃令帳下卒水甲於兩
癒以使餓而諸軍盛陳兵至吏上旨服萊定于坐堂上
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定于開諭使還本部以使給韜
諸將聞之亦來上渦定子復恐安之衆悅而去乃耆吏
給鶴如令關寺
觀祠守以舍之

長揖中使　折服勢門

歎從錢云況
錘之蘇州守
時承平日久中使時出四方不實幹誇之粗名色甚以
蘇州有五六人居之石來內官罪太監尤久或織遣武
買會鳥花木皆倚以判民祈木無醫郡佐貽正少作則
加插擬雖太守亦時可責其他內官尤樹至歸同知潭
鑾水次鞭笞以為常鍾下車日首謁一勢闔然驛其下
不荅歛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成乃坐與之
成官部

抗論畢出應億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學穀墨其後由是
置稍識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鍾閭之仁往執
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杖吾主簿縣中不要衙事只幹
沒一頭事手來罷謝為設自而上於是終況鋒之時十
銘年未書羅內官之惠也　又云正據習胥勢張甚奉
命鎮閒者每行府守以下並易章雁胥紐豬郝迎闔者
至館守卒佐以下入疏庭審再屆勝拜術伏竇從凡旁
徐起答之以次畢守與佐屬左右列以待命小不謹或
拒所括轉得謁而佐以下閣則自縛答以為常葉信守
泉州濁閣有輿入闔館馳首上不下令前尊者乎以入
故事用驛舍丞唱門始得入謁至是丞猶循之信大起
自道上令起輿南面停而答丞數十丞不勝扇號呼術
兒一館中無不離然改色者閣大沮下階而拒信謝無
狀明日遂去然組索所輸金于金於鄰佐白仁取寧
金滿千遷吏窗記與之閣又丈恐
謝不受去於是蜀勢衰息鄧倡之也

撤神祠　沈土

偶
元史云觀音奴守歸使寧陵衆民楊甲鳳皆王乙田
三質值歲饑王攜其妻就含淮有而王以賓死其妻
歸則田己為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偽作文怨曰王在
時己售我鞭音奴令王妻與楊同就崔府君神祠貿之

楊慨神之靈先挾以羊酒浼巫屬神勿從及指祠貿無
所顯明顏音奴疑之召巫詰巫吐其實乃坐楊罪歸其
田於王責神而識其祠　又云室正七年朝廷慎逐守
今參知政事端中立言於帝當今欲得賢守無如韓鐵
者乃特署鎮名授饒州路德管饒俗尚鬼有覺山廟者
自昔為妖以禍福人為省賊者事之尤至將為必卜之
鏡手即識箕祠宇洗土綢人
於江人初大驗己而黥服

辭金紫　擁敗絮

唐書
曰宣
宗時牛業以司動貫外郎為聆州剌史帝勢曰職得非
怨宰相乎對曰陞下比詔不由剌史縣令不任近臣宰
相以是擢臣非嫌也即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判史所餓
緒即賜紫為越等乃賜銀緋　山堂肆考曰南宋阮長
之字景茂除臨有太宇本官當擁致絮一
生不侮賠室所在皆有魚政為後人所思

數車羸馬

荊釵布裙

唐書曰貞讀時賈敦頤數歷州刺史貧襄
潦入號常表多行車一丞誠邑羸馬還羸
道上不知其刺史也　献徵錄云衛岳為慶陽知府益
以清白自勒民貨之如文母佛友諸歸當會飲岳之內
子與焉在席者金鈿錡緒猶然獨岳妻荊釵布裙而已
既羅顏不衆岳問曰汝坐何虔曰首席征曰數坐道席
設官部

又要厭歸華好害責可兼得
耶度陽人至令以為美或

鎋脚刺史　埋羨太守

貞書曰高祖時肆大鼎要唐非判史時鄭德本在蠢州
賈敕質為真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錯脚刺史　獻繳
錄云王瑳宇崧之洪武末以賢能為教字汝知府清僧
律已自奉俭約一日餘周禹內進怨謂其妻曰汝尚怀
識吾意更不趙食草根時耶命
左右識而臺之人稱運羨太守

獨造林浦　一師韓

愈
山堂肆考曰李及歷如祈州鄰州應天刑南府在抗
日惡其屈俗軒廉不事宴茹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
賈酒召害乃獨先林遍清忠全暮而歸　又曰宋玉滌
知防州凡養士治民一以韓怨為師乃出令取恕扇民
擢趙
之

不持一硯以歸　市取白集為恨

裹苑詳註曰
包極為端州
寸州成貢硯兩守所取瓶數十倍以書權貴拯命製續
足數歲滿一硯不持以歸　合辭事類曰筆藏蔡君濱
書書小尖饑云李及知抗州中崇天集一
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肯節可為世勸

妻子希至

官舍　州民交爭我公

太千綱覽曰魏令狐部為弘農
大尹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至

官舍合辭事畏日宋杜衍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寄其治行以行權鳳翔府二郡之民爭於界上一日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日令我公也汝何有焉

烏龍擁車、飛蝗墜水 合璧事類云唐

李元紘字大綱守閩州有惠政去吏民遮留烏鵲飛舉行菓苑詳注曰趙抃知青州京東大旱蝗

飛入青州境遇風退飛墜水而死 **園門萬滿、枯樹枝生** 曰山堂肆考

於塗水而青州無害 良世良清河太守才識器明允善政行郡境有甘露降

沒拜宋公八年政有世良每日自屏門跡之後制吏無設訟 一曰伴曲中遊節覺粒號何以堪之書

但有萬公日自屏門後吏無事復無訟一切太傲中部覺所號阿以書

萬並為義興太守在郡政潔己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

補之興為西序有古樹積年枯死及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

君之善政所感 **界出醴泉、清見越石** 河又云宋世良為清河守界出泉於清

以德化為內 德化所 又云宋 雲秀 界 治狀

內雲霧之中又云三國吳書處夫人虞翻等 清見越石 海有 處清 越王 石無 常應之 甫 數十年 平 守任 觀 王 感

後漢書傅云政秀之在為郡風與易遵差得無治狀參聞

公後邪王秀之為吳郡守 與書 遵 得

沒宮部之後善政猶在

歡聲動地 唐書云薛元賞爲京兆尹 其 言

之夫陽翟令趙贊宋史康德輿云路昭分精神知其 之事 趙州

其來 公者三年 恐其官 ...

惟恐其去、願速

其官肆惟勤有其秀者謂寒史康德

著書外臺、橫經講院

以為郡太守姓至孝母有疾因叔從高遊宋史術王其曰 以為所學作書說外臺祕要討繹精明為世寶遂...

曰危龍江書院知其上既成横經自講人用最 漳州有臨漳溪書院撫溪山勝處作

年后奇其貌 時太平御覽云梁書張續少未出 帝疑其

書對取十郡一州刺史所治有威嚴武后召見之辟其書曰

知寒府十部一曹文宗見事允甚賞之萬張

師帥、郡將

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 計后奇其貌詔工圖之 董仲舒

之郡守令延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漢書董仲舒傳注所謂郡將其

魚分虎 又云晉紹熙中年典師書 一興元年在本州事中新除 刺史 領

史請魚領到左省 又州云集魚書諸 符

左到魚 云范官尚書敢州右魚契合 出守 人

神君、佛子 清山白堂自建 又云 孔宋 為 神 君 陵 太 守

云宋 中不 知 年 安 府 十 年 理 子 請 五 知 四

清宋平反冤獄道中不知拾遺里巷呼為佛子

友 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

足也 鐵鏡云 仁 臣 為 郡 守 李 以 監 察 御

史 曾 書 出 知 河 南 府 於 後 為 竹 簽 食 盤 桓 其 實

中因 友曰三 友而 益 我 一 四 友 夫 得

非 四 友 手 蓋 謂 此 中 山 太 守 長 官

嚴整、簡易 太 山 事 云 北 史 曹 史 御

欽 道 仕 齊 為 化 然 山 中 後 太 守 故 長 於 為 政 嚴 整 吏 民 畏 之

民 聞 者 先 酬 錢 中 化 然 後 知 長 所 為 簡 易

曰 宋 蔣 元 振 淳 史 曰 仁 宗 謂 宰 相 曰 知 人 甚 難

嗜退、安民

退 亦 難 安 民 也 又 曰 以 寵 字 又 宗 守 子 名 字 簡 年 出 知 杭 州

州 帝 書 安 民 仁 字 以 寵 之 允 後 聖 字 名 言 一 年 出 知 杭

騎紫馬、望黃龍

明 精 日 使 君 騎 紫 馬

鞭 杖 不 求 錢 刑 有 黃 三 西 人 山 曰 堂 肆 考 紫 馬 曰 名 者 太 守 出 故 杜 永 嘉 詩

五湖長、三年最

兼四長、師千里

為 九 州 伯 兒 為 五 湖 長 三 年 翁 苑 新 晉 書 曰 嚴 助 上 書 願 奉 三 年 計 最

山堂肆考曰宋田況知成都以德化人入不忍欺時謂
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化韓忠憲之愛公
華育之翰苑新書曰常衮集居一州之表為千里之
師又劉愷曰二千石宅土千里之師宜尊重禮典以
身先之
天下長者。一世清人又云漢文帝謂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故曰
中太守孟舒是也太平御覽曰三國典略王襲為
京兆太守太祖以其精勤資以業艶及錄實一王蒙籍百
一官曰王慶籍人也
管十世清六年居受代歸田里
茅茨數椽
東湖四詩元史曰董文用
始然十六年居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蔽風雨讀書揮毫賦詩
之使詩人歸宋史曰光家不出知台州僅蔽風雨為之讀者上疏
湖四使詩人歸宋史曰光家不出知台州乃錄其東
之使詩人歸密奏上請而嘉賞遂以文字受知
君時歌杜母。邢之張耕懷之譚澄元史曰世祖
嘗與太保劉
人思劉
秉忠論一時牧守秉忠曰若邢之張耕懷之譚澄可憂不治哉
勤以補拙儉以養廉
慎以補過惠以得民平齋府錄云知府孫衍延
大車行乎平

陸巨艦泛乎安流又云明太祖謂松江太守趙鼎
太守四
罷侯置守史記始皇二十六年罷侯置太守
更名太守漢書百官公卿表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
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濱近外虜漢書曰王觀為涿郡太守時明帝即位
下詔書使郡國為涿郡太中平者主者
涿郡觀為涿郡下志曰王觀為郡太守時明帝即
言郡中平者為中郡以為外劇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
為劇郡觀曰此郡濱近外明有任子觀曰夫
君者為民之所以為私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有當降差豈
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為外劇郡後遣
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
常山北道主人漢書司馬彪曰鄧
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
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
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
起徒為二千石漢書韓安國字長孺拜為梁內

史起徒中為二千石
起小吏為太守魏志曰公孫度起元菟小吏為遼東太守
家受詔漢書龔舍傳云哀帝遣使者至家即拜舍為泰山太守
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舍受詔於家
沛郡守病不之官府日吏因家拜之
隨家受詔於家
病不就府書司馬彪王良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官
便道之官漢書云韓延壽為東海太守
便道之官
於家受詔便道之官又云
迎者如雲華陽國志曰漢司隸校尉
記趙興為太守
下車擢賢俊東觀漢記張堪為
守復數為冀州刺史督益州東郡記曰
家復魏郡太守分下車明賢俊
下車表行義又云韓陽為
東郡太守下車擢賢俊表行義擢伏隱
車表行義
帶權豪表行義拔隱
教誘後進晉書中興書曰孔衍為
廣陵郡
庠序大興晉
形於色郡不聽鄭武據西戎
敎誘後進
簡選有才者為大學
開學業晉書曰虞溥為鄱陽太守大修庠序廣招
學業成者

學具太守當以致成人乃
具為樂以賞榜時雍先揚化人乃
益五果魏志曰鄭渾為山陽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并益
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整齊如一民得財足用饒
敎民種榆敎民種柘劉寵為南陽太守
敎民種棗又云漢書召信臣為南陽太守
教民牛耕又云任延為九真太守俗不知牛耕延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
教民種柘
勸民農桑漢書云
開兩江溉萬頃
興陂遏開稻田魏志云鄭渾
為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澇百姓饑乏渾
於蕭相二縣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
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
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

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斷太壽水身自負土** 又曰夏侯惇領陳留

太守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 **躬率吏民以**

填金隄 漢書云王尊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

水神河伯尊親執圭辭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

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乃止 **開倉賑民** 後漢書曰

第五訪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欲上言訪不請出粟賑民事帝璽書嘉之由

是一郡得全 **開倉賑給** 晉書云□□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郡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

表待罪朝廷嘉其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頒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使出給 **掾吏有過**

閉閣自責 謝承後漢書曰□□為潁川太守掾吏有過輒閉閣自責 **吏有陰過長**

假還家 又曰□豐為零陵太守吏有□□長假還家 **民常詞訟為陳大義**

魏志曰杜畿為河東守寬惠與民無為民常詞訟有相告者畿為陳大義令歸諦思之 **摘發奸**

邪詞訟立決 謝承後漢書曰黃昌為蜀郡太守到官不遂吏錯鄉摘發奸為詞訟立決 **繫**

囚千數一時論決 魏志曰陳□為□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特以為周南三與之閭

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 **因至詰之**

莫敢匿詐 又云宋華遷陳郡太守有繫囚多所連及因至詰之皆不敢隱詐 **振厲威**

風 謝承後漢書曰王暢拜南陽太守下車振厲威風 **稱其威信** 漢書云馮野王為

王外戚年少以行能高遷…… **旁郡畏如**

大府 後又云……

威名流於匈奴 又云……

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擒制廣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慄奸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

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又部中皆一切治理威名遠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之 **御衆之**

才 續漢書曰……有牧民御衆之才…… **撥煩之才** ……

……**明法令** …… **奉律令** ……

明賞罰 …… **止**

殺伐立威 …… **令行禁**

申 ……

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 **嚴刻見稱** 東觀漢記……

盜賊不敢入界 漢書曰……

姦人莫敢入界 ……

涼州曰乳虎 ……

吏民號臥虎 ……

德教多奇 ……

雅正矯俗 ……

務好學不倦 ……

為政脩理清靜不煩 ……

朝省 ……

官事晝誦經典 謝承後漢書曰廣漢太守云云 高呂 晝則遊田夜則
詠誦 王隱晉書曰曹志為樂平太守遷趙郡不以郡事為意晝則遊田夜則詠誦當時以見稱 色自娛
事無宿諾 魏志曰司馬朗為太守事無宿諾 事從清儉 謝承後漢書曰
汲黯臥而治之 漢書曰淮陽郡吏民不附上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強予然後奉詔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
黯自以為不能任郡事 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
景丹臥以鎮之 東觀漢記帝以景丹為弘農太守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臥以鎮之足矣丹辭病
不以郡務為意 晉書興為太守不平以郡務為意
不以事務嬰心 晉書曰謝夫為太守不以事務嬰心
日受俸 謝承後漢書曰羊續為南陽太守云云不受俸
計月受俸 典略
日受俸 太守

五日一炊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太守云云
十日一炊 漢書曰
俸祿取赤米 漢書曰太守俸祿常取赤米
俸盡食鮮 謝承後漢書曰
吏民不欺
民佩其德
民安其惠
寬猛俱濟 謝承後漢書曰張堪為漁陽太守
吏民從化 東觀漢記曰

吏民信向
吏民愛樂
德懷遠人
和百姓
秋內恤百姓
化清於上事緝於下
囹圄空虛
惠澤洽著
城門不閉
路不拾遺
外禦戎
咸稱神明
號為神父
男子以廉為名
男女以宗為名
到郡朞月增戶萬餘
開喻數年漏脫自出
荊棘自除
豆生郡界
行春隨車致雨

辭弘詳上 理冤甘雨降澍 司馬彪續漢書曰北海靖王興遷弘農太守縣吏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合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

常為高第 續漢書曰鄭晨拜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為冀州高第

奏課第一 又曰李忠字仲都為丹陽太守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嚮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為天下第一

考績第一 王隱晉書云解脩遷琅邪太守考績天下第一

為三河表 謝承後漢書云樂朔出為河內太守以清嚴為治為三河之表

為天下最 魏志曰杜畿拜河東太守而為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可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民夷稱其德惠 又云倉慈遷燉煌太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 取官府

殺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

歎詠不容於口 謝承後漢書云蓋寬遷潁川太守吏民歌詠不容於口

居郡四年惠愛在民 王朗家傳曰之詞為會稽太守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

在郡九年吏民便安 魏志云胡質為常山太守每軍功賞賜皆散於眾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

遷去民人思望 郭賜閑志至李貞乃已罷 太守時歲比豐熟及青平主民人思望歡之曰望達怨不見恩帳常排何翟君恩澤深雖留清暫永懷

吏民惟恐其遷 魏略曰顏斐為京兆太守斐清已仰俸而已吏民唯恐其遷

老弱守關上書 漢書曰魏相為河南太守後有人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

老小隨駕涕泣 續漢書云耿純為東郡太守免官上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

耿君 吏民遮道 魏略云顏斐遷平原太守吏民遮道車不得行積十日方得出

民吏攀車 謝承後漢書云孟嘗為合浦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不得進乃附商人船遁去

百姓啼呼 續漢書云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坐法徵還百姓老小攀車叩馬啼呼

百姓啼泣 東觀漢記云賀文和章九丁太守行縣持乾舉但就惡而之臨去日百姓扶車叩馬啼泣隨之

垂涕送之 人云張儒為東郡太守罰網義身進施部大守百姓聖吊送之

刻石頌德 謝承後漢書曰何敞為汝南太守脩白如力黃陂說田萬頌容田三萬餘咸韜其利吏式文石須請功德

龔遂形貌短小 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上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

彭寵容貌絕眾 東觀漢記彭寵為漁陽太守容貌絕眾

黃昌足心有黑子 謝承後漢書云黃昌會稽人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路為賊所劫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賊所掠 以官

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竟以禮重焉

許劭蹠下有黑子 汝南先賢傳許劭十入為下聞下替見太守許郭鴻下而笑甚然紹曰見明公連沈有黑手紹亦內之故爾笑尉令紹學後八年溢臺以大真大守

鄧攸夢行水邊 王隱晉書曰鄧攸為吳郡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西戰白後斯其盤囊 占者以為水敢女女令也累還女陰太守豐響囊告新母溫代故項也个作汝陰當汝南也果寸女陰

田伯廬君與約 列畀傳云田伯為蓋江大見移郡注魚命盡到府一月不自來還當懷祠 惟廬君往見自言縣民與府君約請日廿當君入郡翟見遇後如期果為汗相么不遷於祠常見臺太月偉痛

旡 黃猛摘殺主簿 許行表云黃益為日南主寸下市以供說不豐摘殺等

寔貪穢無行 襄陽耆舊傳曰前覺為夷陵大俗會穢無行永廷以黃受代之

冊拜 唐會要云元和三年部刺史發宜政門謝說違之任舊制凡命郡皆刺史皆臨車冊命近歲顯無冊

增 臨軒

黃

開而牧守受命後便殿召對賜衣服時河南尹裴後求速之任李吉甫爲奏請遣有是命非舊制也

策試岳牧　又云調露元年臨軒試應岳牧舉人

經筵出守　宋史云呂溱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爲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此爲例

儒林舊德　又云趙師民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異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相州帝自寫詩寵行目以儒林舊德

蜀民思卿　翰苑新書云范成大除知明州還闕上曰蜀民思卿如慈親故付卿以海道

長安謀帥無以易卿　宋史云元豐初帝召呂公孺謂之曰長安謀帥無以易卿命知永興軍

朕視河東如中執法　又云唐介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法下暫煩卿往耳

請治劇　唐書曰姚奕宰相崇子少修謹崇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遷開元中請治劇爲睢陽太守

與近郡　宋史云勾濤除給事中奉祠瑞勉之帝謂檜曰勾濤性喜山水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曰永嘉有天台雁蕩之勝帝又曰永嘉太遠以湖州命之

謹身率先　元史云元中統元年史楫授眞定路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眞定表山帶河連屬二十餘城生殺進退咸倚辦使循謹身率先明政化信賞罰任賢良汰貪墨恤窮獨所衆州辭佐吏有文學者三十餘人後皆知名

興學勸農　又云系亦文年答罒麻除淸寶總管興學勸農百廢具修府無停事

養成人材　翰苑新書云留律知應天府富東南孔道實勞無處日肆曰飾簡傳以遺往來之際吾不爲也乃循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爲多

文戒侈靡　翰苑新書云山書廖衛之守卑也郡人素以侈靡相尚婚葬州踰制公首立條約且親爲文以告之風俗爲變

特諭屬宰　又云王十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詩示之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撫字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當爲庶民斟

大賢臨政之效　又云胡氏家傳錄錢尚書適爲洪州職官錄事還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問起居而退錢甚異之問何人公曰皆鄉里從進子弟也錢曰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文守是郡其爲政以名教厚俗州人成傾嚮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爲身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彌從道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此大賢臨政之效

荊門躬行之效　宋史云光宗時陸九淵知荊門軍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兼知之郡以爲神道年政行令倚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荊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爲

直道而行　又云廖德明知廣州立師悟室刻朱春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傳蕃及諸生觀爲講說遠近化之嘗請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往以至身都推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紀之功　嶽徵錄云明南陽守設堅爲政得大體不立赫赫之成不急功利凡所思措規模遠大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郡人義之如父母蓋其學本河東薛文淸承伊洛之傳故見於治行者如此祭酒王鴻儒曰使南陽之人知有正學而不知有俗學知有王道而不知有伯道知有闕雅鯖趾之化而不知有泰閣廣上之風皆先生始也當以華僑人紀之功歸之

舊迹新渠　翰苑新書云東都事略趙尚寬知唐州按圖記得召信臣故迹從三大陂竹成田萬竹負發田書爲晉頃仁宗下詔褒美王安石作新田詩蘇軾亦作新渠詩

肇修人

惟用

五章。

飛橋無柱　宋史曰陳希亮代還物攻以爲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乞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甸以至泗州皆爲飛橋

陳公堤　合璧事類云言行錄陳文惠公堯佐河決滑州公作堤以捍水勢又爲長堤以護其水滑人曰不可使後人忘我公請爲陳公堤

儲之大倉　元史云張弘範移守大名大水漂浸廬舍租賦無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從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廩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至流亡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

令輸原價　事文類聚云張詠前後治蜀時米十倍錢三十六乃指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時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令輸原價糴之奏爲永制雖時有災饑而益民無饑色詠之力也

官錢運糴　宋史云辛棄疾知隆興府時江右大饑始至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強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

各聚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運糴不取子錢期月終至城
下路擇於是連檢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州守
潮元明乞米救助糴不從棄抃曰均爲
赤子皆王民也即以來舟什之三與信

荒政具舉

又云黃幹知漢陽軍值歲饑籍客米發常平以賑糶制置
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管其糴斡賴以乞假幹罷然
後茂行及獲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
郡饑民輸轉惠撫均一春暖國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給
臺居之民
大感悅

倉米減糶

元史曰王都中遷饒州路總管
年饑米價翔踊都中以官倉之
米定其價賈之十之二使民就糶時事怨其專權都中
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道非半月不可人七日
不食即死矣民亦相與言曰公爲我輩減米價公果得
罪我輩當鬻妻子以代公償時宰聞之乃罷都中歷仕
四十餘年所至政聲以著而治
郡之績爲古循吏無以尚之

矯發邊儲

獻徵錄云
明藏忠改
翠昌宇塞塞刺賊甚值廣大被精發甚借三萬餘賜
奏曰請以臣一人之命而活千萬之命優詔原之

代役

元史曰世祖中統十二年出董文用爲衛輝路總
管郡當衛要民爲兵者十之九餘首草弱貧病不
堪力役會州得江南路錢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於
道警衛檢覈日役數十夫文用要之曰吾民敝矣而又
重妨耕作始不可乃從練運主者言州縣吏以來足以備
用不必傾民力乃手書其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
運事亦
不廢

罷役

宋故事策以兵時指揮使武貴人參當
熙歲錄不洪戍材多克勤守冊事皆減
五六月聚民萬貲即之民不得田家綜而即工壁間數
里克勤密開中書即日詔罷先是不雨克勤祖跣偏禱
湯泣禱村下至是詔下民歡呼而撤大雨如注是歲五
穀俱登民歌曰就罷吾役使君之力孰成吾黍使君之
雨使君勿去
我民父母

利民之事知無不爲

宋史曰魏了翁字
華甫差知漢州復
改眉州利民之事知
無不爲以行彭開

民陰受賜終不自言

獻徵錄云
宣德時趙
豫泰教知松江府一意撫循與民休息周恤遇擾南書
有所經遣必與之議而後行民陰受其賜而終不自言
有及之者則曰此道撤
本宣德意豫何力之有

臨決鋒銳庭無留事

宋史云
太宗朝
薛映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臨決鋒銳庭無留事轉運
使姚鉉移屬州按得輕獄徙以上罪映即奏徙流管狀

自有科條苟情狀明白何必繫獄以累和氣請詔天下
凡徒流罪於長吏前對辨無所異聽遣淹之朝廷施用
其
言

廉明剛斷發摘如神

元史云觀音奴登泰定四年
進士爲歸德府廉明剛斷發
摘如神民有銜冤不直者號輒十
年前事皆千里赴告立爲剖決

賓客泛舟

唐書云
顏眞卿
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眞卿陽託霖雨增陴濬
隍料才壯儲廩康日與賓客泛舟以紆祿山之疑果以
爲書生不就也祿山反河
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遊觀竟夕

宋史云曾公亮
以司空兼侍中
判永興軍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越鐵自陝以西
人情騷然公亮一鎮以靜長安素喜造飛語聲言營卒
怨戍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爲亂邦人大恐或勸
毋出遊公亮不爲動浪發燈與賓佐竟夕乃歸

莫枕樓繁雄館

宋書云字東秋出知林州州羅兵爐井邑
潤殘東旋寬征潰賊招流撒敬民兵羨屯
田乃創其枕
樓繁雄館

披荊棘立官府

元史云元郝田雄旌鎮
撫陝西總管京兆等路
時鎮中苦於兵革郡縣蕭然雄拔荊棘立官府開陳禍
福招徠四山堡砦之來降者獲其人皆慰遣之由是來
附者日衆乃敎民
力田境內大治

自囚於獄

唐書云陽城爲道州賦
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
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
怪城不出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於獄判
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
安否耳留數日城乃載妻子中道遁去

守臣不畏強禦

宋史曰李浩乞以得台州豪民鄭憲以貲結權貴
人臺壽爲奏步貸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從其
妻孥權貴人教其諡冤且誣以椎事令言者用是猜之
疏方上權參政劉珙越班奏曰李浩爲鄉獲罪素民爲
其所諡臣考其本來其白上鑒曰守臣不畏強禦豈易
得邪且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獨欲還
其所沒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甚允當
鄭憲家貲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

一鶴自隨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
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

治潮二人

獻徵錄云陳白沙謂吏於潮者多矣其有功而
民思之唐莫若韓愈明莫若王源源潮州守也

寬不苛急簡不煩碎

宋史云歐陽脩在滁州自號醉翁
晚更號六一居士凡歷數郡不見

治迹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煩碎耳

貧不愛錢 明陳魚徵侃錄常云熟十人舉進士為部曹以能治劇歷開封府居官省領三十六州邑侃旦夕所進推脫棄菘菜而已同邑有錢許者曰官為布攻使亦廉而故有父產時人為語曰富不愛錢所貧不故有父魚侃

六印加劒 宋史云淳化間凌策集賢學士知孟州初策登第夢人以六印加劍上以遺之其後往知州外凡六任

夢持六刀 又云高宗時為御史覽之洪興初其後饒州已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為州益令倍之饒世智人以然部郎太平興國中為潁州太守晉書劉曾語曰吏部有

一使人神思清發 又云南史高帝謂以宗為出太平御覽云晉書劉超為名士

使人不衣自暖 劉弘為荊州刺史謂人曰神思清發又名高帝以超為宗義有 公事未辦東府自通其日使人不衣自暖

瓌異阡陌聚觀 異太守明帝二年生日此客至令人不衣自暖其日 唐書云李邕自歷州刺史後召入為括州刺史二十年上計京師

起為括州上計京師人聞其名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 端邑貝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耆舊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

然 上填以忘中書人不問得留出所為文章且進又云宗高宗時得懷恩為北海太守獲吏部御史云便宜不時為懷州刺史五妾狀沈數威名赫

姿狀沈毅威名赫 樂安王騁牧人數百里不令人子賢為令縣數千里人繞令

歌于蒿 又云史記奏京為相州刺史朱紫泉在東都可為懷州元德秀令歌于楊 河內太守令樂人數百人大作樂以為令人數十數

劇雜遊戲 原 辭懷金 言其金也曰我無知人何知太守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 辭金馬 懷其金戲遺之日暮無人知者 震曰天知神知 白虎山秀為元太守白邑令王密為安昌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 震不受曰 又云楊震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

不行縣 又云韓延壽為東郡太守不如入羊不受其不上計 史記秦昭王時使河東守 不上計不肯出行為縣丞掾也及三歲不上計

入為公 卿數請之延壽曰恐不能益重煩為郡守課最入為公卿

諭以禮義 又云黃霸為潁川守以禮義條教諭告之犯法以禮義曉令

戲於紅塵

賜 又云周雍為新州刺史法當賜 民受一分之賜何益邪

及雙雙 宋史云黃庭堅為蘇州知州歷事行部法當賜者故雍門之生時刻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居州法圍縣諸書都郡吏百姓自安宗又云朱昌胥

居官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

薄於儌福而後於得民非於奉身而薄 稱為節婦 人以東曲知每節每府傷民之傷邪何今也之 守以為節婦

不欲傷民 之民官有錢財鑄物品籍物行府庫縣以籍不慮事尚者見謂其宋太常貴中數甲自鬥 錢癬潔 又云民物有之行台府辭事結書 以錢二百其宰吏曾為員中太宗知之貴曰

怨結懼 唐書云李吉甫初為太常博士明州刺史長安中忠州刺史賜之書贊之吉甫有疑為有罪

送人作郡 言清止是以小心 不敢欲輒使小人言 以公閣詩寡紀 以其貧起為大害處言者以說大其事業言

不納賄 又云隋書自開皇以來左右清直

去民疾 聞宋史云知開封府進直 不治產 有事必躬 則一身之外

先試於外 又云送友人為郡 自嘆不如 寫見辭於左右之

褒爲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爲盜天子以爲宜選良大守往憮之將行處曰使居官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豈謂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除其本郡及屬之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擇仁惠之人有治效者俾知獎勸上從其言

太守五

原 詩 晉傅咸贈建平太守李叔龍詩曰弘道興化實在良守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於衆乃子之授南荊注望心乎克副　潘尼贈滎陽太守吳子仲詩曰大晉盛得人儲宮畜髦士吳侯降高質剖符授千里垂覆豈他鄉迴光臨桑梓寮類感岐路黎庶思知恥老氏喻小鱗曹參寄獄士與謂獎邑陋覆簣由茲起　又贈隴西太

守張正治詩曰二八由唐顯周以多士隆羣靈感韶運理翮應翔風張生拔幽華蘋蘩登二宮未幾振朱錦剖符撫西戎及子仍同僚贈言貽爾躬威刑有時用唯德可令終　宋謝靈運去永嘉郡詩曰野曠沙岸靜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　梁簡文帝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碣石臨東海峨眉距西候雨杜昔夾河二龍今出守方無夜犬驚向息神牛鬬涼風繞輕幕麥雨交新溜念此一銜觴懷離在惟舊　又罷丹陽郡往與吏民別詩曰久歸從事參非留故吏錢柳我今尚在棠陰君詎憐　沈約去東陽與吏民別詩曰微薄叨今幸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欽明重在茲飾駿去闕輔分竹入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忽彌朞霜載凋秋草風三動春旗無以招臥轍寧望後相思　又酬謝宣城朓詩曰王喬飛鳧舄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非（不一作）避喧揆予發皇鑒短翮屢飛翻早趨朝建禮晚沐臥郊園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尊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　增 唐杜甫送賈至出知汝州詩曰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又送李廣州詩曰斧鉞下青

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又寄裴施州詩曰廟廊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鐘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　白居易送嚴大夫赴桂州詩曰地壓殊方重官兼憲府雄桂林無瘴氣柏署有清風山水衙門外旌旗樓堞中大夫應絕席詩酒與誰同　宋蘇軾送錢藻守婺州詩曰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紱來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　又送張嘉州詩曰少年不願萬户侯亦不願識韓荆州但願身爲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　曾鞏

凝香齋詩曰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
風月心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砂
清耳漱寒流篆煙細細紬黃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郭
解送吳中復守長沙詩曰初登西漢文章府便領吳王
第一州繞郭白雲衡岳近滿帆明月洞庭秋 楊億送
劉秀州詩曰騎置迢迢阻玉音左魚江海遂初心郡樓
晴日東西望幾處棠陰接翠陰 元倪瓚送高太守之
秦郵詩曰秦漢置牧守猶古之侯伯封建而郡縣仁政
故不易漢宣知所本留意二千石慎哉高侯車願循古
轍迹 明李濂送童太守入桂林詩緋袍金綬紫微臣
鄣國如何借寇頻傳鵲北堂還綵服畫熊南國又朱輪
晴逾梧嶺隨征雁秋渡瀟湘憶故人自媿素餐淹歲月
羨君隨處布陽春 石沆送臨江蘇太守詩曰五馬夾
朱輪清川不動塵問山廬岳近領郡虎符新吏冗詩難
廢民稀俗易淳江花迎路發十月待行春
箴後漢劉騊駼一作崔瑗郡太守箴曰有秦驅除焚典紀
舊蕩滅蕃畿罷侯置守秦發閭左陳涉奮威楚築乾谿
靈王不歸征退由近可不肅祇守臣司境敢告執機
碑晉孫楚雁門太守牽府君碑曰君體德允直才量
高潔明鑒達於世變弘毅足以致遠事振鴻翼於衰塵

之表卓爾先覺於擬議之前遷雁門太守敦民耕戰聽
斷以情信賞必罰下服其命是以夷狄窘迫罔知所安
譬秋枯之隕晨風激電之不及掩耳也伐叛柔服威震
沙漠遺種遠迹萬里無煙烈烈君侯文武允崇少兼七
德翰飛撫戎名揚河朔威鎮漢中臨危運奇在難匪從
迴旌東麾撫司徐青截彼降賊海岱以平剖符千里爲
國干城 晉孫綽潁州府君碑曰君天縱傑邁奇逸卓
犖茂才亮拔雅度恢廓通理遠鑒之識禮樂飾身之具
固以足之於天仞冠之於搢紳出匡南位功深於爵金
龜三曜沖懷再發道光古賢風改彫僞允可謂明德宏
猷贊世之偉器者矣矯矯秀姿卓卓英韻他人之高及
肩而已邀命有數託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況在
懷情而無自識但親勤未效違離己及低徊房禁攀戀
罔遺
表宋顏延之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曰抗志絕操筆
陸謝弱代食賓士何獨匪民 又爲齊竟陵王世子臨
會稽郡表曰此郡歌風蹈雅旣髣髴於淹中春誦夏絃
實依稀於河上頃者以來稍有訛替可推擇明經式寄
儒職使琢玉成器無爽昔談鑄金侍價有符舊說 梁
范雲除始興郡表曰臣被沐恩靈棲息榮幸貺貌兢視

挺襟袗處徒誓蠡管之誠終沈熒爝之用不悟懸景靡
天通涇潤下月緒未交銘光再鑠脩鞠䰴疑驥不及忭
且地鄰舊越甸分故楚厥壤惟腴實邦斯大將何以再
宣王猷陶奉惠渥　梁蕭子範爲蔡令𢡖讓吳郡表曰
全吳奧區地迫都畿譬彼西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
則潁川河內自非時雨之政解繩之才寧可奉共理之
言承河潤之旨鄧攸康白過著不留之歌賀劭沈靜猶
致題門之責　陳徐陵爲始興王讓琅邪二郡太守表
曰甫離懷袖裁脫綺紈適荷隆私使膺珪組執玉不起
攝衣未勝自甘泉通火細柳屯兵旁帶戎臣頗同疆場

言瞻漢草乃曰中州遙望胡桑已成邊郡誠復居藩體
國應思馬駿之功論地惟親宜慕蕭彰之勇　陳江總
爲衡陽王讓吳郡表曰芝泥馳印發命關函　潁之誠
夏霜易霣兢惶之至春冰可涉臨淄同軾即事何取廣
川無聲頗知自匹　宋楊廷秀知常州謝表曰頃從山
水之縣入陪鵷鷺之班心乎愛君而直前慨然臨事而
妄發壽將母以告歸乃拜州而得請憩公幹漳濱之身
三年於外易獨孤常州之任再命滋恭惟郡邑先惠養
之治所願盡心使田里無愁恨之聲庶乎報上　吳永
叔知隆興府謝表曰法度堯禹典則舜文數引公卿欲

聞四方有水旱盜賊之奏親問守相要使庶民無歎息
愁恨之聲臣所領州在大江南界荊揚域向也物華民
富今爲地大國貧矧帥權分隸於九江而侯度僅頒於
八縣然臣嘗閱漢輿圖數唐職貢或治南昌賜侯王之
印或分西道專采訪之權雖曰地雄亦因人重今乃眷
玉隆之散吏就銅虎之左符臣已於月日到府上訖紫
馬朱衣雖動千里湖山之色玉珂金鑰尚思五更京闕
之朝　朱熹漳州謝表曰臣迹疎末學憂患餘生得陪
香火之班豈復冠紳之念況學兼獄麓脩明遠自於前
賢而壤帶洞庭鎮撫近煩於元老俾承二任孰稱萬分

茲蓋文明出治仁孝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
物之志假之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敢不仰佩訓辭
俯殫學力雖驅馳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黽勉不前願
遂歸田之請　眞德秀知福州謝表曰伏念臣孤忠自
信獨立無朋先螯玉堂之廬俾司曹計復濟丹書之籍
旋付藩條兩朝二紀之遭逢一節四麾之赫奕重臨郡
寄僅閱歲朞冰蘖自將粗謹酌泉之誓繭絲是戒少寬
竭澤之嗟方生意之寖還視初心而尤慊幸值陰霾之
披豁恍睹麗景之昭融獲於茲晨與在親擢侯度未脩
豈堪牧伯之命里門在望實均父母之邦當上下泰通

之期布朝廷寛大之令慨屬部創痍之未復考比年僦樓之所由政苟安恬寧有縣與之馬吏無侵枉誰為遊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臣欽承詔旨思體聖情志或得行詎有禁闥淮揚之間職當自效顧惟潁川渤海之師

原 敎梁簡文帝復臨丹陽敎曰昔越張脩猛用弘美績邊延善政實著民謠吾沖弱寡能未明理道猥以庸薄作守京河將恐五袴無謠兩岐難頌思立恩惠微宣風範 丘遲永嘉郡敎曰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畝績麻治絲無聞於窒巷其有耕灌不脩桑榆靡樹遨遊鄽里酣醑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慙仲蔚而三逕没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移風 任昉為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敎曰富室兼幷前史共蠧大姓侵威往哲攸嫉而權豪之族擅割林池勢富之家專利山海至乃水稱峻嚴嚴我君后崇壖增仞内通神明出符大順火炎崑岡神嶽崩潰蘭艾同爐玉石俱碎哲人遺命豪有餘慨 陸倕未至壽陽郡敎曰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伯道之涖吳郡自運家糧故能使吏作頌歌民胥興詠太守㴱德謬叨寵

組竊顧巴祇闇坐接客思匹吳隱被絮對賓常與自隨式瞻無遠單車入境竊所庶幾舊須發民治道及戍邏榆樵採諸如此類悉皆省息 又云太守家本諸生伏膺典紀光武靈臺之籍較涉根基張華聚土之書略見庭户貴郡圖載具存方策校以山經參諸括象原野城寺宛在心目龍泉鶴嶺不易窮登所撰郡圖可勿親用公孫陛戟既似井蛙延壽執戈實同兒戲

原 銘晉傅元江夏任君銘曰君承洪苗之高胄稟岐嶷之上姿質美珪璋志邈雲霄景行足以作儀範柱石足以慮安危弱冠而英名播於遐邇拜江夏太守內平五敎外運六奇邦國乂安飄塵不作銘曰峨峨任君應和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渟才行闡茂文武是經羣后利德泊然弗營宜享景福光輔上京如何夙逝不延百齡

宋傅亮故安城太守傅府君銘曰爰自漢季以及晉朝高明遠德係軌於時貞風亮節流聲累葉君承世德之芳流藹二象之淑靈含章醖粹佩蘭藉蕙韋帶飯蔬朝不及夕不以棲遲改其閒不以隱約回其操揚生所謂久幽而不改隨和之德者其斯之謂歟棲心古烈擬蹤前脩淹留孔老宛然內求於言中倫庸行歸周神之聽之匪明匪幽

〔增〕梁簡文帝為王規拜吳郡太守章曰臣令願斂衽役思循猶所黍示山河而形勝領浮橋而不見蒼鷹一遊望仙掌而遠然方當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緹蔚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棼絲方始 陸倕授潯陽太守章曰鏤冰雕脂不見大龍之象課虛叩寂寧聞駕辯之音徒荷容蓋空班推擇不能使府庭生梓橫關誦經俯覜朱輜仰瞻繒蓋漏上嚴辨伏軾多慙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四

設官部五十四 郡佐總載司馬附判官附 郡丞通守附 長史附同知附

通判 推官 節判 郡尉

郡佐總載

〔原〕杜氏通典曰郡之佐吏秦漢有丞尉丞以佐守尉典武職 後漢諸郡各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曹無東曹續漢官儀曰河南尹府掾出教與從事同後漢書曰螟蟲不入中牟河南尹領不實使仁恕掾往廉之是也 晉宋以下雖官曹名品互有異同大抵略如漢制 北齊上郡太守屬官合三百一十人爲郡官故有長史司馬録事參軍功户兵法等七曹稍與今制同開皇三年詔佐官以曹爲名者並改爲司十二年諸司州從事爲名者並改爲參軍又制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煬帝罷通守贊治東西曹掾主簿司功倉户兵法士等書佐各以郡之大小而爲增減改行參軍爲行書佐 唐州府佐吏與隋制同有別駕長史司馬一人大都督府有左右司馬二員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録事參軍事京府謂之司録參軍事置二人餘並爲録事參軍大州上都督府亦二人餘州府一人司功司倉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參軍景隆三年諸州加置司田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分司户置參軍一員位在司户下諸府則曰田曹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分司户置焉因醫置不恒故不列在府爲曹在州爲司府曰倉曹功曹州曰司功司倉大與上府置二員州置一員自司功以下通謂之

判司參軍事各有差京府參軍事有六員餘府州或四或五博士一員醫博
士一員大凡以州府大小而為增減【增】宋史曰宋懲
五代藩鎮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制諸州通判令刑部
郎中賈玭等充建隆四年詔知府公事並須長史通判
僉議連書方許行下時大郡置二員餘置一員州不及
萬户不置武臣知州小郡亦特置焉其廣南小州有試
秩通判兼知州者南渡後知州通判有兩員處減一員
凡軍監之小者不置又詔更不添差其後或以廢事請
或以控扼去處請五年以後旋添置之除潭廣洪州鎮
江建康成都府見係兩員外凡帥府通判並以兩員為

額餘置一員　其幕職官有簽書判官廳公事兩使防
團軍事推判官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凡員數多寡視
郡大小及職務之煩簡政和初改簽書判官廳公事為
司錄建炎初復舊凡節度推判官從軍額察推及支使
從州府名凡諸州減罷通判處則升判官為簽判以兼
之小郡推判官不並置或以判官兼司法或以推官兼
支使亦有幷判官窠闕省罷則令錄參兼管凡要郡簽
判及推官皆堂除餘吏部使闕二廣間許監司辟孝紹
熙元年臣僚言廣西奏擬簽判多恩科癃老乞行轉運
司不許差年六十以上昏眊之人　諸曹有錄事參軍

戶曹參軍司法參軍司理參軍中興詔曹掾官依舊惟
司理司法並注經任及試中刑法人乾道以來間以司
戶兼司法知錄亦或兼職六年汪大猷言司戶初官令
專主倉庫知錄以司理例以獄事為重不兼他職從之
仍依知縣格法銓量如有老疾昏眊難任事者即於本
州知通於判司簿尉內選經一考以上無罪犯曉法人
對換紹熙元年詔不曾銓試人不許注授司法　遼史
曰遼知黃龍府有同知有判官某州刺史有同知州事
有錄事參軍世宗天祿五年詔州錄事參軍委政事省
差注　續文獻通考金諸府非兼總管府事者尹一員

同知一員少尹一員府判一員掌紀綱衆務分判吏戶
禮案事專管通檢推排簿籍推官一員掌同府判兵刑
工案事知法一員　諸府節鎮錄事司一員判官一員
掌同警巡院　元上路置同知治中判官各一人下路
不置治中而同知知治中之秩至元二十三年又置推
官二人專治刑獄下路一人經歷知事或一人或二人
照磨兼承發架閣一人又散府同知判官推官知事提
控案牘各一人　置錄事司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
城中戶民之事中統二年照驗民戶定二千戶以上設
錄事司候判官各一人二千戶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

二十年置達魯花赤一員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盜之事

明府屬同知一人通判一人推官一人因事添設同知推官或二人通判至五人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知事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司獄司司獄一人

郡丞一　長史　司馬　通守　同知【附】

【原】杜氏通典曰郡丞秦置之以佐守漢因而不改（後漢趙溫字子柔爲京兆丞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後官至三公）晉成帝咸康七年省諸郡丞（惟丹陽丞不省）宋文帝元嘉四年復置齊梁有之至隋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爲長史司馬至煬帝又罷長史司馬置贊治一人後又改郡贊治爲丞位在通守下令

郡丞廢矣其職復分爲別駕治中爲長史司馬自隋爲郡府之官去從事史（隋趙軌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績連最詔徵入朝父老揮涕隨送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唐永徽二年改爲長史前上元元年復置別駕多以皇族爲之神龍中廢開元初復置始通用庶姓天寶八年以明皇由潞州別駕入定內難遂登大位乃廢別駕官至德中復置諸府州各一人而大都督府不置通判其事以貳都督刺史之職【長史】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掌兵馬漢因而不改（古今注曰守相病丞長史行事後罷邊郡太守丞而長史領丞職）其後長史遂爲軍府官至隋爲郡官唐初永徽二年改別駕爲之其後二職並置府州各一人王府長史理府事餘府通判而已【司馬】本主武之官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者則置府僚司馬爲軍府之官理軍事（晉謝奕字無奕桓溫辟爲安西司馬在溫坐岸幘嘯詠如常溫曰我方外司馬也）宋制司馬銅印墨綬絳朝服武冠至隋廢州府之任無復司馬而有治中爲治中舊州職也（舊謂隋以前）州廢遂爲郡官（說在州佐後治中篇）開皇三年改治中爲司馬（隋房恭懿爲澤州司馬有異績遷德州司馬理爲天下之最文帝曰此乃上天社稷之所祐豈朕寡薄能致之乎遷海州刺史）煬帝又改司馬及長史并置贊治一人尋又改贊治爲郡丞唐武德初復爲治中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遂改諸州治中並爲司馬（長安九年洛雍

并荊揚益六州置左右司馬各一員四年復舊太極元年又置四大都督府置左右司馬各一員）【通守】煬帝置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而京兆河南謂之內史唐無所職與長史同【增】遼金元制見總載　續文獻通考曰同知職清軍匠或兼巡捕

郡丞二

【原】掌署文書　典知倉獄（續漢書百官志云每郡國置丞各一人掌署文書典知倉獄）黃綬大冠（漢官儀云四百石丞尉皆黃綬大冠）秩六百石（又云大府秩二千石有丞一人邊郡稱長史皆六百石注云長史衆史之長）黃霸當法（漢書云黃霸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任以郡職（謝承後漢書云劉平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

桓譚出補 東觀漢記云光武議靈臺所處上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領太守事 吳志云[illegible]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

徐平威重 又云徐平威重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賊請平為丞

張暢佐藩 北堂書鈔云陸機表伏見司徒下[illegible]大夫張暢除豫章內史丞[illegible]清節貞勵心立操早有名譽其年[illegible]

僨產募士 唐書[illegible]

舉政尤異 [illegible]

不置刺史 [illegible]

為宰相材 唐書武后謂狄仁傑曰朕要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矣曰臣所薦者宰相也非司馬也乃拜司刑少卿

見刺史禮 [illegible]

小兒來迎 [illegible]

服忠思孝 [illegible]

賜緋魚 [illegible]

禱媼龍 [illegible]

皆為司馬 [illegible]

白居易柳子厚皆為司馬

署府清簡 元史云元世祖時趙孟頫念久在上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時總管闕孟頫獨署府事官事清簡

渡海毀祠 [illegible]

解散礦賊 [illegible]

祭僚屬 [illegible]

耆老移問 [illegible]

郡丞三

增詩 明郭奎寄劉彥基同知詩曰南浦登樓一曲歌江花潭影照青娥謝安不與人同樂天下蒼生柰若何 九月征人未授衣年年書到故園稀無情恨殺湘東雁不帶平安一字飛 楊基寄諸葛同知彥飛詩曰白髮

憐桃步屧遲老子田野最相宜每當酒熟花開日正值

身閒客到時雪屋夜燈因婦織月波秋舫爲僧移而今此樂同誰說只有鄰人馬遠知

增制唐蘇頲授乂敬直仙州長史制曰敕朝議郎守豫州司上柱國史敬直恪勤官次精練文法往持憲簡共憚清嚴頃擁使車旌別淑慝好能遺迹乘凫舊壤俾州閭之創建佇邦國之謳謡可守仙州長史散官勳並如故　又授溫愼微揚州司馬制曰門下某官門遵清白家傳詩禮外鳴謙而益光中造理而能密書工懸帳賦掩馳輪閑達彰其起草仁明最於分竹乃睠維揚之藩是稱重江之奧端寮所擇僉議攸歸可守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散官勳如故

增記唐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曰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員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任久資高耄昏懦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蒞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淸富有佳境剌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逸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

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

增書唐王勃上絳州上官司馬書曰君侯極天分構振瓊樹而韜霞帶地疏源挺珠胎而冠月鱗軒羽殿瑶臺降卿相之榮龍印蟬簪金社發公侯之始青阜獨唳望鴻漸而飜雲丹穴高鳴對鵷池而矯霧鼂錯以賢良待詔未厭承明汲黯以方正拾遺終榮臥理加以雄材廣度散琬琰於胷懷逸氣遒文運風霜於掌握迫青霄而構舍煙霞之涯涘莫尋振滄瀚以流謙江漢之波瀾未測擢靈桂於趙席垂棘知歸粹璗穎於莊軒懸匏自記賓階夕啟清河銷驥贊之虞處榻晨披元禮得龍驤之地方當翊贊宸極羽儀台屏豈徒偃仰州縣勞事藩庭而已哉借如僕者常恨霜松列㵎萬尋無罩月之期露草滋山寸徑有捎雲之望斯則解實困於兼濟才位難於俱立況乎地勢不足以誇俗容貌不足以動人皇皇藪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咳唾也所冀蠅階賤質附雲足而追飈蚼庠輕姿託霜毛而絶海委名勵己蛟鐔申獨斷之能偶迹當仁驪珠鮮闇投之懼天衢可望指鵬程而三休巨壑難遊伏龍門而一息

通判一 簽判附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通判職掌倅貳郡政與長吏均禮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臣通簽書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職事修廢得剌舉以聞 又曰按藝祖之設通判本欲懲五季藩鎮專擅之弊而以儒臣臨制之號稱監州其官雖郡佐而其人間有出於朝廷之特命不以官資崇卑論也與後來之汎汎稱半刺者不侔矣 宋史曰元祐元年詔知州以帥臣其將下公事不許通判同簽元符元年詔通判蒞職官令日赴長官廳議事及都廳簽書文檄 南渡設官

如舊入則貳政出則按縣有軍旅之事則專任錢糧之責經制總制錢額與本部協力拘催以入於戶部 容齋隨筆曰今世士大夫既貴不可復賤淳化中北邊有事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正少卿已知州遂就徙通判又羅延吉既知彭祁絳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鄆二州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閻彥進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辭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又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至守洛都表爲通判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表爲通判

皆非貶降也 彙苑詳注曰簽判宋有兩使防團軍事推判官皆以選人充太平興國中以贊善大夫十五員充諸州節度判官蓋太宗以諸州戎幕職官選朝士補之俾分理事且試其才此簽判所由始也蓋選人則爲判官京官則爲簽判 續文獻通考曰明制通判職掌糧緝盜治農修河牧馬之政

通判二 簽判 判官 倅

增倅車 監郡 山堂肆考云胡文恭行張士遜制分乘倅車按倅乃副車今以通判爲倅者周宋謂別駕長史司馬乃太守之副也 翰苑新書云歸田錄國朝始制諸州通判既非官屬故常與諸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爲所制有錢昆少卿家世杭人也嗜蟹嘗求補外郡人問欲何州曰有

蟹無通判處可矣蘇軾詩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 上佐 端僚 山堂肆考云職原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唐大曆十二年制刺史有故及闕本道使不得擅攝但令上佐知州事宋周必大吉州通判廳記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及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治中曰長史曰司馬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 事文類聚云劉豈制曰宜膺受服之寵復踐常寀之列 給印紙 卻例金 宋史曰卞衮通判宣州淳化間上令采庶僚中廉幹者給御書印紙課最仍賜實俸以旌異之衮與焉 獻徵錄云明彭彗字世望倅常州爲政務大體不事表暴攝篆宜興卻例供百金或以爲病後來者語曰後令賢必不予非不然吾亦安能以其身預爲不賢者地乎 不稅農具 未學造籌 山堂肆考云言行錄呂夷簡通判濱州人稱其才王旦嘗謂王曾曰此人異日與公對秉鈞軸曾曰何以知之曰以其奏請知之加不稅農具數事後果與曾並相按夷簡嘗判濠通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國家田器有算非所以重本也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算 獻徵錄云嘉靖間朱光霖爲重慶府通判謳頌滿道聲

寶大起前食豪發銀買籌時光霧視府第逐持銀入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嘗造謁也僉事且怒且慚而寢

繕治保障　**變通社倉**

宋史曰李肅之字公儀宰相迪弟子也通判瀛州時北使將過郡而樓堞壞圮肅之謂郡守曰吾州爲畀德破敵之地嘗示雄彊今保障若是且宗何遂鳩工構城屋凡千區已而中貴人銜命來見規制一新嘗賞嗟異　又云黃震出判廣德軍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困於斂息至以息爲本而息皆橫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爲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不思救其弊耶況熹社倉法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震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納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

未嘗屈撓　**務爲裁損**

山堂肆考曰宋黃濟通判鎭州其郡守多勳舊貴臣倨貲陵下濟未嘗屈撓　事文類聚云琴齋通判兗州太守王雖治政嚴急濟務爲裁損有之以寬獄訟爲之不冤

械送偵卒　**解散亂民**

宋史曰王嗣宗通判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嗣宗械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賢俊猥信此輩以爲耳目臣竊不取太宗怒其橫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籍會赦復官○金史云金張奕以虞補官仕齊爲彰德府通判齊民劉爺民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爲亂紛被半郡懷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陳其愛卷歸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明亡匿略盡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僧補以軍至對德略欲根株黨與奕以闔門保郡人無他遂止

築室儋耳　**題版西寨**

宋史云紹聖初蘇軾取惠州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　獻徵錄云弘治間談讓改衢州通判兼署開化江山兩邑時枕源賊出沒開化境讓嚴部曲警烽樓招數莊士樂賊未費以辨往樂壞嶺西寨至嶺題版樹所餘寨曰譚某禁贓見之不復攻而去

餞李迪　**祭趙鼎**

宋史曰范諷通判鄆州時知州李迪貶衡州副使宰相丁謂薦使者持詔書促上道諷輒留迪數日爲治裝祖行　又曰汪應辰通判袁州時丞相趙鼎死朱崖抉表過郡應辰爲文祭之曰推公而登上宰皆値竄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崇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

借三兵以議行道出衢州章僚爲守希秦檜意指應辰爲阿附爲死黨符移訊鞫編搜行索求琴文不可得事乃寢

移牀樹下　**投金水中**

山堂肆考曰冀州刺史裴徽召管輅相見清論終日不覺其疲天時大熱移牀庭前樹下自是謂引輅爲別駕　獻徵錄云明謝讜爲南昌通判職綱稅留一切饋賠路袍包代賀表京師舟將發投金其衆怨命吏投水中人醴燗抑之孚多寡公官於是人知讜有異政云

台輔量　**宰相器**

山堂肆考曰趙昌言喜推獎後進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其有台輔之量表薦於朝　又云富弼從王曾辟通判絳州時趙元昊反弼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爲有宰相之器遂召還

裁決如神　**清談竟暮**

宋史曰王十朋擢對策第一授紹興府簽判既至咸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行　又云余誤尚字退翁擢進士第熙寧初簽書劍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易爲治每旦退坐便商諸吏莫能至惟彼尚來輒排闥徑入促對請益竟暮

英儒

事文類聚云管寧辭云州民管寧萬萬食之嫌譏朝綱之華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寓得英儒

展驥足

合璧事類云蜀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

贈刀

太平御覽云晉中興書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虔強與乃受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

酌杯水以餞

合璧事類云隋書趙軌爲齊州別駕在州四年考績最後徵入朝父老揮涕送之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焉

判佐

彙苑詳註云唐書狄仁傑授汴州判佐

悉補別駕

唐書云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元和後兩河用兵神將之功得補東宮王府官朱紫淆并章處厚爲相乃奏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

嵩山石室

宋史曰王逢四世祖居嚴仕唐爲驍騎長史避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追起之居縣散遺其家人而以一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遺一日行密大會失居所在使人捕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或云有道人王居巖處此去而莫知其所終

捕鱸魚

又曰宋太宗朝

陳堯佐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脩孔子廟作韓吏部祠以風示潮人民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拏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此鱷弭受網作文示諸市烹之人皆驚異

留珮 山堂肆考云宋通判鄭濮代去郡人舉留濮留珮以為別

不愛點金 宋史曰楊偕字次公少從种放學於終南山舉進士再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為黃金者就術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祿安用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予所及也出戶失所之

深自晦默 山堂肆考云歸田錄歐陽修知潁州呂公著為通判為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後修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擢用

乃知茂叔 宋史云周敦頤初為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泰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凌事必以躬親 又云周敦頤為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

吏隱 山堂肆考云宋趙衆為四川龍州簽判作吏隱山堂有詩曰滿耳江聲滿目山此身疑不在人寰民全古意郵部郡吏東方書日日閑

遠奸 宋史云陳覺字聖中中甲科簽書趙州判官守禁中學其廉每事加禮而璧劉知其心術每欲遠之覆引疾求諸章不得上

簽判宜居臣上 又云劉穎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累遷通判潮州王佐為帥負其能盛氣以賊魯吏預約以中道多居而敗及潰明反所精賊多願討策帥上其功曰簽判宜居臣上

事有當爭 山堂肆考云宋王質字子野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敢與丈人抗邪質曰發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書以病在告一日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人者以術陰訪得之質曰戊不朝宿戒陰中於物也令殺數人氣徒流者又數百人公中之宗旦驚狙為贊其死罪而餘悉出之

撥煩剸劇 久曰宋張忠恕通判伉州能撥煩剸劇孝宗以體國為心

寬恤召和 宋史曰張洽通判池州獄有張德情者試獄人死獄吏遠以鼓我給訊而疑之請弗糶守不越會提點常平哀南至詩方夫旱請不應洽言於甫曰漢晉以來繼刑而放早油至而得雨戴於方冊可考也天今大旱焉知非由濟修事平東為闘款徵於獄得減死從徒復白郡請濟

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焉寬祝三日果大雨民甚悅

默禱沴應 元史云許維禎字周卿至元十五年為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二虎為害維禎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禎請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吾當為爾禱已而雪深三尺

白鶴神仙 獻徵錄云明初俞允字嘉言華亭人也以禮部主事謫判長沙未至會道病暴卒已而復甦先是允既革之以易貿有待於沙門七日矣忽有醫者買藥而至或之曰吾有機可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允口中有頃得甦數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欲以金帛酬醫醫無所受詢其姓名亦不答也第云長沙有白鶴大仙廟盍往謝之既失所在衆皆駭然然後知其為白鶴仙神也或以問允允始為言曩昔事謂我實神遣其地而未嘗死也往而復還而未嘗生也及至官詢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允蓋當而自記於仙昔

民歌廉慎 又云宣德間叢浩為東昌通判養徵發淘河之役九載秩滿民歌曰歛湖為公實為我實廉慎忘躬能使年豐

吏治簡綏 又云譚寬改驚州通判政務尚嚴驟夜有書辭辭者曰虎豹在山雷行於天人宜自處不可犯譚謂穀視以曰為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可犯邪吏治簡清民寅精猶

持青袍而歎 又云嘉靖間劉容字汝大通判黃州單車赴任布袍蔬食不脉寅士風廉平之暑字次上下賄吏罪辛相成啟義時景王唾向京中使僕從橫甚而臺以下案業首觀繩通容力任之中貴人素聞其名持其青袍歎息嚴諭其下無所愛與畫僚君謂所屬曰吾猶嘆喝室如仇畏之如虎每每激而取讀誠割別謂良魄矢

通判三

增 【詩】宋呂祖謙送宋子華通判長沙詩曰騷人故悲秋九辯播三楚宋公舊題辟文采照潭府千載得君侯遙遙接華緒還當初秋天又進湖湘觴江山日日新似君相勞苦木脫獻羣峰雲生失前浦況持別乘權光華動

逆旅元戎下分庭百吏趨塵後車載仁風習習被南
土預知漢池盗無復驚枹鼓嶺南鏡面平論貫騎圭組
臨分一杯酒不爲離愁舉　楊廷秀送聶士友通判上
印入朝詩曰君家極相扶天極氣凌霜雪忠貫日史家
有筆歎無人今有此人無此筆君侯名家千里駒拱辟
盈尺徑寸珠合登清廟薦六瑚合參豹尾隨屬車胡爲
小緩雲間翮揭來螺浦分風月開軒不與俗客談明月
清風入牙頰只今上印去朝天玉筍春風催綴班相門
有相君勉旃凌煙再寫進賢冠　周必大留別蘇仁仲
通判詩曰公才豈合尚題輿天遣寒儒此曳裾午夜燈

光曾共賞三春樂事未全疎尊前窈窕傳新唱耳畔瀾
翻聽異書此別不須勤怨惜君王日日問嚴徐　又送
人通判洪州詩曰朝集分攜五載前衝泥各上浙江船
如今再贈城南柳依舊黃梅夜雨天　一花發河橋政早
成策勳恩擢佐藩臣雖翹豹尾他年從且作銀章第一
人　南浦飛雲繞棟梓西山爽氣入魚須公庭散吏文
書盡許我他時解榻無（三已上通判）　宋王安石送文學士
倅邛州詩曰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
音得王楊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身
選爲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旁忽乘駟馬車牛酒過

故鄉問君行何爲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
芳豈特爲親榮區區誇一方　孔毅父送張倅詩曰清
若冰壺斷若金孜孜長見恤民深三年佐郡神明政一
旦歸朝父老心遺愛海波無斷處去思秋色有餘陰臨
行曲爲留旬日少慰攀轅淚滿襟　楊廷秀送王恭父
監丞倅同州詩曰淡墨掄魁正少年蓬山辭水得詩仙
集賢學士看文筆國子先生費酒錢濯錦江頭頻入夢
桃花水面送歸船平分風月真聊爾不日來朝尺五天
　明高啓送顧倅之錢塘詩曰之官即勝遊送別漫多
愁草色荒宮燕槐陰遠驛驄湖通朝汲井潮動夜眠樓

早向臨平過荷花已欲秋（已上郡倅）　宋王安石送麗僉判
詩曰北都雨去不辭勤仕路論才迥出羣一相開藩嘗
負弩三年通籍更從軍清談稍得當時事遺愛應從此
日聞我憶判溪山最樂看君摩翮上青雲　楊廷秀贈
尚長道僉判詩曰今代高人尚子平風流文采舊家聲
合于玉筍班中立却向紅蓮幕裏行天色惱人渾欲雪
燭花照別若爲情日邊已辦除書看莫戀南樓秋月明
（已上僉判）　唐杜甫贈田判官詩曰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
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霍嫖姚陳留
阮瑀誰爭長京召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

無意向漁樵　又送張判官詩曰處士聞名早遊秦獻疏回腹中詩萬卷身外酒千杯江雨春波闊園林客夢催今君拜旌戟凛凛近霜臺　李白送獨孤判官赴安西幕詩曰安西幕府多材雄喧喧惟道三數公繡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　杜牧送斛斯判官詩曰蒼蒼煙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爲聽將取離魂隨白騎三台星裏拜文星　明余詮送張德常之松江判官詩曰萬彙涵濡雨露中百年文物倏飄蓬鱸魚獨擅吳中美驥足寧如冀北空肝膽幾時酬楚國里閭從此變王風吳淞江水秋無底好與使君襟抱同　高啓送葉判

官赴高唐（時使安南還）銅柱崖前使節過貢隨歸騎入京多一言暫遣陸成瑁片語曾煩下趙佗曉拜賜衣辭絳闕秋催征櫂渡黃河政餘好賦登臨詠聞說州人最善歌　劉三吾與先復初判官詩曰左身痿痺耳仍聾近被刀傷更怯風亦有將軍憐杜甫豈無高弟念王通敝廬設枉過朝使束帛終難起病翁欲涉湘江采衡芷美人遙隔暮雲中（已上判官）　明吳子孝送陸別駕詩曰作吏本王畿蘆溝葉亂飛秋風吹易水寒雨灑征衣戍火鄰邊障原霜見獵圍陸機吟興好還喜簿書稀　盧柟雲夜鄧州顧別駕送至丹江有詩見贈賦荅曰寂寂丹江夜色空風塵郡國歎飄蓬豈無佐吏同殷浩雅有中郎識顧雍雪霰微茫漁火外星河搖落戍樓東憐君尚策青絲騎却與山陰訪戴同　汪道昆送張虞部謫常州別駕還婺觀省詩曰謫去應吾道流言亦世情聖朝仍得罪郎署早知名落日梁谿櫂平蕪轂水城秋風回首地淚灑逐臣纓（已上別駕）

制　唐蘇頲授李守一別駕等制曰黃門皇三從兄前洺州司馬守一等自登官序並穆政聲翹際燕陲漳濱淇上控河朔之風土盡山東之郡國宜膺別乘往佐專城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孫逖授蕭誠弘農別駕制曰

敕某官早因才藝久踐榮班頃涉微瑕未爲深累佐郡之職冗員頗多既有名於省官俾稍遷於近服可守弘農郡別駕散官如故

表　宋唐介潭州通判謝上表曰始竄嶺南人皆謂其必死及還湖外恩已出於再生仍復前官俾關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念臣寒素立身孤直無援歷官再紀才貳郎曹入朝逾年幸兼風憲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言責之司祇知忠義以事君不顧禍患之及已屬權臣之擅朝肆已私而害政輙輸忠款冀補涓塵陛對之間未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罪一時竄身萬里擯

棄遐荒分甘散秩豈謂聖明存國大體察臣愚忠欲招
諫者之言勉爲後來之戒三推皇澤特與一官以邕廣
之紛紜擇湖湘之守倅俾從狂簡得佐郡符臣納忠獲
罪顧百論以誠甘盡瘁報君雖身死而不悔謹當夙夜
以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答於大恩
增記宋蘇軾密州通判廳題名記曰始尚書郎趙君成
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鄰邑人也故知
之爲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
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
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

上而別又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勤於吏職
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
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
書來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
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即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
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
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
湛者羊叔子之言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
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
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頹垣廢井之間

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周必大吉州通判廳記曰郡
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
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緹油
屏設下與主簿同賜而州牧或得辟置間以處王子及
近臣之左降若起廢者其於政事罕得與聞藝祖創業
之四年鑒五代擾攘之後首置諸州通判不動聲色於
朝廷之上而興利除害功徧天下是冬又詔凡公事非
守倅僉議連書勿行規模宏遠豈歷代明君賢臣思慮
所能及嗚呼盛哉 又爲筠州判官廳記曰國家以民
之休戚政之臧否寄二千石其設官有亞有旅亞者倅

也位逼未免於嫌意不盡者多矣掾曹旅也分職以治
各司其局而已若乃事無不預而非逼職未嘗分而情
通惟幕職爲然

推官一

增舉笏擊蛇宋史云孔道輔爲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帥官屬成往拜冀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莫不歎服 得僧冤元史云汪澤民授平工刑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隙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欲得師財且苦其棰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拷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氏召工詢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得實即釋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爲神 留石刻又曰申屠致遠爲撫州總管府推官多所平反西僧楊璉真珈作浮圖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

簡素伉直 獻徵錄云明羅僑已字以敬爲吉安府推官簡素伉直舉動如儒生每聽訟據案默坐片言相詰莫不悅服既白令休外舍月餘不召始以爲明而少斷久之多悔悟去亦不追其數行敎化如此

按縱獄 又明郭淮爲永州推官明慎用刑多所平反東安邑有劇盜名一枝梅者劫人必畫梅而去示人不取不敢捕也淮嚴捕之禁獄乃他邑被劫又以一枝梅報聞淮至索所禁者視之劍三木囊頭如故也淮還而思曰是必獄卒得賄縱以分其貲且人告發以或問官討圖獄罪耳詰之果然

精誠格神 又云郭淮爲永州時視篆祁陽山谷中有巨蛇即子享所稱白質黑文者時出嚙人居人惴恐淮乃爲文祝神明日巨蛇戕頭無故斃山麓蓋精誠格神也

不張騎從 又云給康馬驛以不附劉瑾出爲淮安府推官多所平反訓杖示訴訴民自服行部不設張騎從老弱歡迎郡守爭睹道並出見之因歎其平易近人爲不可及

推官二

增 詩 宋洪咨夔送石士志推官赴調詩曰石友抱奇璞蝎來探吾郵昂然凌霄姿苕鼎獨力扛入幕有此士諸人亮難雙浚事風赴谷唆詩兩黻江一朝解紱去船鼓僕逢逢明廷急才俊召驛難逾瀧早晚對北闕華鐘發鯨撞 明李東陽送蔣宗誼推官之金華詩曰北來南去幾星霜又見分符出帝鄉三入越山身更遠重遊京國夢難忘也知吏法兼詩老未必才名與命妨臺省祗今須俊傑看騎驄馬問豺狼 尹伸送黃霞潭推官還浙詩曰共欲謀歸去君能先我行始知官秩薄便是世緣輕憶膾飛青翰觀霞到赤城同舟猶苦海回首定傷

情

郡尉一

原 杜氏通典曰秦官有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漢凡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曰都尉武帝元鼎四年又置三輔都尉各二人譏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七年省諸郡都尉幷職太守無都試之役 漢舊儀曰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爲樓船亦習戰射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民就田今乃罷其役 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又省關都

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西羌寇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於雍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自後無聞至隋煬帝時別置都尉領兵與郡不相知又置京輔都尉立府於潼關主兵鎮唐無其制 增 玉海曰天下郡國百有三置都尉者九十山西自三輔而外郡纔十有三而置都尉三十其餘郡國八十七置都尉止六十其不置者蓋四十有三也 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皆不治民揚雄傳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注會稽東部都尉敦煌玉門關候也 文獻通考曰按自秦置三十六郡而

郡官有守有尉有丞然考之西漢百官表稱郡守掌治郡秩二千石有丞秩六百石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秩比二千石有丞秩亦六百石是守尉皆二千石而俱有丞以佐之尉之尊蓋與守等非丞掾以下可擬也　魏晉以後無郡尉之官然晉郡守皆加將軍之號唐郡守曰使持節諸軍事宋朝則大郡皆兼兵馬總管兵馬鈐轄而小郡亦曰軍州事或帶節制軍馬則奉漢所謂都尉之職歷代以太守兼任之矣

郡尉二

【原】設武備（春秋元命苞云太尉主甲兵𢘿設武備注云令時郡尉準此義者也）　羅奸非（韋曜釋名曰尉罻也言以罻羅奸非）　督盜賊（續漢書云光武嘗問功臣諸君不遭際會自度能何為乎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勇武可守尉督盜賊上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化石（荊州圖記云濆水南岸有白石生頭人形首有冠懸左射與零變論強因相傷書化為此石也）　秣陵為神（搜神記云蔣子文自謂死後當為秣陵尉逐至鍾山下賊擊傷遂死吳先主之初故吏見子文乘白馬執白羽曰我當為此地神頒告百姓為主一祠當有瑞應也）　造五色棒（曹瞞傳曰太祖作洛陽北部尉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　置四部尉（宋志云光武省都尉後往往置東南西北四部都尉）

郡尉三

【增】主武職　典戎伍（漢官解詁云都尉郡各一人副佐太守言與太守俱受銀印部符之任為一郡副將然但主其武職不與民事舊時以八月都試講習其射力以備不虞皆絳衣戎服示揚威武折）

（勦駮難也胡伯始遷郡都尉箴云巍巍上聖光被八垠鄣塞八面胡不來賓蕩蕩率土來同件守撫其民人典其戎伍口才功成並施文武）

備寇鹵　典盜賊（漢名臣翟方進奏云武帝北部都尉主兵馬備寇鹵為職而年七十拜起據地不勝任請免又云敎勑海鹵都尉當典盜賊為職視事三歲盜賊寖多不能說理官職請免）　奏事稱意　不可治民（漢書云田叔字子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史記義縱傳云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　澹泊無為　正身潔已（東觀漢記云任延字長孫為會稽西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及到澹泊無為惟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乃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射承後漢書云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匈奴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遺金鐻以還之羌性貪而樂吏清前有八都尉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威化大行）　道不拾遺　盜不敢近（史記云義縱者河東人也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又云王溫舒為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　優文召處士　笥餌得都尉（鍾離意別傳云西部尉南陽任延以優文召縣曰書尉德薄思賢汲汲處士鍾離意正色鄉黨百行優備應令補吏徵到史掾以禮發遣者後漢與雜與先武少遊舊建武初徵為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說時拘新野雜為市吏饑餌一笥帝德之不忘仍陽時御食及乘輿服物同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加符頓首曰小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瑯死自殺矣）　仁而愛士　善於養衆（冊府元龜云漢袁盎為隴西都尉仁而愛士士卒皆為致死又云黃蓋為丹陽都尉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　疾呼突賊

越界赴討又云程普爲丹陽都尉從孫策征討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衆披靡策因隨出　又云陳表爲右部都尉封都亭侯領新安都尉鄱陽民吳遽等爲亂表便越界赴討遽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

恪掌軍糧　光撫將士又云諸葛恪爲左輔都尉大帝令恪守節度掌軍糧非其好也　又云張光爲北地都尉趙王倫爲關都督氐羌反太守張損戰沒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勵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會梁王肜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遂還長安

招誘東羌　化行彝貊又云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任南匈奴左薁鞬等寇美稷而東羌復舉種應之奐壁有二百許人聞卽勒兵出軍吏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遂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連戰破之　又云鄭純爲永昌郡西部都尉爲政清潔化行彝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卽以之爲永昌太守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四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設官部五十五　督郵　功曹　錄事參軍　司理附　諸曹參軍　五官掾　經學博士

中正　上計　孝廉　秀才　[illegible]　同知附　判官附　吏目附　州

督郵一

原 杜氏通典曰督郵漢有之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部謂之五部督郵也故督郵功曹之極位後漢歐陽歙爲汝南太守汝南舊俗十月鄉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宴飲臨饗禮畢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理宜顯之朝廷主簿讀教記功曹郅惲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案延資性貪邪罔上害人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臣惲敢再拜奉觥歙慚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曰實歙之罪也敬受觥惲免冠謝遂不召延延罷　陳球爲繁陽令時魏郡守諷縣求賂球不與太守怒撾督郵欲令部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逐之將致議於天下太守乃止之

唐以後

無

督郵二

原 所舉應法漢書尹翁歸傳云田延年爲河東太守翁歸往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南翁歸部汾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也

太守奇其對漢書云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悉召故吏令有文者東武者西尹翁歸伏不起曰文武兼備惟所施用還召上辭問甚奇其對從署督郵

歎如良鷹東觀漢記云趙勤南陽人太守桓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譚清論以激勵之霸卽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下韝卽中

太守奇其才張璠漢記云宋掾之年二十爲督郵斷迎新太守到界上太守見報之問曰君年少爲督郵斷固族世自有令德邪

之曰郎中瞻曰仰明公以爲孔子非顏淵不敢使迎太守大奇其才問曰貞婦孝慶閔未彰言於所聽之曰方今聖化大行武未聖於地家中有貞婦戶所孝子迎比屋連隸不可侈記太守留與傳書史補云書者也

褚禧稱史 漢書云孫寶爲京兆尹以禧下督郵稱史新陳留太守與傳云禧補東部督郵見勅寶曰今日北與俱稱下督郵之誅 以成嚴霜 成文獻入見誅勅曰今聽其署天子使者人數不好東部以其嚴霜

之誅 以成交 王莽時寶爲相掾文部曰今案其事云寶不宜以督郵之見誅也覆勅而云何擧也人云稱狀者以其人不對敢而不對

御史貸罪 郡縣斂手

武東巡過昭陵帝大小諸郡東觀漢記云光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陵後事者霍皇后是爲嫌之臣不稱賢使上令延之謙之

廷其劉從騎到其見聞問昭陵冢上小不敢正見御史云可延拜上善之 其聞陵在坐之位者宜爲霍后陵在從容爲占晴宮可延觀

傳御史駕以延陳留下督見郵引廉答延以故爲賢罪下小不容羽益上怒善使之勅 上詔曰史以延陳留下督郵引廉答延以故爲資罪在小督不容其理常善使後謝漢承 殺字一以叩書陳 殺字即書以叩陳

爲耳目 後漢書謝承漢書曰

書云錢崇爲北海相督郵時行縣選功曹鍾離意別召意爲督郵曰案有非常之事耳可唯崇爲耳目功曹日相以除曹 爲視聽 鍾離意別傳云北海郡守會稽意召爲督郵意到縣案考之意中部郵亭長受賂曰記府謂意曰督郵爲視聽 不長

也曰 明政化之本 考太守黃君召鍾離意爲督郵中部到大府爲里立政千曰自大目百守舉若綱大鄭都曹督會任受大意督郵 政舉大綱 云又

意爲會稽督郵大守都縣大守大本賢大守若綱云爲督郵舉百日自千里立政

但當舉大綱若大目云 司馬彪續漢書云鍾離意爲督郵別傳案下府督郵書考之以春秋先部後內外有縣亭長受賂者記案書意部之以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寬遠縣

司馬彪續漢書云鍾離意任會稽郡部縣亭長有受賂者府下記案問意封還記府云鍾離意任會稽督郵時 宜以太守先清府內 內且以遠于縣

鍾離不冠 中部督郵鍾離意別傳云太守汝南黃讜召意爲督郵以意不冠身拜補會稽病太守入家冠 汝南黃讜召意爲督郵不冠拜之部

文公不受一錢 謝承後漢書云文公至賜醫者爲督郵郡人貧不能聞之入家意 鍾離意別傳云意爲中部督郵汝南

至賜醫也 公謝承後漢書云文公爲督郵郡人貧無以葬家聞 馬融無留事 宋馬融云 融長苗馬字伯文

則自負擔不則受之人與一被皮履之債 以鍾爲督郵無留事 融字季長爲郡督郵

覽能與鼓琴雅吹精笛衆數術爲督郵又性好音律事無留 孟博贓直六十 先汝賢南

傳云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郡舉孝廉光祿四行太守宗資署爲功曹滂處事公平署非其人者乃委以署政滂到職嚴整疾惡如讎 號曰軺車 謝承後漢書曰督郵部車傳舍記六十爲耳北部 督郵有後漢書曰督郵乘軺車

許慶爲家貧里號曰軺車督郵 陳頵 穫隱臣 晉書王導爲揚州辟頵爲從事中郎時州部東平牛主簿陳頵爲一郡辟者三千人 晉書曰陳頵字延思

拔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太守劉榮之事

功曹一

原 杜氏通典曰按功曹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

蒼宋書劉穆之傳注云功曹主選舉功勞以爲名所曰功曹中正所署以爲功曹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太守宗資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埽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

歷代皆同 北齊諸州有功曹

其後郡功曹史魏晉以下如宋書曰太守杜畿以叔父爲功曹後北齊郡功曹書佐

參軍隋亦然又罷郡置州以曹爲名者改曰司功書佐唐改曰司功參軍開元初京尹

州置郡改曰司功書佐唐改曰司功參軍開元初京尹

爲官及諸都督府並曰功曹參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參

軍令掌官吏考課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

之事 宋以後無

功曹二

原 爲主吏 作朝右 漢書云蕭何以文毋害爲沛主吏 孟康注云主吏功曹也

又東晉謝功曹職云云 蜀志云

好人倫 尚仁義 私前旨作動於右云 蜀志云劉熙曰功曹

曹性好人倫大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之

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勵

賢傳云王威爲汝南郡功曹政尚仁義 **委以郡事** **光贊本朝** 東觀漢記云趙勤爲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 高士傳云法眞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閤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僚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 臧榮緒晉書曰吳遠令門大小一十三人已備倩二年內成十蘩十三棺太守張崇之嘉其節操召爲功曹頻以三牒之命謙雁之禮 華陽國志曰李業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恭其名召爲功曹十命不滿歲起致之業竟入獄歲乃釋之 **陳蕃設榻** **欒巴入壁** 後漢書徐稺傳云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稺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神仙傳云欒巴少而好道不脩俗事時太守躬諸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郡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虎乃巴成也 設官部

臧洪奇士 **任旭眞人** 魏志云臧洪太守張超請爲功曹超兄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敎恩威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遂因見洪與語大異之 晉書云任旭臨海人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旭正色苦諫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歎曰任功曹眞人也吾違其諫言以至於此 **陳稙舉善** **薛勤拔賢** 後漢書云陳稙任郡功曹舉善黜惡爲邦內所畏 汝南先賢傳云 **宗資主諾** **成瑨坐嘯** 後漢黨錮傳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李壽薦異行** **許劭進賢才** 李壽詳謝承後漢書許劭詳汝南先賢傳 **周章絕馬鞅** **鮑永拔佩刀** 後漢書云周章初仕郡功曹時竇憲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欲謁之章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還

便斷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誅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倖免 又曰鮑永爲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陳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貫馬當胸乃止後數日王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 **鍾皓之薦陳寔** **任以代巳** **吳舉之選謝譚** **舉乃得人** 漢鍾皓潁川人爲郡功曹命辟司徒府臨去辭太守薦陳寔爲功曹 吳志云吳舉爲會稽守舉謝譚爲功曹 **苟非三語之才** **則忝六聯之首** 詳白氏六帖 **衆吏之師** **不撓之節** 論衡云變復之象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功曹衆吏之師表諸歎之雉 會稽典錄云魏朗從太守行春賓於閤外咸時之中夜長呼府君朝問昨歎息書是誰主簿曰書佐時志衆夜會稽 **當職割斷** **改操飭行**

先賢傳云王奐字稚子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入爲大司農帝問在郡何以爲理寵對曰任功曹王奐以簡賢選能常大從奐由此驕名 後漢許功曹于將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禮之 **才識簡覈** **清濁異流** 賢人傳云袁功曹陳蕃云許郭范滂爲功曹云許謝承後漢書云爲郡功曹 **黃堂圖形明堂** 去湯數曰昔明帝詔書緒王署 **馮勤高能** **岑晊高才** 會稽功曹圖形明堂 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 後漢書曰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才經在閭里 山松後漢書曰孝既有高才郭林宗未公叔等皆爲友 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辟標威嚴閭既高名請爲功曹 **編署**

晉

幼陵公正　予陵清正　東觀漢記與準字幼陵為郡功曹云云三輔決錄第五頡字子陵清正為郡功曹

衣不周身　衣不覆軀　華茂為功曹衣不周身謝承後漢書周揚為功曹云云

不義掃迹　姦吏引去　後漢書范滂傳云太守宗資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弟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　魏志云袁渙好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

府君貴其名　太守善用士　會稽典錄經敘任疏為功曹府君貴其名　後漢書云成瑨為南陽太守善用士

孫紹廊廟才　庾袞非常士　吳錄云孫紹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稱紹有廊廟才後為相　臧榮緒晉書云庾袞元康末潁川太守徵為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攜鋤荷斧不候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府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旋而袞自取已事而疑處焉形體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疑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

陳矯深相敬友　虞翻待以交友　魏志陳矯傳云太守陳登請矯為功曹深相敬友云云　吳志虞翻傳云翻歸孫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

昨日功曹令為郡將　善則稱君　惡則稱己　魏略張時河東人為京兆太守杜畿功曹畿遷河東太守揖時曰昨為功曹今為郡將也　陳寔別傳云陳寔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敕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乃懷檄請見從外署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亭舍倫語衆曰吾欺為侯常侍用吏此名內故人長憚得輿使君可謂善則稱君惡則稱己也聞者咸歎息

錄事參軍一

原 杜氏通典曰錄事參軍晉置本為公府官非州郡職也掌總錄衆曹文簿舉彈善惡後代刺史有軍而開府者並置之自後漢有郡主簿官職與州主簿同　後漢王堂字敬伯爲　教掾吏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自此不復綏辭教郡內稱理又王允字子師仕郡為主簿晉陶侃近法雅等並為之　隋初以錄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矣煬帝又置主簿唐武德元年復為錄事參軍開元初改京尹屬官曰司錄參軍掌府事勾稽省署抄目糾彈部內非違監印給紙筆之事　乾元元年加進一品仍升一資元年建寅月又制凡縣令判司與錄事異禮尊其任也

增 文獻通考曰宋沿唐制州有錄事參軍然不盡置也諸府為司錄諸州為錄事乾興元年丁度申請諸州始各置錄事參軍慶曆二年河東河西陝西諸州權令京官知錄事參軍熙寧三年詔繁難去處錄事參軍並差職官知縣及奏舉縣令人充政和三年尚書省言州建六曹參軍參軍之稱起於行軍之際恐不當錄事參軍欲改為司錄奉旨改為掾建炎初復舊名錄事掌州縣庶務糾諸曹稽違乾道中汪大猷申請依司理例不兼他職從之　元明制詳總載

錄事參軍二

原 徒勞　能任　白帖云梁魏言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又前趙錄云劉應字元明年十四究經史時有太守郡辟為郡主簿吏歎曰我有賢后能任元明政理人殷

舉王渙　轉君章　首郡太守陳寵以功曹王渙簡賢舉為主簿　羅含傳云含字君章太守謝仁祖一見稱為湘中之琳瑯自江夏從事轉主簿

千里之姿　一府之望　三輔決錄云韋康成字元將年十五

身長八尺爲郡主簿郡尹楊彪奇之曰卓主簿帛千里駒也　世說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爲一府之望

排閤入諫　踰城告急

謝承後漢書云朱[illegible]仕爲郡主簿時戶曹史袁叔釋以微過太守郭琮怒閉閤罰之衆皆諫罷寒排闥直入乃前諫曰袁史乃故御史珍之孫河爲斬羽賊有奪忽如何遣釋之　魏志龐淯傳云太守徐揖請淯爲主簿郡人黃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

易雄對賊　尹方變名

晉中興書曰易雄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對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是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遂知名又黃義仲交廣二州記云合浦尹方爲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笑方問其故有重仇未報乃變名報之天子奇之赦而不問

椓口出齒　叩頭流血

東觀漢記云須誦爲郡主簿被罪詣獄引械自椓口口出[illegible][illegible]究　廣陵列士傳云劉嵩爲郡主簿郡將爲賊所得嵩乃叩頭流血乞得代之號呼抱持不宜賊相謂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illegible]

拔刃厲聲　舉觴辭墓

切罵賓曰袁車不前省故破也男人服其義乃拒之不見　謝承後漢書云公詳濟爲郡主簿太守劉呂侍身被收事北卒遣太守下觀近日乃南孜容太下服詐銅於北印山新車徒養御車到各聽陽太守觀瓚從日乃南貲具服酒於北印山當立泣辭母墓日南酹舊祝曰太守苛不爲人便子當今長爲辭人乃填太守悲沒當　進日南日南多擅恐武不選便當長辭填芋懷沒悲立再拜而去既行於

增　與好官　活平民

道得赦賓乃見原　唐書云元和中宣州讀冢曰錄事參軍劉可見宋卓然爲南宙府司錄丹有子冝因以宙元帝曰錄可與好官政事以唐書府司錄丹有子冝因以宙元和帝實曰錄可見宋卓然爲南宙相丹有平民　史知州事　華椿遣士第張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　性澤率家子部遣民張錄事參軍人時破太守爲中劾舍全貫知

　事既成已具法華嶽宗呼其杜不服不署繫獄白按全驗當後核其實全案不隱引

逆得釋全可生者削籍爲民五年後代詔以太宗全事誡曰爾能活天下

留

綱米　撤相門

宋史曰洪皓宣和中爲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發廩損直以糶民全集皓恐其紛乃別以青白幟涅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　元史胡長孺字汲仲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illegible]

爲官得益友　同僚有詩人

宋史曰孫甫字之翰舉進士及第遷知翼城縣杜衍辟爲永興司錄凡使治績未皆倚辦甫甫曰待我如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illegible]曰吾辟一屬官得益友[illegible]　頻曰張乘崖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乘崖驚謝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薦之

殿最升降　諷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戴叔倫言縣令錄事參軍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貲序一以殿最升降則人知勤效政重其言　又宋業謝調建州錄事參軍建俗很而專殺積年不得決郡使者賀允中多以屬請原情諷律必得平亭旁郡民聞之有訴訟者以讞屬

業扶用爲政宣教郎　謝承後漢

原　劉祐買書具　包咸責綠樓

書云劉祐仕郡爲主簿郡守子常出錢付令買果實祐悉買書具與之君稱美　吳錄云包咸字子良爲吳郡主簿郡之君三緣十樓

在朝正

崔卿太守責之曰行春春月不留宜其郡邑枚郡之君　書太守與之不云春不宜郡郡

色

書周嘉傳云王元仕郡爲主簿不主遊親在朝正　色驟漢書善不云王元仕郡爲主簿王遊親　從太守何敞云嘉仕郡爲主簿太守何敞討賊爲流矢所中昇郡　十重白乃有交嘉傳云嘉仕郡爲主簿太守何敞討賊爲流矢所中昇郡兵群賊圍城嘉以身扞之死　以死贖命　後漢書周嘉云仕郡爲主簿太守何敞爲賊所圍城嘉以身扞之

民衆士悉有之是其車馬視君若北邪以嘉請以身代死因呼天仰號賊中命曰賊北入汝陽城

泣比宣於有南邪遂聞乃嘉帝寬之

義士也此給其鞍送還之北　守張負父妻以病事君夫人當比寒母安有紀綱皆僚屬皆愧病而難之　僚屬皆愧

資於事父妻以事君夫人當比寒母安諸有紀綱皆病而難之迎醫者曰

乃請行之　稱韋主簿

三楊輔之決獄錄云韋元主簿新少年爲郡主簿少有主者

毛成之風

趙偉甚器之 武陵先賢傳潘景爲郡主簿太守趙曾甚器之 黃讓甚

奇之 謝承後漢書云包咸爲郡主簿太守黃讓甚奇之異 伯師教令無譽 風俗通云

韓稜字伯師爲郡主簿太守葛興風恍惚稜常扶教令無譽 成子聞雀而笑 桂陽先賢

貫鴻云而成笑子曰鄉東中市人雜能果違雀相爲驚爲雀遺雀相爲與主簿之來視俱信坐然閒

羸服齎金賂主章吏 謝承後漢書云太守尹端坐事被收主簿朱俱乃奏羸服閒行輸金賂主章吏罪得減 應奉爲郡決曹掾

州郡主簿不知所言 其事遂得免 從事惲之遂得免咎 晉書陶侃傳云

郡爲主簿亦免終無時 從事毛洪為郡從事以太守得罪左遷 惲之說得免從事

記名中書 宋史云胡則字子正 宗時用兵轉運使不能辦事 湘陰令何蔡爲一簡詔 對以主簿

送月爲一以月計 過入奏太宗召問 湘不遠 錄事參軍

旨太宗命録左右姓字曰中書 省東 近上曹官 唐書杜景佺以錄事參軍中合

景詔尚書 意與天通 事以幹治 要地建州

曹官上書諫 唐書云杜景佺爲司馬下益州錄事參軍卻命事參軍以

上業州 景佺謂尚書 ...

欲以左右判事 幹治 去

曰錄事參軍 事以幹治 云

白事司馬 ...

州司錄 馬不事 ...

無敢 ...

喜言河 爲兵 ...

侍河 爲 ...

叙夜地曰 ...

然後議所向之 ...

形勢盡攻取焉 ...

中不屈 軍

失 任 ...

所知 ...

彈筆意適 ...

枳棘非鸞鳳所棲 ...

情求獄以文爲贊 ...

糾不法事 ...

條刺史 ...

不當佐邑 ...

看儒書不如詣主簿 ...

西涼簿 ...

能令喜怒 ...

繆形才幹 ...

閒人 ...

原 糾職 糾司 典簿書 掌符印 糾繩大郡

管轄外臺 提舉列曹 糾察羣吏 一郡綱紀

大曹表則 列股肱之郡 居管轄之司 陳寵之用

王渙可謂得人 郭頤之選元明厥有成績

增 禮崇

孫石（音卮孫楚參石苞軍事詳本傳）駢重揚陳（漢揚雄之吏主□□幽州太守陳寵）樂王（魚為主簿）又安則公府之屬吏　用武則軍帥之謀主

錄事參軍三

增 詩 唐杜甫送韋諷閬州錄事詩曰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綱紀地喜見朱紱直行往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又送韋諷詩曰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送惜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胡致隆喜曹劉二從事見過詩曰蕭蕭細雨鎖柴門喜見風流二使君後逸萬春猶錄事清新子建尚參軍　明袁凱郭外寄王錄事詩曰白鷗黃鳥動春聲綠樹清波稱晚晴何用城中走塵土只消江上過清明深村濁酒還堪醉野老狂歌亦有情寄語東門王錄事底須辛苦過平生　林鴻與陳八參軍夜飲話舊詩曰鄉園別後隔烽煙此夕論交意惘然雁引歸心離海國杯銜好月醉霞天謀生自愧青雲後話舊多驚白髮前明日預愁分手處憑君慷慨看龍泉

增 記 唐李華河南府參軍壁記曰文與武邦之大司參以彌綸而果於折中軍以厲禁而闕其暴戾彌綸之謂文厲禁之謂武居一稱而兼二義參軍有焉漢車騎將軍張溫行司空專征關右始徵幽州刺史陶謙參軍事

由是上將之府以為常儀魏驃騎將軍石苞鎮揚州晉文王命孫楚參苞軍事賓主降禮始於孫石時方用武則軍帥之謀主天下乂安則公府之屬吏蓋因府郡之長使持節領諸軍故雖列曹悉以參軍為號若以漢晉儔於聖代郡國比於神州則理亂不侔而小大相妨矣　沈亞之河中府參軍廳記曰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軍焉蓋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任之耳不然何優然贍養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雄為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雄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焉　符載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曰錄事參軍之於郡縣紀綱也車轄也綱弛則目踈轄抗則載輸政之成敗亦猶是也自漢魏以還歷江左郡有督郵主簿後魏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錄事參軍煬帝時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掾主簿國朝省掾主簿復為錄事參軍其於勾稽失糾愆繆省抄目守符印一州之能否六曹之榮悴必繫乎其人也循名考實豈容易哉

諸曹參軍一

原 杜氏通典曰司倉參軍兩漢有倉曹史主倉庫（後漢兼就宁棻度仕郡為倉曹掾刺史劾其太守遣部從事按倉庫簿領五事悉至郡事謹釋）北齊以下並

同功曹唐亦掌倉廩庖廚財物廛市之事 司戶參軍 漢魏以下有戶曹掾主民戶（後漢陸續李郃皆仕郡為戶曹史郃官至司空）北齊以下與功曹同唐掌戶口籍帳婚姻田宅雜徭道路之事 增 文獻通考曰梁開平省六曹掾屬留戶曹一員通判六曹宋沿唐制州置司戶參軍掌戶籍賦稅倉庫交納元祐令中州從八品下州從九品 原 司兵參軍漢司隸屬官有兵曹從事史蓋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事北齊以後並同功曹唐掌軍防烽候驛傳送馬門禁田獵儀仗之事（景龍四年許州司馬燕欽融上表直諫詔撲殺之）司法參軍杜氏通典曰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或謂之賊曹或謂法曹或謂墨曹（後漢書曰周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數諫不聽遂殺囚囚家詣闕稱冤詔書覆考燕謂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使後燕延燕有五子皆至史太守又王昌亦為郡決曹史[illegible]人郭弘為潁川郡決曹掾治獄三十年用法平正郡內比之東海于公）隋以後與功曹同（隋陳孝憲為東郡司法書佐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孝憲諫不許乃解衣請先受死乃止後至侍御史汝州刺史）唐掌律令定罪盜賊贓贖之事 增 文獻通考曰宋諸州置司法參軍掌議法斷刑品同司戶紹興三年權行減罷後復舊 宋又置司理參軍五代以來諸州皆有馬步獄以牙校充馬步都虞候掌刑法謂之馬步院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開寶六年始置諸州 司寇參軍 以進士及選人

為之後改為司理掌獄訟勘鞫之事不兼他職元祐令上州從八品中下從九品 原 司士參軍杜氏通典曰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唐掌管河津營造橋梁廨宇之事 參軍事 後漢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張溫軍事（獻帝時孫堅亦為張溫參軍荀彧參以相軍事孫楚參石苞軍事是）也 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中軍羊祜置參軍二人大將楊駿置參軍六人）歷代皆有至隋為郡官謂之書佐唐改為參軍掌直侍督守無常職有事則出使 行參軍 晉河間王顒以太宰輔政始置掌使命歷代皆有（唐諸王府有餘則無）

諸曹參軍二

原 坐曹 趨府（白帖云薛宣為馮翊賊曹掾張扶日至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illegible]）為師友 [illegible] 善丹青 [illegible] 作蠻語 [illegible] 六曹 [illegible] 六司（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 [illegible]）理曹 [illegible] 田曹 [illegible] 增 補學士 [illegible] 擢臺郎 [illegible] 河東三絕 [illegible] 斗南一人 [illegible]

戶韋暠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彥伯善屬辭河東三絕又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參軍時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卒相待如初李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戒犯參軍

杖力爭三尺法

唐書云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吏相約曰犯徐君杖者必斥之迄代不辱一人山堂肆考宋李承之字世率相迪弟之子中進士第明州司法參軍守任情執法人莫敢忤承公自爲之力爭已下恕曰有司則數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和八年則當既三尺法之有法司矣

定悍軍服黠盜

進士第調吏發州兵者曹遂諸將任勇悍者從兵官入門之兵士卒守心以械備宮震恐振懼擇有一邑兵強者數千人以悍騎謂者拔甲摧之兵騎之卒所振聲言欲輩辛蓋異人謂居柳厭兵兵曹理使之間關聞其擇以兵之人曰皆罷習拜呼數百等滿大騎兵尺尺汝違延邪河急煙蹤當爲汝細羅事耳曰其駕之

設官部車駕之

論曰參究理全以分之古法又云張治之少長去而手於有諫足官當之曉然爲甚一手舍辭吏不張意之能治

坐肆不屈下堂而迎

唐書楊書曰崔融少會選且以文爲罪錄者求其李勇以兄第事爭學宋劉世家日益辯事之明聰勝數其改州之者善治司辯論隋書宇文愷以營造精巧見之以爲然乃州坐具事命肆參以入不軍其官爲禮詩再拜入文揖章從夏州司法參軍以參軍高其法下殿下日堂曰有軍節之上知亦宋興比其吏史往往知之日爲之吏將兄判

納告身委手版

宋史徐史中令狐垂罪不平無錢日聽命維使之過從一府免其俱以史論大辭之也才一

中平無日撰曰理使之從一府人宗朱蒙有不平恕曰敢當命事帥文大過從一府宗國舊不當之朱命事師陳從蒙司曰舉欲告日觀己數身貴賠仍從手已逢之相取令史官取之欲得公不之法命人曰爲可敢之

徐謂道周倨受庭參

宋史徐謂道周倨受庭參人曰吾如不此爲也遠悟問得免舉而不可曰下受而有長官不亦宜乎其使人且不食吾餘

州知府事當云事德裴荒以字曆已歷官舊德敕騎以字曆巳
地使後者讓徐德爲省郎以德宏遠之德騎佳省省自置本守官以使察

唱吟自如單車赴官公退讀易

唐書宋之問史李公退弟外善歌詩使教授改以執司戶參軍吟唱自云唐書宋史李如書弟以執事司戶參軍外出云唱吟自如

論事切直外補

史部郎中宋史使夢部侍郎論事切直外補唐書云官部大理以論事外出

執笏簾外

府召權司理轉運使判官府事經判官以撰事使

不見

恨知之晚

卿久

唐書衛丁久歷員外郎不以爲意時貢舉皆以久參軍之才久見知所出宋史彭汝礪以久爲參軍者比之御史大夫楊州參軍出州司戶參王官外云軍陽司戶軍不見

斷獄平

政異等

辨疑獄

辨枉獄

下吏不敢陷上

不欺所學

徐

近事或人事之故人一家者雄訥事郡言事見之日之善于賢者世之之裴之才召徵見
唐書云齊州之事云者已唐書明以自大人曰當云大判書斷獄平
又云平章事舉曰云以爲君書人才者名
司法參軍考得州學曾皆事唐書何明經者以年可爲
唐書宋璟爲司法參軍辨疑獄一日不元加唐宋史云書蒼梧不許元賞以事司其法以上史之獄
史馬已以爲裴安人不殺伸不日元
雅又以人加事不可得書等者
宋史孫伸姚云殺張甫爲無失之邪辨仲冤報其故
下吏不敢陷上外又祖云范司馬仁杰字以文純仁少事其同
過爲人果者得數以有所得得而以殺
不可曰下吏而前長官不作書常人且不食吾餘

矣死不敢奏赦似賢而不薦之

議獄求合人情 又賈易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白以儒者不閑法令情曰人情所在法令所載亦在議獄惟求合於人平

事類云韓思復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勤責對曰人窮則盜不如因而活之無爲盜賊州服

鬻薪自給 不能詔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罷以親表去官鬻薪自給

受紙百番 又云唐杜暹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贈之暹爲受百番州吏歎曰昔清吏受一紙今此何異人之選

子才無施不可 唐書云張文瓘爲參軍與二子入朝又云張文瓘幷州人皆以文瓘貽其子故以不納也文瓘嘗曰若其人州參軍可數錄人爲長史以嬴贈之時爲勤曰子少亦無果以文瓘帶豫王少尹約束以帶其子有贈若其不守可用也無才爲大名府司戶參軍

參軍詎可數出 宋史彥能云第鄭仙傳以爲參軍去士往他郡彥博曰參軍留守文彥博以爲杜部使者

守教以識 又云劉光又云光世教之安以世識登且進士令自第不不妄敢語選從始調學於汝州司馬

法參軍司戶以貪贓得罪乃使吳守安世曰無以禮運安世心常不將自按之安世爲吾言君子以義事之乃止然後請於司戶

貪而吾法言不疑吾其違司馬公乃敘復其事以報安世

獎 又之蕭曰公爲吏朝州時兵曹見諸婦甥許景衡詔問其事以振給曰事中召見又范親之爲至幸大理丞許景衡爲言其故

爲時羣

參軍動宰相 宋史云葉義問登進士第調饒州參軍進士第知

聲望減於治郡 又云范宗尹爲相有聲望以治郡爲任入官相府封

言論獨不詭隨 又云唐書張文瓘爲參軍任府司錄京口官強毅不詭隨

雅圭今之管 又云唐書張文瓘爲長史擢賢官州參軍

參軍如作措大 司戶參軍問吏曰王宗鍊何官宿 張雍管戶參軍吏曰下州判司緣作杙比樋措大而

拂衣而遊 云山子堂勃肄年考何州

言論獨不詭隨

未冠有名調補蒲州參軍勤自負大才不居小官遂棄而遊天下 元規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參軍跌宕自放不了士節然材猛過人

跌蕩自放 宋史云孫

崖州識 新唐書云韋誼自劾

不喜人言嶺南事爲自目不欲觀嶺南及爲相以手叔文黨貶崖州司戶

準貶雷州司戶參軍乃未幾丁謂亦貶崖州司戶道出雷州準以羊迎之

蒸羊迎 宋史云寇

原 郡掾 府

察 冗員 散職 官推府掾 署列州司 名列府

僚 職參軍事 增 誤入人者批曆 宋祥符五年轉運使薛顏言諸州司理參軍任非其人多致枉濫請自今選入徒已上罪者令批曆 誤入人者批曆依例守選

不勝任者易官 雍熙二年詔曰司理參軍有不勝任者州郡長吏於本司理參軍中兩易之

五官掾

原 署諸曹事 北堂書鈔五官掾後漢有之署功曹及諸曹事

爲郡股肱 漢官儀曰五官掾 搜神記

輔字漢儒爲郡五官掾祐爲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日無鷹鸇之輔乃自曝庭中祝曰天輔爲郡股肱不能進諫

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今天久不雨請以身塞川乃積薪以自環火焚其地當日中不雨自焚

至日中雨大作 云太守王公嘗爲五官掾

抱書投火 謝承後漢書云有五官掾自殺

以金悉還 王歆中爲郡五官掾太守陵

闕敬還錢 南歆

有私財以金悉之歸家人人賞之其利知也太守云人

辛中私財以贈鄰里人不受其故太守遣之

先賢傳平興曰辛孫長林太守嵩第之五錢以

發三十萬許都爲五官掾遷第其太守許以

王申

買金 客抱寄朴申子太云守女暴南之王申爲郡五官掾南陽大守錢盜之五官掾陳思以

列於以先爲賢不貴宜象

朴子以爲不宜象

陳公思歸罪司敗 爲風俗通

陳子游斷

王昭太守爲胡伯始公謂思公叔父非罪人也乃原之

罾太守胡其殺公思叔父無子爲誠報

舌無辭 謝承後漢書以陳五甘仕郡爲五官掾府君斷舌無辭

黃香

貧無奴僕（後漢書黃香傳云太守劉護召香爲五官掾甚見愛敬自家貧內無僕妾躬執勤苦盡心奉養博學經典究精道術）張輔心懷虎狼（漢書張輔爲安定五官掾懷虎狼之心）

經學博士一

原 杜氏通典曰經學博士漢郡國皆有文學掾（漢儒崇爲郡文學後漢光武問功臣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歷代多闕（隋爲州博士）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多寒門鄙儒爲之（助教學生各有差）增 文獻通考曰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未建州學也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說之餘鎮未置學也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也寶元元年潁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也慶曆四年詔諸路州郡監各令置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爲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官內薦教授或本處舉人舉有德藝者充然委於漕司而未隸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元豐元年州府府學官共五十三員諸路惟大郡有之軍監蓋未盡有也元祐元年

詔徐廬宿常等州各置教授自是列郡各有教官矣若試教官則始於元豐（元豐七年立法試學官上等爲博士下等爲正錄試教授名爲州丞胡宗愈言學者初登科遽爲人師非是乃召試教授學官須任年至三十方得充選又有薦舉學官法外添差）教授則始於政和續通考曰遼南面黃龍府學官曰博士曰助教興中府學設官同縣亦設博士助教金諸府並設教授元諸路儒學俱設教授又增置學正學錄訓導各縣則置教諭又各處書院置山長一人明會典曰府學置教授訓導州學置學正訓導縣學置教諭訓導其訓導多寡無定員

經學博士二

增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　又曰蓋寬饒字次公明經爲郡文學　又曰匡衡字稚圭好學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　又曰梅福字子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　涑水紀聞曰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請范文正公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諸生皆有方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言行錄曰安定胡先生瑗教授蘇湖間弟子以千計時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

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又曰陳公輔職教吳中朱勔方擘倖當官者皆奴事之公不與之交　淵源錄曰胡文定公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及罷官代者為龜山楊公時具朝餚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杯案間清坐談論不覺日晷云暮也　宋史曰廖德明字子晦初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　元史曰張𩔀立字達善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遠近翕然尊為碩師大臣薦諸朝特命為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　又曰黃澤字楚望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又為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甚衆嘗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　又曰戴表元字帥初元豐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信州再調教授婺州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惟表元而已　又曰周仁榮字本心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為變　名山藏曰陳璉東莞人洪武初為桂林府教授都督韓觀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璉治身嚴敬甚加敬禮　又曰洪武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吳勤為第一特除武昌教授嚴師正學非聖人之書不教　又曰楊文貞士奇弱冠游章貢章貢守重之請攝琴江教諭參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士奇常有所規正　吾學編曰年富永樂中為山東德平訓導乞修定先師廟配享從祀封爵禮儀　又曰胡儼字若思以會試乙科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師道訓勵諸生敦行檢講說經史寒暑不廢　又曰曹鼐寧晉人練達國契才量出人初鄉舉署代州訓導非其好也願一劇官自效改泰和典史宣德八年進士第一　又曰魏文靖公驥為松江府學訓導汲汲成就人士諸生讀書學宮或時攜茶淅旁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乞留

經學博士三

增 叩鐘振鐸（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論語疏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且云大鐸所以振文教也）　集鱣繫馬（後漢書云楊震有冠雀銜三鱣魚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杜甫戲簡鄭廣文詩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近有蘇司業時時與酒）

錢

時世矩範　治化本源　魏曹植學官頌行為時矩言為世範翰苑新書云

紹興十八年江西漕官賈直清奏立縣學上曰選官教導乃治化本原將來科場亦有人才以備採擇

勿取非人　不兼他職　山堂肆考云宋紹興十三年火由乞盡復敦官上曰敕投頁逐

州置仍須擇通經心術正者為之若非其人則士人心衛一壞再整頓便貫力切宜濃選又紹興二十六年

詔諸州教授並不許差兼他職　行鄉飲禮　獻政本書　言行錄節孝徐先生猜寫

楚用敦授惠術歎巷飭乞皆使與欽　之禮世久不見章郡守舉行其儀閣山堂肆考云宋林勤為廣州教授

建炎中獻攻本書十一篇上喜甚愛其書　位簽判上　膺校書除　宋史云宗學四

年今教授承務師以上在本州答判上揚時撰曾學行狀邵允守鄭請學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踵門授經

無盧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坳有旨延和殿賜對除校書兼國子直講　先棟梁後

辭藝　王安石送胡璞教校詩先倣先生作棟將以太敦拾捐與據朱子斷州教授賜記老書思宗為皆

州學官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敦誨先使之知所以明善脩身之方齊家治國之本而於辭藝之習則後焉不之及也

中正

原　杜氏通典曰中正魏置中正之始已具州中正篇晉諸中正率一國所推臺閣取信後魏孝明正光元年罷諸郡中正北齊郡縣皆有之他史多闕隋初有後罷而有州都唐並無此官每歲貢士符書所關及鄉飲酒之禮則司功參軍主其事　增　五代至明並不設

上計

原　郡國上計　諸侯朝使　漢書云張蒼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

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劭注曰列侯

典校郡國簿書也闞駰十三州記云上計計古之諸侯之奏使也漢因之號曰計皆　樊顯陳張

堪之行　應奉記胡奴之名　惠　東觀漢記云計吏採書見召至蜀計採樊斷上曾太

守誰最能者顯曰張堪仁清康無與為比上以頭陳行有動即除為漁陽令謝承後漢書云進奉議書

五行俱下少為許試計採侯劍京師許自發鄉里在路所經領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宰奴僕日所吏見尉

皆密疏姓名還郡出疏示奉奉省議之云前食類川輸氏都孚亭長胡奴名珠以欽歲來何不在疏舉坐皆驚

大聲上答　美書云衆帝元高二年郡國計竟發遣司徒出迎洞問百姓安苦乃計採吏各一人

晉晉大者上答反讀五祭詔書　應機答問　闞駰十三州記云計皆大第歲入貢於天子郡國貴

瑞山川草太萬物有無不得隱餘云云　寶元絕衆　三輔決錄云賓叔高名元為郡上計吏網

會數百人元儀狀絕宋天于異其姚以公主衰之　王璞絕常　東習集云郡吏王璞初入朝惟

冀聖鑒屈影知其絕常耳具可使書戶滿之對造三公氣萬乘也　高孔父勵操　文士傳曰

高族字孔父少屬高標年二十七郡雅威志辟以為上計命辭不行憲曰御濃害千卷隱光域輝探君而仕太

守今日居行誠不展志然鳳風舒冀龍虎躬步必不得已君其勉之於逐行至京稱病夫　皇甫嵩

直諒　昔書云皇甫嵩與貫遠同歲舉計至丞都府隨時皆留嵩與語良久便辭之嵩知已直涼不能卜計

乃乘單卓入蜀　子出為哀帝傳　論寄王楊字于出為郡歸郡吏見郡為哀帝傳不成已字

作上孝明奇徵在廉臺也之　元道對板楯反　華陽國志云程苞字元道南鄭人元化元

年為郡計吏至都會板楯反天子患之策問計吏考以方暮元道對曰板楯忠勇立功先業之義民也由不

裳無協以致反亂車兵臨之無不平然不如遷贊能太守服以威德從自定矣

瑯為吏　郡原別傅云原為郡所召置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敘選計當任公鄉之才乃郡以鄭元

為計掾彭瑯為計史原為計佐　劉劭對日蝕荀或善其言　魏志云劉劭建安中

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卻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勑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孝廉

原 **歲貢 鄉舉** 風俗通云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與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為太守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禍物故夫人於柩側下惟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及蒸事任吉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患氓綠今李氏積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肓發引妻辛有三孤足統喪紀止相息隨甚毀坟不何芝耀德王室昭頭亡者亡者有靈實寵賴之竣而朽朽此其然乎於是門乘顏詞左右諸君欲行閑衆當止名莫逮郎君盡其衰徵乘與鄰伯堅即引辟行析與黃叔度邳伯稱盛孔叔留隨輸攜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畏稱專亦簿之某官與析相反撰為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陳舉同歲為云初選孝廉鄉舉里選舉

各一人後積益乃至六人

增 **張詹七世 胡廣第一** 盛弘之荊州記云魏太和時有縣人張詹七世舉孝廉 詳上

嚴羽齋函 黃穆投板 益部耆舊傳云嚴羽字子異仕郡功曹刺史辟為從事郡舉孝廉羽曰太士貢名下生貢身叢函貢身非高士也辭孝廉取吏部除無錫長 汝南先賢傳云黃穆字子敬安成人為郡主簿忠上率下郭廷書清太守荊寓舉穆孝廉乃舊謙嶽仲才寓不聽述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也兩穆先之適足以與謗議便投板於內出則則病寓知不可移遂從之

丁邯高節正直 張馮言約旨遠 東觀漢記云丁邯高節正直不撓舉為孝廉 郭子云張馮舉孝廉諸同舉者咸哂之張于末坐言約而旨遠人皆服馮

興孝廉 紹聖緒 應劭漢書注云元明元年詔曰詔就事興孝廉廣風俗紹聖緒云云

舉孝廉 化風俗 又元明元年詔曰舉孝廉以化風俗

合素帛 傳下云漢武令郡國舉孝廉來世台素帛乃有釋觀而泚同歲云同登之歲記於素帛垂之後世取此義

・**耆儒甲科** 應劭漢官

儀云孝廉古之貢士耆儒甲科

先試牋奏 應劭漢官儀云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牋奏

各詣御史 漢舊儀云武帝元年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詣御史

袁安為賢 錄異傳云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按行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

所居不過孝廉 典略云劉陶世祖十八年常典六郡然世業儒學安貧樂道所居不得孝廉府第

姜詩大孝 華陽國志云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二年察孝廉除江陽符長所居鄉皆為之立祠

鍾離意為天下第一 鍾離意別傳云自衆孝廉有詔試課為天下第一

孝廉限年恐失賢才 崔氏家傳崔琰上疏曰臣聞孝廉皆限年三十乃得察舉恐失賢才之士也

口五十萬舉二人 又和帝詔曰人郡五十萬舉孝廉二人

絕榮乃舉孝廉 李郃別傳云郃南鄭人太常黃欲遣吏通厚竇書郃苦諫之及竇氏敗時盡收交通書當於是河郡敘絕榮乃舉孝廉

周磐養母不充 解帶就舉 後漢書云周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常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封觀以兄不顯稱疾不起 後漢書云封觀當舉孝廉以兄名不顯本受之稱疾不赴後數年兄得舉觀乃莊錄上郡也

董昆為天下之最 會稽先賢贊云董昆字文通餘姚人也肅約守貧并日而狀若葉不厭郡守第五府君嘉其令名著上試吏舉察孝廉為天下之最經史德行稱第一也

何假大志 何假少時有大志長八尺五寸韶說魁語善威儀舉孝廉為謁者贊拜殷中和帝善之

李固不就 李固別傳云固隱很澤山以三經教授漢中太守遣五官丞就舉孝廉不就

董政還板 汝南先賢傳云董政字伯和南海以有令安太守舉為孝廉政負笈單步入口陵山遣家萬詣府卜舉板也

古之貢士 有典讓孝廉起云狀推孝 乘古之貢士賢則光君恐則彭政與以鄭階行當茲疑

黃憲為高 汝南先賢傳云黃憲舉孝廉無就意人以為高

國之俊選 邴原別傳云孔融謂原曰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

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
遠舉孝廉而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後選也對舉之
若是則殺寒之非也若**無裝帛**孔融無同裝歲論云**試之**
殺之是則殺之非也若
以事已王謂朝試論之考以試事孝非康試之云臣以聞請試也可乃**經能博學**唐
孝廉經能博學孝行**孝德拜受**杜眞奏事之云今諸國士也纔紛三舉
不孝廉經可謂孝廉
年於王考德道藝之士**經通應舉**車應馬璩相詩奉云起京師借問何纔乃云
為務將欲通其仕此孝廉舉後漢書左雄為尚書
書令今舉年未及僕射堪其應孝廉不得察舉後漢書孝廉之回
叔年不拘未選臺奏郎疑本故孝知對曰不滿四十不得察舉
曰昔不拘年歲並郎不能知其初有令郡國無戶口滿十萬
不滿四十不得察舉
戶十萬舉一人者歲察孝廉一人其初有令郡國異無戶十口萬
曄若春花并發馥若秋蘭俱茂傳孝廉子而上云開歲云察舉
孝廉

進如衆川之朝海散如雲霧之歸山又州云百孝郡廉士皆風異是俗九
殊所向不同云云
秀才一
原進賢舉秀白虎通云諸侯貢士於天子者進賢也
善也天子云聘取者貢士
四科五策
今經傳所舉秀才明經者入舉秀才官用雜科
選舉志策賢能良方正
試之射宮會樂賢堂
雷義讓陳重
嚴象舉孫權
和六年會稽秀才於樂賢堂
才茂於樂賢堂
舉吳志云揚州刺史嚴象舉權秀才

州以為陽才義行長郡奉孝廉
以舉茂才長孝義察校尉
晉書云傳秀才紀瞻**陸機策紀瞻**
王濟嘲華譚
傳云王濟嘲華譚又推華秀異以博
而王云書秀才尚書郎陸機為策之
明之下以文人未生於江東
上士
之下以人士官生名茂孝
貢名應劭漢官儀云上士貢名茂才是也四年
庸才貢身白虎通云
勳才貢其身其名三年一貢
盛德貢其身名也
三年一貢
七
年不遷
茂
才何以為
秀才不知書
御二龍於長途騁雙驥於千里

一州之俊
海內注目
恥以衒曜取邊
增負恃才地忽略世人
丘陳郡殷茂才云前州晉秦何
才皆一州之義俊
秀才中興書云晉時海內注目

襄如切字之[illegible]

道冠膺揚聲高厲舉[illegible]

應對如響[illegible]

筆成章[illegible]

明初嘗舉秀才[illegible]

國朝[illegible]順治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為翰林院[illegible]康熙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秀才二

增詩明高啓逢吳秀才復送歸江上詩曰江上停舟問客蹤亂前相別亂餘逢暫時握手還分手暮雨南陵水寺鐘 虞堪次韻張田秀才見寄詩曰樹杪青蟲晴颺絲春城風物似年時貧餘許遵餐金法閒有陶潛飲酒詩芳草青青連野闊征鴻歷歷度江遲長洲故苑煙花外千里懷人入夢思 周砥贈葉秀才詩曰日暮登高臺浮雲結遠陰樹木何蒙籠野雀噪繁林驅車涉關寒岐路鬱且深借問子何之故鄉阻崎嶔曷不暫棲息蓬藋非所任隱憫胡不發威進既前臨脆管促飛觴鵾絃奮逸音仗劒從此別秋風滿懷襟寡立步非寄壽遊志不沉策馬欲俱去我無當世心 林鴻送殷秀才之武功詩曰送君遠於役覲省入西秦五月臺江水孤舟去國人蒼山低戍壘野日暗行塵無限同遊意分攜淚滿巾 王燧秋夜懷沈秀才詩曰螢槿衰葉寒月斂疏蘿暝羈懷悄無歡卧背風燈影露冷蛩聲翻更深人語定欲彈孤桐琴惆悵誰能聽 陳源清答文徵明秀才詩曰每從白馬望吳門天塹長江隔夢魂縞帶交情憐汝在練裙書法好誰論支硎鶴去雲千片茂苑花飛水一村何日黃金祠賈島玉蘭花下醉清尊 寄王履約秀才詩曰四海茫茫有隱憂儒官頭白久淹留漫言當路輕馮衍卻歎旁人笑馬周水漲石湖青雀舫花殘姑浦白蘋洲相思靜倚青檀冷強飲空庭夕漏秋 送周秀才歸錢塘詩曰燕京陌上送周郎歸到西湖春草長清夜開尊多舊侶滿船歌管月如霜 盧枏送崔秀才南還詩曰孟冬送客臨沙浦蕭蕭風動薊門樹騂驪銜轡不肯行一鶴南飛過天柱燕臺擊筑且高歌青尊酒盡紅顏酡五更鼓角星平野看汝騎駟凌天河

知州一

增 續文獻通考曰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元以州次於郡至元二十年更定其地五萬戶之上者為上州三萬戶之上者為中州不及三萬戶者為下州於是升縣為州者四十有四縣戶雖多附路府者不改上州達魯花赤州尹中下州達魯花赤知州各設同知判官兼捕盜之事參佐官上州提控案牘各一人中州吏目提控案牘各一人下州吏目一人或二人　明不設州刺史而州附於府置知州同知判官等員里不及三十而無屬縣者裁同知判官或因事添設無定員其屬吏目一人　知州掌教養州民之事凡諸州務上視府下視縣以月計上府歲計上省以三歲之計上吏部同知清軍匠或兼巡捕判官督糧官馬捕盜治農管河分職任事而領於知州吏目典出納文移或分領州事諸所屬衙門如府者職亦如之

知州二

增 拒私役　絕追呼　獻徵錄曰明朱光霖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乃其常俗至悉除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載田者寄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此寄楊律令示之其人不梧而索愈急寄呼吏出獄囚使須曰此數百指可為救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寄曰吾亦以為不可聞者哄然　王汝續知舜州先時事未集者督以豪滑吏卒民苦其毒汝續凡有徵集不遣人至鄉第出片紙付里甲與民為期約民歛趨其期無敢錢者里閑晏然無追呼之擾

讞淹繫　除奸豪　金史云金

萬久紛報進七遷還嶸州刺史以並山多盜既獲而勤大者審球官成不時生縶者多以故覺或死獄中久約例然曰民雖為獄而不死於法可乎乃盡請讞之而後行　元史云元林興祖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為之魁友文奸黠悍鷙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十五人為吏於有司一有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一人為妾民讐以害衙莫不敢詰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附衷紛禁倘造者且立貫募民白告俄有告者至偉以不實序去又有告且為遣二人并賊者乃鞫之以成支文自至官為之督畏與倒命并執之須史來訴女文者百餘人擇其尤罪一二事俯之狀立共建捕其寔二自餘人惡百之去民害饒去故聲赫然

疏減宮女　息訟譏門　獻徵錄云成化間李愚知晉州值歲凶愚賑卹不遣餘力是年大水復至愚以為大水陰盛也於是上疏請檢察宮女量為節減則天變可回水旱自銷帝震如疏紫京師頃之上覽悟詔揮悉還藏出宮女五百人　又云泰和始為州明太祖平江西以領光遠知泰和州前州守以民好訟告之光遠慨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理民村安斷須之訟者民

集乃自書牓聯紙長數丈語諭諄切民爭來觀讀已去不訟者十二又令凡訟者居館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

罷弓手　按神符　金史云金胡礪舉進士第一改同知深州軍州事州管五縣例置弓手百餘少者猶六七十人歲歛民錢為傭直其人皆市井無賴以迹盜為名所至擾民甚知其弊悉罷去選而有飛語曰其日賊發將役通守或請為備禦曰盜所利者財耳吾貧如此何備為是夕今公署撤關竟亦無事　元史云元虞槃集弟也廷祐五年第進士授湘鄉州判官有巫至其州摘降神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明日又曰其方火民以火告者第皆赴救至建書夜告者數十腹食盡竊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書室遠飲得胡大卒一人氣之盡得巫黨所為坐捕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庭撒鍾者禦曰此將為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囊與數十人羅終內外果將為變者同條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為之禦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儒者為政若此

拒賊同知　靖難吏目　元史云元至順間歸暘為疑州同知鈍奸擊强人不敢以少年易之至元五年

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爲詔使至河南省中殺平章左丞劫廉訪使署用官屬使賜北守黃河口賜力拒不從賊怒繫於獄已而賊敗賜由是知名獻徵錄云鄭華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建文中詿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妻獨不能爲君乎華乃攜其家託其友馳還州時州長貳盡棄城走華獨奉吏民死守力疾戰不屈死之

廉能稱最　元史云元初臧夢解授海寧知州時淮東按察副使王處之按行至其州見夢解剛直廉慎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署蕭然凡有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戶計者新增七百有奇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有奇桑柘榆柳交蔭境內兩政平訟簡爲諸州縣最乃舉夢解才志兼備而御史臺亦以其廉能抗章奏之

譚經術　獻徵錄曰旋兩講漢州同州事丞轄長吏日進校士譚經術銳意興古文翁之化歲丁酉山東當試士迺甚徵與試事所甄拔盡齊魯材焉

理供饋　又云世宗幸承天道東昌兗州長吏郊迎留兩視事供億旁午料理丞當關校籍索堅拒不爲動民德之東兗問吾曰施儥州邊逕若書生今遇事強幹乃爾耶

聞

寡過言　金史云金毛碩改曹州刺史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豈乎事過士論以此嘉之

得於耆叟間　又云金天會間有元同知蘭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環視莫知所爲路人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比左右縛之遂伏辜吏問其故元曰偶得於耆叟間耳

請以身充役　獻徵錄云洪武初盧熙以薦授睢州同知適御史銜命按訪舊軍籍見民充之雖近千人檄熙拘送熙召民自實得常隸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籍軍令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役

知州三

增詩　明吳寬送張兼素出知施宗州詩曰歲暮移家赴遠州南行誰復爲身謀一章之死無他悔六詔平生亦勝遊科甲翻令吾輩重史編應向古人求都門持此聊相贈不惜寒風透敝裘　王鏊送高良新知歸州詩曰江上青山識秭歸江邊弔古駐岩騑夢中馬耳先曾到行處人煙亦已稀屈子宅空江渺渺昭君村在雨霏霏使人撫字知多術夔府如今正阻饑　劉璟爲唐伯讓知州作橫雲山居詩曰山蒼蒼兮欲雨雲橫霞兮歸汝有龍兮不霖使雲橫兮愁我心絃枯桐兮我琴鳴鳥不聞兮孰爲我音

縣令一

【原】杜氏通典曰周官有縣正四百家為縣各掌其縣之政令
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
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官作雒篇曰分以百縣縣有
四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令曰大夫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令
尹其職一也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又齊威王即位召即墨大夫
語之曰子居即墨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名也
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名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民人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

名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常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擊至諸侯諸侯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
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
縣名曰縣其實郡也　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
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
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漢書曰凡
縣大率方百里稠則減稀則曠民成帝綏和元年長相墨綬哀帝建平
二年復黃綬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續漢云秋冬歲盡各計縣
戶口墾田錢糧出入盜賊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為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
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對責以糾怠慢也　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民不欺以光武初即位詔曰前
密令卓茂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以茂長子為

大中大夫次子為郎中　又周榮字平孫當竇憲縱暴榮實推奏之及竇氏敗榮自郟令擢為尚書令　又王
渙為洛陽令人為立祠及桓帝事黃老道毀諸房祠惟特詔密縣留卓茂廟及渙祠也　又漢官曰明帝臨軒
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及至丞非其太盛勅去以斬綬時懼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詣臺困取鴉之下殺逐以
為故事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狹廣置令
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吏後漢志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
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百工多者置工官主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所在
諸縣均差吏更給之置吏隨事不具縣員　晉置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
郡山公故事曰溫令許奇等並見能名累在職各日淺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詔曰按其資歷尚自足為郡
守名以在職日淺則亦其政績不宜遠他轉也盡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
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宋以後令長

國相皆如漢制齊傅琰字季珪為山陰令父僧祐亦為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世云諸傅有治
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梁顧憲之字士思為建康令京師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
何遠字義方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為建康令正身為南康節除底死武帝聞其名擢為宣城太守自縣令為
近畿大郡近代未有　張稷字公喬為剡縣令多為水遊及山賊作亂又保全縣境
蕭景字子昭為永寧令永嘉太守防郡門曰諸縣有疑滯可就永寧令決之　後魏縣置三令長選在刺史
篇孝文初置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
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
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太和中次
職令其祿甚厚後魏孝文以北平府長史兼中書侍郎崔亮止清貧欲以俸祿優之乃以亮
帶野王令率帶溫縣令時人榮之　其後令長用人益雜但選勤舊令史

為之而縉紳之流恥居其位 北齊制縣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縣至下下縣凡九等 然猶因循後魏用人濫褻至於士流恥居之元文遙遂奏於武成帝請革之乃密令搜揚世冑子弟恐其辭訴總召集神武門宣旨慰諭而遣自此縣令始以士人為之 隋縣有令有長煬帝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令並增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閑劇及衝要之處以為等級開皇十三年以臨穎令劉曠治政尤異擢為營州刺史 又魏德深為貴鄉長轉館陶長貴鄉民吏號泣詣留詔許之貴鄉民吏歌呼滿道館陶合境悲哭 唐縣有赤三府共有六縣畿八十二望七十八緊百十一上四百四十六中二百九十六下五百五十四七等之差通典京都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為差

【增】文獻通考曰宋史宋制縣令建隆元年令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德澤禁令則宣布之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以時造戶版及催理二稅有水旱則有災傷之訴以分數蠲免民以水旱流亡則撫存安集之無使失業有孝悌行義聞於鄉閭者具事實上於州激勸以勵風俗若京朝幕官則為知縣事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 建隆三年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朝臣知縣自大理正奚嶼監察御史王祐等始 天聖間天下多

缺官而令選尤猥下貪庸耄懦為清流所不與而久不得調乃為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為舉法以重令選 凡知州轉運使歲舉見任判司簿尉有罪非贓私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堪為令者一人或二人自是人重為令令選稍精 慶曆間詔天下知縣非鞫獄毋得差政 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課農桑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苟簡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八曰戒殺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卹田戶十二曰無妄訟 自政和以來太平盛時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然後議所以增重激勸之法 靖康初詔初改官必為縣七月詔三省申明舊制令後不以選改吏部人凡初改官未曾實歷知縣者不許別除差遣 紹興七年詔寺監丞簿等任滿已改官人未歷民事者各與堂除知縣一次並借緋章服 九年詔吏部自後縣令差文臣臣僚言建炎以來多差武臣為宰其害至是始依舊罷然沿邊溪洞處仍許用武臣 乾道元年詔京官知縣以二年為任屢有更革卒以三年為任非兩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慶元初復詔除殿試上三名省元外並作邑五年又令試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為令自後雖宰相子殿試科甲人無不宰邑者矣 金史遼五京諸州屬縣各有縣令縣丞主簿尉赤縣謂大興宛平縣令一員從六

品掌養百姓按察所部宣導風化勸課農桑平理獄訟捕除盜賊禁止游惰兼管常平倉及通檢推排簿籍總判縣事次赤縣曰劇縣令正七品諸縣令從七品凡縣二萬五千戶以上爲次赤爲劇二萬戶以上爲次劇在京倚郭者曰京縣自京縣而下以萬戶以上爲上縣三千戶以上爲中縣不滿三千戶爲下縣　續文獻通考曰縣有置謀克者隸於猛安之下職從五品掌撫輯軍戶訓練武藝惟不管常平倉餘同縣令世宗大定間詔年老之人毋注縣令其佐亦擇壯者參用二十年更定銓注縣令丞簿格又命應部除官嘗以罪罷而再叙者

遣使按其治迹如有善政方許授以縣令無治狀者不論任數多少並不得授　元史曰元世祖至元三年合併江北州縣六千戶之上者爲上縣二千戶之上者爲中縣不及二千戶者爲下縣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萬戶之上者爲上縣一萬戶之上者爲中縣一萬戶之下者爲下縣上縣秩從六品達魯花赤一員尹一員中縣秩正七品下縣秩從七品達魯花赤及尹悉如上縣之制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初定縣三等賦十萬石以下爲上縣知縣從六品六萬石以下爲中縣正七品三萬石以下爲下縣從七品已而並改正七品京縣正六品所屬衙門有儒學教諭訓導陰陽學訓術醫學訓科僧會司道會司其有巡檢司稅課局驛遞閘壩批驗所河泊所倉草場者設官如州知縣掌教養縣民之事凡歲貢學生三歲貢士歲攢實徵十歲造黃冊民之賦役視丁與產必調劑而均節之若歲大歉請於上司而時蠲減焉獄訟必詢其情理考諸律例而決之有不伏請陳於上爲雪理焉凡養老祀神表善賑饑郵窮通貨之事時省而敦行之凡山海澤藪之產資國用者按籍而登焉諸所屬衙門如州者職亦如之庶人在官者縣亦如州

縣令二

【原】左傳曰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晏子春秋曰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對曰嬰知過矣請復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所以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

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
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　又
曰晉平公問趙武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
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子可
公曰邢子非子之讐耶對曰私讐不入公門又問曰中
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舉不避讐內
舉不避子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
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
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
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幼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會父老問民所疾苦禁巫祝
為河伯取民之女為婦鑿渠十二灌溉民田到今皆得
水利　漢書曰焦延字子貢為小黃令以伺候先知姦
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延
有詔許之　又曰蕭育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
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
何暇為之左右及罷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
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
詣曹也遂趍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
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　又曰召

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令舉高第遷上蔡長
其治視民如赤子所居見稱述　東觀漢記曰周澤為
澠池令奉公克己妻子親自釜竈　司馬彪續漢書曰
羊融舉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
畏而愛之治有異績為州郡最　又曰卓茂遷密令口
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緩急以恩信待吏吏
畏而愛之不忍欺也元始中天下蝗河南二十縣蝗獨
不入密界督郵書言太守大怒自出案行密界中實然
乃驚　又曰魯恭為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中
初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

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驗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
有雉止其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曰雉方為雛親
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爾今蟲
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
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可還府以狀白安美其治以勵
屬縣　又曰董宣為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奴白晝殺
人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
宮上大怒召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
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撫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
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

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梅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觸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曰擬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領擬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上勅令强項令出詔太官賜食詳公王 又曰孔奮守姑臧長治有異道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市日四合爲河西富縣每前長居官數月輒致貲產奮在姑臧積四歲財產不增畜素孝自來爲長時供養至謹在姑臧惟母極膳妻子食但葱韭 又曰孔奮守姑臧令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敬以師友 又曰祭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賁令

時盜賊抄掠彤到官誅奸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匹冊書勉勵 又曰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恭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士女攀車距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又曰劉陶爲須陽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器乎 又曰公孫進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脩理奸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又曰虞延除

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應期歸有一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城門而死 又曰鄭弘爲縣令政化大行民王逢得路遺寶物縣於衢道求主還之 又曰何紹爲河南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請倉俸米於閤外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强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爲三河表 又曰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詳火 風俗通曰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鄴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子史候望言臨至時常有雙

鳧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舃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郎屬履也詳仙 益部耆舊傳曰閻憲爲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行於路得遺裝開視有錦二十匹明早送詣吏曰縣有明府君犯此則慚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爲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托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曹攄別傳曰攄爲臨淄令放死囚還家如期並至 增 太平御覽曰晉范甯武子解褐除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志行之士莫不來宗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化未有如甯者也 山堂肆考曰宋顧愷之字偉仁爲山陰令邑三萬戶

愷之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階閒寂自宋爲山陰者莫
能尚也　太平御覽曰梁張譔字元慶爲和寧令政以
德化不用刑威民有過者令讀孝經及忠臣孝子傳訓
導之百姓愛如父母號曰慈君　又曰後趙申鍾爲廣
昌令白烏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爲三公　又曰
北齊郎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鞫數日
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
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
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
患哉暉無以應　山堂肆考曰隋劉曠爲萍鄉令七年

風教大治獄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草滿庭可張羅高
頴薦之以爲莒州刺史　玉海曰開元二十三年時採
訪使以陸運及諸道二十六縣令李常等政號循良皆
璽書獎飭縣令賜絹五十匹　唐書曰韋濟開元初調
鄄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奉詔問所以
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官於
是擢濟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貶官　山堂肆
考曰魯山令元德秀開元中帝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
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德秀惟遣樂
工數人連袂歌于蔿于蔿德秀所作也帝聞而異之歎

曰賢人之言哉　唐書曰韋恒開元初爲碭山令政寬
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辦恒不立
威而事給　山堂肆考曰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子弟
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
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
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貰死不及矣賜隱
甫百鎰　唐書曰房琯字次律開元間舉任縣令科授
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貶復爲縣所至尚德化興長利
以治最顯　山考肆考曰蔣沇乾元中歷陸渾盩厔咸
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

勑麾下曰蔣沇賢令供億當有素得蔬飯足矣毋撓其
清也　又曰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
令少不天常自痛爾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
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
孝子　唐書曰李勉爲梁州刺史假王晬南鄭令晬爲
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可以讒
殺良吏乎即拘晬爲請得免晬後以推擇爲龍門令果
有名　又曰李叔明本鮮于氏乾元中東都平拜洛陽
令招徠遺民號能吏　太平御覽曰馮伉遷膳部員外
郎李抱眞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

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郢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　又曰唐大曆中詔以郎官宰畿輔韋夏卿授奉天令課爲第一改長安令　又曰韓愈爲監察御史上疏論宫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憲宗時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爲禮因搆寰出醜言詔送獄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裴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乃釋寰　又曰石昂唐五代時不

求仕進晉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彦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彦朗名石更其姓曰右昂趨於庭仰責彦朗曰内侍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彦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歸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　後唐何澤爲洛陽令莊宗好田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柰何恣畋遊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死馬前使後知陛下之過莊宗笑

爲止獵　山堂肆考曰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爲主後知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惟令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失業而崇陽桑成民得其利　宋史曰蘇頌字子容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税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鄉里丁産識其詳及定户籍民又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産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刻剔風霜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時監司王鼎

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　祥符知縣陳詁治嚴急吏欲罪詁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詁連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陳堯佐獨曰罪詁則姦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詁由是得免　歐陽脩貶夷陵令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復視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　唐介知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　范純禮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

運使配木石磚甓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奉常時用乎琦是其言　又曰范純仁知襄邑令縣有牧地衛士牧馬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隷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將安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隷縣凡牧地隷縣自純仁始　任伯雨字德翁知雍丘縣御吏如東濕撫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未嘗

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綱舟無得宿境內始不從則命斧斷其纜自是外戶不閉　吳潛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從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出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是以獨不散

常安民調知長洲縣以至信爲治人不忍欺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他盜乃除盜爲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他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邑境民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　周敦頤徙知南昌縣南昌人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敦頤初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富家大姓黠

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爲恥　程顥舉進士遷晉城令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預使積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䘏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吾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吳擇仁知大鹿縣中貴人譚稹犯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

譖徽宗召宋喬年往鞫喬年伉吏也疾驅之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因稹隱剔抉帑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大笑曰所以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　熊克紹興中舉進士第知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責以應克曰寧去獲罪不忍困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　葉衡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歷遷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賠輸衡

定爲九等自五等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
貧者頓蘇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遺一吏
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爲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
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　高登忤
秦檜出爲靜江古縣令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
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令人詐疑不可行對
曰忠信可行蠻貊寧可行誠不至爾　遼史曰王鼎字
虛中幼好學博通經史乾統六年鼎宰縣時憩於庭俄
有暴風舉臥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
中朝端士邪無干正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元史曰

金牛德昌中皇統二年進士第遷萬泉令屬蒲陝薦饑
羣盜充斥州郡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
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
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　沙
全從丞相阿术攻常州乘勝下沿海諸城華亭領城出
降以功授華亭軍民達魯花赤時民心未定有未附鹽
徒聚衆數萬掠華亭全擊破之籍其民得六千人請於
行省遣屯田於淮之芍陂行省委萬忽都忽等體察欲
屠其城全言鹽卒多非其土人若屠之枉死者衆以死
保其不叛遂止　呂思誠泰定間進士第授景州蓨縣

尹差民戶爲三等每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
爭趣事地無遺力印識文簿令社長藏之季月報縣不
孝弟不事生產者悉出之罰其輸作胥吏至社者何人
用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值　歐陽元延祐間進士調
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元察其情皆爲平
反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趣事教化大行改武岡縣尹縣
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元至踰月
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官吏相顧失色計無所出元
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鬬
未已獠人熟元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

緣訴其事而縣官不爲直反以徭役橫斂掊克之情有
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元諭以禍福爲
理其訟獠人遂安　于文傳字壽道平江人歷長洲烏
程兩縣尹所至俱有善政長洲爲文傳鄉邑徙榻公署
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　盧琦登至正二
年進士第稍遷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饉均賦役減口
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榷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鄰
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遥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
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
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諭以禍福衆皆投刃槊請縛其

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　獻徵録曰明洪武朝任勉令番陽時一以法繩治求受郡縣寄而得全歸者無幾勉受事日思前令所以亟黜者率因襲苟且拂民情而壅上聽曰是法所以速也即大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於廳壁訪邑佇德舉爲民所信嚮者隨事酌輕重而處之有不便者或粘匿名文於縣門命守之曰是教我也俾勿壞後潛自毀去　歐陽銘爲臨淄令時副將軍常遇春略定未附郡縣過臨淄兵士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讙動一市銘出呵止不服因笞遣焉且往見將軍白之軍校先走告軍門曰知縣毆卒幾死且駡將軍不識士常公命銘詰之曰汝何敢爾銘曰軍固王師民亦王民也民被毆擊幾死軍士固不可笞耶此軍士之過知縣雖不賢其敢他有詈常意解乃獨責軍士而釋令由是申嚴約束無敢譁者　仁宗朝鄭汝敬爲上虞令居二年邑大治監察御史尹宗高號嚴厲有司多望風引退獨嘉賞敬嘗問紹興守六邑令孰優守曰惟鄭令清介貞爲但其人氣大耳尹曰人惟有氣斯能生聖賢能養是氣故充塞宇宙可無氣而爲人乎守不能答既而考浙江七十二縣令寘汝敬爲第一　華亭葉宗行夏原吉

薦權錢塘令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虵蜿蜒若有所告訴宗行謂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爲汝驗之虵返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死屍乃肆主人利其貲殺之埋此遂伏法　宣宗時范希正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九載考滿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於地疾趨而出時無吏卒無能追及及明日出召彬彬不至乃召其父至庭諭之曰大丈夫不爲昭昭伯節不爲冥冥惰行命領其子所遺金去其父赧愧俯金而去　通紀曰天順間御史盛顒以言石亨出知東鹿邑豪士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變搏擊而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内艱去民候其服闋相率詣闕乞顒再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聽受不復辨鄒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詣顒訴折以片言必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眞定二府四境之民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稱爲清官店　獻徵録曰張昺字仲明鄞人也成化間知鉛山縣政通神明有賣薪者食鱔魚忽死鄰保疑其妻殺之拷訊無他狀械繫踰年昺初至任嘗白晝登堂恍惚見有綠袍烏巾者語昺曰吾非人乃某鄉之土地也

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鱔毒而殂非婦罪也公欲驗之但置鱔於水甕中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試之則事白矣言訖不見曷異之詰旦命闔境漁者捕鱔得百斤以神言驗之得昂頭者凡七因召婦烹之以食死囚纔下咽便稱腹痛仆地死婦寃遂白乃釋之其他摘發異政尚不勝書 成化間張公素為河陰令適歲大祲饑莩載途又承凋敝之餘百蠹孔亟憂形於色亟求拯救之方曰是不可以他求也為之在我由是簡訟獄罷追呼節廚傳平市價裁靡文息奢風一意與民休息歲餘病者興困者蘇翕然大治庭無敲扑之煩齋有垂簾之靜隸卒倚其杖於鉾兩兩立左右結絲網以資用有太古之風焉 龔起鳳嘉靖間為杞縣令諸所興革一意行己志無所顧憚獄囚三百鞫多寃者一夕盡遣之止留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弗與及它檄有弗便者輙罷之吏恐不敢署鳳張目曰乃公自為之不以累若輩竟牒職往歸德府案民恣睢殺人賄其令為脫死監司以鳳有廉平聲輙覆訊之未至二十里令出迎謹甚囑君無竟至縣密遣吏囊千金致之鳳大怒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辜人大稱快 徐九思為句容令時應天尹有所任胥下邑索

吏賄不得詬諸庭九思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會丁中丞有所下治荒者闊略不甚稱九思以意格之而諸生見懲於令者共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庭見稱令賢泣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填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衆又歷敘救荒諸奇策與居恒善狀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令好以抗上自為名移之便會中丞有所舉剌而九思在剌中事下吏部尚書熊浹怫然曰吾聞句容令不減古人令不以舉而以剌耶考功具前後薦剡語報尚書乃論謫中丞而特留九思

縣令三

原 施其善政 為陳思德 新序云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我授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 續漢書魯恭為中牟令為陳父母思惠吏民信服 政教大行 德惠普著 晉書云賀循為武康令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 汝南先賢傳云袁安為任城令云云 道不拾遺 獄無繫囚 續漢書云卓茂為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華嶠後漢書云劉平為全椒長云云 民皆大悅 人莫敢欺 東觀漢記云鍾離意為堂邑令初到方無屋乃出俸錢作屋民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不日而成既畢請解上祝曰興工役者令也如有禍祟令自當之民皆大悅 後漢書同詩字文

逋逃博可逮召傍依坻庭探律獄至嚴明欲擒其窟乃晨取死人斷手足內寺門約庭探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密覘視口眼有稍若乃密問守門人曰恐謀競旁人城門者對惟有徒稱有又問吟下外門人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送逐死人疑君乃收捕按問其掠者拷問具死人不語殺人取道達死人後人乃吳敢其姦 **相地起田** 益部耆舊傳云許楊相地形勢起田十有餘頃須防梁長至張般氏家傳 **穿渠入河** 云袁為滎陽令先時零雨百姓饑饉家乃穿渠之入不頃導厚穰用征營年民賴其利號防泉所渠之 **養子曰賈所生，育男以鄭為字** 謝承後漢書曰賈彪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生男名賈子女名賈女以比畫丁口十數曰鄭渾為下邳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私粟為飯** **嘉禾生庭** 韓子云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以五月起眾為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

為穀飯要作壽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子路怒攘肱而入請孔子曰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 續漢書云魯恭為中牟令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府即奏上郡以狀令勞曰君三異以明久旱中牟物產之化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 **虎化為鳩　蝗不入境** 忠傳云豈東平瑕丘令男子見直勞悍有力禁件好犯長吏云忠對官召捕當不敕手謂之直云令昔害勞安三軍之不用尺繩私出入之氣勢所若宮漢收復召兵吾署暴虎不敕手謂之直云令苦害之白縛涉獵令不足直於是署門下掾用尺繩私出入寺門無所闊自縛不遂直走之寺門下出氣大敬言意曰勤直為子弟暴虎不用令報不以殺其子曰果自縛直意直吉汝曹子縛詩連其酒對尺汝自視何如虎自乃貸邪之勤由獄是械相直父為子善所謂上德之政欲死報吏使律乃貨邪之勤由是械相直率為子也 謂漢書云楊琳為茂陵令暴虎不入茂陵之界 **騶獨**

致雨·縣獨不霑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騶令會國春大旱五穀不登騶獨致雨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因以狀聞詔書以為不然遣使案行如言 東觀漢記鍾離意為下邳令視事未期下邳民愛時郡縣皆旱獨信無姦 **請雨自責　事水割** **指** 益部耆舊傳云趙瑗為陽令世祖天旱請雨大雨滂沱 **設壇引咎** 規為安陽令與明陵黃蘭云云 **坐薪自焚** 益部耆舊傳云... 弘農令界有蝗蟲食禾人以為神不入西華界有蝗飛入令界蝗自死 後漢書云 西華令時郡界有蝗獨不入西華界 其年大旱封坐蝗自為陽令病劉百姓 **隨車致雨** 柩設奠 續漢書吳漢為洛陽令晉記劉蕃江夏高新令小隨車盡哀父母將歸於不受奠已民百姓相聚路側 **望之神明** 及卒百姓如喪父母 往往相聚於路側塋祭哭之 **圖畫形像** 謝承後漢書云劉平為全椒長能理獄訟縣下不令其名官民皆去官吏 會之為安

百姓追思之圖畫其像食縣仕清賢度 **放牛於野　繫馬道傍** 續漢書云王渙為洛陽令 謝承後漢書云 明盡其政化有幾國自給路不拾遺民夜不閉門牛馬放牧不收 益部耆舊傳云 年令部民耕事 **王渙履正　楊沛嚴能** 曰皆以繫之道傍公 為長令 **陶潛常醉　胡母節酒** 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 令書有能詩為書云 **汲黯病歸田里　貢禹免冠遂去** 其為令稱疾歸田里 又曰貢禹為河南令一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府曰冠一免安可復冠 **解紱帶之　掛冠而去** 益部耆舊傳云趙瑋少為長史不來遊俠高者也後為令長吏之乃歎曰無大志故為掛冠解帶剌史所辟京師是為太

學受業治春秋變行處採名德遜稱除野王令乃解劍帶之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糒也晉中興書曰陶潛爲彭澤令督郵察縣吏入白當束帶見而就潛潛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於是遂掛冠而去

一不治官職　多脩家具　吳越春秋云文種判平王時爲宛令不治官職有若狂也晉中興書太原王述素清補宛陵令時多脩家具有勞役之費王導使人謂述曰名人居小令縣甚不宜爾也

【對】心事青天白日　器宇荆玉南金　考山宋主簿琛知洛陽縣其兄珙嘗爲河南令兄弟迭尹中邑心事知青天白日其合璧事類云晉孫綽孔松陽像贊曰君器宇高邁荆玉不足勸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利

削木爲牘　片紙榜門　宋史仁宗朝燕肅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削木爲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以召之如期而至無或詳注云宋种世衡嘗知武功縣用蕭發人亦聚其處信或有追呼不使吏人執帖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某人期某日詣縣皆至

使知養老事上　化爲孝子悌弟　事合璧　張衡渠爲廣令以厚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上之義閭民矣人若思元史云呂思誠爲景州蓨縣尹劉智社民李思忠其弟盍羊思濟比之王青兄弟四人友愛爲萬思誠王其家取酒勸酬同胄內李之兄弟譏謂曰我等終不能見尹矣否具酒食相切責悔之前兄遷折居三十年復還同爨願民張復訟母而居且暮乃食以母思誠聞之即日迎養之

判彰　問罄　又任令香

有婦人新寡者許夫兄弟責己勉曰汝欲化乃判其背彰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俾婦終守節乎化乃贊開之亦無二志　又吳源深宰弋陽六年當從其僕問弋之谷問謂婦人何不覺吾僕詩曰主官弋六年今問其醫詩我也民父母曰吾婦子女不覺可乎安有爲民父母見其子女者乎

馴雉　縱雀　文馴雉聚詳

獄令多惠政官遇物化群迷道旁小兒鐵錄成化問陳綱爲鄢陵令相類曰公必是成物爲森聚雀鍊陳綱相令曰公化遭多惠政官遇雛鷄問知鋼東令曰見成化緣兒雉雀去

引舟　舁輿　四泰十里判史裴朴爲益昌令晉州距四十里楚詳明判史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舟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與賓客疾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六　縣令

超去又休寧在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使客必以肩輿民病之周德誠爲令翻縣偕置一舟榻在縣使不急索者吾當自昇之者爲之不敢嚴濫

察大豪　汰冗役　又沈陽字又沈陽字爲閩縣令長之宦其賦其冠文福故令長短字閩縣令大豪多入貢司農假衣借織其民者好名而重負幣因而借冠文福入其物故宮令邑爲大豪多入貴司長而借賴故令百商人又同王與東陳一刺之外而以化物入者錢十百又問其素大夫焉約束民恐小民以數而饑私籍十商人又同

既一日大詳六百人東下令辛日籍民汝於官者入一令而私籍者成其十人之且令第官吏被汰而復者入一令必十其害閩縣令一遂大詳六百約東下辛日籍民汝於官復而入於是民十其害入若丞爲所延者爲如之且令也必成不貸

日食一升　不取一文　陸賈縣劉元明爲天山令元明政爲秦下令元日食一升飯其下第一傳爲代元明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其

鳥雀三尺下令庭

此第一傳家宋沈禹顧知書爲都公守後妖倉夜帝希顧書其本云此處姦觀路鬼干爲官不取一錢生平鬼不養無情鳥速夷妖倉夜笑天詰旦倉法治一縣三年生平

卧紙帳　挈酒瓢　百

淡不生異果　庶具謝

暈翳首蜀新紫夏家食安如　軍獻錄云新安朔壽安

卑布士一書引一紙不振起且上曰紫綠步騎春華眼雲自家書又不來雲又陵曰扶持清夢騷動梅花雉堂之情可想見山堂肆考五代南唐廖凝爲邑三縣宰以奪自守秩滿遷清江寺曰五斗徒勞身折腰

變井　徙灘　年兩髮無民令解印言歸生還來時舊灘銷爲荒涼任李令三月政成新境取則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醉下車白之光陰而笑曰設若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留錢塗爲甘泉甕丘路有三柳新書張瑩鎮往來趙之飲水則縣去東行南路有分柳剪松柏比於甘棠

毀叢祠　殺靈蛇　元史

獨夏秋暴漲多覆舟人過往之江神不險舟非徒五里時人威異之神劉三宰爲秦與令有靈蛇神人實祇兵祠其一日劉三呂思誠爲之令即其祠前思誠天旱以其祠焚於州之斬其首蛇之寄以谷痼小青云龍也思時地祠焚蛇實人州以殺瘟(?)者思以谷小青龍也

瑞蓮嘉禾　白雀青鹿　留宋司馬光知大邑縣化行道士呂佳心經字救知有瑞蓮嘉禾之應山堂肆考吳在木成于中和縣致有白雀青鹿之祥

有瑞蓮嘉禾之應中山呂倚治　餘干縣興利除害民中倚治致有白雀青鹿之祥

川四長　河清十奇

合璧事類荀淑爲當塗長韓韶爲嬴長陳寔爲太丘長鍾皓爲林慮長皆潁川人　王允觀如河清縣新書嘉祐中軍民歌詠十奇

公三字訓　錢塘一葉清

此莫家錦魚也乾一時所爲新息一葉少許出令清其時君子家錦不惜民可惟錢塘令清其曰句古容不生云乎不悔有此葉色一莫士歸脆淸許不去

象雷　應宿　生魚　展驥　烹鮮　驅雞

事淵公行九兒思雅亦說家疑而曰泣其母以長朝者而曰不可又無不以此味一吳及工臣奉之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九　縣令　三

益都　呂望劉曰備觀中爲生黎陽縣令在縣中不危免官　蒞以德足以爲治耳

嘗爲郡守中　罪容姦　麤絲布被

晉書尹鐸爲晉陽其有鐸以其賦爲民布被後漢書方爲潔吏中爲清廉縣令之百姓有犯將加罪

巫　掩盜　投

請訴　詠歸河陽花　彭澤　柳　不刈麥、益畜樹

時縣家之有數一殺聲明家也時彭澤令八月十日陶潛爲彭澤令歸去來辭河陽縣令潘岳種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民不及自刈請民出刈宋子不許季孫而讓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九　縣令　三

之有也曰令年無參明年可除新穀若使不耕者得多參

立學校　商露宿

武子游爲治嘗以弦歌　全椒市哭　弘農路祭　人不欺　關田晴

令大小商賈以露宿來去陽

武城　鍾離義刑　卓茂禮教　安邑口腹　武城絃歌

其父曰有道令人君以言義刑人乃令子自敎人

督郵　稻生斥鹵　身祈雨　叩頭反風　王衍清談　夏侯多暇

罪自咎甘雨滂注人

安陽立祠、汝陰配社

少野書侍其郎在人生爲立祠及卒人皆配社

留養　却蘆

宋史范純仁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違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以遠爲嫌今近矣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遂留養焉　正德時壺關知縣吳縣清苦守儉衣粗布之衣食脫粟之飯故人有欲以私薦之傑力却之曰使我果賢也爲不必公使不賢也不必公薦

清長官　菜知縣

宋史吳獵從林應令縣依山民以寬田爲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籌之漢杜喬墓在境中往奠謂建祠其旁居官無綠畏擾吏民愛信共目爲清長官　獻徵錄胡壽安宰新繁後圃擇議蔬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飣或爲饋遺之禮人呼爲菜知縣

浚儀辱客　洛陽禁僧

馬周未遇時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　唐書賈島字閬仙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書自傷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　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宋史趙方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云

無能事之虛名　有牧民之實惠

獻徵錄劉彤爲程鄉令九年考績方伯劉大夏署之云

性稟剛方有百折不回之氣　分安寒約有一塵不染之操

昆明令賀朝用

縣令四

原

罷侯置縣

崔寔政論云秦兼天下罷侯置縣

滅陳爲縣

史記云周定王時楚莊王滅陳爲縣

漢萬戶以上爲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一百石是爲長吏

晉千戶以上爲令

晉令云縣千戶以上及五百以上皆爲令不滿此爲長

從小補大表其能

崔寔政論云舊制萬戶以上置大縣令以表其能

才堪治民以參選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若縣令有缺爲才堪治民者當以參選

大邑身之所庇

左傳云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之其爲美錦不亦多乎

長吏親民之要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百里長吏親民之要也

治民重職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昔孝宗重治民之職

煩劇所鍾

抱朴子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擾煩劇所鍾其惟百里

俻此三者

孝康宦誡曰武帝時有三長史俱來陛辭上曰爲長史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

稱其三善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比至三稱善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久無苟且

崔寔政論云建初中南陽陰意以詔除郎爲皖陽長倪事二十三年遷壽陽令又十八年相習雖久而無苟且竭誠盡節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樂

暮月化成

王隱晉書云唐彬補鄴令道德齊禮暮月化成

法令爲師

漢書薛宣傳云宣子惠爲彭城令宣從淮還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從其所問不敢戒惠吏職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仁義爲治

續漢書孔奮守姑臧長以仁義爲治抑强扶弱

不言而治

漢書曰原涉爲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

以德化俗

續漢書曹褒字叔通遷圉令正身率下寒動遠禮以德化俗五穀豐熟盜賊咸感化之也

政化大行

東觀漢記云賀元遷鄭令政化大行

令行風靡

魏略云時苗爲壽春令云云

不任刑罰

後漢書云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

不行鞭杖

魏志司馬朗爲堂陽長其政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敢犯禁

三輔第一

世語張既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

一州之首

蜀志云呂乂遷新都綿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

沐並清名

魏畧云沐並爲成皋令在位有清名爲衆所許

何隨清廉

華陽國志云何隨除安漢令蜀亡去

官時已土殿荒所在無役送吏行丞輒取道劉民苛隨以帑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說苛見綿在語曰閑何後漢清廉行過從書無邊必能爾耳待綿追還之終不受因謂語曰安漢吏取貂今為之償

陳球清高 後漢書陳球遷繁陽令清高不動

孔奮清潔 後漢書云孔奮守姑臧令見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辛苦耳奮不改其操也

毛米不犯 晉書□□為都安令□身居江毛米不犯

貧無車馬 魏志崔林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

去留其犢 魏略時苗為壽春令始至乘薄車黃牸牛歲餘牛生犢及去任留犢與主簿曰是淮土所生也

無書京師 傳于云劉約為歲陰相不為指齊之余三年無書與京師

惟有笠繖 宋書皆珍守孔建罷烏陽令而歸惟有笠繖

不敢欺 續漢書魯恭為中牟令有亭長借牛不還去以之恭勅令還牛亭長仍不還恭嘆曰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共留亭長慙還牛不敢欺也殿官下

不忍欺 魏略云宗茂除臨汾令居官清淨吏民不忍欺也

殷褒有異政 殷氏家傳曰褒為滎陽令學校儀禮濟濟如也民為之歌曰滎陽令有異政修立學校人復性令我子孫悉訟淨

石崇有能名 王隱晉書曰石崇年二十餘為脩武令有能名

清白聞於州郡 陶氏家傳云陶送起家為龍陽長素有清潔之行其妻於月下紡績買紙筆寄之杜究清謂計日受停聞於州郡

清廉訓於百里 長沙耆舊傳賀曰枸龍遷會令所歲明欲獄無停繫安賀樂道內無儲石之儲門絕魚求之鎮敗清廉訓於百里仁惠洽於所道黎元歛其德譯道過猶其節棨

治有政化百姓懷附 續漢書鍾離意為堂邑令云云

脩德清淨百姓以治 謝承後漢書陳寔太丘長脩德云云

書佐無事令讀孝經 漢書王渙為洛陽令云云

吏好遊戲下車公謁 後漢書曰种拂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為百姓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

卹諸孤哀喪紀 家語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說子何施而得之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卹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

撫百姓如赤子 東觀漢記曰鍾離意選堂邑令慎刑輕刑無術百姓如親赤子

鳳凰集境 荀氏家傳云衛范除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人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之

鸞烏集學 東觀記云王阜為重泉令吏民向化鸞見集於學宮阜使官掾長少勞為張雉樂烏巢足表賢應舒而舞劉翔役上郡鹿鳥十餘田去

虎即出界 益部耆舊傳云趙琢為獄民令到任虎負其子出界

虎皆渡江 後漢書劉昆為[illegible]長先是縣多虎[illegible]治民虎皆南渡江去

百姓涕泣 [illegible]

男女號泣 [illegible]

巨先治劇 漢書原涉字巨先[illegible]舉能治劇為長陵令[illegible]

樂恢剛直 [illegible]

朝歌稱神 後漢書云虞詡為朝歌長詡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設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縷縫其裾為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舉縣畏憚 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令治政嚴清舉縣畏憚

京師肅清 又云周紆為洛陽令下車[illegible]京師肅清

盜賊省減 [illegible]

梁車以不慈免 韓子云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暮而踰郭入車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璽免

尹敏以倉漏免 [illegible]

劉類託疾流聞州郡 [illegible]

懸鏡 [illegible]

晴虛堂 [illegible]

以指畫 [illegible]

心語歡人微曰錄安云念明一條起甫輒宰以爲指武書平其程心鄉務二令邑克令去當所賴

調停唐書爲當令嘗言於太守曰上司各行所見未當視觀民之疾苦故多操切爲事所賴以調其

有問者吾有司有司不知調停則民無所措手足矣而上司知其手足切切惟知自檢又弘

敢當官趕政或謹鍵發之傅乃笑曰不得禁有取吾巨知稱自强何能易而有治

矜卹孤嫠公萁周澤爲漁池令孤嫠奉

不忍以傣自迫輸下戶或租

懷附流亡唐書崔行調謂流亡清源令察使勸民以

代輸下戶

均役他邑史云馬懷素陸象先爲山陰令簿嘗置田萬畝以其

不忍以傣書能其望請於中京留守人望蕭萇均役蘇州遷人望何如也

請紓稅限宋史令民苦之

官中戶租百以日請復引詰之人望歲不居費宜均役他邑各兩

設戶官郡租吏至民庭從疑所殷請其以人實歲進便暫之欠皆租以令實進各民書其數與民約期先送使自不得以役大錢人

元史使民併戶

行之八頃請少紓其期民翰租反爲諸邑最飽大喜許及事大辦

民之初料民令斂量戶實者有精其實重文婦曰爲葉城令使

元聚口而居少爲民爲戶數宗以爲不可文婦曰爲民復罪

喻遣就學宋史云宋陳襄字述古知仙居縣于正書因

吾所甘心由是賦完論之曰自足爲有遺于弟子來

歛大減民首富篤一曰某邑人之有所矜式至

老束貫作勤學學者一皆然日邑人自足有所矜式

思三日令歸

子文若李孝廉後而紹帝奧八年喜曰進若士第思知先雙訓府乎縣令倦臨降思張之民

人以訟爲恥士又揚州平開縣與學

三日後來遠

海父中興論以不拾遺羅歲遠適與惡悟顯自賣由是人少以二訟爲民害

寘獄中蹊路不拾遺錄歲與遠近年召自爲民博士文揚閑二知東平縣與學

盜者還遺

無盡獄營路不拾遺遺鹵近年頤弘治大間周盛爲劉沐陽令有其鄉人治事使閩劃之民

縣民聽出境父物者主人翁覺而以以縛縣之之是之何故曰汝有遺亦物人耳

外呼曰俟出境父物者主人翁覺而遺之之縣識曰汝亦有遺物人耳胡人

窮其鄰里舍如是者貽之斗米不還遺之之縣識何曰汝有遺亦物人耳

爲其鄰里舍如是者貽之斗米不還遺

清水明鏡朱陳翰苑叢書撰云

聞者莫不之許之盜乃化而向外所貽戶來自是也

良公

如衡令山人望歎曰建考宋史施東化康直知清縣爲如衡外平如水清

良緣行狀明公知温州稱安如形心貼不可逃者以公爲何如衡

清如水平邑

庭如水宋史李新書云宋李若愚爲知鄭縣晏然如水雙

官凡仕者都下十餘人各以其事求爲其縣得者令無不稱

庭中常空

餘竹一空與民相見於是知縣令庭中常空不知其自從民以書與諸明徵

庭中常空以空法自從民書與諸明徵初錄

鬼神破膽

語本翰史記曰古今之人吏民皆善之孔之有俗云見其事者果其其令人甚

鬼怕

東晉書曰何以古令人之更民畏之孔有訟之不成其事者果其令人甚

鬼怕所治者三

民鬼怨恨因傳呼書日聞之

諸官下部或曰鬼不可改鬼恐其改故事者人故其

吏治事不佞爲主簿

其下曰吾所以三元元令者中以時治去過開富者

贈者吾先所命公歲論已行以治之

移爲民來任至今尹元之公已論到此

起故爲民已至令御稱元之公已論到此

衛之風出可依把全令令年上風外供大家可書

君移發之風出可依把全令令年上風外供大家可書

皆按發之風出可依把全令令年上風外供大家可書

任弄刻官東吏口量笑可依法

行李刻官何吏口者皆笑可依法

一判不移

考山室元丁肆

不媚按君

能按郡吏

御史鐵劾奏日知不可廉可從謂之不撤

令郡更爲判吏以不設及何若之者

守怒判適爲謝曰能以按法之

吏不

敢仰視

爲御史撓之

視末黑人亦大化果之

爲御史撓之

不

令能不爲御史所按可不謂賢識人以是賢頃

被刑耘苗 宋史云周見[illegible]天聖二年進士歷知高安寧化提點刑獄移絲入境有獄刑而耘苗者絲就海其故對曰貧以判故爲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絲以所聞薦之朝

移家入縣 李衛知溧陽縣事以誠意化民吏狀二發以朝日務縣門鄉無吏述而輸送先他邑撫任歷四年獄戶未嘗豁一重因警與二年全犯佳境人相驚曰寇深吳官召江者多送其孝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賴起旁邑而深陽請暴自如帥往數轉道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

盜戒不入境 建中精國間吳擇仁知大鹿縣時獄內多盜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而盜非天世也若之命惟理故犯我一切詠之母得貨於是尋盜相戒不入境

諭盜無入境 元史許義夫爲封丘縣尹值至正四年大饑盜賊羣起剽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之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丘縣小民貧皆已驚毀逃寶幸無入吾境也言訖願數賊美他往

惜累

廉令 武清縣令善勇時有巨盜陳著來朝命捕獲下邑獄賊賞請聚欲劫之曰中奔究而至悉署前賊忽自悔曰此考無難可惜減累及縣令耳送策馬去

母累賢父母 獻徵錄劉諒爲令監城淮賊爲亮當道捕不獲壽籍羅城責謝携壽爲踊曰母累賢父母遂自投劾罷出邑境仍亡入海

丞尉均俸 唐書高智周遷費令與丞尉約取律民安其化到石頌美

自奉尤薄 山堂肆考宋蒲堯仁知泰和縣清白端謹自奉尤薄經旬不知肉味爲官三年如一日

室中蕭然婦子紡績 獻徵錄湯陰人王勳少爲諸生納粟入太學授冰木令工德初官官用事有歸葬其親者衆聞會葬所過賛奮縮勳止贖酒臨劉瓊聞之怨欲加顯褐奉人有家於泳者以勳清廉解之祥俾選者入其罪視之室中蒲然惟巾帶掛壁婦子紡績耳理始信其廉借以內帛動分給里甲一無所留流言令衆成劉之旋也

官舍蕭然樸被闗門 賛起風覚山人嘉靖間爲杞縣令其居縣自月絳外郎蘄馬多歸之官日出二分銀付小吏具飲食所從而僕人不勝困旨遜官舍蕭然夜自樸被闗門而寢

相君至矣 宋史王旦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其廨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

羣鬼驚呼云相君至矣遂潰去自是遂絕

緋衣復出 陳希亮字公弼以殿中丞徙知鄠縣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立曰公去緋衣老人復出矣

京邑同領 唐書韋抗景雲初爲永昌令禁苛禁要抗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沒爲御史按察京畿弟拯方爲萬年令兄弟同發赤縣人以爲榮

兩縣恐失 獻徵錄徐甫宰字鎮湖山陰人以舉人謁選出令武平邑富聞身之京山寇蜂姦時發城邑吏與宰廟他吏得此輒不獄往甫寧弃命欣然擒一僕隷程就道至則附循其民歲餘遠近化之郎數澤諸寇亦皆傾心向化人以計擒他盜蘇澤一空六年奉使者奏其績疏乃十餘上程鄉與武平登衆程鄉人相皐走留府顧借甫宰督府爲請於朝調程鄉令去之日武平老稚迎道哭恨程鄉奉之求程徽聞其至財叉忠老雜送道以迫若恐武平又奉之去也

萍鄉善政 山堂肆考張希顏景德間爲萍鄉令荊張承守李陵苑迓責爲畏貞押兵遇金陵苑習曰天使沿路采曾見好官員否答曰昨過衆光萍知是有邑宰張布衣者雖不識之知其爲好官員也自入縣境輯肯稱道皆倩首田嵩皆望歸至縣郵還肆無聽肆市肆不嗔詩夜宿於郎開更競分明以是知其以有滿政也詠數曰希顏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爲於寄

射洪第一 宋史云張士遜遷射洪令轉運使撤多士蔣治鄭民遮馬首不辭去因聽還射洪安撫使至祥州問吏能否知州張雍曰射洪令第一

江東三岑 唐書云岑羲字伯華禮金鹽令時弟仲鄰爲長汧令仲伏爲南木令皆清治績牢相宗楚客品本道逆察御史毋書江東三岑

河朔三令 宋史劉摯字莘老嘉祐中甲科歷南宮令其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絹一兩折錢三十民多彼暴摯援劍旁郡條請義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調一州六邑拔此若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撫發其議自是絹爲錢千三百綿七十六民皆呼至立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中清河令黃莘皆以台符聞人稱爲河朔三令

魯公浦 合璧事類云真宗時魯宗道爲漁靈令就台東南舊港口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爲利號魯公浦

萊公柏 又寇準知巴東

縣子恆愛怡於縣庭民以比爲甘棠謂之萊公柏

松關留鄭 唐書鄭至道知天台縣專務教化民心悅服後秩滿邑民攀留不忍其行因留家松關至今有松關留鄭故事諭民篇尚存

嗣恭賜名 路嗣恭字懿範爲蕭關令遷授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爲天下最明皇以爲可嗣漢魯恭因賜名

緋衣銀魚 山堂肆考云唐李頊舉爲武仙令浚渠溉田玄宗嘉之賜緋衣銀魚

換縣皆理 漢書薛宣字贛君爲左馮翊頻陽縣大其令薛恭未嘗理粟邑縣小無事其令尹賞才有餘宣乃奏賞與恭換縣二人領後兩縣皆理

衆事不治 蜀志蔣琬字公琰除廣都長衆事不治常沉醉先主怒諸葛亮曰公琰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先主乃重之

持冰鑑 獻徵錄成化間劉望爲元城令比上考父老持水鑑以送之曰其等見老來見治邑平明如我侯者數以爲贈

羅里長 山堂肆考宋慶曆時張枝知益都縣罷里長以弗用不國祖自輸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爲天下法

烏程語 元史云丁文傳爲烏程尹平反尤多與改治行爲諸州縣最韓續爲浙西廉訪司作烏程語以紀其蹟

盧山高 宋史劉渙爲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於廬山之陽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與居廬山三十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寓心於物之外超然無戚戚意

秋風亭 合璧事類寇準爲巴東令有秋風亭準拆章惠物一言爲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必用

縣樓鼓 山堂肆考文修滌爲六合令書其縣樓鼓云曙向風樓一任題過多遇少不知他如今辛有貴縷彼擊出頭米早放簷東城詩注世寄宋大祖謂一縣令曰切勿於貢網被裹沈詹

貸饋士客 寄書錢徵中達去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鄧善罷儒士游客以財貸續坐是得罪謫察與澤德其譯獨識無有乃表署掌書記

垂白尚爲百里 山堂肆考云宋吳清爲長北令一日自題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監鶩寶翔髮已垂白尚爲百里苟允流役所人鄭

治裝不滿一車 獻徵錄滿鏜爲滿城令丁父憂去任治裝不滿一車父老及諸生遮道泣送曰乃今見古廉吏

一縣自效 唐書裴行立遷擢封少卿口陳辭治願試一縣行敢除河東令寬縣時當

負殿

不得進 合璧事類云唐韋思謙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負殿不得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子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耶擢監察御史

威姦惠鰥 又云柳渾爲永豐令用重典以威姦暴濫太和以惠鰥寡

盛德遺範 唐書云韋陟調洛陽令宋璟見之歎曰盛德遺範當在此矣陽安石子池

慈於撫字明於聽斷 獻徵錄宋水令王勳

庭無煩寃野無凍餒 黔陽令陳鋼

蝗不入境雨不出疆 永樂間王顯爲崇澤令

羣吏奴僕百姓妻子 馮昇爲青田令青田在萬山中與閩接壤民貧以猾難稱雖治昇治甚易蓋得昔人羣吏奴僕百姓妻子之意

縣令五

【詩】晉潘岳懷縣詩曰小國寡人民終日寂無事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攪懷歸志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願言還舊鄉畏此簡書忌　潘尼贈河陽令潘安仁詩曰宓生化單父子奇莅東阿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海波弱冠步鼎銘旣立宰三河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陳陰鏗罷故章縣詩曰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歸道悽悽對別津晨風下散葉岐路起飛塵長岑舊知遠萊蕪本自貧被裏恒容吏正朝不繫民惟當有一鹿留持贈後人　【增】唐杜甫會白水崔明府詩曰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舄共差池　又七月一日題終

明府水樓詩曰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
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
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棋
李商隱至裴明府所居詩曰伊人卜築自幽深桂巷杉
籬不可尋柱上雕蟲對書字槽中秣馬仰聽琴求之流
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賒取松醪一斗酒與君相
伴灑煩襟　明高啟送石明府之崑山詩曰茂苑行春
罷攜琴又向東潮聲數里外山色半城中帆帶桃花雨
衣翻柳葉風島夷聞善政為有舶船通　又送何明府
之秦郵詩曰何曾三為縣令馬前風葉助離聲楚驛都荒不計

程一令尚淹三縣事幾家曾見十年兵夕陽遠樹煙生
戍秋雨殘荷水繞城父老不須重歎息君來應有故鄉
情　又送哲明府之新淦詩曰花落春衫試剪裁石頭
城下楚帆開憑誰為報清江吏麥雉鳴時縣令來　又
送梅侯赴錢塘詩曰一鶴隨車到郡朝剩山殘水尚蕭
條盤藏秋塚金方出箭插寒沙鐵未消重見花開非舊
賞初聞麥秀是新謠幾時南作諸侯客醲酒江亭看晚
潮　徐賁送張明府詩曰每喜論文久何堪又送行壺
深淹別酒歌短促離程水驛孤臨渡寒山半隱城潮生
知海近水落見秋清　又送葉知縣詩曰黃葦丹楓葉

落時水雲漠漠雁來遲秋風長是身為客已自傷心況
別離　貝瓊送朱質夫赴寧遠令詩曰萬里番禺自漢
遠乘槎有客氣如虹地分銅柱風煙外山湧瓊臺雪浪
中帝子旌旗何處問黎人衣服與時同興來好和蘇公
語又度西南月半弓　王紱送張令詩曰作宰麻堤去
民風雜五溪世傳盤瓠後地接夜郎西臘釀多藤酒春
禽半竹雞到官應有便莫惜寄緘題　鄒溥送蔣知縣
復任丹陽詩曰綠酒紅亭紫禁東不堪行色苦匆匆正
期霄漢登黃霸又見江湖復魯恭沙氣半蒸梅子雨浪
花初過鯉魚風道途跋涉須珍重自古循良簡帝衷

羅玘河源吟送熊節之知河源縣詩曰出宰河源縣非
是黃河源維彼黃河源其名為火敦華言星宿海或曰
此天根君能如火敦身高在崑崙規視人間世此縣安
足言請將天下縣一一向主論縣縣令如君行行信魚
豚　鄭善夫送楊明府入覲詩曰雙闕層霄上三山滄
海邊雲遠望鳧舃明府似神仙曲鼓離城調琴希清廟
絃煩君告天子百姓尚顛連　王穉登送孫明府知崇
明詩曰昔年芸閣侶鳧舃向南征官俸魚租入衙齋蜃
氣成問程看日出到海聽雞鳴地僻無官長何須束帶
迎　高啟送長洲陞吳縣令詩曰青山隔苑橋改邑去

非遙官食新添俸民傳舊布條稻花迎午放荷葉待秋
凋寂寞長洲路空聞五袴謡　錢希白贈翁鄞縣詩曰
四明二百八峯盤霧閣雲窗緑玉寒不信謝郎為縣令
三年騎馬未曾看
【原】頌後漢蔡邕陳留太守行小黄縣頌曰太顥為政建
時春陽我君勸止戾兹小黄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
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
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死化洽奚黔首用寧惟以作頌
式昭德聲　又考城縣頌曰曖曖元路北至考城勸兹
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為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
成宰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羣僚
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晉江偉襄邑令傅渾
頌曰君稟二儀之醇粹履元亨之貞和比德金玉而堅
白不磨自處戶庭而名稱家邦不出門庭而聲播諸華
矣弱冠而應式叙起家而君斯民其為政也同厲秋霜
等惠春日刑不濫陳賞不僭親儀天地之簡易則大道
之清純是以其道易行其教易遵也凡我士民襁褓攜
幼惴惴而懷君之恩顒顒而戀君之德相與援衛軒而
雨涕若赤子於父母也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
惠我咫尺於以具瞻有覩其宅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

抗其高雲岳其澤宛荊未清淮夷孔熾春日萋萋我東
既備光光我君爰登其司微微襄魯有捫斯記君有遺
愛民有餘思敢揚斯頌垂之來志
【原】贊晉孫綽孔松陽像贊曰君德既純因其字高遂并
玉不及吟其品南金未能方其贏夫其温恭篤誠善誘
勤勸外身崇物菲躬厚人指㧑必謙動靜克讓允有古
賢之流風乃祖之遺令奚肇階方尺臨政弊邑潔齊冬
冰澤倬春露於穆我后含和體純行範乃祖德冠縉紳
降迹岳化澤侔三春超然遐舉遺愛在民　孫楚梁令
孫侯頌曰於穆君侯英才宜朗神鑒將來思通既往受
佐陝西臨我邦壤聲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
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
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増】制唐李嶠授鄭仙客長安縣令制曰勑朝散大夫行
鼎州長史鄭仙客識量淹通理懷沉正攝官無怠歷職
有聲三輔名畿五方雜俗求人之瘼惟帝所難宜遷題
坐之風俾試鳴絃之化可檢校長安縣令散官如故
【原】啟梁任孝恭辭縣啟曰何以執笏丹墀累飛庭葉垂
纓禁裏屢改欄花嶺慕皆揮不願違奉下使戀主之心
施於犬馬傾日之志涵在葵藿　劉孝儀除建康令謝

啟曰所恐長安少年易爲挾彈渭城遊徼矜其獨勇清路道狹固知難搢韓綬飛駕且見爲榮

增記唐李白兗州任城縣令廳壁記曰魯境七百里郡有一十三縣任城當其衝靑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也土俗古遠風流淸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疏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夫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材雄自高小人以鄙朴難理況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坱圠有如此焉公溫恭克修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紓百里之才撥煩彌閒剖劇無滯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靑衿向訓黃髮履禮夫耜就役農無遊手之夫機杼和鳴織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任者昇其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數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達孰能與於此乎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誦輒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迹者也

增碑唐楊炯益州溫江縣令任君神道碑曰若乃左太冲之詠史下寮實英俊之場稽叔夜之著書賤職爲老莊之地孔宣父中都之小宰陳仲弓太丘之一官是以德成者上道在斯尊陶潛則安枕北窗宓賤則鳴絃東武抑揚足以儀四海顧盼足以波三軍代有人焉於斯爲盛公諱某樂安博昌人也詔遷朝散大夫行益州溫江縣令華陽西極漢水東流背西通秦越之鄉左右挾巴涼之地風煙可接懸車束馬之山雲物潛通織女牽牛之象神仙所宅則有二十四居途路所經則有五千餘里金城石郭還聞上代之風家富人安時聽中和之樂於是乎龍泉獨斷魏兆旁求品命千名封疆萬戶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六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七

設官部五十七 縣佐總載 縣丞 主簿 縣尉 鎮戍 關市官 鄉官 嗇夫 亭長 吏 小吏 故吏 屬吏

縣佐總載

原 杜氏通典曰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爲之三輔縣則兼

用他郡及實氏芣逆出用他郡人 後漢縣諸曹略如郡員喬元爲縣功曹事具部郡

爻事篇又升光況和爲縣功曹舉令遣尼和拜徵謁巳郡太守 又五官爲廷掾監鄉五

部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後漢爰延字季平外黃令牛述禮請延爲

廷掾范滂爲功曹濮陽潛爲主簿常共言談而已 晉縣有主簿功曹廷掾法

曹金倉賊曹掾兵曹賊捕掾等員 隋煬帝改縣尉爲

縣正尋改正爲戶曹法曹分司以丞郡之六司其京四

縣則加置功曹爲三司司各二人唐縣有令而置七司

一如郡置武德元年詔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正六人八品畿令六品丞一人七品正四人八品上縣令六品丞一人八品正亡人九品中下縣各有差事參軍其曹謂之錄事司司功以下六曹總之爲七司 丞爲副貳如州上佐 主簿上轄如錄

州司尉分理諸曹如州判司錄事省

受符歷佐史行其簿書 增 宋史曰宋制有丞簿尉凡

縣不置丞則簿兼丞之事縣不置簿則尉兼簿之事

遼金俱設 元制上縣丞簿尉各一人典史二人中縣

不置丞下縣如中縣民少事簡之地以簿兼尉別有印

典史一人 續文獻通考曰明制縣丞主簿各一人不

及二十里者縣丞主簿因事添設無定員其屬典史一

人

縣丞一

原 杜氏通典曰縣丞漢諸縣皆有兼主刑獄囚徒史記曰詔

捕淮南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注曰丞主刑獄囚徒故責之 後漢令長國

相各置丞一人署文書典知倉獄署諸曹掾史凡諸縣

署丞皆銅印黃綬進賢一梁冠自晉後無丞宋時惟建

康有獄丞隋及唐縣丞各一人通判縣事赤縣置二人

增 宋史曰宋初不置丞天聖中因蘇耆請開封兩縣

始各置丞一員在簿尉之上仍於有出身幕職令錄內

選充熙寧四年編脩條例所言諸路州軍繁劇縣令戶

二萬已上增置丞一員後罷置不一建炎元年詔萬戶

處存留一員餘並罷嘉定後小邑不置丞以簿兼 續

文獻通考曰明制縣丞主簿爲之貳縣丞管馬管河管

糧 通紀曰成化九年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勸農

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七十三州縣江西

二十縣湖廣十州縣河南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

專理勸農

縣丞二

原 桓譚 溫舒白帖云桓譚字君山數言事忤旨出爲安陵丞忽忽不樂道病卒 又云路溫

許爲名苞邑丞

毋失賢者 徒勞人爾 漢書曰黃霸爲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卽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如淳曰許縣丞也梁諫云州縣之職徒勞人爾

【增】長吏 閑官 山堂肆考云漢景帝紀縣丞長吏也百官表縣萬戶以上爲令皆有丞尉秩四百石是爲長吏合璧事類云唐大中四年勑曰州有上佐縣有丞流俗謂之閒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

簡靜 眞淸 事文類聚云柳宗元武功縣丞廳壁記曰潁川陳南仲居是官號爲簡靜夫以武功轄域之大人徒之衆而陳生以簡靜轄其理斯亦難矣 山堂肆考云唐陸景倩爲扶溝丞按察使責州縣殿最必欲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張清某許清惟景倩眞清

須宴賞 賜璽書 獻徵錄云周舟永嘉人洪武初由進士爲新化縣丞在官以廉著聞嘗籍民貧富及丁口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由是流民歸者益衆以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詣闕乞令再仕上命復爲縣丞仍令吏部實賞而遷之又云武進縣丞劉亨有治行建文三年賜璽書

具眼 慈色 宋史云新蔡甫調崑山丞爲浙漕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棻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 獻徵錄云長洲縣丞劉幹每出勸農周行隴畝呼老嘆問疾苦慈祥之色溢於顏面所至民歡迎曰父母來矣人有過當笞第諭以信終不下醆番卒於官貧無以斂邑人賻之及歸葬士民留其衣冠於半塘朝聚土葬之名曰劉公塚

【原】佐邑 主刑 佐理一同 貳職百里 貳子男之職 佐卓魯之政

【增】常平義倉之賦受 丁口力役之簡稽 共咨稟於潛丞廳壁記 秉正可比精鋼 持己宛如良玉 獻徵錄巡按萬雲南唱岐丞賀朝用

縣丞三

【原】風流不墜 山堂肆考云晉江敳字叔文湛之孫爲丹陽丞袁粲爲尹嘆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

鋌刃不頓 翰苑新書云唐崔澄爲臨晉丞處頗德粹鋌刃不頓

稱雨道晴 翰苑詳註曰裴子羽爲下邽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正心誠意 宋史云楊萬里中紹興進士第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力請乃得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遂名讀書之堂曰誠齋

隨事及物 山堂肆考云朱子語錄諸生問敎官閑朱子曰某嘗勸人不如作縣丞隨事猶可以及物

事無淹夕 宋史云仇悆大觀三年進士調高密丞俗尚囂訟悆攝縣事剖決如神事無淹夕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

奪歸 又云仇悆爲高密丞州闕司錄命悆攝事既行邑民萬餘遮留至擁歸縣解時天寒皆燃火警守悆由他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他日悆方白事郡牙忍數千人徑書以歸守將不能過

接裼 獻徵錄云吳縣字德基蘭谿人李文忠爲浙東左丞如其才辭爲報循疾辭有司參於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其民以爲丞隔者也易之數月皆周知其情僞有所發揭一縣驚伏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溫語弗加叱吒民咸發丞詔恕弱汝弗責也

經學化俗 餘范新書云唐王義方貶吉安丞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爲講經行釋奠禮清歌吹籥登降有序蠻酋大伏

尹爲丞師 獻徵錄云陶魯爲新會丞初至官而尹王重至重江右宿學也見魯甚器之因請曰丞嘗問學矣乎對曰幼從先大夫於新會受業周先生先大夫致而學術隨幕今已爲吏其奈之何尹問丞無傷我爲丞師可乎魯曰幸甚因下拜執弟子禮尹乃與約每晨後當授丞以經史講解大義然後出視事何如嘗專見眉宇又下拜曰謹受敎自是背誦覆請日有新得尹喜曰丞才識已大過人今敎學如此異日必顯庸爲國名臣也魯字自强廣西鬱林人由父蔭爲新會丞歷知縣陞官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使轉治廣西故稱曰三廣公云

上言大計 宋史云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感悟富直柔從而薦之召赴行在除監察御史

用兵如神 獻徵錄云陶魯爲新會丞方弱冠時

廣右徑賊流劫盡雷膀高壁以人東之境破城殺戮無寧日魯暫與民守築塞壁中立以擇東西寇之衝築輔城以衛城濠外溝以象輔城布鐵蒺藜植刺以衛溝人守其土分殊死戰立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給賊至不得犯父老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陳白沙亦言其用兵如神也

縱囚自歸 袁苑詳註云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乃令因請假召囚悉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義至期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

救荒實跡 宋史云劉清之守予逕鄧紹則其上夢詔萬安縣丞時江右大授鄉檄規畢地步許陌親與民接及所蠲除為得其實書防閉使大地為八粟者分賑其使官甚王之規書防閉使內視之家得考饑細民得米以價敝荒實跡關於朝之書請使大之家書占

占氣還丞 紳茂良以敝荒實民跡如龍於朝七十日為之黃永龍也元從書所吳王夜觀天象書年事錄云九千里之丹陽自下升高七十日之門黃永龍也年已五知

著數年列岳 景苑詳註云宋安綦為龍門公永年從已五知八年

清白守丞不貪 愛民如子不刻 為丞最為丞最而丞最自余不 自丞而丞之丞不自余 六合丞以丞之不宜 不任事丞因以辭官去 丞負余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 不任事 杜甫贈崔評事詩縣丞不任事 原 縣僚 縣吏

主簿一

原 杜氏通典曰主簿謂主諸簿目漢有之 後漢陸續為郡門下掾 主簿之職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糺正縣內非違監印給紙筆 增 宋史曰宋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置簿尉主簿兼知縣事咸平四年王欽若言川陝縣五千戶以上請並置簿餘仍舊以尉兼從之自後川蜀江南諸縣各增置主簿中與後置簿掌出納官物銷注簿書凡批銷必親書押

主簿令生板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服四年形獨按不以詐為其縣令為丞上書曰臣聞主簿之官三君子以其怨咎舉之乃復上書曰臣主簿為陛下寧百姓之長自有司之逆 晉亦有之他史多闕 唐赤縣置二人他縣各一人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糺正縣內非違

文獻通考曰丞尉各有所職而主簿雖至漢志有戶曹簿書之事凡簿書所載皆有主簿為之者蓋自漢以來有之及其要也令佐與縣令同印有主簿之事

金制中縣而下以主簿與尉通領巡捕事下縣則不置尉以主簿兼之明以主簿職巡捕

主簿二

原 職司符印 主掌簿書 糾察 準繩 糾職 禮周

勾稽 鴻漸之資 鳳棲之位 仇香無援 李宣不為

告其子不孝覽為陳元陳元母詣令王渙 寇榮其子長李智 不得舉孝廉 政尚嚴猛 為陳留考城主簿 不閑小覽之化 人見府署 仇覽之德 覽曰以主簿所聞 若仇香者不 曰非所 百里 鳳凰之所棲 宣不為 仇香無援 南汝 光武傳曰李宣之子名宣不令為主簿表不樂為吏於寺門焚燒衣幘云云 仇香學通三經然無

知名之拔擢里之來年四十召爲縣主簿

【增】**矮屋下**　**高士軒**　山堂肆考云唐張彖發科爲華陰簿爲宁今所抑嘆曰大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遂棄官去彙苑詳註云宋朱熹爲同安主簿廳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以令甲內凡簿所當爲大書揭之楣間當爲畢徹不敢以俗吏待

歎其後時　翰苑新書云唐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爲高郵主簿使於都場以州縣徒勞卒然題客舍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客途衰於主簿吏部員外郎許欽寂與韓初古盧藏用偶見題壁讀之歎曰此人高郵主簿徵後時耶歎賞考疏案崇入高等

少鷹鸇之志　陳留耆舊傳云仇覽考城人年四十爲蒲亭長有陳元者告其子不孝覽爲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

何敢躁進　宋史曰吳淵初爲建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留之語曰君異日大用宜謂詩曰君器也今胥化豈敢躁進以此遠爲君之累故曰吾不得一强官

張樂雄能　曾又衆毛

詩及第補臨朐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且知而賀歸化中詞丁壯塞瀆州主決河衆多遍法偶州置全畢所部而歸隱豹父老遮留曰幸賀賀單使由離門過曰程賀之前

散藏錢　元史曰執元至州大治年身主簿大德丁未淅西大饑民多流亡賀以錢二十萬緡散之民悉同主知既大饑議以給之人得不死民爲之歌曰民萬戶閭長多去其鄉今歲民當死何以食之緡錢給民日日不食當如有山民郎者何活之

偵捍卒　又曰民間苟有盜竊者卒傳其所知輒收捕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不敢受命而歎息曰吾官長矣此是書在之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官不能辨

僞爲商人　又曰有銅山間坦出山越盜爲少年客相與擬其行事多類此者僞爲商人服出其賂以從陰以成謀

械繫洞主　徐均爲武戍府某贖錢集法成案更不行其後長吏嚴行賞罰於是洞主伏法

官不能益長嚴中商人人賈其頭自負以從陰以成謀

卒躡其後長吏至嚴刑中人出要之長負方以從辭以謝

挽令偶坐　宋史曰某爲主簿令以公事不合生不起與令相見

清主簿　又云某贊簿

名士　又字云曰某越伯

閭人　又曰某主吏某進士廣城主簿

簿領乃有是人　翰苑新書云宋某

主簿乃若是侈　宋史曰某

唐三傑　山人宁考曰唐某陽谷簿

投劾　**拂衣**

酬唱　又云

挽易

湯春縣主簿康崇陰氏素廉潔爲吏白往利財官至受賄指少許歸之物以均康知之悉財吏白往視莫大老北曰何物大老復白此洞主老病居家宜就見以曰若化外不民伍也亟令來見不然且爲發大老恐懼乘坂輿至此使下拜不得已跪伏聽論遺之即何其語有異而府符下關之逮繫之獄乃視是亦來坊微或吏士擇

鼓角自帶劍挾弓矢大吉大老二千各將其家東聞有簡莫敢前諸一朝解

富嘉謨新安簿吳少微皆以文詞顯名號北京三傑 宋三傑 又曰宋程伯淳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萬年主簿朱光庭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

縣尉一 典史附

原 杜氏通典曰縣尉漢諸縣皆有長安有四尉分爲左右部後漢令長國相亦皆有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盜賊案察姦宄署諸曹掾史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 洛陽有四尉東西南北四部尉曹公爲北部尉是也 魏因之晉洛陽建康皆置六部尉宋齊梁陳並因之餘縣如漢制諸縣道尉銅印黃綬朝服武冠江左止單衣介幘北齊郡縣置三尉隋改爲正後置尉又分戶曹法曹 說在縣佐篇 唐初因隋制 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論事後爲尚書右丞 武德中復改爲正七年三月復改爲尉赤縣置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 上縣二員萬戶以上者增一員中縣一員四千戶以上者增一員中下縣一員佐史以下各有差

增 文獻通考曰五代久廢尉不置盜賊鬬競則屬鎭將宋朝建隆三年始每縣復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賜與主簿同其鎭將只許勾當鎭下煙火爭競公事至和二年開封祥符兩縣增置一員元豐五年詔重立法地縣尉並差使臣元祐元年蘇轍言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近歲並用武臣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爲之衰息請復舊法詔除沿邊縣尉依舊外餘並用選人 續文獻通考曰元丞簿尉外置典史民少事簡之地以簿兼尉又別置尉主捕盜之事別有印典史一員明不置尉置典史一員爲令屬

縣尉二

原 命卿 仙尉 應劭漢官儀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中下縣一丞一尉命卿二人 白帖云梅福字子眞爲南昌尉故謂之神仙尉

增 仙吏 香尉 翰苑新書白氏六帖一命仙吏又云神仙之吏 山堂肆考云述異記漢雍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衆曰香尉 少府 判司 合璧事類云李白贈瑕丘王少府杜甫貽華陽李少府唐時縣尉多稱少府 宋王陽氏爲台州黃巖尉人稱職而少甫 山堂肆考云判司即縣尉也唐武德中赤縣置尉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故曰判司 春蘭秋菊 黃綬青袍 翰苑新書云唐裴子餘爲鄠縣尉與同列李朝隱程行謙

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文學知名或問三子優劣於陵崇業曰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 山堂肆考云岑參送趙少府詩青袍美少年黃綬一神仙又送張少府詩草羨青袍色花隨黃綬新陳子昂送徐少府序黃綬位輕青雲望重 厭卑劇 謝廉愼 唐書云員半千擢高第歷華原武功尉厭卑劇途 史云金劉煥爲任丘尉縣令貪污煥每規正之甚滿令持杯酒對曰尉廉愼使我獲考 回身 步行 山堂肆考云高則任棠丘尉姓廉潔縣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尉則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尉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縣尉更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嘲曰令丞皆動手縣尉止回身 太平御覽云程堅字甚南爲北陽尉貧無車馬常步行郡聞給事 代役 拔萃 唐書云裴佶字弘正擢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試奉天嚴節爲京兆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裁免佶請代役時高其義 合璧事類云宋余端字安道爲人質直剛勁爲績溪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 彈琴詩藥 據鞍讀書 又云趙元亮字負固少有志略好論辨武后稱制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不言彈

琴詩藥如隱者之操彙苑詳註云江休復字鄰幾進士起家爲藍田尉騎驢之官每蓆讀書至達失遺家人求得之

方平與符　老人陳牒　山堂肆考云東漢桓帝時王方平降蔡經家有陳尉詣門乞見方平使前行向日而立從後觀之曰君心邪不正未可教以仙道乃以一符與之曰此不能度世上可以禳災治病存君本壽出百歲上陳尉果享一百十歲又云唐張旭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宿昔復來旭厭其煩詰之老人曰見公筆勢奇妙欲以藏家耳

聽明尉　台輔器　又云唐韓泰古投痱立尉實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泰古曰此舊文也援筆倒蘸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泰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文也泰古由是知名時姚挺莅汀州召泰古前曰此聰明尉邪他日持慮囚示之泰古一覽便誦千餘言挺起曰仕官四十年未嘗見比唐書云婁師德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

鸂鶒灘　射鴨堂　山堂肆考云唐河南伊闕縣前有大溪每縣官有入臺者水中先有小灘出石磧金沙澄澈可愛時許偁滿爲尉一日忽報灘出望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亭

上觀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鸂鶒僧滿視曰既然有喜可諳爲鸂言此洪有雙爲鸂鶒下不旬日召拜西臺監察御史合璧事類云唐美砾爲溧陽尉好養鴨嘗射鴨堂東坡題陳尉水亭詩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

姚武功　楊臨賀　唐書云姚合元和中進士第調武功尉著詩世號姚武功又云楊憑貶臨賀尉所善客徐晦者字大章第進士爲櫟陽尉憑得罪姻友畏累無敢往候晦獨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之朝李夷簡遂表爲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對】一命　寸祿　馳聲南昌　宣威北部

【摘句】爲絃之化　式資綵棒之威　于眞忠讜之氣　名著列仙　通泉志氣之高　文成寶劒翰苑新書

三紫官　事文類聚云西京雜記拾遺立紫許事出紫赤尉坐紫使部銓注皆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爲之俗號爲三紫官

親民官　合璧事類云宋仁宗至和間山陽尉李宗怒百姓訴擾柳令食之提刑孫錫劾之上怒曰縣尉小親民之官謂其能安於民而不與民除害反傷民命斥之

選人不欲　山堂肆考云五代之季武臣三轄州縣之權選龍縣尉宋太祖故便舊制御講武殿召三銓選人之有樂爲尉者東面立選人多不欲皆面西立帝曰迂儒如此令驅之出是後樂爲者衆矣

選人特試　宋史云宋鈞字子儀爲館陶尉遷會詔知制誥楊億試選人校太清樓書擢第一

實劒篇　唐書云郭震字元振年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爲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爲文上寶劍篇后覽嘉歎

報政錄　翰苑新書云宋王博文爲建昌南豐尉有能聲里人錄其善者時號報政錄

直言得尉　宋史云咸淳中牟應龍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擅國應龍對策直言考官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應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令國書耳無懷也

應對如神　太平御覽云唐盧莊道爲長安尉太宗持錄囚京宰以莊道年幼懼不克集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登日太宗召因莊道徐以狀進引諸囚入許其輕重不留繫日月應對如神太宗

驚歎

無出人上　合璧事類云唐高宗時劉延祐弱冠補渭南尉使政爲畿最李勣曰足下春秋甫爾而有美名宜少自抑無爲獨出人上也

有憂天下心　彙苑詳註云寶元初有明州鄞縣尉裴明允調懷不舉雖處下近有憂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

典史登鼎元　弇山堂別集云明曹鼐以泰和典史運糧至京乞會試得第二廷試復第一人不十年登相位

單言折獄　唐書云李程字表臣擢進士宏辭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獄最

荒政畫圖　宋史云袁燮字和叔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卹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水道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徵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

霸陵尉　太平御覽云漢李廣夜一騎出從人田野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宿亭下

秣陵尉　又搜神記云蔣子文廣陵人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言己骨清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死及孫吳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吏見驚走子文追之謂曰我當

為此土之神以福汝民汝宣告百姓爲我立祠

縣尉三

【増】詩 明張羽送蕭縣丞朝京詩曰天官妙選待才賢茂宰清明衆所傳漠漠去帆衝暮雨蕭蕭行李似當年逶迤客路朝京口迢遞王程在日邊爲說烏程民吏待金陵酒美莫留連　羅玘送趙縣丞之任招遠詩曰海上羣山魚立頭待君單騎入登州颶風夜半驚批屋蜃氣朝來看吐樓謗數漫從羣吏晚耳眞聾有府公留寅賓出日今何處好與乘閒款款遊　王稺登送陸丈移官海豐丞詩曰官舍有餘清無言政未成頭從湖上白水在槖中輕過魯無魚食歸吳借馬行簿書期倘暇一問淸南生（以上縣丞）　高啟送孫主簿之德清詩曰（孫善琴）山水西秋城君行思已清道逢迎吏拜田豁戍人耕地遠知邊信家貧稱縣名應移一琴去相和長官鳴　又送留主簿之平樂詩云路出桂江東鄉音想未通蛇飛山苦霧鵰運海多風木魅嘗欺客花蠻少學農縣廳何處在榕樹晚陰中　又送黃主簿之湖州歸安縣詩云我歌柳惲詩送子南汀發山城逢社雨綠樹啼鶯歇留連孤艇遲悃悵雙瓶竭高士尚爲簿休衙府中謁無事坐閒臨彈琴看湖月（以上主簿）　羅玘送萬典史之黃岡詩曰城脚更無地門開直到江縣樓對魚市驛舍接船窗鳥立藏蛇竹蟻緣繫馬樁聽琴還聽笛不是故園腔（以上典史）　劉仁本過楓亭驛和周草庭巡檢韻就寄詩曰餽糧千里又南征笑犯弓兵擁將星汗血沙塵前後騎驛書烽火短長亭天連閩海圍圍白山繞彭湖點點青遙望環峰三十六將軍晏坐對滄溟　劉炳寄貫文彬巡檢詩曰故人爲別動經春野渡維舟送夕曛銀燭照窗秋聽雨角弓懸壁晚看雲山城旗影中流見草閣書聲隔岸聞江漢茫茫多舊識猶能俎豆說將軍　高啟送潘巡檢之閩中詩云京師到閩海秋色幾程餘涉柵山兵守榕林島戶居曉衙雞應鼓晚邏騎隨車清世原無盜將軍好讀書（以上巡檢）

鎭戍關市官

【原】杜氏通典曰隋鎭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唐因之各有上中下三等（關令品官戍主晉宋之蹟職緝將役關之職於今以其軍賊與隋劉何故樂隋石已）【増】文獻通考曰宋制諸鎭監官掌巡邏盜竊及火禁之事兼徵稅榷酤則掌其出納會計鎭寨凡杖罪以上並解本縣餘聽決遣　續文獻通考曰元置戍守萬戸府等官明不設其譏察諸務則有附州縣衙所巡捕官及巡檢司

鄉官

原杜氏通典曰周禮有鄉師鄉老鄉大夫之職其任大
矣卿老管萬二千五百家次有州長二千五百家為州黨正五百家為黨族師
百家為族師者帥也凡閭胥二十五家為閭胥者有才智之稱鄙師五酇為鄙酇長四里
為酇里宰五鄰為里鄰長五家為鄰皆命之士為之不皆鄉里之官也大凡
各掌其鄉黨州里之政理云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
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風俗通曰有秩者言其官才有
秩耳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巡禁盜賊
漢鄉亭及官皆依秦制也縣大率方百里其人稠則減
稀則曠鄉亭亦如之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

者一人特設孝悌力田官而置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敦行務本後廢至文帝十二
年又置三老及孝悌力田無常員平帝又置外史閭師
官 後漢鄉官與漢同有秩郡所署秩百石鄉戶五千則置有秩
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平其差品三老掌
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
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又有鄉佐主民收賦稅里有里魁民
有什伍善惡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
家以相檢察民有善惡以告監官 晉縣五百戶以上
皆置一鄉三千戶以上置二鄉五千戶以上置三鄉萬
戶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

其上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戶千以
上置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畧吏四人 宋五家為伍
伍長主之二伍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
里為亭亭長主之十亭為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
游徼各一人所職與秦漢同 隋以周齊州郡縣職自
州都郡正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而自調用理時事
至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官別置品皆吏部除
授每歲考殿最開皇十五年罷州縣鄉官 唐凡百戶
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為一鄉鄉置耆老一人以耆
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每鄉置長一人

佐二人至十五年省太極元年初令老人年九十以上
板授下州刺史朱衣執象笏八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馬
綠衣執木笏天寶七年詔父老六十以上板授本縣丞
七十以上授縣令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途大路則曰館驛各有
將以州里富強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自至德之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
掌焉增文獻通考曰宋以後至明鄉官不置皆為職役

嗇夫一

原杜氏通典曰秦制鄉有嗇夫風俗通云嗇者省也夫賦也言當消息百姓均其賦
役職聽訟收賦稅漢因秦制後漢鄉小者縣置嗇夫
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

其差品晉百戶以上皆置鄉鄉置嗇夫一人宋十亭為鄉鄉有嗇夫所職與秦漢同

嗇夫二

【原】扶助縣國 交州記云秦兼天下又除附庸為鄉有嗇則有縣令之嗇夫是也州之為言境也言在人境域之中是則畿之臣非王所置故言鄉也夫之為言扶也扶助縣國無自專之職為於民之吏當受人故言嗇也 聽訟收賦 漢曰官表許通與 得休不歸 後漢書云鄭元少為鄉嗇夫得休不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遣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九章算術 仁化大行 後漢爰延字季平為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聞郡縣也 廉平不苛 漢書曰朱邑少時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 不為苛擾 殷氏世傳云殷勤少年為外黃鄉嗇夫省徭役賦貧乏當務孤寡不為苛擾民皆愛之 得民歡心 後漢書云第五倫為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民之歡心 問民得失 會稽典錄云鄭弘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見弘問民之得失深異之 東鄉嗇夫龍負昇天 南海郡記云龍川縣傳羅為東鄉嗇夫有龍出於川後負嗇夫昇天因以龍川名其地 虎圈嗇夫從旁代對 史記張釋之傳云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是耶尉無賴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七 十七

亭長一

【原】杜氏通典曰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漢亭及官皆依秦制後漢亭有亭長主禁盜賊 十里一亭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一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後漢陳寔字仲弓為西門亭長又仇覽為蒲亭長漢字尊又先賢傳曰逢萌字子康為縣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至王莽時解冠掛東都門而逃 魏晉無聞宋制同秦漢

亭長二

【原】宿會之所 風俗通云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亭中民有事訟吏留辦處紛夫其政也宋顏師古曰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 一亭之長 又云亭長者一亭之長率也陳茫宋題前之亭父清關之師謂亭父 舊名亭員 亭長舊名亭員後改為長 舊名負弩 亭吏舊名負弩今改為亭長或 習調五兵 漢舊儀云亭長習調五兵五兵言弩戟刀劍鎧也 求捕盜賊 續漢書百官志 艤船以待 史記烏江亭長艤船待項羽至東曰附船著岸曰艤 辭食去 漢書云韓信從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 寄聲謝趙 又云趙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我謝界上亭長寬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 分平喜任 史記云任安為亭長邑人俱出獵任安常為分麋鹿部署老幼皆得喜曰任少卿分別平也 龍壽殺蒼梧女 漢書云蒼梧女子蘇娥行宿鵲巢亭亭長殺之并其婢致富取其財物埋置樓下交趾刺史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 遊徼殺浩令妻 益部耆舊傳云王純為鄢令華亭有見錢殺止客純直入亭止宿王夜半有女子稱冤曰妾浩令妻也過此亭亭長殺之妾十餘口埋樓下奪取財物亭長今門下遊徼是也其旦召問遊徼具服其罪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七 十八

吏

【原】石苞販鐵 朱師送書 王隱晉書曰石苞為縣吏乃販鐵於鄴市傳云朱師為吏劾力夜送軍書販冒山阻一郡所知也 鄭元常詣校官 馮良恥在廝役 續漢書曰鄭元少為鄉吏得休不歸常詣校官諸經家貧無資縣中嘉之東觀漢記曰馮良少作

縣吏職在斯役因壞車殺馬國家表冠從杜樂學

理之所出 賈誼新書云吏者理也理之所出也

福歸於君 賈子云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功最於吏福歸於君

理乎百揆 楊泉物理論云吏者所以助萬機理百揆

民有三勤 揚子法言云民有三勤政善而吏良一勤也政善而吏惡二勤也政惡而吏驕三勤也

善樹德 胡子云吏者其善樹德為善

長子孫 漢書云武帝之初為吏者長子孫

著巾幘 胡子云吏選或舉有著巾幘 或云小吏

負青幡 論衡云吏務本

委吏 孟子云孔子嘗為委吏

獄吏 史記云以吏與獄吏

刀筆之吏 王生云開寮傷吏論云彼刀筆之吏豈能為此

削木為吏 漢書云削木為吏議不對期不

萬人愛 劉子云民之所愛者人之吏也十人之吏也百人之吏也千人之吏也萬人之吏也故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

百貫畏之 漢書

云尹翁歸為市吏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

有勸農之名無賞罰之實 王勃本論云有勸農之名世吏云有漫云之末

增 兼人之吏未易得也 漢武帝遣舉令云

胥吏 宋以鍾繇京兆令中書令鍾紹京為胥吏素與才望時以熟辭言長於吏帝曰非紹京本朝廷

代計吏 唐書熟家云張行成以計吏隋京師為百穀

少習吏 宋史云周禮熟吏事通紀才授云

事 宋史云少習吏事初為寮學承太祖賞勸以書記

為吏胥 其通才授本況鍾始為吏胥中書禮部尚書蘇州知府

門資為吏 宋史云周禮吏部郎中宗時下德州通判

授從事 唐書假之便任宜從事驛馬

置吏不精 唐書云今者乃奏日方令置吏不精

防禁下吏 明宣宗可問之

品嚴無事之名食至重之存以生人日因冗食日逸

掌書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遂陞右都御史 憲者楊士奇楊榮同舉通政使顧佐有公廉威

多避免 宋史云三司吏多避免

知三司胥吏署者率以貲遣多避免者又

讀書 又云陳恕字仲言少為縣吏好讀書

祿命奇術 續漢書云

吏汙文書 唐書云

召吏示狀

州縣吏 唐書云

溫造為吏也太原官僚使四召見錄朝臣

良吏 又云

清

健吏

材吏

吏幹

宿姦老吏

納賄吏

舞文吏 唐書云

小吏

原 翁歸文法 王尊史書 漢書云尹翁歸少孤為獄小吏曉習文法 又云王尊少

孫騎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為獄小史敦歲以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

曹著廬山配女 吳龕浮石為妻 祖台之志怪云建康小吏曹著為廬山使君所迎配以女婉著形意不安屢求退婉潸然垂涕賦詩序別並贈織成褌衫 又云吳龕家在溪邊嘗乘船於溪中見五色浮石取之置床頭至夜化為女子自稱河伯女

幼未有用從容在職 韋昭吳書曰張紘少時為小吏 上書自陳幼未有用從容在職下 之

張既畜好刀筆 魏略曰張既為郡門下小吏家富既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之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

許嘉持劍抱火 漢書許嘉為小吏常持劍抱火

孝廉揖壇歡語而別 秀才頓亭指語笑體 共小吏雍丘黃昇與孝廉別後孝廉時送嶺表小吏揖壇歡語而別 又云劉官有小吏舉秀才語亭長以不精於為官者何況諸吏公事之久精不精待秀才頓亭指語笑體

增 小吏累勞 唐書云萬年縣捕賊官張伯儀以小吏累勞 宋史云周世宗時 左藏小吏

左藏小吏 宋史 云許初為左藏小吏 書云陸象先為計史 故小吏 遣 責以大義 不事 可河東 案以 小吏 先以白按 云 任 有 不

譴小吏 唐書云 遣三萬 昌 幹吏 以事 為

郎吏匿奏 宋史 推官 馮 云 伉 雍 熙 時 事 郎吏匿所奏 以情 不得 當大 為始 不相 責公 恩 而 退

民令下小吏召 門下 三省 為高祖 大 御史 書 以

故吏

原 避席 同升 漢田蚡起為壽人皆避席 魏其侯為壽故吏賓客避席半 胡廣字伯始凡七為三公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每朝會輒稱疾避之本傳

任安不去 漢衛青日衰去病日益貴門下故人多事去病惟任安不去

桓元見泣 桓元年七下後服終州 其叔父冲故吏元見之泣 文武史故吏曰汝家故吏

令復君臣 每同朝會

世說不向晉南郡 相往來河 武令 從公事 為之 復 君臣不畢 太守日 好 雄 云 劉 准 答 之 行

不為 書 使君好 數 有 帝 從之 太守何 帝後 為 復 之

朝洪曰何 明府 未 著 鞭 白 故 吏

不敢 驗 但 府 未

增 分掌財賦 從給筆札 唐書 韓滉 有 舉 元 晉 為 吏 太 守 十 二 年 鐵 使 皆 其 名 相 之 故 吏 分 掌 財 賦 善 吏 給 筆 札

府辟 眞相知 日書 汝 五 房 等 台 德 宰 相 知 之 故 事 加 於 府 辟 眞 相 知

屬吏

原 如賓 見母 孫寶字子嚴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不肯為吏待見如賓 孔奮 漢書孫寶以為屬吏寶恩遇如賓 太守 以 字 子 京 兆 尹 見 母

登車 入被 入 王 入 被 中 逢 邑 宰 曰 子 賞 獨 為 掾

謂師友 敎拜起 一不 被 殺 令 令 而 使 奇 言 得 人 故 之 不 下

問馬未 知買牛不與 王 子 少 將 之 為 首 日 沖 王 子 敬 為 功 曹 買 牛 不 與

名參下吏 職隸外臺 增 奉行文書

摯問僚屬唐書云劉晏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通鑑云況鍾墨書有掾屬不法徑自摯問之語既宜款於是諸吏皆驚 原 統攝統屬攝條 僚吏長吏下列下位賓事

未嘗名歎嵩時未嘗名吏與官緣言若恐傷之 案舊令蓋寬饒字次公左遷衛司馬先時拜謁衛官常爲繇使市買寬饒案舊令遂揖官屬行衛者私使寬饒詣尚書辭也 不爲禮後漢范景拜河東孝王相謁王王不正服其踞殿上侍郎贊拜景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耶景曰不正服與民何異

不脩謁殷仲文遷東陽太守何無忌甚重之東陽無忌所統許便道脩謁無忌欽遲之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爲薄己大怒遂中傷之 面折官長郅惲字君章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十月饗會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云云惲愀然曰明府以惡爲善惲敢再拜奉觴詳留郤

善事官長任延字長孫爲武威守帝戒曰善事官長無失名譽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帝曰善 增 使吏盡清唐武后時蜀吏貪暴姝請爲益州長史擿發無所家貧后降璽書慰勞因詔左右曰爲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惟潔爲兼之 請自逮捕宋史云聞騶從初郭崇出鎮澶淵辟仲甫掌書記所發吏爲寵漢侯部民有被劫者訴之崇議其避初學擒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逮捕精之吏故稽其獄仲甫請易吏以雪冤賞崇悟移其之乃得實狀

召三司吏對崇政殿又云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職專等白金賜錢帛補侍禁殿直須其職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又云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訪問必有所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問乃以塞下賤先有司之義恕三司使陳恕也

封爵部一 封爵總載 親處封

封爵總載一

原 杜氏通典曰昔黃帝旁行天下分建萬國至于唐虞別爲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則虞書所謂輯五瑞脩五玉是其制也五瑞謂公侯伯子男之瑞摯五玉亦五等諸侯所執之玉夏與唐虞同殷制天子之畿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鄭元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 周制封王者後凡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因國殷之州縣所爲黜陟之其小者皆減之以爲百里是以周有爵參所因小者增而國大者惟大下畿內不增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
服周之初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並因殷制至周公攝
政制禮作樂列爵分土爲五等公五百里云云凡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
使人以德爵以功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避賢未賜爵
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內之國 秦制爵二十等
以賞功勞二十徹侯十九關內侯頗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也
前漢百官表注曰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爲號劉昭曰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
戶數爲限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也但爵其身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又有倫侯建成侯趙

亥昌武侯馮毋擇是也但有封名而無食邑就國之實秦項之間諸侯或以私有加號邑君者蓋假其位號或空
入其爵耳則田嬰爲靖郭君白起爲武安君魏冉弟爲華陽君奉昭王弟爲涇陽君及高陵君蔡澤爲剛成君
之後項梁爲武信君陳餘爲成安君李左車爲廣武君之類是也至漢尤多蓋在封爵之外別加美號也
漢興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爲王者其實古諸
侯也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弟封爲侯者謂之諸侯羣臣
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
戶以爲差降古分土而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王國
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
有賜特進者其位在三公下其次列位有功德天子命
爲諸侯者謂之朝侯其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

郊廟其稱侍祠侯者但侍祠而無朝位其非朝侯侍祠
而以下土小國或以肺腑宿親若公主子孫或奉先侯
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猥諸侯凡諸侯王皆
金璽盭綬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掌治其國王常冠遠遊冠綬
五采而多朱自稱曰寡人教曰令又令諸王得推恩封
子弟爲列侯於是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
分爲三又令諸侯十月獻酎金不如法者國除其縣邑
皆別屬他郡千戶置家丞不欲者聽之作左官之律附
益之法自後諸侯王唯得衣食租稅至成帝綏和元年
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大司空何武奏罷內史相如太守中尉如都尉參議是後中尉爭權

與王相常不和漢初論功封列侯者凡百四十有三人蕭何爲冠外
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凡列侯金印紫綬大者食縣小
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食邑者除租每戶一歲更
輸錢二百　後漢爵亦二等皇子封王其郡爲國其列
侯雖鄧寇元勳所食不過四縣爲侯國舊制列侯奉朝
請在長安者皆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
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
大夫其餘以肺腑及公主子孫或奉墳墓亦爲猥諸侯
明帝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
別立學號曰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諸王封者受茅土

歸以立社（胡廣曰諸侯受封皆受茅土歸立社稷本朝爲宮室自有制度）罪侯歸國不
得臣吏民至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爲費亭侯亭侯之制
自此始也二十年曹公始制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
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　魏黃初三年初制封王
之庶子爲鄉公嗣王庶子爲鄉侯公之庶子爲亭伯其
後定制凡國王公侯伯子男六等次縣侯次鄉侯次亭
侯次關內侯又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
皆金印紫綬關外侯爵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
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自關內侯皆不食租虛封爵
自魏始　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晉令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中關內外等侯爵凡九等）武帝受禪之初泰始元年
封建子弟爲王二十餘人以郡爲國邑二萬戶爲大國
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爲次國置上軍下軍
兵三千人邑五千戶爲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
之國宮於京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爲大國
五千以上爲次國不滿五千戶爲小國初雖有封國而
王公皆在京師咸寧三年詔從諸王公皆歸國（時楊珧荀勗以齊王攸有時名懼惠帝有後難乃追故司空裴秀立封建之旨遂詔王公悉令歸國）中尉領其兵
平原汝南琅邪扶風齊爲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
爲次國其餘爲小國皆制所近縣益滿萬戶又爲郡公

制度如小國王中尉領兵郡侯如不滿五千戶王置一
軍千一百人亦中尉領之於時唯特增魯國公戶邑追
進封故司空博陵公王沈爲郡公鉅平侯羊祜爲南城
郡侯又南宮王承隨王萬各於泰始中封爲縣王邑千
戶至是改正縣王增邑爲三千戶制度如郡侯亦置一
軍自此非皇子不得爲王而諸王之支庶皆王家之近
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承其大國次國始封王之支子
爲公承封王之支子爲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爲伯小國
五千戶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爲男非
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戶國侯之制度如不
滿五千戶國亦置一軍千人中尉領之伯子男以下各
有差而不置軍大國始封之孫罷下軍曾孫又罷上軍
次國始封之孫亦罷下軍其餘付以一軍爲常大國中
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上軍二千人下軍
千人其未之國大國置守士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
十人郡侯縣公亦如小國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
（設遣就國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及吳平後齊王攸遂之國）凡名山大澤不以封
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爲屬
國其仕在天朝者與之國同諸入作卿士而其世子年
已壯者皆遣莅國其王公侯以下茅社符璽車旗命服

一如泰始故事凡王金印龜紐練朱綬遠遊三梁冠絳紗朝服佩山元玉 開國郡公縣公金章皁朱紱綬獸侯青朱綬同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元王開國縣侯伯子男金章朱墨綬冠玉亦同 初武帝踐阼封宣帝孫承爲東莞郡王始置二卿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大小無定制諸侯並三分食一　東晉元帝大興元年始制九分食一 元帝以西陽王羕屬尊元會特爲設牀明帝以羕王室元老特爲之拜 宋氏一用晉制凡王子爲侯者食邑皆千戶諸王世子皆金印紫綬進賢兩梁冠佩山元玉初江夏王義恭爲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廳事不得南向坐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障扇不得雉尾劒不得鹿盧形但馬不得過二諸侯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 白直夾隊不在其限 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 至孝建中凡國官屬不得稱臣於其主改稱下官 齊封爵史闕　梁封爵亦如晉宋之制諸王皆假金獸符第一至第十九諸公侯皆假銅獸符竹使符第一至第五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鐵錫及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以屬國諸王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封郡縣者言曰教境內稱之曰第下自第下稱皆曰寡人相以下公文上事皆詣典書世子主國其文書表疏儀式如臣而不稱臣文書下郡官皆言告諸王公

侯國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有所陳皆曰上疏其公文曰言事　陳置九等郡有王嗣王藩王開國郡縣公開國縣侯開國縣伯開國縣子開國縣男沐食侯鄉亭侯關內侯關外侯凡十二等鄱陽王之封也遣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於太廟五嶽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於太社凡親王起家則爲侍中若將軍方得有佐吏無將軍則無府止有國官皇太子子冢嫡者封王依諸王起家餘子並封公起家中書郎諸王子並諸侯代子起家給事 王公子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令僕子起家秘書郎若員滿亦爲板法曹雖高半階資給秘書郎下次令僕子起家著作佐郎亦爲板行參軍此外若有諸州主簿太學博士國常侍奉朝請王府參軍並起家官未合發詔 後魏有王開國郡公散公侯散侯伯散伯子散子男散男凡十二等道武皇始元年始封五等至天賜元年減五等之爵始分爲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之號皇子及異姓元功上勳者封王皇族及始藩王皆降爲公諸公降爲侯侯子亦以此爲差於是封王者七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百有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子封小縣其後復加伯男焉　北齊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爵王位列大司馬上非親王則在三公下封內之調盡以入臺三分食一公以下四分食一　後周制封爵郡縣亦有

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　隋開皇中制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illegible]）為立名此郡國無至煬帝唯留王公侯三等餘並廢之皇伯叔昆弟皇子是為親王　唐有國王郡王國公郡公開國郡公縣公開國侯伯子男凡九等高祖初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為郡王太宗即位謂侍臣曰徧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別親疎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然之於是率以屬疎（爵）降唯有功者數人得王餘並封縣公貞觀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為諸州都督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其後並不願行乃止後定制皇兄弟皇子為王皆封國之親王（龍朔二年制諸王子嫡者封郡王從一品下其餘子封郡公從二品貞觀中王珪奏曰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等自尊而卑吾子乎珪曰自古迄今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為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詔從之）太子男封郡王其庶姓卿

士功業特盛者亦封郡王（自至德元年至大曆三年封異姓為王者凡百一十二人）其次封國公其次有郡縣開國公侯伯子男之號亦九等並無官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封分食諸郡以租調給（自武德至天寶實封者百餘家自至德後至大曆三年食實封者三百六十五家凡食四萬四千八百六十戶）開元四年三月制諸封國自始封至曾孫者其封戶三分減一十年凡諸王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課戶充州縣與國官邑官共執文帳准其戶數收其租調均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國公所食邑則全給焉二十年五月敕諸食邑實封並以三丁為限不須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隨庸調送入京　增 文獻通考曰封爵之差

唐制王食邑五千戶郡王國公三千戶開國郡公二千戶縣公千五百戶伯七百戶子五百戶男三百戶又有食實封者給繒帛每賜爵遞加一級唐末及五代始有特加邑戶而罷實封之給又去縣公之名封侯以郡宋朝沿其制文臣少卿監以上內職崇班以上有封爵丞相學士刺史大將軍諸司使以上有實封但以增邑數為差不繫爵級邑過其爵則特進爵焉止於開國郡公每加食邑自千戶至二百戶實封自六百戶至百戶皆六等親王重臣或特加有踰千戶者（[illegible]有累加[illegible]實封至數千戶又[illegible]四年南[illegible]之號皆非常典[illegible]）凡加食邑率相千戶

實封四百戶餘降麻官七百戶實封三百戶直學士以
上五百戶實封二百戶舍人待制散尚書至少卿監以
上實封一百戶食邑三百戶封縣開國男五百戶封子
七百戶封伯千戶封郡侯二千戶封公千五百戶以上
始加實封惟將相食邑萬戶即開國亦或謙而不就者
宋仁宗慶曆七年郊惟夏竦滿萬戶中書請封英國公
因詔使相未滿萬戶皆得封皇屬有特封郡公縣公或
贈侯者無開國字宋無開國字在開國公之上開寶以來伐國降主
及外臣叛命赦不誅者亦封侯皆因名以著罪焉開寶四年
劉鋹封恩赦侯九年李煜封違命侯淳化五年趙保忠封宥罪侯又采秦制賜民爵曰

公士其王公以下封國之名舊有大次小三等以為進
封之次然或封拜又有權升次小者為大國者淳化五年九月
詔升壽為大國列於晉之下燕之上咸平六年八月故兗王追封安王升安為大國景德二年八月故雍王追封鄆王乃升鄆為大國大中祥符七年五月故舒王追封曹王乃升曹為大國乾興元年二月追封鄧中黃三大長公主戶為大國逕景祐中詔春秋秦漢以來及皇朝所封舊
名分別大次小三等以為定制焉太祖時詔晉王太宗齊
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朝會班宰相上太宗太平興國八年
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上宰相宋琪李昉等頓首
言漢法丞相在諸侯王下請入舊制不許　自燕王元儼
祖宗之後未有封以王爵者慶曆四年以富弼建議遂

次第封拜封德文東平郡王濮王汝南允弼北海允良
華原郡王從藹英國公從煦安國公宗說祁國公宗保
建安郡公宗達恩平郡公守望清源郡公辛巳詔德文
等十人並列本班之上少前　巵言曰宋祖之取天下
易於反掌而獨運籌策削平僭偽當時佐命諸臣如石
守信高懷德皆一時推戴之誠耳其參謀密勿勘定四
方者不過趙普曹彬潘美數人非有蕭曹良平之奇房
杜魏徵之識韓彭英衛之勞也而藩鎮之歸附者皆因
其本爵授之故封典賜焉其後惟崇文事不尚武功雖
以李繼隆狄青之勳未有封爵而文臣至於宰執則無

不封國公者矣漢法非軍功不侯而宰相封侯者班史
列之恩澤傳蓋彼以分封為重此以名器為重古今異
變不可以槩論也　又曰遼之封爵惟有國王郡王國
公三等郡名率以漆水柳城混同蘭陵亦如宋高密建
安之類國名則屢進屢改有加至二國者其初宗室與
勳戚無異道宗太康五年十一月詔惟王子封一字王
餘並削降蓋虛崇爵號大略如宋制而食邑戶數亦不
可考矣遼之外戚多以功封非盡由恩澤也　續文獻通考曰金熙宗天
眷元年十一月始定封國制其制屬於吏部凡封王大國
號二十曰恒明昌二年以漢遼唐宋梁殷楚類皆昔有天下之號不宜封臣下遂皆改之邵

舊為梁汴舊為秦鎬舊為秦鉼舊為漢益舊為漢彭舊為齊趙越譙舊為[illegible]鄧舊為楚魯冀豫絳舊為唐兗鄂舊為吳夔舊為蜀宛舊為陳曹次國三十曰涇舊為晴鄭衛韓潞幽瀋岐代澤徐滕薛紀昇舊為原邢翼豐畢鄧鄆霍蔡瀛按金格當在山莒沂荊榮英壽溫小國三十曰濮遂舊為濟道定景後改為鄆申崇宿息莒鄴郜舒淄郯萊舊為宋以避諱改之鄖鄒杞向管舊為鄃興定元年改密胙任載輦將士民須知曰舊為萬蕭莘菏封王之郡號十金源廣平平原南陽常山太原平陽東平安定延安封公主之縣號三十樂安清平蓬萊榮陽棲霞壽光靈仙高陽鍾秀惠和永寧慶雲[illegible]樂福山隆平德平文安福昌順安樂壽靜安靈壽大寧聞喜秀容宜芳眞寧嘉祥金鄉華原其封爵正從品級高下正從一品曰郡王曰國公正從二品曰郡公正從三品曰郡侯正從四品曰郡伯正五品曰縣子從五品曰縣男凡食邑封王者萬戶實封一千戶郡王五千戶實封五百戶國公三千戶實封三百戶郡公二千戶實封二百戶郡侯一千戶實封一百戶郡伯七百戶縣子五百戶縣男三百戶皆無實封　又曰元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歲賜之頒分地之入所以盡夫展親之義者亦優且渥然初制簡朴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為輕重厥後遂有國邑之名而印章之等猶前日

也　又元制封一字王者金印獸紐兩字王者金印螭紐次有金印駝紐金鍍銀印駝紐金鍍銀印龜紐有止用銀印龜紐等級不同如此又同姓有無國邑而稱王者但曰宗王　元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以故其地莫得而詳如寧肅王脫脫者太祖長子朮赤太子之第五子也不載何時封王而見之表中脫脫薨弟月即別嗣至元十年遣使表求分地歲賜以賑給軍站京師元無所領至大元年月即別薨子札尼別嗣其位下舊賜平陽晉州永州分地歲賦中統鈔二千四百定自至元己卯歲始給之　明洪武三年詔立長子標為皇太子封第二子樉為秦王次㭎晉王棣燕王橚吳王楨楚王榑齊王梓潭王杞趙王檀魯王姪孫守謙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及諸禮儀八年定諸王宗人祿米每歲親王五萬石靖江王二萬石郡王六千石郡王諸子年十五人賜田六十頃為永業除其租九年定王府官制又定諸王及公主歲供之等十七年更定冊寶親王俱授以金冊金寶王妃止授金冊不用寶皇太子之次嫡子并庶子年十歲皆封郡王授以塗金銀冊銀印親王嫡長子年十歲立為王世子授以塗金銀冊銀印次子及庶子年十歲皆封郡王

册印亦如之郡王次子授鎭國次孫輔國次曾孫奉國皆將軍凡三等次元孫鎭國次五世孫輔國次六世孫奉國皆中尉凡三等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縣主孫女曰郡君曾孫女曰縣君元孫女曰鄉君凡五等靖江王府視郡王降一等

封爵總載二

【原】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又曰利建侯　尚書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周禮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又曰王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又曰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左傳曰齊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　逸周書曰能移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　又曰

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　又曰齊衆時作謂之伯　白虎通曰景風至爵有德封有功　又曰受命之王致太平之美羣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盛德之士亦封之以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也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成封七十里公成封百里　又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分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　孝經援神契曰侯候也所以守蕃也　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呂氏春秋曰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曰親親上恩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有齊國魯日以削至於僅四十四世亡　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親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　淮南子曰爵

祿者人臣之銜轡也　袁子曰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
之位脩其政治以寧國家未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
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乎
夫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也　商君書曰明
王之所貴唯爵爵賞不榮其民不急列爵不顯則民不
事爵易得則民不貴祿賞不道則民不以死爭位也
又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
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農戰而以功言虛道此謂勞民
者其國必削　鹽鐵論曰昔太公封營丘之墟辟草萊
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功是以

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強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
業輕重之變南服強楚而霸諸侯　史記曰殷以前尚
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
四百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兼五侯地尊勤勞也
又曰騶忌見威王王說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
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
其僕曰是人者吾與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
必封不久矣　漢書曰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漢擊匈
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侯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人
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

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
有所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太守羌嘗反吾誘降八百
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漢官儀曰皇后父兄
弟為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故章帝啓馬太后曰漢興
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其功臣四姓為朝侯侍祠
侯皆在卿校下　漢雜事曰天子太社以五色為壇封
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色以立
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
土其他臣以戶賦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　東觀

漢記曰上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
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
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
制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
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又曰馮勤使典諸侯封事勤
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
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　後漢書曰張安世自
昭帝時封為富平侯傳國至八代孫吉無嗣國除經歷
莽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百官表注
曰五等諸公周官金章朱綬朱質四采元文織百四十

首廣尺四寸長一丈六尺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一地方七十五里位視三公班次邑三千八百户國秩絹千八百匹妾六人車前司馬十四人旅賁五十人　又曰縣侯漢官也自縣侯而下通號列侯金章紫綬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三光武中興論功封大功臣吳漢鄧禹各四縣賈復朱浮三縣耿弇等二十九人　又曰縣侯有家丞庶子之官列侯皆亦如之　漢官解詁曰列侯本爲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舊時文書或爵通侯是也後更曰列侯今俗人或都言諸侯乃王爾非此也列侯歸國不受茅土不立宮室各隨貧富裁別庶以守

其寵　環濟要略曰爵有五等公者無私也故文背厶爲公　又曰伯把也把持政事也　又曰子猶孳孳恤下之稱也　又曰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爲君也　諡法曰執應八方曰侯　相書曰天中容半印封侯　又曰天中正白如刀者封侯　【論】周冏封建論曰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居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　賈誼曰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劉向諫成帝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不茂則本根無所托庇　令狐德棻曰分命賢戚布於內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

持遠近爲用使其勢位足以扶危權力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　唐太宗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　唐劉秩曰古者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卿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賜珪瓚然後鬯有巡狩有述職有慶有讓　又曰封建者古帝之所以建萬世之長策必以三代之公心行三代之良法乃可不則非君上之利非百姓之利並非受封者之利也　歐陽脩曰救土崩之難莫若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若置守宰　又曰封建湯武之不得已也　柳宗元曰封建更古聖王

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胡寅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　吳萊曰井田小封建也封建大井田也　馬端臨曰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行封建無則莫若郡縣　又曰秦漢以來所謂列侯者非但食其邑入而已可以臣吏民可以布政令若關內侯則惟以虛名食廩祿而已景武而後始令諸侯王不得治民不過食其所封之邑入況列侯乎　又曰至東都始有未與國邑先賜美名例如靈壽王征羌侯之類明帝有四姓小侯乃樊郭陰馬外戚子弟也又

肅宗賜東平王蒼列侯印十九枚令王子年五歲以上者皆帶之　山堂肆考曰易稱建萬國親諸侯蓋親賢兼封也　又曰漢諸侯王表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天子自有三河凡十五郡公主郡侯俱邑其中而藩國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宗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　呂覽曰神農封建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乃有十里之邦　蘇軾曰傳稱武王克商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幷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

封爵總載三

【原】建德　策勳　天子建德注德有德諸侯建善則治

制域　連城　周禮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後漢融爵封曰子猶鈍不可連城廣土詳遯諸封書

賜履　執圭　賜我先君履注所踐履之界也公執桓圭詳前二

正封　就國　天子建國諸侯正封封疆有定也　史尚父封齊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人曰客寢甚安殆非就國也時難得易失太公聞遂夜衣而行比至累萊人來伐爭營丘

藩屏　夾輔　左傳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夾輔周室

建置　懷柔　又子産云建置豊氏　又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若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

陪敦　昵近　陪多敦厚昵親也

疏爵　高爵　漢書疏爵貴之漢高詔公乘已上皆高爵也

啓爾宇　圖爾居　詩大啓爾宇又我圖爾居莫如南土封申伯也

告后土　私湯沐　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漢高時大饒自天子至封君其湯沐邑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

封都鄉　封不義　史闞澤字德潤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宓藏其頭子害設蒙諸闕封不義侯

桐圭之戲　鵲印之封　成王戲削桐葉爲圭封唐叔詳後親盛封中下張顥事

脤膰之禮　帶礪之誓　周禮以脤膰之禮親兄弟國下漢後國及苗裔注之

世及之祚　國除之典　立子孫也　漢制有罪者國除

封以土地　錫之山川　周禮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以土地注度地封諸侯以土圭測日景觀分寸長短制其域地下毛詩

列爵惟五　分土惟三　周禮五等諸侯也侯之國大小有三等諸

親踈並建　功德有加　宗無雜居禮有功德於民者加地

十有五人

三十六郡　武王克商建兄弟之國十有五人　史丞相綰言燕齊荊地遠請立王而鎮之　李斯曰諸子功臣重賞賜之甚易制天下無異意安寧之術也置諸侯是樹兵也始皇曰廷尉議是遂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不削而弱　當刑而王　主父偃欲削諸侯權請推恩封子弟人人喜不削而弱　黥布少時人相曰當刑而王後果坐法黥布心喜之

天誘歸國　地足容人　前時歸國使告於王曰天誘其衷覆尉守封焉創敦梁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人

同姓　異姓　益地　削地　周禮同姓以封異姓以封舊諸侯有功則益地取閒田以益之有罪則削地削地歸之閒田

降虜悉封　渡遼擅封　景帝欲封降虜王徐盧等五人丞相亞夫議不可帝悉封　後第柔望爲渡遼將軍擅封單于兄途奴爲先侯授以印綬坐專擅抵罪也

得專封　惟乃服命　穀梁城楚丘封衛非天子不得專封雖通其仁義而不與故曰仁不勝道

疇其爵邑　脩其禮物　時者算邑不復歲也

不合於天子

庸建於上公（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以國附於大國不能自以行其遺也下尚書）曲阜方七百里　樂鄉多四百頃（禮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之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漢匡衡傳衡圭爲丞相封僮之樂安鄉郡圖誤分界多四百頃衡後封臨淮郡之國遣人之僮收田租穀九千石司隸劾衡專地盜土以自益免爲庶人）有分土無分民　出六奇益六邑（地理志分民謂計若干戶下陳平事）建立子孫　藩屏社稷（漢書高皇）錫以土田　命之車服　建邦啓土　裂地開國（史）義先立愛　仁不遺親　建賢立德　錫壤開封　綏麟趾之族　廣犬牙之封　厚骨肉之恩　重山河之誓　宗子維城之固　本枝磐石之安　齊胙太師永表東海　晉登侯伯大啓南陽（大公文公也）分茅錫土　地列犬牙　疏爵建侯　位崇龍領（班超封定遠侯）周建懿親五等列爵　漢封異姓八國皆王（高祖定天下功臣封八國諸侯王也）周室將遷必依晉鄭之國　漢家保定亦因齊楚之功　五等開封周乃寵諸兄弟　七王建國漢則祚及子孫

增　分土而開者九國　當高祖之初　同日而立者三王　在孝武之世　沛公矜嚴　東平智惠　周位卿士以同姓　唐列宗室於輔臣　授桐貽緒　剖梓垂芳　稟潤天潢　承暉日觀　雅道貴於東平　文藝高於北海　楚詩蚤習　沛易先通　齊衡兩獻　比迹二南　周公族多聯三

司　唐台司亦用九人　且輿兼師保之任　勉石稱宰輔之賢（以上俱玉海）謹文王安否之問　敦急帥行　書唐宗仁孝之詩　仰祈札賜　姬姓作蕃　未成人而賜履　漢宗受社　方在襁以錫封　世祖推恩　長安立六子之宅　明皇廣愛　華清建百孫之居　將以鼓鐘對峙黃麾之仗　授以璽紱交輝青輅之旂　貴爵名城寵冠公侯之上　高牙大旆榮兼將相之崇　深根固本以扶不拔之基　強榦弱枝以閣無窮之祚　丕行洪圖　茂膺顯冊　烈祖文孫　皇枝帝載　任事而爵論功以封　有光帝載　昭宣廟謨　命以圭社　嘗其禮物　列爵以旌德　胙土以報功　視儀數於三台　超爵名於五等　河間禮樂　江夏忠勤

封爵總載四

原　爵以馭貴（周禮太宰職云一曰爵以馭其貴也）爵以辨貴（禮記中庸注云序爵所以辨貴賤也）以賢制爵（周禮司徒職云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德詔爵　若德極才（白虎通云必封諸侯何重民之至也善惡仁而易絕故擇賢而封使治其民以著其德極其才上以尊天子以藩輔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論功封爵（晉百官表注云高祖定天下論功封爵一百三十有三人）懷萬邦（易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建萬國　建侯樹屏（書）開國承家（易）以蕃王室（書）蕃衛天子（史記高祖功臣表序云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

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 取象剛柔 爵百官表注云王者之制公侯伯子男五等 取法於雷詳前二 國及苗裔 史記功臣表序云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案應劭注曰帶衣帶也礪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礪石言如帶礪國乃絕耳 制始黃唐見陸機論 立爵五等 晉百官表注云周道興隆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粗級建國則周公宅魯康叔皆衛賢賢表德則太公封齊也 制土三等 白虎通云制土三等何因土地有高下中三等 剖符之封 析圭之爵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云夫邊郡之士觸白刃冒矢石人懷怒心如報私讎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 大侯萬家 史記高祖功臣表序云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 地方百里 大小相維 萬國相維 功臣表云 五等法五行 三等法三光 見白虎通 斬一將封侯 袁子詳前二 一從無爵封侯 王粲爵論云後世封人不由等級從無爵封為列侯也 名山大澤不以封 白虎通曰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使一國獨尊也山林之饒水泉之利千里相通所以均有無贍不足 巖險之邑不以封 賀書相國晉王秦 國為己土眾皆我民 陸機云五等則知國為己土眾皆我民 五命賜則七命賜國 周禮大宗伯職曰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鄭注云則者法也出為子男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 八命作牧 鄭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 九命作伯 鄭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 受命器於王室 左傳 錫介圭以作寶 詩崧高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介一尺二寸也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 白虎通云爵人於朝

者示不私人以官與眾共之義也 封侯於廟不自專也 又云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 任事然後爵之 禮王制篇云任事然後爵之注曰爵者謂正其秩次 稱人美則爵之 禮記 封諸侯以夏養賢也 又云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封立人君陽德之盛者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白虎通 金路九就同姓以封 周禮巾車職云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游以祀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象路七就異姓以封 又云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革路龍勒以封四衛 又云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木路鵠纓以封蕃國 又云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封爵總載五

【原】詔梁任昉初封功臣詔曰草昧權輿事深締構康俗成務義在庇民自非羣才並軌文武宣翼將何以啓茲景祚弘此帝圖或運籌帷帳經略王業或攻城略野殉義忘生或腹心爪牙折衝禦侮忠勤茂德夷險一致並宜建國開宇蕃屏王室山河之誓永永無窮

【原】論後魏王粲爵論曰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則懼故可以奪賜而法也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不失實而功勞者勸得古之道合漢之法以貨財為賞者不可

供以復除爲賞者租稅損減以爵爲賞者民勸而費省故古人重爵也　晉陸機五等論曰五等之制始於黄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豈利而我得與之共害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逾溢不遵舊典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親戚封一

【增】毛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　左氏傳曰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庳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帝王世紀曰成王元年周公爲冢宰攝政王生少未能治事故號曰孺子八年春正月朔王始躬政事以周公爲太師封伯禽於魯父子並命周公拜於前魯公拜於後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故加魯以四等之土兼二十四附庸地方七百里　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予虞曰以唐封汝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漢書曰漢興之初尊王子弟大啓九國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

數十宗室百官同制京師諸呂之難賴於諸侯也
左傳僖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
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　周語五等之侯兩社之輔三等之采六遂之邑
有封畛土略以處之彝器分物以昭之祝宗上史以秩
之宗氏分族以聯之　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武
王成康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
二十八年成鱄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
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定四
年子魚曰成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　襄二十九年叔
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　隱六年我周之
東遷晉鄭焉依　僖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
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周語宣王欲任國子之
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欲使訓導諸侯子也　荀子周公立七十一國姬
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
之顯諸侯　史記表文武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
三　賈誼傳高皇帝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
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注顏師古曰諸侯國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　史記表
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惟長沙異姓注徐廣曰齊楚荊淮南燕

趙梁代淮陽削絕乃封吳　唐世系表漢興奉務廣宗室世其土地
黃圖漢儀冊封諸王必於祖廟冊命之示不敢專也
漢書諸侯王表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
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　王子
侯表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於孝
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或僭差失軌而子弟為匹夫輕
重不相準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
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　主
父偃傳偃說上曰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
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
得推恩子弟以地侯之使人人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
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　史記三王世家制曰
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乎郊故
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朕甚慕焉
又曰自吳楚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
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注景帝子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一宗故曰五
宗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五年初巴蜀既平大司馬
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乃詔諸臣議大司
空融等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
姓諸姬並為建國高祖聖德光啓天下封立兄弟諸子

不違舊章陛下興復宗統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　後漢書百官志注臣昭曰高祖謀深慮久封建子弟藩維盤固齊代淮楚皆為外重哀平之際劉氏偏於四海宗正著錄遂以萬數後漢循前規光武十子並列畿外近郡孝明八國不能開庇遠民國近則不可以大不大則不足為强本支之援終以少固漢氏得之微猶不能四百載魏氏失之甚不滿數十年晉世矯枉太過非簡賢之授無愚智之辨　魏東阿王植上疏曰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

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　晉武十三王傳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衡於吳楚齊代　唐滕東王傳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疏也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　贊曰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以民人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舉春秋二百四十六年之禍盈

於哀平桓靈誠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為謬悠天子由是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覆焉

親戚封二

原 王者始起封諸父昆弟（白虎通云王者始封諸父昆弟示與己共財之義故可以共土也）天下太平乃封親屬（又云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割名都以建周親（後漢書章帝紀論云章帝剖裂名都以崇周親）推私恩以分子弟（史記王子侯者序云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並建母弟（左傳曰召伯盈逐王子朝奔楚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也）以

輔王室（史記諸侯年表曰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褒有德（又曰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親親之義褒有德也）愛所愛（韓詩外傳云周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五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

封域相近　犬牙相制（漢文帝紀云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

（晉起居注武帝詔）承衛天子（史記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藩輔京師（又史記諸侯年表曰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祭祀以藩輔京師索隱曰適音宅或作適）

淮南四子（漢淮南厲傳云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齊王七人（漢書文帝紀云四年封齊悼惠王肥子七人為列侯）

桓公封鄭（史記鄭世家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

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

周章君吳 又吳太伯世家云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以君吳因而封之

封之於畢 又魏世家云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封之於畢

封之韓原 又韓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

悔者不信 說苑云周成王與幼弟戲於地得葉以與弟曰以此封唐周公曰遲日王曰戲耳不封也周公曰王者重言封人而悔者不信於是遂封之

粲然不殊 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然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如淳曰粲或作散殊或作誅案師古注曰粲明也殊絕也言明於仁恩不離絕也

封周公於曲阜 史記魯世家云封周公於少昊之墟曲阜

封康叔於河淇 又衛世家云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也

克庸祇德邦之於蔡 書蔡仲命序曰惟周公位冢宰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於蔡也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詩閟宮篇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毛萇注王成王也元子首子也叔父謂周公也封首子伯禽也

周公宅魯康叔啓衛 晉百官表注云周道無陵二聖上以從叔建國則周公宅魯

大師維藩宗子維城 詩

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曷爲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增 虞舜封弟 孟子舜踐祚封其弟象於有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夏后封子 夏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

分以寶玉 周書武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親以脤膰 周禮春官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高祖誓盟 漢高祖刑白馬著盟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擊

之

元狩賜策 漢武帝元狩六年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

益三郡 漢景帝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長沙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削三縣 漢武帝時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後坐匿亡命削三縣

定位號 謝政事 東漢光武建武十五年有上書請封皇子者詔羣臣議奏曰今皇子孫能勝衣趨拜宜定位號以廣藩輔制曰可 吳王五子傳自允武以來諸王有嗣推得宮內自蘇 不得臨民下預政事

置之上座 漢書齊悼惠王兒得宮內自來 朝宴飲太后前帝孝惠二年 之上表如 家人之禮

優以大封 光武建武二十八年以東海王 爲北海王以魯益年徙魯王 冷王獲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東海帝以東 聯賜虎賁從頭設錚蕉之崇撥於妻與

留侍國邸 漢成帝無嗣謂帝不乎定陶共王來朝上請曰哀未有 子一朝母他不後相見國可留侍我因留國郎謝夕侍

上甚見親皇

止食數縣 東漢明帝永平中封皇子恭等六人爲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止食數縣於制不以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十王宅 百孫院 唐明皇諸子同爲大宅分院而居開元十五年夏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每王院宮人四百餘百孫院亦以三四十人

武幹 庸以給諸王月倖宣臺

得封 唐宗室道宗爲臺州總管渠師都引突廢數萬國 宗武之追宗乘間出學大破之所地千雖里唐主以道 任城辭立爲 封爲郡王 下至王封降德舜以爲今錫爵

童孺亦王 唐高祖欲強宗室以鎮天下自三從昆弟以上雖童孺亦王 太唐恐非所以示天下 松乃降宗室郡王皆縣公惟有功者不降 後魏雖陽王顧大爲中太傳例 所以上雖天

三

爲太傅 再爲太師自古人臣統未有此例

五拜太師 宗親王拜太師者五人大臣多如此 侯越王偲皆以父兄行而楚王得之元佐燕王中嗣儼秀吳王王伯顯圭燕以王 宗室特爲太師益以孝 宗爲親叔父用優禮也

語言如鍾 元逸史蜀國王身長多力 祖子 嶽本

語言如鐘三爲迭射部表
勃室年四十乃卒追封
敎民樹植 懿史臨晉王牒 魯亦元祖子王
青多力賢而有智爲遼中氏思
由教民稼穡益桑麻重興中追封子
人稱長者 敕虛晉翰王
天祚于揚人初封晉王出繼大丞相稱爲長者
後喜揚人善勸其王不能中外稱爲長者陵運
才兼文武
金超王永功世子本王宗名書爲大又定名四廟年孫封沉郡王寡歷言
健呶人步書史好法寄名畫爲勇曹追笑
冀魯新誕大安 聽造宮耶 三元子史至秦元王九世年哥封趙安世西祖王第
二年進越王
十乎進泰六王別賜金印成其皆在長安者
爲安西存赤聖者爲金開府聽爲長宮卿
木華發孔溫生之勇第三子承穀爲多智唶
木等事太祖以忠勇稱太祖帝以赤華蕃爲左萬戶
伐金之大祖師封國忠武王 傳國子孫 元史
賜黃金印十太師傳國世世不絕王 善射與博兒
黎六世孫脫于節度世 弱冠器重 只元木杲華脫
一時間寶諸老皆投集之賢學士 未及王冠 脫
字大用伯顏姪至正中重後封 不受食邑
相封鄭王食邑安豐餉以賢 蜀秀才 十蜀王一子博太祖
封爵邸 太綜典第

都衛等商權諸西史太祖呼名士與李叔
鄙蕃曹伯衛等商權諸史太延攬名爲蜀秀才
客王生而神秀朗白皙美鬚髯又以勤 明奇士 明
覈構精花竹鼓琴若書其間自自琴 仙明奇士 寧
數往遊之上新樂府周忘王有勤 新樂府
績陽汁中元有詩云中山府金諸子奇侍外新月妝 古律音 女藝 諸生
妙舜樂陽中唱白新云府中金諸子等侍外新月妝如音 奇士 審
竹集 其奏鏡場于蜀後王旦新樂府一其詩積三十年小鬢如 蓋 河
閒江夏之比 氏論子蜀好自善作跋刻四業皆有文集行世昭江王 仁夏
淮南梁苑之風 節趙奚王實客文酒燕游有淮南 弘農
爲勤比 苑之
屬

親戚封三

詔魏明帝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

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強或弱
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
所以永爲後法也其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 梁任昉
武帝追封永陽王詔曰亡兄德履沖粹識業深通徽舉
善譽風流籍甚道長世短淸塵緬邈感惟旣往永慕慟
心可追封永陽郡王 又追封丞相長沙王詔曰夫褒
崇名器率由舊章光昭德祀永世作則亡兄道被如仁
功深微管懸諸日月久而彌新故能拯龜玉於已毀導
涸淵於將塞今理運惟新賢戚並建感惟永遠彌目崩
心可追封長沙郡王 又追封衡陽王桂陽王詔曰亡

弟暢風標秀特器體淹弘朱方之役盡勤王事策出無
方物惟不賞亡弟融業行淸簡風度閑綽蚤優名輩夙
廣令聞朕膺天縉命君臨萬宇枏落郇滕感興魯衛事
往運來永懷傷切暢可追封衡陽郡王融可追封桂陽
郡王 又封臨川安興建安等三王詔曰神州帝城冠
冕列岳渚宮樊鄧形勝是歸居中作衛翼宣戎重隆茲
寵號寔允舊章並非親勿居惟賢是授宏朕之介弟早
富德譽董一蕃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瞻寄隆重季風
穎儁邁識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
寓凝正經綸夷險參贊王業 陳徐陵始興王詔曰漢

祖天倫伯叔追封晉元世系瑯琊傳國仰惟二后重光
率由前典朕昔因藩次纂繼本宗分在要荒久離寒燠
天嘉紹祚別命皇枝歸自㟢函禮隔登獻每至霜庭可
履賜垣寢而懷悲風樹鳴條望章陵而增感令嗣王乘
德獲罪慈訓永言主奠宜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務
切後奉家業升纂帝圖重違情理言深哽慟可以第二
皇子升陵為始興王　增唐李嶠授建昌郡王攸寧冬
官尚書制曰事典職隆禮闈望切自非明德莫允具瞻
具官某道遵八元名高兩獻行兼為善學茂多才待問
七車屢聞獻替參司百揆多所弘益頃以牙璋首路羽
檄乘邊委以樽俎之謀藉其股肱之用而畢以自牧成
而不居固守鳴謙願離劇職重違雅志用成其美宜遷
九法之司回典百工之任　周世宗顯德四年追封皇
弟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
之情故皇弟贈太尉侗贈司空信景運初起天年不登
俾余終鮮實動於懷侗可封太傅進封剡王信司徒杞
王　宋紹興元年封安定郡王世開詔曰太祖皇帝創
業垂統德被萬世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
世勿絕今其封不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封人名遵
故事施行　宋洪邁封大宗正東平郡王制曰周建國

以親諸侯用侈宗盟之慶漢置官而敘九族是司屬籍
之蕃睠時叔父之賢首我內朝之望博稽輿頌董正皇
支升之上將之壇賜以鉅邦之履飭宣丕號申詔治廷
具官某樂易而不流溫恭而有守河間學古入對三雍
之宮沛獻好文爰作五經之論裔襲神明之冑地依日
月之華大輅大旂傳鼎彝於故府法言法服蹈規矩於
先王鼎嗚進律之文顯陟承明之任德齒參卲慰然祭
酒之尊名實兩崇展矣戚藩之冠載念齊家之要必嚴
糾族之權示以褒儀屬茲蕭艾用是由譙城之留務總
鄜時之成師踐辟彊之班聯式彰清靜胙憲王之封域
用答勤勞合集寵光布章物采於戲問雞鳴之寢朕方
形立愛之風誦麟趾之詩爾尚輯惇宗之典若梓材之
來兄弟若葛藟之庇本根其追配於前人亦有辭於永
世　明洪武十六年封諸王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靈
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
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
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眾子則皆分
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也朕今
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
分王諸子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凡諸典禮已有定

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友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原〕策漢武帝使御史大夫策諸子立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道惟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蕃輔於戲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於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丕圖俾爲君子無息爾心允執厥中　又立子旦爲燕王曰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封於北土　又立子胥爲廣陵王曰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於南土戰戰兢兢乃惠乃愼無同好佚無邇小人

〔原〕章魏曹植改封陳王謝恩章曰臣既弊陋守國無效自分削黜以彰衆誡不意天恩雾霈潤澤横流猥蒙加封茅土既優爵賞必重非臣虚淺所宜奉受非臣殞身所能報塞　又封二子爲公謝恩章曰詔書封臣息男苗爲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臣伏自惟文無升堂廟算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效天時運幸得生貴門遇以親戚少荷光寵竊位列侯榮曜當世顧影慙形流汗反側洪恩罔極雲雨増加既榮本榦枝葉並蒙苗志小豎既頑且稚猥荷列爵並佩金紫施崇一門恵及父子　齊謝朓爲宣城公拜章曰惟天爲大日星度其象謂地蓋厚河岳宣其氣斯冕旒所以貞觀袞職所以代終懃下穆而上尊豈南征而北怨何以克詠九歌載宣七德銘彼旂常勒斯鐘鼎

〔原〕表魏曹植謝初封安鄉侯表曰臣抱罪即道憂惶恐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陛下哀愍臣身不聽有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受詔之日且懼且悲懼於不脩始違憲法悲於不愼速此貶退上増陛下垂念下遺太后見憂臣自知罪深責重受恩無量精魂飛散忘軀殞命　又封鄄城王表曰臣愚駑垢穢才質疵下過受陛下日月之恩不能摧身碎首以答陛下厚徳而狂悖發露始干天憲自分放棄抱罪終身苟貪視息無復睎幸不悟聖恩爵以非望枯木生葉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當宜蒙俯仰慙惶五内戰悸奉詔之日悲喜參至雖因拜章陳答聖恩下情未展　又轉封東阿王謝表曰奉詔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濕少桑計東阿當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不奉詔之日伏増悲喜臣以無功虚受國恩爵尊祿厚用無益於時脂車秣馬志在黜放不圖陛下天父之恩猥宣皇太后慈母之念遷之陛下幸爲久長計聖旨惻隱恩過天地臣在雍

並劬勞五年左右罷息居業向定園果萬株枝條始茂私情區區實所重棄然桑田無業左右貧窮食栽餬口形有贏露臣聞古之仁君必有棄國以爲百姓況乃轉居沃土人從篆福江海所流無地不潤雲雨所加無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入從五年之勤少見佐助此枯木生華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飢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謂矣　吳胡綜請立諸王表曰受命之主繫天而王建化垂統爲一代制雖禮有損益事有質文至於崇建懿親列土封爵内藩國朝外鎮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也周室之興寵秩子弟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國者漸多光武中興四海擾攘衆諸制度未遑而九子受國明章即位男則封王女爲公主故詩曰旣受帝祉施於孫子陛下踐祚以來十有二載皇后無號公主無邑臣下歎息遠近失望是以屢獻愚懷依據典禮庶請具陳足竊聖心深辭固拒不蒙進納恐天下有識之士將謂吳臣闇於禮制不知陛下謙以失之也加今迎夏盛德在上大吳之慶於是乎始開國建號吉莫大焉惟陛下割謙謙之德副兆民之望留臣祐許天下幸甚　晉孫毓賀封諸侯王表曰臣聞軒轅二十五宗黃祚以繁姬姓建國七十周過其曆故禦侮莫如同德伏惟陛下

聖哲欽明稽乾作則越五超三與靈協契天祚明德克昌祚胤秦王楚王淮南王光濟碩美冠於羣后改建大國分鎮方岳皇太子皇孫並啓土宇培敦潼索制弘往代内輔皇畿外藩九服羣生仰德向風懷義率土臣妾莫不稱慶　梁任昉爲蕭侍中拜襲封表曰詔書拜臣襲封竟陵郡王臣以凡庸素乏才植皇朝尚德詔爵惟賢遂復出脩職貢入領卿士但有道之守海外重扃番蘺近甸無勞擊柝仰闕舊章俯增私感報國承家豈云萬一

奏　宋傅亮尚書八座封諸皇弟皇子奏曰臣聞懿親廣樹聖主所先明德並建古之休典所以維城皇代磐石帝基内衛畿服外綏四海者也第某皇弟皇子等神姿穎哲大成俱茂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顯進徽號啓建疆宇弘道作屏先翰邦家並可封郡王　謝莊爲尚書八座封皇子郡王奏曰臣聞桐圭睦親書河汾之策賜帶懷賢敬東平之祚諒以訓經終始義洽垣墉第某皇弟等器彩明敏令識穎悟並宜憲章前典光啓祚宇作屏王室式雍帝載臣等參議可封郡王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八

封爵部二 功臣封 封功臣後 死王事子孫封 茅封 附

功臣封一

【原】周官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增】禮曰諸侯有功則益地 【原】史記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 【增】班固諸侯王表序曰漢興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懲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宇立二等之爵（大者王小者侯）功臣侯者百餘邑 山堂考索曰先王之封建遐建明德茂啓崇勳是故大功莫如齊則身兼五侯之地明德莫如魯則國侈百里之封曹文之昭而爲伯甸德薄者不以居尊位也晉武之穆而列侯藩功大者不以厥小邦也盖文武周公封建之初心爲襃表功德而設非徒曰大封同姓以明親親而已 葉氏曰古者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爲諸侯是在外世爵者乃内之世祿臣也諸侯有功德亦入爲公卿是内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 徐氏曰按漢世封侯皆以縣邑其後或以鄉亭皆視其所食之邑而名之至於功名顯著則有特加美名者西都

信武冠軍富民博陸之類是也 文獻通考曰漢興設爵二等王子封爲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 又曰按諸侯王與列侯皆世襲其所受之封爵自非有罪與無後則國不除此法漢以來未之有改也至唐則臣下之封公侯者始止其身而無以子襲封者 又曰唐制庶姓卿士功業特盛者亦封郡王其次封國公其次有郡縣開國公侯伯子男之號亦九等並無官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封分食諸郡以租調給 事文類聚遺集曰宋朝稽漢非劉氏不王之制異姓唯后之祖父乃贈王爵佐命之臣獨趙普以元勳封韓王若曹彬封秦王潘美封鄭王雖功亞忠獻終緣女若孫爲后得之而故相未聞有贈王者中興以後如四大將之功韓世忠封蘄王張俊封循王皆賞功臣之最也 續文獻通考曰明高皇帝無外家三尺之肯以故王爵廟貌雖極隆於楊徐而朱邸自功臣外無兩者若李隴西由尚主而擅爵然亦岐陽大勳所推本而成

功臣封二

【原】史記曰武王克紂太公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尚父於齊營丘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

命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征伐大於諸國　又曰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燕其在成王時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而東周公主之　又曰鬻熊事周文王早卒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嗣乃封其後熊繹於楚　又曰晉獻公伐霍耿魏滅之因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也　又曰陳完奔齊懿仲欲妻之卜之吉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之完卒謚爲敬

仲六世而至田常田常弑簡公立簡公弟爲平公乃割齊安平以東爲已封邑始大于齊　增史記曰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誇詐多變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漢王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　原漢書曰項羽曰吾聞漢購吾頭千金邑萬户吾爲公得之乃自刎王翳取其頭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列侯　又曰漢五年尅項羽天下乃平始論功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人民散亡大侯不過萬户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泰山如礪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藏之宗廟副

在有司　又曰陳平凡六出奇計輒益封凡六益邑　又曰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增漢書曰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逆時霍光金日磾音低上官桀等共誅之詔封金日磾爲秺丁户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　又曰霍去病以校尉伐匈奴封冠軍侯　原東觀漢記曰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宮庚戌殺莽於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　又封竇融曰融先執忠孝扶微救危率厲五郡積兵羗胡畢至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六安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

融爲安豐侯　又曰上謂耿一作弇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户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爾　增天中記曰上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易建侯取法於雷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也　原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升定西域五十餘國乃封超爲定遠侯　增文獻通考曰建武十三年大享將士頒爵策勳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　原魏志曰曹眞字子丹以功封邵陵侯眞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早亡眞愍之乞

分食邑封遵等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聽分賜遵等子爵關內侯及眞㒒明帝悉封眞五子皆列侯　又夏侯淵傳曰以功封都亭侯太祖與淵書出關右所向無前賜淵子五人皆爵關內侯　又曰太祖表封荀彧爲萬歲亭侯太祖又與彧書曰君之相匡弼君之相爲舉人君之相與建計君之相密謀亦已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十二年復增邑合二千戶　又曰太祖表封荀攸曰前後尅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攸陵樹亭侯　又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攸前後謨謀曰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齊三萬戶今孤

亦欲君自擇所封　又曰郭嘉字奉孝潁州平封洧陽亭侯及㒒太祖表曰良策未決嘉輙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宜增邑并前千戶　又曹休傳太祖曰此吾家千里駒也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　又曰任峻字伯達爲典農中郎大興屯田軍國致饒太祖以峻功高表封都亭侯　又曰夏侯惇字元讓文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邑千戶賜惇七十二孫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楙素列侯　又曰朱靈字文博封鄃侯文帝曰將軍佐命先帝成過方召平生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夙所願乃更封高唐侯【增】晉中興書曰孔愉字敬康

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初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流左顧者數及鑄侯印而龜左顧更鑄猶然印工以聞愉悟遂佩焉　晉書曰苻堅南寇桓伊與冠軍將軍謝元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淝水以功封永循侯　玉海曰裴寂傳武德九年太宗定功臣封戶自寂以下總四十三人　冊府元龜曰杜如晦字克明初義兵定關中太宗引爲王府兵曹叅軍每從征伐軍國多務剖斷如流及隱太子將爲變太宗召如晦等共爲籌略社稷以寧以定策安宗廟功居第一封蔡國公　又曰房元齡字喬年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元齡因杖策

謁於軍門太宗一見如舊識署爲記室叅軍元齡旣遇知己罄竭心力拾遺補闕知無不爲太宗入春宮以元齡爲右庶子旣踐祚封邢國公　文獻通考曰肅宗嘗問於李鄴侯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爲今之計俟天下旣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比今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開寶中潘美以行營諸軍都部署征嶺南旣平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復從曹彬平南唐以功拜宣徽北院使及征太原

討范陽封代國公改忠武節度使進韓國公　玉海曰神宗元豐元年宰臣吳充等言唐德宗多難之際乃賜奉天定難之號不應盛世循襲陳跡於是罷功臣號紹興六年復賜中興後加賜者三人而已韓世忠張俊劉光世此外唯安南國王加功臣號　吾學編曰洪武三年冬大封功臣上諭諸將曰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今天下既定用報以爵賞凡次第皆朕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結髮相從然嗜酒

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國法廖永忠戰鄱陽奮勇忘身然而使所善儒士窺朕意向以邀封爵郭子興不奉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勞未足掩過此四人止封為侯平章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遠遁沙漠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摧挫口無怨言此二人宜列公爵左丞相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達與朕同鄉朕起兵時即從征討勞勳居多此二人宜封大國以示嘉褒餘悉據功定封遂班爵行賞封公六人侯二十八人　又曰中山徐武寧王達從上起兵征吳破其城縛士誠送建康封信國公定討取元都元主北走三年大封功臣進魏國公　又曰開平常忠武王遇春乙未來歸乞前部先鋒自效遂拔采石取太平漢攻南昌從上援南昌遇彭蠡湖連舟力戰殲友諒圍士誠士誠敗縛加授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　又曰誠意伯劉基青田人上定括蒼遣使聘遂詣金陵為上陳天命所在滅漢取吳收中原公密謀居多三年加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

功臣封三

原常全關中　永寧河右漢書蕭何傳關內侯鄂千秋進曰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

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功也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功哉　魏志張既傳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無西顧之憂矣　益封霍光　追思張賀漢書霍光傳曰光與丞相敞奏立宣帝曾孫病已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大將軍光守節秉誼以安宗廟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　又張安世傳安世兄賀為掖庭令初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及曾孫壯大賀教書為取許妃及宣帝即位追思賀欲封其冢賀子早亡安世小男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故安世深辭賀封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遂下詔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　蕭何發縱　張良決勝漢書蕭何傳曰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議之上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　又張良傳曰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乃封良為留侯　水草不乏　荒戎入貢

漢書張騫傳曰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以博望侯　魏志徐邈傳曰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功也封都亭侯邑三百户

介子誅樓蘭　延壽使西域　漢書傅介子傳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願往刺之遣介子齎金幣至樓蘭王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持首詣闕封義陽侯食邑七百户　又甘延壽傳曰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

【增】封什方　食四縣　漢書曰上封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未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此謀反耳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今急封雍齒以示羣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文獻通考曰建武二年悉封功臣為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餘各有差

得保宗廟　信重天下　東觀漢記曰文帝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其封昌為壯武侯　魏志曰太祖見賈詡執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為執金吾封都亭侯

行封定賞　旌善念功　唐書劉幽求傳景雲二年拜侍中璽詔曰幽求翊贊聖儲震殄元惡謀能以土宇而賦入未廣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户東京定實復增大邑宜加賜實封二百户　會要曰武德九年詔曰褒賢君位昔王令典旌善念功有國彝訓無忘等威承恭錄讚綢繆帷幄或早從任使契闊戎麾無忌者元齡鄆徽徒吳如晦等君集諸邑各三千户

勸攻旗幟　請樹城郭　冊府元龜曰劉文靜隋末為晉陽令高祖有四方之志文靜自結託高祖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為軍司馬勸改旗幟以彰義舉高祖從之封魯國公　續文獻通考曰韓延徽幽州人為劉守光時於遣述律后知其賢太祖立命參軍事請樹城郭分市里以居漢人之降者太宗朝封魯國公

預討義兵　載昌大業　冊府元龜曰裴寂字元眞高祖與之有舊預討義兵京師平進爵魏國公　又曰肅宗至德二年詔郭子儀才先三傑功格十臣克灼皇威載昌大業進封代國公

仍加袞冕　榮列貂冠　冊府元龜曰後唐明宗天成四年敕王晏球運子房之等略典仲典之源

虞俾崇池仍加袞冕詳見後制詞　又曰制趙德鈞洞曉蕃情飽諳邊事足令龍頒屬紆榮列貂冠詳見後詩文

頒班帝制　榮啓國封　六一集　金券玉冊　虎符龍節　表忠觀碑　袞衣繡裳既極公台之貴　金印盭綬肇開王社之封　光奉制書　峻膺寵數　俄奉璽書　驟加井賦　仍增勲秩　信衍户封　陪敦邑采　增衍井腴　同上

功臣封四

【原】將率為諸侯　禮樂記云武王克殷將率之士使為諸侯

破徐賜趙城　史記趙世家云初趙氏之先與秦同祖造父事周繆王攻徐破之乃賜以趙城

救周賜岐西　又秦本紀云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

入臨淄取祭器　史記樂毅傳破齊攻入臨淄盡取齊寶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實享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云

【增】南面稱孤　漢書云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王者八國咸得裂土南面稱孤

【原】衛青封三侯　漢書衛青傳帝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宜封三子侯青固謝曰臣幸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以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勳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

登天山取蘭成　魏志張遼傳曰遼為盪寇將軍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

張遼合肥之役　又張遼傳文帝詔曰合肥之役遼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其封遼邑百户賜子一人爵關內侯

于禁清水之難　又于禁傳太祖謂禁曰清水之難吾甚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

封益壽亭侯孫資封本縣又曰先是孫資歷任令以軍功封本縣也〔增〕指河為誓王海鄉安常傳曰唐家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觀太宗曰非常人也冊府元龜云劉文靜為晉陽令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托又觀太宗曰非常人也略定新安已西之地封魯國公不私其親唐書太宗第功班賞房元齡等功第一將軍丘師利等皆跋扈攘袂見淮南王神通位居乃曰陛下不私其親本為百姓文獻通考曰唐高祖咸封宗室以威天下太宗即位曰朕理天下本為百姓非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有功者王餘並封縣公張說褚無量輸導有功冊府元龜曰唐元宗先天二年以中書令張說國子監祭酒褚無量輸導有功說封燕國公無量封舒國公

功臣封五

〔增〕詩唐杜甫投贈哥舒開府翰詩曰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知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邊漢宮塹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　陳陶投贈羅中丞詩曰三捷楷模光典策一生封爵笑丹青　韓愈聞晉公自蔡州入覲詩曰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　王維少年行曰漢家君臣歡宴終高議雲臺論戰功天子臨軒賜侯印將軍佩出明光宮　劉禹錫平蔡行曰九衢車馬渾渾流使臣來獻淮西囚四夷聞風皆失據天子受賀登高樓妖童擢髮不足數血汚城西一抔土南峰無火楚澤閒夜行不鏁穆陵關策勳禮畢天下泰猛士按劍看恒山　明何景明諸將入朝詩曰闕下千官侍鳳樓苑中天子建龍斿豹房虎圈先班賞武帳前邊賜姓侯

〔原〕詔後漢獻帝詔曰勑鎮東將軍領兗州牧費亭侯故特進顯授上將鈇鉞之任復食舊土雙金之寵董統一州委成之重榮曜昭示亦以優崇投節効命自首之秋也　又詔書拜鎮東將軍襲費亭侯曹操業履忠貞輔幹王室頃遭凶暴海內離析操執義討截黃巾為國出命夫祿以賞功罰以絀否今以操為鎮東將軍領兗州牧襲父費亭侯爵并印綬符策　魏文帝冊孫權太子登為東中郎封侯詔曰蓋河洛寫天意符讖述聖心昭晣著明與天談也故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忠亮之節同功佐命而其子當為魏將軍著在圖讖猶漢光武受命李氏為輔王梁孫咸並見符緯也斯乃皇天啓佑大魏永令孫氏仍世為佐其以登為東中郎將封縣侯萬户昔周嘉公旦祚流七冑

漢禮蕭何一門十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平之
榮安豐之寵方斯茂如　[illegible]梁沈約封三舍人詔曰沈
徽孚王晅之裴長穆並以素胄清才服勤禁省契闊劬
勞自頃多難軍國務殷內叅帷幄外濟師旅忠規款志
義感朕心宜錫茅社同荏賞冊可封三百戶開國縣伯
[illegible]陳徐陵進武帝爲長城公詔曰德懋懋官功懋懋
賞皇王盛則所謂元龜司空公南徐州刺史長城縣開
國侯諱志懷寅亮風度弘遠體文經武明允篤誠褒者
率五嶺之强兵誅四海之讎敵固以勒功彝鼎書勳太
常克定京師勤勞自重自鎮撫枌榆永寧豐沛東京旣

息北蔡無歸代馬燕犀氣雄天下裹糧坐甲固敵是求
方欲大討於秦嶠敦倫於輿睦叶謀上相爰納朕躬思
所以敬答忠勳用申朝典可進爵爲長城縣公　[illegible]唐
肅宗乾元詔曰命將之選當仁實難非夫文可經邦不
能安人和衆武可禦暴罔以克敵成功允藉宏才爰申
錫命司徒中書令上柱國代國公子儀河嶽間氣巖廊
重寶寬而有謀用而無滯遂能克復二京折衝千里時
乃之功今殄寇未寧興師頗廣鎮守經制已有處分而
籌畫指麾必資專制將軍辭第無以家爲丞相憂邊思
平國難固以訏謨之用宜申總統之威其將戡定外虞

澄清列郡光膺藩屏之寄式崇社稷之勳對揚休命以
永終譽可封汾陽郡王　肅宗至德二年詔曰乘輿幸
蜀人心且搖臣節斯見李光弼全德挺生英才間出干
城禦侮坐甲安邊可追封鄭國公
[illegible]制唐李嶠封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郕國公制曰
三韓舊族九種名家夙奉戎麾遂叅文衛昔臨鴈塞能
羈縛馬之妖今拒狼河更翦奔鯨之孽勤功允著誠効
克宣宜酬矢石之勞用廣山河之賦可封郕國公食邑
三千戶　蘇頲封郭虔瓘潞國公兼食邑實封制曰聞
鼓鞞之聲則思夫將帥列土茅之賦則念彼勳庸郭虔

瓘忠勇超倫智謀絕等往者鎮於荒裔獨守孤城煮弩
而其人益堅引弓而彼衆不敵故得愛子染鍔名王解
辮穹廬歸地而將空沙漠關風以歸附功則茂矣朕實
體之宜誓山河開其井邑可進封潞國公食邑二千戶
仍賜實封一百戶　韓愈授王鎔常山郡王羅弘信長
沙郡王劉仁恭彭城郡王制曰王鎔夙紹弓箕不墜堂
構襲重侯之積慶允武允文奉先王之成規克勤克儉
剛簡而無傲虔栗直而溫寬羅弘信將星瑞彩御月
祥光常竭力於公門每推心於王室保大有九三之盛
任重而不危守中孚六四之貞致遠而不泥劉仁恭氣

薄雲天義形霜雪秘元符於腹筲機衡無僣運黃略於
意筌弛張有度居然候度屹若國楨而皆道邁殷賢名
齊漢傑洞達總戎之要頲起扶輪精通育物之源龔黃
拜手犬牙而理人心以寧屏蔽一隅練長城於翰海藩
垣中夏布橫落於天田疇咨協恭奮揚熙載式尊此冀
土成阜安於大名式宅彼幽都共綏懷於有北駢闐勲
緒照灼簡書勉竭乃誠各膺休命　代宗寶應二年制
曰副元帥李光弼元勲濟代公輔推賢自出征移鎮距
海負河連率百城旌旗千里東郊誓衆雅繼魯侯之功
北伐攘旄首稱漢將之略髙牙罷設重鼎斯調尤知武

庫之寶實在雲臺之右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制曰朕
嘗披國史備閲軍功裴度之破淮西無遺廟算石雄之
攻山北益展皇威莫不仰遺烈於祖宗委全才於將相
而自中山逆命外域朋姦奮戎旅以鷹揚屠賊城而魚
爛夕聞告捷明賞殊勲上柱國琅邪郡開國侯王晏球
長劒倚天洪河帶地居萬夫之長擅三傑之名自統雄
師往收逆壘摧曲陽之堅陣厭滱水以驚波爰築室以
反耕攻圍雉堞果析骸而易子傾發烏巢招降之士庶
數千撲滅之凶狂非一諒茲丕績宜降優恩乃眷汾陽
實惟巨鎮據犬牙之內地當馬頰之要津是命酬以勲

膺福其黎庶進國公之品秩崇藩侯之等威俾濬鳳池
仍加蟬冕　宋王珪除文彥博守司空依前樞密使加
食邑實封制曰朕若稽先王維御羣品左謀金鉉之老
以經治於廟堂右屬鴻樞之良以定策於帷幄厥有成
績可勿襃乎具官某風力肅明器資恢傑臨至劇有轉
國之易定大謀如執玉之堅遠事神文之朝已緝熙於
鼎路追言聖考之遇又密勿於機廷肆京昧之丕承會
精神於睿慮雖兵民之異本亦文武之交脩未隆賛冊
之恩曷懋國庸之舉　元程鉅夫丞相卜憐吉台封河
南王制曰卜憐吉台智明識遠心廣氣和勲名克篤於

前人藩翰久勤於外服昔將平於內難朕大投艱方深
計於中途御獨決進志存弼亮身佩安危是用命汝襄
諸侯王以長守於富貴歸丞相印以自養於壽齡既不
遠於京師可以時而朝覲　王構平章史弼封鄂國公
制曰史弼器博而用周志剛而行敏早由禁籞出總戎
行視長江如履平地居然獲跳盪之功撫瘵黎猶保稚
嬰允矣若綏懷之效始自淮襄之百戰迄於嶺海之同
風顧宜力獨多推誠弗替終始三朝之眷賜環屢壓於
宸班優遊六藝之文綬帶雅稱於儒將是宜賁之華綬
衍以眞封以酬既往之勞以示惟新之渥於戲功臣圖

家秩盍冠於褒公元老壯猷忠尚資於方叔益國報稱
祇服訓言
【增】表宋謝靈運謝封康樂侯表曰昔強臣暴虐恃僭曆
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沒西河傾覆南漢陵藉紀
郢跨越淮泗於時策畫惟疑地險已謝戚懼君臣同泯
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重盡心所事剋黜禍
亂功參盤鼎胙土南服遠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暉
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幸無已不悟天道下濟鴻鈞曲
成乃眷遐績式是輿徵分虎紐龜復顯茅土鳴玉拖紱
班景元勳澤洽往德恩覃來胄永惟先蹤遠感崩結豈

臣尫弱所當忝承臣聞至公無私甄善則一皇恩遠被
殊代可佯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
獲隆漢之封觀史歎古欽茲盛美豈謂榮渥近霑微躬
傾宗隕元心識其會酬恩答厚罔知所由　顏延之謝
子竣封建城侯表曰伏見策書降錫息竣開國建城縣
侯爵踰三等戶越兼千生邀洪禮身茂盛世閩宗華聽
盡室改觀誠慙末品誤忝其泰臣聞子之能仕父教之
忠忠敎善信臣實負其前語能仕志政竣固暗於明試
徒以數還會昌消夔啓聖幸與靈祚福德共從義勳分
實執珪登朝析金受邑慶重慮愆恩往懼積非臣毫蔽

所任圖報豈竣廣薄所能奉服　梁沈約謝封建昌侯
表曰陛下投袂萬里拯厥塗炭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
桀犬此則王業始基臣所不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蔡
燭之用天命元鳥非止今日受命作周其來久矣雖復
備數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效闕纖塵遂班山河
之誓叨佐命之賞亦何以慰悅帷帳酬報爪牙
【增】頌唐呂溫秦叔寶頌曰洛內之役龍戰未決秦公應
變臨陣雷拔銳氣盡來我盈彼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
虎來風壯龍轉山沒遂作心膂爰從討伐崩圍陷陣大
逬冰裂翕如鷙聳縱若鶻突功成國定萬古壯骨

【增】碑周庾信柱國大將軍紇干弘神道碑曰太祖文皇
帝始創霸功初勤王室秣馬蒐乘誓衆太原公仗劍轅
門粗謀當世隨何遠至實釋漢帝之憂許攸夜來即定
曹王之業永熙中奉迎魏武帝入關封鷄陰縣開國子
邑五百戶保定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岷州諸軍事隴頭
流水延望秦關川上峨眉猶通蜀道公不發私書不燃
官燭歡則相負渡江蟲則相銜出境四年拜大將軍餘
官如故衛青受詔未入玉門之關竇憲當官猶在燕山
之下公之此授差無慚德渾王叛換梗我西疆嚴羌首
寇藩籬攜貳公受脤於社偏師遠襲揚旍龍涸繫馬甘

松二十五王靡旗亂轍七十六栅鵝奔雉竄既蒙用命
之賞乃奉旋師之槩天和二年被使南征帶甲百萬舳
艫千里江源水起海若乘流船官之城登巢懸嬰吳兵
習流長驅戰艦風厭箭火倐忽淩城公以白羽麾軍朱
絲度水七十餘日始得解衣朝廷以晉尅夏陽先通滅
虢之路秦開武遂始問吞韓之謀是以馳傳追公以爲
仁壽城主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爲宜陽
之援公背洛水而𠙚熊山陣中軍而疎行首乘機一戰
宜陽銜璧增封五百户進柱國大將軍　唐德宗西平
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曰粤若菲德嗣膺大寶化乖柔

遠明不燭幽淮右賊臣提兵犯順晟時總偏師遠戍河
朔曾不俟召聞難駿奔鼓義勇仗順之師吞敗亡稔惡
之寇雄威勝勢疾若飈馳設會軍門哭而誓衆國讎不
滅無以身爲遂發感激嗚咽流涕天地爲之變色將帥
爲之動心乙未陳師於東郊如虎如豹如熊如羆兇徒
接戰累合皆北倒戈棄甲罔敢我師乘而殪之摩壘而
止戊戌方旭連營進攻賊衆相驚股戰魄駭登陴而不
敢拒闔門而不敢窺晟仗鉞啓行執桴親鼓斂隍塹排
牆垣勝氣兆於風雲威聲振於原野指顧摧靡盪無孑
遺布朝旨以寛脅從勵臣節以誅同惡乾輔傾而復紐

皇維弛而更張還梟聲爲好音變妖祲爲和氣是知烈
祖積德人懷其深賢臣佐時功濟斯美俾予從乂垂拱
仰成乃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加食封一千户　韓愈平
淮西碑曰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
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
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
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
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維天維祖
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
不爲無助顔胤武合攻其北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

東愬入其西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
急顔胤武合戰益用命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
城因天大雪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
以獻盡得其屬人卒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右僕射帥山
南東道顔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
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進封晉
國公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　明
蘇伯衡岐陽王李文忠勳德碑曰王初上謁年未三五
帝曰朕甥鞠於内府訓之迪之允文允武乃命之將統
茲禁旅堅城勍敵一鼓而取維時浙左立國攸恃不有

親賢儔堪付畀乃申王命於斯總制龍節虎符内綏外禦德威惟畏近德遠企彼昏者張獨罔顧忌水陸入寇輙衂而去乙巳之春裒厥精銳偪我新城侮我無備邊吏驚告王曰何畏提兵問罪誅以突騎鼓噪乘之聲撼天地譬以我幹轢彼螳蜂其卑凡萬幾無噍類既殲其軍遂奪其氣姑蘇之克由是而致姑蘇克矣浙江平矣溫台慶紹莫不寧矣相彼七閩鄺其清矣大軍雲合取燕京矣帝謂王來成算陞受婉孌元君雖云出走尚聞假息欲圖進取汝帥汝暫往掘其後王辰奉辭行不速西烝徒肅肅晏及雞狗得地得衆易於拉朽或擒或誅

莫匪戎首頷頷應呂遁逃淵藪不虔我師奮至左右俘厥辟王以及妃后豈無寶玉亦有璽綬奏凱來朝喜動宸極都督上公特進柱國銘金爲券以莫不錫　明吳伯宗江陰侯吳公良神道碑銘曰桓桓吳公剛毅英烈異才間出萬人之傑天戈義旗飛渡大江爭先鼓勇敵莫敢當旣定金陵亦下京口公俱在行厥績多有江陰崇墉東南要衝屹若砥柱維公之功姑蘇新附命公綏靖紀律嚴明大小從命炎荒僻遠命公徂征歷代羈縻慕義來庭功成汗馬名載竹帛兄弟二人並著開國河山賜誓列侯疏封慶延後嗣與國無窮　王景西平侯

沐公英神道碑曰閩闢寰宇挺生異人依光日月下上星辰風雲景從發迹海邦遂荒其區遂搤其吭洸洸撫府我寵居之秩秩皇猷我儀圖之載數恩澤西涉渭源載數國威西上崑崙賀蘭之墟流沙之阻兵不頓刃霆驅星眴茫茫幷絡氣交神州載清載夷投鞭斷流式遏王誅自爾南彝日月出矣熸火何施天兵一麾仆山摧壘封其鯨鯢以示大僇頷頷其城大纛高牙萬方攸同六合一家皇帝曰咨予嘉乃績黄金大帶龜判琮璧

死王事子孫封一　弟封附

增蜀志曰先主退軍義陽傅彤斷後拒戰兵人多死吳

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豈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其子僉爲左中郎將後爲關羽都督　魏志夏侯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後戰死黄初太和中賜淵子五人皆爵關内侯　文獻通考曰元和十五年穆宗制武德已來配享及一等功臣并張巡許遠南霽雲顔杲卿杲卿太尉段秀實與子孫官有差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二年制曰或無辜被害或徇節忘生旣抱沈冤宜申贈典應自張從賓作亂以來諸色員僚内有死於王事者並與追贈有子孫者量材敘錄　又曰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補故控鶴指揮使郭超長男重均充左番殿直

次男重友充右番殿直以父殉王事故也　續文獻通
考曰察罕帖木兒字廷瑞北廷人至正中討山東賊爲
張士誠所刺追封忠襄王封其子阿魯溫汝陽王　弇
州集曰徐增壽雖文后介弟頗情難密謀殞命廷闕長
陵成祖悼念子名景昌封定國公
增 弟封　册府元龜曰開元十五年勅二王後爲賓者無
子孫以兄弟爲後曾經侍養者聽其承襲若死王事雖
不曾侍養亦聽承襲

死王事子孫封二

增 燒殺　諫死　隋書曰趙王反內史王悍相建德諫不聽逐燒殺悍請棄佛封悍子乘之建德

子讀不諳爲侯又封尚子居爲侯擬皆爲侯早又以死王以祖張　短兵　流矢　册府元龜
曰王君謂爲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東與高麗戰於
駐蹕山君謂爲元鋒陷陣與賊相接賊以斧鉞擊之
贈其父曰還善寺於管官太宗深痛惜之及善以行軍總管大夫
甚哀悼之召其子至城中賜流矢而卒太宗　誅武氏　爲世充　文獻
通考曰韓王元嘉武后時坐謀舉兵誅武氏遇害二年元
嘉第五子黯以嗣王龍初爲復爵册府元龜曰唐武德二年
伊州總管張善相爲王世充兵攻陷賊執而送世充於
充所乞不屈罵世充極口而死高祖聞之嘆曰吾負善
相善相不負吾也封其子爲襄城郡公　第一勳　始九歲
平京師義寧二年論功行賞其第一勳官授光祿大
夫京師元年第一等功比第一勳者並授官而身死者亦
弟以文王海賓爲安豐軍使先鋒與吐蕃戰陣死王事
叔以開元二年始九歲以父死王事拜朝散大夫賜
名忠嗣續文獻通考曰和尚　殁於陣　雪其冤
台氏父忽都思睿宗時伯牙吾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九

於陣御史張沖等雪其冤於是復又曰脫脫丞相
壽死于陣沆國公和尚父職史曰脫脫官出師討賊中
哈剌章　而父死焉　刺客害之　左傳曰晉率師
申國公　　　　　　　　　　　伐鄭大子晉偪乘
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
而父死焉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以是邑也服
車而乘不敢以見　文獻通考曰中郎將征羌侯來歙
於而與祭遣前勞軍之十一年攻公孫述破其兵遣刺
客刺歙歙宗由是忠義爲弟宜　殞命敵場　害於客館　元册
封於歙之弟由宗爲忠義侯
曰代宗大曆十二年詔曰故太常卿兼御史大夫節度使
害危於宗絕大援折骸累月自在者真心壯節殞命崔寬其
然生氣宜以使其子爲叛臣所陷已又因曰建中四年春宗
皇后弟吳叛以其子朱泚叛洊已決又因害於客館害死長
宗其子閔東嶼官爲　巢父宣慰　王璋參軍　建中册府元龜曰
子與而正員官
家光兵河中以給事中孔巢父宣慰使德宗以贈給事
聞而驚悼投一子正員官文曰元和五年以
王遂之子瑋爲方遠道將吏寶齊遠害故華州參軍
軍因字瑋爲遇害諸路所奏而以其
封尚書以參軍之建中四年李

死王事子孫封三

增 弟封附

原 周苛守榮陽死事子成爲高景侯　漢書高惠文功臣
表云周苛守榮陽又高祖
四年項羽拔滎陽周苛罵羽死事子成爲高景侯　食其死事子疥爲高梁共侯　又高祖功臣表云高梁共侯酈食其死事子疥以
兵初起從高祖以客從破秦以列侯入漢定諸侯
使齊說齊王田廣死事封子疥爲高梁共侯　常紀
城戰好時死事子通爲襄平侯　又高祖功臣表云紀城以將軍從擊破秦
入漢定三秦功比平定侯戰好時死事子通爲襄平侯
爲餅侯　又文帝以孫印死事封子單以北地都尉　孫印擊匈奴死事子單
爲餅侯　又文帝功臣表云孫卬以北地都尉匈奴入力戰死事子單封爲餅侯　夷吾死
事子周爲商陵侯　又景帝功臣表云楚太傅趙夷吾以諫王反不聽死事封子周爲商陵侯
侯　樛樂擊南越死事子德爲龍侯　又武帝功臣表云以校尉擊南越死事子德爲龍侯
越死事封子廣德爲龍侯
增 誅成巳封沮陽侯　漢書朝鮮傳云朝鮮相路人降道死

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涅陽侯 (原)馬賢父

子同命封孫爲侯 東觀漢記順帝紀永和六年十二月詔故將軍馬賢前伐西羌克敵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以漢中南鄭之武陽亭封賢孫承先爲武陽亭侯食租稅 龐德罵關羽

死封子爲侯 魏志曰龐德爲關羽所獲謂曰不早降何爲德罵曰豎子何謂降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 (增)弟封擊黑闥戰歿弟封淮陽 冊府元龜曰淮陽王道元高祖從父兄子也擊劉黑闥戰歿太宗每追痛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元始終從朕每陣先登惜其幼少力不遂心及斃乎後以其弟武都王道明從封於淮陽國

死王事子孫封四

(增)(制)唐元稹授田布魏博節度使制曰經曰父母之仇不同天雖及匹士猶寢苫枕干以期必報是以子胥不砌伍奢之死卒能發既葬之墓鞭不義之屍取貴春秋心垂萬古而況身備將壇父死人手家仇國恥幷在一門當懷嘗膽之心豈俟絕漿之禮咨爾先臣惟國元老首自河朔來朝帝庭而又東取青齊北討燕趙提挈義旅勤勞王家冒白刃而不疑推赤心而自信屬冀方求帥余所重難輒自大名付茲巨鎮而中台暗拆上將妖侵蟊賊潛窴於腹心豺狼勃興於肘腋人神憤痛朝野驚嗟深軫予懷誓擒元惡以爾布詩書幷習忠孝兩全常用魏師克征淮孽豈無舊撤之圖爲報寇讎之黨爾其淬礪勇夫敬恭義士一飯之飽必同於士卒一毫之

費必用於戈矛居則席藁寢則抱冰於戲至誠可託稔惡難逃矧彼凶殘去將安往壘縗在體元舋在前提劍執金無忘哀敬 錢珝授合州刺史顔蕘禮部郎中殿中侍御史制曰昔太師魯公拘在寇廷渠魁有危迫之問對以諸侯朝覲之禮直言不屈守正而歿理命之戒家廟爲先賢哉鉅人可謂忠而知禮矣今蕘行高學茂洪緒有承以禮曹郎命爾用昭遺德且勉令脩

(增)(碑)唐德宗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曰張掖郡王秀實應期降生扶輿唐祚稟陰陽之粹氣備剛柔之全德蓄爲渟和發爲功烈朕宅帝位之五載賊臣朱泚因時多虞作亂於京師微公之謀吾幾蔑濟既而竊結勇敢誓殲寇讎決策赴期中外發應會賊泚召公計事引入閟中露其姦情言及僭竊公氣塡胸臆植髮衝冠仰天大呼孰爲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擊兇徒敗面既躓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訪彼前人稽諸昔賢全大節者不必成功建大功者或未立節吉甫以文武翼周室宣王中興絳侯以智謀安劉氏文皇紹立茂功著矣而節未可稱董卓協國以擅成伍孚剌之而不畏王敦擁衆以稱亂周顗折之而無疑奇節偉矣而功竟不就至若屈伸

合變進退知機智以遂其謀勇以決其死中古以還無
公儔比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謚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户
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五品正員
官表其閭里護其喪葬官立祠宇史載忠勳

封功臣後一

增 文獻通考曰漢高后二年詔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
藏於高廟世世勿絶嗣子各襲其功位　魏志曰張遼
字文遠文帝踐阼進封晉陽侯及甍詔曰合肥之役遼
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未之有也其分遼邑賜一
子爵關内侯　唐書曰高宗總章元年以太原元從西

府功臣爲二等第一功後官無五品者授其子若孫一
人第二功後官無五品者授其子若孫從六品一人
冊府元龜曰睿宗太極元年親祀北郊詔桓彦範敬暉
崔元暐袁恕己張柬之等其子孫並實封二百户　又
曰開元二年制曰崔元暐張柬之等往以神龍之初保
乂王室奸臣所忌謫居炎海流落變衰感激忠義元暐
子璩清才雅韻謹守典直柬之孫毖祖考繼殁遺孤可
傷高皇封樂毅之後武帝求蕭何之裔斯不遠哉緬懷
前烈宜加後命璩毖並可朝散大夫　會要曰元和二
年録配享功臣之後蘇瓌崔元暐張説狄仁傑敬暉袁

恕己之孫相次録用焉詔曰旌太傅之德將擬南城之
封紹鄴侯之裔不俟東門之感　冊府元龜曰唐文宗
太和二年詔曰如遂良褚之委曲面諍名垂史書仁傑
狄之恢復廟社事形先覺宋璟之文吏骨鯁功叅治平
元紘李之守規畫一時成有裕其胄僅存不絶如綫各
授邑吏使其自試　玉海曰慶曆三年命天章閣待制
王洙集賢校理歐陽脩詳定國朝勳臣名次上之詔本
家既無人食禄者録其子孫一人自樞府使曹彬而下
至邵華凡二百四人　又曰紹興三年詔録用六朝勳
臣自曹彬至藍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先是徽猷閣待

制宋伯友入對言功臣子孫凋喪殆盡乞訪其後量才
録用故有是詔其後得趙普趙安仁范質錢若水諸孫
皆官之　續文獻通考曰忙哥忽都忽子太宗以其父
功封爲郡王　吾學編曰桑敬父世傑無爲州人洪武
二十三年封徽先伯誥曰朕當羣雄鼎沸之秋提虎旅
東渡大江爾父世傑率舟師來歸由是披堅執鋭數著
勤勞既而殁於戰陣已贈侯爵功在國家朕不能忘俾
蒙先業屢從征伐克底成功茲又擒除奸宄豈不彰美
前人特封爾爲龍虎將軍上護軍徽先伯

封功臣後二

原 無廢二勳 祖父勳也臧武仲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致邑乃立臧爲 宜宥十世 賢者之後宜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何以勸 不宜絕 楚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于齊復命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詔曰楚思子文之後漢錄蕭何之後不宜絕重鍾 爲善其懼 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注韓厥言趙武 見基遂襃 後漢明帝詔曰朕出東門見蕭曹墓云云遂襃功臣後也

增 慶幽明 起義烈 冊府元龜曰開元十一年南郊大赦詔武德以來實封功臣有身無大故而亡官失封子孫論屈者所司勘實具以狀聞存者可職其官亡者當錄其裔使幽明同賚 孔帖曰李吉甫當國襃忠臣後以起義烈 有一息及二人 孔帖曰張嘉貞卒後十餘歲韓朝宗見帝曰昔蒙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歿子孫咸在廷張嘉貞有一息名贊符獨未官帝憫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廷賞又曰貞元中選官張建封子去疾許遂于晚賜帛百端自是詔信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二三人者 垂裕後昆 追考故實 玉海曰貞觀五年詔曰親賢作冊著在周經支庶畢侯義存漢典無忌元齡如晦敬德各封一子郡公君集子及叔寶知節各封一子縣公俾非前拜後比歲彙烈如帶加礪垂裕後昆 弇州集曰嘉靖時下詔追考故實收錄故鄂國公遇春曹國公文忠衛國公愈信國公和後俱爲侯誠意伯基後仍爲伯增其歲

封功臣後三

原 封子寢丘 史記孫叔敖子貧負薪優孟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楚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孟曰臣婦言慎勿爲楚相孫叔敖爲楚相王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莊王於是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奉其祀 封父李侯 李同與敢死士三千人赴秦軍秦軍卻李同死封其父爲李侯

增 弓高襄城 漢書云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於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來本功臣後

封功臣後四

增 制 唐元稹授李愿檢校司空宣武軍節度使制曰昔我太師西平王在德宗時能復京邑書於鼎彝每懷宗廟之安實念江東之永而又繼有英哲克全令人惟弟惟兄莫非頗牧尚想德施於十代何憚恩積於一門李愿生長紈綺之中蘊鬱驍雄之器始爲夏帥遂著能名旋領徐方會征淮右鄭寇陰狡將助賊張來犯東郊冀延晷刻爾乃提持戈戟淬礪卒徒一戰而蜂蠆殲不時而猖獗就戮聿來岐下號令益明繕完甲兵爲我保障朕以浚郊重鎮尤藉良材俾爲司空以表東夏持我邦憲用靖爾人 又授劉士涇太僕卿制曰去歲西戎跳入涇上京師戒嚴朕慨然有思廉頗李牧之志而習事者言爾父司空之在涇也築平涼等八城二堡壍保定平原使涇人益樹麥禾以復后稷公劉之教十有六年犬戎不敢東顧朕聞其人思見其後果有令子與之討論亦自奇士鋪陳將略殊有父風訪其班資則曰亞諸卿之間十年矣今命以太僕豈惟報爾先臣亦欲使緣邊諸將顧其愛子爲我竭誠

增 批答 唐白居易答劉總謝檢校工部尚書表曰卿幼承義訓長有令聞能遵忠孝之風不墜弓裘之業朕所

以命加異等寵冠常倫特授雙旌超等八座豈惟延賞亦在任能將懋前脩勉申後効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九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

封爵部三 德行封 增聖賢裔封附 恩澤封 原子孫貴封附 外戚封 追封 尊賢繼絶封

德行封一

原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人之急也 又曰盛德之士封之所以尊有德也 增天中記韋昭辨釋名公貢也才德兼人貢薦於王而用之也辨曰公直也取正直無私也孟子正義曰爵位盛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又曰斥候於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風俗通曰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也孟子正義曰子字也字養也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又曰男任也任安也其德足以安人者故曰男也

德行封二 增聖賢裔封附

原書大傳武王勝殷箕子之朝鮮因以封之 石慶積行封爲牧丘侯 增山堂考索曰張騫封博望侯取其廣博瞻望霍光爲博陸侯取其博大陸平 原漢孔光傳云光父霸治尚書選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内侯號褒成君 漢張禹傳云禹善說論語初元中詔令授太子由是遷光祿大夫元帝崩成帝即位以師賜爵關

内侯　東觀漢記光武紀云建武元年詔曰前密令卓
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
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案東觀記
續漢書皆作宣德侯【增】聖賢裔封　玉海曰平帝元始
元年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後更爲姬氏孔子後孔
均爲褒成侯秩二千戶奉其祀　文獻通考曰漢章帝元和
二年東巡狩過魯祠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
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帝
謂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
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

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歎曰非聖者
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　玉海曰魏文帝黄初
二年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　又曰晉武帝泰始三年
改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　又曰後魏封孔乘爲崇
聖大夫孝文太和十九年封珍爲崇聖侯　又曰北齊
改封恭聖侯　又曰後周武帝改鄒國公　又曰隋煬
帝改紹聖侯　續文獻通考曰顏欽明詩禮易尚書多
所通說學者宗之爵葛繹縣子謚曰貞師古太宗即位
拜中書侍郎琅琊男奉詔校定經史修五禮成進爵子
玉海曰唐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爲褒聖侯開

元二十七年以其嗣爲文宣公任州長史代代勿絶
續文獻通考曰孔子四十代孫振唐懿宗咸通四年狀
元及第仕至刑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　冊府元龜曰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詔曰皇帝御宇禮三恪而爲賓烈
士敦風賴五帝而濟世當宜崇封後裔欽奉前修應前
代二王三恪及文宣王之後並可各令繼絶　玉海曰
宋太平興國三年以孔宜襲封文宣公　續文獻通考曰
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訪孟子後得寧薦於朝
授鄒縣主簿　又曰孔子四十八代孫端友字子交宋
崇寧三年襲封衍聖公端友于建炎初偕叔父孔傳姪

孔玠扈從高宗南渡寓三衢　又曰理宗淳祐元年追
封先儒周敦頤汝南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川伯張載
郿伯寶慶元年追封朱熹信國公改徽國公　又曰明
正德間山東僉事錢宏訪得曾子之後一人於嘉祥深
山中未請於朝後竟湮沒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
臣奏准訪求曾氏滴派得嵩兗兄弟以生長南方不樂
北徙唯質粹肯行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德行封三【賦】聖賢裔封【附】

【原】道以經術　示我德行漢書蕭望之傳云報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　東觀漢記桓榮傳云明帝詔曰

五更而國桓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示我德行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

增 謹重 漢書曰宣帝以劉德謹重封為陽城侯

忠烈 資治通鑑曰開元二十年上思右驍衛將軍安金藏忠烈賜爵代國公

選建 特封 山堂考索曰先王之封建選建明德茂啟崇勲黃苑貲注曰宋制王子之為王者封爵僅止其身而子孫無問嫡庶不遜承蔭入仕為環衛官必須歷任年深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得之爵則不襲也

必享其樂 特為立名 漢書曰邴吉有陰德於孝宣帝故時帝聞欲封之會吉病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後愈封為博陽侯 乘苑詳注曰情樊子善進壽封為壽公言其功壽天下持為立名無此邵因

壽封 梅福復言 祭遵建議 玉海曰梅福傳元帝時求聖裔絕不能紀匡衡議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寢成帝時梅福復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又曰祭遵傳遵建議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

別定美號 不領他職 又曰宋仁宗二年太常博士祖無擇言謹案前史唐開元二十七年始追謚文宣王以其後為文宣公不可以祖諡而加後嗣也請詔有司別定美號於是詔封為衍聖公令世襲又曰哲宗元年改為奉聖公除寄祿官主祀事不領他職又賜田百頃賜書從為隨附孔宗翰之言也

衣賜 一品 帶去二胯 續文獻通考曰孔子第五十七代孫訥字言伯洪武十七年襲封衍聖公時革丞相參入朝令列文臣首賜一品金織衣又曰第六十一代孫弘緒字以敬景泰六年八歲襲封衍聖公賜鶴袍玉帶如例以其幼小去二胯俾藏之以為榮

銀章 玉帶 又曰元順帝至元六年授孔子五十五代孫克堅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八年制易以銀章 下詳帶去二胯注

鶴袍 ．麟服 上詳帶去二胯注 續文獻通考曰孔子第六十二代孫聞韶字知德以弘治十六年封衍聖公賜麒麟服白玉帶黃金盆

德行封四

增 聖賢爵封 附

增 制 唐蘇頲授安金藏右驍衛將軍制曰安金藏家本孝悌身全忠懇往在周朝困於酷吏共誣良善敢謗太皇不任楚毒並加刑憲金藏乃自刺心肺見其誠節因而寤主實賴斯人則弘演納肝田光吞舌求之既往未足為喻眷言酬德自可超倫彰其貞固之美拜以誰何之任

增 聖賢爵封 詔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乃退考五代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誠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德報功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　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夫子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

尊賢繼絕封一

增 禮記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尊賢不過二代或

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　左傳鄭子產曰昔虞閼父爲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注胡公閼伯子舜後也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三恪恪敬也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史記曰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乎得樂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華成君毅之後也　漢書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祖撥

亂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孝武晴咨前代初得周後復加爵邑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　又曰武帝還過洛陽詔曰周室遂而無祀得孽子嘉其封爲周子南君　又漢武元狩中復以鄼戶二千四百封蕭何曾孫慶爲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以蕭相國德慶厚也　又曰元康四年立新命夏侯嬰陳平張良周勃等一百一十八人後絕爵復家也　又曰高祖功臣侯者子孫驕逸多陷法禁訖於孝武靡有孑遺於是成帝復紹蕭何而哀平之世復曹參周勃之後　東觀漢記和帝

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絕之誼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生既有節終不遠身誼臣受寵古今所同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爲嗣者須景風紹封以彰厥功　增 文獻通考曰建武二年詔曰唯宗室列侯爲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愍之其並復故國　原 晉陽秋曰夏侯惇魏之元功勳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況朕受終於魏而可忘其功臣哉其擇惇近屬封之　晉中興書曰元帝紹封魏後曹勵爲陳留王　又曰太元二年興滅繼絕復故陳騫後浩之爲高平公裴秀後球

爲鉅鹿公王沈後朴之爲博陵公荀勗後軌爲濟北侯何曾後閎爲朗陵侯羊祜後法興爲鉅平侯　增 唐書曰永昌元年以周漢後爲二王舜禹湯之裔爲三恪神龍元年復舊　冊府元龜曰德宗貞元九年詔九廟配饗功臣封爵廢絕者宜令紹封以時享祀

尊賢繼絕封二

原 尊賢不過二代　封陳以備三恪（並詳一除新）　成湯革夏而封杞　武王入殷而封宋（所以興滅繼絕也立大遂）　後始孫　撫厲（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伯有爲厲子產立公孫洩及子良止以撫之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之子皆爲鬼所殺立其後以撫之）　纂乃前修　食其

舊德宜遵封宋之文果協屏周之典【增】不渝

最長冊府元龜天寶八載制曰胡公啟陳微子分宋位存三恪狀比二王後魏孝文帝十代孫元伯明客蓋中和業彰前烈識而不渝信而可復式主禮祀者非而雍可襲封韓國公文獻通考曰使太祖曾孫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太祖肇造區夏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後屬籍近行尊者一人裂地王之於是從式最長乃封安定郡王

擇一人推五行冊府元龜天寶七載詔曰禮文既存三恪之義漢宜育周以繼絕之道書以創宜周損益王三二王之後擇為廣其苗裔人以為絕之恪推然相承者一弘後周隋之後於是三恪皆永為國賓又其後五行之運周漢為三恪其二王後不合為二王其士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運以為唐承漢後天寶九載詔以周漢為三恪定國家集賢院學士衛包抗表陳之乃求殷周漢後為三恪省集賢院學士會議集公卿尚書省議於尾宿天意照然帝心是從定乃求殷後為恪唐高祖曰周隋之後為二王後

永作我賓

爰復兩國冊府元龜天寶元年詔唐虞夏商之後洛等廢韓介鄭公以杞用夏後禮從周禮其上及天禮以唐虞為一十二代曰啟陳留仍社稷山陽縣於當堂陳留休受封於殷典祀之典於是天子以當代為禮相仍奉周宗承宋封殷後禮上至天禮曆代接封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　尊賢繼絕封　八

殷我賓館肅成朕可紹其實奉先王之典禮守其休命則以賓禮禮之冊府元龜周顯德元年制曰周公姓氏可奉祀爲侯周以一十二邑隋不舉其祀欲使周有後以公爵文書為二王之後又開元二十五年制以鄭公爲後以陳後周書又以子男之封爲周公介國公之外又以介國公子孫紹封介國公以繼其絕賓客故介國公宇文承天男休可依舊封介國公爵曰嘉

載稽舊典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二年詔曰皇帝宇文禮元三恪而宗祀為前修奉三光三代之後宜承前代爲唐世宜崇王之後爲黃帝三五三國之後各宜令立嗣以奉之敦奉前王之教爲一王以成繼絕之道仍加封爵思今其帝皇二十年立

當崇後裔

齊世當宜崇可封各後令繼絕仍加思令宜王之後進可封各後令繼絕仍加思令福四年勅周受能國立夏殷之祀唐曆五帝三王暨漢高祖天子封歷代相沿百王不易獻替景運紹興乃鄭介之前朔典稽舊典宜開上宇倂奉宗繼宜以紹國不曆開其千戶封唐許王李從益爲郇國公奉唐之祀三

尊賢繼絕封三

【原】興滅國繼絕世白虎通曰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遷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

內怨之君樂繼絕

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漢書功臣表序

微子賓於王家禮王無成然啟命微子於代殷後作賓於王家書爲周之客

蔡仲侯於東土蔡叔之子仲王命蔡仲邦之蔡

死王事之子詳前

治楚國之後漢書平帝紀

封霍光曾孫陽等復故爵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封霍光從父昆弟曾孫陽宣平侯又云其孫之後陽爲侯

其子孫文克之後封其子孫爲後立其子命爾侯於東土

大夫司孫慶忌等爲列侯章帝紀賜鄭商孫明友等關內侯又云商孫等復故爵元孫周勃元孫共明等爲關內侯

封山陽公奉漢祀魏志明帝青龍二年山陽公薨追尊爲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

封陳留王奉魏祀晉書武帝紀泰始元年封魏帝爲陳留王又云漢獻帝陵

石苞國祚莫繼以孫行爲公晉書石苞傳苞孫行嗣爵

王基爵祚再絕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　尊賢繼絕封　九

以孫恢紹公又曰司空王基爵再絕其以基從孫恢爲公

二王後兄弟周書皇甫曾孫子元孫元孫子兄弟又云以爲宋公之後

唐朝宗屬中取一人冊府元龜周顯德元年勅其故安陽令唐三朝恪宗二恪之後各以一人又以隋中取一人封宋公爲介公周後以介國公及介國公以宋國公封爲承之

唯周義不可廢冊府元龜周顯德中爲唐隋之後獻封爲郇國公以元後爲封唐宗室從孫後唐之後封宋國公義奉唐祀晉朝宋嘉禮以周爲二王後以隋爲三恪封唐後爲三恪

尊賢繼絕封四

【增】詔漢安帝續封功臣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

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披圖按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蕭曹學封傳繼於今況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絶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充後者分别署狀上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

原表魏武帝謝襲費亭侯表曰不悟陛下乃尋臣祖父厠豫功臣克定寇逆援立孝順皇帝謂操不忘獲封茅土聖恩明發遠念桑梓日以臣為忠孝之苗不復量臣才之豐否既勉襲爵邑忝厥祖考復寵上將鈇鉞之任兼領大州萬里之憲内比鼎臣外參二伯身荷兼紱之

榮本枝賴無窮之祚也昔大彭輔殷昆吾翼夏功成事就乃備爵錫臣束修無稱統御無績比荷殊寵策命襃績未盈一時三命交至雙金重紫顯以方任雖不識義庶知所尤　又郭嘉有功臣死宜追贈封表曰臣聞褒忠示寵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敖顯封厥子岑彭既没爵及支庶誠賢君殷勤於清良聖祖惇篤於明勲也故軍祭酒洧陽亭侯潁川郭嘉立身著行稱茂鄉邦與臣參事盡節為國臣今日所以免戾嘉與其功方將表顯使賞足以報效薄命夭殞不終美志上為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為之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柩悲慟仁恩降下念發五内今嘉殞命誠足憐傷　梁任昉為褚蓁代兄襲封表曰一日被司徒符印稱詔二日許臣兄賁所請以臣紹封南康郡公臣世為故聖運偶時來尚德疇庸光錫土宇臣賁載世承家兄居長德而量已夙退内事閨疏以臣行違幽明早酷荼苦賁天倫實至友愛淳深非直引埒推溫故能逃迹讓位鞠育提養以及人次事死讓生尚均脫屣取信十室本若錙銖乃遠謬推恩近萬庸薄能以閨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二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子之言張以誠請

丁為理屈且大宗絶緒命臣出繼傍統宗承在昔理絶終天永懷情事觸感崩裂伏惟陛下俯權孤門哀榮之重爰奪臣賁一至之輕察其丹款特賜停絶至公允穆微臣克幸　又表曰近冒披款庶蒙克亮奉被還詔未垂矜允伏讀周遑罔寘心誠臣本凡劣身名不限摽一善不足以驗風流存小讓不足以弘進止若乃富埒千駟貴有邦家二者之來不期而至中人猶其趨趄凡近固宜勉勗直以門緒有歸長德無二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留心孤門特深追遠故臣窮必呼天悲感咫尺賁嬰疾沈固公私

廢禮逢不世之恩遂良己之志確然難奪有理存焉臣
旣承先旨出纘傍統受命有資反身何奉歛心感悼義
迫窮誠臣貴息齊年將志學禮及趨拜且私門世適二
三攸序若天眷無已必降殊私乞以臣齊奉膺珪社伏
願陛下聖慈曲垂矜愼如蒙哀允施重含育　周庾信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曰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
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祭爵無間有傳良相女
叔齊胤嗣絕沒實賢臣謹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
爵死於王事絕嗣者聽以支子繼襲非死王事不許承
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

翼贊大猷一日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胤享祀便絕於
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上林之獵已削其侯不服
襜褕之衣先除其國伏惟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聞
鼓鼙而思將帥畫雲臺而念舊臣豈有功存社稷而無
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周於藩屏爲約事在世
功漢以山河爲誓義存長久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
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
宗周室興亡貴存身後紹高密者累葉豈專鄧禹之正
胤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愚謂生有其勞死
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爲厲

若敖之鬼其無餒而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增 判唐周彥之對遺腹襲侯判曰乙在夢徵蘭生逢集
蓼岐嶷纘體繼弓冶之餘徵詩禮無聞想山河之舊業
望九原而不作松石增哀思五等之崇班茅封闕嗣同
夫孫紹未有識於臣源類彼叔敖亦無言於楚相當今
封比干墓式商容閭豈可使諸葛之苗隨時歇滅樂毅
之後沒代湮淪況乎血屬詳明宜存必復之始手文昭
著須傳幹父之能訂以前聞義何殊蓋子酌其故事
跡頗類於周文

恩澤封一

增 蔡邕獨斷曰漢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
主魏志曰漢制凡人君特所寵念皆賜之封邑及丞相
初拜亦錫茅土號曰恩澤出自私情非至公之封也中
興以來無有封者 原 公孫弘傳曰漢帝以列侯爲丞
相唯弘無爵詔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
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魏
志崔林傳云林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
列侯自林始也 增 資治通鑑曰天寶九年賜安祿山
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記纂淵海曰國朝
之制食邑滿萬戶乃封國公杜衍旣致仕因郊祀當加

惠而食邑未滿萬戸特詔封祁國公蓋異禮也 文獻通考曰按孟堅述西都列侯除王子之外以功臣爲一表外戚恩澤爲一表蓋功臣者以勳績顯著而得之者也外戚恩澤者以遭逢忝竊而得之者也然裔夷之降爵有何勳庸乃儕之功臣宰相而封侯未爲恩澤乃儕之恩澤又博陸之定大策輔幼主長平冠軍之征匈奴取朔方破祁連其殊勳偉績本不緣椒房至李貳師則祇緣女寵以進伐大宛得名馬之事又不足言今列貳師於功臣列博陸長平冠軍於外戚抑揚之意殊所未喻 記纂淵海曰錫土非所以逮無功割戸實所以封有德苟有寵過其量是謂食浮於人 李靖表會要曰景龍三年兵部尚書韋嗣立上疏曰皇運之初功臣食封才三二十家今恩澤受封至百四十家已上

恩澤封二

增 **以勞．無勳** 文獻通考曰東鄉侯籍建都鄉侯良賀二人俱頼帝爲太子時小黄門帝立以勞封 唐書曰李崇以父賀勳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親族相賀崇甯泣賀掻而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小以封賜當報主恩不得終於養是以悲耳賀由是大奇之

迎奉．經略 文獻通考曰寶應元年西蕃犯京畿代宗幸陝北至華陰魚朝恩以大若軍至迎奉六師方振由是帝加寵異永泰二年封鄭國公 又曰楊復恭樞密使元冀之子也以父蔭入内侍省元冀卒起復爲樞密使僖宗自蜀還京時行在制置内外經略皆出於復恭車駕還京封魏國公

父母．妻室 册府元龜曰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勅

曰在朝文武臣僚並諸道節度刺史等有父母者宜遍加恩澤使天下之爲人父者知感爲人子者知恩、又三年勅夫子立言傳有聞雖之樂春秋安訓非無石碏之封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所宜從爵各顯家寵朝陞及諸道節度使妻室未有縣號者宜各加恩

巧爲奏．恥與列 漢書曰莽居攝安衆侯劉崇與張紹攻宛而敗紹從弟竦崇父嘉詣闕自歸竦因嘉作奏狀等大悦太后下詔封嘉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内侯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人爲語曰力戰鬭不如巧爲奏 太平御覽曰光和元年始置鴻都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

無橫草．封忝賜履 會要曰景龍二年食封邑者一百四十餘家御史宋務光上議曰近者封建頗緣恩澤功無横草人已分茅 記纂淵海曰杜衍封祁國公請奏有曰非萬戸而忝賜履之封自三少而房司成之重

日侍左右．不離與衛 文獻通考曰高力士本姓馮則天名入學中元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及平内難昇位饒力士居内坊日侍左右從幸成都還封齊國公、又曰李輔國本名靖忠元宗幸蜀郡肅宗承命北巡輔國以扈從從小心恪愼晝夜不離輿衛及即位令掌四方文奏恩遇稍崇又改名輔國既復二京封郕國公

寵章非次．行食有加 記纂淵海

恩澤封三

原 **即墨大夫官無留事** 史記田完世家云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

人君特寵 晉中興書云漢制人君特寵皆賜之封邑

張釋勸王諸呂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以大謁者張釋勸王諸呂封爲建陵侯

封欒大爲樂通侯 漢外戚恩澤侯傳云孝武以方術封欒大爲樂通侯

封千秋爲富民侯 漢書車千秋傳云武帝時千秋上書訟衛太子冤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悟謂千秋曰父子之閒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

閼

故事乃封楊賜後漢楊賜傳云帝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臨晉侯

以舊恩而封彭祖漢宣帝紀云故掖庭令張賀有舊恩而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案師古注曰所子者言養弟子以為子

增以恩澤封文獻通考云南嶽侯陳茂鄧后叔父景之晉以恩澤封

久宿衛又云宦者龍亭侯蔡倫桂陽人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宿衛封邑三百戶

原龍潛之舊魯國先賢志云桓帝封鮑吉詔曰吉與朕有龍潛之舊封西鄉侯

河東太守為天下最魏志杜畿為河東太守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增秩賜爵關內侯

董猛固讓封邑晉起居注云惠帝永平元年詔曰侍中董猛固讓封邑其封武安侯

增恩澤封優於滅吳功經濟類編云晉惠帝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石崇與何攀共奏曰吳會僭逆幾於百年先帝篤歲適殄謀臣猛將猶有竭力之效而令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也

一時恩澤豈足為長世之軌文獻通考云程駿傳元魏獻文崩初遷神主於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駿以為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為帝王所貴未聞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雖一時恩澤豈足為長世之軌乎

安樂太平取富戶冊府元龜云景龍三年應食封邑者一百四十餘家應出封戶凡五十四州皆天下膏腴物產其安樂太平公主封又取富戶不在蠲免限百姓著封戶者甚於征行

代李輔國文獻通考云程元振以宦者直內侍省代宗即位以其誅越王係黨與功拜飛龍副使尋代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封邠國公

未滿萬戶玉海云宋敏求錄慶曆七年南郊中外將相雖貴速滿萬戶固請使相未滿萬戶者皆得封

乳母子封續文獻通考云力軍進力嗒嗒世祖時以乳母子統宿衛封權門郡公

冀國公又云完顏伯顏成宗乳母夫至元三十一年封為冀國公

恩澤封四

增制唐李嶠授張昌宗麟臺監制曰張昌宗鍾鼎盛門珪璋重器碩學總於丘墳高才軼於睢渙每懷五嶽之舉期陟九仙之路雖混濟之量未去朝廷而元遠之心恒對山水須立功祠廟欲以致福朕躬嘉其懇誠用增顯秩固辭侍從之班願在優遊之地子雲寂寞雅好文詞季長博通堪典經史宜因松柏之性處以蓬萊之山可麟臺監餘如故

薛廷珪授內官劉益謙加官制曰劉益謙惟爾參我樞近之務副我腹心之求允謂才難克彰試可委任斯重端莊有聞冰清繩直潔己蒞事數馬而對問樹不言稽爾秉持稱吾宥密是用升之峻級寘彼崇班宜保優異勉圖始終

增碑唐鄭薰內侍省監楚國公仇士良碑曰公弱冠以辨智取位強仕以幹蠱居官及蒞大政以機略致勳勞臻於貴壽以恬退保終始事在簡冊爵極天人出入七朝顯揚三紀擊鞠廣場則馳先百馬彎弧迥野則飛落雙雕故得侍娛遊則三領五坊承顧問則八加供奉

外戚封一

原漢書曰漢與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 又曰高祖封呂后父呂公為臨泗侯兄澤為周呂侯 又曰文帝封后弟薄昭為軹侯又鄔侯駟鈞以齊王舅侯

周陽侯趙兼以淮南王舅侯　又曰薄昭竇嬰上官衛
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
大雅申伯之恩寖廣博矣　又曰景帝封太后弟姪竇
廣國為章武侯竇彭祖為南皮侯竇嬰以破吳楚功封
魏其侯后弟王信為蓋侯　又曰武帝封太后同母弟
田蚡為武安侯勝周陽侯皇后姊子霍去病伐匈奴封
冠軍侯　史記曰武帝衛后弟青封長平侯四子皆封
侯貴震天下天下歌曰生男無喜生女勿怒獨不見衛
子夫霸天下　增漢書曰宣帝制御史賜外祖母號為
博平君　原漢書曰河平二年上悉封舅王譚為平阿

侯商成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立紅陽侯五人同
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東觀漢記曰馬防兄弟三人各
六千戶防為頻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綏定西羌以
襄城羨亭一千二百戶增防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
又曰光武封新野王子鄧汎為吳侯皇考姊子周均為
富波侯追封外祖樊重為壽張侯重子丹為射陽侯孫
茂為平望侯彝鄉侯從子冲更父侯后父陰隆宣陽侯
子識原鹿侯就為信陽侯皇考女弟子來歙征羌侯弟
由宜西侯以寧平公主子李雄為新市侯后父郭昌為
陽安侯子況緜曼侯兄子竟新郪侯匡發干侯以姨子

馮邯為鍾離侯　又曰明帝封太后弟陰興為鮦陽侯
子傅隱強侯陰盛為無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
又曰鄧訓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東京
莫比　魏志曰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議自
古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
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　增又曰下隆以后父封睢
陽鄉侯　晉書穆章皇后何氏名法倪準之女也後追
贈父光祿大夫封晉興侯　太平御覽曰哀靖皇后王
氏字穆之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初為瑯琊王妃哀帝
即位拜皇后追贈父濛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安縣侯

文獻通考曰李祖勳祖昇弟齊文宣時以女為王妃封
丹陽王

外戚封二

增先褒紀子　追封靈文冊府元龜曰周桓王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故先褒為侯
又曰漢文帝即位薄太后母前死葬櫟陽北帝乃追
封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櫟陽亦置靈文夫人
園　作炭　採桑史記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為人所略賣至宜
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
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后新立
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
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召見持之而泣乃厚賜田宅金
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　順成　桑樂冊府元龜曰漢昭帝即位追尊皇太后外祖趙父為
順成侯　又曰上官安上官皇后父也初安女入為昭
帝婕妤安為騎都尉月餘立為皇后安以后父封桑樂

侯

帝舅嘉、后父昌冊府元龜曰漢宣帝許皇后父平恩侯嘉元帝舅也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八九年矣及成帝立久之以特進侯就朝位　又曰後漢光武郭皇后父昌真定人仕郡功曹建武二十六年追贈昌陽安侯

湖陽立廟、陵旁建塋冊府元龜曰樊重光武外祖也建武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諡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又曰和帝永元九年追尊帝母梁貴人為恭懷皇后諡追封諡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建塋於恭懷皇后陵旁。

臨泗、觀津上詳第一條　冊府元龜曰魏郭永安平廣宗人文德皇后父也明帝太和四年追諡永為安陽鄉敬侯青龍三年又追改封永為觀津敬侯

尚三主、封二伯金史曰蒲察鼎壽欽懷皇后之父也通契丹漢字長於吏治封太尉越國公長子辭不失又三尚公主而不以勢驕人　續文獻通考曰昭皇后母儀奕世後於文姚以故張氏得封二伯

大啟土宇、分食名城冊府元龜曰外戚之尊由來尚矣肇自周室降及漢家從母后之族貴皇嬪之親或追崇名諡逮置

封晉邱

寢園或茂錫珪璋大啟土宇蓋王者展因親之孝重慈禮之道焉　又曰夫三代之降后妃之家重侯崇爵府敦連封或一門三王或同族五侯分食名城須開錫攻章冊之制名器之重澤或躋為西京呂霍之分東都梁竇之權不及三隔同歸一貫得上徵不當之譏下免無功之誚惟明聖能焉

免無功之誚、本大勳而成上詳分食名城注　續文獻通考曰高皇帝無外家三只之屬以故王壽廟號雖極隆於揚徐而朱邸自功臣外無兩書若李陵西由尚主而蹈嘗然亦岐陽大勳所指本而成

外戚封三

【增】**遭逢**文獻通考曰外戚恩澤者以遭逢恩寵而得之者也

【原】**穰侯成陶邑之封**范子云穰侯攻齊五年秦不益尺寸之地反成陶邑之封應侯以攻韓八年成其南之封故戰勝大臣專益地則私封之也

逮高祖而侯者三人漢書外戚傳云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公為臨泗侯後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

為周呂侯次兄釋之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

與定天下侯者二人詳第一條

四人為王、六人為侯漢高后紀云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乃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

呂氏所立三王又云秋七月皇太后崩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恐為大臣所誅因謀作亂時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其謀泄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

王氏田氏三侯漢書外戚傳云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母臧兒為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為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

封壽嬪

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奪金氏納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會薄皇后廢字立王夫人為皇后男為太子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

五人同封詳第一條。**五國並建**東觀漢記桓帝紀云延熹七年十月上幸章陵至新野祠公主壽張敬侯廟乙丑詔曰存善繼絕食籍德貞武騎都尉樊演高祖父望以光武皇帝元舅扶助中興追封壽張侯諡曰敬侯父茂封冠軍平望鄉侯五國並建其二絕者稍之

楊駿為臨晉之封王隱晉書云楊駿為臨晉侯時人人篇言曰侯輝臨晉後必尊當

【增】**聞喜侯**冊府元龜云竇武扶風平陵人桓思皇后父也延熹八年后初入掖庭為貴人帝拜武郎中其冬立為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靈帝立拜武為大將軍更封武為聞喜侯

封縣君又云晉王肅妻羊氏武帝外祖母也泰始三年詔曰故蘭陵景侯王肅夫人羊氏含章體順克成家道而早世

未還休寵皇太后孝思丞永慕罔極其封夫人爲聊君

舞陽宣德侯又云何真南陽宛人靈思皇后父也后選入掖庭光和三年立爲皇后明年追號真爲車騎將軍舞陽宣德侯

王二公五侯六子三又云閭毗代人文成母恭皇后又勅封河東公後興弟先並封爲王自餘子弟陽爵爲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

以功除又云長孫順太宗文德皇后之叔父也從平京城以功除將作少監及致仕封平原郡公

以舅氏特寵之又云竇希瑊者睿宗竇后之族也元宗先天元年以希瑊希球希瓘各實封二百戶以舅氏特寵之也

封拜外戚又云吳湊章敬皇后之弟也肅宗上元中授衷姑尉寶應二年始詔拜外戚贈燕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封濮陽郡公

外戚封郡王玉海云元豐三年御史言曹佾以外戚封郡王祖宗以來未有比

主兵符易喜怒續文獻通考云會昌孫忠伯主兵符而不能易人主之喜怒喜寧張伯建昌張兵齡伯能易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廷人之進止

外戚封無世又云嘉靖十五年泰和伯陳萬言婦務書乞襲吏部駁奏言外戚封無世者上命爲指揮

外戚封四

增 制唐蘇頲授王仁皎開府儀同三司制曰王仁皎戚門華緒當代賢戚不言而自有陽秋從信而罔愆風雨軒星作範已寵於金穴魯管增輝更芳於玉樹三事斯擬百工式瞻俾延椒臺之祥宜助槐庭之理 元張士觀高麗國王昛加恩制曰昛秉心直諒賦質貞純早克嗣於先猷久服勞於王室身惟國壻寅居賓日之方男即皇甥復預乘龍之選築館荷兩朝之眷分茅襲百杷之傳祖宗世稱漢藩轄保樂土於三韓父子並爲周司徒播清風於萬古可高麗國王尚服渥命以介福祺

源 表晉庾亮讓封公表曰觀聖賢之於名爵敬戒之甚重豈先哲宜重之於古而聖朝可輕之於今耶譬猶迴太陽以消湛露運滄海以灌爝火其功易成其事易立

增 唐宋之問爲定王武攸暨請降王位表曰陛下隆德嗣興鴻基紹復外家諸子降等猶誓於山河主第增榮在臣更超於等數雖渭陽情重沁水恩多而濯龍之戚今乃方於五侯緣駙馬之姻古未封於四履私親越禮聖人之孝理載光冒寵延災微臣之官謗斯久 李嶠爲定王讓官封表曰臣行能近淺識性凡陋難化之質非八音所陶不移之愚豈六藝能飾往緣戚屬叨奉恩私遂得地列齊封門開魯館承敦叙於九族被徽章於五等今光華始旦品物維新方就散秩之章幸沾朝請之流寧可以冒踐槐廷更增茅土陛下懸旌訪逸刻像求才朝有白駒之賢野無黃犢之彥方使思皇多士必明於至公豈令棫樸能官近廢於親昵臣自審量實所不堪伏冀回光斂霧寢綍收綸察臣不移之心矜臣非飾之請特停過誤改命才良則白馬丹書不慙於異姓和羹作礪不違於凡庸

增 碑唐李湛然太子少傅竇希瑊碑曰自祥生石紐祚

啓金刀盛業與塗山比崇長發將觀津方永文昭武穆
帝載矢之於典謨眾將重侯居族布在於方冊故得國
華人傑蹈振古以騰芳服冕乘軒迄昌辰而益茂莫不
歌鐘繼響喧喧連北里之音鄉館相望藹藹並東都之
盛 明張來儀滁陽王廟碑曰皇受天命發跡濠梁方
其始興附於滁陽滁陽先知識聖於微聖有大難王脫
其羈取彼神龍冀之風雲浴日咸池滌其垢氛龍騰日
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寔啓王衷皇曾無旅王命予之
皇室未媲王命女之謀行諫從肝膽弗疑婁斐之言終
莫我讒渠魁專征付以閫外顯強懸驕有衆日大變生

不意卒疾於勢何啓其緒弗克其成皇明日昌既臣萬
方訓符錫爵乃侯乃王
增 論唐李翰漢祖呂后五等論曰孝惠既崩高后稱制
侯王諸呂何不可哉若早署祿產之位序親疎之節不
其國以圖全壽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
將相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移若唇齒預閑覬覦之
心不跂嫌猜之路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謝壽陵不負
先帝安有竹兵之觀變代邸之危疑哉

追封一

增 梘里 柏川 冊府元龜曰漢武帝即位尊皇太后母
臧兒爲平原君追尊皇太后父仲爲共
侯仲梘里人也梘里起圖邑二百家金史曰紇石烈
良弼柏川人世宗時拜平章政事封宋國公居位二十
年成就太平之功一時號稱 先儒 賢相 續文獻通
貫相李復追封金源郡王 考曰宋理
宗淳祐元年追封先儒周敦頤汝南伯程顥河
南伯程頤伊川伯張載郿伯 下謚柏川注
沉厚 冊府元龜曰德宗在奉天賜故武成郡王貫
林左僕射賜貢封三百戶曰林下有殊功性賴
觀良初奉天性不改雄朱賈隱亡陛下也太思其
能容忍若襲有加不尤北收林下世及急不
讀言故袞附立爲之之史曰邢律未剝秋忠是
沉厚爲乙享謚殷立乏乾統曰間追討嶽世郡王
齋 罵賊 續文獻通考曰元化備於湖封觀國公 征又文曰
文獻通考曰孝宗受魯元封人世理封交趾
季輔賴人至正中守江州
爲賊而死追封贈西郡公 討武氏 立理宗
王貞起兵討武氏不克子沖與貞同死嗣元初追復官
土 續文獻通考曰鄉請之鄉縣人以擁立理宗官至
大封累封齊國公 迎柩賜印 至墓賜策 冊府元龜
迄封錮邵公公 曰後漢光

武郭皇后父昌真定人仕郡功曹建武二十六年后母
薨帝親臨送葬百官大會使者迎昌喪與主合葬追
昌陽安侯印綬 又曰郭誼劍皇后以父也爲之父追
永元二年卒於官元興元年和帝以后父皇后之父追贈
者持節至訓 冊府元龜曰和帝元追贈
基賜策高盧 盧諒平山 高麗渤海 明帝立皇后以
元敬高盧皇文 昭皇后南陽王也文學中樂爲平山衆
後漢書馬皇后父 故南陽王也 ...
郗后父 鄧香安陽 何異宣德 冊府元龜曰
公海 鄧香安陽人香和帝和熹后父和帝即位追
于也后思皇后帝父追也贈后以安遷入侯印綬庭光和三年何立爲皇后
人寔思皇后父追贈香安陽侯印綬庭光和三年何立爲皇后
明年追號其父爲
舞陽宣德侯

追封二 附 子孫貴封

增 思成侯 冊府元龜曰宣帝地節三年追
賜外祖王廼始謚曰思成侯
原 追尊陰 睦爲宣恩侯 東觀漢記陰識傳云建武二
年追尊貴人父陸爲宣恩侯
樊重追封

壽張人樊重傳云世祖即位追封為壽張敬侯

陰興追封鮦陽又陰興傳云夫人薨興會葬遣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至墓賜印綬追封加諡曰鮦陽翼侯

增 追爵宣哀冊府元龜云陰陸光烈陰皇后父也南陽人建武九年追爵諡陸為宣哀侯

追爵安成又云章帝竇皇后父勳大司徒融孫也建初七年追爵諡勳安成思侯

原 宋楊追封當陽侯東觀漢記宋楊傳云安帝永寧元年遣大鴻臚使持節至墓追封當陽侯

封梁竦為褒親愍侯又梁竦傳云永元九年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諡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好爵顯服以慰母心

籍建追封東鄉侯又順帝紀云中常侍籍建追封為汝陰東鄉侯

增 家無餘財太平御覽云胡質卒家無餘財唯陽太清諡而已追封陽陵亭侯

追封甄皇后父冊府元龜云魏明帝太和元年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帝母文昭甄皇后父諡曰敬侯

郭永安陽鄉敬侯又云郭永安平廣宗人太和四年追爵永為安陽鄉敬侯

郭滿西都定侯又云郭滿西平人齊王即位追封諡滿為西都定侯

曹彬濟陽郡王紀纂淵海云本朝曹彬追封濟陽郡王

王安石舒王文獻通考云宋徽宗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子雱為臨川伯從祀

追封朱熹文獻通考云寶慶元年追封朱熹信國公改徽國公

以隱逸追封又云杜瑛字文玉天曆中以隱逸追封魏郡公

死陳友諒又云余闕至正十七年守安慶死於陳友諒追封豳國公

入敵陣被創吾學編云河門芮忠武王玉共武二十七年陸都狩陣司知成祖舉兵靖難首用王東奇北下九門攻東將敵闌上敕師王不知兵在突入賊陣殺數十百人免被創沒上哭之食不下世敵猶論請賊功當第見手宋內公

戰滅渡橋又云俞忠烈通海巢人健征漸西免湖州韓戰國兵族橋中流失奉增諸師公改號國公

追友諒至采石又云張德勝合肥人以身來路友諒紀龍江力戰追友諒至采石歿改帝贈周公

子孫貴封

封暉遂

安郡公冊府元龜云唐張長遜為五原太守會處羅可汗解兵去高祖大悅封其父暉為遂安郡公

徐世勣父又云武德二年詔徐世勣父上柱國舒國公蓋宜封濟陰郡王

宋璟父元撫又云開元六年侍中宋璟以父元撫贈鄆州刺史乞贈其母崔氏為安平郡夫人

蕭嵩父灌裴光庭父行儉又云十七年追贈中書令蕭嵩父灌為吏部尚書門下平章事裴光庭父行儉為太尉

孫逖陳情又云二十四年中書舍人孫逖上表陳情曰臣父嘉之幸遇明時早勤學業出身入仕四十餘年幾及令長臣風荷感郊累登清貴頻遷省閣又拜掩恒地近班榮近則過量遂逢日暮父乃後時在公府有俞榮之貴於秘庭無報德之效反愁烏鳥徒薦鴻伏望降臣一外官特乞徽思稍當臣父愛詔焚之發嘉之宋併司馬致仕

李晟父欽又云德宗興元元年關元帥李晟平朱泚拜司徒詔贈晟父欽太保母王氏代國夫人

有父母並許加恩又云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勅中外臣僚及諸道節度使降有父母遺並許加恩

李瓊來歸復父官爵文獻通考云李瓊全之子為蒙古江大都督景定三年以京東來歸詔封為齊郡王

自金歸元又云其附自金歸元後以復其父官爵子德裕資封姪山郡王

追封祖父母父母又云世宗嘉靖八年令孫襲祖爵者得追封其又母曾孫襲曾祖爵者得追封其祖父母父母旁支襲爵者得追封其本生祖父母父母妻先歿者得封為妣

追封三 增 子孫貴封附

增 制 元闕復追封伯夷叔齊制曰昔居北海之濱移廟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載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竹之風肅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廣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崇讓仁惠公

姚燧左丞許衡贈

官制曰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必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摳衣滿戶外之列屨今既亡矣誰其嗣之於戲在爾身有垂沒世之名於朕心有失同時之恨可追封魏國公諡文正　閻復丞相伯顏贈諡制曰伯顏崆峒孕秀列象騰精居政府則不動聲氣措泰山之安秉戎律則純乎仁義猶時雨之降當其聲鶴浦渝盟之罪總龍驤飛渡之師克廣世祖好生之心允獲宋人誠服之意衣冠不改市肆不易恩戚普洽於三吳車書以混文軌以同聲教遂覃於百粤遠朕纂承之始益申推戴之誠永懷社稷之宗臣宜侈河山之高爵於戲曹侍中江南之役規摹一何小哉郭汾陽異姓而王崇報斯亦至矣可追封淮安王諡忠武　元明善中丞于璋贈諡制曰于璋志蘊忠貞運逢熙洽慶雲甘露氣和而動植自宜威鳳祥麟瑞應而猛鷙咸伏結深知於世祖參大政於武皇澄清每振於憲綱動靜允維於國體逮朕嗣服名卿來廷賜以繡衣執法應中端之象專茲白簡行軫寬南顧之憂遽何馳訃之聞盍有崇褒之渥於戲劉寬長厚允宜居鼎鼐之司胡廣中庸謂當久臺閣之任事乖往古恩慰九原可追封鄂國公諡文簡　明王褘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曰常某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即來歸於我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為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灤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攙哀訃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藎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既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崇陞於次相爵兼錫於真王維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有歉

【增】碑　明宋濂東丘郡侯花公雲墓碑曰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偽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樞密院判官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城中乏食公士馬憊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上命諸將力戰賊敗去後五年上即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　陶凱追封徐王廟碑曰洪武四年夏六月丙申皇帝御皇宮門召禮部尚書陶凱諭之曰皇后父徐王馬氏世為宿州人家閔子鄉新豐

里王本民家素質樸以兄弟齒序人稱之曰馬某王少壯時膂力過人沉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強疾惡見有為不義者視之若仇讐然或少忤其意輙肆毆擊雖至死無所畏憚鄉人莫敢犯當元政失馭天下將亂王以忿爭殺人恐逮於法移家定遠及天下大亂乃挈皇后母避兵他所而以皇后託定遠郭氏俾育為己女後郭氏首難自為元帥收鄉民兵朕亦為部下士遂以皇后為朕之配既定天下即皇帝位皇后正位中宮封皇后父為徐王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他無繼嗣因立廟於太廟之東歲時奉祭　蘇伯衡岐陽武靖王勳德碑

曰皇上誕膺天命統一萬方羣才韜略共為帝臣傑出其間而受上將之任者固非一姓至其生建國爵而死啓王封者僅四人焉曰徐中山王曰鄧寧河王曰常開平王而岐陽王其一人也

增 子孫貴封詩明吳寬送楊君謙致仕曰昨者見章疏陳情欲長號謂臣心腹叫有疾刺如刀自宜鍼石惡不任簿書勞蒙恩賜封典父母喜俱叨雨露不知感臣當好遂篤壯年可驅策正合從時髦臣賢自知慨奈緣病相遭

增 制宋蘇軾司馬光曾祖政贈太子太保制曰臯陶邁

種德種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古之君子有種德於百年之前而待報於數世之後者昔聞其語今見其人某官某篤行有聞信於鄉國懷道不試遺其子孫天不吾欺再世而顯至於曾孫其德日躋袞衣繡裳進位於朝退有事於家廟其致朕命詒於有神

元元明善平章董士選贈三代制曰董士選曾祖父昕畎畝怡愉里閭退讓開田種木深期蔽日之輪囷如山出雲莫測為霖之變化子能擇主孫亦象賢一門萬石之家聲四世五公之譜牒於戲慎終追遠分茅宣曾矩之光崇德報功推本叶孫枝之願宣茲異渥寵爾營魂

宋本丞相伯顏祖考封謚制曰伯顏祖考故千夫長阿剌沉毅而窮力忠勤而小心從役忽禪耆蛇矛而深入厄征蜀道裹馬革以長終賢勞宿著於生平陰騭益隆於身後天開神聖闢中土而大同地隔江淮獨東南之未下迺生孫子一我寰區肆加命數之隆用極褒崇之典可追封淮安王謚武康　王構翰林承旨姚燧父楨贈官制曰楨名門甲姓偉望通才初與長公聯芳於西洛繼為廉使持節於南墻以拯濟生靈為心以拔揚茂異為任茇艱危而靡恤期德澤之丕揚所全活者幾千人若昔鄧公之河役其往依者五百室非惟李氏之

義門奚我生之弗辰竟以死而勤事風雨憂時之思有爵於中蔚畲名世之規以貽於後於戲貞風千古巋然不殞魯靈光太中一家嗣者無慚漢司馬可追封魯國公謚忠獻

增 表唐常袞謝贈官表曰臣授任非據尸位已淹合上叩公朝退身私第固以未俾神化譬答皇慈尚塵青瑣之闈猶汙玉堂之署乾坤施厚歲月恩深今又念及先臣旌其內訓寵以六官之長榮極三師之列魚軒表於東海翟茀賦於南都宗祐有儀春秋有祀屬當禁火跽省先塋便奉除書以時昭啓洒雨露於松柏懸日月於

丘封閭里相榮故老垂泣　權德輿謝追贈父母官表曰臣齠齔之歲孤苦零丁遭逢昌運忽至台司無能受祿莫與臣比以先臣之名器未稱餘慶或鍾蒙陛下之寵秩逾涯此生何幸　唐良士代韋令公謝先人贈官表曰臣父受教儒門宣力王室雖典司綱轄而未及崇班臣逮事休明謬登清貴常恐不克負荷忝辱祖宗豈謂陽和之仁因下炎上雨露之澤自葉流根大府名藩位秩崇重授之庶姓罕有其倫是臣父著績於先朝蒙寵於今日臣事君之節未效涓塵為子之方已榮松檟感恩思報豈謂為忠獲族殞身孰之非孝

增 碑唐顏眞卿郭子儀家廟碑乾元三年下詔曰故壽州刺史郭敬之累君子之行毓達人之德才光文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為我良弼於是爵與神武之師克埽欃槍之氣而子儀帥彼勁卒赫然先驅取京洛如拾遺翦凶殘猶振槁功存社稷澤潤生人是用寵洽哀榮義申存沒累追贈太保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一

封爵部四 徙封 異域降附封 婦人封 命婦并入 爵封 辭讓封

徙封一

增 南郡 西華 文獻通考曰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十五年封爲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改南郡爲國又曰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

平項籍 擊陳豨 文獻通考曰韓信既取齊四年立信爲齊王五年平項籍徙信爲楚王都下邳又曰琅邪營陵侯劉澤高祖從昆弟也以擊陳豨有功高后七年封琅邪王文帝元年徙澤爲燕王

廢中山 制藩國 文獻通考曰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年郭后廢爲中山太后徙輔爲中山王又曰陳思王傳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三徙都常汲汲無歡封并遂

平高麗 禦宋師 冊府元龜曰高宗總章元年涼國公契苾何力徙封涼國公嘗平高麗之功也又文獻通考曰遼耶律隆運本姓韓名德讓統和中賜姓名皇太后寵從宋師有功封楚國公後進王齊又從太后南征

深入賊陣 幼養宮中 冊府元龜曰宋王又從兄子也擊黑闥戰沒太宗每

年老更王 致仕改封 同明又徙其從宗元高祖從王之容元王後小國不臣從以道心文兄子也始終從獄冤入賊陣所

徙封二

增 從王菑川 文獻通考云興居齊悼惠王子文帝二年封濟北王三年謀反自殺上憫濟北王封齊

爲六國盡封悼惠王諸子以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後徙王菑川地

徙王江都 又云易王非景帝子以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討平之徙王江都治故吳國

衡山王不應吳楚

徙王濟北 又云淮南厲王之子勃封衡山王吳楚反以書招勃不應景帝嘉之徙封濟北王

徙王山陽定陶 又云共王康元帝子永光三年立爲濟陽王六年徙爲山陽王八年徙王定陶

原 春陵下濕減邑內徙 東觀漢紀春陵侯以春陵地勢下濕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帝徙之南陽猶以春陵爲國

武二年立縯長子章爲太原王十一年徙爲齊王

增 從爲齊王

更始降赤眉爲謝祿所殺明年求兄弟與母詣洛陽帝封求爲襄邑侯奉更始祀後徙封成陽侯

襄邑從封成陽 又云

原 樊宏封壽張 從東觀漢紀樊宏封長羅侯十五年徙封壽張侯

陰傳從封期思 又曰陰傳封陽期思侯以陽強侯

增 從封父城新息 文獻通考云朱浮建武二年封舞陽侯食邑三縣從封父城侯二十年從封新息侯

遺詔從爲陳王 又云陳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遷陳王又遺詔從爲陳王

從封魯陽鄉侯 又云後漢宗室劉嘉從封漢中王更始敗嘉降光武從封太宗初封興陽侯

子楷嗣從封 又云初封後嗣新安侯任代陽陵

范陽從封宛侯 又云彭城王恭始立爲王子楷任城王陽安侯封宛侯建武二十年從封宛侯

從譙縣鄄城沛 又云彭城王恭六年從封沛王初陽太年立爲侯

壽春從封汝

勃海從太原 又云陽戈陽封壽春侯從封汝陽二十年

晉太原成王輔孚子也武帝受禪封渤海王後徙爲太原王 汝陰徙扶風 又云扶風武王駿宣帝子武帝踐阼進封汝陰王後徙封扶風 出繼徙封 又云東萊王蕤攸子出繼遼東王定國後徙封東萊齊王 始平徙楚 又云楚隱王瑋武帝第五子初封始平王後徙楚 杜伏威徙封吳王 冊府元龜云唐高祖武德二年和州賊帥杜伏威降授和州總管封楚王三年徙封吳王 例改遼西 續文獻通考云遼楊晳安次人擢進士乙科清寧初封趙國公咸雍初再徙齊 晉又封趙王太康中徙改遼西郡王

徙封三

增 冊文唐岑文本冊越王泰改封魏王文曰昔在哲后受命君臨並建茂親以爲藩衛然則古之列國今之按部循名或異立政是同皆所以共治黎元俱獎王室克

隆鼎祚咸悉由之惟爾越王泰生而韶敏幼而好學樂善不倦才德日新地則維城禮優分器惟彼三魏實號五都非親勿居夾輔攸屬是用改封魏王傳之子孫長爲藩翰

異域降附封一

增 知歸 乞號 文獻通考曰吐谷渾阿豺兼并氐羌地方數千里號強國昇西傾山觀墊江源問于羣寮曰此水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會于海阿豺曰水尚知歸我獨無所歸乎乃遣使南通宋獻方物宋少帝封爲澆河公 又曰于闐嘉祐八年遣使貢方物以其國王爲特進歸忠保順鰤鱗黑韓王于闐謂金翅鳥爲鰤鱗黑韓王可汗之訛使言其王乞此號云 獨悟 先降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四年詔突利可汗阿史那

什鉢苾志懷英果識機能斷情深獨悟賞唯先覺往在北蕃位地兼亞早知幾義特有款誠可封北平郡王 又曰高宗總章元年破高麗以僧信誠爲銀青光祿大夫賞先降也 歸義成功 冊府元龜曰高祖武德元年突厥曷娑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降封爲歸義王 又曰德宗建中元年冊回紇頓爲武義成功可汗 懷義奉化 冊府元龜曰天寶十四載以降蘇毗王子悉諾邏封懷義王 又曰晉高祖天福四年制曰回紇與好守名忠信汗仁美權臨朔野戒奉中朝一方之烽燧罷開萬里之梯航繼至宜封奉化可汗 罷射雕 遣貢象 冊府元龜曰中宗景龍二年高麗吐谷等歸附制曰將軍思義未羅射雕使者迎降累闕秉德宜開土宇之封式盛絕域之制 續文獻通考曰陳日照安南國王寶定二年叛蒙古傳位于子光昺遣使貢象詔封光昺爲安南王 突厥內附

蒙古來歸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元年突厥曷娑那可汗弟闕可汗遣使內附帝厚加慰撫拜爲吐蕃遇拔都得可汗 續文獻通考曰李璮全之子爲蒙古江淮大都督景定二年以京東來歸詔封爲齊

郡王復其官爵 又 悔過入朝 改名稱賀 孔帖曰突厥默啜請和武后詔將軍閻知微冊可汗持節訖默啜又遣使謝知微遇諸道即與緋袍銀帶田歸道諫曰虜背恩且積年今悔過入朝宜待天亡而知懷鄰使新建何以加之宜勅初服須天子命而從爲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六年制曰高麗王建守三韓之舊地定百濟之強鄰遣子以來朝改名正而稱賀益子王朝用舉徽章可封高麗王 始棄吐蕃 請復南詔 冊府元龜曰德宗建中四年封東蠻鬼主驃傍等爲和義順正寺鄭王驃傍等自昭城川至于吐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及是劍南節度韋皐招諭之始棄吐蕃來朝特封郡王 又曰南詔異牟尋即雲南王閤羅鳳之孫天寶中閤羅鳳北臣吐蕃吐蕃命爲贊普鍾給以金印卒孫尋立至是乃去吐蕃所立帝號請復南詔舊名帝嘉之賜以金印銀窠其文曰貞元冊南詔印 請勒兵以赴 俱守節不從 冊府元龜曰高宗即位吐蕃贊普弄贊致書長孫無忌云上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請勒兵以赴之并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於是進封賨王 又曰開

元六年遣使冊立烏長國王骨咄國王俱位國王三國在安西之西與大食鄰境大食煽誘為虐俱守節不從精本國欵誠於朝廷亦深嘉之

異域降附封二

原 春秋潞子之爵 漢功臣表序云昔書稱蠻夷率服詩云徐方來同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

漢興弓高之封 又云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

離狄內附嘉之稱爵 應劭注漢功臣表序云稱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其爵列諸盟會間

徐盧以匈奴王降侯容城 漢孝景功臣表云容城攜侯徐盧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戶

匈奴降漢侯之勸後 漢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景帝欲侯之亞夫曰彼背主降之不可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皆封侯

南越桂林監諭民降侯湘成 漢孝武功臣表云湘成侯監居翁以南越桂林監聞漢兵破番禺諭甌駱兵四十餘萬降侯八百三十戶

得南粤王建德封海常侯 漢書南粤傳云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侯

得南粤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粤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

殺東粤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閩粤傳云粤故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東粤王餘善封居股東成侯[illegible]

斬西于王封下鄜侯 又云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鄜侯[illegible]

朝鮮王右渠封澅清侯 又朝鮮傳云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封參為澅清侯也

誅成已封涅陽侯 又云朝鮮相路人降道死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

增 立宛貴人昧蔡為王 又獻通考云大宛漢時通焉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取善馬獻師至宛宛人斬王毋寡首獻馬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為王

原 匈奴先賢撣來降封歸德侯 漢宣帝神爵二年

增 稱臣而不名 文獻通考云甘露三年單于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復高麗王號 又云莽初發句麗兵伐匈奴其人不欲行迫遣之皆亡出為寇盜莽令嚴尤誘高句麗侯入塞斬之更高句麗王為下句麗侯寇邊愈甚光武建武八年遣使朝貢詔復其王號

拜伏受詔 又云建武二十五年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求使者監護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等使南單于立其庭單于延使者使者曰當拜伏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拜伏稱臣

封於仇賁等為王 又云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等率種人朝賀帝封於仇賁為王

原 鮮卑軻比能降拜歸義侯 魏志烏丸鮮卑傳云鮮卑軻比能將部衆來降拜歸義侯

增 倭女王封王 文獻通考云魏景初二年既平公孫氏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送詣都乃以金印紫綬封為親魏倭王

皝嗣請受朝命 又云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奉晉室執貢臣禮不闕至皝嗣自稱燕王遣使于東晉請受朝命許之

呵羅單 封命部

婆皇婆達並加除授 又云宋元嘉二十八年文帝詔曰呵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納貢遠誠宜甄可並加除授

天竺使貢獻 又云文帝元嘉五年天竺迦毗黎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寶物赤白鸚鵡各一武帝大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為建威將軍

梅安朝京師 又云[illegible]武泰常八年[illegible]數千朝京師求[illegible]拜官[illegible]

金真平拜樂浪郡公 又云新羅本辰韓種也[illegible]遣使來貢其王金真平文帝拜為上開府樂浪郡公

謝龍羽封夜郎郡公 [illegible]冊府元[illegible]高祖武德三年牂州[illegible]龍羽遣使朝貢[illegible]夜郎郡公

拜夷南為毗伽可汗 又云[illegible]

授扶餘璋嫡子義慈為百濟王 [illegible]

以男子為王 文獻通考[illegible]

云東女亦曰蘇伐剌拏有八十城以女為君其王斂臂使大臣來請官號武后冊拜將軍天授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詔與宰相宴曲江封王曳夫為歸昌王後乃以男子為王

冊素迦為揭師國王

冊府元龜曰元宗天寶九年冊曰揭師國王勃特沒之兄素迦輸忠赤于朝廷素仁惠于蕃部宜膺冊命用冊爾為揭師國王

賜姓更名

又云契丹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愛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之奔唐明宗賜其姓為東丹更名曰慕華後又更姓李名贊華

李聖天封大寶于闐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朝多事久阻來庭今當寶曆開基乃勤述職宜冊封為大寶于闐國王

授龍挺交趾郡王

又云宋真宗景德三年龍廷殺龍鉞自立遣使貢詔許之乃遣弟明昶等入貢詔授龍挺交趾郡王

用廝鐸恩例

又云景德九年吐蕃以李遵為保順軍節度遵甚有盛名性貪忍其下怨而懼之屢表求贊普號朝廷以為貴吉式王也遵居廝鐸下不應授乃用廝鐸恩例馬人以

扎鄢寧

龍鉢為安遠大將軍

又云咸亨元年龍鉢來朝龍鉢四世受命為酋雖貢汾將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匹詔以龍鉢為安遠大將軍

封其王與占城等

又云真臘國在林邑西南宋宣和二年遣使來朝廷封其王與占城等

賜中山山南王印

續文獻通考云琉球國王初姓歡斯名渴剌兜後分為三曰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明洪武初三王遣使朝貢行人楊載使日本歸道琉球遣招之王屬內附請封爵詔賜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各鍍金銀印

賜卜煙帖木兒稱安定王

又云明洪武安定卜煙帖木兒貢鎧甲刀劍等上卽其地分為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賜卜煙帖木兒銀印稱安定王

封高麗國王

又云洪武二十六年高麗國王顓上表賀即位遣符寶郎偰斯賜金印封為高麗國王

封麻那惹加那乃為國王

又云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明洪武遣監察御史張敬之往諭來朝貢永樂乙酉詔封其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為國王

封蘇門答剌國王

又云蘇門答剌與花面國相接永樂乙酉國王遣其臣阿里來朝詔封蘇門答剌國王

異域降附封三

增詩唐崔湜送梁卿王郎中賜東蕃弔冊詩曰梁侯上卿秀王子中臺傑贈冊綏九夷旌旃下雙闕西堂禮樂送南陌軒車別征路入海雲行舟泝江月茲邦久欽化歷載歸朝謁皇心諒所嘉寄爾宜風烈　劉禹錫送源中丞充新羅冊立使詩曰相門才子稱華簪持節東行奉德音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煙開鼇背千尋碧日浴鯨波萬頃金想見扶桑受恩後一時西拜盡傾心　賈島送于中丞賜回紇冊立詩曰君立天驕

扎自部

發使車冊文字字著金書漸過青塚鄉山盡欲達皇情譯語初

增詔明王褘封占城國王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粵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猶慕中朝恪守臣節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尚於戲以内治外朕乃一視同仁以小事大爾尚慎終如始永為藩輔益勉令名　又封高麗國王詔曰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蓋朝鮮之遺壤克尊中夏逾渤海

而稱臣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脩於臣職況爾三韓之眾世皆愼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内外爰稽彝制載錫真封

【增】制唐李嶠封烏薄利歸義縣開國子制曰烏薄利家近罔城任隆方岳惠洽藩部功宣朝廷扶津搆虐壍穴生氛能拒祅凶固守臣節踰馬韓而獻冊況鯨海而申虔書勞有典方隆將帥之班舉善不遺宜拓公侯之宇

元程鉅夫安南國王陳益稷加恩制曰陳益稷慕帝王之有真見幾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來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弔民終焉舜帝之誕敷班師振旅彼迷不復爾守彌堅拯溺救焚從王師凡一再舉適館授餐留湖右幾三十年身歷事於四朝忠不渝於初節肆朕即祚亟其來庭於戲内寧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説遠來爾益拱辰星之北對揚休命永堅一心

明蘇伯衡封靖西王制曰朕惟寶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戴之忱李勣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具位某裵在北朝屬爲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於遐陬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曆數之在審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而及境知同馬援之識真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須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

授任

婦人封一 命婦幷入

【增】杜氏通典曰凡三代之制諸侯之婦曰夫人（夫之言扶）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士曰婦人（婦之言服）庶人曰妻（妻之言齊）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屈於天子也無后與嬪去上中）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謂畿内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謂饗來朝諸侯之時）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自世婦以下者自稱曰婢子（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敵體故嫌其當）凡婦人無爵從夫命之爵坐以夫之齒（爵謂夫命爲大夫則妻爲命婦）至秦漢婦人始有封君之號元壽七年始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補（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得列侯則不得稱之）其餘多闕　孫盛晉陽秋論曰婦人之封六國亂政　蔡邕獨斷曰漢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魏氏春秋曰黃初三年帝欲侯太后父母陳羣奏曰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婦人從夫爵耳　杜氏通典曰唐外命婦之制（皇帝妃嬪及太子良娣以下爲内命婦公主及王妃以下爲外命婦今内命婦其號皆令中具制大綱皆出於漢魏不復重敘）諸王母妻及妃（嗣王郡王母妻亦同）文武官一品及國公（其非始封者[illegible]三品以上亦同）母妻爲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

爲郡夫人四品妻爲郡君（若勳官二品有封者亦同四品）有五品母妻爲縣君（若勳官三品有封者亦同五品）散官同職事若勳官四品有封母妻爲鄉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各視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母人有官及爵者皆從高蔭）其不因夫子別加邑號者夫人云某品夫人郡君云某品郡君（縣君鄉君準此）諸庶子有五品以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爲太妃以下（無嫡之其孫重者不令）中宗時韋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許同見任職事聽子孫用蔭門施棨戟制從之儀（太后時契丹寇平州刺史鄭保英妻奚氏率城內女子助守賊遂退封成節夫人又咸亨元年贈武太后母爲魯國夫人諡曰忠烈封爵郡）開元八年五月勅准令王妻爲妃文武官及國

公妻爲夫人母加太字一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敘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須異姓妻合從夫受秩令甲更無別條率循舊章須依往例自今已後郡嗣及異姓王母妻並宜准令爲妃貞元六年太常卿崔縱奏諸國王母未有封號請遵故典爲其國太妃吏部郎中柳冕等狀稱歷代故事及六典無公主母稱號伏請降於王母一等命爲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之上從之　宋史曰建隆三年詔定文武羣臣母妻封號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曾祖母祖母母封國太夫人諸妃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夫人婕妤祖母母封郡太君貴人母封縣太君

宰相使相三師三公王侍中中書令曾祖母祖母母封國太夫人妻國夫人樞密使副知院同知參知政事宣徽節度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夫人妻郡夫人簽書樞密院事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君妻郡君東宮三太文武一品嗣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母郡太夫人妻郡夫人其下縣太君縣君孺人各有差　潛確類書曰宋政和年詔命婦列郡縣以稱君非婦道且等級無別於是定制執政以上封夫人尚書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封碩人大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

上封孺人　續文獻通考曰元一品封國夫人二品封郡國夫人三品封郡侯夫人四品封郡君五品封縣君六品封恭人七品封宜人　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一品封贈夫人二品封贈夫人三品封贈淑人四品封贈恭人五品封贈宜人六品封贈安人七品封贈孺人　凡功臣推封制封某國公者即封某國夫人封某侯者即封某侯夫人伯子男同又制封贈公侯伯子男者其公侯夫人各從其爵伯子男夫人止封夫人不得用爵　凡命婦因子孫官爵封母并祖母者並加太字追封則否

婦人封二 命婦并入

原 左傳曰晉敗齊師陳于䓹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銳司徒免乎曰免矣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旣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封之石窌 陳留風俗傳曰延丘者衞地也故燕之延鄉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爲封丘縣以封翟母焉 史記曰漢有平原君卽景帝王皇后之母也 後漢書曰崔駰曾祖母師氏能通孝經百家之言王莽賜號儀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室之世 又曰

鄧后臨朝爵其太夫人爲新野君萬户供湯沐邑薨贈以長公主赤綬謚曰敬君 又曰梁冀妻孫壽封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税又入五千萬加賜紫綬比長公主 又曰和帝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賜紫綬 又曰靈帝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五千户左雄奏曰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王聖爲野王君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天下所欣快初封野王漢陽地動今封山陽君京師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急 又曰董卓爲相國封其母爲池陽君置令丞 晉書曰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户 又曰太始六年詔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華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 又曰王導妻卒贈金章紫綬 又曰虞潭母亦拜爲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 又曰韋逞母宋氏其父授以周官音義逞仕苻堅爲太常乃就宋家立講堂置生員一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爲宣文君 宋書曰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御史中丞袁豹以爲婦人從夫之爵懷

玉父綽見任大司農其妻不宜從子 隋書曰高涼女子冼氏世爲南越首領有功詔册爲高涼郡太夫人齎繡幰油絡駟馬安車旌節鹵簿一如刺史之儀後册爲譙國太夫人仍開譙國太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

增 册府元龜曰高宗乾封元年有事於泰山老人年八十以上者婦人版授郡縣君 唐書曰肅宗乾元初詔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于休烈爲太常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 宋史曰蘇易簡母薛氏入禁中太宗賜以冠帔命坐問曰

何以教子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曰眞
孟母也　又曰禮部尚書任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
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眞宗命中正母爲班首且賜坐
又曰天禧三年詔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
郡太君而學士不預時盛度爲兵部郎中請追封其母
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皆得封母　又曰張貴妃受
冊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爲脩媛時命婦已
不能亢禮況今日乎既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
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議乃定

婦人封三

原 開封　新野　東觀漢記順帝紀云大將軍夫人躬□孝禮淑慎其身超號爲開封君即大將
軍梁冀妻也新野詳在第二條下　爲命婦皆從夫　儀禮曰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
夫之蓋謂夫爲大夫則婦爲命婦凡婦人無爵從其夫之爵位生禮死事皆從夫之尊卑　恩自
寢極　榮及閨門　增　攜首　截耳　唐書曰魏衡妻王氏武德初薛仁果
舊將房企地侵掠梁州因獲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領兵將趨梁州飲酒醉臥王氏斬之拋其首入城高祖悅
封爲崇義夫人又曰衡方厚太和中任邕州都督府錄事參軍爲招討使董昌齡誣枉殺之方厚妻程氏徒
行詣闕截耳于右銀臺門告夫被殺之冤開成元年降勅封武昌縣君　守城　敎字　唐書
曰咸亨中燕山道總管李謹行大破高麗謹行妻劉氏留在伐奴城高麗攻之劉氏率衆守城賊乃退上嘉其
功特封燕郡夫人　續文獻通考曰余天錫有援立理宗功封奉化郡公其母朱氏嘗爲理宗沐浴敎字封周
楚國夫人　蒼女　卓孫　經濟類編曰東平王蒼上疏來朝章帝許之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

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　太平御覽曰董卓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爲渭陽君于郿城起壇使白乘金華青
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爲白導從之實　至元　大德　續文獻通
考曰完顏伯顏成宗乳母夫至元三十一年封爲英國公妻何氏爲夫人又曰英家奴武宗皇太子乳母夫
大德十一年封爲壽國公妻李氏爲壽國夫人　加號　改元　冊府元龜曰開元二十七年加
尊號詔天下百歲已上婦人版授郡君九十已上婦人版授縣君八十已上婦人版授鄉君又曰周太祖廣
順元年即位改元詔內外命婦並與追封國夫子欽封者不得遂五品　以功　有勞　冊府
元龜曰代宗寶應元年封朔方節度僕固懷恩妻賀魯氏爲涼國夫人以功寵之也又韓昌黎集曰貞元十
五年靈州節度李欒守遷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　穎陽　安國　魏志曰卞隆以
后父封睦陽鄉侯隆妻王氏爲顯陽君　太平御覽曰哀靖皇后王氏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初爲琅邪王妃
哀帝即位拜皇后追贈父濛晉安縣侯母爰氏爲安國鄉君　平陽　長樂　魏志曰太和三
扐樂訃

原 明雌侯 魏春秋云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高祖封為明雌侯 林光侯 漢書如淳注云呂太后封陰安侯時呂須為林光侯 鄣侯 漢書王子侯表曰龍何夫人亦為鄣侯 陰安侯 漢書文帝紀云文帝入代邸羣臣上言謹請陰安侯頃王后琅蘇林注云高祖伯兄妻羹頡侯之母也 平原君 漢書外戚傳云武帝封王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 脩成君 史記外戚世家云武帝封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金氏為脩成君 博平君 漢書外戚傳云宣帝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 功顯君 又王莽傳云封莽母為功顯君 增 舞陽君 後漢書云靈思何皇后追封父真舞陽宣德侯封母為舞陽君 野王君 魏志云明悼毛皇后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追封后母夏氏為野王君 廣陽鄉君 又云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為廣陽鄉君 原 萬歲鄉君 詳第二條 安樂鄉君 晉中興書成帝杜皇后母裴氏為安樂鄉君 增 安陽縣君 太平御覽云穆皇后何氏左將軍準第三女贈準驃騎將軍妻丘氏封安陽縣君 涔陽縣君 又云康獻皇后褚氏太傅裒之女封母謝氏為涔陽縣君 武成郡夫人 孔帖云唐王君廓妻白以有氣功封武成郡夫人 誠節夫人 太平御覽云鄒保英妻奚氏萬歲通天中契丹寇平州保英時任刺史城孤欲陷奚氏率家僮及女丁相助固守賊退封為誠節夫人 裙上雲起內外官母妻加邑號 唐書云中宗景龍二年皇后言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帝令畫工圖其狀以示百僚內外五品已上官母妻各加邑號一等無妻者聽授女天下婦人八十已上版授鄉縣郡等君 申國夫人 孔帖云貞元中贈張遐妻申國夫人 封黎酋王二娘為宜人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有王二娘者亂黎之酋朝廷封宜人凡瓊有號令必下王宜人二娘死女能繼之

增 詩 唐白居易妻初授邑號告身詩曰弘農舊縣授新封鈿軸泥金誥一通我轉官階常自愧君加封號有何功花箋印了排窠濕錦褾裝來耀手紅倚得身名便慵惰日高猶睡綠窗中

增 制 唐蘇頲封姚崇妻鄭國夫人制曰滎河地緒簪組家聲輝相門以才淑冠邦族而婉嫕蘭儀蕙問式備言容習禮聞詩載兼圖史金彝作輔爰開土宇之封石窌承榮宜表珩璜之盛　白居易封大和長公主制曰公主之封號也或以善地或以嘉名立愛展親茲惟舊典第四妹端明成性和順稟教靜無違理故組紃有常訓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歲茂穠華日新淑問乃眷肅雍之德俾開湯沐之封　李磎許州節度使王緼母趙氏進封楚國太夫人制曰王緼方紫色養既孝而忠委以節旄遂稱名將賈勇而力過投石臨陣而義不聞金得非其母趙氏善訓耶豈特築朱序之城寧陳嬰之族而已宜加大國之封以助南陔之慶　崔嘏封石雄妻索氏涼國夫人制曰西川貴族南國華容代有功勳門多閥閱早以懿德嬪于元臣既推內輔之才頗緼中閨之德是宜疏封表賞闢國旌賢蘭儀永配於金夫蕙問更光於石窌勉思健婦以佐良人　元稹封李愬妻韋

氏魏國公夫人制曰李愬妻韋氏德宗皇帝之外孫也笄年事愬克有令儀夫蔭雖高猶執婦道持其門戶使愬有姻族之和奉其蘋蘩使愬有烝嘗之潔愬當分閫之際終無內顧之憂今愬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六遷軍鎮名外上台而韋氏猶限彝章未嘗開國甚不稱也因愬大名之邦式建小君之號　錢珝浙西節度使錢鏐燕國夫人吳氏進封晉國夫人制曰齊之辟司徒武力之臣也其妻有禮尚獲錫地於君今師長萬夫提封千里內資淑媛助我勳侯國進大君是惟舊典具官錢鏐妻吳氏肅雍之美宬戒不忘聞雞鳴而致敬事姑諷鵲

巢而思齊有德輔成功烈諒屬柔明爰舉寵章載加常等　宋蘇軾司馬光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制曰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予丞弼之家莫獲襃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氏靜專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清白之訓不墜於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於天地我有興數詔於窀穸翟茀副笄尚服享之

增冊文唐薛廷珪冊益昌公主文曰咨爾第七女蘭芷芳猷肅雍懿範坤順之性體於自然天倪之姿稟於陰

敎不明爾德孰慰我心爰稽舊章俾率彝訓乃疏湯邑仍錫粉田所以示鳴鳩均養之仁樂螽斯宜爾之慶夙興夜寐無忘女史之箴下氣怡聲勉習家人之禮

原表魏曹植謝妻改封表曰歷書令以東阿王妃爲陳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即日到臣輒奉詔拜其才質底下謬同受私過寵素餐臣爲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復隨例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負薪之才所宜克當非臣穢釁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隆既榮枝幹稷復正臣妃爲陳妃熠燿宣朗非妾婦蠢愚所當蒙被

葵藿草物猶感恩養況臣含氣銜佩弘惠沒而後已誠非翰墨屢辭所能報答　梁沈約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曰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寘臣稟訓私閨志塗靡立勉以爲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採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　又爲長城公主謝表曰奉冊書封妾爲長城縣公主徽命降臨慙腆罔寘妾膺靈稟氣育景璇闈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脩姆保莫敢或違而肅雍不著穠華蓋闕不悟宸暉

曲漸彝章夙賁籍此恩加遠延典策湯沐先啓珩組昭被　王僧孺爲南平王妃拜改封表曰拜妾爲南平王妃奉命震懟有灼丹寸妾聸絲望惋且或多懸鏡史觀圖是焉知愧以兹眇薄有儷蕃儀紃組不閒饋醃蓋闕不悟元造曲被微渥僉臻改服遞名事華品貴恩深外耶榮照下庭豈斯觭弱所能勝荷

增唐常袞謝妻封弘農郡夫人表曰古者卿大夫之妻咸曰命婦亦曰内子但有稱謂皆無封邑其後雖有石窌延鄉之賜亦無夫人之號唯漢魏咸里晉宋外家平原清河疏郡以馭貴建昌高密啓邑以睦親猶止於郡縣君而已近代著令國朝相襲階至三品妻封夫人禮秩兼盛等威稍逾臣以凡賤謬承委遇又蒙曲私需及主饋特封嘉號載錫徽章中壼慶其秩高外姻賀其禮盛儀參貴列寵極私門自顧何功叨榮至此　王仲周代杜司徒謝妻封邑表曰臣小男母李氏本非主饋若貴云因子臣男尚自賤微禮有從夫臣妻又早逝沒豈伊床品忽被殊私此蓋陛下念臣齒髮漸衰賓祭無主俾立家而有裕遂開國以疏封詩美鵲巢慚無德而自處禮崇翟茀恐負乘以貽災　令狐楚謝贈亡妻晉國夫人表曰臣某帝枝末屬天壤微生幸遇升平叨居要劇生成之德無以奉於君親封賞之榮豈望及於妻子今者一門之内二日之中王澤浹於幽門天光皤於高下受恩過厚忍愧逾深且蘋蘩爲珪爵封所以稱其大纖纊如雪班女由是詠其妍既耀溢於親疎實感纏於存沒

原奏宋謝莊爲尚書八座改封郡長公主奏曰臣聞爵厚勳戚國之恒典景祚既新禮與時渥永興等七公主可封郡長公主

增狀唐元稹爲蕭相謝賜太夫人國號吉身狀曰臣家傳儒素母實劬勞每織履以資臣宦遊嘗斷織以勉臣師學念臣庸昧本望非高所希捧檄之榮敢萌開國之慶陛下恩加望外爵自宸衷石窌封疆已光於萬葉藥珠文字重降於九重朝野謂之殊私宗族以之榮寵誓將齋戒洗心永奉真人之誥緘縢在笥深藏大帝之符寶過金籯瑞同鵲印

增碣唐蘇頲高安長公主神道碑曰公承姉月之華分女星之耀有循其禮無擇於言於是曳紅綬賜青珪香滿玉罏綵搖金縷允所謂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魯侯主婚是稱同姓始稱宣城公主下嫁乎王氏　楊綰汾陽王妻霍國夫人王氏神道碑制曰汾陽郡王妻太原郡君王氏婉娩淑德齊莊令容稟訓姆師友于琴瑟作賓

君子宜爾室家克著艱難之勳實由輔佐之力

增 傳周庾信周大將軍丘乃敦崇傳曰夫人宇文氏周文皇帝之第三妹也德高隆慮義重河陽魏受其終周新其命式墓封隤追旌盛德乃贈夫人安德郡長公主近瑰究結非無廣漢之城久客思歸唯有東平之樹

增 論宋朱子論夫妻封號曰婦人封號有夫爲秦國公而妻爲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者秦檜封兩國范伯達笑之曰一妻而爲兩國夫人是何義理故蔡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亦封建安郡夫人夫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如淑人碩人

宜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夫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看來稱碩人亦無妨惟淑人則非所宜爾但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其郡伯而妻已先封其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齟齬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并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謂其法自相違戾如此是亦京不子細乘勢粗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

爵封一

增 漢書曰漢二年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免也） 又曰孝惠皇帝即位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宦官尚食比郎中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　又曰元年賜民爵戶一級　又曰六年令民得買爵　又曰孝文皇帝即天子位詔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師古曰賜爵者一家之長得之）　又曰孝景皇帝元年賜民爵一級　又曰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賜民爵一級　又曰孝宣皇帝本始元年賜天下人爵各一級孝者二級　又曰孝元皇帝初元二年行幸甘泉郊

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　又曰孝成皇帝建始三年賜孝弟力田爵二級　又曰孝哀皇帝即位賜吏民爵　又曰孝平皇帝元始元年賜天下民爵一級　文獻通考曰東漢明帝即位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　又曰永平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又曰章帝建初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又曰四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又曰和帝永光八年賜爵同　又曰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又曰安帝永初二年帝加元服賜爵二級　又曰順帝永建元年賜爵人三級　又曰桓帝建和元年賜爵同　又曰獻帝建安元年

賜爵人二級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以武德九年即位於東宮文武官五品以上先無爵者賜爵一級　玉海曰高宗乾封元年以封禪改元中宗神龍元年祀明堂元宗天寶八載謁太清宮德宗大曆十四年即位皆賜民古爵　冊府元龜曰高宗總章元年詔太原元從西府舊僚第一等功臣其家子孫若三品以上加爵三等第二等功臣子孫三品以上官加爵一等　又曰興元元年德宗在奉天行在宮受朝賀大赦改元制內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賜爵一級　又曰穆宗以元和十五年即位詔興元奉天功臣及蔡鄆立功將士普恩之外更

賜勳爵　又曰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即位制將校已官者與加爵邑　又曰開寶以來采秦制賜民爵曰公士　玉海曰端拱元年賜高年百二十人爵為公士開寶中澶密等州民年八十以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公士　又曰咸平五年賜京城父老百十九歲祝道岳爵公士　又曰祥符三年賜祥符等縣年八十以上者爵公士乾封民以天書降其地賜爵公士　又曰慶曆七年采秦制賜民爵曰公士

爵封二

原 商君為法 徐野民注秦本紀云商君為法於秦斬戰士一首者賜爵一級其欲為官者五十石其爵名一為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鄉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漢舊儀云公士為國君列士也傅子云造成也古者成士升于司徒曰造士雖依比名皆步卒也漢舊儀云簪裊馬傅子云裊者古之裊名駕車馬者其形如簪故曰簪裊漢舊儀云不更主一車四馬傅子云軍吏不復與凡更卒同大夫乘兵車也傅子云以為大夫者在車右也漢舊儀云官大夫領他車馬公大夫領行伍兵公乘與國君同車風俗通云乘者軍吏之高爵傅子云賜戰得乘公車故曰公乘漢舊儀云六官大夫賜爵五大夫以上大年德疑作得字為官長卒風俗通云大夫衣凍書不為正衛傅子云自左庶長至大庶長皆將軍也所得將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名為大庶長將軍也左右與長卿左右偏裨將軍也商君為秦備其品為十八級皆因古義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鄉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皆大夫也凡九等依九命之義自左庶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然則大夫以下品皆倣古此朝之制而異其名所以殊軍謂者也

漢武寵功　又食貨志云買賞官名曰武功爵注云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

買爵免死　漢書惠帝紀元年冬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注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匹縑矣

入粟受爵　又晁錯傳云錯上書曰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于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遜讓封一

原 左氏傳曰會于戚封曹成公也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

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　又曰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姦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韓子曰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祿臣再世收唯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絶　漢書曰韋賢薨子元成當爲嗣心知非賢意卽佯狂妄語笑旣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疑其欲讓兄實不病遂奏劾之元成不得已乃受侯爵　東觀

漢記曰竇融數辭爵位又上疏曰臣有一子質性頑鈍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哉他日會見迎詔融曰公欲讓職還土令相見不宜論也　又曰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于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又曰丁綝從上渡河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勑其子受封必求磽确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爲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侯　又曰張純臨終謂家丞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遺旨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　又曰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上欲封諸舅馬太后輒斷絶曰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愼穰歲之後惟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　魏志曰田疇從太祖入盧龍塞太祖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答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

獨不愧於心乎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　晉起居注曰故南城侯羊祜固辭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亦夷齊所稱賢也今聽復本封以彰厥美

遜讓封二

【原】請貶　就賤（白帖傅昌嗣封蕪湖侯上疏以國貧不願之封乞五十萬爲關內侯肅宗怒貶關內侯亦不與錢讓而就賤民猶紀責）　有勳不廢宜膺裂土之封　無功受封實懼貪天之罪　【增】能讓　不請（孔帖曰韓偓與令狐渙任機巧帝常欲以渙當國又悔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偓辭曰昔下許渙可改許偓獨不可移寸亥曰我未嘗面命卿亦何卿偓薦御史大夫趙崇帝知偓乃崇門生也嘉其能讓　記纂淵海曰本朝舊制將食

邑爲户貝封國公王旦遷萬户而諫抑不許封**國大**　**母老**求飲奏記曰封宋祝爲尚侯邑

下三百户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户足矣又曰推款字號子父于以功封總汜寔款當嗣尚以

母年老國遠上書辭歸**乞辭願後**魏志曰何夔字叔龍爲太子少傅太僕文帝踐阼封

陽亭侯三百户病乞骸位孔帖曰韋挺拜御史大夫扶陽縣男挺曰臣非勳非舊而在藩邸故陳上願後臣

以勸立功者**魁蜀誅駿**冊府元龜曰鄧艾鍾會之伐蜀也衛瓘持節監軍事平朝議封

瓘瓘以賊獨之功軍勳之力固讓不受又曰何嵩爲散騎常侍以與誅楊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户賜絹萬匹

舉固讓所封户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賞介推**　**與免餘**史記曰晉文公

賞從亡者未及隱者介之推推亦不言祿使人召之則亡左傳曰衛侯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

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陳先志以父行**冊府元龜曰晉庾琛明穆皇后父也爲

拜軍諮祭酒卒官明帝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又曰穆帝即位徵拜何悼封背少

后父驕散騎侍郎不起卒升平元年追封晉興縣侯子侯以父素行高潔表謙不受**分給宗親**

請與母弟上詳誅駿注孔帖曰段志元貞觀十六年疾帝臨視注顧曰當與卿子五品官元

頓首謝請與將弟乃拜志感左衛郎將**以非劉**　**不阿梁**太平御覽曰申屠志以功

封汝陰王上書以非劉氏運王璽改爲領陽侯文獻通考亡部鄉侯貴瑷相帝時爲太尉以師傅恩不阿梁

氏封邑下户國辭許之**義士誠心、臣子常情**冊府元龜曰後周司馬裔爲北

徐州刺史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能率衆入關者並重賞裔領千户先至太祖欲封裔辭曰立義之士皆誠心

內發豈尚能率之今以封爵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又曰薛善族兄崇禮爲齊神武守河東太祖遣李潞劉之

崇禮因事不下善同弟濟等斬關引魏軍入時孫誹造賞五等爵等以背遂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闕門大小俱

叨封邑遂與其弟周辭不受**王蘊不肯拜、李棠固辭封**冊府元龜曰王

蘊孝武定王皇后父也定后立遺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封建昌縣侯蘊不肯拜又曰後周李棠初卜後

疑歸款太祖拜崇衛將軍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户崇固辭曰往者見倚連命不獲陰爲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爲

幸何敢以此微廣冒受天爵**此爲親戚受賞**　**遂廢宰相封侯**文獻

通考曰建武二年封請功臣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

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爲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又袁氏曰武帝用公孫弘起自陳

達未有爵邑于是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此始靈帝初陳蕃爲太傅錄尚書事竇太后優詔封爲高陽侯蕃固

辭不受自是宰相封侯之制遂廢

遜讓封三

原**子馮出居於鄭**史記宋世家云穆公和既立而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

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乃使子馮出居鄭**晏子都昌辭而不受**

晏子春秋景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

封爵部

以善爲師也增**非孝非公非仁**說苑諸注云以資孫論吳季札曰季子三于吳叔讓也

春秋褒之愚竊謂其廢先君之命非孝附讓之義非公執體全節使國篡君殺非仁原**魯連**

辭謝者三史記魯連傳云連既說秦軍爲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使者三曰吾與富貴而屈

於人寧貧賤輕世而肆志也**叔敖謂子無受肥饒**淮南子云楚莊王封孫叔敖辭

而不受病疽死謂其子曰吾死王如封與受肥饒之地受少石之閒果封其子肥饒國辭**子在襁**

褓　**何敢受封**漢衛青傳云上封青三子爲侯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

力戰之功也今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

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增**朱鮪不受膠東王**文敍迪考六史始二作既誅上苦遷

都長安李松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更始封朱鮪爲膠東王辭不受**憲固辭封**

太平御覽云大將軍竇憲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户憲固辭封原**遁亡七年**後漢書劉愔傳

和帝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乃徵愷為郎

丁鴻挂經而逃 後漢書丁鴻字孝公父綝封陵陽侯鴻與弟盛居憐其幼少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致國于弟盛不報既葬乃挂經于冢廬留書託疾而逃初鴻與鮑駿交乃佯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諫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知乎鴻乃感悟就國

起受侯印死有餘罪 漢書平當傳云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有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

呂強都鄉辭讓懇惻 後漢書呂強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

鄧騭閒關上疏 後漢書鄧騭傳永初元年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騭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閒關詣闕上書自陳

延壽上書請減戶邑 漢書張延壽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請減戶邑

致國子弟 劉愷丁鴻見前

歸功叅佐 魏志王基淮南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叅佐

固讓歷年 晉書羊祜傳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祜喪既引帝于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云云詳第一條

增 前後十餘讓 晉書張華傳云論平吳之功封華郡公三千戶華前後十餘讓詔不聽

固讓封邑 太平御覽云惠帝永平元年詔曰中常侍董經固讓封邑其封為武安侯

原 馮恢讓弟 晉馮恢父愛少子叔欲以爵傳之恢父終還鄉結草為廬陽瘖不言叔得襲恢乃仕為祭酒翟嬰薦恢于崔洪良伯以恢不敦儒素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耿國讓弟 耿國字叔慮上疏以父況愛少子霸請讓詔許之

衛瓘讓弟 衛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

大夫讓爵于朝 農夫讓畔于野

遜讓封四

原 表 齊謝脁為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曰如其懸旌灞滻刷馬伊穀灑酒望屬車之塵整笏侍升平之禮陛下訏謨元覽欽若宏圖鑒臣匪躬共申彝訓雖量能之請近遂微躬則弘長之風足軌來世 梁簡文帝為子大心讓當陽公表曰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辨遂復早建茅社夙開井賦爵列五等綬參四色 又為子大欵讓石城公表曰詭對鶴書俯羞鵷鷺臣生處深宮未覩焦原之險不出戶庭豈覩砥柱之峻臣閒坳堂汎水豈議大瀆之流覆簣為峰終乖小魯之說 又為長子大器讓宣城王表曰襄野之辯尚對軒君弘羊之計猶干漢主徒以結慶璿源乘陰霄極一日千里因騏驥之馳高蔭百尺藉雲崖之遠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姿乃啓平原之封南郡輿部春谷名區民化仲翔之俗山峻陵陽之嶺而綠車赤綬交映相輝金璽銀券照灼光彩 梁江淹為齊高帝讓進爵為王表曰昔虞思勤夏不別殊物之錫晉叔臣周豈領上公之典魯藩懿親裁蒙袞舄之榮梁國戚屬方忝旌旗之貴 任昉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

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敢懇夫至此已實不忍自錮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宜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唯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晏安於國危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

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弗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卽垂順許乃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照敢守難奪 沈約爲柳世隆讓封公表曰臣聞懸旌玉塞蔵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闕願還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寡命窮雉難迫勢孤沈板末難負戶非切及顧溫情之館懼結尊慈之懷累葉喁喁舉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非外獎實賴朝謨謹肅宰略遐震奔鯨外勦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攜幼重出幽堵還軸歸驂再踐鄉路豈

可貪國眚以邀其功因衆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增 唐李嶠爲張令讓麟臺監封國公表曰陛下錄臣謏才收臣薄藝不行而至坐辭麋鹿之羣無翼而飛遂接鴛鴻之侶久慙粉米之飾欲辭稻粱之惠今復更申殊獎追敘微庸以臣子之恒情辱公卿之顯位等威齊乎四履名器光於五臺是用仰辭渥恩俯誓肌骨伏冀南離迴耀徵察於傾心北斗垂芒稍矜於走魄特停謬遇曲賜優容 張說讓封燕國公表曰陛下光撫宇內大寧天域百度維新萬靈翹注建侯疏壤允答元功臣亦何人

首膺是命自古有傳道而爵說經而封蓋以訓蒙成聖資師通學臣之侍講有異前聞何者大明朝昇螢爝無助時雨夕澍浸灌焉施幸得依附光景游泳渥澤豈敢虛承啓發之恩謬荷就將之報 邵說代侯中丞謝封表曰臣聞論德而建封者聖王之事量功而受賞者忠臣之義封或謬建則王綱斯紊賞或虛受則臣體以乖陛下大聖繼統神武經邦道邁纂堯功高復禹頃幽燕肆逆汾澮阻兵朝義叛換於前懷恩旅拒於後陛下宸謨獨斷睿略潛行曾未三年克平二豎此蓋皇天保祐宗社降靈豈臣愚蒙敢叨封爵假使進能排難退克全

軍爲臣之節固當若是以茲干賞實爲色羞　錢珝爲
徐相公讓加食邑表曰臣乍違天顏初達帝里雖南山
渭水變王氣以潛新而荒草壞垣動秋風而尚慘連甍
何有編户猶稀臣當此時莫知所措實賴祖宗垂祐蓐
哲申謀兼委近藩旁分庶事遂致五輅鳴鑾六師被甲
陳吉行之盛禮正法座於良辰誕告四方復與景運御
日月而無違素志嚮丘園而已動歸心詎謂聖慈忽加
大造尚責佐王之效重增開國之封祇承異數徒冒優
恩

原書 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曰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
福是用憂結比章歸聞天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
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佈腹心至於四五上欲陛下爵
不失實下爲臣身免於苟取　又上書讓封曰臣誅除
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爲臣之功蕭相國以關中
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勤連城食邑考功効實
非臣之勳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翼左右既非
首謀又不奮戟並受爵封暨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
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爲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
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功者子
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

遠錄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
曜顯重非臣尫頑所能克堪　又上書讓費亭侯曰臣
伏讀前後策命旣錄臣庸才微功乃復追述先臣幽讚
顯揚見得思義屏營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授故古人
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
必正其名也又禮制諸侯國土已絶子孫有功者當更
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絶也或有所襲者
謂先祖功大也數未極無故斷絶故追紹之也臣自三
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逮臣三葉若錄臣
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佑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所能
克堪　又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曰伏自三省

資質頑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乏拾遺之美雖
有犬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由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
念先臣微功使臣續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
貲之分未有絲髮以自報效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嬰
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卒違公命以成私志臣
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爲幸雖上德在弘下有因割臣
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隕越豈敢飾辭
增 判 唐人對承襲稱狂判曰求仁得仁孔丘歎其無怨
達節守節延陵慕其高風甲代襲衣裘家承茅土志無

苟得爰作佯狂元成讓兄初疑人望丁鴻避弟終感友言良史以為美談志士稱其重義　唐張暐對襲代封逃判曰先王有作班氏敘其家風遠代無違韋孟陳其祖德是知本枝可重宗葉難輕丁冑望素高勳庸夙著金柯玉葉冠蓋之望攸崇青社白茅諸侯之業斯大上林春至花萼均芳下澤秋歸鴻鴈齊列既而風枝不静星琯屢移何卲承家泫然流涕桓元襲爵悲不自勝苟懐揖遜之風遂有通逃之迹昔延陵去國令範猶存太伯辭周遺芳未泯必若情深讓弟義等脫身請封韋氏之次男無虧太伯之高爵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一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二

政術部一　君道　臣術　官政　擇官　勤官　守官

君道一

增 說文曰君尊也從尹從口以發號　晉悼公曰臣之求君以出令也於文口尹為君　白虎通曰帝王者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　春秋繁露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稱天子易緯曰天子者繼天治物改正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人至尊之號也　韓詩外傳曰君者何羣也羣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　原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增 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原 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增 又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又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又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原 禮記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增 左傳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漢書曰本仁祖義襃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　後漢書曰

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四方　吳志曰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　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文子曰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成也 原 又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　又曰君者儀也儀正則君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方則水方盤圓則水圓　鄧析書曰爲君者常若冬至之陽夏至之陰萬物歸之莫之使也偃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　又曰爲君者滅形匿影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循名責實案法立成是謂明主 增 莊子曰天不産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　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原 又曰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又曰日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能以視君之有國

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續 韓子曰明君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 原 呂氏春秋曰泉深則魚鼈歸之人君賢則豪傑赴之　又曰君者仁義以利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人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以圜則圜若五種之地必應其類而蕃息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又曰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舅犯郤偃荆楚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闔閭染於伍員文之儀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　又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之有通乎君道者也君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無能故能使衆能也無爲故能使衆爲也 增 鬼谷子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長收藏亦復不別干而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眘子曰立天子爲天下也非立天下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也非立國以爲君也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其猶赤子乎饑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

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 原潛夫論曰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夫陰陽者以天爲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爲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心苦則天心逆 增風俗通曰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敎而後刑

君道二

增莊子曰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

行若晝夜之有經行雲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韓子曰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朞年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 史記曰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 說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奈何師曠曰人

君清靜無爲務在於博愛開耳目以察萬方不淈溺於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卓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韓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因公而與官人莫敢索君何憂焉 原呂氏春秋曰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能聽道不能行則故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故被瞻之不死亡賢於死亡也 增孔叢子曰定公問周書所謂庸庸祗祗畏畏顯民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

致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省刑矣人君審此三者明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原新序曰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佞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佞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者不罰不亡何待 增山堂肆考曰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天下之人皆富貴省徭役薄賦斂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 談苑曰李侍讀仲容善飲眞宗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問何故天子爲官家對曰蔣濟萬機論云五帝官天下三王

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 山堂肆考曰元仁宗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位爲樂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莫能當天心緜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

君道三

增 四術 三懼 尹子曰君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 韓詩外傳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三懼者明君之務也

金玉 絲綸 左傳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嘗藥 制水 問奇類林漢口藥石嘗於畢然後至於貢藥言獻於貫然後閒於畢天中記曰畫策聖人見本然之改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攻射祈

蹟埋 履冰 問奇類林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 太公金匱曰予居人上兢兢如履薄冰

如龍 牧馬 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神其形而散其精 莊子曰爲天下者資以異於教馬齒去其害馬而已矣

三累 十思 鄧析書曰君有三累親所信一累也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讒親三累也 唐書曰魏徵上書曰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塞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然後擇善而從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

爲人 從義 漢紀曰王有主王主動以有從以太爲平人御不覽以苟爲悅已是爲主不動人主以從義

執玉衡 讀金鏡 河徐圖陵執集玉曰衡握而天運鏡乾而象據以從情是謂治主 山堂肆考曰唐宣宗不當以太宗所撰金鏡錄使令狐綯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以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曰凡

來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

日月光 鬼神饗 春秋感精符曰君明聖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 班彪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

山林何有 江海無爲 唐子曰君人者乘南面之位操殺生之柄威如秋霜恩如春養當使觀者不知江海何藏山林何有 文子曰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成其大故能長久

爲治三 制臣二 天下谿谷 韓非子曰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 又曰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作帝範 疏祖法 唐書太宗作帝範十二篇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誡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 宋史仁宗時以祖宗故事有可法者命儒臣類而上之

合天履中 應神受命 春秋運斗樞曰

御神農是爲三皇皇者大也合天履中其先明帝王世紀曰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爲天所子

冬寒夏暑 規圓矩方 韓子曰因者君之術也爲者臣之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 冬寒夏暑君以平王道濟私情以樹至公使規圓矩方

畏如雷霆 德爲冠冕 左傳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黃憲傳曰德爲冠冕

無不化無不和 與衆視與衆聽 書曰至善無不化無不和 孔叢子曰君子上不下 與衆視與衆聽如左右

可數變 不欲數赦 憲章不欲數赦 不問可數變 又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法令不 唐太宗曰法令不可數變 能盡紀再赦善人暗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

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原 能為上者若緣・ 善用才者如濟海 家語管子

君道四

增 五帝水火金木土 家語云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何謂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取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是以太昊以木德王色尚青炎帝以火德王色尚赤黃帝以土德王色尚黃少昊以金德王色尚白顓頊以水德王色尚黑 原 亶聰明 書

增 其量百世十世 問奇類林云舜書之言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不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 原 萬物之機 書 增 天下惟有道者宜處 貴子云師尚父曰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宜處而次之 原 仰順天道俯協地理 家語 增 導利而布之上下 周語云芮良夫諫厲王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原 以民為體 緇衣 君天也 左氏 君以出令 左氏 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左氏 神之主 左氏 增 繼天者君 穀梁云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 聖人寡為而天下理 說苑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事寡易從法省易因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宣王曰善 原 若地也 韓子 利害之轂 韓子 增 其治察要 商子云聖人明君者非能盡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也察要而已矣 王者往也 元命苞云王者往也神之所輸而人所歸樂 治天下先公 呂氏春秋云聖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 人主之術 淮南子云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 君根本也 又云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聞也 蔽明掩聰 又云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掩聰 原 一人被之而不褒萬人蒙之而不褊 淮南子注曰褒

大也蒙冒褊小也 儼然元默 淮南子 一言倚而天下靡 韓子 羣下歸心 白虎通 尊天事地 新序 敬小慎微 春秋繁露 民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 後漢 有德之君以樂樂民無德之君以樂樂身 後漢書 禮讓為國仁義為宅 揚雄傳 七恕以進善九思以防惡 桓範新書 五穀俱傷君無德 京氏易五星占 增 帝王霸 抱朴子云道一者帝德之者王依仁仗義者霸 立德立功可大可久 天中記云帝王略論夫帝王者必立德之功可大可久 原 眾才所歸 曹植賦序 樂從規諫 抱朴子 增 脩策迴馭長羅遠駕 文中子云關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迴馭長羅遠駕 取之殊途成之一致 導錄云干戈揖讓取之也殊途鼎玉璽符戒之也一致

君道五

增 賦 唐范榮三無私賦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日月得一以明聖人法之以化成因無私以成心每宵衣以達曙奉此三道守而勿去大象是質選賢為急昭昭為大與天地而相參明明鑒下齊日月而出入天光發乎幽滯仁聲振於潛蟄 沈瑱賀雨賦曰臣聞堯以欽明文思察洪水而其咨湯以布昭聖武綿鑠石而不雨我明德之馨香終時康而俗阜夫君人者脩已以敬乾乾日昃奉堯舜以為心崇禮讓而為則放黜回佞敷求讜直使人以時用丘民之昏定興物不貴誠老氏之難

得裒睟慴婺勉敦稼穡至誠感於天地湛恩浹於寰瀛海氣蒙晏河光吐榮甘露凝而醴泉涌麒麟遊而鳳凰鳴煙雲蕭索而紛郁日月光華而淑清　浩虛舟王者父事天兄事日賦曰二儀覆載德之廣者惟天三光照臨明之大者惟日故王者於天也父事無怠於日也兄恭靡失布和施令將成不宰之功明目達聰欲亞無私之質當其萬邦作貢四海爲家仰元氣而晨昏靡隔指陽精而伯仲非睽草色雖窮屢軫南陔之戀棠陰易匿常思棣蕚之華所以化洽中原祥臻上國登封泰岳猶疑陟岵之時展禮東郊似望在原之力　謝偃惟皇誠

德賦曰周墳籍以遐觀總宇宙而一窺結繩往而莫紀書契來而可知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恒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守約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色惟賢是授惟人斯邮則四王不足五六帝不足七

【增】批答唐白居易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迹屏風表曰朕思求理化親閱典墳至於去邪納諫之規勤政愼兵之誡取而作鑑畫以爲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爲後事之師不獨覩古人之象

【增】御製唐太宗金鏡曰朕以萬幾暇日游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迹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爲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至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懍懍然兢懼如履朽薄觀治亂之本源足爲明鏡之鑑戒爲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爲君以萬邦爲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予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絃

鄭衛多進降懷扮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爲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爲佞者必多且用人之道又爲未易已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爲失材知惡不黜則爲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子產善爲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取長然後爲美爲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況臣下

【增】奏議元馬祖常奏議曰夫惟天子者上承天地下紹祖宗社稷是寄黎庶是戴崇高尊大無與比隆奉養當

極其精美保愛當極其嚴密大而一飲一食小而一嚬一笑若調爾玉體凝順中和則清明在躬淑善感應

增 策文唐詞標文苑策科曰朕聞立極開基之主經文緯武之君莫不象法殊流汙隆異制至於安人導俗咸即運以垂芳緝化宣風各因時而播美是以道孚繩木爰膺九巽之年圖秘龜龍用啟六爻之代窮桑御曆押歲鳳以分司軒后列位因景雲而命職徵汾陽之迹則寸政方凝俯河濱之化則四門攸闢祥披玉斗理九土以興功祚徙金精調五聲而作教周崇六禮仁義之道爲先漢設三章王霸之圖斯雜皆所以牢籠八際槩括

三靈齊四大以居尊叶五神而稱正 明蘇伯衡國學公試策題曰問爲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王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爲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爲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

增 策唐姜公輔對直言極諫策曰夫中於道者易以興化失其道者難以從宜事與其分則一毫以乖事審其分則殊途同歸詰成者非一時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於制事之初望化於經年之外使損益鑒於興替寒暑漸於春秋何憂不均理於羲軒同光於堯舜

臣術一

原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尚書曰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禮記曰近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孝經說曰臣者堅也守節明度修義奉職也 呂氏春秋曰剛氣爲臣和氣爲人 增 韋昭

釋名曰臣愼也愼於其事以奉上也 禮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原 韓子曰爲臣也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辭賤軍旅不辭難順主之法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 孔叢子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人當敬畏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賈誼新書曰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人師人足以爲上下之聲國有法則守之君有難則死之謂之大臣也 說苑曰人臣之術隨順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

國必有輔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臣之行有六邪六正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本也 又曰預禁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此聖臣也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此知臣也守公奉法不受賂遺此正臣也身死國安不悔所行此直臣也安官貪祿與世沉浮此具臣也偷合苟容與世爲樂不顧其後害此諛臣也所欲進則明美隱惡所欲退則明過匿美此姦臣也內離骨肉之親外則妒亂朝廷此讒臣也擅矯主命以自貴顯此賊臣也讒言以邪陷主不義此亡國之臣也

臣術二

原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不能如將失之可謂能子矣及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國則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無所顧問感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長北面致政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行無擅恣之意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 增左傳曰晉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碁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二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二也父教子二何以事君乃殺之 原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之玉器楚王聞之召昭奚䘏而問焉昭奚䘏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遂使昭奚䘏應之奚䘏稱曰是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忻使無兵革憂太宗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徒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若霸王之餘義攝治

亂之遺風昭奚䘏在此惟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反言於秦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左傳曰秦醫和謂晉侯曰良臣將死天命不佑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茲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 增漢書絳侯周勃爲丞相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唐書魏徵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皐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

是也

臣術三

增十等 四責 左傳曰無宇諫楚王曰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賈新書曰臣有四責何謂四責受重賞無功一責也居大位不治二責也爲理不平三責也御軍陣而肆四責也

獻身 禮記曰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故受祿不誣受罪益寡 以人 君以人中臣以事君 身下以事君以貿

含章 納約 易曰含章可貞 又易曰納約自牖

勵翼 諷議 尚書曰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詩曰或出入諷議

股肱 喉舌 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于身 擇君 禮記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 後漢書馬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

矣 無作威 思補過 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變五緯 協四序 藝文類聚曰變五緯協四序

盡吾敬 合於道 問奇類林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 又曰吾敬而與其進以合於道而退於君不若退而負於君者

驕 可貴可賤 禮記曰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驕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服休服采 于蕃于宣 書曰服休服采 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爲上爲德 來旬來宣 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

望大望小 不下不尚 禮記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又曰君子不下不尚

有諫無訕 難進易退 禮記曰事上有諫而無訕 又詳無驕注 禮記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

受祿不誣 進賢

為善 上詳獻身注 孔子曰爲善有鮑叔鄭有子皮 子貢問孔子曰齊有管仲鄭有子產 子曰吾聞進賢爲賢齊鮑叔之進管仲鄭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公正無私 忠順不失 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何如可謂大臣子順公正無私 漢紀荀悅曰忠臣不失

夙夜匪懈 以補上德 是謂良臣 理愛 書曰

纏愆糾繆 瀝血抽誠 非心見於文 經緯其非心 類聚紛糾繆瀝血抽誠

佐時經務 祭遵憂國奉公 東觀漢記曰祭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 後漢書每朝會帝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

宋璟 遺表曰以經務之才足以佐時 文學足以緯國 公直之心足以輔時 唐書

論思 獻納 展采 錯事 漢書 詳彙苑注

臣術四

增代終 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金鉉 玉鉉 易曰鼎黃耳金鉉 又云鼎玉鉉 耳喻君鉉喻臣也

又曰上九鼎玉鉉大吉 注喻大臣也

亮天工 篤棐 書曰亮天工 時亮天工 又曰篤棐 棐又曰

承弼 時二人篤又曰承弼厥辟 以旦夕承弼 君子輔之也

原臣哉鄰哉 鄰哉臣哉 書

亂臣 書 原有諫 增四方是維 詩云秉國之鈞四方是維

無訕 禮 怠則張而相之 禮 以道事君 論語 歸美報上 詩毛

社稷之臣 春秋 能臣 左氏 不擇事而安之 莊子

梁棟大臣 桓子 憂國奉公 東觀 賢臣 鄂鄂之臣 智

囊之臣 新序 輔弼之臣 漢書 諫臣 魏志 增展業 文選云展業各

守其業以供王也 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 抱朴子 增毗翼 彙苑

詳注六朝 葵藿心 初學記云葵藿心喻臣之忠也 輔翼霜露 又云輔翼霜露喻翼

理陰陽之職也 得罪上官 問奇類林云吳帝曰與其得罪于百姓不如得罪于上官

臣術五

增賦唐白敏中如石投水賦曰石銘臣節水喻聖聰順投旣因於納諫虛受必俟乎輸忠從以讜言出淸規而有中類夫貞節入碧浪以無窮爰自人謀式彰天奬言必在乎能發道爰疑於虛往自懷從善聞蹇蹇於股肱何異臨川運磷磷於指掌理旣符於水石事且契於雲龍佇啟心而是贊在虛已而能容石投水而諫資手敏臣佐君而詎得面從當手敏則水不傷淸匪面從則君能立政嘉猷替而無爽幸遭逢而有慶所以匹衣廣納側席深居言之者何常率爾聞之者足以起予攻玉之

形隨帝心之沃若補天之質應王澤之濡如旣而流謗靡行沈幾自得當持重而無撓冀臨深而不惑逆於耳而頓於心黜其邪而褒其直用礪金於膺鑒渙汗潛通舉韞玉於恩波津涯莫測

增書唐于邵賀外甥崔相國書曰且於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淸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爲賢相抑其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靑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相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

增論唐韓愈諍臣論曰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信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洪號於無窮也　宋蘇軾大臣論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又曰智者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

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疑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

官班一

原九儀　十等（九命之儀傳人有十等）　通班　異數（不列爵品禮亦異數）　尚齒　易方（禮曰朝同爵則尚齒易曰君子立不易方）　序守　錯立（以各序守周禮禁錯立族談者）　易班　抗禮（易班辨位易亂之）　國章　禮命（周禮）　朝儀　王爵　奧憲　常秩　命秩　品制（秩次）　守位　序從　禮謬　官邪（由官邪也）　會有表　立無

序表亦位也立而無序則亂其位　禮由位敘　名以器分　名位
不同　貴賤有等禮　高卑殊品　拜揖異儀　官以
命分　位由序守　奚獨後予　孰能宗予　小宜事
大　卑不降尊　賤宜事貴　少不陵長　降尊就卑
下陵上替　情非事下　禮豈得中　苟無區別
則有覬覦　列官分職　設儀辨位傳　失位者懸閒
．後來者居上傳鄭伯享韓宣子起孔張失位後至立於客閒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懸
閒客從而笑之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所宜守以等威　豈可
易其紀律　既同列爵於朝　．亦可進人以禮　雖九
儀之辨貴　宜三命而益恭　鄭忽憑怒於我先　孔

張懷懟於客後　韓信羞絳灌為伍　彭寵恥吳耿同
行　以貴下賤　雖聞於昔賢　降尊就卑　恐違於今制
增 連璧　布碁合璧事類曰齊王徵則與王儉齊拜儀同三司命年齡朝倫曰今日可謂
連璧元稹寄隱客詩曰兄連名士朝賢雋若布碁　鳴璆　湧雲韓愈江陵詩曰班行再肅
穆璜佩鳴琅璆元稹酬白學士詩曰躡班雲海湧　等衰　．內外白居易代書詩曰雙闕紛
容衛千僚儼等衰官班分內外游處遂參差　年輩相違　．議論各別合璧事類
曰陸長源以勳德為宣武軍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違周愿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
怪之有　又曰韓魏公慶曆中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

官班二

編 天秩有禮書有尊卑之禮
增 官聯周禮云冢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

治
原 齒位周禮齒位有序　儀以辨等周禮以儀辨等則人不越　雜居
齊齒　正其服位周禮　九命之數自上公至下士周禮　貴貴禮疏
貴為其近於君　貴爵夏后氏貴爵而尚齒　修其班制禮　等衰　等
列等禮辨等列　同儕　同等　犯貴　比肩　恪居守次
慎守官常禮　表儀傳引之表儀　名以出信傳信以守器器以藏禮
列位之所傳曰朝有定制注曰列位之所　易則生亂　過則有刑
禮失則昏　名失則愆　正上下之位　正辨爵之
義　班爵之位傳　正朝廷之儀　辨貴賤之位　苟
命數之或乖　亦於禮而何取　不敢與任為齒　未
可黜朱於朝　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登降有數　分隔

屏風後漢鄭弘字巨君為太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弘曲躬自卑帝知問其故遂聽置雲母
屏風分隔其閒遂為故事　增 末班文選云末班謙言猶末僚也　班司何敬祖詩云在
昔同班司　青瑣杜甫詩云數回青瑣點朝班　臚人初學記云臚人贊導朝班之位
文班武班唐書云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
百官就班文武序班於通乾觀象門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入武班自西門入至閤門亦
如之　亂班孔帖云唐韋再遷御史大夫常與青者位不肅明日班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
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其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　班簿側注平章
冊府元龜云鄭綮昭宗時為右散騎常侍性滑稽為詩多侮劇時號鄭五歇後體中人或誦其語於帝前謂有
蘊蓄就常朝班簿側注云可工部侍郎平章事

官班三

【增】詩唐權德輿酬主客仲員外見賀正除詩曰周班每喜簪裾接郢曲偏宜諷詠頻 張籍酬王祕書見寄詩曰相看頭白來城闕却憶漳溪舊往還今體詩中長出格常朝官裏每同班 鄭谷賀新除左省韋拾遺詩曰垂白郎官居坐末著緋人吏立堦前百僚班定趨丹陛兩腋風清上碧天 姚合奉寄留守令狐相公詩曰除書東守洛陽宮恩比藩方任更雄拜表出時傳七刻排班衙日有三公 宋歐陽脩早朝感事詩曰疎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鵷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麛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 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詩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淸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 元王惲奉陪憲臺諸公闕下賀正詩曰盤盤帳殿啟彤庭天仗宵嚴擁萬靈玉筍東班分列辟龍墀首拜認前星 又萬壽節出左掖門口號詩曰隔夜端門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鵷行紫雲低覆千官拜潤入金爐百和香 又曰對品班分玉筍行一時望拜殿西廂百官燕出宮闈靜疎雨濛濛濕建章

【增】曲明顧光祿公卿入門曲曰萬乘天臨千官景從濟濟卿士秩秩王公趨班鴛鷺接武夔龍同心協德永効公忠

擇官一

【原】選孤介 防請託 第五倫字伯魚爲蜀郡民吏富掾史皆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倫悉之簡其豐贍者遣之選孤介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是貨財抑絕 漢何武字君公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驗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

文武悉召 儒吏相參 尹翁歸字子兄去吏家居田延年爲河東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爲不遜延年曰何傷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 下詳前

擇人 掄才 務在擇人

明試 登庸

【增】禱神 祝天 唐書李景讓傳曰唐宣宗擇相盡書宰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請憲宗神御前禱取之 五代史盧文紀傳曰唐廢帝欲擇宰相以盧文紀姚顗有人望悉書名內琉璃瓶中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

授七品 領三輔 冊府元龜曰唐李素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錄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又曰李紓建中末爲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擇領三輔乃授同州刺史

抑強宗 擇清流 孔帖蕭至忠曰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強宗亦以擇賢才爾 又曰後蜀孟昶有上書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

特委公 當擇臣 冊府元龜曰楊恭仁貞觀五年遷雍州都督太宗謂曰洛陽要重古難其人特以委公 錦繡萬花谷曰柳渾爲相帝要常擇令掌畿邑渾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等

爲官擇人 藻瑕錄善 孔帖曰劉祥道疏古者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 又曰韋處厚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

無憚大吏 思擇重臣 冊府元龜曰張建封貞元初爲壽州刺史會高承宗父子獨孤華相次爲徐州刺史

人寔貴巴不能自存又以鴟峴要地據江淮運路朝廷思擇重臣以鎮以遣封為徐州刺史　又曰韓愈淮西碑凡茲廷臣汝擇自從無擇大吏

必擇文粹　不惜美錦　孔帖曰韋承慶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事以罪去夫創大廈濟巨川必擇文粹幹體若垂毀而毀則是挺行木梁膠船也　又曰韋思謙初拜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曠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

先求曾任　不可妄授　冊府元龜開元十二年勑宰臣曰自今以後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　孔帖曰韓登請擇賢才疏堯資八元而庶績共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則士不可不察官不可妄授

桓得敬仲　元信石顯　孔帖曰桓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大識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贊皇集窮愁論

慮梁漢之任　自朝廷之始　冊府元龜曰陳政初為宇文化及太常卿亡歸長安時漢川多盜賊高祖曰吾慮梁漢之任非卿不可　又曰開元十二年制曰昔皋陶與禹言曰在知人在安民此皆念在邦本先於帝載而長吏不稱蒼生罹害深思循良以矯過弊仍重諸侯之選故自朝廷之始

攻向部

尚書宜擇脩潔　郎官須有才望　山堂肆考曰唐高馮字季輔貞觀初上十五事曰如尚書八座人主之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學術業者任之　天中記曰李林甫開元中遷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為侍中乾曜之男潔白其父曰李林甫求為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哥奴林甫小字

授清要官　豈擊搏才　上詳授七品注　唐書曰李珽苦待價衆進士高弟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要之官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

擇官二

【原】惟其人　官不必備惟其人　難其人

【增】郤穀可　左傳云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

具瞻所歸　天中記云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于荀勗答曰王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

為官擇人者治　孔帖云實

溪為宗正卿太宗嘗語侍臣乃下詔曰謂比來朝不能事獄知而任之是為不明且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亂

擇僚吏堪御史者　又云武后詔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曰盧懷景等皆為通顯臣人

桓彥範執不可　又云墨勑以方士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曰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

為官擇人豈待情樂　又云御史中丞桓彥範奏楊嶠為御史嶠不樂彈糾之事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遂引為右臺侍御史

銓擬皆便所司　又云戴叔倫奔映劉晏執政叔倫勸以天下州縣有上中下有司銓擬皆便所司此非為官擇人為人求治之術

其清可用　天中記云馬侃為侍讀李抱真卒侃持節臨弔歸之帝不受又致京師從上表臣拒於是瞻泉令缺德宗曰前使擇部不受帶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侃

所擇悉所歷深　孔帖云韋詞立建言設官建吏本於治人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

没衛部

廉使補授屬員　取其可者　冊府元龜曰韓欽為桂州觀察使桂管二十餘部州採至邑令時三百員由是部補者十之一餘皆廉使補之欽既至吏執籍而前曰員闕請補欽曰在任有政者不奪缺者當候必稽故籍取其可者然後補之

宦官宮妾不知名者　山堂肆考云宋仁宗問王素曰孰可命以相者素曰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充其任仁宗曰如此則富弼可素曰陛下得之矣

擇官三

【增】制　唐白居易授楊潛李繁史備等制曰楊潛溫厚靜專有端士之操李繁精强博敏有才子之稱史備變通健決有能吏之用而皆本於文學輔以政事為郎見其行為郡聞其聲夫洋東梁之險遠居蜀之腴濠控淮之

要皆名郡也今吾提三郡而委之三吏得不思勤儉敎導勞來安輯膏雨吾土而襦袴吾人者乎潛可守洋州刺史繁可守遂州刺史備可守濠州刺史　杜牧授裴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曰南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南政美而寇恂留爲人擇官固重而撫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爲政也長育多方恵訓不倦凡設敎令皆有科旨莊任南康悉心爲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

【增】策唐白居易對審官策曰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任則其政立枉其能則其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入任使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得而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備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小能於大事者猶狸捕虎而刀伐木也屈長才於短用者猶驥捕鼠而斧剪毛也王者誠能量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俾操鑿枘者無圓方之乖備輪轅者適曲直之宜自然人盡其能職脩其要彝倫日序庶績日凝何患乎事不舉而政未成也哉　又對大官乏人策曰臣竊見近日祕省校正或以門地授畿赤簿尉惟以資序求未嘗校其器能不研覈其才行至使頃年以來臺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乏賢誠亦廢事且以資序得者僅能參其簿領以門地進者或未任於鉛黄臣恐台衮之才臺省之具十年以後稍乏其人

勤官一

【原】恭恪　積累詩有位於朝無不恭恪荀子積行累功以致爵位　莫如勤豈能有繼非德莫如勤能勤有繼功績也　無日不惕　夙夜惟寅敢忘獻　智以效官　勤而涖事　精力於職事漢書云張安世精力於職事休未嘗出　勤心有補益後漢書云史弼爲黄門令勤心有所補益

【增】不解甲　必枕戈冊府元龜曰竇軌爲益州道行臺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　又曰漢劉訓爲沁州團練使在郡臨事之暇必擐甲枕戈而臥之　勤稼穡　設版築冊府元龜曰唐柏季纂武德中歷屯田農圃監每督事苑內小心畏慎勤於稼穡高祖每善之　又曰郭崇韜爲樞密使莊宗與汴軍戰於楊劉崇韜率師至博州庀役徒設版築　不離左右　與均甘苦冊府元龜曰唐闞稜爲武侯大將軍爲人嚴毅勤恪每侍從太宗嘗不離左右　又曰漢史弘肇爲許州節度使杜重威爲亂車駕親征命弘肇從行凡三月弘肇擐甲在野與士卒均其甘苦　交更輒鳴　安寢則歌孔帖曰裴耀卿爲決獄訟交吏鄰鳴裴門爲知吏雀晝養一雀每吳越備史曰武肅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用圓木小枕睡熟則欹由是得寤名曰警枕　通宵假寐　數旬一歸冊府元龜曰李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每當宿直通宵假寐太宗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使安卧　又曰權德輿爲起居舍人兼知制誥給事中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處餘岱卒郢知禮部貢舉獨

意與直禁垣歲可一歸家 勞心諄諄 求理孜孜 東觀漢記曰卓茂為密令勞心

諄諄視人如子冊府元龜曰晉劉處讓為邢洺衛等州觀察等使勤於公務孜孜求理 寒暑罔

懈 晝夜不息 冊府元龜曰吏確為將作少匠修九成宮令確典其事雖祁寒暑雨未嘗暫懈

下註設版築注 及用為樂 而已益恭 孔帖曰王嫡判吏部每視簿領紛積

於前人所不堪者反用為樂又曰班宏清恪勤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 呂諲

獨據案 楚客不釋仗 孔帖曰哥舒翰節度河西表呂諲度支判官諸吏或出遊諲獨

頹然據案又曰杜楚客為中郎將每入直盡夕不釋仗帝知而勞之 已老不息精勤

當食無廢處斷 冊府元龜曰唐段盧綜為將軍檢校少府事時已年老精勤不息又曰

李祭為河南尹勤於聽理每有訴雖衢路當食無廢處斷由是官無留事 戴星 挽繂 呂氏

春秋曰巫馬期戴星出戴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唐書曰何易于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

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繂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

勤官二

原 克勤于邦 尚書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尚書無逸云周公曰我聞曰在

昔殷王中宗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孔安國傳云中宗太戊也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也 不敢

怠遑 毛詩殷武篇云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遑暇也天命及視下民之內有嚴明之君能慎

實罰不敢息以豐自服子攻事則命之于下國以受命天子也 朝夕勤恪守以惇篤

國語祭公謀父曰我先王不窋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奕世載德不忝

前人 自朝至昃不遑暇食 尚書無逸篇云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

萬民孔安國傳云從朝至于日中不暇食思慮政官民用皆和 夙夜罔或弗勤 尚書太保

訓于王曰鴻乎云云 勤卹民隱 國語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昔商王帝辛大惡于民

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卹民隱而除其害也 不敢自逸

欽乃攸司 涖事惟勤 不懈于位 毛詩假樂篇云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不懈于位民之攸墍毛傳云墍息也 詩侯卿士之有專者也 箋云百辟羣臣故皆內

愛之不懈于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夙夜匪懈 毛詩烝民 夙夜在公

毛詩有駜云云箋云臣憂念 君事早起夜寐在公所也 夙興夜寐灑埽庭內 毛詩

夙興夜寐無忝所生 毛詩小宛毛萇傳云忝辱也 夙早也所生父母也 君之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毛詩 民 山 朝夕從事 毛詩北山云偕偕士子朝夕從事

臣能早起夜治其事則先王之遺典式也不太古勤之也先王之居官者朝夕從事 盡瘁事國

毛詩北山云或盡瘁事國毛傳云盡力勞病以從國事也 黽勉從事 毛詩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箋云詩人自謂賢者如此勞 不敢告勞 王

事靡盬不遑啟處 毛詩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毛詩杕杜云

聯行戍箋云繼嗣續其也日王言事常無勞不苦勞身作宄我也 民生勤則不

匱 左傳曰楚子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 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原 恪居官次 居之無倦 增 先之勞之 論語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日昃坐朝 出在必達 漢書 論語 明帝

盡心奉職 東觀漢記云盡心奉職不敢怠 增 出入阡陌

陌 尚書令漢書云盡心奉職... 後漢書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

撫御事辨有安居。

原 不入內舍 謝承後漢書云會稽紹字文高爲從事令不入內舍常臥 上事 一 常伏閤下 華嶠漢書曰馮豹字仲文爲尚書郎勤不懈每奏事不報常伏省閤下每從昏至明帝聞而嘉之乃詔賓賜 冠 劬不解 居閒米饌署冠於身爲郎二十載未嘗解服 不離省闥 後漢書賈逵… 抱書而寐 … 沉迷簿領 劉禎詩云沉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 馳驅未遑食 日昃不知晏 劉楨詩

白日接賓客 夜間省文書 晉書吳志…

增 取博具投諸江 晉書陶侃爲荊州刺史勤於吏職見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乃取其博具悉投諸江 居官畢力理治 在家則自叔曰…

雖年老不怠 冊府元龜曰玉爲監門大將軍太宗以其年老常令宮中… 每受一勅必勤審 … 夙夜勤強 孔帖云房玄齡… 眞將軍 … 以鞭算 又曰劉… 佐吾爲理以勤國 … 掌徼巡 … 精警 … 以勤吏事 … 儒學雖優亦勤吏事 孔帖云 … 美譽四騰 孔帖云…

出爲福建觀察使改勤清美譽四遷 勤於稼穡 冊府元龜曰後唐周知裕歷房絳澄三州刺史老於軍旅勤於稼穡 惟馬上得休息 孔帖云五代敬翔從太祖用兵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 不事事吾何安 事文類聚云韓滉公勤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嚴整莫不躬親左右曰公位重年高如此朝廷賜守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休日萬幾不事事吾何安

勤官三

詩 梁王筠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詩曰閶闔曖已昏鉤陳杳將暮棲烏城上返晚雀林中度屯衛時巡警凝威肆安步 唐韓琮秋晚信州推院親友或責無書寄答詩曰官信安仁拙書非叔夜慵謬馳驄馬傳難附鯉魚封萬里勞何補千年運忝逢不量橫草力虛慕入雲蹤 元趙孟頫次韻左轄相公奉寄徐公詩曰盡日沉迷簿領書何時重得賦閒居已無夢想懸金印豈有文章到石渠 袁桷曉發詩曰蓐食愼王事曉星當前戶跨馬官道行細草泣寒露

制 唐元稹授韓臯左僕射制曰韓臯始以直言事代宗司諫諍復以文章政術事德宗爲舍人中丞京兆尹在順宗憲宗時出領藩方入備卿長逮予小子歷事五君勤亦至矣 元姚燧元帥烏野而封謚制曰烏野而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

軍佐天運之惟新憤人心之未定故自北而徂南首逸尾䰄亦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跋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爲庸已懋其報宜豈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啟若魯侯之大宇

增碑唐韓愈南海神廟碑曰天寶中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祀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而刺史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久矣元和十三年始詔

用國子祭酒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詞更諫皆揖而退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日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　明李賢禮部尚書胡公濙神道碑銘曰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迹無不到尋進禮部左侍郎往巡江浙諸州還朝時車駕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上臥不出聞公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驅馳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爲陳說上欣然納之

增墓誌明楊士奇故少師楊公榮墓誌銘曰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專典密務七人

者解縉胡廣王進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旦夕侍左右承顧問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成稱旨時公尤勤勵遂皆進官

增記宋王禹偁待漏院記曰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皋夔至於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爾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

猶滿相君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泰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在朝我將黜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

守官一

原 各出納　調陰陽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丙吉不問殺人而問牛喘曰殺人京兆尹長安令之所職方今少陽用事牛未實常宰相職調陰陽所當憂也 功行部

廢命不敬　失職則死 左傳守官廢命不敬城濮輿臣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能業其官　靖共爾位 傳臺駘能業其官

各守爾典　職思其憂　各司其局

當官而行 **增** 守物　死官 柳宗元論曰皮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官而後其道存焉苟捨之是失道也韓愈論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孟容守著令　仲郢執亂典 孔帖曰許孟容拜禮部員外郎公主子求補崇文生孟容固謂不可主訴之帝問狀以著令對帝嘉其守又曰柳仲郢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斫文墓柏殺之吏以尊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別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事逆獨詔京兆尹杖殺之

必坐死　願罷官 孔帖曰徐有功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陛下以官法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又曰獨孤用晦畏御史中丞會殺中王源植與官用晦直其枉書五上不報卻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官去

何所迴避　敢不糾彈 冊府元龜曰薛謙光拜御史大

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常勢逼奪百姓肆虐州縣不能理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可矣又曰郭震元宗初爲殿中侍御史劾太子賓客韋嗣立曰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摩結爲躬婺已合殊死天網疎漏脫領全中宗晏駕削太皇輔政之制旋阿事臨斬之策神人怨憤臣忝司憲是徵不糾彈

君舉必記　人命所懸 冊府元龜曰褚遂良爲諫議大夫知起居注太宗謂曰卿知起居注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又以趙彥劉爲州刺史鄭謂所親曰今身爲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

不納宮官　封還詔書 冊府元龜曰段志元爲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之葬也志元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從于章武門太宗夜使宮官至三王士及開門志元閉門不納使者曰有手勅志元曰夜中不辨眞僞竟停使者至曉又曰郭承嘏太和六年爲諫議大夫數上章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改華州刺史書御史中丞詔下之後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帝遂制罷之 攻衙部

侍郎辭知選　尚書不決事 孔帖曰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尋令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侵越局唐書狄仁傑傳曰太學生謁急后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瑣會宜責有司尚書省不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太學徒取告丞簿職耳

守官二

原 思不出位 君子思不出其位　立不易方 易　官脩其方

唐宿其業　不假器 罷有常執之智所不假爲　不越樽俎 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死不失守 見死不失其守　不進旌招 泰保田招虞人以旌不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注君召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物也

食不避難 食焉不避其難子路

陳平不對穀獄 上問絳侯問勃一歲入粟決獄幾何勃不能對出流問陳平平對曰入粟宮問搜粟都尉決獄問廷尉臣職上佐天子調陰陽下使四方得其所也

增 此

真將軍 史記云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至細柳軍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乃按轡徐行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

原 不投璽 漢書霍光傳殿中夜有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印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

刺史不察黃綬 漢朱博為冀州刺史吏人言事博曰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守丞尉得明日先言之

增 此因終無死法 唐書元稹知天府元稹為司刑丞時用法寬平知死罪當死者少有免者一日知不測曰以兩日知此因終無死法

對仗叱義府 唐書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婦人淳于氏李義府屬大理卿段寶玄奏

奏聞高宗命劉仁軌問義府逼正義自縊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殺六品寺丞對仗叱義府下

駁奏俊臣乘生虧信 唐書元坦為司刑郎中時來俊臣等奏尚書樂思晦等七人被構陷當死則天以坦為刑部郎中以信功坦曰虧信生則恐亂法

論公主不得造陵 唐書太平公主為長寧公主請造陵聖人本以鸞路等免死之道行鑾駕中書令以為不可

重其能守官 崇義公主太子請於帝為之造陵帝許之蘇瓌奏曰公主不得造陵帝召問中書侍郎韋嗣立謂其能守官

率其職司其局 與君謀言可行則吾宰相也宰相之事論道經邦謂其職也李光弼重其能而不為其局者人之所不為也

增 詩 宋范仲淹為廣德司理與太守爭非姪莘老以詩記其事曰維持徙扞下枉直情必通太守興趨舍挺然不曲從有事爭救之粉屏記其終官小俸祿薄家居卒窮空賣馬以自給徒步氣彌充 蘇軾次韻賀劉發詩曰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為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夢尸得官真古語

增 墓誌 元虞集平章政事張公珪墓誌銘曰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為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帛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辨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

增 書 宋歐陽脩上范司諫書曰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立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增 記唐呂周任泗州大水記曰唐貞元八年夏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泗州刺史張公始至聚邑老以訪故塞薪揵石以禦之維舟編桴以載之洪波汗漫不辨涯涘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墻之上以向衝波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伾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王命何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二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三

政術部二 攝官 省官 鬻官 侵官 爭長 濫官 賣官 鬻爵 巧宦 擇官 代官 休假

攝官一

原 拜真承乏 注真承乏也謂攝官承乏之也 [illegible] 將攽一官敢 [illegible]

有二事 **增** 直官 [illegible] 貼職 [illegible] 文林院 [illegible] 定宮闕 俟乘 [illegible] 實有勞效 且

興 [illegible]

求廉慎 [illegible] 假攝 [illegible] 獨得補署 [illegible] 多是 [illegible] 常務 [illegible] 按其歷任 [illegible] 不絕 [illegible] 兼孝恭長史 請韋相攝 [illegible] 衞攝孔 [illegible]

司戶刺史問其罷旅乃舉前件官在朝廷願請公事幸其佐理勿揮麾賁請韋相攝衙

二人兼四嶽 一身總七職 并詳第二條

攝官二

原 不二事 禮 兼職 兼人之稱

增 周制尚兼官 羣書考索云或問自太宰至旅下士其為官六十有三而為府者六為胥與史者皆十有二而為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嶽乃舜二十二人之杏則四嶽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與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毅師疑作廷字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與芮伯彤伯畢公衛公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兼總七職矣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兼領司徒宗伯於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羣有司乎

太宰兼行六卿事 又云或問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太宰之職顧曰掌建邦之六典何也曰此太宰兼行六府之事也自其分官而言之則太宰掌治典司徒掌教典宗伯掌禮典司馬掌政典司寇掌刑典司空掌事典各有攸司固若不同自太宰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八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此十餘皆經國之大體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撮其要焉

原 不攝 官事不攝管仲香備

士會攝右 晉文公城濮之役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叔魚攝理 晉邢侯與雍子爭鄗田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理獄官

兼二事 傳沈諸梁兼二事二事謂令尹司馬也

攝政 孔子以司寇攝政七日誅少正卯

不給 衛侯將會使祝佗從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攝官招大罪也

增 知東都選 唐書云魏知古姚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條之時崇之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

托知古歸悉以聞

何攝為 又云李日攻朱留謂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明日謝帝驚曰何攝為即詔授御史大夫

庶幾無相攜之患 續問奇類林云明太祖諭陶凱曰朕今立法令廷臣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攜之患

攝官三

增 詩 唐苑咸送大理正攝御史判涼州別駕詩曰天子念西疆咨君去不遑垂銀棘庭印持斧柏臺綱雪下天山白泉枯塞草黃佇聞河隴外還繼海沂康

增 制 唐元稹授王播中書侍郎平章事兼鹽鐵使副制曰王播在德宗時以封詔入仕踐履臺閣由御史中丞京兆尹掌鹽鐵為春曹尚書乃長邑髦以控蠻蜒盡稱厥職達於予聞驛詔徵還便殿與語得所未得聞所未聞昭然發蒙幾至前席重委操剸鋌刃益精國有美財而人不加賦東師在野物力蕭然不有主張孰能勸濟是用命爾作相仍以舊務因之爾為兩備戎羌東定燕冀內實九府外豐萬人百度羣倫罔不在爾

增 碑 周庾信周太子太保步陸碑曰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為世範行為士則留連墳索怊悵文詞霸府錄於尚書天官總於司會出入匡贊常戴數職身具六龜腰恒四綬

省官一

原立政審官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也損不急・罷冗員史楚悼王用吳起為相損不急之官術養戰士增怨誹厭伏孔帖曰李朝隱遷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譁騰朝隱毅然無避又曰柳仲郢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時詔減官冗長者仲郢條簡汰日損千二百五十員議者厭伏

待賢才罷冗官唐書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孔帖曰李泌同中書平章事請曰陛下欲省州縣官可而吏員不可減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官員也上曰若何為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又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員外正員三之一可悉罷者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

不虛設則易求孔帖曰杜佑為戶部侍郎上議曰設官之本以治衆無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功也又曰李吉甫題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哉時入仕有可事停之劇吏省多求官少易尚改如取

貴簡約汰粃滓孔帖傅咸曰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在官曷多宜省帝曰省乃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粃滓者菁華乃出

空竭府藏・悉收廩料孔帖盧懷慎曰竊見京司官員所在委私多表倍多不釐務廣有除拜奉祿之費公以府藏又曰張延賞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併省其員悉收廩料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

罷郡縣吏・併寺監職上詳省官二羣書考索內劉公世請省寺監以歸六部哲宗即位之初攝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處之得其理也今凡寺監之職可以為六部首宜併省之

得至治之體・察蠹弊之根孔帖辛替否上疏曰太宗陛下之祖撥亂二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羣書考索曰夫攝官之濫如貪陰如特料如雜流此皆蠹弊之根其可不加之察乎

户口凋寡桓溫論并官・公私驅擾申紹疏省職晉書曰桓溫總併內外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於其事申紹上策密時論守宰疏曰吏多政繁今之見戶不過漢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公私驅擾人不聊生宜併省官職務勸農桑

省官二

原省西曹魏志毛玠為司空丞相東曹掾屬請謁不行時人憚之時議欲併省官員咸言省東曹太祖知之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先東東不可省遂省西曹

省蘭臺晉時議省州郡官吏以赴農功荀勗議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蕭曹相漢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併合郡縣此省吏也今欲求之於本則省事為先若欲省官司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云

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晉王虔之議也

增何事官外置官孔帖沈既濟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繁不患員少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待對缺員二十一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虛聽明以收淹滯先補其闕何事官外置官

六員二十員可罷又云李泌曰常侍官各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

減判官員又云楊綰奏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

請罷郡縣吏二千餘員孔帖又云李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請罷郡縣吏二千餘員

省官之不急又陸贄五要省官之不急云

委中書條件停減又云陸贄議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費委中書條件停減

省職省員省人羣書考索云元祐之減罷諸司建炎之罷併官屬此省其職也祥符之樞密直學士以六員為式治平之少卿監以七十員為額此省其員也開寶之罷流外慶曆之減任子此省其入仕之人也

省官三

增詔元李謙清冗職詔曰自疆土極照臨之遠而省臺

有內外之分日益月增官冗人濫嘗勅有司而澄汰意能舊制之遵承比聞近侍之言謂益曩時之弊彼不勝重任有壅上聞苟尚蹈匪躬時惟予咎其清冗職用復前規

增策唐白居易對省官併俸減使職策曰臣聞古者因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户之衆寡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多少俾乎官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員必參相得者也頃以兵戎屢動荒沴洊臻户口流亡財征減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其祿而厚之故省官則事簡事簡則人安

祿厚則吏清吏清則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則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祿則飾詐而不廉矣知厚其祿而不知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迭為表裏相須而成者也臣又見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停或因暫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致職多於郡縣之吏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為常煩費滋甚今若量其職員審其祿秩使多寡有常數厚薄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無侵削之患矣職有常數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矣此又利害之相懸遠者

增判唐司馬滔對省官員判曰時康官備所藉為理户減務煩則害於政有司廉我王爵思立國體知師旅之後版籍徒懸念閭里之空州縣宜省誠有可尚議未得中雖在濟物之規實亦勤人於遠請依百姓之訴用減庶僚之員省事省官晉朝高其論從人從欲魯史異其文

增議晉王彪之議曰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　唐杜佑省官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尚文去質吏衆事煩然而條流不紊

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縣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晉太元六年省七百餘員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為理衆庶所以古者計人置吏存諸方策昔皋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皋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户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

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
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
御閑廄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
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
十人也歷代增益以至於是舊名不廢新職日加名繁
職重不可遍舉顧茲大弊實思革之

曠官一

原 沉職 備位 冗滯不舉之無職事 充位 養名 張湯為御史大夫每奏事日旰天子忘食事皆決於湯丞相充位而已 養名適事偉忽惰 干誅 速謗 雜報次官 以干先王之誅 事以速官謗 攻擊誤 出柙 毀櫝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廢

廢職 失其守 義和湎淫廢時亂日廢厥職 厥官若罔聞知官失其所 尸 敢煩
寵 不書朔 不能合官敗壞寵乎左傳 日食不書朔與日官之失也 葬士禮
服大刑 禮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禮不司其局百官廢職服大刑 治事
不敬 率職有怠 非孝也禮 都家不及 州縣徒勞 周禮朝大夫掌都家注凡都家王子弟也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使知而行之凡都家之理有不及者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有司不及謂有稽緩者也 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尸祿 素餐 慢官
怠事 棄命廢職 慢官速戾 且昧恪居 宜科懈
位 苟忘卹緯 是謂拂經 既不治庖 宜科出柙
不能承式 何以守官 苟不恭乎乃職 必速戾
于厥躬 苟棄命而廢官 則有常而無赦 臨事有

虧則思移過 失期不請 誰合當辜 慢官之後徒告
闕供 臨事之前胡不申請 畫諾 署名 范曄黨錮傳論云汝
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郡為語曰汝南太守范孟博 南陽宗資主畫諾冊府元龜曰原乾曜元宗時在政
事十年時張嘉貞張說相次為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爭每事推讓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遂無所參議唯
諾署名而已 飲食終日 脫略萬事 錦繡萬花谷曰五代李愚為相廢帝謂為
粥飯僧以為飲食終日無所用心 公怨詩曰我頃分行在東武脫略萬事性讀遊 蘇軾送李 有司
不力 厥官如曠 孔不力曰王溫可詠比記下闕月有司 侵官懲不洛有司 顧
者營完之則吏舉職事歸如矣藺又至曰得其人爵六合 公務克脩非其人則厥官如曠 忠論除 孔皆曰切見
妨職務 罕有才藝 呂文東皐于集序曰 於若美頓妨職務 宇託近侍要官子弟名見舒比蓋勢
嗣宗壞屏障

斯立破崖岸 晉書阮籍傳曰籍嘗從容言於文帝曰 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 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 而還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曰丞之職所以貳令 黠官為丞既盡枯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 而丞負余則盡 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為之

曠官二

原 不恭命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原 失政不立 失官不食 百事茲昏 王事無
增 莫肯夙夜 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由官也
增 曠官之刺興 韓愈論不仕之心則三 曠官之刺興在王臣之位 邪
曠 原 日飲酒 曹參為相不事事日飲醇酒參主不相事不相之事卿 曠 在官 王臣之位
望之奏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歲首日月少光答在臣等
原 不治事 增 三光不明 漢書云漢陳遵為
事治曹事數廢乃相主者報曰陳遵滿百今日以某
日清譚 事論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曰滿百者斥
不遵

王表前爲元城令終日清譚縣事亦理

【增】不知馬何由知數 世說新語云王徽之爲桓中騎兵參軍冲問卿著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 官曹虛設 孔帖云陸長源上宰相書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全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祕書不校勘著作不脩撰官曹虛設 不可曠缺 又云陸贊奏議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昧而其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兩 與二弟連夜痛飲 韓愈順宗實錄云陽城字亢宗北平人好學遠近慕其德行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未至人成畏傈之餘至請諫官紛紛言事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 御史出都 孔帖云舊史臺思謙按監察御史謂人曰御史出都若不搖動山嶽震權州影是謂犢號爾 簿書棼如絲胥吏沸如糜 又皇甫湜吉州刺史廳記云下車之初親簿書簿書芬如緣現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蔚然而疲攻[illegible]郊

屬官三

【增】詩 唐杜甫戲簡鄭廣文詩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 宋劉克莊廣州都試詩曰自昔番禺統府雄君恩暫許領元戎不羞短髮垂肩白且愛前旌照眼紅筆久不靈妨草檄臂新無力怯開弓卽今超距多梟俊安用輜車載此翁

【增】判 唐王維對宮門誤不下鍵判曰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闢将以晝通阡陌宵禁姦非眷彼閽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殿中惟通豬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將謂堯人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詿誤而抱關爲事空欲望於侯嬴或犯門有人将何禦於臧紇 白居易對失囚判曰不念恪居徹於羑里旋聞失守遂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曾是慢常而致得於他人自是疎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柙不科 唐人對二月不供宮人炭判曰入侍女之熏爐香焚百和庖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變炭作暄轉冷成熱投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可以測其陰陽充百郡之時須爲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章有犯

【增】記 唐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曰江州左匡廬右江湖

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遠觀遊郡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侵官一

【原】出位 君子思不出其位思雖不越守信也 越官 越司 代斲 諸越司侵職者杖七十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越其本司侵人職掌當杖之也老子 無越思 不二事 君子行無越思守不假罵畢顆難假不移官禮 不能卹緯 焉用代庖 傳援不卹其緯而憂宗周之隕莊子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一失其位

不謀其政　易而生亂　過則有刑．各恭乃位出
則有尤　如冒厥官過猶不及　增 是太苛　何相侵
孔帖曰杜淹建言諸司文案稽留請以御史檢按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案按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黙然　又曰楊炎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盧杞請復之炎因以為不可杞蓋趣又徒敵主書過咎逐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奈何杞侵郎
非不惡寒　嫌其出位
韓非子曰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而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　孔帖曰白居易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師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擿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
便是越局　不敢
侵官
孔帖曰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尋令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選事在尚書臣令

掌之便是越局　又云帝勅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臣須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注動不敢侵
官
冒也　杖之
白帖曰侵官冒也　下詳越司注
雖則奉公　且
為出位　行苟越思　動而生悔　苟越思於乃職
必速戾於厥躬　白帖

侵官二

增 判 唐人對京令問喘牛判曰二京分邑墨綬居官三揖通班黃圖作宰自可遙聞善政廣樹嘉猷江陵叩頭止風有驗洛陽強項據地無從何得道乏良規人餘惡少騎桑墻下不見童子懷仁垂楊路傍惟聞暴客相殺忽此逢牛翻能駐馬牽非向楚詎是因風氣似還吳猶疑見月此乃丞相及言何煩邑宰垂詰操刀之術罕明代斲之嗟難免　唐諸亮對建國判曰定之方中作為宮室紫微夜視考太乙之帝居黃道晝參取羲和之亭午於是審曲面勢置臬懸衡各有典司無乃詢於梓匠越其樽俎翻見作於同律晉雖不競楚勿與知侵官有刑罪將安捨不司宗伯之事忘為荀息之詞人亦有言自貽伊咎　唐人對挈壺挈轡不供判曰甲兵用嚴班位在守惜不畏法是碌乃官挈轡挈壺陳力同道軍井軍舍從事殊觀匪恪居於戎律遠徵援於侯度使介冑之夫云思拜井熊羆之將方解佩刀緊所掌而有失敢流毒之夫衆出晉侯於淖大夫且謂侵官加韓昭以衣典冠乃為越事爾不還忌咎從自及

爭長一

原 周班　任齒
魯人以周班後鄭鄭忽以有功也怒滕薛爭長公謂薛侯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
十年　一日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尚年　敬長
傳曰五叔無官豈尚年哉謂康叔聃叔之兄有五人皆無官也
序齒
燕毛
比肩　羞居我上．恥與同列
藺相如位在廉頗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而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之屈節下車避頗頗乃負荊謝罪　費詩字公達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將羽聞黃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詩曰蕭曹親舊而陳韓亡命在上云云羽悟乃拜
忘彼肩隨．務茲心競
五年以長

則有隨之不可以後之莫能相下也滕侯曰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
子哲伯有以敬事長則順立而無序則亂見孝經序亂于位也禮
記相下自尊辨位亂行有儀抗禮我
先人下禮謬辭游何以卑我奚獨後予
晉鄭同儕商周不敵滕薛之尊絳灌之恥將
後鄭忽乃長滕侯而與我哉將不汝容 增 拔
刀碎硯唐書曰劉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
曰會當斬裴首合璧事類曰鄭畋盧携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揉碎硯王鐸歎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事
臣且不服汝有何功冊府元龜曰太宗謂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勳效量定封邑恐不
能盡當各自言淮安王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

又曰尉遲敬德好訐直又負其功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有
何尊卑每陳攻伐事文類聚曰賈復因鄧禹得召見署破虜將軍督盜賊復與段孝共
坐孝曰君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經濟類編曰晉王濬自以功大而爲渾
父子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悒出不辭王勃陵藉
韓愈勁直山堂肆考曰唐王勃聞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爲僚吏共嫉合璧事類
曰唐李紳爲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
相下詆訐紛然於是兩罷之德非心競禮失有隨白居易判安得
與臣比不欲在己上資治通鑑曰賀若弼與韓擒虎爭功於文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
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啟關納
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孔帖曰郭崇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爲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
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馬紹宏在己上遂以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嘆比伏
滔肩會斬裴寂首世說新語曰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宴輒命袁伏袁甚恥
之嘆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何辱如之下詳拔刀注

爭長二

原 少不陵長卑不降尊人猶犯茲慮以下人
長幼之節上下之位 增 蔡序陳下春秋胡傳云蔡書先衛今序陳
下者先篤以爲後至也以王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請盟也豈所以定民志乎長於
滕左傳云薛先至故長於滕以力勝人胡傳云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
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人已入其國都矣
生乃與噲等爲伍史記云韓信嘗過樊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

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同僚不能降意山堂肆考云隋黃門侍郎劉臻明習典故雅達
政事文帝重之與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譖之也爲健州刺史爭競細碎韓愈順宗實錄云令
狐峘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史館脩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者以讓不欲
爭規少年益自悲韓愈集云于仲舒宁弘中復拜中清舍人況至京師總漆與在者說
別列皆歎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何復治筆硯於其間哉

爭長三

增 跋 明錢習禮書唐顏魯公爭座帖曰顏魯公剛直之
姿英發之氣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業
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
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爲右僕射應

世以中官爲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爲軍容實自監英乂爲陜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善提行香位次當彝槩爲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爲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厩乎

濫官一

原 爛羊頭 續狗尾 後漢更始官爵皆羣小賈豎或膳夫庖人長安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晉趙王倫篡位同謀者皆超階越次奴卒厮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增 互市 晉書曰惠帝居位貨賂公行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 賭郡 南史曰宋文帝與羊元保奕賭郡羊勝補宣城太守 起舞 唐中宗宴內殿酒酣令學士爲回波辭 善走 山堂肆考曰五代王進以疾足善走周太祖授以節度使 白版侯 墨勑官 朝野僉載曰武后時封侯者衆中宗時鑄印不及時白版授官者甚衆又有墨勑斜封官時謂之三無坐處 盈千人 致五品 元員外郎員外官之至千人中書門下遣知縣者 引權勢 竭資俸 …

仕路太廣 時事可知 孔帖曰韓琬言仕路太廣 臺閣盈朱紫 胥史濫章韍 車載補闕 斗量拾遺 廄馬駝封誥 自興皇后時 白門達自興皐授 鄭普思葉靜能以方術除官 王長通 連

受樂工 用幸人 孔帖曰 官職曰員外 盧犬 假弄麒麟 騎都塞市 常侍比肩 倚馬員外 索虎儀 爵及

伏見王長通白門達本是樂工與卒鑛類縱使伎能有只可厚賜錢帛豈宜列預仕流起授高爵文獻通考又唐中宗神龍元年大白山人鄭普思以方術除秘書監其年又除方術人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置一千餘員 封百二十人 上詳引權勢注下詳廣馬驤封詔注

濫官二

增 三百赤芾 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原 武功爵 漢食貨志大司農陳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其有罪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注武功第五級曰官首第八級曰樂卿

增 兼金累紫 抱朴子云莽之世賣餅小人皆得等級斗皆之後兼金累紫

原 鴻都門 後漢靈帝好學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并待詔鴻都門士君子皆羞恥之

增 西園成市 任昉表云春季凌遷官方猾亂鴻都不蟒西園成市金章有盈司之謨華貂申不足之嘆

私人以官 孔帖云魏元忠陳郡男子袁楚客以書規之人君無私私怨害物私賞賞財況私人以官乎

獻瓜 又云帝幸梁有獻瓜者嘉其意欲授以試官陸贄曰爵祿者天下公器不可輕也今獻瓜果則授之彼忠勤者又何勸焉

分職建官不可濫 又曰李嶠在吏部時陰欲籍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既吏衆俸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於時因蓋前非曰分職建官不可以濫

取士多且濫 又云劉祥知選事上疏陳六事一曰令取士多且濫

孫供奉 幕府燕聞錄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

樞密易窄衫與羣閹伍 山堂肆考云宋徽宗政和中以內侍童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每春秋大宴則坐於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閹為伍

王爵於是濫 事文類聚曰宋朝故相未聞有贈王者蔡京秉政用紹述之論贈王荊公為舒王贈何執中為清源郡王又贈鄭居中為榮陽郡王暨取燕山賞童貫之功封廣陽郡王王爵於是濫矣

善寫真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清寧中耶律褭履善寫真官至太子太師

教坊司為平章 又云元成宗大德十一年遙授教坊司官沙的為平章事

濫官三

增 疏 唐辛替否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羣司負寵者畏權勢之在躬求榮者避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無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階膏腴之地一旦羊頭入與狗尾生謠將恐巍巍盛唐取議於後

韋嗣立諫濫官疏曰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古者懸爵待士惟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懷歎恨者也

賣官爵一

增 漢食貨志曰漢文帝從晁錯之言令人入粟輸邊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

又曰武帝時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 師古注所姓忠名也株送徒言被根株牽引送充徒役其能入財者即補郎也

原白帖曰張釋之以貲爲郎注漢法貲五百得爲常侍郎 又曰
食貨志桑弘羊爲均輸令吏民入粟補郎官至六百石
又曰漢桓帝占賣關内侯 增文獻通考曰靈帝時
段閭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勲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
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
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原白帖曰張讓專權孟他
以蒲桃當作葡萄酒一斗遺讓讓拜他梁當作涼州刺史 增
合璧事類曰宋文帝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 冊府
元龜曰鄭愔諂事武三思掌選專以賣官爲務人多怨
讟時京師大旱爲之語曰殺鄭愔天必陰 又曰肅宗

至德二年侍御史鄭叔清奏請道士僧尼如納錢請準
勑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又準勑
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者減二
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
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準元勑處分如未曾讀學者加
三十千時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爲此制尋即停罷
又曰憲宗元和十二年詔曰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
定州側近秋稼多登屬以軍府虛貧未任收糴將設權
宜之制以成儲蓄之資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
定州納粟五百石放同承優出身一千石者使授解褐

官 文獻通考曰宋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
將作監主簿助教告勑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
粟尋又賜河東空名勑誥 又曰金哀宗天興元年賣
官及許賣進士第京城民入貲授延州刺史劉仲溫授
許州刺史 又曰元武宗至大元年江浙屬郡饑訪富
家能以私粟賑貸者量以授官 又曰順帝至正四年
有匿奸事而輸粟得七品者爲怨家所告中書省司郎
中成遵以爲賣官鬻爵已非令典況又賣與奸淫之人
何以爲治必奪其勑還其粟著爲令從之 又曰明英
宗正統五年勑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

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 又曰景泰元年以
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
例與歲貢同按此爲納粟入監之始 又曰嘉靖四十三年户部
尚書高燿奏薊鎮乏糧乞開空選事例請於歲貢援例
等監生預授在外布按經歷等官經歷五百兩至檢校
一百二十兩各有差官員出身從七品一百六十兩至
從九品六十兩各有差從之

賣官爵二

原銅臭 雁美靈帝開鴻都門賣官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崔烈入錢拜三公
問子鈞曰我爲三公人以爲何鈞曰議者嫌其銅臭耳詳司徒 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雁門太

守者亦去職還書剌謁揖規卧不起既入問君前在郡食雁美乎

入粟 **輸錢** 漢食貨志晁錯策重粟之道在於以粟為賞罰令募天下入粟縣官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帝從之渫散也 後漢三公皆輸禮錢或以錢不足免

為郎增秩 **受爵移賣** 前漢食貨志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師古注應人入奴婢則復其身先為郎者則增其秩 武帝本紀云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注貤次弟也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為置官級

黃霸補卒史 **曹嵩至太尉** 漢書黃霸傳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注三輔郡得仕用他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 曹嵩輸西園錢位至太尉

相如非其好 **德容以此達** 司馬相如以貲為郎非其好也 魏畧德容為門下小吏家富自惟寒素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伺大吏有乏者即給之以此見識達也致郎將

增 **教令** **堂牒** 孔帖曰前蜀王衍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 五代史曰閩王昶遣醫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

上造 **樂公** 上詳第一條 白帖曰漢武時國用耗竭有司請賣爵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得至樂公樂卿者

有定價 **必並爭** 魏書曰元脩義為吏部尚書惟事貨賄官之大小皆有定價中散大夫高居呼為京師白拘下詩教令注

上郡旱 **陝西饑** 史記曰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人 續文獻通考曰金熙宗皇統三年陝西旱饑詔許富人入粟補官

拜司監 **至將軍** 冊府元龜曰李義府為中書令賣官鬻爵有占候人言義府宅有獄氣積錢二千萬可厭勝遣其子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為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五日果拜司監乃取延錢七百貫 又曰有康謙者本商胡明皇天寶中為安南都護賂遺國忠官至將軍

其價賤 **以賂遷** 冊府元龜曰左丞相裴冕性忠勤奉公然不識大體賣官鬻爵以儲積為務人不願者特令就之其價益賤 又曰杜黃裳元和初為相有經綸之才然性頗貪黷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賂遷

起

復節度 **求為權使** 冊府元龜曰李逢吉為右僕射澤潞節度使劉悟卒遣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纘敬宗下大臣議逢吉受其賂曲為奏請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詔義節度留後 又曰晉[illegible]祖天福中為三司副使有王景遇者累掌銅鹽雜務善以賂事人因以貨數千萬遇為解縣榷使

選舉凌遲 **倉廩虛罄** 史記曰干戈日滋財賂衰耗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廉恥相冒 文獻通考曰後魏明帝時[illegible]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

為下吏賣 **以好爵釣** 冊府元龜曰至德初詔崔渙充江淮選補使以收有遺資或於聽受為下吏所賣選者非一以不稱職聞 又曰王涯為相好蓄圖籍侔書府凡前代法書名畫他家所寶金帛不能置者必先以好爵釣之

元恭取錢 **安樂降勅** 冊府元龜曰李元恭中宗時為長寧安樂二公主引用知吏部侍郎典選事以賄聞時人為之語曰長寧安樂並狂顛既教翻地亦翻天賣弄大家錢未足使使元恭來取錢 孔帖曰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仍降勅天下與太平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貲售官降墨勅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

卜式獻錢拜郎中 **夢炎輸米命副使** 文獻通考曰卜式武帝時獻錢三十萬拜郎中復為御史大夫封侯 續文獻通考曰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選授松江民曹夢炎浙東宣慰副使夢炎願歲輸米萬石乞免雜役求官職故有是命

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 **縱其剝下媚上之私心** 續問奇類林曰昔有論武帝靈帝賣官同而意指異武帝取之章書百姓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黃霸雖以貲財進身而不害其為名士靈帝取之會營公御縱其剝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溫雖以公譽登任而無救其為小人

主門同商賈 **選司如仇敵** 孔帖曰[illegible]以來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遇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衆選之署若闤闠然 又曰韓琬上言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賣販

賣官爵三

增 疏 唐蕭至忠諫賣官鬻爵疏曰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貪吏之輩冒進而不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丘隴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

增 論 唐牛希濟崔烈論曰自咸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及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宰相為時貨宰輔以牧守為時貨銓注以縣令為時貨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論道平治四海調燮陰陽為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為生人教化之首率皆如是即同販婦之行盡生民膚髓與骨髓尚未足以厭其求國家之禍也

巧宦一

原 盡得五侯 四至九卿 漢五侯不相得賓客不同惟樓護君卿遊五侯門盡能得其懽心 汲黯姊子司馬安深文巧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

背約 尊祿 汲黯謂公孫弘曰齊人多詐始與臣約即上前皆背之 以周蔽 持祿

固寵

增 茶白 草朱 山堂肆考曰宋鄭可簡以貢茶遷福建運使其子待問以獻朱草得官好事者作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為草朱

吮靴 製冠 朝野僉載曰唐張說諂事王毛仲其拜翔王有力焉說佳謝抱其靴鼻而吮之 山堂肆考曰韓施肯有愛妾陳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有名位者又十人亦或獻北珠冠四枚于能貴拆貴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植師畢

聞之亟市北珠製冠以獻十人皆喜為求還官拜工部侍郎

柔媚 險巧 冊府元龜 專忠州人以門蔭入仕肅宗末昵於宰相王縉縉與聯 至中書舍人以準素寡文學以柔媚自進既與情流為 時論所薄 孔帖曰楊元卿性險巧 乃至聚斂諸 結權近故累更方任

累擢 驟拜 冊府元龜曰傅游藝為左補闕上書稱武后符瑞合革姓受命累擢為鳳閣侍郎平章事時人號為四時仕官言一年自青而緑及朱紫也 又曰呂諲天寶末為哥舒翰判官肅宗立諲馳赴行在作深遇之朱光輝李遵在了之側皆希旨論其罪謗亦居已事光輝等故毀拜御史中丞

附上官 達賀婁 冊府元龜曰鄭愔中宗神龍中為宣州司士景龍中附昭容上官氏累遷吏部侍郎 又曰唐休璟神龍中以老病罷歸私第年力彌衰進取彌銳時宮人賀婁氏用事而休璟為男娶其養女因以自達 為所稱

爭與交 冊府元龜曰李德裕憲宗時為太原府司錄參軍甯監軍曰李閱匪曰何不以近貨取事而日滯於外間乎固遷曰豈所不欲其如貨何乃許借錢十萬曆初未信及至闕咸如其諾尋除中射遂為中人所辭 又曰元稹初入翰林中人爭與稹交裴度三上疏言甚激許帝思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

非儒流 無學術 上詳柔術注 冊府元龜曰虞甚代宗時為金州刺史宰相楊炎遇之頗厚召入為京兆尹甚無學術然善事權貴

李元載 結李訓 孔帖曰郭英乂東都平權知留守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 冊府元龜曰舒元輿為著作郎分司東都日與李訓相結益加遷擢

善俯仰 毀廉隅 冊府元龜曰裴武自釋褐以吏才稱累遷至京兆尹善術仰能交結權右雅無清直之稱 孔帖曰皇陟裴郡函公坐事貶後為河東太守以夫聯內決快乃毀廉隅輸謝權幸

托昭容 路皇后 冊府元龜曰崔湜中宗景龍中昭容上官氏屢出居外宅是托附之再遷中書侍郎平章事 又曰後唐袁象先朱溫之甥也莊宗既平梁汴象先厚賂劉皇后賜姓名李紹安後為宋州節度使

有中人助 由他遷致 冊府元龜曰李景儉德宗時自忠州刺史受代至京除澧州刺史延英辭日景儉時有中人助進及月華門遠宣不令赴郡除倉部

員外郎又曰鄭權爲工部尚書以家多僕媵奉入寡薄辱由拙遲求致節制不旬月授嶺南節度使

因緣附會 傾貲進奉 冊府元龜曰戎州人代宗時以星緯數術進待詔翰林累官至諫議大夫京兆尹以嚴肅爲理人頗便之因緣附會與時上下又曰嚴綬德宗時爲宣歙池判官時觀察使劉贊卒綬傾軍府資用進奉驟拜刑部員外天下判官進奉自綬始

豈全吾軀 常達鈞聽 山堂肆考曰唐楊再思居相位十餘年貴謹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又曰宋程松諂事韓侂胄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擣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附宇文述 賂楊國忠 冊府元龜曰丘和初仕隋爲蒲州刺史坐事除名煬帝時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傾心附之又曰康謙本爲胡天寶中爲安南都護賂遺楊國忠官至將軍

一年擢平章 二碁爲宰相 上許累擢注 合璧事類曰武后府辟季昶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使自給事中二碁爲內史宰相

黎幹具數百人饌 辥平進萬餘匹絹 冊府元龜曰黎幹爲京兆尹時魚朝恩知國子監事幹勸必求端每期將至監則具數百人之饌以俟府吏以辨之又曰辥平敬宗寶曆初充河中節度使平理青清有做績及是進絹萬餘匹旋有此拜議者惜之

巧官二

【增】勸王諸呂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云以大謁者張澤勸王諸呂封爲建陵侯

郭尖 山堂肆考云後魏郭祚讓選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呼爲郭尖

附張易之兄弟 冊府元龜云唐韓[illegible]解屬文則天時以附會張易之兄弟歷位正諫大夫

愛崇不私而薄知古 唐書云魏知古姚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常以事干魏知古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罷爲工部尚書

奕博僞不勝 孔帖云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博僞爲不勝厚進所負

嗜利者多得其歡心 求鎮守 又云鄭權還工部尚書乃結權倖求鎮守於是拜嶺南節度使

容容持祿 又云李元素元和初召爲御史大夫一不建白容容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

舅血染緋 唐書云李于誨告其舅擁五品其母見其緋衫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柔[illegible]婉顏 孔帖云孫樵逐惡鬼文有司馬安者獲仁盜義縛舌騰脐柔[illegible]婉顏似辭富權姓而有雪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禁長劍華纓高步天庭

因鄭注以交王守澄 又云王式少鄭給巧於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爲江陵少尹

納眇女致仕進 冊府元龜云梁盧損進士擢第左丞李琪常善待損與有女弟時長年婚對不業乃以妻損損納之及琪爲輔相致損仕遣

巧官三

【增】(詩)唐章孝標贈陸暢浙西進詩除官曰帝城雲物得陽春水國煙花失主人昨日天風吹樂府六宮絃管一時新

換官 擇官 不擇官 (附)

【原】恭賞換縣 唐宣宗時[illegible]羅陽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民蠟不娛衆邑縣小人謹朴易理令尹賞有才宜奏賞與恭換縣旬月間兩縣皆理曰公綽緩於東觀

儉誕換州 魏志毌丘儉爲鎮南將軍豫州刺史諸葛誕東關不利乃令儉誕對換誕爲豫州儉爲揚州以

【增】母不肯去鄉 孔帖云張九齡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撿授洪州都督

父嫌名 又云韋聿遷秘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

兩換其職 又云常袞以崔祐甫同直因議羣臣喪服不同袞上言祐甫率情變禮[illegible]國典自中書舍人謫爲潮州刺史是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相當

署制勑至於密勿之議則其得關衮備舊事代署二人之名道與祐甫勑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甫不當與諫

上曰向言可論令言非羅何也二人皆奏實不曾有可論之曰言乃罷為河南少尹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平章事

兩換其識

無替字人之術 又云元鎮吉敗詰京兆尹季同以敗有幹盘之與庭聞於西遠

其撰縣之未無替字人之衛

謁宰相請移散官 又云杜羔元和中為萬年令羔許季同

為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將繫之等辨剡尤苦尹不為紋羔乃滿宰相請移散官

以柳易播 又韓愈柳子厚墓銘云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皆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中山劉夢得

禹錫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為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願以柳易播

擇官 舊無此二字令照日門替哭餘等例補入

原 **葛洪求勾漏** 葛洪字稚川遷散騎常侍

領大著作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其資高不許洪曰非欲榮以有丹砂

故耳帝從之

阮籍求步兵 阮籍聞步兵廚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增 政術部

聊欲絃歌 晉書云陶潛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

以為彭澤令 **都虞侯已亂** 唐書云段秀實字成公白孝德為邠州刺史時郭

晰毛邡州士放縱不法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至曰人被墨言王大亂公誠以某為都虞侯能為公已亂孝德

耳翁秀實石列中軍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酒翁徵言付軍使而晰軍入市取酒

委吏乘田 孟子曰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

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原 **子路不擇祿仕** 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呂範**

釋褐 吳志孫策欲理從容與領范昌范為都督範曰不屬志有功於外與宜領呂範營分士眾

衛曰今已有將軍托大將軍者欲濟世務爾宜復居小職海知此軍中細碎

非但將軍蒙敵事自領都督蒙乃釋褐著褲褶執鞭大詣閤下

棒檄 毛義守令義事親孝入張本以為喜見其顏色名往候之會州檄至以義為守令奉檄入喜後乃悟

為說故也

逆作剡縣

李充屈作小縣 晉褚裒謂李充曰能屈作一小縣不充曰窮猿奔林豈暇擇木

代官一

原 **嗣掌終更** 周禮嗣書某月法云代往一月谷永與段會宗書終更還

策名

法數甚書一曰參陽公知開封府所代包孝肅以為

隨牒 增 **清淨簡易** 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無所變更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公知開封府所代其包拯自以為孝肅孔曰李甫為馬河東鄉宗

有禮無狀 孔姑曰李為馬河東近

下公誅以不之易宗以罷人良退事自有良衛有良自不之以代

胡罷行請兵下曰以於又東趙曰又勑詔賈畧置見晉本州南不朝經書時牧死北可耶甚息

五攻於曰東又逝代遷苦

雞鳴鳥飛 不合受豈一事數十百姓數人

政有部

留本牧船不傳進乃小停竟潛發去吳人歌之曰紀如

打五更鳴天曉乃有體不來謝令唯不去暮

淵海曰李元紘以治行聞有惠政代天寶去遺吏民

牽船 留為萬年令有能政洪海元代

馬散上洲雅尚為州曰留犢

必為政何以

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

代 有德者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為裙衫 以有代民之將受之

留鞭鐙 梁書曰任昉為新安太守

無衣沈約為裙衫

因其迹必當改 漢書大治而迹必可當改

承前代人不易其改迹必改治

者則以次人移變無可當

蕭規曹隨 漢書曰蕭何為法曹參代之

召父杜母

太守治政清平時人方於召信臣為漢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後漢書曰杜詩為南陽太守

狗貂相續 晉書趙王倫以狗尾續貂

糠粃在前 慕位當事類曰設一加以

爵每朝會招蝶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又曰孫綽與習鑿齒並行綽在前顧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

宜有以誨　實爲未易　記纂淵海曰徵班超還任尚代爲郡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遠宜有以誨之齊書曰王延之代張緒爲中書令何點曰優接之者實爲未易

未服即墨　方清冀朔　合璧事類曰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未服田單乃縱反間於燕惠王使騎劫代將又曰祖逖爲豫州刺史大興攻討大河以南盡爲晉土逖方當掃清冀朔會朝廷遣戴若思爲都督逖意甚怏怏

按校馮翊　檢察會稽　合璧事類曰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問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即按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各令窮竟望之卒無事實又曰王羲之與王述齊名而羲之甚輕之述先爲會稽羲之代述述使檢察會稽辯其刑政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改本部

錦標得雋　金鼎調元　揮麈錄曰王曾李迪皆狀元及第相文爲文承故文正送文定詩有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踐更之句

兄弟之義　子孫不忘　記纂淵海曰同僚之誼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尚以此爲務王禹偁詩曰古人交代子孫不相忘

舊政告新令　後功掩前蓋　南史曰傅琰代元明爲山陰令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歐陽公詩曰後功掩前蓋

刺史不輒去　節度少換代　孔帖曰楊綰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成務外移替不可久其妙史不稱職若躡負本道使除具以關不得擅退及停而刺史亦不得驅去帝嘉其課云又曰恩自兵與以來方鎮節度使以徵入換代者皆死之乃命爲赦行陣同馬皆韜自上意

張延賞侮韋皐後爲代　李端初詒堅老若有素　記纂淵海曰唐張延賞以女妻皐爲壻皐不拘小節公與之皐乃歸失後自金吾持節西川爲延賞代公曰吾不識人揮麈錄曰嘗堅老下大理李端初爲少卿語曰子瞻大如此誠蕃人也後十年堅老代端初爲淮南漕端初郎省其面目因曰聞中若有素者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各言風采堂堂非某所見不知比往時有尖否端初撫掌而語

無變蕭何法　敢易袁公政　上詳清宰汪　孔帖曰袁滋召爲金吾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陵論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服拜

代官二

【增】考績　尚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原】及瓜而代　齊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

告令尹　莊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矯代　魏信陵君無忌趙請救於魏魏王畏秦不許趙急於公子公子之客入王宮盜節矯代晉鄙晉鄙不設備公子遂入鄙軍設鄙而代將其軍遂救趙也

功成者去　四時迭代功成者去

授受不替　蕭何舉曹參　舉三人　丙吉爲丞相病篤上自臨問曰即有不諱誰能代卿對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無寃與陳萬年事後母孝三人皆在臣右惟上察之及相皆居位並皆稱職上謂吉知人

改本部

合符而更　去後漢傅燮字南容州將范津名如人衆後燮爲漢陽太守律交代合符而去

盡吏　漢段會宗爲西域都護騎都尉邊吏三歲一更還爲沛太守錫爲廣陵功曹使過太山太守薛胤謝曰吏與二千石郡國臣從陪臣遊

親友兩代　可結子爲及親爲友

及尚書令皆代橋

父子相代　詳父子清美

周瑜舉魯肅　呂蒙病至都權會瑜肅有智畧足以代瑜

【增】陸遜代呂蒙　合璧事類曰呂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志意深長才堪負重乃以代蒙

新不如故　又云梁江革爲廬陵王長史以正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言事情好酒以王不聽代南州爲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薄知遺不肯新人不如故

賦詩清水亭　北史云中嶽爲寰州刺史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贈賦詩於清水

李長幼競來就請曰此是申使君手迹題寫歸之**老人記政**又宋世良為清河太守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歲底**巡察使二年一代**經濟類編曰中宗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一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繼踐台庭**事文類聚曰尚公之帥河中也成掌數子渾公佐之不十年安位數州繼踐台庭郭子儀家傳**以病求代**孔帖曰張建封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劉晏李勉堪大事**又曰令狐彰方疾甚表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堪大事請以自代代宗得表嗟悼**舉弟自代**又曰韋貫之永貞時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為右補闕纁代為御史識者不謂之私**三揖一辭**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禮記**災星去福星來**湘山野錄云楊叔寶郎中典眉州人言眉守視事後三日作大排樂口號末句云為報士民須慶賀災星去了福星來守喜召優人謂口致語諱燄封曰本州舊例聞此一首攻弋求

代官三

〔增〕詩唐權德輿酬張祕監喜太常中書與德輿同日遷官相代詩曰珠樹共飛棲分封受紫泥正名推五字貴仕仰三珪繼組心知忝騰章事頗齊蓬山有佳句喜氣在新題

休假一

〔原〕按急告寧皆休假名也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也告曰寧也漢律使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郡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增〕顏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謝謝亦告也〔原〕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為限千里內者疾病申延二十日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澣取急請急又有長假併假

〔增〕問奇類林曰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云九日驅馳一日閒也沈括筆談曰本朝館閣每夜輪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豁宿不得過五日即次入宿若遇豁宿曆書腹肚不安故相傳為害肚曆

休假二

〔原〕**賜告** **分休**上詳前數王成別傳曰成少為郡吏刺史劉表題門上有能陳便宜於時不限斷役賊長以聞成因陳事得署州吏大蜡分休**荷擔** **杖策**謝承後漢書曰許荊字子張少喪父養母孝順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清節稱於鄉里又曰范丹字史雲陳留人也為郡功曹每休假上下常單步策杖同類以車牛與之不取**祝問疾**後漢書曰祝皓字子春志節抗烈篤於仁義為吏歸休先閭族鄉里弔死問疾畢乃還家又同吳馮字子高**吳拜老**謝承為州郡吏休假先存卹行喪弔于文齊病畢拜觀鄉里書老先進然後到家名昭遠近**離兵** **解職**王隱晉書曰王尼字孝孫洛中貴盛名士王澄胡毋輔之李垣等皆與尼交時尼為兵在大將軍幕

歷等持半酒請軍門吏疏名內請入見大將軍將軍歷等既入語吏過王尼爭半欽酒說而去竟不見將軍將軍聞之因與尼長假逐得離兵假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康元年詔大臣得疾病假滿三月解職

遊集 世說曰車武子為侍中與東亭諸人期共遊集車答

定省 早急出過車騎王子敬何以久期作此不急行書郎選曰與東亭諸人還期共行書王曰王敬何弘乃作此不急之為秘書郎不敢去盡急而還宋書曰王弘子旅之為秘書郎選不果

倦之曾請假還家求定省辭弘弘呼前日見之至王不見日將盡請假之還乞求來辭敬弘弘前日至閣日至不輒見不果

造渚 還都 文士傳曰伯嗣菜中侍中安慰乃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與中觀國日安慰乃并來以急還

南既造江渚欣然自得都落布郭以架計晉記渚曰為郭名及為王至建康參

軍初叙作亂受假還都

南坑役參事郭璞初恒常令璞同至

卦卦成暴問其故璞曰卦與吾同

拜墓 **韓妻** 華任錄尚書求歸鄉里拜墓有司大臣奏之舊制假六十日晉

頻合為諸以書為求華居台司受托付大臣奏之舊制本假在忘忌日

既策詔省墳墓豈容有期宜還自不須制日

詔發之詔許觀舒字陽元為尚書三妻皆已是年自表

改鄰都

三最予告 數月考免 杜欽言於王鳳曰乞假地及韓錢妻賜告為長安一律兩不分別賜予之令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

不得是長一安律兩不料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也得或病賜告告

不得歸賜告詔不思也今告則不得在大官連漕之三意則不聽予竟坐野

賜王賜告詔不思得也令歸逐為常案在大官連謂之三最則不得竟告

前賞遠字通為數隊月州乃刺史遣兵考竟從免事之受

多病數告 前剝史假達到為數月乃還史兵考竟從免事之受

與飲失期 會又騎史多李病圍病求且事滿三春申月君上為書舍人告西歸故終失不

期還澗春中問之對曰春王使也 漢書李固傳春申君使人為舍人告歸故終失不

求臣女弟與使者之飲故失期

歸沐詩步出金華

省還堂承明廬

增 出省 望廬 李嶠送劉李

彌蓋 **染衣** 唐李嶠送人休沐詩暫歸秋

皋求元好問暫歸

林詩可惜金元塵好染衣 素衣

觸景 **流塵** 京又詩元好問詩出出

閩門白日流塵陰景 又曰

歷久相流夢陰景見清顧

焚魚 **墜馬** 劉孝綽詩但

況日觸夢夢見清顧長孝閉緯詩時勁

釋簿領 **復羈絷** 劉孝綽詩時時

閣驚焚魚予告元詩寒驚焚魚墜馬予告元詩 簿領詩家陳

葉荷墜馬予告元詩 劉孝綽詩 家陳

去明非詩復飽安今日

聞非詩復飽安今日 **遂其私** **從所欲** 唐尹懸中令狐楚詩公

述其私李嶠詩我心從所欲

情丘園歸省

來六月詔令頒

敢詩得告歸省明 **曾隨牒** **免綴班** 元好問詩曾隨牒

實錄云今歸朝班高

同寶錄孔云逐令紙爭競貞元初以左庶子 **長告不爭** **遇休即召** 韓愈順宗

實錄孔云進士第中數以侯廣官于史館修撰每遇休告不至與爭

暮乃得出孔云遇王休日使至第中召之日 薄

休假三

原 **自公退食** 詩

山郎出錢 漢書故事郎出錢市財用謂之山財言出山財故曰山郎移病外盡一日輒以一沐注

云山財用所出也休日山郎在家貴者一日貴以得給

注出云出財其用富郎者出非故休木曰 山郎

六之出財用者所出也故 日得在家貴者以富得行 賞以付 休移病

假之其富為郎日出休木日山郎得在外貴者一日輒以一沐

錢相放效使中郎出得行錢得長吏給

用其故為中郎得行以 財

令從事 長史二千石者不以自謁

改從郎皆休謁之洗沐不得自以

謁者自白 漢令曰吏二千石遇長安

注云謁歸者自白不得告行也所在者二千石辭

以上告歸寧道不得出行也所在者無辭

鄧通不出 史記鄧通寺文帝

增 **濮中裙廁褕** 萬石君傳石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取親中裙廁褕身自浣滌復以與侍者

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

未嘗出門 張安世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門

予長休告 漢書云事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

有罪以三公之子長有休告吏無所得沐終身不給文書以長有罪案

原 **董賢不出** 董賢傳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常留中視醫藥

字聖卿便巧善為此賢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

中聖卿便哀帝乃詔賢妻得通籍入殿中歸

李登得假 范曄自後漢書李登以病假歸

假 風俗通曰梁生病不得假別自前歸

我代居府後漢書言相見時相似不病得假

毛據請假 范寧

久弟大怒曰吾人北所乃致事相為也

二千石急假事云江南以太守毛據所請不得罷斷

假臣則失甚多事且云建國以來急制所不復及請

適 任取日多少 范寧建江南以太守急制

內外官故事云伏見

工官何衆官管效解故事云伏見

隨所欲之

宜去疾病假紛解故之制一令今陽收日歸其所欲適其任取日多少也尚書不上皆柄
急傳成柏諭筆云黃紙故事鋪不上皆取急於自須多廢輒皆移病前門自今以後尚書鋪不上門柄急
柄音烏引也又音栝張扶不肯休許宜為馬司賦曹據張扶至日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宜出
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矣雖有公事家亦望私恩掾宜從吏歸對妻子設酒肴請
鄰里一笑相樂亦可矣扶大慙劉頻不與假錮之劉頻為弘農守使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
也請急跨月有違憲制元嘉起居注云王韶之彈著作佐郎王變法坐十月十四
日正直請急二朝禁旅請急無經宿文又云御史中丞劉武之奏彈强弩將軍陶
又朗請急二日半經之正輒彈表辭省尋禁旅之官惟請急出二十五里外【增】休沐往往
馳召孔帖云宇文士及攝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閤語或至夜分出禹休沐往往馳召謁告
上家又云魏元忠謁告上家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錫餞于兩太

學生謁急又云狄仁傑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可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
有司學徒取告丞簿職耳后納其言還京師醫療冊府元龜云張重華為華州刺史代宗大
曆三年以病抗疏乞還京師醫療許之乃還中使如其第問疾遂茲日韋應物詩云休沐遂茲日
一來還故廬去人遠又云休沐去人遠高齋出林杪休沐如令孔帖云李德裕
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即移病又云高智周為侍讀得告還鄉里歎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即移病去年位
俱高須加優異冊府元龜云嚴綬為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傅長慶二年御史臺奏綬疾假滿百
日合停勅嚴綬年位俱高須加優異仍依舊秩以仲舅未停官又云郭縱為右金吾衛將
軍長慶二年疾假滿百日帝以仲舅許未停官準式停官又云崔從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文
宗太和四年留守賽和禮奏從請假一百日準式停官安重誨與羣官有異又云

後唐安重誨為樞密使天成四年奏堂兄晟卒請準式假有司給假一十五日勅重誨位重禁庭日覩機務與
羣官有異在常式難拘宜自初開日共給七日、休謁　休請　從告

休假四

【原】詩齊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云薄遊第從告思閒願
罷歸還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
違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鴇忽爭飛
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賴
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
輕軒冕思甚戀庭闈歲華初有酒初服偃郊扉　梁沈
約休沐寄懷詩曰雖云萬重嶺所訖終一丘階墀幸自
足安事遠遨遊臨池清溽暑開幌望高秋園禽與時變
蘭根應節抽憑軒寧木末垂堂對水周紫籜開綠篠白
鳥映青疇艾葉彌南浦荷花遶北樓送日隱曾閣引月
入輕幬爨熟寒蔬翦賓來春蟻浮來往既云勸光景爲
誰留【增】梁劉孝綽旬假西亭寄呈熊郎中副使詩曰
休旬屏戎事涼雨北窗眠一夜江城夢萬里繞山川草
木散幽氣池塘鳴早蟬妍芳落春後旅思生秋前紅槿
槩庭艷綠蒲繁渚煙闊君東林卧郡閤曠周旋酬對龍
象侶灌注清冷泉如何無礙志猶苦病纏牽【原】隋江
總休沐山庭詩曰洗沐惟五日棲遲對一丘古槎橫近

淵巴石聳前洲岸緑開河柳池紅照海榴野花寧辨晦山蟲詎識秋人生復能幾夜燭非長游 原 唐王維休假還舊業便使詩曰謝病始告歸休依入桑梓家人皆佇立相候衡門裏時輩今長年成人舊童子上堂嘉慶畢顧與姻親燕論舊忽餘悲自存且相喜田園轉蕪沒但有寒泉水衰柳日蕭條秋光清邑里入門乍如客歸騎非便止 白居易蘇州郡齋旬假命宴詩曰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況為劇郡長安得閑宴頻下車已三月開筵始今辰初黔軍厨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若溪醑水鱠松江鱗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風流吳地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凝未闋酡顏氣已春衆賓勿遽起羣僚且逡巡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 温庭筠休澣日謁西掖所知詩曰赤墀高閣自從容玉女窗扉報曙鐘日麗九門青瑣闥雨晴雙闕翠微峰毫端蕙露滋仙草琴上薰風入禁松苟令鳳池春婉娩好將餘潤變魚龍 包何程員外春日東郊詩曰郎官休浣憐遲日野老歡娛為有年幾度折花驚蝶夢數家留葉待蠶眠藤垂委地縈珠

履泉長侵堦浸緑錢直到閉關朝謁去鶯聲不散柳含煙 宋蘇軾示王定國詩曰天風淅淅飛玉沙詔恩歸沐休早衙遥知清虛堂裏雪正似蘼蕪林中花出門自笑無所詣呼酒持勸惟君家踏冰凌兢戰疲馬扣門剝啄驚寒鴉 陳去非休日早起詩曰朧朧窗影來稍稍禽聲集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劇讀了無味遠遊非所急蒲團著身寬安取萬戶邑開鏡白雲度捲簾秋光入飽受今日閑明朝復羈縶 朱子熹示祝四弟詩曰十日一休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羣響兀坐心悠悠久雨苔徑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萱草與子俱忘憂 金元好問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詩曰升斗微官不療饑中林春雨蕨芽肥歸來應被青山笑可惜緇塵染素衣 元虞集觸石墜馬卧病蒙恩予告詩曰趨召頻隨歎目昏旋聞予告荷深恩藥班西域千金劑酒賜初筵九醞尊默憶舊書忘晝永行吟冷署覺春温摩挲素壁光於雪思得參書寫樹根 張養浩休日郊外詩曰久厭官居苦幽尋到澗阿鶴知松歲月鷗狎海風波野迴塍孤立嶺高雲半過菟裘良未暇聊此慰蹉跎 明高啟四月朔日休沐雨中詩曰送春風雨苦潺潺得告今朝免綴班卧聽鳩啼花落盡此身如在故園閒

【原】奏梁沈約奏彈孔稚珪違制啟假事曰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崇威闡法下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品中正臣稚珪歷奉朝班頻登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謁冒制干聞實虧恒典恩許雖降所制不關違犯之條猶合糾黜且稚珪俯自內轄作士下闈通制明文曰陳凡案自踰規矩莫斯為甚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官名輒下禁止　又奏彈奉朝請王希聃違假曰謹案奉朝請臣王希聃幸齒朝班私敬蓋闕休請有期曾無遄及違弛之愆允膺裁糾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輒下禁止

【增】序明宋濂味梅齋藁序曰洪武初余奉詔總裁元史於時豫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為歡酒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不止信一時之樂哉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政術部三　辭官　去官　辭局　黜免　有罪復用

辭官一

【增】史記曰淳于髡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惠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大駭曰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寡人雖屏人私心在彼有之後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

謝去　高士傳曰陳仲子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仲子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相與逃去　史記曰留侯素多病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晉書曰武帝詔以鄭袤為司空袤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

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
終於不就　北齊書曰王晞字叔朗昭帝欲以爲侍中
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
矣充絀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
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
之爛熟耳　問奇類林曰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
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裝行妻驚曰產利空空
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　冊府元龜曰李
抱玉爲鳳翔節度使吐蕃每歲犯境代宗以岐下國之
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
抗疏懇讓司空帝嘉其謙讓許之　又曰李夷簡爲淮
南節度稱疾告老朝廷以未及懸車不之許夷簡堅請
凡四表乃許分司東都　經濟類編曰判戶部駙馬都
尉鄭顥營求作相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
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
懼累表辭劇務宣宗以顥爲祕書監　冊府元龜曰馮
贇應順元年爲中書令面奏曰臣出自寒微比無勞効
徒因際會遂竊寵靈天下觀聽者安肯無言臣竭血誠
期不奉詔上以其衷切改授兼侍中　經濟類編曰哲
宗時文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

易言彥博致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
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
山堂肆考曰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既歸投匭進封
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
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主管
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修撰奉祠
經濟類編曰岳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
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

辭官二

原上章　投檄　蔡謨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司徒印綬章二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使喻讓陳病
篤曰有公族穆子之疾廢伏待罪自旦及申公卿奏謨慢免爲庶人　漢崔篆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
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投檄而歸　避功臣
辭郡吏　杜詩字公君爲南陽欲降避功臣上疏曰宜虛數命待振旅之臣臣非所宜願受小職　蕭望
之字長倩拜平原守上疏曰陛下諫官補郡吏所爲憂末而忘本　稱父命　視子疾
晉卞壺字望之爲尚書令時名樂漢爲鄭爭正廣給爲廷尉許二人告稱父命不就壺奏一切班下不得以私
遂爲永制二千不得已就之　陸納字祖言爲吏部尚書以受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詔許之　辭
三公　泛五湖　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　范蠡辭官曰君行令臣行意乃扁舟遊五湖
罷就第　遂之楚　杜延年賜安車駟馬罷就第聞庾字子隱除楚內史未行徵拜散
騎常侍庾云辭大不辭小遂之楚　治屋辭卿　韋賢罷相　傳周遂治屋納綺侯
侯以爲卿周洽既服將命周選先入及門遇疾而卒洽屋辭卿注見遂死故也　韋賢爲丞相老病賜金百

所服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贊始
佯狂以避 失溲而止 韋元成佯狂讓封以
避兄至朝後漢世詔彊起張湛爲司徒湛堂遺失溲因自謝病而上 敢辱高位 願替
小職 以齋吏使官徵吏中爲黃術帝曰爲罪尚放書之令臣還幸東免郡獲守庭上故疏辱曰高典位
郡才非所堪願留備冗員督責小職伎爲尚書令 血氣未動 醫藥勉就 子遣
豫辭令尹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也乃免漢平當爲丞相病篤
上書乞骸骨上使尚書杜延年賜安車養牛一上尊酒十石曰君其勉就醫藥 官不屑就
辭合善爲 匪念恪居 徒思智免 奉身而退 知
止不殆 增 目疾 身仆 冊府元龜曰唐張貴高宗永徽中爲左領軍大將軍有目
疾抗表辭事又曰路隨太和中平章事文宗坐紫宸殿隨奏事畢至龍墀身仆於地帝令中人翼問異日遂
以疏陳乞 兩爲害 賊漸除 冊府元龜曰唐休璟中宗神龍元年爲尚書左僕射休璟
政怖辭

以兩爲害答在三司上表乞解又曰苗晉卿肅宗初爲左相後以賊漸除表乞骸骨 李建遲
顏蒐遠 冊府元龜曰李建穆宗長慶元年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稱當其任旋改京兆少尹
又曰崔沂仕唐昭宗知制誥與同舍顏蒐錢珝俱秉筆見蒐珝速草制數十稱坊漢笑而沂自愧異日謁
國相誚曰沂疎賤不足以供詞翰之職相輔然之 終中條 居昆明 冊府元龜曰司
空圖爲中書舍人以疾辭且欲於近縣將息昭宗知其勇退從之其後除諫議戶部侍郎皆不起自號知非子
時人高之竟以終中條山又曰李客師爲右武衛將軍以年老致仕退居昆明之別業 三上書
二宜去 韓愈集曰孔戣字君嚴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韓愈請曰公尚壯奚去之果
曰吾年至一宜去吾爲方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 成雅志 知勇退 冊府
元龜曰李靖爲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骸骨太宗遣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足者甚少朕
今非直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下詳終中條注 投簪 挂冠 孔稚圭文曰昔

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合璧事類曰陶弘景與從兄書曰昔仕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投簪高邁
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遂挂冠神武門上表辭祿 不同進 唯早退 宋史歐陽
修傳曰范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
曰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生蔡承禧言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
唯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 乞養病 請致仕 冊府元龜曰李靖爲尚書右僕
射以疾上表遜位曰乞解所職養病私門資治通鑑曰上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
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入朝不過再三因至中書議大政他日聽歸其第 詔致珍饌
辭歸林壑 冊府元龜曰唐王友貞爲長水令後罷歸田里中神龍初拜太子舍人令有司以禮徵赴及
至闕以疾辭詔時致珍饌給全祿終身又曰孔述睿隱於嵩陽好學不倦大曆中轉運使劉晏表薦述睿由
是累授起居舍人遷諫議再至朝廷謝恩旬日復固辭疾歸還林壑 范希朝讓 李自
故衙而

良辭 冊府元龜曰范希朝建中年爲邠州刺史韓遊瓌歸邠州以希朝得衆忌之希朝懼奔鳳翔遊瓌
卒軍中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爲節度德宗將許之希朝讓張獻甫曰臣始逃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
反側也詔嘉之又曰李自良爲河東軍大將貞元三年從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燧罷兵權德宗欲以自良代
燧自良懇辭事燧久不欲代爲軍帥物議多之 請奉左右 乞從閑遠 冊府元龜
曰鄭敬爲侍中自劾十年歷位乞解所職請爲散官陪奉左右拾遺補闕又曰王方慶爲鸞臺侍郎平章事
聖曆初以老疾乞從閑逸乃授麟臺監修國史 篤信仙方 恣游名山 冊府元龜
曰引進叔德爲左一馬軍管從發高宋於駐駢山軍遷致仕未年篤信神仙方飛煉金石服雲母粉不與外
人交道又曰鄭居中以中書舍人致仕恣遊名山一日擁皆爲詩體五字曰雲山遊已遍杖履在手筆忽憶
頭顱可知 耳目不聽 上詳挂冠注經齋詩漢曰貢禹上乞骸骨書
臣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非復能有補益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 文正感悟

持國歎咏 問奇類林曰趙士𤩽嘉祐中有詩贈十王文正公曰從蒲輔相官朔出公在中書十五秋泰岳汾陰俱禮畢遠回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因感語以疾憂辭讀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省子厚寫倖值生辰獻遺星列于厚獨上詩云衣錦榮名雖垣謫挂冠高蹈莫因循公歎永久之曰非君誰與我言遂致仕

妄叨榮寵 冀竭涓塵 冊府元龜曰蘇于紹自華州刺史除同州刺史高宗召見慰勉之給辭曰臣今年八十五視聽昏耄尚宣可妄叨榮寵自貽之罪遂辭乞許臣致仕又曰宋璟為尚書右丞相以年老上表曰丞相官師之長愚臣衰朽之餘所以俛仰為政曆黃不言實積薦藏之恩溢滿塵之勁今精氣成憊安可勉仍尸重祿

祁奚請老 張良稱病 左傳曰祁奚請老注致仕也時為中軍對下詳第一條

聞唯鶵之譏 憂即鹿之嫌 並詳後詩文

非不愛熱官 豈可妨賢路 上詳第一條合璧事類曰宋王秀之為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不與宰輔議 實由大

臣薦 問奇類林曰判戶部有缺京兆尹卓濛奏事宣宗欲以與情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蒞繁劇宣宗不悅及歸其甥抑曰主上不與事之會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王漢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徽宗以日食求言大臣漢之名對上故任以御史辭曰從資由大臣為不可以薦居是官

難逃天下之責 不勝家門之盛 上詳後詩文冊府元龜曰韓公武弘之子以討淮西功為鄜州節度元和十四年弘自汴州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為大金吾將軍十而弘出鎮河中李光顏移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聰居重鎮吾以孺子濫沐金吾之任家門之盛豈不克勝堅辭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上詩 續問奇類林集公判是州壽日從子世修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蠡題乎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即日納節下詳持國歎詠

幸未厭得自遂 必待棄豈知足 問奇類林曰蕭嵩公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元宗曰朕未厭卿卿何肅去嵩曰臣蒙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乎 續問奇類林曰龐莊敏公知定州屢請老或謂上方注意且精力克壯何堅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知足之謂

辭官三

原 不能者止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舉主不可齊列 後漢劉陶字子奇遷尚書以所舉主為尚書不可齊列乞就冗散拜侍中

同諱 王舒字處明父名會舒拜會稽內史上疏乞換他郡朝廷議以字同音異舒又陳辭于是改會為鄶不得已而行之

同名 江統為中郎選司以統叔春秋宜春令統因上疏曰但以職位之衆士人殷繫使至受官而令佐吏不得情于職不得言朝廷從之

宜勿奪志 魏田疇字子泰曹祖封侯讓不受有司劾褒懷荀亞小家宜加刑鍾辭讓不宜勿奪志

叔父未得仕進 晉書鍾雅志嶠有高節以叔父未得仕進辭州郡之命

對 尚書 令必簡德量才 晉書謝石為尚書令上疏遜位曰尚書令總括百揆為式是寄辭故必簡德而授

量才而授

此例甚多 孔帖曰武德七年癸或紀執法右僕射蕭瑀辭位貞觀十五年或化上射左僕射高士廉辭位國史之內此例甚多

求歸耕養 又曰宋璟求致仕表曰勿綠簪裳備方員厭簪裳竟生鬢雪頭求歸耕養築巖穴

告年 王嵩玉詩曰悟方國政安東遂告年

賜鑑湖剡水一曲 問奇類林曰唐明皇時賀知章年八十六以病上表乞為道士還鄉上許之賜名千秋觀以賜鑑湖剡川一曲御製詩賜之詩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

詩酒自樂 冊府元延曰晉伊王羽為光祿少卿滿歲退歸泰中以林泉詩酒自樂

乞為僧 又曰宋漢二年自邠寧節度使乞致仕為僧

司諫歸華山 時日本國入貢相山野錢曰宋真廟光寺記舍人不二學士張君房以代之求退食多暇欽市拔垣求之不得令大官時神放以羽衣歸華山後錢希白揚大年二公曰為世開上何令人揚曰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錢曰世上何人仕宗微失却張君房

錢若水歎 問奇類林曰宋太宗以呂言問左右曰呂言淨泣否及呂蒙正罷又司望

複位日寄戈錢若水因對曰上待輔臣如此甚無爲
東節高邁以感動之者耶即以母老請解相務

安石詆求歸愈切宋史歐陽修傳曰修以風節自持年大十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

辭官四

增詩宋鄭俠觀孔義甫與謝致仕詩有感曰人生足清閑天下第一福惜哉聲與利舉世方逐逐君子耀軒裳小人腴口腹霜雪滿頤頷馳競心更速誰知東山後清風千載續仁孝實天成聰明乃幾燭弱冠搢高科聲華光煜煜騏驥駕夷途千里在舉足歲未再周天宮先上應宿皇華屢更指閫請分符竹端介秉高明慈仁撫煢獨施設妙通神欻謳道相屬一旦遽上章幡然謝羈束古人涖官政五十曰艾服公年未五十懇請竟從欲緬彼伋與軻進退遺佳躅三揖就恩榮一辭訢巖谷由公仕以觀其庶無媿恧　元蒲道源辭陝西儒學提舉曰布穀聲中雨散絲晚窻濃睡正恢時春來暖透黃綢被老去甜歸白粲糜仕及引年何況病官雖閑局亦當辭爲子多謝門前客莫怪慵夫應接遲　明高啓辭戸部之命東還有作曰詔貳民曹出禁林陳辭因得解朝簪臣材自信元難稱聖澤誰言尚未深遠水江花秋艇去長河宮樹曉鐘沈還鄉何事行猶緩爲有區區戀闕心

增疏後漢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不自安上疏曰臣蒼疲駑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尊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頒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痼疾誠羞負乘辱汚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芾之刺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遵承舊典終篹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受藩國願蒙哀憐

增表晉李密陳情表曰祖母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周庾信爲閔大將軍乞致仕表曰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而臣甲子既多耄年又及無參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紊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水交侵菁華已竭雖復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爲役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燭之武之言無能爲也特乞解所

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　又代
人乞致仕表曰臣聞一葉將隕寧待於風露百川皆到
自竭者潰汚臣仲春之末舊患漸加雙足頗蹇四支不
利扶步有邯鄲之失勉視無離婁之明安可率此留務
溷茲恒典　唐李靖爲尚書右僕射以疾上表遜位曰
臣固庸流無階貴仕短翮慕侶顧榆枋而自得駘足追
羣瞻燕越而絶思幸屬光華啓旦管庫無遺假宮商於
庸音披丹漆於朽質雖復南臨徼外北踐沙場敵必倒
戈人懷尚義以此爲效實貪天功而上賓亟行鴻恩罔
已錫爵胙土連衡寇鄧腰金鳴玉方軌崔盧木石有心

豈不增媿自濫端副待罪文昌遂使化洽陰陽或虧於
玉燭德動辰緯時爽於珠聯求其所由並臣之咎加以
年事西夕痾病日侵乞解所職養病私門　唐休璟爲
尚書右僕射以雨水爲害上表曰臣聞得其理則陰陽
以調失其和則災沴斯作臣樗櫟散材桑榆暮齒識非
經遠器不濟時徒以宿黍周行歷登朝廡執典禁戎不
雪四郊之恥黍尸端右更居八座之榮況疢瘵已至年
髮浸衰無德而祿必爲小人之患非材妄居果致大臣
之咎頃自中夏及乎首秋國有水災屢爲人害將政教
之吏罔副天心實變理之才未知王度昔漢官故事丞

相以天災免職況竊在聖朝豈敢靦顏居位乞解所居
待罪私庭　宋璟乞致仕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
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拔自幽介欽屬聖明才不逮
人藝非經國徒以久從驅策歷參試用命偶時來榮因
歲積遂得再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邑大郡所
更中外已紊彝章遂居端揆尤竊右職伏惟陛下採能
以授爲官而擇察臣之有詞矜臣之不逮使得罷歸私
室養疾衡門　權德輿代魏博田僕射辭官表曰臣聞
中原息戰于房得以乞身東吳既平范蠡終能行志愚
臣夙心私有所慕況蒲柳先邁驚塞易疲仰覬天慈俯

照愚悃　郭崇韜上表陳情曰臣棘牙小校樗朽凡姿
陛下天聰不迴國權堅付在一時而難違重命許五年
而別選通人邇來雖戡夷巨孽纘紹鴻基雪三百年社
稷深冤立十大業宗祊大事皆謀從聖慮斷自宸衷無
列較之同心非微臣之獨計今珥貂冕於朝端統龍旌
于閫外恩榮有進功德無稱終憂即鹿之嫌寧抑懸貆
之刺　宋歐陽修辭免參知政事表曰臣本乏才能徒
緣幸會列于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
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事衆聽動關利害豈
止曠官之誚每懷報國之憂竊惟政事之臣實代天工

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才賢　又辭樞密副使表曰器能
甚薄風力不强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學古終
迂闊以自愚而自遺逢盛明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
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
補徒措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旣不適於時宜
惟可置之閒處故自叨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
於十請瀝愚誠之懇至被明詔之丁寧惟大度幷包猥
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
增狀宋吳永叔辭免除權吏部侍郎狀曰臣猥自遐陬
蹤登朝序偶直清朝之更化忽陪羣彥以同升謬當記
注之筵復玷詞翰之選赤墀載筆幾瞻言動之容紅燭
燃牕而被傳宣之寵雖曰儒生之榮遇每慚往哲之高
風方戒滿盈又叨甄擢官清易曠甫半歲而三遷恩重
難酬不一月而再命儻冒承于殊渥恐交嘖于煩言伏
望聖慈俯矜愚悃　眞德秀再辭免戶部尚書狀曰臣
雖乏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政在私門固合進難
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朝召而暮行矧惟去國之十
年常切愛君之一念每愁無路可輸畎畝之忠詎意逢
辰重瞻天日之表身未離于閩嶠心已馳于闕庭惟是
天臺高選地官劇曹位在納言雖蹕夔龍之武職專治

賦媿亡晏滉之才借瀆睿聰冀還宸渥
增墓表明楊士奇陳靜誠先生墓表曰太祖高皇帝定
鼎金陵時南臺侍御史秦元之素知先生入言於上曰
陳遇有輔翼才宜寘左右使效裨益即日召見與語大
悅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曰侍帷幄贊幾務車駕幸
其第者三命之官輒辭臣民旣推戴上登大寶所承詔
問悉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攄誠多所獻替命爲學
士翰林者再皆固辭嘗奉密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
還奏稱旨命爲禮部侍郎又固辭閒遘疾賜藥命中官
挾太醫院官視療時微寒特賜錦被及上供米旣瘥入
謝上嘉奬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
不復强之以職每召見錫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間命
廄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羣臣以過被譴
者率爲解釋上亮其誠未嘗爲忤數諭之曰卿老不欲
仕有子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蓋靜澹恬退始終
一志

去官一

增前漢書曰陳咸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
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
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

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名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應
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
閉門不出　天中記曰後漢選注胡剛清高有志節值
王莽居攝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于屠肆
之間　冊府元龜曰王績龍門人隋大業中應孝悌廉
潔舉授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歸鄉里　又曰盧懷
慎為黃門監稱疾辭職詔曰盧懷慎忘身狥公積勞為
病方欲省其謀慮專於導引且憑針艾之術副朕鹽梅
之期聽以去官許其養疾　又曰韋況代宗大曆中隱
居于嵩山守志樂道孔述睿深器之薦為拾遺不起未

幾又以起居郎追赴闕半歲棄官東歸從家于龍門別
墅　問奇類林曰張正甫為相與門人崔咸議欲休致
崔力贊之既歸門庭冷落意遂大悔謂人曰後有大事
勿與少年郎議之　又曰司空圖致仕而歸居中條山
作亭名曰三休謂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聵三
宜休　山堂肆考曰宋种放累章乞歸章聖賜買山錢
　合璧事類曰孫集賢冕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
守蘇期年大書詩于廳壁拂衣而去其詩曰人生七十
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
養閑身　又曰元豐七年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

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即日賜宴顧問溫密留
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宴者三賜詩者再　山堂肆
考曰蓬州人鄭修登元祐進士知梁州軍未及引年翻
然而歸所居結茅扁曰飯牛菴　又曰趙抃歸老西安
作高齋蘇軾寄詩云功名富貴俱逆旅挂冠而去眞秋
毫　又曰劉渙字凝之棄官家於廬山之陽作騎牛歌
曰我騎牛君莫笑萬事從我好　經濟類編曰別兒怯
不花諷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即辭避
所親為之不平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以丞相為
難得邪但御史臺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

矣汝等勿復言

去官二

原　挂冠　命駕　後漢逢萌字子慶見王莽殺子宇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及乃解冠挂東都門而歸　世說張翰字季鷹為齊王東曹掾在洛陽見秋風起因思江南菰菜蓴羹魚膾曰人生所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乃命駕東歸

貢禹　枚乘　禹字少翁為河南令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乎遂去官　枚乘為弘農都尉不樂郡吏旋去官客游梁

不折腰　敢諭心　陶潛為彭澤令曰今日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去官作歸去來辭　王羲之字逸少會稽人稱疾去官于父母前自誓曰今後敢諭此心貪冒苟進是無尊而不子也

表送章綬　上還笏板　晉書魏舒為司徒年老每病疾遜位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于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

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荊州先賢傳曰董正少有美姿太守庾孝廉正負笈單步上還舉檄

棄官而去　投檄而歸　會稽典錄曰周規爲湘令二月長沙太守徐祝行縣以萍鄉檄縣徐之規以爲妨農時損夫力拒而不聽遂棄官而去下詳辭官

即投傳去　適以疾歸　豫章記孔尚爲別駕即投傳以去汝南先賢傳曰黃憲舉孝廉適以疾歸

無義不仕

有嫌棄歸　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晉陶侃字士行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

病不之官　族無所庇　後漢楊倫以諫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司隸捕倫上瑞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徽詔送闕劭源之傳宋公孫蔑棄官一則族無所庇

奉戒免歸

典兵擅去　王吉嘗坐昌邑王被刑戒子孫無爲王國吏及子駿遷趙內史遂免官世說王經字彥緯爲江夏守曹爽附絹三十匹令交市于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官對送使杖五十爽聞不復加罪改衛昭

三揖一辭　難進易退　禮記曰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奉身以退　量力而行　【增】身退　老傳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禮記曰七十曰老而傳注傳家事任子孫

懸輿　歸杖　合璧事類曰自知衰

罪人　駕無李斯之歎音便保懸車韋賢之故事又曰既暮公許歸杖私門歎祿公表

饑烏　三國志曰田豫字國讓任南陽守曰年高七十而居位譬之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引疾去

合璧事類曰曾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尚在中書年雖高而精力不衰李復圭嘗作詩譏之老鳳池邊蹲不去饑烏臺上噤無聲曾魯公遂乃致仕

蟲觸網　雲壓竹　金樓子曰賓含借昔有蟲觸網羅之紀

王朝乃太安宮見亦知快大如粟四面荊羅死焉乃數曰仕官者人之大羅網也豈可久淹邪

贊筠心歸人謂陽以物妹隱者山堂雲夢見雪壓竹紀字宗朝顏邑考曰宋羅之詩云圖吾張

道非邪真可取此君豈　恥爲屬　疾其姦　孔帖云鄴中是析腹人遂棄官歸

留務京師時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姦去官　又曰蕭存張滂主財賦王府鄙棄官去

賣車騎　採薪果　孔帖曰關播以太子少師致仕所賣車騎閨門不預外事又曰杜甫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果自給

非其所好　豈爲難得　冊府元龜曰竇威沈深有器局隋煬帝時以皇后姊婿徵爲考功郎數侍遊宴非其所好以下詳第一條

督將　不堪中人　冊府元龜曰武元衡爲華原令時補有智將侍思伐功者多競吏理元

殊苦　衛苦之乃移疾去爲沈浮諸外之游人又曰王正雅爲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南監軍中人[illegible]正雅不能堪遂謝病免

滑遁而去　謝病以歸　冊府元龜曰唐李守節吳人也少習詩禮年六十不求仕天寶初以爲諫議遷太子右諭德其性簡素雖恩遇志意不易既辭闕廷不言登朝潛遁而去朝廷故友追送及又曰後唐李保殷爲大理未滿歲屢爲人所制曰人之多辟無自立辟乃謝病以歸

武后多殺　刺史不禮　孔帖曰李思訓爲江都令武后多殺宗室思訓棄官去　又曰劉幽求舉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

毀車遠遁　焚章長嘯

後漢書曰馬良年三十爲尉奉檄書迎督郵恥在廝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illegible]從[illegible]學業于宋[illegible]

邵闕絕十許年乃還鄉里中不供學士職御史彈劾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天章合璧事類曰張褒

長嘯而去

掛冠自在　投紱歸來　白居易詩曰南北東西無所羈挂冠自在勝分

司空圖詩曰花當多先到拜表行香畫不知風情獻詩曰投紱歸來事熟身閑未盡柢

里　牛車還鄉　合璧事類曰東各[illegible]與弟[illegible]書曰既定太尉李

晨以老乞骸骨見許思還所賜物不樂牛車使子男御長發京師百僚追送不得觀

張鎬與昷　廣事文類曰張鎬與昷贊受鎬子字曰吾聞祖知足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

疏廣謂受　許之賜黃金二十斤太人邑子又曰東都門外道路上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不似白雲　與村叟昷四郡五任潛爲皆師南陽王鎬供張東中都登門進士甲科其里人社祠公賜詩也清朝七十叔姪同辭祿歸去田園事最爲紳之

相期赤松趙嘏送薛相公詩眼前軒冕是鴻毛天上人間漫自勞脫却朝衣便東去青雲不似白雲高蘇軾和潞公超然臺詩曰我公厭富貴常苦勳業尋相期赤松子永望白雲岑

飽鱸鱠

披鶴氅上詳第三詩續類經曰後唐荊南節度使高從誨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于土洲震披鶴氅自號荊臺隱士

棄官為道士

以家付兒曹冊府元龜曰李淳風為高唐尉秩畢不得志棄官為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山堂肆考曰宋辛幼安名棄疾寧宗朝奉身勇退悉以家事付兒曹

自稱香山居士

難做退位菩薩合璧事類曰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續聞奇類林曰蘇易簡罷知政事不勝閒冷謂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

不使我酣美酒

遂出所受俸錢孔帖曰王績為太樂丞史焦革家善醞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又曰呂才東皋子王績集序天下亂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于縣城門前輕舟夜遁

以術部

去官三

原 高尚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逃祿子文

趙溫歎雌伏東觀漢記趙溫為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高岱謂藏暉文士傳曰高岱有孫郡將盛憲以為上計吏不行謂司郡曰懷書千卷隱光藏暉遂稱疾歸家

司徒失人閔仲叔應司徒侯霸之辟與至不及政事仲叔曰辟而不問是失人也投劾去

郡守非人後漢禮數榮城令以郡守非其人乃棄官

官止六百石漢邴漢兄子曼容為官不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見執主事儀范滂字孟博為光祿主事執公儀見光祿勳陳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郭林宗聞而讓蕃

范滂詣獄解印後漢黨錮事下詔捕范滂督郵吳導至縣抱書閉閤伏牀而泣滂聞之曰此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去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

巴肅詣縣解印巴肅坐黨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人臣有謀不隱有罪不逃遂被害刺史實殊蒯石記之

陳蕃刺史不合刺史周景辟陳蕃為別駕以諫不合投傳去

龐奐鄉人敬之襄陽記龐德公子奐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

增 投冠陶潛詩曰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

非其好冊府元龜曰杜如晦隋末為滏陽尉非其好也後棄官歸于鄉里

彥範不用其言又曰孫處元為左拾遺中宗神龍初功臣桓彥範等用事處元遺彥範書論時事得失彥範終不用其言乃去官

隱武寧山孔帖云柳渾累遷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

永為陸司勳又曰酈陽矩為陸司勳書諭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韓翃夢款歌慎勿長償永為陸司勳庶裴評不拆

遺名勇退元稹制曰遺名自逸勇退推高年滿七十韓愈集序曰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

子弟侍側公卿在席孔帖云盧簡求以太子太師致仕還東都有園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賦詠竟日忘歸

以術部

去官四

增 詩 唐王維崔錄事曰解印歸田里賢哉此丈夫少年曾任俠晚節更為儒遁迹東山下因家滄海隅已聞能狎鳥余欲共乘桴

又送綦毋校書棄官還江東曰明時久不達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念君拂衣去四海將安窮秋天萬里靜日暮九江空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和光魚鳥際澹爾蒹葭叢余亦從此

去歸耕爲老農　杜甫送孔巢父遊江東曰巢父掉頭
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
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
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
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劉長卿
漢陽獻李相公曰退身高臥楚城幽獨掩閑門漢水頭
春草雨中行徑沒暮山江上卷簾愁幾人猶憶孫弘閣
百口同乘范蠡舟早晚却還丞相印十年空被白雲留
　杜牧許侍御棄官東歸寄贈曰天下繡衣吏東吳美
退居有園同庾信遊事學相如蘭畹晴香嫩筠溪翠影

疎江山九秋後風月六朝餘塵意迷今古雲情識卷舒
他年雪中櫂陽羨訪吾廬　朱慶餘孔尚書致仕曰高
人心易足三表乞身閑與世長疎索唯僧得往還直聲
留闕下生計在林間時復逢晴景乘車看遠山　劉得
仁和鄭先輩謝秩閒居寓書所懷曰把筆還詩債將琴
當酒貲藍衫懸竹桁烏帽挂松枝　溫庭筠贈盧長史
詩曰移病欲成隱扁舟歸舊居地深心事少官散故交
疎道直更無侶家貧惟有書東門煙水夢非獨爲鱸魚
　王建送唐大夫罷節歸山曰年少平戎老學仙表求
骸骨乞生全不堪腰下懸金印已向雲西寄玉田旌節

抱歸官路上公卿送到國門前人間雞犬同時去遥聽
仙歌隔水煙　宋王禹偁賀將作孔監致仕曰泣辭明
主挂冠簪便約幽雲老舊林朝請罷來頻典笏田園歸
去只攜琴焚香靜院當山色曬藥空庭避竹陰一子得
官三品祿未饒疏傳有黃金　趙抃送穆舜賓承議致
政還鄉曰清修平日得無慚學道勤行肯妄談軒冕喧
譁公始悟林泉瀟灑我先諳曾憐避弋雲中鴈每念纓
絲繭裏蠶畫舸西歸時節好春山如黛水如藍　孔平
仲送謝仲規致仕曰公年五十餘鬚鬢黑如漆朝廷方
進用未是挂冠日又非力不任數以身自乞人疑徇虛

名今也踐其實蕭然巢許姿臭腐視冕紱東南富人材
卿相近間出急流能勇退千古未有一賢哉謝夫子趣
尚眞不屈騰裝嶺外遠歸櫂江邊疾故鄉何日到清暑
坐華室荔包雜紅紫茶品分甲乙歲時會親賓左右列
圖帙回頭煙瘴地揮手風波窟天將勞以生乃獨取閒
佚觀公者守秀凜凜有道骨當爲地上仙不是籠中物
　蘇軾罷徐州往南京曰吏民莫攀援歌管莫悽咽吾
生如寄耳寧獨爲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
本無恩此涕誰爲設紛紛等兒戲鞭鐙遭割截道邊雙
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絕　黃庭堅

次韻休官曰世態已更千變盡心源不受一塵侵青春白日無公事紫燕黃鸝俱好音付與兒孫知伏臘聽教魚鳥逐飛沉黃公墟下曾知味定是逃禪入少林　楊萬里送吳敏叔侍郎曰脚踏雞翹豹尾間心飛碧岫白雲端人看疏傅如圖畫帝念嚴光返釣灘玉殿松班唐次對竹宮茅立漢祠官自憐病鶴樊籠底方羨冥鴻片影寒　朱熹蒙恩許遂休致曰闌干苜蓿久空盤未覺清羸帶眼寬老去光華姦黨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閒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大歲又涒灘　元趙孟頫題歸去來圖曰斯人眞有道

名與日月懸青松卓然操黃華霜中鮮棄官亦易耳忍窮北牕眠撫卷常三歎世久無此賢　明孫賁送翰林宋先生致仕歸金華曰事業文章滿汗青白頭歸去世緣輕雙溪水繞長松下只讀楞伽一卷經　王世貞解任後得明卿罷官報寄贈曰郵書一到不堪聞起剔殘燈坐夜分塞馬論來終是失冥鴻去後許誰羣無妨中散來千里更喜延之詠五君與說近蹤應稍慰買山全占洞庭雲

增傳　明王英劉先生傳曰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力爲先生雖老猶可學校師表至京以年將八十辭宣宗皇帝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豈不可爲教官先生辭益力上曰老者安之孔子之言也朕允其請令歸故鄉先生歸怡然自得深衣幅巾列圖史左右日吟咏不輟

增序　宋程俱送林德祖東歸詩序曰余行道南徐過故人蘇承祖出許振叔書道德祖挂冠勇決之狀余時冒初暑向遠途忽忽煩憤聞之灑然如挹寒流而濯清風也　明徐一夔郁離子序曰誠意伯劉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奥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巳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

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爲巳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因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所以作也

增咨目　宋朱子致仕後客位咨目曰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某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

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攣纏繞之患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敎之一端也

離局一

【原】遐棄厥司（叔官離次遐棄厥司） 失位（一失官侵也離局嘉也失其位寵名皆棄） 失職（常臣刑之無赦失職） 一日失職（則一死日及失之職） 既忘恤緯 是不理庖 各揚其職（樂指） 【增】持虎符出界（事曰書文馬顏野渠王宇君卿為琅邪太守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王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奏免官） 【原】越界迎（後漢皇甫規為度遼將軍以病不詐疾自退乃越界迎舊友人王旻喪因令客告并州刺史胡芳曰威明欲避第故越界迎吾當為朝廷愛才何改刺上） 【增】棄印謁趙咨（吉黃伏法吉長時為趙咨去官後同產兄黃為吏令守郡遭亂乃棄印弃官過候咨咨閉門不見） 【原】出界送（梁王郭林宗曰法以守司為大夫不可以越界送之見） 【增】還京師（石崇免官） 【原】出界送（石崇以徵為書刺州奉以郡聽於野） 【增】還京師（唐王郭林宗曰前年春入京以為陽令苟欺趙令時）

醫療（孔巢父傳張重華為句東平日卻還令阮籍為東平相判史中使宗其大） 句日卻還（晉阮籍為東平相旬日而還） 不樂職輒去（參文謀曰張建封鎮徐州辟為參謀不樂職輒去） 人吏不得離局應舉（宋太宗端拱二年詔文武百官內外職事官不得離局應舉）

京百司諸州係職人吏不得離局應舉

離局二

【增】【判】唐人對病疾判曰四岳咨命九土司牧功共理於伏熊期得賢於建隼淮陽臥理聞汲黯之政舉渤海行歌美龔公之化洽甲官黍列郡未著能名庭無致仕之闕院少延年之菊潭濱臥疾雖比於古人穎川流譽醜類於今吏賜告養疾宜輟務於公庭出境而行何慢官於私第

黜免一

【原】設雀羅（貴有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賦鵩鳥（漢書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作鵩鳥賦） 黜師保（書之） 奪官邑（思過黜師保奪官邑） 行吟澤畔（屈原既放乃行吟澤畔） 俟罪長沙（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以屈原賦自傷） 仁醉酒（屈平獨醒） 庶人終家 特進歸第 成王黜廷理 晏子逐高糾

（論語少王傅以周有司字伯仁為尚書令吏部尚書所糾免） （直豊漢曹參舉萬石君免為庶人勿令歸家） （晏子逐高糾晏子曰夫子之法有三罪：不知我左右，有三年未嘗見我過，吾是以逐之也）

伯

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

柳下惠三黜　潘安仁再免

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潘岳閒居賦曰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

陳遵置酒跳梁　廖立視屋憤咤

前漢陳遵傳遵為河南太守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過長安富人左氏飲酒作樂陳崇劾奏之　蜀志曰廖立先主徵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常懷怏怏[illegible]頭視屋憤咤亮表立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云云廢立為民徙汶山郡

絀爵　降階　禦魅　投荒　逐臣　遷客　投諸四裔　謫居三年　失恩禁闥　佚罪荒陬　將不甘心　故無鉗口　賈誼長沙之中　賓傷鵩烏　屈原汨羅之上　見著離騷

【增】**屢諫　好諧**

冊府元龜曰薛大鼎貞觀中為齊王祐長史祐狎情羣小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鼎輔導無功竟坐免　又曰韋綏元和中為諫議大夫充皇太子侍讀綏好諧戲兼通人間小說仕日帝曰侍讀者當以經術輔導太子今談之說論有異於是主簿太子書令罷其職

受金　納賄

冊府元龜曰張涉德宗居春宮時為侍讀及即位累遷散騎常侍受湖南觀察使金事覺以舊恩不之罪於家　又曰馬懷素為監察御史夏官侍郎李迥秀恃張易之勢受納貨賄懷素劾之迥秀遂罷知政事

乃知我　苟利人

左傳曰狼瞫曰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宜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　冊府元龜曰蕭復建中初為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內復輒以賑貸人為有司所劾詔下削階受代親友陰之復悟然曰苟利於人敢彈章責

立仗馬　觸藩羝

吏治通繼曰李林甫謂諫官曰君不見立杖馬乎一鳴輒斥　陳師道詩曰纔如得風雞已復觸藩羝

太宗怒　仁傑劾

冊府元龜曰唐閻立德為將作大匠貞觀中太宗將幸洛陽遣立德行清暑之地以建離宮遠於汝州置宮役一百九十萬雜費稱是及此暑熱又多感太宗大怒立德坐免　又曰韋機為司農卿兼充將作少府高宗上元中始造宿羽高山等宮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之陂池臺榭皆在深宮不欲外人見之恐傷百姓之心也機所作在於煙渠之外萬方朝謁無不覲之此豈致君堯舜之意哉仁傑表劾之遂坐免官

闘雞檄　賞花詩

冊府元龜曰王勃高宗乾封初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諸王以闘雞為戲勃作檄英王雞文高宗聞之曰迴車朝歌不鼓勝母者慈其名也勅此文恐成交構之漸斥勃不令入府　又曰白居易元和中為太子左贊善大夫先是居易母因看花墮井死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名教之士讒為或以其事上言因命宰臣與居易遠州刺史

先集衆　不給直

冊府元龜曰高宗龍朔元年徐于南山市園大顏府果毅三萬興以釋先促圍集衆欲斬之帝請侍臣曰恐外人謂朕玩好敗羅經斷人命侍令放免[illegible]貴治通監曰亦知十五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生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備直改其錢十五萬緡為羨餘獻之怨訴盈路罷為宣歙池觀察使攻承部

非無辭矣　何相迫也

冊府元龜曰貞觀二年司空裴寂坐事免先是有沙門法雅妖言伏法寂辭與相連坐免歸蒲州檄追入殿未幾寂奴恭命上變太宗曰寂罪有四我發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就配厭其從宋手　又曰開元十二年話曰設嘉自備位宰相不能勵其公節以訓私門駁居滿守擇齋朝位嘉貞悅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三員何相與之甚也

柳渾守正　陸贄敢言

冊府元龜曰貞元三年平章事柳渾停知致事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話懷疾遙守正渾謂曰相公嘗使但節言于廟堂則重位可久運曰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也自是為其所擠　又曰十年事相陸贄罷為太子賓客時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朝廷無敢言其短長者贄攜陳其不可用延齡讒綴百端竟罷贄相

書空作字　會親賦詩

合璧事類曰殷浩被黜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感但歎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巳　冊府元龜曰天寶五載左丞相李適之罷知政事李林甫構成其罪遂罷令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答失次　詞語不遜

冊府元龜曰德宗大曆十四年以喬琳為御史大夫平章事協本題

對

才年高有耳疾帝每轉問多答失次乞知天位凡八十餘
日羅政事又曰宗乾符六年黃巢乞天平節鉞詔
公卿議其可否宰相鄭畋盧攜爭論
子中書詞語不遜與罷為太子賓客
賓為門十二年事類選曰二吳罷為太子賓客
猿鳥為伍狗
由伍入陸宣公劉晏與 有物序 子曰 劉賓客
狗又中曰端坐至忠州孫簡楊 猿鳥序所已 語辣子
廢斥親舊
之為名從又及揚州承抄奉充司 屏除子孫
言字除帝從太承府抄奉兼郎初 馬子諸子法言釋
白中今縱斥約之相政經久不殺十年伍凡使
裕敘舊多廢
黜免二
原黜伏罪人
黜惡以豐錯不肖
黜不端慎端默
黜乃
亂楚太
三巳今尹子文三已之無慍色
三達事君三達不出聞利祿也難曰不撓
改訂乎

左遷
左降
左轉
左授
增蘭陵令
退修初服 離騷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申適楚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
坎壈 楚辭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居常鞅鞅 漢書高敖曰
無賴被
原免歸田里 漢書曰東方朔免為庶人
醉尉呵 史記曰
不要害荀令侍郎也吾
君信伐秦脩服為蘭陵
鞅鞅居常
斥上 陸曰窮故與
漢之業乃亭故何也
原上司空印綬 東觀漢記曰
原上印綬還第
家居
失侯
增失侯
明代寬博漢陽
喜已為大丁

司馬亦任其位而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上印綬之上
重賢設極位明如此逆冊免明其情還上
收丞相印綬
漢書王商為丞相 王鳳怨商 陰求其短 使人上書言商 帝曰勿治
使者收丞相印綬 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
上印綬就第
免徒合浦
後漢書 前太尉光武以大司空與太后傳喜 王莽秉政 太后詔免喜
與成帝母太后 孔光為大師 丹為大司馬 附王莽時 皆免
傳太后尊號 光上書乃免
上印綬就第 與傅喜同不附
大司馬不宜在內 徒合浦
車不平 尚書
從歸故郡
歸故里 之後大漢 書為故里
河水溢三公黜
閒門自有 不與西歸故鄉
改衛尉

三公以災異免
後漢書曰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
免
謝承後漢書曰時鄧太后臨朝楊震上書言
典略曰太后家奉梁冀曰
官
李密作詩奏免 晉書曰李密有才能 望內轉 失援 朝廷無人 出為漢中太守
分有嘉宮及中賜錢人東不室如歸田令明賦詩在末上章斯曰語人亦然有武帝
從客之奏於是免密官
僚位儷其隆替名節灌以墮落
大義以明責反初服于私門 西征賦
增恨破甑
流汗失色
謝贈種蒽免官
世說曰後漢桓帝時 義熙四十二年 還家有司奏免太常
公鄭問於人曰何以種蒽
畫衣裳為鎧甲之象
陵遷在殿中 上御殿 侍立仰視 項下流汗
項之以文帝見陵事 僕射
御史中丞徐陵奏

元龜曰長孫平開皇中為相州刺史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為鎧甲之象帝怒而免之

鄭氏性悍 又曰楊素為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

諷讀為務 又曰唐房元齡仕隋補隰城縣尉漢王諒為逆坐除名徙上郡鬱鬱不自得惟以諷讀為務

萬代不原 又曰權萬紀為治書侍御史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首為弒逆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制可之

思量不能出家 又曰貞觀元年尚書左僕射蕭瑀坐事免廢於家瑀常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不能違意瑀旋踵奏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怒之

不敢久在機密 又曰高宗永徽六年以吏部尚書柳奭為遂州刺史奭后舅歷位中書令後聞寵衰不敢久在機密

無所弘益 又曰睿宗景雲元年同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休璟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

門客受賂 又曰肅宗至德二年吏部尚書平章事房琯以門客琴人董庭蘭受賂罷相

麞頭鼠目乃求官 又曰李揆肅宗乾元初秉政侍中苗晉卿累薦元載為重官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易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麞頭鼠目乃求官及載登庸揆當徙職江淮養疾家復貧乏乞食取給

遺私書 梁苑詳王曰呂渭還禮部侍郎與裴延齡為姻家擢其子操上第會入朝遺私謁之書于延出為潭州刺史

言得失黜官 韓愈集藍田縣丞廳壁記曰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

觀王氏清歌 冊府元龜曰韓僧壽為上柱國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率觀之僧壽豫焉坐是除名

霖雨無功 又曰劉鄴罷知政事自敘云霖雨無功深媿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歸國之期帝為之閔然

在任恣誅求 又曰後唐韓知章為漢州刺史天成四年以在任日恣誅求達于聖聰勒歸私第

斷獄謬誤 又曰勾龍門為陝州觀察判官清泰二年勅停追毀見任官牒以斷獄謬誤故也

以死為生 又曰晉李鼎為侍御史天福八年勅曰李鼎方居忌祔合稟朝章豈可八月中喪妻十月後供狀欺公冒寵以既為生止停見任尚示寬恩

帶階官安置 朱子語錄曰本朝舊法貶謫人若是無官亦須帶別駕或司馬無有帶階官者令呂子約却是帶階官安置

輕似葉 李師中送唐介詩云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山

一筆勾 資治通鑑曰范仲淹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黜免三

增 **詩**

唐張九齡酬宋使君見贈曰時來不自意夙昔謬樞衡翼聖輔明主妨賢媿友生罷歸猶右職待罪尚南荊衰廢時所薄祗言察故情

李白寄崔侍御曰黃河三尺鯉本住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

杜甫寄李白曰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計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白居易郡齋月下憶廬山草堂曰諫諍知無補遷移分所當不能匡聖主祗合事空王龍象投新社鶯鴻失故行沉吟辭北闕誘引向西方便住雙林

寺仍開一草堂平治行道地安置坐禪牀手板支爲枕
頭巾閣在牆　鄭谷送吏部曹郎中鄭兗官南歸曰高
名向已求古韻古無儔風月抛蘭省江山向桂州賢人
知止足中歲便歸休雲鶴深相待公卿不易留滿朝張
祖席半路上仙舟久別郊園改將歸里巷修桑麻勝祿
食節序免鄉愁暘朔花迎棹崇賢葉滿溝席春歡促膝
簷日暖扶頭道暢應爲蝶時來必問牛小生誠淺拙早
歲便依投攀送偏揮灑龍鍾志未酬　宋徐鉉貶官泰
州出城作曰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憂三諫
不從爲逐客一身無累似虛舟滿朝權貴皆曾忤繞郭

林泉已徧遊惟有戀恩終不改半程猶自望城樓　蔡
持正夏日登車蓋亭曰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抛書午
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黄庭堅跋
東坡和陶詩曰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
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
味乃相似　明楊基送李琴川謫臨海曰南風雨來塵
作泥稻花豆莢生初齊一人失意解官去席上衆賓頰
色低輶車欲發未忍別感慨握手立大堤
【增】序唐李白送趙四流炎方序曰趙少公才貌瓌雄志
氣豪烈以黄綬作尉亦猶雞棲鶴籠不足以窘束鸞鳳

耳以嫉惡抵法遷于炎方辭高堂而墮心指絕國而搖
恨天與水遠雲連山長黄鶴曉別愁聞命子之聲青楓
暝色盡是傷心之樹
【增】記明蘇伯衡南華謫居園記曰洪武元年國子祭酒
許先生謫韶州即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
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子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
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閒
暇時時臨眺而樂焉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
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勝其戚戚先
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

人爲何如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
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
惟曰不足何曾以謫爲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吾祖
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
此羈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
【增】祭文唐韓愈祭柳子厚文曰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
尊青黄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大放
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之愈偉不善爲
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
乃令吾徒掌帝之制

有罪復用一

原秦赦孟明之罪 魏尚繫獄 魏尚有罪繫獄馮唐衆之拜雲中太守句

奴囚之 宣室詔入 賈誼謫居長沙後歲餘文帝思誼徵還上在宣室諮詔入語 拜

韓安國 安國下獄免官後起下獄中拜梁內史 死灰復然 漢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

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未幾拜梁內史 增名爲淮陽 漢書曰汲黯坐免官

隱于田園者數年召爲淮陽太守 原用尚方禁 朱博字子元爲左馮翊語長陵大姓尚方

禁面上是何等瘡瘢禁具首服盜人妻見斫博曰馮翊欲灑卿恥抆拭用持禁曰願効死也 張敞

起亡命 張敞有罪詣闕上印綬即從闕下亡命後冀州有賊盜詔敞加拜冀州刺史 漢收

賓憲之功 增從祠泰山還笏 唐書曰張咸在青州從授百姓少變于家後從

上祠泰山上曰令還公笏於是復拜各州刺史 六載然後聽仕 唐六典曰赦移之人皆不

得棄放妻妾及私遁還歸至六載然後聽仕 使功不如使過 孔帖曰李靖字藥師開州

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則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

如使過靖果然 豈可高枕鄉邑 冊府元龜曰薛仁貴上元中坐事徙象州赦歸高宗思其

功尋復召見謂曰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漢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今西邊不靜

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爲朕指揮耶於是起授瓜州刺史 依舊金紫 又曰明皇先天

初劉幽求爲右僕射以太平公主將謀逆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請誅之暐洩其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流封

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詔曰劉幽求義以諭事精能貫日浚動立艱難之際嘉謀留啓沃之初疑沴寧

已方宣大化期問政於經始數登賢于夢下可依舊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 興哀垂德

柳宗元文云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 宰相哀其才 孔帖曰劉禹錫字夢得始

坐叔文貶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將澡濯用之會程昇復進領留務乃詔禹

錫等補遠州刺史 下江南圖 山堂肆考曰宋書翰太祖時名將也太宗朝貶汝州有中使至

翰泣謂曰衆口之食貧不能活以被封故衣一包願質錢十千中使回奏太宗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

帝憫然憐之乃召還 言事無避如前 問奇類林曰唐介爲御史以言事謫潭州倅改知復

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避

如前 暫著南冠 蘇軾詩曰暫著南冠不到頭却隨北雁與歸休 復佩銀 又曰初起

湘纍復佩銀 活焦枯 黃庭堅詩曰昨夜風雷震海隅天心急擬活焦枯 原棄瑕

錄用 責功補過 重以才難 許其功贖

有罪復用二

增詩 唐司空曙酬張芬赦後見贈曰紫鳳朝銜五色書

陽春忽布網羅除已將心變寒灰後豈料光生腐草餘

元陳櫟送汪希道入都曰行行觸秋暑勇往觀國光

修途或濡滯一瞬北風涼不仕十餘年養親竄罕腸將

謁吏部選寸祿願少償庶略助甘旨贖其不逮將不仕

果何因寃纍曾翱翔驅馳海南北訊獄主慈祥詿誤陷

賊黨詰問加精詳活千七百人解縱還善良幾以失出

讞究竟靡濫藏久之天日開歲月坐荒荒濂溪范參父

議獄俱慨慷殺人求媚人毋乃欺穹蒼活千人有封君

後必當昌安得當吾世而不蒙薦揚當路頗鑒之萱草

癯北堂俾得早言歸爲養及壽康臨期重丁寧白雲遙

在望

增制唐陸贄奉天改元大赦制曰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其李希烈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効順亦與維新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沉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　白居易授灃州刺史李肇鄂州刺史王

溢朗州刺史温造等制曰乃者李景儉使酒獲戾而肇等與之會合飲失於檢慎宜有所懲由是左遷分為郡守今首坐者既復班列緣累者亦當徵還但以長吏數易為獘頗甚況閩三郡皆有政能人方便安不宜遷換故吾以來章階級並命而就加之

增碑唐楊炯原州百泉縣令李君神道碑曰武德六年轉仲山甫左列南州舊俗淫其白猷之祠西棘餘甿背吾黄龍之約王師直進陵劒棧以長驅廟略遐宣指銅丘而決勝七年詔君討襲楓天棗地金門玉帳之營方卦圓著剡木弦弓之射一鼓而擒四姓三戰而平百濮其年加上大將軍而俄以爭功得罪游俠從君特降王綸遐遷騰府通塞有命潘安仁之緒言富貴在天卜子夏之餘論無諂封禪空歎息於周南絶望夏臺竟棲遲於漠北太宗承聖皇之大寶奉天帝之休期雷雨八瀛光華四極旌賢赦過惟新之命屢覃念功簡勞惟舊之恩累洽授長樂監仍命於北門供奉宜春禁苑太液神池浸石菌而揚波擢金莖而挹露南經丹徼恒陪萬乘之遊北統黄山再奉三驅之禮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政術部四 論政 立政 善政 寬政 吏久從政

論政一

原釋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　禮記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察有仁愛者也)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不贍者　尚書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大戴禮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策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惰　增又曰

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眉曰參汝以明主爲勞乎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原論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增左傳曰季札聘于鄭謂子産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原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又曰聖君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

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正令往而民從之　增又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　原晏子曰景公問治國何患對曰患社鼠社有鼠不可灌人君之左右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收利　增又曰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　原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增又曰聖人無恒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原商君書曰

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也此爲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又曰善治者使盜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韓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　陸賈新語曰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名之征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苗去害田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又曰治

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諂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張　又曰張琴瑟者小絃絙（絙急也）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也舜爲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周公有膳不徹于前鐘鼓不解于懸而四夷服嬴秦政（秦始皇名也）晝決獄夜理書御史冠蓋相接于道戍五嶺以備越（五嶺錞城之嶺九疑之塞番禺之都南野之界餘干之水）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而亂愈滋　又曰太清之始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行鳳麟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滋成也流黃土精也朱草生于庭皆瑞應也）遠至衰世松柏箘露夏槁江河山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也殷之將亡見于南郊也）飛蛩滿野（蛩蟬蠛蠓屬）　又曰楚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曰何明于治身不明于治國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增 孔叢子曰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曰願聞國之政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若林木無林而可以爲林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　又曰法之生也以輔仁義重法而棄義是貴其

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基而張其廣者毀不益其基而增其高者覆 原 史記曰齊威王名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矣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 增 又曰陸賈時時稱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長人之術也 原 說苑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也　新序曰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可以苛獨不聞子產相鄭乎其掄材惟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

重罰之疑者從輕 增論衡曰魏文侯使西門豹往于鄴告之曰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魏何曾上明帝疏曰漢宣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 晉劉頌受詔疏曰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 唐書曰陳子昂上書言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王政之大端也天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尊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而元氣正矣 宋史歐陽修傳曰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可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

論政二

原 審禮 履事 禮記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子曰不履其事則亂也 去煩 實簡 化人 以道化人 知賢 遺愛 絕私 化貴簡易法令不欲多 子產古之遺愛

弗剛弗柔 詩不剛不柔敷政優優 庶績咸熙 彝倫攸敘 熙和也並尚書 如璽印塗 呂氏春秋民之從上也如璽之印塗 猶金在鎔 董子曰下之從上猶金之在鎔 悅近來遠 親仁善鄰 家語 春秋 無反無側 不放不忘 書 刑肅而俗弊 法出而姦生 禮記 董子 擇可勞而勞之 因所利而利之 並論語 臨下以簡 安民則惠 稱物平施 振民育德 政清吏肅 事簡民安 事舉其中 化行於上

增 九功 三德 尚書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又箕子曰乂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九敘 八政 詳九功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

推公絕私 徵令 軌物 宰夫徵百官之令注徵召所爲 貴清淨 飾儒 漢書曹參爲齊相有蓋公治黃老術參避正堂以舍之大治也 張敞曰貴清淨緣飾以儒雅 酌人言 求民瘼 斟酌人言以爲政修法求民之瘼瘼病也 禁末產 如農功 管子曰末產不禁則民無和政如農功日夜思之 務三政 董百工 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三曰董百工董治也 觀淑慝 除苛虐 觀政淑慝謂別淑慝除其苛虐 德教行政 法令爲師 書經 其以德教行其政令者以法令爲師 寬猛相濟 法令滋彰 詩不殺于吏事乃曰政宣能自有貢材何可學法也 使民以時 官人以序 廉善廉能 足食足兵 周禮 論語 不躬不親 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 以廉爲本 論語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政術部

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財成　參伍

周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孔叢子曰昔者五帝三王之治政施教必用參伍何謂參伍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

平易　恭敬

史記周公曰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經濟類編曰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製錦　置器

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賈誼疏曰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

虛心　強骨

老子曰聖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魚驗　馬敗

文子曰水濁則魚驗政苛則民亂大平御覽崔鴻前涼錄曰張天錫時少府長史紀瑞上疏論時政曰臣聞東野善馭而敗其駕秦氏富強而羅其國造父之御不盡其馬虞舜之治不窮其人故造父無步御虞舜無失人

懸魚　肥羊

韓非子曰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勞而非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吏者民之本綱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史記曰漢卜式出貲助邊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蹻而牧羊羊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

如金石　譬琴瑟

賈誼疏曰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董仲舒策曰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譬諸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

木有根　泥在鈞

國語曰國主之有民也猶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董仲舒策曰臣聞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

士無邪　鬼不神

管子曰凡牧民者使士無邪女無淫事老子曰以道治天下者其鬼不神

御黠馬　治亂繩

彙苑詳注曰張敞問弟武何以治梁武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曰御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還道之數曰必辯治深矣下詳第三條

貴知變　疑不類

彙苑詳注曰崔鄭治郡以寬經月不告一人及治郭則嚴法峻誅不貸或問之曰郭土瘠而民勞吾漁之猶恐其擾鄧土沃民剽賊寇之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又曰柳仲郢為京兆政嚴明後出何南以寬惠為政或疑不類曰筆簸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若之何毀　不能無謗

左傳曰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夫人朝夕遊為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改之吾防也若之何毀之孔叢子曰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二月而後謗止

損上益下　懸賞設法

易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後漢書桓譚上疏曰張官置吏以理萬民懸賞設法以別善惡惡人沬傷則善人崇福矣

三載考績　六計獎吏

合璧事類曰唐虞有三載考績之法而熙庶績周人有六計獎舉吏之治而皆以庸為本無非所以為吏治之政也

論政三

【原】政如冰霜姦軌消亡 舜云 辨上下定民志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容民畜衆危以動則民不與 易

【增】建萬國親諸侯 又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神道設教 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治矣

【原】惟辟奉天、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不貴異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書

【增】克艱 又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與治同道 又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學古入官 又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勿貳勿疑 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原】政必本天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欲治其國先齊其家

政者君之所藏

為政在人

治國不以禮猶

無耜而耕　食節事時　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
易其俗　官職相序君臣相正　與其食浮於人寧使
人浮於食　四達不悖則王道備　政不正則君臣危
(禮記) 【增】聲音與政通(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聲音之道
與政通矣) 【原】案名察實選才去能(周禮) 民從上所行　為
政以德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節用愛人　必聞其政　刑罰
不中無所措手足(論語)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先
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
惡而民知禁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其教不肅而成

其政不嚴而治(並孝經)　人道敏政　如蒲盧(為政也者蒲蘆也言
如桑蟲變化)　人道為大(子曰人道政為大)　裁國無利器猶鉛刀
而割(說子)　任賢使能　利而勿害　貪利則治道乖通
利則君道章　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周書)　禮樂治
之粉澤　弗富不足無人不與無以合親　峻法重刑
非治平之理　民怨者傷國(六韜)　為國富民　帝王富
民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　若餓魚之歸餌渴馬
之赴泉　漫於政者害於國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
達民之情然後從命　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
黜否則官府理治(家語)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貨使民

不盜(老子) 【增】悶悶淳淳(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原】國
有二柄　術者主之所執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
國者君之輿勢者君之馬　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
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　賞罰國之粉黛　託是非
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　官爵以利民　守我理因自
然　因能受祿莫敢索官　利君之祿焉得不報　利
以得民　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世不吹毛而求疵不
洗垢而索瘢　四疑不破損身失國(韓子)　堯舜不易民
而治治桀紂不易民而治亂(荀子)　勿鹵莽(莊子曰勿鹵莽)　治
有四術(尸子)　上之所為民之歸也　引其紀萬目起引

其綱萬目張　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務德而安民
利以安之　利以平民　物有其官　官修其方(呂氏春秋)
四民用足則國家安(黃石公) 【增】芒刃斤斧(賈誼疏曰仁義恩厚
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原】下之從上猶金在鎔　琴瑟
不調必解而更張為政不行必變而更化(仲舒)　王者藏
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韓詩)　治國無若五音(史記)　治有
二機　政有三品　治民如御奔馬(說苑)　治亂民猶治
亂繩(漢書)　治煩事如治亂髮(傳) 【增】在吾所以為政(說志) 【原】振
(曰裁[illegible]為與相每動時[illegible]世備世察則禮[illegible]方今難以禮化在吉所以為政)
裘持領舉綱收綱　治化貴簡易法令不欲多([illegible])　政

有細目法有大綱（廣論）知之者曷不知者亡　吏不狥功民不私力（王粲務本論）綜核人才官方任能（晉書）各勤其官以久其任　官少則精精則職理（温彥博）民非賢則不治俗非智則不振（杜預）取諸兩儀　必修諸己以光四海（抱朴子）罷無益之巧棄難得之貨（潘尼）政寬則姦易禁政急則姦難絕（物理論）政道有三（觀書）因事施公仍便效才　民勞者傷國（劉廙）可以觀政　教之以德則民有格心　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

論政四

【原】表魏武帝陳損益表曰陛下即阼復蒙試用遂受上將之任統領二州內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悶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臣以區區之質而當鍾鼎之任以闇鈍之才而忝明明之政顧恩念責亦臣竭節授命之秋也謹條陳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螢增明太陽言不足採　魏曹植降江東表曰臣聞士之羨永生者非徒以甘食麗服宰割萬物而已將有以補益羣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嗣今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尸祿東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竄之賊吳會猶有潛江之虜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戢

於武庫蓋善論者不恥謝善戰者不羞走夫凌雲者泥蟠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為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遠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蹤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張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權必奉聖化斯不疑矣

【增】議晉潘岳九品議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興治畢位下役非為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為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為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方嶽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廉察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既明則人自為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原】論後漢崔寔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以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世主承平日

久俗漸獘而不寤政寖衰而不改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大事哉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内清肅天下謐如嘉瑞並集屢獲豐年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于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寛政卒以隳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治國之道得失之理於斯可以鑒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獘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文帝乃除重刑非輕之也以嚴制平非以寛制太平也　王符潛夫論曰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以教學正乃得以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太平之基致休像之隆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遊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乏為本以鬻貨為末三者守本則民興富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民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義和而令安行也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義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細民懷斯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魏王粲儒吏論曰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闚先王之典縉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温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寛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增 說明蘇伯衡空同子瞽說曰三代之後取天下不必皆由仁義其才智高出於天下則取之矣至於維持天下係乎風俗維持風俗係乎政教則無古今一也故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乃天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國勢之強弱弗與焉何以知其然邪西漢十有二君而其六君者賢君也成哀雖失德然禍不及民其國勢可謂強固難動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材不下階而取之所

以然者由高帝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其政教不修其風俗不美也東漢自安順以下日入於衰亂而桓靈之虐與三季之主無大相遠宜其勢之易動而董卓呂布袁紹袁術皆有絶人之姿曹操功蓋當世而才百倍於莽此數人者莫不竭其智力而終莫能得焉所以然者由世祖敦尚學術興厲名節以表正之明帝開設學校尊禮師傅以作新之政教修於上風俗美於下也然則政教風俗之於天下豈細故哉時君世主之務宜莫此之急矣或者乃以為取天下既無難則保天下宜亦易易然而於凡大闊漠乎其不留意也可乎哉

立政一

原 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呂氏春秋 考政法 觀治亂家語 除怨惡 同好善周禮方氏 取誠信 去詐僞周禮 角斗甬 正權槩月令 市廛不稅 關譏不征 用地大小 視年豐耗並王制 申畫郊圻 表厥宅里書 春入貢 秋獻功 稽其功緒 糾其德行已上並周禮

增 惟其人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施有政又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督生徒 給廚餼韓愈潮州請置鄉校牒曰此州學廢日久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聚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明罰勅法 奠麗陳敎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尚書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敎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九功 九敍 庶獄庶愼尚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敍九敍惟歌又曰周公曰嗚呼孺子王矣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 不易其俗禮記曰齊其政不易其俗 以率其怠韓愈集曰為之政以率其怠 春生秋殺 陽開陰閉韓愈集曰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羅行之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于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

立政二

原 璿璣七政書

增 舊人共政又曰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原 洪範八政

增 咸熙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原 明王立政 小國事大國 大國庇小國 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 殖有禮覆昏暴 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尚書 乃施典於邦國周禮 乃施則於都鄙 以六典治邦國注曰一治典二敎典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 以八法治官府注曰一官屬二官職三官聯四官常五官成六官法七官刑八官計 以八則治都鄙注曰一祭祀二法則三廢置四祿位五賦貢六禮俗七刑賞八田役 以八柄馭羣臣注曰一爵二祿三予四置五生六奪七廢八誅 以八統馭萬民注曰一親親二敬故三進賢四使能五保庸六尊貴七達吏八禮賓 以九職任萬民注曰一三農二園圃三虞衡四藪牧五百工六商賈七嬪婦八臣妾九閒民 以九式均節財用注曰一祭祀二賓客三喪荒四羞服五工事六幣帛七芻秣八匪頒九好用 以九兩繫民注曰一牧二長三師四儒五宗六主七吏八友九藪

以六敘正羣吏注曰一正其位二進其治三作其事四制其食五受其會六聽其情以六職合邦治注曰一祭祀二賓客三喪荒四軍旅五田役六斂施以八成經邦治注曰一政役二師田三閭里四稱責五祿位六取予七賣買八出入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注曰一散利二薄征三緩刑四弛力五舍禁六去幾七眚禮八殺哀九蕃樂十多昏十一索鬼神十二除盜賊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注曰一稼穡二樹藝三作材四阜蕃五飭材六通材七化材八斂材九生材十學藝十一世事十二服事以鄉三物教萬民注曰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以嘉石平罷民注曰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以肺石達窮民注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以阜人民以蕃鳥獸周禮司徒通其財利周禮合方氏為封丘之度周禮封人職掌邦之委積以待

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周禮遺人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周禮委人掌斂野賦以待羇旅過客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並禮刑仁講讓禮運同律禮樂制度量入以為出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並王制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月令安民立政周書行其政教論語制送死之節家語【增】父其父子其子又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使之以和臨之以敬並左氏有勳不廢有績而載月省時考歲終報功呂氏春秋立之以長幼齊之以君臣厲之以義敦之以仁並杜預七規【增】為客主禮陸贄集曰今上初政宰相常參爲請建諸州觀察使家以文辭進有名于時又作大官箴流其民鄉縣下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客親與之為客主之禮建庠序宋史宗澤傳曰調磁州范縣令民未知學澤為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峙糧儲治戎器元史阿禮海牙傳云天曆元年命鎮汴省時宗藩之際阿禮海牙高價糴粟以時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以備不虞

立政三

【增】疏 明周敘正統十四年啓疏修庶政曰天下一統萬幾日臻孰非當理但事有重輕勢有緩急況今弊政之餘尤難為功得不思其緊切者施之哉如選大臣以端

治本嚴明賞罰以聳觀聽崇獎御史以振紀綱革罷監軍以專委寄講求屯種以省饋餉輯睦親藩以厚宗支旌表忠節以作士氣限禁僧道以來名募革去罰贖以澄貪濁禁抑權貴中鹽以通商賈招降各處寇盜以安反側修理水陸道路以便驛運整搠腹裏緊要城池軍馬以備不虞似此尚多宜令預政大臣逐一詳審條例施行則内修外攘讎恥可復邦國眞安【增】銘 宋陳無己黃樓銘曰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沖夾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十里平地水深丈餘守臣蘇軾深惟流亡為天子憂夙夜

不怠興發戍兵外為長健乘高如虹以殺其悪内為大
隄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適南山
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
澤巡行内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
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奏京師明年元
豐正月制詔諭意臣軾惟念祗承謨訓人神協同敢自
為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黄樓於東
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為之
銘其詞曰皇治惟成修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
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始達潰亂散亡皇仁

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鰥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
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敘地平明聖成能
人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祗畏允
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邇路遠揚守臣
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黄樓以瞰泗上述修故
常庶臣無佞原始原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
永永無疆

增 碑 唐韓信卿河南尹張公碑曰惟唐六葉歲在乙未
兇臣肇亂殘毒生靈穀洛之郊七年方平宮廟燔夷府
寺為墟陰燐轉於原隰麋鹿遊於街陌天子乃命河東
郡侯延賞尹於東夏視人猶身視邦猶家一年流亡麇
至二年土壤咸闢三年公給人足家有餘積疏達河渠
導塞隄封乃立宗廟乃建寢殿變丘墟為閭里散災祲
為和氣公府若虛戶庭不扃牛馬產畜牧而不羈

增 議 元郝經立政議曰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
作新樹立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國家光有天下
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
修完之計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蓋
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法度廢則紀綱亡官制廢則政
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

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
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無有昔元魏始有代地便
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
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為賢君王通修元經即
與為正統是可以為鑒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
百人渡鴨綠取黄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一國
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
盟内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
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為賢君燕
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為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

是又可以為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為治而為豪傑所歸王民所望久矣今自踐作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汚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次而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氷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方今之世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貴若一代號為英主臣之所願也

善政一

增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　又曰君子以振民育德　又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茂對天時養育萬物）　尚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原禮記曰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論語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又曰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治草萊闢溝洫深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林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矣　又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也　又曰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　又曰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何如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以惠百姓　管子曰凡爲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貧則難治也奚以知然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　又曰政之所存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

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絶我生育之　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正欲民之正也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亡傷國不可得也　鄧析書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　【增】經濟類編曰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　【原】左氏傳曰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

進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又曰子產知然明問爲政焉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又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者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太叔興徒

兵以攻萑蒲之盜盡殺之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　孫卿子曰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凌遲故也今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弗踰焉　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鳥雀之巢可攀援而闚也　【增】又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之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又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

童子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奚以異乎牧馬哉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增】商君書曰古者民聚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而不勝其亂與無法同也 韓子曰故言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君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必賞罰則國治賞罰法度者國之脂澤粉黛 又曰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折策敗輪矣與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 【增】經濟類編曰倪寬爲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吏民大信愛之 【原】新序曰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善書者使書寫法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我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大理 【增】冊府元龜曰劉仁軌鎮守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凋殘僵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弔祭賑貸貧乏存問孤老條錄戶口 又曰陽城貞元末爲道州刺史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貢號爲矮奴城不平以良爲

賤又憫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免之無不泣荷 唐書曰韓愈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冊府元龜曰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癘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法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斯革 彙苑詳注曰李惠登雖樸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居二十年田畝日闢戶口日增 又曰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溫州遞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經濟類編曰元順帝時水旱民多失業時魏中立薦韓墉爲饒州路總管俗尚鬼墉至凡境內淫祠盡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爲五經師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善政二

【對】德和 寬撫（以德和人書撫人以寬） 葬鰥獨 無追捕（黃霸在潁川鰥獨有死無以葬者霸爲伐其所木爲棺以葬之也韓延壽爲郡守選正五長不得舍姦人後吏無追捕之苦） 不嚴而化 決遣如神（文景時爲循吏加河南太守吳公蜀守文翁皆謹身

事先居以廣平不至嚴而人從化江都相仲舒內史公
孫弘覘竟居官可紀失傳當州行郡吏民數百忠遺
傳使從事明勅告吏民欲吉縣丞樹者刺史不察黃覓
各自赤部欲言一千白甲敘屯吏著行郵遣治合斥韓
及吉盃賊所以各使覺其
從事伸駐車夫遣如中
壽祖至成吏人不敢欺
黃窮郡中嘉蒙特吏紹長
吏人不欺　姦豪皆去
何並為穎川名文
從撫叔中守亡去
杜預號
武庫　朱邑葬桐鄉
庫吉無不有
身人遺大司農將死屬其子曰桐鄉吏我後子孫奉嘗
朱邑字仲卿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
文公制移居　翁歸有記籍
為我必壽記籍為祝汲
勤京華不以人
稼北我如遺
次以桐桐大不
是百姓鄉司有
人姓也人農
安討移尹居翁之歸去為使東郵
每坐與中軍賢桂不相為宵伍字以文
稼嵴寅君用財貢丁宣字賢
薛宣設方略　陶侃無棄物
為設荊州造船用竹頭及木屑皆令錄掌之後延會積雪
万略判用而省費人稱之郡中遂清淨也
汲生郡州
始晴地濕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
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如此
黃霸務在成就安全
龔遂未嘗笞辱
之其財長於治人也在成就
黃霸力行教化務
安全
平不許以笑利百姓
為行未嘗笞辱人
增　捕蝗　殺狗
愛天下又大蝗者一斗給錢
獲奇大曰蝗李禁為捕
犬數食死人以內飼為到獸
斂骸　贖子
其親者以俸錢二百贖人而還
忠亮俗曰多忠
燒瓦　賦塼
有火災屢
唐書曰宋璟為廣州都督
育德　設教
之價即賦之五年
萬錢
案宗等使之以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五　善政

以省方觀民設教
民以謂節補新數
字偉同罪年息長小
杜母　賈父
李商隱詩曰救民呼杜母
後漢書杜詩為南陽太守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
開廢河　修故堰
有女名為賈子生女
之曰無新陳河得隋末
驛馬元美新河通舟
為興趙郡功德
高其梱　削其石
下乃歐為此吾世宜之變一
時之楚相發萬車刊
為楚數不好知庫不所從王以
曰令下民所車能數不高
車者皆君子元王
高其北車南府
石在以水
賞鹽麥　勸輸錢
汝南郡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五　善政

家戴孝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物有取
王露曰孫羊老知福州時民欠市錢苦勿
蕭人出錢百萬
曰得福可曰救若為
畜雞豚　種薤韭
人若之錢苦得福
帝輸錢意得因以
良吏宣布德教令
者又曰以盤據之
作通躬奉以斷勸民務農
五十本薤一畦
民請刊石　人為立碑
日非家錢為鬻五女口
至郡禁絕其
免供綾奴　禁賣女口
引水開田　置橋立廬
行方檢校開水
曰李西華為刺史
請設江十餘諸州省人死于道路而盡州全活者甚衆

州人爲立碑頌又曰劉夫徵廣順初爲新安令河南府上言縣民三百七十稱表緘公平之政請刊石頌美

太祖從之

得免寒苦 知有生聚 原桑苑詳注曰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

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時爲作紡績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苦

續問奇類秋曰虞允文泊浙以浙民歲苦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稍長即役然久之訪知丁者有役賜

向爲世家及滑居所私令有司籍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九州之民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平章百姓 協和萬邦 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訏謨定命 章志貞教 上詳第一條禮記曰章志貞教 種餼百

本 給粟一斗 上詳捕蝗注下詳捕蝗注 活饑民五十餘萬

得棄兒三千八百 問奇類林部伯湛曰富鄭公知青州活饑民五十餘萬則每日言曰爲予

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又曰葉石林夢得嘗一言在許昌值大水發賑十餘萬人唯遺棄小兒無由救一日詢左

右曰人固頗得之但患既長識認耳乃爲閱法例凡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即爲給內外廂界

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凡三千八百人 張延賞具舟楫

遺亡人 王敬蕘設糜粥待軍士 冊府元龜曰張延賞大曆中鎮揚州屬歲

旱人有亡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居此生戚適彼可生又何恨也具舟楫而盡遣之俾吏修其室廬又

曰王敬蕘唐末爲潁州刺史乾寧四年冬龐師古敗軍路出於潁時雨雪連旬軍士凍餒敬蕘自淮燎薪相屬

于道路中設糜粥餅餌以待之全活者甚衆 進賢理屈 探隱拯沉 聲

與風翔 澤從雲游 選文 雨零露湛 冬暖春暄 藝文

善政三

增 厚下安宅 人君觀剝之象而厚其下以安其居也 重明以麗乎正乃

化成天下 易 亮采惠疇 謂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 僉受敷施

言人君於有德者合而愛之布而用之也

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 書 衆人

熙熙如登春臺 老子 被飾 漢書曰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 原 所居人

富 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庶幾德讓君子也 唯

恐人知 史直不疑爲官唯恐人知其爲吏之迹不好立名稱爲長者 增 家給人足

桑苑詳注曰陶侃綜庶事勤稼穡戎陣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

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義合里 冊府元龜曰袁滋貞元末爲華州刺史百

姓有至自他境者皆給地以居名其居曰義合里 無閉糴 又云崔倰爲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

豐年貨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相恤倰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閉糴 禁賣親鬻子

又曰唐党仁弘爲戎州都督夷獠之俗賣親鬻子仁弘制法禁斷百姓便之 寬明勤謹 又曰

崔縱爲藍田令寬明勤謹德化大行人請立碑 造舟百艘 問奇類林云范淸蘇公在虔州當二

廣之衝舟常自虔易舟而北公取餘材造舟百艘移二廣官者都日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

以遣當具舟載之歸者相繼於道

善政四

增 詩 陳江總治西湖詩曰史氏導漳水西門溉河潮圃

始未能悅克終良可要擁鐘勸年首提溜勞春朝平皐

草色嫩通林鳥聲嬌已集故池稻齊蒔新田苗何吁畚

築苦方驩魚稻饒

增 序 宋王庭珪寅陂行序曰安成西有寅陂溉田萬二

千畝廢久官失其籍大姓專之陂旁之田歲比不登邑

丞趙君搜訪耆耋盡得古跡浚溪港起隄閼躬視阡陌

灌注先後各有涯約不可亂是歲適大旱而寅陂溉萬二千畝苗獨不槁民頌歌之國家方下勸農之詔法有農田水利實丞職也然儒自增飾以蒙顯賞者世不爲怪由是水利爲虛名今寅陂功竣丞不肯自言部使者終不及省察某出城別君東門外逢寅陂之民塞路涕泣言此爲敘其事作寅陂行安成城頭烏夜宿啼烏未起雞登木傾村入城來送君馬首摩肩袂相屬但有龐首不識名何物老翁出山谷老翁持酒前致詞家住西村大江曲大江兩岸皆腴田古有寅陂置官屬自從陂廢田亦荒官中無人開舊瀆公沿故道堰橫流陂旁杭稻年年熟今年雖旱翁不憂田頭已打新春穀誰云此陂會當復老父曾聞兩黃鵠嗟哉如君不負丞躬行阡陌勸農耕監司項背只相望風謡滿路胡不聽胡不聽寅陂行爲叩天閽叫一聲

增 賦 唐白行簡文王葬枯骨賦曰骨雖無知葬以表德展厚禮於九原示深仁於萬國原夫靈臺肇建壁池是穿究彼枯骨委茲窮泉既靡覩其銘誌曾莫知夫歲年西伯乃色變盡爾涕流注然爰命從者將收瘞焉徒觀其年代超忽英靈淪没土變豐肌苔封朽骨於是惠霑生死澤及榮枯遺眞有加於蘋藻備物無闕於芻塗此壤始開見佳城於白日靈丘是啓旋卜宅於青烏既而遷彼古埏葬之中野推誠於重泉之內昭德於普天之下念此窮塵之骨尚或墐之欲使行路之人不得見也

原 教 梁簡文帝圖雍州賢能刺史教曰冀州表朱穆之象太丘有陳寔之畫或有留愛士氓或有傳芳史籍昔越王鑄金尚思范蠡漢軍染畫猶高賈彪矧彼前賢寧忘景慕可並圖象廳事以旌厥善

增 表 梁劉孝儀爲雍州柳津請留刺史晉安王表曰楚備寶臣秦兵不入齊多君子魏珠恥照足使文公懼而側席孟軻歎而廢寢敢言借寇之願切望申耿之恩陛下昔在潛龍因茲或躍固以陋膴膴於周原包匆匆之佳氣昔次君出撫近駕斑輪喬卿在政遥授衮服馮能軾而督盜御龍章而行部無虧燮理有光司牧

增 頌 唐孫逖濟州刺史裴公德政頌曰公治是邦其明年也皇帝東巡狩至岱宗自洛及兗供帳於東道者凡十有六州爲大或數圻次或萬井中產者輕幣膏粱者倍征方事之殷猶懼不給茲郡褊小實雞園也公深識遠謀擇利而行西自於陽穀東盡於良清造舟爲三橋置騎爲馬驛闢野爲兩頓除道爲九逵或穗或秸或薪或槁或饔或餼或糧或糗因吏祿之奇羸雜官用之餘

羨通變合度豐省中程編戶之民秋毫勿興其三年秋大水河堤壞決諸郡皆侯詔到莫敢興役害既滋甚功無已時公既成奏因而發卒播告厥指率顯於人荷鍤者襁屬負畚者麏至公俯臨決河躬自護作雨不張蓋塵不振衣饋不致鮮寢不處館版築競勸鼛鼓弗勝以淡辰之役興百倍之利澹災革獘於今賴焉公名曜卿字渙之河東聞喜人

原梁裴子野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曰皇上建顯號垂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象乎日月長駕遠撫横逸乎都外策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旁濟八表制

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臻祥慶符合六府孔修九官咸事於往歲也有司奏以湘東王爲宣惠將軍丹陽尹既而下車爲政振民育德循名責實舉無遺慮若夫披饋累起求賢如不及畢身折節用人若由已玉帛旅於丘園辟書交乎塗路求餘論於故府想遺風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閣命文學於後車重門洞啓列筵廣置四民總至獄訟殷集王兼而治之綽有餘裕上弘其禮下悦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斂衽千里之間有懷必亮躬親勸課賦政授時辨相物宜務盡地利由是仍歲有秋餘糧栖畝是以搢紳先生愀然相顧遂造象魏拜而陳之有詔報曰纖介之善春秋必書吏民歸美難用抑絶於是二三君子歡得所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撰德選辭興事纂刻俾萬代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銘曰茫茫禹迹經啓萬方平秩肇定曰若我皇并包九域畫野分疆倚歟帝子日就月將疏爵分品奄有瀟湘君王先啓既表南國肇允神童翻飛上德導達元徽優游翰墨行成師範文爲麗則帝曰爾諧出康庶績勿替敬典大猷允迪我王顯允洵美且麗夙夜乾乾有隆無替光贊大朝庇民濟世京邑翼翼永承嘉惠

陳徐陵爲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曰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峰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虧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以並呑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寓縣至於流名雅頌者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祚土開家濮水盛其衣簪滎波分其岸秩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梁儒雅之風司徒重於強漢自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高士袁忠寄身於交越俱達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禮天黄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班伍必於旌鼓父光禄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縣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

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於浪泊括地象於炎州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蹴開黃石之書高咏元池之野沈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莘郊久負伊生之歎自羯鹵侵華羣蠻縱軼後皋桂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公旣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開嶺嶠自大討瀟湘同茲樊鄧下軍違命上策不宣敗我王師受拘劾盜大陳格於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公亦忠為令德天纂之謀吳帳斯開衛門無擁雖復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儔匪若即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禮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衆咸陽之地斯乃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以陶唐啓國致玉版於河宗顓頊承家佐金天於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多締構權輿斷鼇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感於寰中主器攸歸當璧斯在公於是抗表長信清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軨轄奉侍駕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

乃復進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聽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鶊始囀必具籠筐秋蟀載吟競鳴機杼或肅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名引軒檽躬親辨決立授符於前案無留語於後曹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麋以賈琮郭賀之風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絲誥銘曰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緜天慘沴決地震劉赫矣高祖爰清國難元勳佐命力牧風后亦既旋歸邦家有暉宮亭蠡浦奮翅高飛電卷勍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作貢來綏我皇纂武攀號東序謁渭同周迎門惟呂流矢為暴欃槍斯衆喋喋蒼黎嶢嶢刀俎自我徂征妖氣克平爰驅大黷賓翦長鯨北震巢浦南俘灌城青羌卷介赤狄迴兵蹈舞難踰歌謠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元山移雨越海變三田公爲上相復信斯年　又廣州刺史歐陽頠德政碑曰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

府師儲皇於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邑邑
族擅江右渤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鶉
火衡山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萬頃無度
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爲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早
棄榮祿易簀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貲
巨萬富擬猗頓裁變槐榆並賑宗戚南莢大麓北眺清
湘得性於橘洲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
縱橫頻致嘉招確乎難拔既而帝啓黃樞神亡赤伏天
地崩賁川冢沸騰羣悍酋豪更爲禍亂朝披羽檄夜照
爟烽浴鐵蔽於山原擬金駭於樓堞公疲兵屢出獨據

胡林勍賊東圍尚凭書几揚灰既散駕棒將揮咸赴凶
梁以保衡服常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於嘗膽
殷憂獨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羣醜猶同越
石自禹圭既錫堯玉已傳物變謳謠風移笙管商周之
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蘇子猶其狂哭況番禺連
帥實謂宗枝迷我天機自窺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遏統
前軍乾數難還剝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即
訓皇家深弘朝紀檻車才至輿櫬已焚祝史祆於夷吾
壇場廷於井伯綢繆安樂造次訏謀爰珥豐貂允光金
蟬但八桂之土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昔

在衡皐深留夙愛仁恩可以懷猛獸威名可以懼啼兒
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膺國
屈啓筮而登家一恭寶祚闢定江沔三攺璇衡包羅湘
峽昔中宗屈申於處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方
通沙塞晉明紹運裁平姑孰方其盛業緯有光前踐祚
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
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敦其分地大耕水耨彌亘
原野賊盜皆偃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既
築外戶無扃脂脯豪家鍾鼎爲樂揚袪灑汗振雨流風
市有千金之租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羨等來朝絳闕

備啓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樊鄉寶鼎復述
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疏開黃素爰
登紫泥鑒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爲其銘曰赫赫
宗陳桓桓鼎臣千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門日
新嵩高惟岳甿甫生申去衡移廣遷征自鎮悠悠銅界
貌貌金鄰莫遠非督無思不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式
歌式舞仁哉至仁公自饗福於萬斯春　又晉陵太守
王厲德政碑曰若夫雎陵世傳以詳載德之華徐州先
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獻光啓中興郭芝表其深源
何寧勲其遠慶豈唯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秉姓之

朱衣楊宗之華轂又有佽飛遮列班弓夾門濯龍俯望緹騎盈道奕世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風神雅淡識量寬和既有崔琰之鬚眉非無鄭元之腰帶爛爛如髙巖下電騷騷若長松裏風勢利無擾於胸襟行藏不櫱於懷抱家門雍睦孝友爲風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脫貉救厄情靡矜吝釋馬窮途惟濟危殆至於綱羅圖籍脂粉藝文學侶揖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絶出爲仁武將軍晉陵太守五雞三晟勤恤有方問羊知馬鉤距兼設濟北移樹累政之所未治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

不留滯四民商販茲用殷阜銘曰康哉寶運美矣良臣冑自澧水源於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笥文爲世珍髙風遠矣曠代難倫鼎鉉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夭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旣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江總吳興郡廬陵王德政碑曰卓爾吾王天人可擬早成夙智謙懷虛己僶息流略翱翔文史三雍雅對九師名理好古如斯學兼之矣睢陽肇構碣石初開賜田待士牓道求材剖符彭國遠職琅臺去謠曙鼓留歌暮來　周王褒上庸公陸騰勒功碑曰在昔洞庭彭蠡三苗有遠寬

之君太室陽城九州無同姓之國是知周衞設險所務非山川河岳作固所寶惟休德至於三峽蹇産九折崢嶸髙峰尋雲深谷無景秦開漢閉雖阻荷戟之虞魏塞晉通然因東馬之利我大周開闢宇宙混同文軌御六氣於天樞頓八紘於地絡彭濮未恭邛笮不討外憑劒道之難內負銅梁之阨大將軍上庸公仗國威靈奉辭伐罪長戟萬隊巨艦千軸枝楯酋豪斯揄君長歴稔逋寇累代稽誅廓清江源蕩滌巴濮若夫荆門千里蜀置永安之宮巴水三迴吳阻夷陵之縣巫峽使君之灘瀹波洽沒陰平晳鄭之道棧徑咸紆路阻蠻陬途橫夷落

擅強專險輕法侮吏天子爰詔有公奉命天討星言載塗指日遄邁冊授公大將軍信州刺史韓信名拜軍中致設壇之禮衞青出征臨河聞後距之令夫鍾鼎大禮之器昭德必書金石不朽之質庸勳斯樹某等乃建碑於某地敢作頌云遐觀命氏眇求世祿龍圖紀河鴻漸于陸霸楚傳姓命吳啓族君子篤生降靈惟岳朝陽擢彩荆山曜璞巴庸自擅彭濮稱王南泊僰道西通夜郎內憑玉壘外阻銅梁介視荒服斗絶邊疆赫赫南仲堂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越逐賨氏車騎去病冠軍封山刊石鐫銘刻勳遠隔年代懸感風雲盛德必祀千載斯

文
【增】唐李軫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曰君諱孟犨字
公悅君之臨猗氏也萊田數十里上蔽荆榛下闢蝎函
逋逃夜聚豺狼曉嗥公曰穀不足者地有餘利食不足
者人有餘功長荆棘孰若樹禾稼聚豺狼孰若利貧窶
乃疏鑿湫川化草莽爲陂塘變磽确爲墳壤人民胥悅
工亦子來雖史起決漳鄭國開白亦何加也
【增】墓誌唐白居易虢州刺史崔公墓誌銘曰唐有通四
科達三教者曰崔公元亮授密州刺史密民之凍餒者
賑恤之疾疫者救療之尙體未殯者命藏葬之男女過
時者爲嬪娶之二月而政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

爲謠詠換歙州刺史其政如密先是歙州民畜牛馬而
生駒犢者官書其數吏緣爲姦公既下車盡焚其籍孳
息貿易一無所問先是歙民居山險而輸稅米者擔負
跋涉苦不支公許其計斛納緡賤入貴出官且獲利人
皆忘勞農人便之歸如流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
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史政如密歙加之以聚羨財
而代逋租則人不困謹茶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
塘以備旱歲則民不饑罷民賴之如依父母
【增】行狀唐杜牧浙江西道觀察使崔公鄲行狀曰三吳
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爲旱因下爲水者六歲矣於是科

民等第籍地沃瘠均其征賦一其徭役經費宴賞約事
裁節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
難已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奮
者多栖於吾土遂立延賓館苟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
閭里知民之疾苦期歲而吳民復振
【增】傳唐李華東川節度使盧公傳曰盧坦字保衡爲宣
州刺史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説節其價以救人坦曰
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
雖賤則無穀奈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來者相望
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價人賴以生當塗縣有

渚田久廢坦以爲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爲功於
是渚田盡闢籍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
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
【增】書事唐孫樵書何易于曰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
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
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
民乎命吏劃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
劃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
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
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

增 述 唐盧子駿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曰客有自濠梁來者余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廳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在城郭亦爲之有土木隳藥棺櫬雜然者有棺櫬分拆骸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鰥寡惸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旁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爲營葬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濠之人不藏其父子兄弟邪劉公敎生者以禮恤死者以仁因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

寬政一

增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 彙苑詳注曰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 後漢書曰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辟左右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將自以爲恩意遺之乎人

曰往遺之耳茂曰若是則汝爲敝人矣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邪亭長以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冊府元龜曰唐房元齡爲尚書左僕射既總百司明達吏治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 經濟類編曰唐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不事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 錦繡萬花谷曰宋璟爲政寬厚仁愛百姓號有脚陽春 資治通鑑曰元和十四年以張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弘靖宰相子張延賞子少有令聞河東宣武闕帥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鎮之弘靖承王鍔聚斂之餘韓弘嚴猛之後兩鎮喜其廉謹寬大故上下安之 冊府元龜曰後唐李嗣昭爲昭義節度使時大兵之後城中士庶餓死者半鄽里蕭然嗣昭綏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城完輯 續問奇類林曰杜祁公之帥并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枉法贓耳 又曰曹侍中彬知徐州有吏犯罪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彬曰吾聞此

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爲不利而惡之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寬政二

原 **閉閤** **吐茵** 韓延壽爲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訟者延壽曰是馮翊政敎不至乃閉閤不出遣吏作告辭中擇所訟田兄弟報過叩非謝罪誅改行丙吉爲相馭吏嘗醉嘔請斥之吉曰以醉飽不過吐丞相車茵耳

服民 **得衆** 子産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論語曰寬則得衆

濟猛 **制寬** 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寬而術制

師蕭曹 **學黃老** 蕭曹以寬厚清淨爲天下師汲黯字長孺爲東海守學黃老之言治官治民責大指不苛細致治淮陽

不按吏 **不殺盜** 丙吉爲丞相令三公府不按吏後漢書曹褒字叔通爲圉令他界盜入境吏捕得褒不殺之太守馬嚴奏褒軟弱免官

增 **放遣子女** **歸還**

奴婢 冊府元龜曰李大亮爲安州刺史會輔公祏反大亮以計擒公祏以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爲賤隸乎一皆放遣又曰李復貞元中爲容管招討使先時西原叛前任討反者獲其人皆沒爲奴婢配作坊重役復乃令訪其親屬悉歸還之

縣令減威 **諸將設誓** 電苑詳注曰咸方初貫歟實爲濟州長史勛向寬人心懷向濟瞿令揚德幹情燃烈杖殺人以立威歟寬以之曰政在恭人傷生過多翦能不足賢也傳幹爲減盛問奇類林曰曹武惠王圍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王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諸公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愈矣諸將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

不鞭寧越 **唯殺嘉運** 紓鞠納曰王承爲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冊府元龜曰王元軌爲定州刺史突厥之入寇也州人李嘉運與賊相連謀爲內應高祖令收按其實元軌以強寇在境人心不安唯殺嘉運餘無所及

俘九十 **捨擒四千** 冊府元龜曰程名振高祖武德初遣授永年令經略河北名振夜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鄴人感其仁又曰郭子儀天寶末爲朔方節度使討安祿山拔趙郡生擒四千人皆捨之

必斬當以卿應 **必責當以汝始** 北史曰韓麒麟拜齊州刺史在官寡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斬斷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唐書曰陸象先爲蒲州刺史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

黃霸獨用寬和 **萬福皆有惠愛** 經濟類編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黃霸猶用寬和爲名合璧事類曰張萬福淮九州皆有惠愛

寬政三

增 **不急斷** 孔子集語曰穆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哀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刑不上大夫 何休解公羊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也

破觚斲雕 史記酷吏傳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

中繩則止 鹽鐵論曰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

不多殺 前漢書酷吏傳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橫不其多殺駢史卿少綫誅罰思行詠術

原 **議曹醉呼** 龔遂字少卿爲渤海徵入議曹王生請從功曹以王生嗜酒不可從遂不忍逆適召引入王生醉呼曰明府天子若問何以理宜有濮遂從之上父口君安得長者之言而道之遂曰議曹王生教臣耳

掾吏爲友 潁川太守嚴詡以孝行爲官謂掾吏爲師友有過輒閉閤自責王莽徵詡詡曰吾哀親小人七以我柔弱徵必以剛猛代云云

罰蒲鞭 劉寬字文饒吏人有過以蒲鞭罰之以示辱也

遣長休 鍾離意字子阿爲堂邑令吏檀建者竊盜意遣長休其父令建進藥死

不鞫贓罪 後漢袁安字邵公爲河南尹政號嚴明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者皆感激自厲 增 吾以寬 蜀志先主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 不如小決 新序曰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

原 終日清諱 王衍字夷甫爲元城令終日清諱而縣務理 增 永念畫冠 文選王融策文云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永念畫冠緬追刑措

寬以容物物必歸 郭子注莊云譬之野獸蹵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 無取嚴刑 隋書酷吏傳曰御之良者不在于煩策政之善者無取乎嚴刑

寬政四

纘 詩 宋方岳簡徐宰詩曰雨外茅茨黃葉村老農相語

一燈昏山深未識新官姓但說無人夜打門

增 碑 唐孫逖東都留守韋虛心神道碑序曰皇帝二十四年鑾駕還長安之月有坐殊死在縲繫者時迫季冬將寘嚴法公爲之請曰赦徂之慶方喜來蘇好生之德宜加在宥上可其奏減許從流　杜黃裳東都留守顧公神道碑曰公諱少連字夷仲授登封主簿邑有暴虎公以爲天道可以誠感猛獸可以仁服乃堙塞陷穽移檄靈岳於是人安其居獸不爲害公尹京兆以爲設鉤距塗赭衣前人之所爲不足以爲四海式於是布和平尚簡易始務仁人之惠無取赫赫之名政弘大體去有餘慕

增 策 唐張說對策曰臣聞刑以助教德以閑邪先王慎於好生大易誡於緩死今陛下毋臨黔首子育蒼生孚佑下人克配上帝然有東南小侵荊蠻遠郊雖聖德泣辜尚用防風之戮天心罪己仍勞淮甸之師其有詿誤閭閻脅從井邑陛下愍孤嫠於海淮恤困窮於江漢捨從寬宥此陛下之恩也今策政刑之要臣聞政同水火刑譬陰陽須者三監亂常有司既糾之以猛於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明肆赦之渥恩安萬人之反側布深仁於羅鳥收至察於泉魚豈不大哉

吏久從政一

增 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後漢書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又曰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　蘇軾策曰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驟遷以奪其成效　羣書考索曰漢制邊吏三歲一更而其他官吏以至倉庫之微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夏侯嬰自高祖時爲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貢門歷三世不徙官此其在內然也有爲京兆五年 張敞

有爲刺史五年何武有爲郡守八年黃霸未嘗不久任也王
嘉謂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其二千石
長吏亦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此足以見漢之任吏
不輕易置也苟二千石治行課最則特璽書增秩賜金
亦未遽遷擢以重斯民去思之心又曰官守數易獘法
也而將相之數易監司郡守之數易其獘爲尤甚祖宗
朝趙中令之相凡十一年王文正之相凡十二年向文
簡之相亦十年皇祐用相遠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而
亟用亟罷何鄭已切議之良以道揆之任非百官有司
比任之則勿疑疑則勿任祖宗朝郭進之守西山凡二

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誨之守通遠凡
十四年其餘或九年或十年或十餘年蓋不可悉數夫
閫外之任古人所重委之也專任之也久則可以責其
成效擢之未幾而遷之隨至雖有頗牧何所用之祖宗
朝宋博轉運使河東凡十一年宋璫之知泰州凡六年
蔣元振之知白州凡七八年在蜀者或至三任宰桐廬
者或七年不遷而知滄州未半年而更三任授發運使
未數日而又還諫議則吳申力言之夫親民之職不可
屢易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令宰一
易則擾一縣送故迎新勞擾萬狀五日京兆奸者侮之

雖百龔黃何所容其技耶祖宗朝曰相曰將曰監司曰
守令無一不久其職者正謂是也不寧唯是張質之在
樞密五十年王貽永爲樞密十五年古之以司馬爲氏
不過是也陳恕之在三司十二年李士衡之任究計二
十年古之以倉庫爲氏不過是也趙師民楊安國之在
經筵或十餘年或二十七年所以養君德者多矣司馬
光劉溫叟之在臺諫或五年或十二年所以格君心者
久矣張師德九年在西掖章得象十二年在翰林所以
出納王命者當矣

吏久從政二

【原】吏安其任民習其化唐虞三載考績欲使吏安其任民服習其化而無苟且之政 因以爲氏漢爲吏長子孫因以爲氏庾氏倉氏是也 增秩賜金漢宣吏有政績者不卽移易就增秩賜金欲使人安其化故人皆勵精爲理百姓安富也 不欲易代黃霸爲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安全長吏不欲易代曰數易吏迎新送故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損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故益爲亂也注云吏因緣交代之際匿簿書盜財物也 增祿寬算後漢左雄奏鄕部親民之吏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祿秩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則送迎之役損時宦豎用權不省 【增】進其位班經濟類編曰晉元帝以諸葛恢爲會稽守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職數易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 久於其事晉書桓溫傳曰溫總督內外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省官職令久於其事 爲刺史二十餘年冊府元龜

曰陳逵揚爲揚州刺史二十餘年黎庶愛之後以老歸成都官吏交行之泣涕數百里方免爲河南尹四十年又云後唐張全義自唐末爲河南尹四十年瘡痍之民恩如父母時白書之于今思之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五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六

政術部五 禁令 憲令 典法 律化 簿書

禁令一

增尚書曰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左不攻於左女不恭命右不攻於右女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女 又曰王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罔有攸赦 戰國策曰顏蠋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 史記曰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如此勿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制曰可 韓子曰董閼於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閼於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爲不治 論衡曰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爐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彙苑詳注曰孝武時李曾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 問奇類林曰明皇嘗賜酺三日上

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冊府元龜曰權懷恩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出爲宋州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懷恩路由汴州見新橋中塗立木以禁車過者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爲　韓愈柳子厚墓銘曰元和中出爲刺史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　又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銘曰其在貝州其刺史不

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用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閧皆驚相告散去　宋史曰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禁令二

原　愼出　防踰　愼乃出令令出惟行不惟反　大爲防民僞踰之法言嚴令尚不能禁　后施　民悅　易后以施命告四方　禮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　滋彰　實過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呂子令實過　不再　無還　莊子事不再令　莊子無還令　禁非

發命　易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發命之不衰　斷牛祭　毀房祀　第五倫字伯魚爲會稽太守俗多淫祀人常以牛祭神有食牛不爲者病先爲牛鳴然後死倫斷禁　欒巴字叔元爲豫章守郡多山川鬼怪人破貲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悉毀房祀翦治姦巫遂絕百姓安之　雷在山　風偃草　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注云殷雷聲也山南曰陽雷以喻號令在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也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命以防欲　禁以齊衆　禮記貴注云命令也謹案用敕令以禁人之欲惡也　王制云敕禁以齊衆不赦過鄭注云赦以爲人將易犯也　結信止訟　懲肆去貪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　左傳云齊豹爲衞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外內　時禁　先後刑罰　周禮宮正云辨外內而時禁鄭注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　周

禮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去其奇衺　爲之律度　周禮宮正云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鄭注曰民宮中吏之家人淫放濫也怠解慢也奇衺譎觚非常也　左傳曰古之王者並建聖哲爲之律度與之法制　禁野橫行　禁山爲苑　周禮野廬氏曰禁野之橫行徑踰者鄭注曰皆爲防囿也橫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　周禮雍氏云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鄭注云爲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　武威殺子　羌胡自刺　後漢張奐爲武威太守俗二月五月生子及與父母同月者悉殺之奐嚴加賞罰重殺子之令風俗遂改　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　後漢鄧訓字平叔爲護羌校尉使醫治之愈者非一小大感悅　不令而行　罔有不臧　論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尚書以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苟臨人之有失

則雖令而不從革俗之要惟在敦實學傷風俗可禁不敦之

對　戒家嬉隋書將吏子弟優閑多在家嬉戲許州令高訪熙　禁游食唐書州刺史下令曰沉戲食并州刺史爲禁游

立碓井置斗斛北史後魏高祐爲兗州刺史令一家立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　并州刺史元暉曰冊府元龜

戒淫風助禮聘漢書黃霸傳州刺史趙賢爲幷冀州以娶妻多百爲淫奸之俗民鐵俗斗便之冊府元龜延女爲十五以上至十九五十至四十爲限各成婚以年聽之漢民以禮聘者令長吏助九十餘人奸淫陳云

斥淫祠斥淫祠

復社祭　農時差品　頒月樣

流民設禁　僑人歸本

許捕魚鱉　禁網鳥雀

班令他郡　刻誓鄉亭

條敎父老伍長　訓敕令尉掾史

禁令三

對　不掩弱不暴寡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使強不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相保而不失得也　春無奪農夏無奪功太公曰民有三寶知之者必春無奪農之功夏無奪蠶之業秋無奪收

巽以申命易曰重巽以申命上下俱順其命也　先甲先庚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禁越而去盜　禁僞而除詐

謹原蠶　禁物靡　奇服怪民不入宮　塞阱杜樓

發酒　謹酒

命夫過市罰一蓋　命婦過市罰一帷　夫人過市罰一幕

宅不毛者有里布　田不耕者出屋粟

不耕者祭無盛　不畜者祭無牲

畜不祭無牲注云牲羊豕屬也庶民不養者祭不得用也　不蠶者不帛又云凡庶民不蠶者不帛注云不帛不衣帛也　不績者不衰又云庶民不績者不衰注云不績者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勉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毛詩小毖其注云荓蜂摩曳也此戒羣臣以汝無敢掣曳我者為諸詐不可信若如是自求辛毒也　奮鐸以令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振鐸於朝禮明堂振鐸於朝天子之教也將發號令必會於木鐸以衆也周禮小宰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鄭注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圭璧金章不粥于市王制鄭注云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於善也　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王制鄭注云殺之非時不中食也　布帛精麤不中數不粥于市鄭注云凡以其不可用也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鄭注云物未成不利人也　表裘不入公門鄭注云表裘外衣也　振絺綌不入公門鄭注云振讀為袗袗單衣也葛之精曰絺麤曰綌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王制云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王制注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　不殺胎不殀夭王制不覆巢注云重傷未成物也殺胎懷任也夭少長也　謹關塞徑月令孟冬注云謹關梁塞徯徑梁橫橋也徯徑禽獸所道也　不與世子同名禮記鄭注云避僭效也其先之則不改也　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禮記注云嫌也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禮記注云振去塵也端正也皆不敬也　無君者不二采禮記鄭注服玄端也　士不衣狐白禮記注云避君也狐之白為少意也　知防禮　知禁民不知禁　讀邦法禮縣教象之法于象魏屬

民而讀邦法使能知令　讀時令月令　違令駕馬書　寫令君之寫令不言　不得以地與春秋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傳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不得以屬通春秋鄭伯使其弟來盟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　議事以制春秋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民不遷農不移春秋晏子對齊侯曰禮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左傳楚子問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不墮山不崇藪國語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　齋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傳夏會于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始禍者死左傳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又云韓宣子聘於楚楚子欲殺之薳啓彊曰可　越職即死韓非子曰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而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　無障谷公羊傳何休注曰無障谷專水利也又注曰川谷　無貯粟何休注曰有無當相通是時齊桓公　所存者命穀梁傳云存者命也為人臣之所以存命者君命也不得專　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法令由一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丞相綰等曰天下初定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　禁河伯娶婦西門豹為鄴令

（[illegible]）禁弓弩（公孫弘奏民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illegible]）條教初若煩碎（[illegible]）禁署吏以（[illegible]）富者（[illegible]）禁漁採（[illegible]）珠禁（[illegible]）火禁（[illegible]）王吉斬不舉子（[illegible]）禁山 公娶姬（[illegible]）鄭渾罪不舉子（[illegible]）國禁 官禁 增 赦後出令（[illegible]）

（[illegible]）謂予不信明如皦日（[illegible]）不得階緣免役（[illegible]）丁寧款密（[illegible]）所下條教甚有義理（[illegible]）儉限令用錢（[illegible]）杜民戶（[illegible]）勤客船（[illegible]）

增 制唐蘇頲禁斷錦繡珠玉制曰朕聞名公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叔代還訛僻王驕縱惟崇玉杯象箸不勝捐金抵璧朕在幼沖每期質樸手未曾持珠玉目未曾覩錦繡自嗣奉休圖勉康政道嘗想漢文衣綈之德晉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棄末朕甚懼之今王侯勳戚下洎廝養雕文刻鏤衣紈履絲習俗相誇殊塗競爽有妨於政無補於時豈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饑寒者今四方晏如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於珠玉珍於錦繡懇田疇而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

歟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後切令禁斷

增 勅唐蘇頲禁斷女樂勅曰自有隋頹靡庶政雕弊徵聲徧於鄭衛衒色矜於燕趙廣場角抵長袖從風聚而觀之浸以為俗朕方大變澆訛用清淄蠹眷茲女樂事切驕淫傷風敗政莫斯為甚自今以後不得更然 又禁斷大酺廣費勅曰禮存寧儉書戒無益約費畜財為國之本至如賜酺合宴正欲與人同歡廣為聚斂固非取樂之意況目徇於著是不誠也心勞於僞是不經也自今已後兩京及天下大酺所作山車旱船結彩樓閣寶車等無用之物並宜禁斷 又禁斷妖訛等勅曰釋

氏汲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詭怪豈涅槃之信士彼有白衣長髮假託彌勒下生廣集徒侶妄說災祥或別作小經詐云佛說或輒畜弟子號爲和尚眩惑閭閻蠹政爲甚刺史縣令職在親人自今以後宜嚴加捉搦

增碑元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曰楚材字晉卿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而彼州此郡動輒兵興相攻公首以爲言皆禁絕之

增判唐姚齊梧對懸政象法判曰獻歲布德羣物俱新

懸法施令衆官畢舉是適往躅無昧彝憲惟甲位當司馬職在平人載舉舊章不忘所守因天地之始和擇官司之令典懸之象魏表一人之有法徇以木鐸俾萬方之知禁將使國風所遠丕冒海隅王化所流率先京邑奚金吾之妄糾在古典而斯昧

增策唐白居易對號令策曰王者發號施令出於一人加于百辟被于萬姓漸于四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故聖王愼之然則令旣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不一者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蓋謹于始慢于終張于近弛于遠急于賤寬于貴行于疎廢于親則不一也　又對典章禁令策曰臣聞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昔宓賤行化德及泉魚非嚴行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恭爲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已又聞周公之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敎令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爲遲矣

增序元虞集禁令篇序曰戒之使避曰禁示之使從曰令一禁一令各專一事故上自朝廷下逮倡優走賤莫不備列使人知所避獨而遠於罪

典法一

原周舊　魯初 傳撰周之舊禮夫魯有初　駁害　起姦 法制以駁典害法有起姦　無更　能用 莊子典未無更左傳有周典矣　藏盟府　施邦國 載在盟府可覆視也周禮太宰乃施 典於邦國施於都鄙施於官府　儀文王　擇楚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　率由舊章　謹爾侯度

增舉舊章　求令典 孔帖云張由江籠也聖 禮頌決發情懷蕩擬勝 識而闕典咸備舊章悉舉又曰李翰也田熔 序聖上旰食宵興未吉今令典司以清斯民者　明練典故　增損儀矩 孔帖曰李吉甫爲太常博士年尚少 明練典故又曰爲郎幾慶帝患典制 不倫謂除慶淹該前載乃詔爲詳定餘 變引韓愈等爲副增損儀矩號稱詳綜

典法二

[原]慎五典書慎徽五典五典、屏棄典刑時 非詭於咸惟詭於富 尚有典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大夫相序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 制事典趙宣子言爲政也 三辟之興叔向與子產書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注三代之法不起盛時 司典之後籍談 天下公共張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法爲理具 [增]規制遂定孔帖云韋述先是詔修六典徐堅構意歲餘歎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末有所適及蕭嵩引述諮定述始象周六官官領其屬事歸于職規制遂定 編於令柳宗元駁復讐議云編之於令永爲國典

簿書一

[原]周禮曰司書掌九式九正九事以周知入出百物敘其財受其幣九事謂九式均考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爲簿書 又曰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要謂簿書 文獻通考曰漢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郡官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 孔帖曰蘇瓌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月止 又曰張嘉貞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 資治通鑑曰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會要曰貞元十二年賀蘭正元進用人權衡十卷舉選衡鏡三卷 玉海曰開寶六年七月命參政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參詳長定循資格取悠久可用之文爲長定格三卷總二百八十七事書成上之頒爲永式自是銓選益有倫矣 又曰至道元年詔重造二稅版籍頒其式於天下

又曰景德四年權三司使丁謂言戶部狀景德三年戶口數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戶二百萬二千二百一十四口賦入之數計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九切以版圖之設生齒必登所以一其租庸辨其衆寡前朝丁黃之數悉載緣細國家幅幀萬里阜成兆民唯國用之鈌書由有司之曠職臣今以籍具上史館望歲較其數以聞從之 又曰上名三司孔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盡言其利病願得條對許之送中書令宰相假以顏色令剖析寇準曰先有司之義也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十一事

中書參校其四十四事可行遂著於籍　錦繡萬花谷
曰丁謂撰景德會計錄後蘇轍亦倣其法爲皇祐會計
錄紹興五年通臣亦有是議名曰紹興會計錄　文獻
通考曰高宗建炎三年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
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

簿書二

〔原〕月要　歲會 周禮小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注云每月之小計也又云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使齎歲盡文書來至令上計也 具文 贊治 漢宣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吏掌官書以贊治贊治今起草文書也失財辟名辟名者以官刑注以辟名詐作書與實不相應也

司書　案牘 簿書主財用　掌官契　著辭案 周禮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注人主財用簿書也後漢周紆爲齊相任刑法善爲辭案爲州內所則也 計簿書

送解式 黃霸爲馮翊二百石卒史領郡錢穀計簿書以廉正見稱公式令諸州使人送解至京二十條已上一日付了四十條已上三日了一百條已上四日了二百條已上五日了 延年文致

呂範關白 嚴延年治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反音幡到至密也言文案至密也吳志初孫策使呂範典主財物孫權私求必關白不敢私許當時見望權守陽羨長有私用策或料覈功曹周谷谷爲傳著文簿使無所譴問權悅之及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簿領・符牒

〔增〕沉埋　煩碎 孔帖曰韋蘇州高陵及煩沉埋案牘間書情詩閑卷不又曰溫彥博爲吏部法擇士規官術不能厭案訟牒滿前時遺其煩碎 兵數　役法 宋史曰歐陽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玉海曰慶元二年吏書許及之言法令便民者莫切于役法請以新舊法刪修成一書赴尚書省審訂然後鏤寫進呈六年上之凡一百八十九卷

九品　七司 玉海曰天監中徐勉爲尚書定百官九品爲十八班　文獻通考曰淳熙元年吏部尚書蔡洸以考官奏薦磨勘差注等條法分門編類冠以吏部條法總類爲名十一月參知政事龔茂良進吏部七司敕令格式申明三百卷詔頒行焉

擁膝　據案 魏氏春秋高柔爲判案令史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寐太祖見而哀之徐解衣裘覆之而去自是辟爲孔帖曰呂諲尋舒翰官度河西未度支判官勤總吏職諸條式出遣譴猶領然據案鉤視簿最

自昏　爲樂 劉楨詩曰職事煩牘委文墨紛消散沈迷簿領間回回自昏亂孔帖曰王播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播反用爲樂

絕寵簿　摘僞牒 孔帖曰王徽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爲殿最歲久易漫吏緣因爲姦徽始用墨又曰盧從愿爲吏部精力予官隱牒詭功籍紛無所遺 祿秩書

人材簿 玉海曰紹興六年右相張浚上重修祿秩新書共五十八卷又曰三十二年上請大臣曰朕有一人材簿每臨朝臣下有薦揚人材者退朝則記姓名於簿遇有選用按而尋之無不適當

裴遵慶強斂　苗晉卿練達 孔帖曰裴遵慶性強敏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又曰苗晉卿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 始由踐祚三百餘事之詔

書上踵中興別二十五章之役要 玉海

簿書三

〔原〕不視文書 後漢向栩字甫興爲趙相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 對簿 謂獄訟文簿也

不改 謂上計文書不改也 舉書　多張文簿 計簿也 校簿 諸葛亮常自校簿楊顒直入諫曰爲理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云云亮謝之

〔增〕夜省文書 吳志云權胄爲太常白日接賓客夜間省文書 牒訴倥傯 孔稚圭北山移文云敲扑喧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

不署檔牒 孔帖曰裴王煜借號迫辜臣作擇牒考功員外郎王徽托手弱辛不肯署

簡牘盈前 韋應物詩云束帶理官府簡牘盈目前 詔獎丁謂 玉海云丁謂上

景德會計錄詔授之以其書付秘閣凡六卷一戶賦二郡縣三課入四歲用五祿食六雜記 簿書塡委 蘇軾詩云簿書塡委以克堂 造貢籍成 玉海云乾道八年禮部尚書胡沂郎官蕭國良造貢籍成上之

簿書四

增 判 唐宋全節對造帳籍判曰國之彝倫資於版籍儻或廢闕是長姦回頃者寰海徵兵編戶失業枌榆暫別蓬鑠無歸聖朝提象握符再造區夏矜百姓之流蕩廢三年之典故且量地出稅據丁授田法在畫一事宜經久永言州府恤此疲人曾無革獘之規徒徇隨時之義昔漢朝倉卒猶或先收今歷代升平寧容後造租賦所繫不可憑虛豪右主藏須從撫實欲施小惠亂我大猷人有憚於暫勞國遂忘於固本州司所見頓昧通途爰叩兩端敢申獨見

要會一

增 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更名其山曰會稽 周禮曰太宰歲終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 又曰小宰六敘五曰以敘受其會 又曰八成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月終受羣吏之要 又曰職歲掌賦出以待會計而考之 注助司會鈎考掾吏之計 又曰內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 又曰縣正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又曰巾車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又曰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 注以土計貢稅之法 又曰鄉師大役師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注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 又曰小司徒稽國中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注大比謂簡閱民數及財物也要謂其簿 又曰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 左傳曰我朝于周發幣于公卿 注如今計獻諸公府卿寺 玉海曰衞宏漢舊儀朝會上計律常以正月旦受羣臣朝賀天下郡國奉計最貢獻 又曰元狩二年上谷太守郝賢坐計謾免 又曰司馬談為太史公 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師古曰計簿欺謾 又曰黃龍元年詔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案之 後漢書曰大鴻臚郡國上計屬為郡國常以春行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又曰大司農郡國四時上月旦 桓譚新論曰漢百姓賦斂一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於都內為禁錢 北史蘇綽傳曰牧守令長非通六典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玉海曰柳冕疏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

尚書省　唐書曰天寶元年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縣一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部進計帳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　玉海曰元和間中書奏三司錢物至年終各具所入所用數分為兩狀以二月聞奏　又曰崔伯易曰以皇祐之書較景德之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　又曰祥符三年召近臣觀書于龍圖閣閱元和國計圖三司使丁謂進曰唐朝用江淮歲運米四十萬今江淮歲運米五百餘萬即今府庫充實倉庾盈衍上曰民康俗阜誠賴天地宗廟降

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臣宣力也　又曰祥符會計錄九年林特上凡三十卷詔奬之仍付祕閣特前為三司使奉詔纂大中祥符八年天下戶口財賦凡戶八百四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口一千八百八十萬一千九百三十計入兩稅錢帛糧斛二千二百七十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緜絲鞵草二千二百八十三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茶鹽酒稅榷利錢帛金銀三千八百萬二千　又曰慶曆元年詔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帝時及天聖初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增損之數以聞　又曰張方平曰慶曆五年諸路監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增三數倍以上　又曰治平四年三司使韓絳上治平會計錄六卷詔奬諭內外歲入一億一千餘萬出一億一千餘萬　又曰熙寧七年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臣韓絳提舉先是絳奏三司總天下財賦其出入之數並無總要考較盈虛之法欲選官置司以戶口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歲校增虧以能否為黜陟故有是命　又曰元祐三年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等言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所收錢穀金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欲取費用詳加裁節多不傷財少不害事詔浮費並用裁

省　又曰靖國元年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言已往之費不可追未然之費所宜會

要會二

【原】辟名　經費謂文簿不實也經常也　聽出入　考財用周禮小宰以八成經邦治八曰聽出入以要會要會計最簿書也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財用物必考于司會歲終會計事　羣吏正成　三公受計小宰宰夫之職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漢書　張蒼遷計相嚴助願奉三年計最最凡要也張蒼遷爲計相主計簿籍也蕭何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也　稽以簿書　辨其名物　【增】稍食行事周禮曰宮正月終會稍食歲終會行事　掌皮　典枲玉海曰周禮大外府司枲庖

人掌皮典絲典枲歲終則會

歲杪　月稽　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管子曰歲一言者君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

比要、簡稽　周禮曰小司徒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要謂其簿下詳第一條

晏子　王稽　說苑曰晏子治東阿三年明上計　玉海曰昭王拜王稽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會入出　計中否　周禮曰大府歲終則會其入出　又曰占人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考治成　會政事　上詳第一條周禮曰鄉大夫歲終令六鄉之吏會政致事

較出入　會盈虧　玉海曰皇祐二年命學士承旨王堯臣都知王守忠右司諫陳升之與三司較天下財賦出入之數以聞又曰嘉祐三年詔三司歲上天下歲賦之數自今三歲會其盈虧以聞

願復置、宜復修　玉海曰嘉祐六年諫官司馬光言民既困窮倉廩府庫又虛為今之策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省浮冗而省用之願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領之下詳第一條

能欺上府　稱太守

玉海曰貢禹言武帝時郡國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　後漢書曰建武十四年越嶲人任貴自稱太守遣使奉計

趙壹獨揖　裴諝不對　後漢書曰趙壹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逢延置上坐問西方事　玉海曰裴諝拜河東鹽鐵使入計問榷酤利歲出納幾何諝不對

詔獎丁謂　上嘉田況　王海曰景德四年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詔獎之以其書付祕閣又曰皇祐二年田況為三司使以今財賦所入多于景德其歲所出又多于所入因撰皇祐會計錄參依丁謂所述集成六卷其出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錄為準上嘉之

互相關鍵　總為揭貼　陸贄奏議曰唐制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禀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　玉海曰乾道四年度支郎趙不敵言今一歲內外支用之數大槩五千五百萬緡有奇賦入分隸于戶部之五司支用悉總度支臣置為都籍會計之案名與為揭貼請付本曹自茲歲一易之

元封至泰山

太初祠后土　漢書曰武帝元封五年至泰山祠高祖明堂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又曰太初元年祠后土還受計于甘泉注受郡國所上計簿

崔仁師口陳　王彥威

面奏　唐書曰崔仁師遷度支郎中口陳移用貲數千萬詔杜正倫持簿使對唱無一謬太宗奇之又曰王彥威開成初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常見文宗面奏曰百口家知有歲計軍用一切可不謹邪臣自典計司按見管錢穀文簿皆量入為出軍國所用贍色占費終歲無毫釐差因上占額圖

出納奇贏拔

籍可見　盈虛登耗指掌可分　玉海曰大觀中所具書臣任諒著河北根本錄凡戶口升降官吏增損與一歲出納奇贏之數皆拔籍可見又曰宣和七年兩浙運副程昌寓奏漕司以計度經費為藏臣分別科目使盈虛登耗之數可指諸掌請詔臣編纂宣和兩浙會計總錄頒之郡縣從之

要會三

【[illegible]】會稽　史記云禹會諸侯江南計功命曰會稽會稽會計也

【[illegible]】考成　周禮以參互考日成

受會　周禮官職以會邦治宰正受其治受其會會大計也

受質　受歲之成

會計　周禮司會其會計　會財也會算

致事　上其計簿上于其君

稽事　稽校簿書

聽其會計　周禮云天官司會掌典法則其會計書契版圖之貳以聽其會計

賛會　又曰以式法賛會事

日入月入　又云小宰正歲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賛之歲終則會

唯王　玉海云天官言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服膳王者之十一與皮事不會后世子

不會　之隨會王及后之歲終酒膳王之裘與皮事不會

歲終會政　又云大夫鄉州師長黨正族師遂

會計其政　又云小會計其人政歲終則會其出入

納其餘　周禮云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命其屬　又云小司寇命其屬入會

盟書　又云大司寇盟書司盟

典路　又云典路注云漢朝上計

歲會統月要月要統日成　玉海云易氏曰天官冢宰之長書其計律陳於庭屬車也

受歲會而無月要之文小宰受月要而無日成之文宰夫天官之屬也旬終正日成月終正歲終

而無參互之文三官各來其一而司會乃考其全會之欲其詳也歲會以紀月要月要以紀日成 總綱舉目 又云尊者總其綱卑者舉其目 增 質成 諸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冢宰受其成 質質于百官百官各以其成質于三官三官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然後成歲以事制國用注成計會要也首平 也乎其計也歲事歲計也計一歲之用 增 收攟 魯語云收攟而烝納要也注因祭祀以納五穀之費 詳前 增 不從中覆 漢書八李牧軍市之租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 不以時舉 集課錄 急就篇云穎川臨淮集課錄注諸郡各上其計總會京師考其名錄 計文不改 玉海云石慶元封四年上報曰問者河水滔陸唯吏多私征求無已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令流民愈多計文不改 計帳戶籍 唐六典云一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縣成于州州成于省戶部總而領焉 度支掌 唐書志云度支掌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支調之 三月四時 又云比部京師倉庫三月一比司諸使京都四時會于尚書省比諸 錢帛芻糧 玉海云慶曆會計錄二卷慶曆三年三司具在京出納及十九路錢帛芻糧之數 官吏與兵及天下賦入 又云至和元年知諫院范鎮言願詔大臣考求祖宗朝建天聖中官吏與兵及天下賦入之數而斟酌裁節之焉 鉤考中外帳籍 又云元豐官制行以其事歸比部參掌鉤考中外帳籍之事 五者既具 蘇轍元祐會計錄敘云會之實取元豐之八年其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若內藏右曹之積天下封椿之實非昔三司所領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 須俟復後 玉海云淳熙六年臣僚請罷會計錄上曰向者欲為此錄緣取民太重色目太多若遽蠲則妨經費須他日俟復之後乃可盡除之

德化一

增 史記曰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左傳曰子產相鄭一年輿人誦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誦曰吾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經濟類編曰倪寬為左內史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 韓愈集序曰扶風馬公總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疲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 續問奇類林曰明道先生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常從明道假其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

德化二

原 先訓 魏霸字喬卿為鉅鹿掾吏有過先訓之不改乃罷之或稱他吏之長以激之皆慚然息訟 自責 韓延壽接待下吏約誓明著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皆慙悔 知足 用情

司徒掌十二教教民以度教節則人知足以俗教安則民不偷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格心　**提耳**　書格其非心　劉矩字叔方爲雍丘令以禮讓化人有爭訟者輒提耳告之以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

和解　**諦思**　吳祐爲膠東相有訟者身到閭里和解之民化其德自後爭訟省息　杜畿字伯侯爲河東守有訟者爲陳大義令歸諦思之自後少有訟者

草偃　詩序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論語草上之風必偃

不變　**胥效**　書民用丕變　詩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管訟主　**疑訟上**　曰叔爲魯相初到民訟主取財物叔答之曰主非爾主邪主簡之大弊而還財也劉備字負長爲丹陽尹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使數曰居下訟上納道也上雖不君下不可失禮寢而不問

陳和睦　**譬禍福**　潁川多豪强難治趙廣漢患其俗朋黨乃搆會吏人令相告訐由是爲俗人多讎怨及韓延壽爲潁川欲改更之示以禮讓乃召郡中長老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設酒對訟以揖俗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以爲便可施行

仇覽一名香字季智爲蒲亭長民陳元母告元不孝覽驚曰我近過舍廬整頓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母守寡養孤何肆意一朝欲致此子于不義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卒成孝子

數五教　**設四誡**　書敬敷五教在寬　秦彭伯爲山陽守以禮教人爲設四誡以定交親長幼之禮導敎化者擢爲鄉三老也

仰如日月　**潤同江海**　荀氏傳云蘊爲循吏令爲政有德屬集其境　王隱晉書應詹爲南平守郡人服之云

蒲鞭相恥　**草杖示刑**　漢書劉寬爲南陽守愛民如子陳思王賦

願借寇君　**乞留董和**　東觀漢紀寇恂爲潁川守賊不入境車駕南征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蜀志董和爲成都令縣界豪强憚和嚴法說劉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者數千人

子皐爲縲　**唐尊赭衣**　成人有兄死不爲縲子皐爲宰乃爲縲　王莽太傅唐尊出見男女不異路下車以縲汚其衣莽悅封平化侯

庫車懸高　**僞物皆棄**　史孫叔敖爲相王以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閭里使高梱乘車皆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數歲民悉高其車此不教而化潁川人患延壽化之賣偶車馬下里偶物者皆棄之市道

化民成俗　**敬教勸學**　化民成俗其必由學　衛文公

閑閤思過　**省俸助婚**　韓延壽爲馮翊令有昆弟訟田延壽曰是敎化不行遂閉閤思過訟田者髡鉗謝罪以田相移詳任延爲九眞太守

學者比鄒魯　**諸生執俎豆**　文翁化蜀教人讀書學者比於鄒魯　韓延壽爲潁川人家嫁娶喪祭禮使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人行禮

導以德齊以禮　**性相近習相遠**　論語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言人同稟五常之性遷含相近但所習異術積而相去遠也

鬻羔豚不飾賈　**銷金石**　**不累日**　史孔子與聞國政三月鬻羔豚者不飾賈路不拾遺　公孫弘曰虎豹馬牛禽獸不可制也及教訓服習之至可牽持篤須讐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月銷金石者不累日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明年而受臣弘尚寬遲之也

風俗和平囹圄空虛　**吏民富實獄訟止息**　措序云子產相鄭七年而教宣以風行國無刑人　漢書龔遂爲渤海率以給勸民務農

【增】**袞衣儒服**　孔叢子曰孔子相魯魯人謗誦曰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行民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冊府元龜曰于邵爲巴州刺史時歲儉夷獠相聚山澤爲盜數千百人來圍州州部違使說撫示以善惡山盜遊部出乃以儒服出城致之不疑因皆降之

示無疑阻　**明其教令**　冊府元龜曰唐田留安武德中爲魏州總管劉黑闥之亂也山東豪猾多殺長吏以應服凡諸守將以腹心自衛多所猜防安獨推結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事委無間疎遠皆至臥內由是人情遂固　又曰令狐楚穆宗時爲宣武軍節度使先是汴卒驕悍累逐主帥韓弘以重法繩之莫革其注楚以仁惠明其教令人遂從化

何必刑法　**無不感泣**　事苑詳注曰陸象先爲劍南按察使爲政尚仁恕司馬韋抱貞諫曰民愛且無畏安答曰政在治之而已

何必刑法以樹威乎　冊府元龜曰裴度為彰義節度招撫等使既平淮揚以蔡卒為牙兵或以為反側之子其心未安度笑而答曰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

先驅以歸　中道而逃　冊府元龜曰令狐楚為河陽三城節度時烏重胤移鎮滄景以河陽鎮卒三千為紀綱之僕士卒不願去屯于境上楚聞之即疾驅赴鎮潰卒已次城北將大寇掠楚單車出迎諭以逆順兵士遂弛弓解甲用之先驅以歸　又曰陽城德宗時為道州刺史以家人法為理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觀察使數誚讓遣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以行中道而逃

野無遺寇　人不帶劍　益部耆舊傳曰張霸為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誦授一郡慕化野無遺寇時人語曰城中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冊府元龜曰晉馮暉為靈州節度使清河土橋之間皆氐羌俗剽掠行旅暉加以恩惠質以義信自是人不帶劍道不拾遺

縱之見母　悉令歸家　冊府元龜曰呂元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獄囚囚曰某有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及期無後況書承至者　又曰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當其罪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

不取小魚　果格猛獸　子曰宓子治亶父巫馬期易容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而釋之何也漁者曰宓子不欲人取小魚也　冊府元龜曰唐元德秀為魯山令部人為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猛獸為暴盜自陳願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被械出之望日果格猛獸而還

始相慈愛　咸自款服　經濟類編曰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辛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因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　又曰後為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訟事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有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

德化三

原

觀民設教　德博化光　並易　**化馳如神　既見君子　德音孔膠　雨雪瀌瀌　見晛曰消**　並毛詩　**飛鴞好音**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注鴞改音喻惡人從化　**汝墳遵化**　詩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于汝墳之國　**違命從好**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注言人不從上命從上所好也

爾惟風下民惟草　書　**政由俗革　道有升降**　書

入其國其教可知　禮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論語

以寬服民　左傳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養之以仁　敬之以禮**　新序子夏云子產相鄭教民云云　**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　史記云子產相鄭一年豎子云云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收術鄲　**小人不為非**　新序子產云　**市不預賈**　子產

道不拾遺　韓子子產相鄭五年云云　**及於寬政**　春秋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云云　**旋道教民上下和洽**　史記孫叔敖　**惠在愛民**　家語子游問　**鄴有聖令為史公**　呂氏春秋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溝生稻粱也　**子產治單父民不忍欺**　史記　**風俗移人**　漢刑法志　**民有訟者移病思過**　漢書韓延壽為東郡三年　**延壽守東郡民不忍欺**　漢書韓延壽　**吏民向化**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罪無重囚**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治獄八年　**田者讓畔**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遺錦詰吏**　益部耆舊傳　**因其迹**　黃霸代韓延壽為潁川因其迹而大理　**天下無冤民**　漢書于定國為廷尉　**戍卒願留一年以贖太守罪**　漢書魏相為河南太守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

衛卒請留一年以報寬饒德漢書蓋寬饒傳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

不言而治漢書原涉爲谷口令不言而治

德者化所由興說苑云治國有二機刑德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强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

王政化之爲貴又說苑評論政

撫以恩信後漢祭肜爲遼東守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

口無惡言漢書卓茂遷密令

伏其化卓茂字子康爲密令人遺吏米肉而訟之茂曰遺之物情也不書讓耳人服其化

爲政寬恕後漢魏霸守鉅鹿以隱虞寬恕爲政

仁化後漢劉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

遣徒歛親果還入獄訴所答後漢鍾離意傳意爲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

遣徒歸家應期而還陳留耆舊傳虞延爲細陽令每一年伏臘輒遣徒歸家

小人知恥蔡邕胡伯始碑文云

狗吠不驚華嶠後漢書岑熙爲東郡太守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後漢岑熙爲東郡守民歌云云

生男字吳後漢吳祐爲膠東相安丘男子毋丘長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以械自繫祐知長未有子即將安丘遣長妻使同宿遂懷孕至冬盡行刑罄指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生男名駱會稽典錄駱駿

以江爲字江祐爲守民感其德生子以江爲字

吏有相訴閉閤自責吳祐

休囚於家陳留風俗傳云業黠爲小黃令

放囚歸家臨淄令放四如期而至

政唯仁簡後漢吳祐傳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

一郡慕化益部耆舊傳云張霸爲會稽守

老少攀車東觀漢記第五倫爲會稽守東代到百姓攀車以留之

吏民攀轅華陽國志嚴遵爲揚州牧遷去吏民塞路攀轅

老弱號哭後漢侯霸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徵霸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

五夷號哭續漢書种暠遷漢陽守吏民五夷男女號哭

百姓揮涕陳留風俗傳

王侯泣涕後漢班超傳超被徵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刎超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腳不得行

篤義多恩典略云趙喜爲平原守百姓爲作歌

賴遇賢令彭子陽謝承後漢書海賊欲向郡太守請彭脩守吳令

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東觀漢記張堪爲漁陽太守歛穫作民歌云云

百姓歌來暮東觀漢記廉范爲蜀郡守

巷路歌來晚後漢政術河賈琮傳曰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故吏民怨叛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男名賈男女名賈女謝承後漢書賈彪補新安長養子數千

亭長請罪魯恭字仲康爲中牟令亭長借牛不還人訟之恭令還再三不從恭欲解印吏人泣亭長請罪

兄弟感悔許荊爲桂陽守行春到耒陽民有蔣均兄弟爭財荊乃對之歎曰數化不行罪在太守乃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兄弟感悔求受罪

姦吏復職高柔字文惠爲管城長姦吏聞名引去名令復職

恩化魏志劉馥爲揚州刺史空城建立恩化大行

遺粟繫樹魏志桓階爲趙郡太守

民服德化宿惡姦逆吳錄王晞曲阿人爲武城長

以孟爲字吳志孟宗爲豫章守民感其德是時生子故名云

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吳錄云王晞字

世客為武城長人歌云云 政清民和 晉中興書諸葛恢為會稽守二年政清民和 生為立祠 晉書荀勗為安陽令 百姓愛之 又云鄭袤廣平守 市無二賈 王隱晉書甘卓為相州刺史 以仁為首以惠為先 劉梁碑云君遷桂陽太守班序以正云云 【增】南土美之 晉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南土美之歌曰後世無叛由杜公 海沂之康 又曰王祥為徐州刺史政化大行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 耆老中坐流涕 又曰祖逖為豫州刺史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 破銅券與盟 又曰應詹為南平太守武陵溪蠻並反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 哺乳我 宋書始興王濬為安西將軍還朝民歌曰何時復來哺乳我 前兄後弟 又曰夏侯夔為豫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頌曰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大鄭小鄭 北史北齊鄭道昭為光州刺史子述祖又為之人歌大鄭公小鄭公五十載風敎同 業得百姓清德

頌 又曰張晏之行北徐州事御史下蔡州郡至北徐惟公得百姓所歌清德頌數篇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 曲堤羣盜屏跡 又曰宋世良為清河太守之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居之羣盜多萃於此舊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至盜奔他境謡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 易田改鞭 又曰後周崔謙為淯北太守公田多沃壤謙易之以給民又改鞭用熟皮示恥而已人頌崔府君恩化古者所無 罷漁獵卻丁庸 又裴俠為河北郡舊有漁獵夫三千俠曰以口腹役人所不為也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役使亦不收其庸人歌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 于公之後有于次武 又于仲文字次武仕周為安固太守先是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坐事下獄無敢繩者次武至郡窮治獄遂竟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畏強禦有次武 清鄉安定 隋書樊叔略累封清鄉安定公開皇中為相州刺史民頌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不殺非時草 唐書顏游秦為廉州刺史時劉黑闥初平人多強暴游秦至郡敦讓

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 米粟賤追李峴 又李峴為京兆尹楊國忠惡其不附己以雨災出為長沙郡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謠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

德化四

【增】【碑】唐韓愈柳州羅池廟碑曰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里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

孝

【增】墓誌 明梁潛泰和州知州顧侯先遠墓誌銘曰擢知龍陽州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稚至號泣於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即吳侯也吳侯以民好訟告於侯侯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雨集侯乃自為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

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
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
爲疏理非誠負冤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
訟吏亦畏侯精敏無敢舞文以病民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六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七

政術部六 德感 公正

德感一

縣獨不雹 鄉獨無災 東觀漢記韓棱爲下邳令 會稽鄭弘爲騶縣令

化及鳥獸 山無豺狼 後漢魯恭爲中牟令螟不犯境 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

記王業爲荊州刺史 荊州三虎 日南雙鷹 荊州白虎三頭 子曰王業

交州記日南有雙鷹 太守 兔棲牀下 鳩巢屋上 漢書儒爲東

郡守孫老雉兔棲牀 白水令 爲益部耆舊 鶯鳥至學宮 鳳凰集境

東觀漢記王阜爲重泉令 內史民向化 荀黃祥使化

渡江 東觀漢記建武十六年 四方牛大疫 臨淮獨不 牛入界逃疾 虎出境 東部人多牽牛入界 後漢宋均爲九江太守

籍乘馬 管泥龍 林甫府元龜曰周徐台符晉末爲翰 學士韓舟之臨中原也宣爲南 衆馬好嘶鳴及霧宿草中鄰騎連羣以 其左右而符所乘馬獨口然行至漢地即嘶鳴如故人

爲積善之所感也又曰周李元龜爲青州 海縣令泥龍求雨無應又管龍者之卽日雨足 北 獲甘

澤 生穭穀 冊府元龜曰田仁會永徽初爲郢州刺史 時元旱自暴所禱竟獲甘雨百姓歌之曰

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 又曰馬燧爲懷 州刺史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稼旋乃務修教化 其秋疫暴中骨生穗穀大熟 苛 日青暈 月赤明 太平御覽曰 政太平則日

其中所書曰政太平則 則月多瑨毁 其日青暈 又曰政平則 亦明 鱷魚盡徙

唐書曰韓愈遷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 西湫有鱷魚食民畜產將盡愈以鱷魚爲患化其長史數文令判 蝗蟲不食

官秦濟以一豚一羊投湫水祝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 中湫水盡涸徙於湫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冊府

元龜曰李紳爲汴州節度使蝗蟲之 入界不已食田苗紳上文宗嘉賜詔書褒之 放蛇歸牀 飛蝗

避境 齊書曰虞愿爲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爲藥有餉者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還歸林下復送十里經宿還復故處愿更送遠明乃復歸 冊府元龜曰晉趙廣爲壽張令高祖天福四年詔廣壽滿之後量留一年以飛蝗避境故也

竟免爲害 必當無患 冊府元龜曰歸崇敬大曆中充冊立新羅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舟人請以小艇避禍崇敬曰舟中人數百我何獨濟逡巡波濤息竟免爲害 又曰段希晃初仕晉使於吳越及泛海風濤暴起檝師相顧失色希晃謂左右曰吾平生履行不欺暗室天鑒豈無汝等但以我爲求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

鹿夾轂行 虎低頭伏 漢書曰鄭弘勸行德化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賀曰聞三公車轓畫象鹿明府其爲相乎 [illegible]曰量減爲不其令民皆爲虎所害獲二虎妖咒虎曰王法殺人者死若是殺人者當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寬一虎低頭閉目其一鳴承自奮蓬放失之

螟螣消亡 樹木茂盛 [illegible]歲成箋詐曰頰隱之陽盛陽氣歲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特之竹蟲災火攻術邪使自消亡 又曰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

蒿堪爲宮 物生於野 竹書紀年曰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因名蒿宮 冊府元龜曰後唐[illegible]象先居末爲陳州刺史州大水民飢有物生於野形類菌蓊其實可食州民賴焉

其精畢至 見效可信 鶡冠子曰鳳皇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騏驎者元枵之獸陰之精也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 漢書李尋傳曰致治感陰陽猶[illegible]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

琦英 朱草 甘露醴泉 焦氏易林曰琦英朱草仁政得 又易林曰甘露醴泉太平機關

爲麒麟 鵠爲鳳凰 論衡曰或時太平氣和麞爲騏驎鵠爲鳳凰因故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

黃霸潁川集鳳凰 秦彭山陽有麒麟 漢書曰霸外寬內明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 後漢秦彭爲山陽太守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

視明禮修而麟至 思睿信立而虎擾 春秋正義曰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

德感二

【原】風不搖條 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 子產治鄭蒺藜不生 [illegible]別傳云子產治鄭蒺藜不生鴟梟不至

【增】天氣自正 河上公注老子云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淨天氣自正

【原】以身填堤波稍還卻 前漢王尊傳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

【增】感鳳來舍 焦氏易林云仁政不暴厲鳳來舍

【原】張君爲政桑無附枝 詳德化

蝗不入密界 後漢卓茂詳錄令

去珠復還 謝承後漢書云孟嘗爲合浦令

蝗不入茂陵 益部[illegible]爲茂陵令蝗不入界

天旱自責應時澍雨 後漢書周暢爲緱氏令天旱自責禱首[illegible]收術部血云 云

甘雨即降 桂陽先賢傳云張熹爲平輿令天旱積柴自焚甘雨即降

反風滅火 [illegible]傳云劉昆爲江陵[illegible]火災昆向天叩頭霈然下雨

【增】萬物豐茂 王逸注楚辭云君賢臣忠政令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

【原】甘雨輒澍 謝承後漢書曰百里嵩爲徐州刺史

蟲飛不集 謝承後漢書曰[illegible]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被郡國篤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

【增】構火自焚 [illegible]諒輔字漢儒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乃自暴庭中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構火將自焚未及日中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

【原】蝗蟲消死 搜神記何敞爲無錫令

【增】束先生通神明 晉書云束晳爲廣陵郡累年大旱晳請雨三日雨澍衆謂晳至誠乃歌曰束先生通神明

【原】積薪自焚火起而雨 濟北先賢傳云戴封爲西華令

蝗飛盡去 濟北先賢傳云戴封爲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北海先賢傳云公沙穆爲弘農

令界有蚑蟲請以身禱同雲四集而下滂沛【增】萬物斯覩隋書云陽烏垂惜微灌頻心神
龍騰舉飛雲靄不暇人在上出頭寘符故稱比孝可封萬物為觀五星若貫珠物學記云
生德之萌云星光貫珠　籤一年四熟冊府元龜云唐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
四熟者黜陟使路敬潛至州見蠶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此乎　風濤開霽又云王義方以
與張亮交遊貶儋州吉安丞行至南海酌水而祭爲文曰行忠諸己義負前修表鄭擊水天吳覆舟如因忠獲
累以孝見尤四維霽靡千里安流晦嘗盡夏風壽毒蒸既向開泰南渡　鸜鵒食蝗又云漢候
益乾祐初爲開封尹時揚武雍丘襄邑蝗益遣人以酒餚致祭二縣蝗爲鸜鵒聚食　嘉禾者仁
卉也太平御覽云王者盛德則嘉禾生嘉禾者仁卉也其大盈箱一稃二米國政質則同本而異穎國攻
文則同穎而異本

德感三

【增】詩唐鄭畋麥穗兩岐詩曰暱處憂千畝嘉苗薦兩岐
如雲方表盛成穗忽標奇瑞露縱橫滴祥風左右吹謳
謡連上苑化日遍平陂史冊書堪重丹青畫更宜願依
連理樹俱作萬年枝　明王問大司馬統師至姑蘇久
旱霖雨適降詩曰方名佐周宣王師動以天式瞻靈雨
降恪在福星前殺氣窮桑海華滋潤芋田山農有謠頌
應並凱歌傳
【增】賦唐李程日五色賦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守三光
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驗瑞典之所應知淳風之不遐
稟以陽精體乾爻於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氣於皇家

錢起泰階六符賦曰考星象之躔次探瑞氣之輿源得
泰階於前史緫六符以爲古既出沒以候君德又熒煌
以麗乾元爾其祥德而發覩瑞而明德正則正俗平則
平何君王之播理俾品物以咸亨配兩曜以齊美非衆
宿之敢爭豈比夫聚彼德星穎上賢人所感托於箕尾
巖間傳説之精　石季海水不揚波賦曰唐興百三十
有四載湛恩溢乎荒外偉五暱之在天奄六合而成大
赫吾君之光贊敷至道而允泰八狄窮陬而盡懽九夷
無遠而不會則成周之德未足雙越裳之來今至再是
以四海盡鏡九瀛涵影寫合辟之祥光湛連珠之瑞景
湛兮恒清晏兮砥平泊乎無情蕩乎難名如君之道酌
焉而不竭象君之德注焉而不盈所謂皇得一則政能
貞海得一則波不驚　潘炎嘉禾合穗賦曰天祚明德
兮降之嘉生寀彼靈篇兮莫之與京脉震土膏且分苗
於南畝駟臨天漢爰合穗以西成當元后之歷試表休
徵於太平不莠不稂實堅實皁引薰風於和氣承湛露
於蒼旻生非百里驗管仲之虚詞出異崑山自我皇之
所寶唐叔得之而合穎周成得之以充箱雙米一稃稱
之衆異孤莖六穗頌以非常今也尤盛居然允臧轉風
而屢騰佳氣就日而交見祥光　四靈賦曰於惟聖人

志氣如神百物自化四靈薦瑑夫其時然後動動而斯
中叶休明之德邁川岳之貢負圖騰大河之龍銜詔引
丹穴之鳳介蟲稱長將開輿以應期肉角爲仁示有武
而不用非夫天子齊哲黎元底寧惠化廣被品物流形
則何能光有九土克援四靈

【增】頌 明宋濂膏露頌曰上帝降康甘露之瀼於檗其英
布於下方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天
地相合鴻休翕聚厭厭浥浥紛紛密密如卿之雲如景
之星如日之垂輪冲和氤氳以文我太平

【增】行狀 唐楊炯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曰在饒州六

年以仁明馭下鄱陽北岡上忽生芝草一株郡人以爲
仁政所感共起一舍號曰芝亭

【增】傳 明陳敬宗尚書王文安公傳曰公諱英字時彥上
遣公賫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癘時浙間久旱公至紹
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
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

【增】說 唐韓愈貓相乳說曰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
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
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
一寘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

者夫貓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北平
王牧人以康罰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
道乃行易曰信及豚魚亦其類也

【增】記 唐符載甘露記曰大唐壬午歲南陽張君宰上元
之二年有甘露降於庭梧瀼瀼霮霮如雨非雨者數日
縣大夫謙不敢自道其美胥徒洎邑之緇黃幼艾以狀
聞於連帥連帥表奏於天子天子嘉之優詔寵答癸未
歲復降於庭梧夏四月余自淮南罷去丞相府將假道
以歸主人備勞餞之禮遂盛於杯器以示予予取前箸
以嘗之即薰喉淬齒液不及咽而腑臟瑩然矣夫天地

無私也至虛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御物之心誠萬
人之氣和爲祥雲也甘露也或御物之心淫萬人之氣
宄爲繁霜也苦雨也動於此形於彼自開闢至於茲日
無他理矣夫如是張君之政徭賦調歟倉廩實歟風俗
厚歟人民樂歟不然則何嘉祥元貺鍾於邑也如此張
君名集自

公正一

【增】史記汲黯傳曰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
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
能抑天下之邪心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

此無種矣黠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黠伉厲
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
果然必湯也　冊府元龜曰竇懷靜貞觀中爲司農卿
趙元楷爲司農少卿懷靜不悅元楷因官屬大集謂元
楷曰如隋煬帝時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
今聖人躬履清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
元楷赧然無以應　又曰狄仁傑爲豫州刺史初越王
之亂宰相張光輔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
應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
質其詞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不戢兵鋒縱其暴橫

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如得上方斬馬劍
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　又曰唐紹博學善
三禮爲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拜南郊國子
祭酒祝欽明等希旨請皇后爲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
固爭以爲不可　又曰吳兢開元中爲著作郎兼修史
時黃門侍郎張說因至史館讀則天實錄見論證對魏
元忠事乃謂兢曰劉五卽子元修實錄論魏齊公事殊不
相假與說毒乎兢對曰是兢書之非劉公修述其人已
亡不可誣枉幽魂令相公有怪　又曰相里造代宗朝
爲戶部郎中永泰元年章敬皇后忌辰內侍魚朝恩置

齋延宰相及臺省官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
造與侍御史李衎以正言折之衎辭直而强頗忤朝恩
遂罷會　又曰許孟容爲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
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　韓愈順宗實
錄曰陽城爲諫議大夫正直時朝議朝夕相延齡城曰
脫以延齡爲相當以白麻壞之慟哭於庭　冊府元龜
曰蕭復字履初德宗建中四年拜吏部尚書平章事時
盧杞或對帝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
正帝愕然大驚　又曰裴胄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前使
李兼罷南昌軍千餘人收其資糧分爲月進胄至奏其

本末罷之　又曰馬璘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
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自有私愛則法令不一璘善其
議竟使殺之　又曰李絳爲戶部侍郎嘗因次對穆宗
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獻入內
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帝憮然益嘉其直　又曰裴度
爲司徒中書令及薨文宗怪度無遺表家人進其草稿
以未定儲位爲憂言不及於家事　又曰梁崔蕘爲尚
書左丞素與崔彥融善彥融嘗爲萬年令蕘謁於縣彥
融未出見案上有書題皆賂遺中貴人蕘知其由徑始
惡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通刺不見蕘謂曰郎中行止

鄙雖故未敢見　事文類聚曰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遣人告冀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豈可以此私干於人萊公不樂後上議準令出與一甚官公曰與一使相使當方面風采足以爲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公在相府抑私遠嫌皆此類　問奇類林曰龜山先生言眞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續問奇類林曰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會丁晉公去寇萊公

姓氏云逆準不書蔡文忠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遂令磨去　問奇類林曰司馬光作通鑑至太宗之世忽有衣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盛德多矣臣頸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　又曰劉摯拜御史神宗問卿從王安石學耶安石亟稱卿器識對曰臣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　又曰神宗嘗對章惇稱章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

受謁　又曰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常請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唯伊川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　又曰侍御史錢適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甚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子夜死適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旣歸復舉哀布敗適除中丞誥詞有蹇蹇匪躬嘅嘅弗予之譽　續文獻通考曰天順四年會試以呂原柯潛爲考試官取陳選第一舉人不中有怨考官者以李賢弟不中謂賢亦怒遂皷其說奏正其罪上疑之召賢問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遂枷於

部前

公正二

【原】惟官是視　晉書崔洪傳洪薦雍州刺史郄詵代己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郄丞而還奏我是挾弩自射也詵聞曰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直道而行　流部者落傳云任昉字文始遷司隸校尉杜門自守不與豪右交通循法正身直道而行由是貴戚斂手

書法不隱　爲法受惡　春秋左傳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

董狐秉筆　劉暾索紙　帝王世紀云周監二代禮文最備史官有法董狐書筆趙盾受惡　晉諸公贊云劉暾字長升爲侍御史吏部尚書郝彰呵暾我不敢欺君角暾厲色曰天子法官而索黃

角彰何敢爾宋紙筆奏之彰伏光不敢與校衆人解而上嘅嚴直之望闕於內外

南史執簡　司隸舉節

左傳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漢書諸葛豐爲司隸校尉侍中許章以外戚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欲收之詳司肆校對

治皇后家客　鞭太子傳令

後漢虞延爲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榜二百余　梅陶自序云余爲中丞鞭太子傳令親友莫不致諫笑而聽之堂高由於陛下皇太子所崇上由吾奉正法豈在枉道由据家人皇太子特見廷清賜以清實

爲檄召鄧通　奏請誅晁錯

漢申屠嘉爲丞相時通方愛幸入朝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罷朝坐府爲檄召通通至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政衛部　又曰申屠嘉爲丞相晁錯爲內史貴幸用事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

梁冀帶劍張陵奪之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張陵字處中爲尚書初爲冀弟所舉孝廉正月歲初百官朝賀冀帶劍入省陵叱令出勑羽林虎賁奪冀劍也　東觀漢記曰帝聞桓譚鼓琴召令鼓琴弘聞之不悅適其能薦譚而好其君比薦至其能以入月與席弘揚伐羽林虎賁之勑朝賀事觀於於曰吾爲是漢冀冀爲曰

解狐薦讎　謝安舉親

今爲舉召記勃侍數之正紀曰即勢進者朝帝家治限中弘勃彊督令光上薦奏王以輔府經桓罪亂國上實譚請雅家遷帳十謂故以吏令學非道召鼓合忠德之琴聞而譚好其主引吾公將與以弓私門可流爲送慈而相也晉其射不書樂聞之以謝北而以曰私安方數爲夫慈傳者曰且薦汝云安安　韓幸非釋于巳云也解乃孫困薦往其拜餞謝於孫薦乃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餞汝公私慈也不以私慈汝之故擄汝於吾君故私慈不入吾門　晉書謝安傳云子時待堅彊盛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元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元不善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元不負舉才也

范滂不署文學　荀彧不可議郎

後漢

書云范滂不聽宗資署亨環文學委還怒撫功曹佐末零朱零卿曰范滂清截惰以利刃尚一人打令日寧受笞死滂不可重典略云荀彧有帶從一人才德實算式口以君當事下可以某爲議郎邪議笑曰古者以才也若汝不任人其謂我何

鍾離意白周樹　呂子明薦蔡遺

意剔傳云意爲功曹常非周樹白事與輯中皆知意心根中部平永行加子曰以折而不周謝結發佐吏服勤守限果於從攻字可石以部曲吏請部中職也志呂業傳云攻及字明常守部吏事江部太守蔡遺吳

鍾離獨委贓珠　紀山不視眩玉

後漢書續漢書意爲尚書上以職珠陽羣臣清尚書詐行意獨委於地明帝問委珠以賊珠陽忠中收良直受明獻陽國志我問緣救對嚴明正不何也封曰陟丁以巴郡曰紀山獨

稱以方正　號爲廉平

御以爲陳紀山不視京稱紀山史以清師稱之吏部尚白方正稱皆書李角爲衍邪書清慎選舉狀爲廣平

未嘗至室　敢拜

奉餞子

荊曰有居舍誠明者非公事未嘗至於郡之室汝南太守歐陽歙臨饗衆出教曰西部督郵繇延資性貞忠舉正云欲獻延於朝會

免李嚴無怨　劾曹騰無恨

延命令迴南亮鎔兗藏爲民及亮李於督於之室大坐資性忠貞司正舉就按延資性會大蜀邪出於曹騰無恨後嚴家於亮之死嚴聞之亦發病而死　蜀志李嚴廢爲民徙梓潼郡諸葛亮卒嚴發病死以亮常冀其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出獄候不謝　在位薦有隙

三國志蜀志劉禪降後理漢出之元候與揮陳而後之濟不謝孫有人問薦汝有隙其故在之吳

辛毗不與通　叔子不受謝

晉書辛毗字佐治不與通好魏明帝時劉放孫資用事大臣莫不交好毗不與通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　晉書羊祜字叔子祜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增　折竸宗

感張說
冊府元龜曰王求禮爲左拾遺則天朝孫萬
榮寇陷河北數州河內王懿宗擁兵不敢進
比賊散奏請族誅滄瀛等州百姓爲詿誤者求禮廷折
之曰懿宗擁强兵十餘萬聞賊將至輒退保城池乃遺
禍於草澤詿誤之人豈爲臣之道請先斬懿宗以謝河
北擧臣愕然謂之切當　又曰宋璟爲鳳閣舍人長安
中張易之誣搆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
令證之說將入惶惑迫懼璟謂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
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貶芬芳
多矣說感其言及入遂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楚守正　贊無忤
冊府元龜曰令狐楚爲左僕射大和末李
訓伏誅大臣從坐者十九人京師人程文
宗夜召楚及鄭覃入決事翌日以覃爲宰相危疑之際
楚多守正　又曰梁劉贊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贊性
雍和與物無忤人若以私
干之雖權豪不能移其操

不爲屈　何見謝
冊府元
龜曰李
勉爲太常少卿肅宗將大用之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
降禮於己勉不爲屈竟爲所抑　又曰劉奇爲吏部侍
郎注張文成司馬鍠爲監察御史二人謝之
奇正色曰舉賢才本自無私二君何爲見謝

朝恩銜
改衛部

嗣業報
冊府元龜曰李勉爲京兆尹宦官魚朝恩爲
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前尹黎幹每候其
將至則盛具數百人之饌及勉莅職朝恩入監府吏請
于勉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候太學軍容宜厚其
主禮朝恩聞而銜之　又曰杜景佺爲益州錄事參軍
時奎州司馬房嗣業除益州司馬除書未到欲即視事
又鞭笞僚吏時以威勝景佺叱左右各罷散房慚沮而
止後有制除嗣業荊州司馬竟不得視事人吏爲之語
曰錄事意與天通
益州司馬折威風

令讓魏徵　不從盧坦
唐書曰或
有告魏徵
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驗無狀彥博曰
徵爲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帝令彥
博讓徵且曰自今以後不可不存形迹徵入奏曰臣聞
君臣叶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惟事形迹君臣上下同
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　資治通鑑曰裴均素
附宦官得貴斷爲僕射自務太常入朝論位而立中丞
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
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

望出二人　先謁九廟
太平御覽曰源乾曜開元中爲侍
中上疏曰臣竊見勢貴之家併求

京職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
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帝從之
冊府元龜曰顏眞卿爲尚書右丞代宗車駕自陝將還
眞卿請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元載謂曰公所見雖
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眞卿怒而前
曰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

象先孤立　陸贄立爭
太平御覽曰陸象先明皇先天初爲中書侍郎下
章事太平公主用事同時宰相蕭至忠等咸傾附
之雖象先孤立未嘗造詣至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
又曰陸贄德宗貞元中爲相嘗自以少年入翰林素
幸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力
爭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不恤其他

不從令誠　不謁輔國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爲河
西節度使監軍邊令誠每事干仙
芝芝多不從　又曰韋倫肅宗於万三年辭寬鄭等十
州節度時李輔國用事倫不私謁輔國由是改秦州刺
史

未嘗私謁　不事新貴
冊府元龜曰楊綰爲吏部
侍郎典選公平時元載素
政公卿多附花之綰淸貞自守未嘗私謁　又曰韓皐
爲尚書左丞時王叔文專政皐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
改衛部
任疾叔文之黨謂人
曰吾不能事新貴人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冊府元
龜曰于
休烈爲太常少卿修國史肅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朕
有過卿書之否休烈對曰臣聞禹湯罪己其興勃焉有
德之君不忘書過臣不勝大慶　又曰鄭朗爲起居郎
太和九年文宗御紫宸殿宰臣既退命朗開等適所記
將來一觀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
自爲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

親無所蹤　壻安得有
冊府元龜曰唐張鎭周爲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
乃多帝示錄賦堂江蔣宅嘉呂故人親戚與之離
宴十日贈以錢帛泣而垂別曰比者張鎭周與故人爲
飲今日已後則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親戚有犯一無
所縱　續問奇鄭林曰隊執中作耕有增求茫遺競中
曰官曉班自閏家此臥涉舖籠中物屬安得有之竟不
與

不涉朋比　不遺私屬
冊府元龜曰王質文宗時
爲宣州刺史雖權臣待之
厚而行己有素不涉朋比之譏　又曰相里金後唐同
光初自羽林都將爲沂州刺史凡部曲私屬將吏不
遣遊州
邑之職

聚斂太急　知人不明
問奇鄭林曰王安國
爲西京數授官滿至

京師神宗問其兄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

喜歐陽修 責高若訥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素不喜歐陽修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公出知亳州公當草制陳自謂公不得其美詞至云杜門掃却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公大驚喜曰與我深知者不能道此 宋史歐陽修傳曰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以爲當貶修移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

蘇頲一切罷 仲方三疏奏 册府元龜曰蘇頲開元中知益州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章物不新舞不以進頲一切罷之又曰張仲方爲州刺史鄰人有田遂爲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寃

富貴非所願 親戚不曾有 續問奇類林曰真宗欲以劉氏爲后楊億不肯草詔曰知此富貴非所願也又曰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真宗從容語曰卿與中宮近屬已擬卿差遣如何綜變色作秦音答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於孤寒不曾有親戚在宮中

裴玢不交權倖 羅貫不受請托 册府元龜曰裴玢元和中自鄜州節度改授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玢歷二鎮領以清心爲政不交權倖不務貢獻五代史郭崇韜傳曰河南縣令羅貫爲人强直嘗爲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

宋璟執奏月將 袁高抗議盧杞 册府元龜曰宋璟神龍中爲黃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有韋月將上書訟三思潛通宮掖將爲禍患有司奏月將大逆不道中宗令誅之璟執奏請按其罪狀然後申明典憲月將竟免極刑又曰袁高爲給事中貞元元年抗論盧杞是時德宗念杞必欲擢之宰相不敢言惟高抗議者久之亦悟寢意於是中外相賀以正直者貴元從今以高爲第一

復來則不見也 餘人可盡戮乎 問奇類林曰真宗時王文正公[illegible]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者既退公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密籍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絶不見也 蘇軾剛說曰孫君立節真可謂剛也謝麟經制廣西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罪隸因以大小使臣十二人帥併按欲盡斬之君不可曰逗遛不進諸將罪也既狀其辜矣餘人可盡斬乎

孔穎達犯顔諫太子 李朝隱正色叱宦官 册府元龜曰孔穎達爲太子右庶子每犯顔進諫孔母謂穎達曰太子成長何宜屢得面折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諍愈切又曰李朝隱爲長安令有宦官干以非法朝隱正色叱之仍繫于獄睿宗下制褒之

活嚴善思於雷霆之下 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 册府元龜曰韓思復睿宗朝爲給事中活嚴善思於雷霆之下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

公正三

〔原〕堯舜至公 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太子嗜魚太公弗與 賈誼新書云周文王使太公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俎

能正其志 周易明夷彖辭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正直順事 毛詩羔羊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箋曰退食減膳也自從也從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毛詩蒸民篇云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增〕靖共 又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原〕無偏無黨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尚書

正而不譎 賓公拒

晏子辭茵席之臣 陳完辭未卜其夜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臣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 左傳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對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又晏子春秋云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

不以私事害公義 說苑云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可去矣

新吾射子也

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 左傳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令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注云盂田獵陳名

正色立朝 春秋公羊傳云宋華督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得殺也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行公去私惡 呂氏春秋曰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

沒齒無怨 論語奪伯氏駢邑沒齒無怨言

揚干亂行魏絳戮其僕 春秋傳云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

趙孟干行獻子戮之 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吾舉厥也而中知免於罪矣

虞丘干法叔敖戮之 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言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孫叔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楚王從之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言之王也

公直無私 呂氏春秋云石奢者公直無私楚昭王使為政廷有殺人者乃其父也請死于王王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事君枉法不可謂忠乃伏鑕而死

無所阿避 史記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

老聃至公 呂氏春秋云荊人有遺弓者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也

不賞私勞 [illegible]不賞私勞不罰私怨[illegible]

不罰私怨 [illegible]

周公殺管叔 左傳[illegible]王兄弟也[illegible]蔡叔也

叔向數叔魚 左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治化之本德教之基 [illegible]夫公正治化之本也[illegible]德教之基

荊王不朝 [illegible]

保申跪而加笞 [illegible]荊文王[illegible]三月不返得[illegible]黃[illegible]丹之[illegible]期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illegible]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illegible]如此者再

齊桓公相管仲 左傳云呂郤畏逼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以難告

子文公心致族廷理 說苑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聞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私心[illegible]之與吾生無義不若吾死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之

奉法不黨 說苑虞丘子舉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好不廢過惡不去善 左傳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

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 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

公正無私 [illegible]

公平無私 [illegible]孔子[illegible]公正無私[illegible]

先國家後私讐 史記[illegible]相如[illegible]

位在廉頗之右頗曰相如素賤我必辱之相如每輒常稱疾出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讓之相如曰吾念秦不加兵於趙者徒以我兩人在耳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卒爲刎頸之交

忍所私以行大義 呂氏春秋云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令吏勿誅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王雖賜而令吏勿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治天下必先公 呂氏春秋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出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注曰上志古記也

治天下當無私 又曰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翣非愛翣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費也節乎己也

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 呂氏春秋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行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

古之公也篤今之公也薄　不私其身不外其民 任子大王不將私其身不外其民故曰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爲成發之病事國之富枝葉而去

陳平爲社宰里老善之 史記陳丞相世家云陳平爲宰分肉食甚均里長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

任安爲人分衆人皆喜 史記任安傳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

日磾殺弄子 漢書金日磾傳日磾子二人爲武帝弄兒後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之

不避貴戚 史記尹齊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

所薦來謝絕不復通 漢書張安世傳云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與通

案太后外孫 前漢義縱爲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子中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

王駿奏匡衡 漢書王駿傳云駿爲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

解光奏王根 漢雜事云哀帝時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根行貪邪及根兄子成都侯況不思報國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上遣根就國免況爲庶人

公法不阿親 說苑云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是之謂公

不可干以私 漢書云尹翁歸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亭長白奴鄧弘賞之 東觀漢記鄧弘傳弘字叔紀和熹后兄也奴醉擊長壽亭弘見亭長賞錢五千勵之曰健直當然

不吐剛而諂上不茹柔而驕下 漢陽太守錯敬方足以正衆邪書病足以壽殊俗云云

志在奉公 前漢蓋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

公正不私 前漢朱邑爲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

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 劉向諫成帝云聖人卽天地以撂物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協和萬邦無民無怨用能隆與肯閒與天無窮也

太子賂遺鄭衆不受 後漢鄭衆字仲師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

奉法不避 後漢祭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刺舉無避 漢書諸葛豐以明經爲郡文學名特立剛直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

正色當階 續漢書趙憙爲太尉受遺詔典喪禮時自王莽之亂舊典皇太子與諸王等雜止同席憙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也

執法守正 東觀漢記云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干車騎口由薄車府令齊國徐匡鉤就車

安故牧送獄詔書遣匡匡自繫獄吳良上言信陽侯驕
延入臣禮匡執法守正而下獄恐政化由是而隳
大遷昂
正長

以言受進終不肯諂

東觀漢記吳良字大義齊國人為郡吏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作色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良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諂

無所屈撓

後漢申屠剛為尚書令數屢直言無所屈撓

不避強禦

後漢書鮑永傳永為司隸校尉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

不畏豪族

謝承後漢書王閎傳云吳郡王閎字公歷少為小吏慷慨有大節為冀州刺史冀人彊悍又多豪傑閭務屬庶乘傳到州渾治貪濁性廉克不發和書不畏豪族曰王獨學也

飲者私恩案者公法

續漢書蘇章為冀州刺史詳刺史

以清減責辭疾不聽

後漢宦者傳云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

詔謝不見

後漢蓋勳初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貪橫從事蘇正和按致之涼州刺史梁鵠畏貴戚欲殺正和乃詣勳勳素與正和有隙諫鵠曰食鷹欲鷙而亨之何哉鵠從之不按正和正和詣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

雖同歲子所不能赦

度南光賢使云黃府為漢陽令同時子為市掾犯罪當而一郡望手為注浮曰閭公誅二弟石嘗討其行今難同歲子所不能數義覓台之

不以私好害公義

東觀漢記陽球書忠陽思不以私好害公義與同郡張宗上谷鄭興不相好知其有用然翔所長而違之友人張記杜會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資但私之以財澂不為言也

言事無所依違

東觀漢記第五倫傳云倫為司空奉公不違言事無所依違

孟玉充直不恤其親

風俗通曰樂安周科字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留宿科亦自劾去諸府亮與相見不允濤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舒作充直不恤其親義何能枉憲乎遂龍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

市無阿枉

後漢第五

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守孫興進人齎書有請託不通使者以許為詞落苦殺之左遷修武令人屬書投之於水

不受私謁

後漢楊震傳云震公廉不受私謁

不發私書

後漢吳陸為州從事公正不發私書

不通書記

後漢王龔為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書記

周澤收妻自劾

後漢周澤為太常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窺問所苦澤大怒收妻詣獄內自劾

斷絕書屬

後漢河東太守史弼被舉孝廉弼知權貴多請託乃預敕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不得通生乃託以他事謁弼弼怒曰太守奉荷重任當選士報國何人而作無狀即日考殺之

當朝正色

會稽典錄云字少英上虞人朝朗以素非臣服非

得屬託書一無所發

功曹書佐功曹史吳君嘉朗當郎翁不徹教辛欲去府君退羽以代之也

永前庭得屬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又益部耆舊傳云趙瑛守懼託為青州刺史凡得屬託書於庭中書事置大

因書於令拒而不受

續漢書袁安傳云安字邵公為

性清安曰公事自有於令安交異類為

不敢以私人

謝承後漢書范滂傳云太守宗資以滂為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頌請於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

所爭者私情所陳者國事

致貨因市皆以挂辟

不以私欲撓意

之
吳質統事崔林不及奉箋魏志崔林傳云文帝踐阼出林為幽州刺史中
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
中郎將仗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箋而崔使君初不與相
聞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
貴其公亮魏志崔琰傳云魏國
初建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
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
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
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
者雖親必罰蜀志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佈公道
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不作
輕重諸葛亮書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周谷能欺孫權更簿不用
詳簿書
掾書言甘露鄭敬獨曰樹汁汝南先賢傳云新蔡鄭敬為郡都尉
高懿廳事前攝樹白露鄉甘者懿問掾屬皆言是甘露
敬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懿不悅因托疾
政內部

而去
太守敕除道周規拒而不聽會稽典錄云周規為臨湘令以長沙太守丹
陽[illegible]二月行縣[illegible]方農作時損夫力拒而不聽[illegible]郎君升
危包成遂杖二十吳錄云[illegible]
[illegible]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諸葛瑾傳云孫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總天下當與天
下同心徐野民晉紀云劉弘字季和為荊州刺史上表以皮初任寶陽上以為襄陽頌部功資名未允
以私情夏侯志為之弘曰大總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
理一國與一國推實吾總荊州安得十女婿無役為合
乎
平役均賦抑強扶弱王彪之為會稽教云平役均賦則民皆來蘇抑強扶弱則
衆無寬訟矣
直繩者枉木所憎清公者姦慝所讐抱朴子名實篇
云
劉毅自表戒齋晉書劉毅為司隸校尉曾書而疾其書出省劉毅自表戒齋

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晉習鑿齒曰夫水至平而邪
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窮物而無怨
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
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
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剛正直繩王隱晉書傅咸傳云張華建議起咸為司理故尉劉辭不免乃力宋埋事每剛正直羅師
飾嚴悼
雅然正色傳成中郎將豐符君碑云伊公立朝雅然正色既侍皇推讒言常則
正身率下晉諸公贊李胤為吏部尚書正身率下職不輕狡
陶丹責任子晉書
陶丹子據任在武昌私還視丹病丹遣人責之曰朝廷
以我為遠將取汝為任而敢越法移行吏還前任竟不
見也
任公平而塞私謁王隱晉書李重傳云重字茂曾遷尚書吏部郎詢朝衆而抑爭
銓任公平而塞私謁是以羣才困不
畢舉又特留心隱逸海內莫不歸心
殺卿者刺史哭
弟者道將干寶晉紀云荀晞為兗州刺史從母有子坐事從母向晞流涕叩頭中外皆乞終不得生
成內部

晞後哭之甚悲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
增
願陛下慎之冊府元龜云唐
杜正倫為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謂侍臣朕每日坐
朝不敢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陛下若一
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願陛下慎之
挺持曲直又云唐李義琰為太原尉時李勣為
并州都督修吏皆罪屈惜伏義琰獨挺持曲直勣甚禮之
不交一言續問奇類林云宋璟當則
天朝舉朝謹事張易之兄弟璟獨不為禮元宗朝召璟
留守兩京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迎在塗竟不交一言
思勗歸訴上上歎良久
拒武三思冊府元龜曰宋璟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饑遭水濟百姓
饑饉梁王武三思恃寵專擅有私
封在貝州徵其賦璟拒而不與
撲殺王慶之續問奇類
林云李昭德反周為唐之功不在狄仁傑下方武后盛
時朝士使洛陽王慶之率眾數百上表請立武承嗣為
太子一日慶之忤旨命昭德杖昭德引示朝
臣曰此賊欲發我皇嗣立武承嗣即撲殺之
爭之
彌切冊府元龜云徐弘敏字有功為司刑寺丞時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

公卿莫敢正言有功獨論奏曲直武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 忤上得罪所
甘心也 又云韓休爲虢州刺史以地在兩京之間駕在京及東都常被支稅休曰爲刺史不
能拔百姓之弊何以爲政免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以奏獲免 縣令敢拒大夫命 又云
楊瑒爲華陰令時御史大夫竇懷貞檢校造金仙玉真觀移牒近縣徵所役瑒拒之懷貞不
受懷貞怒曰焉有縣令敢拒大夫之命瑒曰所論爲人冤抑不知計位高卑懷貞壯其對 恐非保
人之術 又云中宗時韋庶人上表請以年二十二爲丁限及韋氏敗有司追其租調瑒曰韋庶人爲朝
當國制書非一何獨於已役中男所載重免徵之丁課恐非保人之術省司遂依瑒所執 中立正色
又云孟簡爲倉部員外郎方承顧宗拔擢不王叔文心憚戶部侍郎簡爲其屬獨中正色挺然不附叔文叔文心憚之
領考功事 又云張說爲考司勳貞外郎中知考功事 又云內外百官爲考績外時當其功
妻老且醜 又云張嘉貞爲相泗州刺史元之退而不敢與之
改中遷

史送妻子揚州以爲質孰不相諧謂使者曰爲吾謝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辱相公遞之
不往 其屬有京兆尹李元紘清白賢者 又云京兆尹李元紘日吾不敢以爲事 遂不往
實明不日往賀者至矣純而進於尹上嘗謂以言吉日章純我同里今至素聞唯唯
唯 事憲宗相李吉甫爲中書舍人以事理曲 居中無違附 太平御覽曰門下作郎
元寶云本孔戣爲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爲出付御史臺 唐書曰李位禁州中戶
曰爲刺史了得罪合付法司其不合至京師勒于禁中將錢岳奏
於史內使出付史軍圖按問不追勅 禁賣人口 又孔戣曰
爲翰林史曰當於司法不執追京師 禁賣人口 孔
賣令人以南海托者甚多京帥禁絕賣人 盧從史
有賢佐 新唐書有以實氏之曰從孔戣史
肅宗時寶應中爲考功郎中劉晏爲相 將加害者數四 冊府元龜云賈
至素不敢出一言以對伏 直言
始以以孝聞鄉里得正直之士 後爲將加害者數四 遲事不
謝以以孝順之理視正道將加害數 賓佐

回 又云崔祐甫爲永平軍行軍司馬性剛直遇事不回 不附李實 又云楊於陵爲中書舍人
時李實爲京兆尹恃寵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不附實遂爲實媒孽孟容改太常少卿於陵改秘書少
監 風采動一時 孔帖云崔咸爲侍御史正特立風采動一時 謝絕楊國
忠 又云韋見素父順爲奉天尉與楊國忠有舊及明皇時引之輒謝絕 清正見知 太平御覽
云王及善爲內史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 均一貧富 冊府元龜曰李遜爲越州刺史
爲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強爲己任故所至稱理 杜悰語塞 裴充詳注云太和中吉持爲渭
南部新書京兆府進士時京兆尹杜悰欲以親故託之特挾勢語塞 至輔相而四
方無田園 事文類聚云真宗謂輔臣曰學士安節躬諸有古人之風遂此淪沒深可惜王旦等
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帝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 正色待太后內侍
又云章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至是
拜內相

謂曰向者太后垂簾推慨清忠無所阿附今日用汝由此也 默識范理 詩問司文翰
定公淳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郊公問曰一路守令賢其子曰見道出王陵令尉不聞何日即時
見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公默識之即爲陞德安郡守

公正四

增 詩 唐王炎行不由徑詩曰邪徑趨時捷端心惡此名長衢貴高步天路自規行且避縈紆僻將求坦蕩情豈同流俗好方保立身貞遠跡如違險修仁在履平始知夫子道從此得堅誠

增 墓誌 唐杜牧宣州觀察使韋公墓誌銘曰公諱溫字弘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辭自宰相下皆曰帝以

一子請教於先生是宜避耶公不聽凡拜送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賍康州司户不旬日改撫州司馬僊韶院樂官尉遲璋授光禄長史晏平以財賂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竟以康州遞晏平璋免長史莊恪太子得罪上名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内殿悉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公低首惟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七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政術部七

廉潔 恕
威嚴 明察

廉潔一

原 左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　國語曰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吾逃死非逃富也 增 事文類聚曰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 楚辭云寧廉潔正直以自清兮誰知吾之貞廉 增 史記曰太倉公淳于令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里中皆稱其廉平 原 漢書云尹翁歸爲扶風大治常以三輔最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病卒家貧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金百斤奉其祭祀　又曰公孫弘爲丞相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來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薛宣爲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獨受囚家錢六千立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舉廉吏獄掾

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亡甚可
愍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䰟也　後漢書
曰李忠字仲都東萊人從光武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
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
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
之　又曰楊秉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
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又曰羊
續爲南陽太守時郡內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
食車馬羸敗　又羊陟傳云陟爲河南尹計日受俸常
食乾飯茹菜而已　又曰孔奮字君魚扶風人爲姑臧

長奉母極求珍膳妻子但食葱菜爲衆所笑謂之弱劣
嘲奮曰置脂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也　又曰祭
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
財身衣韋絝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又曰
郭丹爲司徒名爲清廉視事五年卒賜送甚寵百官會
朝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爲三公典牧州郡
田畝不增　謝承後漢書云高弘字武伯爲琅琊郡丞
出舍中供設付外冬坐羊皮夏坐板榻以瓦杯盛漿水
又曰羊茂字叔寶爲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
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鹹豉妻子不歷官舍　又曰隱還

字公向爲徐州刺史以小釜十日一炊　又曰朱寵字
仲威爲太尉家貧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粱米皆
不敢當之　華嶠後漢書曰樂松家貧爲郎常直宿臺
上無被食糟糠明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而喜之
東觀漢記曰黃香字文強爲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
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
及到頗有卽撤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
張璠後漢紀荀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陳留耆舊傳云高順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
屋蓬戶甕坑無儲也　魏志曰司馬芝爲河南尹及卒

家無餘財　又曰吳質爲荊州刺史性流實内察不以
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三年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
書篋而已　吳錄云袁傳字君游吳人太守黃君高其
德行舉孝廉爲尚書郎遷左丞出補江陵其女英得壞
牆中珠璫百餘枚傳書上之詔以賜也　晉春秋云晉
武帝謂胡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父帝曰
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
不如父也　晉書鄧攸字伯道爲吳郡守載米之郡俸
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及去如初到也　又曰鄧攸
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息素食、又曰魏舒爲司

徒所得俸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又曰王敎籍周顗家
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
其清約　世說云周顗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住王丞相
往見之爾而卒至舫船既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
胡威之清何以過也　王隱晉書劉實傳云實性冰清
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實難逆其意輒共啖而
返其餘　晉中興書云吳隱之廉潔過人爲廣州刺史
州北界有一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水皆使廉士變貪
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在州清操逾勵　又
曰褚裒字季野爲江州刺史每崇清約雖居官恒使私

僮樵採　又曰阮放爲吏部郎在銓管文甚有稱績性
清約不治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乏王導以其名士供
給衣食　又曰庾冰臨卒謂長史曰吾將逝矣恨報國
之志不展死之日殮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
衾世以此稱之　荆州先德傳云呂乂爲尚書令躬親
萬機清白廉素不畜婢妾無車馬之好以節儉自守
會稽先賢傳云董昆清約守貧補大司農坐無完席
會稽典錄云陳修字奉遷烏傷人爲豫章太守十日一
炊　又曰徐弘爲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產妻紡績也
京兆舊事云長安縣孫農家貧爲郡功曹十月無被有

蒿一束暮臥其中旦收之　宣城記云涇縣吳矩時爲
廬江太守有清稱徵還船輕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
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逐除人見土而去　增後周書曰
韋夐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鞶勒與之夐
惡其華飾乃乘舊馬以歸　又曰江陵既平諸將大獲
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得書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瑾
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密遣使檢閱唯見文籍
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　事文類聚
曰隋趙軌（或蕆作）爲齊州別駕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悉
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

後爲原州司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田禾軌駐馬
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　問奇類林曰趙軌爲齊州
別駕入朝父老送之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以餞公
唐書曰張元素仕隋爲景城縣曹賓建德陷景城將
殺之邑人千餘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　冊府
元龜曰唐李大亮太宗貞觀中爲越州都督在州寫書
數百卷及去皆委之廨宇　又曰蘇頲爲禮部尚書知
選事性廉儉所得俸祿推與諸弟或散之於親族　又
曰盧懷慎爲黃門監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
綺文之麗所得俸祿隨時分散家無餘蓄　又曰李勉

代宗大曆中爲廣州刺史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簡閱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餘　又曰馮伉貞元中爲膳部員外郎澤潞節度使李抱貞卒充弔贈使抱貞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　又曰陸贄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母卒持喪于河南豐樂佛寺四方賻贈爲詞厚致金帛贄絲毫無所受　又曰柳公綽爲渭南尉屬歲饑其家雖給而每飲不過二器歲稔復初　又曰郭承嘏尚父子儀曾孫爲刑部侍郎自歿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費皆親友供給而後具　又曰令狐楚爲宣武軍節度先是汴州主帥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悉以歸公府由是汴人愛其廉　問奇類林曰裴寬潤州參軍一日刺史韋詵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是裴居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餉鹿者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　又曰郭崇韜爲中門副使天祐中李存審旣牧鎭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寶賂遺一無所取　又曰後唐趙光逢爲相嘗有女冠寄黃金一鎰于其室家并屬亂離女冠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其舊封尚在　訓鑒曰太宗在晉邸聞劉温叟清介遣使齎錢五百千遺之温叟受賜令吏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宛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錢不用況他人乎　問奇類林曰包拯守端州歸僅持一硯至中流風濤暴起拯即擧硯沈之濤頓止　又曰曾鞏知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　又曰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又曰林孝澤居官以廉平稱臨清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閫內者孝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亟命持去　事文類聚曰李伋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　續問奇類林曰豐公慶英宗復辟參政河南復擢本省右轄廉聲大著風裁振郡邑有一知縣簠簋不飭聞至大懼乃以白金爲燭鐼之公未之省覽子以告次日謂知縣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

廉潔二

原　瓦器　桑杯後漢書云杜密潁川人字周甫爲六卿瓦器布被益部耆舊傳云趙典字仲經太常身處上卿而布其器下詳前一　壺飧　橐衣傳趙袁以壺飧從飯而不食言境廉直不忘君也王吉世名清廉好車馬衣服鮮明所遣從去處不留棄衣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世傳

丹陽能作黃金也

披絮 遺絲 吳隱之為中丞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為太常以無被為屏風坐無簿席 袁毅多遺公卿嘗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之毅事露凡受賂皆見推驗濤取絲付于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也

布被 布囊 王良為司徒司直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吳志蔣欽字公奕以戰功遷盪寇將軍權嘗入其堂內母疏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敕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皆衣錦繡

載黃土 壞烏帳 [illegible]

為人廉直 治身清素 漢書[illegible]

約白居 清修自守 [illegible]

畏四知 秉去三惑 後漢書曰楊震為荊州刺史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又曰楊秉[illegible]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常步行 妾無副服 [illegible]

珠還合浦 錢投渭水 [illegible]

不虧其義 能潔其身 [illegible]

戒子不受送遺 妻子不入官舍 [illegible]

清德 素誠 苦節 清規 冠冕榮身 冰霜潔己 行因儉著 名以清聞 當官而

行潔己以進 清白立身 淸賢所尚 廉貞厲俗 雖矯何傷 守冰壺之潔人知 甘塵甑之貧財毋苟得 稱其貞白常聞於古人 告以矯誣今見夫惑者

增 無餘財 無濫積 [illegible] 無正寢 不理垣 [illegible]

衣淸練 乘款段 [illegible]

衣綠袍 上白金 [illegible]

[illegible]

欲解繡 潛織簾 [illegible]

毀池觀 散音樂 [illegible]

五疋 有車一乘 [illegible] 乘馬

擺袖却金 斷帶爲炷 [illegible]

去。冊府元龜曰皇甫無逸貞觀中歷同州刺史每按部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

有馬一疋　受紙百張　冊府元龜曰朱敬則爲盧州刺史經月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疋諸子姪步從而歸又曰杜暹爲婺州參軍將歸州吏以紙三萬餘張贈之暹惟受一百州僚歎曰昔清吏受一文錢復何異也

不割新瓜　唯受新茶　北史曰蘇瓊爲清河太守郡人趙潁守樂陵五月中自來奉新瓜一雙留置于聽梁竟不割人問受潁瓜欲貢新果至門間知相顧而去冊府元龜曰陸贄爲鄭縣尉罷官歸省母張鎰爲壽州刺史有重名贄進謁鎰惠錢百萬曰願以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辭謝不受惟受新茶一串

王璡埋羹　鄭曉還茗　問奇類林曰王璡字器之洪武末以賢能薦拜寧波知府自奉儉約一日餐用魚璡大怒謂內子曰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何埋羹太守　續問奇類林曰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宦有餽一奩首飾承以篚而上覆以茗夫人手擔茗知之亟請公入公出坐亭中名其人謂曰吾初以家之茗故收幾誤耶君惠瓊入內詢有餘茗心謝尊意

恐累歸擔　思便行裝　續問奇類林曰楊誠齋立朝不市一物恐累歸擔范右丞赴任只攜一擔思便行裝

飲冰食蘖　鼓琴看鶴　白居易詩曰三年爲刺史飲冰復食蘖惟向天竺山取得一片石　問奇類林曰宋趙清獻抃爲成都轉運出行部內唯攜鶴一琴坐則鼓琴看鶴

何得言產業　安有爲豚犬　記纂淵海曰有勸岑文本置產業文本曰南方一布衣以文章致位中書令今秩奉何得更言產業乎　冊府元龜曰晉安元仁歷數任皆名郡親族常謂曰公身後二千石贊有仍駿家無田園何以爲子孫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略遭遇提攜印望過負存積貸買產爲豚犬業後而不亦過乎

僧孺不納錢　唐介不買珠　桑苑詳主曰韓公武卒帥遣使者至其家悉收其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牛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節專之　問奇類林曰唐介倅潭州一巨商私萬爲聞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藏鮮賂發孝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又不肯買果熊戴

祿俸皆遺親黨　虜獲悉分士卒　冊府元龜曰李勉在相位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無私積　又曰羅士信爲新安道行軍總管凡所虜獲悉分士卒以此爲常身未嘗自取

崔與之出蜀唯載歸艎之圖籍　楊長孺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　鶴林玉露曰楊伯子誠齋家嗣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睹齊留放小民家真西山入對上問廉吏即以翔正夫爲對異曰又奏臣晦所奏廉吏來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歸艎之圖籍楊長孺之出關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之廉吏也

廉潔三

【原】**以廉爲本**　周禮小宰職云以官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注曰以廉爲本守法不失　攷衛部

不貪爲寶　左傳云宋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寶不如人有其寶也

【增】**自檢斂**　釋名云廉斂也自檢斂也

【原】**不利爲利**　呂氏春秋云孫叔敖將死屬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叔敖可謂不以利爲利　案寢丘降名後漢改爲固始即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

衣不重帛　尸子曰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　又晉書劉超爲中書舍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

逐婦燔機　史記云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安所售其貨乎

餽魚不受　韓非子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國人爭餽魚公儀子不受曰夫受人之魚必有下人之色色下於人將枉於法法枉則免於相矣

妾不衣帛　左傳晉執季文子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乃舍季孫　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增】**民之表**　漢文帝詔云廉吏民之表

【原】**身服布被**　漢書公孫

弘傳云弘為丞相封侯身服布被 布被似詐 汲黯曰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布被似
詐弘曰誠中弘病也 并日而炊 會稽先賢傳云董昆字文通餘姚人清約守貧并日而炊茹菜
不厭 廉潔下士 漢書云趙廣漢廉潔下士有名以州舉茂才 乘折轅車 東觀
漢記云張堪去蜀郡乘折轅車白布被囊 公廉不受餽送 漢書尹翁歸為市吏公廉不受
餽百賈畏之 臣心如水 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何以禁切人主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在職公廉 漢書馮立字聖通為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吏民嘉
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
康叔猶二君 廉潔奉公 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廉約奉公光武數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
祭征虜者也 麥數斛車一乘 洛陽令董宣卒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尸妻子對
哭大麥數斛車一乘帝傷之 秋毫無私 東觀漢記張堪字君游南陽人攻拔成都與吳漢并
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成都鎮撫吏民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錄簿上官秋毫無私 不
與民爭利 東觀漢記宋弘為司空嘗受俸得鹽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弘怒悉賤賣不與民爭利
不與孤寡爭粒 語林何弘字次道揚州常有楊米以與孤寡乃有十萬斛餘分於治中面
見悵中人空索求糴此數斛斛付帆下何公云義不與孤寡爭粒注焉音后平量斗斛也 以儉化
俗 謝承後漢書趙咨傳云咨為東海相人遠其雙牯漁敝之二歲以儉化俗也 常席羊皮
後漢李恂字叔英為兗州刺史所種園小麥葫蒜悉付從事一無所留以清儉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
食不二味 又曰李恂為兗州刺史清約率下食不二味 乘柴車 後漢趙壹傳壹為郡
時諸計偕吏多盛飾車馬帷幔而壹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河南尹羊陟前坐于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
言談至曛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 長食
乾飯 謝承後漢書左雄字伯豪為冀州刺史不寒煙火長食乾飯 恆食乾糧 會稽典錄

云陳修家貧為吏但食乾糧每至不贍僵臥不起同僚設食邀請不一往其志操如此 步擔上
下 又曰陳修家貧為吏常步擔上下 不受俸錢 又曰陳修為豫章太守每月受俸米不受
俸錢 不然官薪 又曰陳修為豫章太守不然官薪廳事篤編絕不踐布以覆形兼孤族食
食麥飯 謝承後漢書陳留宋度字叔于為定陵令素食麥飯 食豆粥 相防傳云陪為趙郡
大守係盡食豆時上戴戲口御家嘗頤得歲告 常取赤米 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常謹食衣
布受俸嘗取赤米 自斬芻妻執爨 又曰第五倫為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
口君子傷人懊上儉不過下當道里而與故國等庸乎未可言中道也 臥鑪布被 謝承
後漢書敘寵事云劉寵為司徒臥發布被 劉寵各受一錢 又曰劉寵為會稽太守徵入為
將作大匠若邪山谷間有五六老叟人各齎百錢以送寵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布衾敝裯
又曰羊續為南陽太守其妻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袛裯鹽麥數斛而

已顏毅叔曰吾自本若此何以貴蘭母手使與母須歸家說文曰紙褐知示也廣雅曰剛謂喻也 布
裯穿敗糊紙補之 謝承後漢書廣云續一字興祖云太山人為南陽太守半月一妖云
受魚懸之 又云羊續為南陽太守續好啖生魚府丞焦儉以三月望餉鯉魚一頭續不為意受而懸
之於庭少有皮骨明年三月復致一魚續出昔枯魚以示之遂絕身不復食 閉門不納妻
子 又云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僕俱到官閉門不納病因謂子秘曰吾南馬一凡貴以買能牛東一乘載衰
歸勿受郡送也 在朝清廉 東觀漢記郭丹傳云丹為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 家無
遺產 後漢書郭丹為司徒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 廉讓率下 東觀漢記鄧彪字智伯為
太尉在位清白以廉讓率下 衣敝履穿 會稽典錄云朱弘字聰通太末人為右扶風部尉家
無餘產衣敝履穿妻子紡績鄉人為其高操 衣不周身 豫章烈士傳云羊茂為功曹病布被
不委鯉布衣不周身郡將遺之布被衣褲皆不受 幘毀不改膠墨傳之 謝承後漢

書巴祇字敬祖爲揚州刺史徐僕不使有餘巴牘沒不復改易以水磨膠墨傳之

在官不迎妻子

又曰巴祇爲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祿不使其餘

不然官燭

又曰巴祇爲揚州刺史夜與士對坐處暝暗之中不然官燭

食不重肴

英雄記曰幽州刺史劉虞食不重肴藍縷繩屨

張盤取柑付外

謝承後漢書云張盤爲廬江太守濟陽令常餉盤柑一奩其小男年七歲就取一枚與之盤奪兒挹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清廉見稱

又云丹陽張盤字子石以操行清廉見稱爲廬江太守京師諺云閭閻清白張子石

齎金還奉

又云孫章字仲宗爲廣陵太守舉孝子吳奉爲孝廉奉以囊盛金夜投冀園中而去奉齎金爲禮閤門不受而奉追不及齎金至廣陵還奉

遺錢不敢拒閤內埋之

三輔決錄云公孫晨字元公爲鉅鹿太守寶之子家貧爲郡功曹時將軍馬防聞名餽錢四百萬晨不敢拒受而埋之閤內

公廉不受私謁

東觀漢記楊震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後漢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事詳

周紆廉吏

東觀漢記周紆傳云北地太守廖信貪汚下獄詔以信奴婢錢財賜與廉吏周紆

坐無完席

後漢記云紆爲北海長史孫復無完席妻謂曰君爲長史自坐無席

清

白見稱

陳留耆舊傳云高慎爲守以清有名歲年何能不下身不以清名遺之不亦可乎

以清爲基

許允清吏

魏志許允爲吏部郎明帝詰之曰君爲吏部當以清爲基

趙儼爲驃騎乂手上車

魏略云太和中趙儼爲驃騎乂手上車征有官云

乘薄笨車

又云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薄笨車黃牸牛布被囊

露宿

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也

樹下

會稽典錄云魏盛康字公休爲弘農太守時出案行常預勅吏卒行各持鑪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將民不過給人

麤衣惡食

魏志司馬朗爲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

布衣疏食

又國朝爲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

舉袖

受金

魏略曰田豫爲并州刺史鮮卑素利等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故前後中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

賣田自給

魏志和洽字陽士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

并日而食

又公恭常爲兖州刺史家人大小或并日而食

胡林

留以挂柱

魏略曰裴潛爲兖州刺史常作胡牀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

妻子衣食不充

魏志徐邈爲涼州刺史賞賜皆散亦妻子衣食不充天子嘉之賜其家

妻子飢寒

蜀志鄧芝爲大將軍不治產業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不治產業

又曰鄧芝爲大將軍

衣食貧仰於官不治產業

不別治生

諸葛亮表云臣初奉先帝資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牛產

妻子飢乏

吳志呂岱家妻子飢乏

積以留之

魏舒無宅

而留之及遷

以俸爲第一數所散餘

一無所取

取諸物不居家至貧亦一無所取

張翕步還

一郡自乘二馬之官一馬死一馬病翕曰吾將步還也

送錢數百萬悉皆不受

號爲清太守故去郡不受一送錢

家無餘祿

又云潘岳知命位極人臣而家無餘祿貧

子弟耕而後食

又曰祖逖爲豫州刺史克己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而後食

畜貧庠子弟執拉負擔樵薪

妻不衣帛 襄陽耆舊傳云胡宜字叔方為江夏南郡太守清厲有節妻不衣帛魏朝以其清班示天下

私假裝 晉書陸納徵拜左民尚書綱紀白宜裝遣船納曰吾家不在此已教私奴假裝并糧食無所復須也

陸納拜尚書上有被襆 又曰陸納為吳興太守徵拜左民尚書臨發止有被襆而已其餘悉還官

增 我獨以官貧 問奇類林云房彥謙為涇陽令所得俸祿周恤親友常領其子元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名下不虛 冊府元龜曰屈突通為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名下定不虛也

清郎 續問奇類林云袁中修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刑部呼為清郎

再世清節 桑苑評林云李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微弱

挺身而退 又云蘇瓌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玩之產前長史皆致數萬唯瓌挺身而退

景倩真清 唐書云陸景倩為扶溝丞按察使覆州[illegible]有吏言狀曰某許清景倩真清

笥餘一縑 [illegible]唐[illegible]書云元德秀為魯山令歲滿笥餘一縑篤柴車而去

得父清白 唐書云楊瑒歷為戶部尚書卒明皇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矜白帝嘉擢慎矜監察御史慎矜名大里呼得父

敬塘為首 詳注云敬塘在陝為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奉法皆以贓污論明宗下詔褒廉吏當州安崇阮名小張萬進耀州孫岳等咸天下而以敬塘為首

我無一盞惡可並 獨異志云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書得知之四方賂遺悉拒不留與張說說時為相今山積其人尚在奢侈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右以夫人之言李撫懷慎曰理固不同宜司有三十一盧月夕為說鼓鍾橫貶我無一焉選可並哉言說復絕

武臣以清廉聞 冊府元龜曰儀[illegible]為邠坊節度使玢武臣為政以清廉聞衣服飲食同於士卒

盧均不問 又云盧均文宗開成中為廣州節度先是番船到府節度使以下爭以賤估其珍貨均悉不問

馬骨高 歐陽脩詩云官

清馬骨高

長官清 蘇軾詩亂山深處長官清

此事古未有 容齋隨筆云彭器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淨渠巧燒競顏色比瓊玖因官剩利疾家書君獨否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

以布易錦 問奇類林云宋姚希得知靜州官署舊以錦為帷希得曰吾起家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唯喫菜

圖書數卷 山堂肆考曰宋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入成都獨居僧寺蔬食寶器有獻者皆却之東歸橐中圖書數卷

執付有司 續文獻通考曰景泰七年洗馬[illegible]潛奉命主應天鄉試初入境泊舟淮安有要以試生暮夜投贄比之復擁重器因請執付有司

摩尼珠 問奇類林云摩尼寶珠置泥中經百千歲不能染污以本體自堅淨也

廉潔四

增 詩 唐皮日休七愛詩曰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輦母遠之官宰邑無點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饑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冰蘗苦四遠聲光飛退居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雞黍非家畜琴尊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臥黔婁衾定立陳實碑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慨不相識援毫空淚垂

于鵠贈李太守詩曰幾年為郡守家似布衣貧沽酒迎幽客無金與近臣擣茶書院靜講易藥堂春歸闕功成後隨車有野人

宋魏野上知府寇相公詩曰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增 誡 唐姚元崇辭金誡曰辭金者取其廉慎也昔子罕

辭玉以不貪爲寶楊震辭金以四知爲愼列前古之清
潔爲將來之龜鏡古之君子笑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
終日愼乎在位欽乃攸思請謁者咸悉苞苴者必辭爾
以金玉爲寶吾以廉謹爲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
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爾其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
人不知莫若勿爲　又冰壺誡曰冰壺者清潔之志也
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
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
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
剝爲務在上以財賄爲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

魚之貪餌必暴其鱗故君子讓榮不受辭滿爲珍以備
其德以全其眞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麗恭致
水席皮洗幘縕袍空橐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
在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
對炯誡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增 碑 周庾信大將軍司馬裔碑曰在朝四十一年身經
一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
至渭南千畝之竹更懼盈滿池陽二頃之田常思止足
身歿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狹室崎嶇黄裳元甲堦
庭反陋有詔冬官爲營寢室朱邑祭酹無所漢后是以
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爲之開館　又太子太保步
陸碑曰公諱逞字季明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
治司宗伯闇夜有人餉羅數十匹公閉門不受朝野稱
之太尉楊震直推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髙揖故人之馬
清畏人知我無慙德家僮暮行還得遺錢於道并白絁
十匹公訪得其主即以還之見金於路指以示人得錢
於道留持挂樹方之今日異代同風其爲郡也惟取赤
土封　其爲州也惟以青鹽換粟留家則千樹無資遺
子則一經而已
增 墓誌 唐杜牧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曰贈司空貞公

事憲宗皇帝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閒議
獨言曰勁兵三千誰可付者崔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
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薪此可乎帝曰
誰爲者談峻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爲陳許帥
增 判 唐王友方對父老送錢判曰負海名區攸稱越府
濱河大郡爰捎滑臺旁連射的之巖俯帶瀧舟之浦户
千人萬貫侯廉能露冕褰帷是資寬惠司倉之置水投
錢方取喻於龐參父老之賚物送錢乃報恩於劉寵漢
陽服其高義耶溪書以清風取之者不以爲貪置之者
無聞於詭

恕一

原 包荒 含垢 易言包含荒穢也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傳 觀身 順事

老子曰以身觀身 事以恕施 矜不能 掩細過 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參覺見人有善之細過 薄責人 不誅奴 人弱自宋厚則而子薄年責十於漢書

施中曲與則子若死則共恕弩不射張断矢美嚴之誅 有容乃大 不欲勿

於言書而必可有以恕終其身乃行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乃大其君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先人後己 作順施恕 尼稱君子先人後己仲作不已而伸

克寬克仁 不知不慍 增 寬裕 平恕 元冊府元龜

不 又曰尚書 又曰馬周

曰唐王珪貞觀中歷侍中禮部尚書其性寬裕

其於官事務舉綱維舉其去其泰而已

素爲禮部外郎與源乾曜虛懷恕待等

十道黜陟使負責處事平恕當時稱之

斷獄 折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八 恕 三十

足 事文類聚 辨馬 新唐書卓行傳 楊知客

物皆取金銀行問曰 不然而馬知 善 冊府元龜曰 早出從寬者博斷馬

恕折簡 以爲天足衛 而家問 不知馬不 撫士卒 元龜 曰 元 出登寬 府 任 元客

迪設馬安 遵景之不 是寺 換薄酒 還沈粟

者詩進德登 景責之 以李不諱而 官嚴性重事 酒有 酒宴以行曰

不清白以爲帝 逃 不以人景曰 唐嚴性坐主學官有 事而

之遇物天使劉知而 人景曰 判 周 之曰使 酒者 爲 元

粟出也州詩其 父有知 法周東周 事 有者

觀察使私財所欲 之簡 吉 以日 爲

其聲發部財乃情 道 矜 盗 遺盗財

再思覺或以 使 遣

迷從明經 人 爲

行公速遇盗 財

留公連 以 相 遺 失犀角 破馬鞍

行儉爲尚書 使 牽 當 幸

者 設 遺 失 書 節 吏 府 而

行儉爲尚書吏部侍郎 有醫人令藥 請 新 犀 角 令 史 取 香 馳 送

馬鞍爲令史 賜 馬 親 招 到 及 藥 請 新 校 犀

曰兩 豈 相 耶 皆 錯 誤 耳 待 之 如 故 謂 酸 俱 碎

挺 忽直 問 每 宴 特 設 林 曰 一 韓 卓 魏 公 以 在 大 名 日 畫 其 有 上 人 一 獻 吏 王 玉 盞 二

二 有 吏 以 地 諸 中 罪 公 一 神 十 色 不 從 動 曰 承 妄 不 善 許 也 官 優 又 曰

宋 有 閑 吏 御 史 時 中 坐 則 其 挺 不 顧 則 中 直 其 挺 節 官 優 又 曰

中 承 視 中 丞 賢 然 直 故 曰 見 中 直 名 挺 容 諫 爲

以 范 人 使 宰 天 下 事 如 此 人 不 可 之 大 笑 熟 記 者

澀筆 富舉鞭 闕孔

乃 富 著 筆 曰 濕 汚 兩 膝 公 亦 出 公 不 言 也 公 致 歸 西

部 書 甚 盛 節 寬 自 不 可 寧 知 韓 公 中 官 也 攻 城 斜 議 西

吁 引 下 騎 諸 坐 至 公 不 馬 不 以 公 宰 中 官 所 屬 而 白

吉 不 有 下 騎 公 前 名 曰 好 宰 不 察 從 罷 其 所 屬 而 白

其 時 道 左 公 家 相 乘 怒 也 公 瑪瑙盤 鑽金石藥 冊 府

伏 爲 道 公 家 公 也 去

元 之 龜 曰 裴 行 儉 設 宴 出 乎 都 支 大 度 遂 頭 大 餘 珠 上 絕 頗

觀 之 行 坐 因 行 儉 動 乎 都 支 大 度 嘗 大 餘 珠 又 寶 將 上

事 吏 王 休 烈 林 業 設 出 乎 都 支 大 度 遂 頭 餘 沙 將 與 笑

而 呂 休 此 故 也 何 至 於 是 又 盤 取 吟 叩 嘗 頭 流 血 行 儉 笑

成 謂 口 非 故 也 何 至 於 是 又 曰 叩 頭 流 血 好 行 假 食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八 恕 三十一

有 鏡 金 石 之 藥 者 元 宵 失 登 服 之 發 毒 幾 死 以 之 未 之 省 也 公 無 措 色

不詢其由 即

委以事 冊府元龜 不曰 有 非 多 爲 百 濟 所 增 其 心

亦 寡 之 元 龜 曰 苟 所 非 仁 人 以 市 貨 入 其 心

出 其 半 不 問 其 由 問 不 奇 者 卿 曰 以 行 事 使 知 之 州 不 提

台 出 其 半 不 曰 其 問 不 奇 者 卿 以 行 事 使 知 之 州 不 提

安 撫 未 有 情 一 官 負 其 間 不 疑 者 卿 吏 事 使 之 州 不 提

拳擊甄琛 酒沐元衡 溫 言 琛 書 爲 衣 史 會 以 公 事 令 晴

昵 宴 甄 琛 爲 長 史 因 公 極 事 令 言

就 之 曰 問 甄 以 琛 之 數 西 川 堅 大 林 宴 琛 以 事 本 揚 縣 長 復 任 酒 不 通 論 元 衡 乾

大 史 不 曰 元 衡 之 酒 沐 元 衡 宴 以 事 酒 不 通 論 元

手 不 能 動 不 徐 起 更 衣 終 不 令 散 宴 散 席 善遇獄史 盡與倫

兒 史 記 曰 韓 安 國 坐 法 抵 罪 蒙 獄 吏 田 甲 辱 安 國 安 國 曰 死 灰 獨 不 復 然 乎 甲 曰 然 即 溺 之 居 無 何 梁 內 史 缺 安 國 爲 梁 內 史 甲 亡 走 安 國 曰 甲 不 就 官 我 滅 而 宗 甲 因 肉 袒 謝 安 國 笑 曰 可 溺 矣 公 等 足 與 治 乎 卒 善 遇 之

尼 壽 夜 宿 省 倫 之 兒 入 室 竊 其 器 具 壽 覺 口 不 能 自 禁 恐 公 者 濟 州 公 宦 公 宜

曰 凡 上 器 具 可 值 百 千 金 以 與 沒 不 諭 以 兒 語 猎 人 竊

曰 已 許 公 賜 頭 無 世 也 公 曰 諾 終 不 以 語 人 豈 敢 以

爲念 不忍與之較 山堂肆考曰呂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坐落職知饒州後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會夷簡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宜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謝曰向以公事忤犯不意相公與拔乃爾夷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爲念乎又曰寶元中司馬池知杭州時江鈞爲兩浙轉運使怨池誣以事降知饒州池未謫時吏有盜官銀者稱爲鈞能私費或謂公可以此報之池不忍與之較人稱爲長者

拭唾是逆其心 吸醋乃可爲相 事文類聚曰婁師德弟授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弟曰人唾面亦自拭之而去師德曰凡人唾汝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又曰范質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乃可爲宰相矣

王旦送還寇準 彥博上言唐介 山堂肆考曰真宗時王旦爲相寇準爲樞密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慚謝又曰文彥博字寬夫初待郎唐介劾彥博甚用遂究峣衆以

佐陰結貴妃致陛下有私後宮之名仁宗怒貶介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後潞公自許州被召即上言唐介言多中臣病介未召臣不敢行於是上起介尋至大用文與唐不遠爲知已

狂生馬後肆言丞相 朝士簾下遂指參政 問奇類林曰李沆蠹字東攻日狂生叩馬獻書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怒隨馬後肆言曰居位而不能匡濟天下又不能引退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踧踖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終無意此又曰呂蒙正初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許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不能忘不如不問也

市衣進父吳祐使歸 盜麥進母孔融特賞 後漢書曰吳祐爲府求太守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負之促歸伏罪祐曰掾以親故觀過知仁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問奇類林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人母病瘧思食新麥乃盜鄰熟麥以進文舉聞特賞之

恕二

原 醉嘔車茵 詳寬恕

增 醉溺殿上 漢書云張安世爲光祿勳時有醉郎溺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 羹爛汝手 詳寬恕

增 內省不疚何恤人言 後漢書云班超章帝特使西域鎮撫于闐衛侯李邑譖之帝知超忠切責邑令受超節度超即還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曰邑前毀君何不緣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平超曰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

不時應答 蜀志云蔣琬字公琰任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琰與語不時應答或攜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亦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

從朱衣上過 世說云桓公在荊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或曰向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公曰我猶患其重

豈以鳥傷人 梁書云安成王秀性仁恕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鶴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

本謂 故術郡

是解事僕射 冊府元龜曰戴至德高宗朝爲僕射與劉仁軌更日受訟詞常有老母詣省陳詞至德已收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事僕射請却付謀來至德笑而還之

斷獄萬七千人 又曰狄仁傑稍至大理丞歲中斷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

活無罪數百人 又云李憲性明恕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

爲田舍子 山堂肆考云婁師德常與李昭德偕行師德體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公曰吾非田舍子復在何人覓

參罪不至死 又云竇參帝領陸贄後參爲李異所奏上欲殺之贄上言參爲大臣罪不至死力救之乃得貶驩州司馬

非大過不榜責 孔帖云吳湊繳非大過不榜責吏

崔公仁恕無枉 又云崔仁師爲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逆謀有司捕支當景業沙獄詔仁師按覆坐止魁惡十餘人他因悉原縱及敕使覆按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無枉縱無畏辭

終日無慍顏 唐書苗晉卿知選事選人訴索好官厲言假色紛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慍顏

牧守還轉是常 冊府

元龜云蘇良嗣爲荆州長史以妻之父犯贓左遷冀州常刺史妻妹事釋請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收守左遷轉是州不閒所累也

已解持燭 問奇類林云韓魏公琦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然公鬚公以袖揮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笞至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

武襄踵門謝 又云狄武襄爲真定副帥一日宴劉威敏沆有劉易者亦與坐見優人以儒爲戲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詬罵不絶口武襄自若笑語益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

奈何錮之於盛世 又云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拾官吏小過者輒顰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奈何錮之於盛世

頹然鼓琴 又云趙清獻抃爲成都轉運出按部內惟攜一鶴一琴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逆旅人不知慢押之公頹然鼓琴不問

容民 曾鞏詩云容民宇量恢

黑白不太分 容齋隨筆云魏公楷體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

威嚴一

增左傳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韓非子曰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

史記曰郅都者楊人也景帝拜都爲鴈門太守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　唐書曰長孫晟討突厥突厥畏晟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　續問奇類林曰蘇良嗣高宗時遷荆州長史帝遣宦者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因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敢竹棄之　冊府元龜曰蔣沇乾元中爲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沇竭心撫綏副元帥郭子儀每由其縣必誡軍吏曰蔣令清嚴幹辦供億固當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　又曰李鄘初爲京兆尹遷尚書左丞憲宗元和初以京師多剽竊復遷爲尹摧奸肅物威望甚著　又曰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正身守道無所顧憚朝綱益振百度肅然名重於時　又曰令狐楚威儀儼整門無雜賓嘗與從事宴語方酣有匪類偶至立命撤去筵席毅然語色　孔帖曰劉栖楚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不閱旬宿姦老蠹爲斂跡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奪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耶　冊府元龜曰楊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　又曰穆寧爲鄂岳沔都團練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暴縱兵剽掠行者殆絶與寧夾江爲理憚寧威名寇盜輒止　唐書曰郝玼勇敢無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番必刳剔而歸其屍番人畏之如神贊普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等身金番中兒啼者

呼班名以徇之　名臣傳曰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爲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棠苑詳注曰張忠定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鬢旁有一錢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之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劍下堦斬其首申臺省自劾　談記曰元祐七年上祀南郊東坡公以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禮畢特至青城儀衛甚肅忽有赭蓋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其國太夫人國婆婆某國太長公主也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敕有司嚴整儀衛

威嚴二

【原】還檄　解印　唐元宇公祖治陳相畢昌罪柔擾私權敕之刺史周彙承旨名元元還擬不侵發案益急昌竟下獄　朱穆字公叔爲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四十餘人

彊項　斂手　董宣少年爲洛陽令河陽公主奴殺人與主驂乘宣行逢駐車收格殺之主訴於帝帝欲箠殺之宣曰云云帝使謝主宣不從彊頓宣手據地不俯因曰彊項令　鮑永爲司隸鮑恢爲掾屬世祖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治東海　振南陽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吏人賢不肖盡知之每民大會及出行縣時有所取以一警百吏人皆伏恐懼　于義字仲文年二十爲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根爲婚又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陽以他事召見立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收縛立送獄威振南陽

收張

轄　執馬成　王尊爲安定太守告屬縣令長丞奉法守嚴甚勞苦大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身以率下無以身試法赦捕功曹不中用者輒自避退無妨賢路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今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會汙一郡錢盡入輔家收送獄數日輔死盡得狡猾威取郡中　虞延爲洛陽令陰就客馬成爲姦盜延收之陰氏每一書爲延輒加箠二百就言於帝帝親錄因發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在西成欲趨東延執之曰爾久依城社爲巨蠹云云帝亦謂曰汝祀王生云云竟赦之

不惡而嚴　有威可畏　易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　左傳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楚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

州郡畏威　姦猾縮首　前漢朱博遷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州郡畏博威嚴聲敵流聞云云　吳志士燮

豺狼當路　鷹隼始擊　張綱劾奏梁冀驕奢　下詳第三條

威克厥愛　剛亦不吐　尚書威克厥愛允濟言威勝愛則信成功　詩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違彊陵弱　畏威稟命　違彊陵弱非勇也　傳

京師語諸葛　屬縣聞周乘　漢書諸葛豐爲司隸嚴直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師古注云言間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　汝南先賢傳云周乘爲交州刺史止言交州邊域長吏百姓聞爲理朝憚肅一方屬縣聞乘之威即上疾免解印四十餘城

【增】乳虎　皁鵰　史記云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寗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寗成之怒　冊府元龜曰唐王志愔中宗神龍中累除左臺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爲皁鵰

火烈　刃傷　上詳第一條　鹽鐵論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故立法制辟若援火魁刃則民畏退而無敢犯禁矣

吏人畏　責威憚　冊府元龜曰李揮請敕雍州長史糾發奸素無所容貴甚爲吏人畏服又曰鄭秦爲御史中丞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贓罪貴戚憚之

殺劉翊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柳仲郢武宗會昌中為京兆尹時紀千泉訴表甥劉翊毆母翊為禁軍小校仲郢不俟奏下杖殺之又曰梁馮行襲鎮同州到任誅大吏張登暴其罪

以法誅　因事殺　錦繡萬花谷曰唐孫建為泉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植家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迦下車以法誅之孔帖曰柳仲郢鎮劍南東川節度使大吏邊章蔣林勞肆含前帥不能制仲郢因事殺之

批其頰　破其車　資治通鑑曰蘇良嗣武后時遷文昌左相遇薛懷義於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彼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之天中記曰高恭之字道穆莊宗時為御史中尉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

毋犯宰相　作意此人　上詳抑其頰走、資治通鑑曰元和十一年以給事中柳公綽為京兆尹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上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令非獨侮臣也上默以罷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政術部

日指畫　一言到上　問李絳曰元宗嘗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又曰范純仁為諫官東降官陳行圖在焉行每至圖中不敢高聲吾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吾輩不知死所矣

草木知名　豪猾奉法　唐書曰張萬福為壽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南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抑也復賜舊名□孔帖曰李覺為武功令神策士尚君慶逋時六年不得然出入閭里頡客掠比伍與驍君慶叩頭延質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黎幹之豪猾大畏屏息奉法

族滅瞯氏　笞殺廷芝　史記曰郅都者楊人也景帝時為中郎將濟南瞯氏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孔帖曰裴行立遷安南經略使范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召之曰軍法違日者斬異時復出須自死後廷芝論期行立笞殺之

以一以聲

能生能殺　商子曰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為威者王又曰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

彈金吾李祐　殺牙將白約　冊府元龜曰溫造為侍御史長慶四年李祐自夏州入拜大金吾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退服罪流汗私謂人曰吾夜偷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又曰王彥威宣宗大中中為同州防禦使有牙將白約者庚將請前後長史皆為姑息之知之一日有軍士揚言云月給廚損遂擒揚言者詰之曰白約所殺也遂擒殺之

慈母有敗子　嚴家無格虜　史記韓非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

笞殺奉宸家婢　杖殺神策小將　冊府元龜曰元忠檢校洛陽長史號為嚴肅時奉宸張易之威震海內縱其家婢多所請托元忠笞殺之下詳作意此人注

樓季弗踰十仞　盜跖不搏百鎰　韓非子曰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嚴其法而嚴其刑也史記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盜跖之微淺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

政術部

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選　用詬說者未若刑戮之齊　抱朴子曰六軍如林未必皆勇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鮮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選用詬說者未若刑戮之齊

威嚴三

原　桃李不潛攝　韓子云子產治鄭、

不敢飲羊　孔子家語仲尼為大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羊

增　以姦民治　商子云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強

古今異俗　韓非子曰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

父薄愛　又云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大怒之威　陸子云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

非斤則斧　賈誼治安策云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

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不
壞一爐論衡云淮陽鑄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折之以武鹽鐵論曰當此之時不任斧斤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醫欲以短鍼而攻疽
也【原】號為蒼鷹漢書郅都為中尉行法不避貴戚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號
為取龍益部耆舊傳云張則兄弟有令名為郡牂柯令鄉黨號為取龍不舍郵亭漢書
霸為潁川太守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
謁霸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與
書齎威魏相為揚州刺史按治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丙吉與書云云相善其言為霽威嚴霽止也
感愧自殺姚期字次公為魏郡守督賊李熊弟陸在外謀反期令吏送熊及母使貢陸熊求得陸詣
郡陸感愧自殺奏二千石必先露章前漢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
致州部 威嚴

先露章服罪者為除虧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白巾出府前漢朱博為琅邪太
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皆斥罷諸病吏白巾
走出府門郡中大驚當順天氣前漢孫寶為京兆尹以吏侯文署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
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
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威能討姦後漢書曰張堪世祖召見諸郡
計吏問前後太守能否樊顯曰堪昔在蜀其仁足恩下威能討姦威能震敵桓階為趙郡守
誅暴立威東觀漢記朱暉為臨淮守斥使畏威又云朱暉斥違使人吏畏其威
王甫死杖下後漢書陽球為司隸校尉奏王甫曹節等權勢因收送洛陽獄云云畏
以雷霆王逸論云郡縣聞之莫不震慄張璠漢記云賈琮為冀州刺史將入
界高褰帷襜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為而垂帷乎云云破柱取張朔後漢李膺為司隸校

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聞膺厲威嚴逃還京師因匿兄讓弟舍藏於合柱中膺率將吏卒破柱取
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益部耆舊傳曰羅衡為滿年令
公卿憚之漢書陳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吏如良鷹漢書趙勤
好學為郡督郵鄱令及新野令皆不避豪勤入界逢吏陳罪還印綬去桓虞數云
應劭云王章紀上操下嚴刑必斷姦慝自彌楚國先賢傳云黃尚為司隸嚴刑必斷二千
石阿縱皆舉免之魏志賈逵為豫州刺史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
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民不敢欺典略云董安于治晉陽嚴
于刑罰民不敢欺鬪者折節晉中興書卞壼為尚書令時貴游子弟王澄謝鯤為達壼厲色
於朝曰悖理傷教罪莫斯甚欲推奏之聞者莫不折節舉朝憚之又曰卞壼為尚書令舉朝
憚之柳樹何因盜陶侃字士行為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柳植于己門侃見駐車問曰此是
是刺部 威嚴

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之施惶恐【增】民之父母周書云惠者民之豐法者民之父母伐
望風畏憚冊府元龜曰權萬紀為西韓州刺史太宗以齊王祐游狎羣小以萬紀為長史性剛毅所
在以強直稱祐聞其名宗風畏憚少遊悔懼又云竇參代宗時為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揚
州節度使陳少遊驕蹇不郊迎令軍吏傳問參正詞讓之少遊悔懼促詣參不避權貴又云
竇參為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威望特振又云李絳為御史大夫威望特振
惡少遁去孔帖云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彈伺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
皆望風遁去、權邪憚其嚴勁冊府元龜云韋弘景為吏部侍郎銓鎮平允權邪憚其嚴
勁不知書又云劉贊領宣州不知書惟以強猛立威官吏畏憚之立擒而鞭
之又云王起鎮蒲州有豪民怙西軍之勢者立擒而鞭之未嘗輒貸孔帖云王播為三原
令豪強犯法未嘗輒貸以威重見稱冊府元龜云李愚為太常卿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

風儀秀整皆以威重見稱

威嚴四

增詩明李東陽殿上戲詩曰殿上戲丞相嗔丞相勿嗔吾弄臣臣可弄不可狎節使不來臣已殺君王有道臣職邊細柳營中親按轡

增碑周庾信兗州刺史宇文公神道碑曰公諱常字子元四方雜俗天下殊風以君肅能使爲觀察馳傳擁節揚鈴持斧既乘驄馬仍被繡衣羣盜累足貴戚斂手鄉亭留宿幸無歸忌之疑公車奏事寧有反支之日

增墓誌唐孫逖太子舍人王公墓誌銘曰公諱無競字仲烈恩澤侯張昌宗位極大官寵震羣后公著書東觀與之聯事未嘗暱就色莊見憚長揖之抗禮將軍曷足議也公嘗執簡中禁司察班位時三事大夫有族談錯立者公進而言曰朝有著定所以道威儀邦之具瞻所以昭軌物不遵不恭不敬不從其可是耶則肅然從列

增題明蘇伯衡題鄭宣撫墓誌後曰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閽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儻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

惶恐聽命

明察一

增史記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西門豹爲鄴令民不敢欺　漢書曰嚴延年爲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　後漢書曰周紆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陰察其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悉知也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彙苑詳注曰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齊書曰于仲文字次武爲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刺史韓伯攜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去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

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責杜氏服罪而去　天中記曰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鬬者甲强乙弱各有赤青痕南公以指揑之曰乙眞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櫸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唐書曰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坐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爲丁王改爲士擬受官後即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内以爲神明　孔帖曰

權懷恩擢萬年令賞罸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

明察二

原 外寛内明　進善黜惡　前漢黄霸以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　魏志徐邈立學明訓禁原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也

民不能欺　吏不容姦　典略云西門豹治鄴民不能欺　蜀志諸葛亮吏不容姦

獄無寃民　官無停事　三輔決錄曰應璩與母丘仲恭書云客館不留賓官無停事

不疑收方遂　丙吉議小兒　前漢雋不疑傳云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謂衛太子京兆尹不疑叱從吏收縛按覈夏陽人姓成名方遂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常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

赤風俗通曰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子娶田家女爲妾一交接而生男其大男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子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言嘗聞眞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獨無影人咸服

增 無寃者　輒知之　冊府元龜曰田仁會[illegible]由遷右金吾將軍強力疾惡晝夜巡警絲毫越法路無寃者　又曰妻臨爲吏部侍郎[illegible]事射吏曹台字志有轅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領選事書除之大聞銓門私引致者時輒知之名問莫不首服

乃其繼　實非盜　冊府元龜曰晉安重榮爲成德軍節度使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不忍其母[illegible]仗劍逐之重榮問之乃其繼妻也[illegible]出財之[illegible]　又曰後問物[illegible]乃其[illegible]也[illegible]州別駕青責人持金三十斤詣京師寄人[illegible]何失之詣縣詢問主人遂自誣服一處名問賣人曰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乎曰曾與一少門翁飲醉而寢覺曰主人非盜也後少門乃其盜耳即還吏逮捕盡獲所失之金成州之

擊羊皮　驗猪口　魏書云李惠爲雍州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爭一羊皮惠遣爭者出顧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知主乎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罪之　吳錄曰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燒舍詐稱火燒夫死[illegible]事不承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伏其罪

必記主名　乃探他書　冊府元龜曰李晟爲右[illegible]元[illegible]師臨下明察每理軍以曰某有某勞其能其事雖小善必記王名　又曰王[illegible]爲[illegible]南節度使有書選名書於簡者錯内釋中先有他書雜之及吏退錯乃取他書焚之人信其冤名者焚也既歸者所告者異曰乃以他事按驗下吏以爲神明

人皆自勸　吏畏其明　冊府元龜曰王忠嗣爲河東節度使每軍出給士卒軍器必題其姓名於上遣吏驗其名以罪之人皆自勸　又曰韋皋[illegible]爲吏部郎中復[illegible]曹吏畏其明

自持量衡　必設鈎距　[illegible]觀察使知人疾苦每遣人覆劾令自持量衡以戮之以絶吏之吏易　又曰劉栖楚爲京兆尹推抑豪右事無

大小以設鈞距**知其有姦**　**故以此屬**韓非子曰子產嘗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哭使吏執而訊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吏問故子產曰凡人於所親愛者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問奇類林曰宋張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婿主其貲而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則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子長果以財爲訟婿持書詣府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七與子皆泣謝而去

野父爭雞　南史曰傅琰爲山陰令有野父爭雞琰問何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而罪言食豆者

二人挾絹　魏書云范爲浚儀令有二人挾絹一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色於是擒之服其罪焉

密送女奴　**掩捕少年**　事文類聚曰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皆應死州官以爲得實若水疑之留其獄一旦詣州密送女奴於知州所引父母示之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出於所

悉破擒縱之又曰向相在西京有僧暮爲部民家宿門外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牖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去僧見之因夜亡去走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之詣縣掠治僧自誣獄成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因密使人訪其賊吏食於郡店嫗婦人乃此郡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往舍擒捕之案問具服二府以爲神

更究寡婦　**使收門士**　經濟類編曰唐德宗種遠少有孝弟行太尉汧行見而器之謂諸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聽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家婦自誣獄當決值到知其有寃更加辯究具得情實又口捉入爲向書郎轉洛陽令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據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薦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禦寒耳詰之果然

批押利病未嘗差舛　**剖析詆欺無不彰敗**　冊府元龜曰吳湊貞元中爲京兆尹胥吏等以奏未聞吏事有疑獄難決者多候奏請出府時方諮呈冀免譴擬奏每閱視必窮其利病而批押之未嘗分毫差舛又曰王播元和中爲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

情通使循長於吏術雖簿曆穀掌剖析如流姦吏詆欺無不彰敗

明察三

原 **先王求明察之官**　左傳云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情僞盡知　又曰民之情僞盡知之矣

咸稱神明　前漢黃霸識事聰明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

厥德文明　東觀漢記郭賀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

表章善惡　廣州先賢傳云黃豪拜司隸

謂之神明　後漢度尚爲上虞長爲政嚴峻明於發摘姦非吏人謂之神明

枉訟理察　後漢張禹初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發擢而渡

爲政清明　汝南先賢傳云黃浮爲濮陽令爲政清明號爲神明

在事清明　晉書山濤爲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戎肖部

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

增 **號神明**　孔帖云李栖筠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舛多僞冒栖筠判析有條吏氣奪服神明

嚴明持法令　又云嚴郢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一誅殺盜賊斂衰

人不敢欺　冊府元龜曰後唐張憲爲原尹知留守事剖析詳敏人不敢欺

利病洞知　又云梁彥琳爲忠武留後簿籍虛實財穀耗登民之利病無不洞知

明察四

增 **論**　唐李溫三不欺先後論曰子賤事衰亂之魯而邑偪強齊仗義爲城池倚仁爲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鴟狼顧之逆黎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共爾位役智利物飾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

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脩茂績身爲紀律言有典章剛克其柔威克厥愛椎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霸之吏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政術部八 附 疾惡 薦伏 樹職 才過職 不稱職 守職 戒愼 遺愛 異績

疾惡一

【增】詩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逝人梁發人笱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鄭靈公余其世而不任賢人狂狡子良諫之而作是詩）又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漢書曰嚴延年爲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多　晉書劉輿傳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　又解系傳曰蹴於水中見蟹且惡之　抱朴子疾謬曰聞其言者猶鵂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途則甚逢虎之羣也　孔帖曰李邕貶遵化尉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邕疾惡如仇　冊府元龜曰韓滉貞元初爲相自居重位愈清廉嫉惡　又曰李晟每理軍尤惡下爲朋黨相構好善嫉惡出於天性　又曰孔緯爲御史中丞器志方雅嫉惡如仇旣總憲綱不繩而自肅

疾惡二

【原】斥遠佞惡　沙汰郡吏（東觀漢紀朱暉爲臨淮守　晉書劉毅有才行少厲清節州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爲之語曰但）

閒到功曹閣柱府君不何並為潁川頭懸於市樊曄為天水

盜無出獄漢劉欵三輔人乃穎川太守之使文吏所治鋤成趙李欵乃拜太守令行不往治輔錢乃收所犯多在其前三輔人李

非負太谷關乃令民不得入關鋤成各有所捕日趙季
使入函谷關以俟不入關乃收之犯趙李等懸天殺
遂去市得其頭以示民不得入陽吏為天子殺
之太守得李兄弟皆坐死黨有行者至其家屬
水出獄吏嚴人及姦邪中朝元蓄等皆云劉歷
不生出為傍之曰歌以示竹人樊公
業道為傍之曰以示竹人樊公

增 剛愎介潔

涼州刺史與數州皆為使相為博賈治遷官周門下
章事蕭州使介為廣使惡畏為相重官官員少所引奴
度使王播京大師貢力奉身以不聽給僚官官恭為相
詔潑諸京師僚貢力奉予土不聽給僚逐官惡為蜮

有鷄詩又曰蕞兒門為有蜮則不可得上有大夫也而不見視人以同試怪之

五逆四毒之陽沙處經曰不近虎狼獅子猛獸之人大火

大乘妙法蓮華經曰如不可觀大近惡人席 賊臣境關府元龜
虎如四妙有經不可觀近惡人劔刀口齡後淵元許
敬宗汝南人有史君者會於縣令坐為攝劍刀之節度府
欲不忍與人同席君又曰鄉公嬶山東南之節席日
使有道士與人有史君者會於縣令坐為攝劍刀之節度日
來克融方士與驗問從來日鎮于之對門時
驗之何益江乃請武之曰有驗問至道來為府元學士曰陸宗
允及致冠公丹驗之曰措哉至道衆日賊臣之僧時

極言盧杞 請斥李繁

言狀及帝致冠之從白心則不遠致全定事不由人我為太極之計等
擇繁狀帝雖冠之從白心則順曰不遠致全定事不由人為太極之時
李繁者帝得御獨之心則順曰不遠致全又曰楷德為人太極常御時
頻學固得相及之門了初獨與林學其士從善常待之
驗務年撥門繁於其門及初蕭與林學其士君子無不得數
常傳士德擅奏後起為大夫 聰於共世 不在其位 于抱曰州

如此得之徒則雖能令吐華嘉實之聚則所當辭屎天手提刀尺口踏為
禍福得之徒則排除水令吐華嘉實之聚則所當辭屎天手捧今代其趾
於共世家流又據曰為能於四不在其位者有人於芬無柯
無以為遇家流又據曰為能於四不在其位負人有於芬無柯 不蔭惡

木 不飲惡泉 枝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況與惡人同處 尸子

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官當盡去 太府元龜曰李思馬明加成兵 狄吏無所容 宜

代史郭崇韜傳崇韜不行弊所未為司農卿現疾惡五
當盡去至於府元龜曰李思所客遂聞加成無謂之苛刻

流俗所喜 尤為非正所忌 不為

考曰宋畢士安初拜以龜亦謂官騎官為非為左僕射腸疾惡賢不
因問曰誰可與同進者參知政事分元比曰李沅為非正所忌山堂肆
臣所不如帝曰卿聞其姦邪對曰寇準入謝賢宗曰且相
志身徇國秉道嫉惡此其所以不附流俗對曰準忠義善行大事
志身徇國秉道嫉惡此其所以不附流俗所害

疾惡三

增 豺虎不食 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又云螮蝀在東莫之敢指 目有眯 視之莫予云有國人為疾 原 戮於兩
觀 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

曰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竊子貢曰少正卯一日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如務去草 勿使能植

左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捕郡內豪猾 漢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 近臣奢僭 充皆舉劾

漢江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

窮究其姦 高氏自東郡徙大石高氏二千石以上延年至年十數氏

道不拾遺 吳延年為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東高郡中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延年案其姦究其罪誅殺各數十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豪大家遺民以為其家道不拾遺

增 五逆 五逆林氏云云當

放橫 後漢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

原 問貴戚

單豈能知此貴菜備乎

疾惡若仇 後漢書張儉為山陽令御政清潔 貪養

流放潔士盈朝 汝南先賢傳云許子將為郡功曹

陳相罪惡元狀具 後漢喬元少為縣功曹時陳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 考 國元謂景曰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 窮按其姦景壯元意署而遣之元到悉收昌賓客具考其贓罪昌坐檻車徵

誅鋤姦黨門夜不閉 益部耆舊傳云羅衡為以年令

疾惡如讎 傳玉隱魯書云云

疾惡四

詩 唐杜甫贈鄭國公嚴武詩曰閱書百氏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又贈秘書監江夏李邕詩曰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盪秋旻霽

摘伏一

原 趙廣漢善鉤距 漢書趙廣漢字子都為守京兆尹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

應神華善發摘 ……人匠善發姦摘伏……

增 納刀 ……

盜印 ……

盜男 殺妻 ……

胎傷閉匿弟婦生男夜盜取之爭訟三年丞相黃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婦自往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放自止甚悽愴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伏

長婦……

無所貸 ……

為有名 ……

多所發摘 ……

無不首伏 ……

人莫敢犯 ……

動若有神 ……

市皮 ……

書萊 ……

遺劍 ……

模鐘 ……

脊坳壁冕朔京兆尹無術學好發官吏隱事以察爲能人吏莫敢犯又用張亮歷懷州刺史所莅之職皆遣左史伺察兼發摘姦隱動若有神

摘伏二

原 **發姦摘伏**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其發姦摘伏如神 **發伏姦禁** 張敞詳方略

令斷縑 風俗通云漢時臨淮有一人持一匹縑到市貴之道遇雨以縑被覆後一人至求庇蔭與一頭兩寄高別因互爭各云我縑詣府自言丞相薛宣宣令一斷縑各與一半使騎吏聽之後人甚愛縑主稱冤宣然後呵責之具服叩頭

原 **京師稱有神算** 後漢書云王渙爲洛陽令能發摘姦伏京師稱歎[illegible]

吏民謂之神明 又云虞廢尚爲上虞長爲政嚴明爲於摘伏吏民謂之神明[illegible]

增 **唯勤而清** 東漢范書注云傳載爲吳令康令孫熹問曰[illegible]大人[illegible]

汝眞是盜 晉書云[illegible]州有老母過在[illegible]

發摘如神 梁書云[illegible]行人爲母逐之劫者反[illegible]出鬼劫者先走並人二可[illegible]擒劫歸[illegible]人[illegible]而笑曰此易知耳之[illegible]路劫[illegible]行人[illegible]於[illegible]所[illegible]入[illegible]乃正色[illegible]謂[illegible]門出者[illegible]曰汝眞是盜何以[illegible]賓[illegible]

有若神明 隋書云[illegible]相[illegible]客[illegible]門官吏書[illegible]文[illegible]發摘如神[illegible]州[illegible]彥光其官風俗好[illegible]復爲之[illegible]日彥光[illegible]發摘姦伏有若神明[illegible]聞

佯失告狀 唐新書云李[illegible]請爲[illegible]刺史[illegible]命一[illegible]史按之御史知其[illegible]與吉其事[illegible]者反行[illegible]失告狀[illegible]乃與告事者[illegible]乃[illegible]狀與御史驗反狀本分明[illegible]令[illegible]告其[illegible]本狀[illegible]

三日內必擒 孔[illegible]每[illegible]以盜[illegible]發三日內必尚不同[illegible]日還以問[illegible]大[illegible]日[illegible]不坐高祖大[illegible]

擒

皆能摘發 唐府元龜曰盧從愿[illegible]初爲吏部侍郎有[illegible]名僞選及虛增功狀之類皆能[illegible]

擒[illegible]其事[illegible]

牛歸女壻 錦繡萬花谷云張允濟爲武陽令元武縣人有以牸牛依於妻家八九年牛孳產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累考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令縛牛主蒙其頭

將[illegible]謂妻家[illegible]中云捕盜牛賊召[illegible]中牛悉集各問其所從來妻家恐連及指其牛曰此是女壻家牛也允濟發蒙頭謂之曰此即女壻可以牛歸之

摘伏三

增 **璽書** 唐則天后神功初璽書勞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姚𤨏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爲貴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頃蜀中吐俗殷雜久缺良守是用命卿出鎭寄茲存養果能撫[illegible]澄淸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奸無所容前後糾擿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屛跡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聲良深嘉尚宜布琅邪之化當以益州爲法

增 **碑** 唐權德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成公神道碑曰相國諱杭字遐舉擢爲河南尹盜有宋[illegible]者白晝椎剽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捕[illegible]宿使無道類指顧之間擒擿如神　元孛術魯翀大都路都總管姚公神道碑曰公諱天福長寔邍東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憂懣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吉其故韓曰恐頂顖有丁塗其跡耳視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名欽詰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

與成顯并正其辜欽悼卒 明宋濂元禮部尚書追封譙國郡公汪先生神道碑銘曰先生諱澤民字叔志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李氏有兄弟三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誓不再適孟仲利其財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閒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珍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

【增】墓誌 元姚燧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曰公諱庭珍字國寶至元十九年以才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積事留獄旬月剖摘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儆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橫公曰必劇賊也密諭有司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贓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鞫之皆款伏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

稱職一 才適職 不稱職 附

【對】官材 適用 記曰司馬論辨官材論辨然後官之論辨適用 爵不踰德

祿必當位 月令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罰當其過 舉得其罪 韓詩外傳云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奚不若子産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 漢書云田延年爲河南太守以尹翁歸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 翁歸曉文法 王基明制度 漢書尹翁歸少孤爲獄小吏曉習文法 魏志王基字伯輿爲荆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修學校南方稱之 契爲司徒百姓和睦 夔主賓客遠人畢至 典略 耿恭爲校尉烏孫遣子 郭展爲太僕廐馬充丁 後漢耿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遣子入侍也 晉諸公贊云郭展爲太僕養馬充丁其後征吳得以濟事 智以敎官才宜稱職 官有小大所貴授方 才有長短各宜適用 任非其人則官邪而政廢 才稱所職必事舉而績成

【增】蘇賈 常楊 冊府元龜賈曾開元初爲中書舍人與蘇頲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又曰常衮代宗永泰中爲中書舍人衮文章俊拔與楊炎同掌制誥時人稱爲常楊 裴馬 盧李 冊府元龜曰盧從愿睿宗初爲吏部侍郎大稱平允初高宗時裴行儉馬載爲吏部最爲稱職及是從愿與李朝隱同時典選亦有美譽時人稱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護溝流 闢田疇 冊府元龜曰于頔爲蘇州刺史濬溝瀆整街衢至今賴之下半加戶口主 諳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鄭餘慶爲尚書右僕射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 又曰後唐任圜拜平章事兼判三司簡拔賢俊杜絶倖門 敷揚命令 銓綜條流 冊府元龜曰梁劉捍便習賓贊自司賓局及征討四出必預其閒雖無決戰爭鋒之績而敷揚命令勤幹吏職 又曰後

唐盧文紀爲史部郎熟於故事綜條流剖析無滯　言音高朗　容止閑雅　冊府元龜曰齊映爲給事中白晳長大言音高明德宗自山南還長安嘗令映宣召令又曰崔裴禮爲通事舍人辯於詞令容止閑雅　雅諳姓氏　躬閱丈尺　冊府元龜曰高士廉唐貞觀中爲吏部尚書獎鑒人倫雅諳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允當又曰楊崇禮爲太府少卿韋錢帛物丈尺明當解者　元齡表奏　元恭文翰　唐書房元齡爲秦王府記室參軍出入十年軍書表奏駐馬立成又曰薛元恭爲太宗文學館學士王府元恭之孔務孔穎達孔紹安東宮書記元恭文翰之　持法明審　挺議鯁固　詮汰文武　刊具圖書　孔紹安又曰薛稷孫孤郡大理卿持法明審又曰王挺詔王承宗不可挺議鯁固唐書孔穎達爲太宗國子祭酒又曰李元素爲吏部侍郎與選詮汰文武又曰書少監元宗初入爲祕書少監乃與馬懷素等刊具圖書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閑　書山堂考索日本坊　馬君舍人曰

引事類　東都事略曰李沆綽　古今事類　語宇仲詢　東都事略曰李沆　事類撥要删繁會文切理一　處劇若閑　不能易字　以爲至言　唐書李元少卿范子蘇子　若其草草易一字不能廢也　世務繁劇處之以暇宋史司馬光　之役　懲無事之民　置之決不以可生之地　運五十萬斛　上八十四章　以古義爲的　得王言之體　范祖禹講官　蘇天爵學士　葛以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　張三年發章又　悉以陳論事凡八十四章上　中書舍人初爲中書舍人皆以古義　社稷初開爲翰林學士在兩制　前後數十其詞得王言之體　王言　英宗經筵　側先按講其說間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　范祖禹爲講官　蘇天爵學士　蘇軾稱上

原　爲第一　又曰元帝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　安相持蔣集賢待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　才過職棲　展驥　王粲與陳琳書吾爲主簿謂曰主簿不　元之罪得無少鴻鵠之志乎　香曰以爲鷹鷙不如鶚鳳乃謝曰根輪非鶚所棲也　驥元勣無字士元之俊才百里不足以展　不理免官魯肅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備名士元與諸葛亮大奇之乃以爲治中以展　老社稷器　孫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爲趙魏老則優蔣琬字公琰爲廣都長先主大怒將殺之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宜重察之乃不　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而又沈醉先主大怒　而已　罷免官　人浮於食　位不充量　過猶不及焉　禮記坊記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增　割雞用牛刀　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論語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補鼠　舟府元龜曰顏師古年弱冠奏補中書舍人安養縣尉尚書右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冠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白居易策林司屈長才於短用者猶虎捕鼠而斧剪毛也

拘下位　處賤官　以子孫托　有公輔器　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二身之托不得　乃褒宮而歸記纂淵海曰賓元附州人也有遠略　漢書蕭望之傳開元天寶中事曰張九齡爲中書令有言　吾子曰善輔臣於吾以子孫托翼之地　天下不幸雖處賤官而有其上書言事　淵海曰晏補之器當以子孫托之　四朝史曰汲黯楊真其才器　楚丘主公輔之器其有公輔之器　器宏者恥效以圭撮之任　足逸者難拘以尋常之地　原　不稱職素餐　尸祿　柳宗元鞠事行狀　蜀有其位苟無其德無虛受是尸祿也　素餐　表君無虛授臣無虛受　曹子建　小仕則官無敗位高者　辱高位　晉孫楚上疏　能小不能大　可以爲賢　則必以不人之逸　器之　無德而祿　不能者止　之稱德　而祿周任有言　舉德　安能食浮　以速官謗　而煩刑書　德薄而　所宜

位尊　力小而任重　薛公之才但能理於小邑．公
綽之用不可以爲大夫　增托疾　養望冊府元龜曰張延賞代宗
時爲御史大夫元載特擅權會殿中侍御史陸珽等密上
封事論載帝付臺問狀延賞懼不敢鞫托疾以避其事
又曰蘇頲代宗時爲御史　唐書曰蘇
大夫從容養望不舉綱紀　兩端　三旨味道前後
居相位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決斷明白但模稜以持兩
端可矣時人號爲蘇模稜　宋史曰王珪神宗時以自執
政至相凡十六年率多謹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
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
云已得聖旨也　但求作相　不稱此官冊府元龜曰李元素憲宗時爲御史大夫
以名望召拜中外咨悉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
又曰李翔文宗開成初爲御史中丞宰臣李固言奏
曰李翔爲人疎易不稱此官　多違其才　虛有其表孔帖曰楊國忠爲吏部尚
書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練悉用人多違其才冊府
元龜曰崔協莊宗同光初爲御史中丞器宇宏爽高談
免術部

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爲虛有其表　頗爲時議所少　終無稱職之譽
冊府元龜曰韋琇貞觀中爲尚書右僕射見事有時
偏駁用法稍深頗爲時議所少　又曰周景範世宗
德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爲人厚重
剛正然剸劇非其所長終無稱職之譽
稱職二　才選職　不稱職選
原　能業其官左傳子產對叔向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
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君子得輿易剝卦上九爻辭云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盧氏曰在上之位惟有君子則爲下民所覆載小人居上則被侵剝不能爲之蔭庇也　飲食衎
易漸卦六二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衎衎能業也
衎素亢也明六二得位處正如人有才能得居位食祿
傳非素餬也　類使使類能而　授方任能　量能授爵　任
良授官　人存政舉其人存則其政舉　審使君子使人也器之　官

修其方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謝
息守不假器左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
之智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
有猜焉注曰挈缾汲者喻小智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
人　佐天子理陰陽史記云周勃爲右丞相文帝問勃曰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勃謝
不知汗出沾背問陳平平曰有主者曰君所主者何事
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內親附百姓　田仁刺三河　奏事稱意以漢書壯勇武爲帝衛時田仁
拜爲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　吏稱其職漢書贊曰孝宣之治
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
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
其職民安其業　年融爲司隸稱爲名卿東觀漢記云年融字
子優爲大司農　執憲御下　舉正非法又云魏志云中丞
史中丞執憲御下舉正非法
名迹御稱爲
政術第

非法百姓官條寖躁　袁安名重朝廷後漢袁安爲河南尹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匡政理務　拾遺補闕南史紀僧眞云功曹云爲
拔貞實斥華偽先賢行狀曰毛玠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
鍾會管記室　時謂子產魏志鍾會爲大將軍心腹之任時人謂之
居位持重爲任
子產　官人稱允晉書山濤爲吏部尚書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孫會記室書
職臣　微立成
增　備物致用五十餘條
攄天心
之云非法上綽曰陛下斬二人綽固諫坐杖
元凱爲度支尚書內以利民外以救邊備物致用五十餘條

得不關臣事上曰朕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莫測天心何論大樹木上乃止克專弓冶冊府元龜云趙道興貞觀初遷左武候中郎將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爲隋武候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嗣弓冶可謂不墜家聲獲當時譽又云杜如晦爲吏部尚書掌選諸引用賢良甚獲當時之譽白魚表又云薛收爲天策記室參軍太宗嘗侍高祖遊後圃池中獲一白魚命收爲獻表收援筆立就不復停思有當時譽又云侯君集爲吏部尚書出爲將須入豫詳議有當時之譽明習舊事又云劉正一爲平章事又在中書明習舊事凡有制敕多出其手甚有能名又云裴行儉高宗朝爲吏部侍郎與敬元馬載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人得歡心又云殷仁與爲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以文翰見稱又云許景先開元中爲中書舍人知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嶄絕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事無違闕又云第五琦天寶末爲監察御史句江淮租庸使促辦應卒事無違闕詳而不苛孔帖云裴遵慶判南曹天寶時選者萬計覆詳而不苛也稱吏事第一復貞觀永徽之政冊府元龜曰宋璟爲吏部尚書宗及元然平允奏用請吏權門請託無所復行時議以爲貞觀永徽之政復軍國之事知無不言又云顏真卿爲御史大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重撰謚冊樂章又云吳通元與兄通微俱侍學書屬文德宗自元初爲翰林學士時中書舍人李紓昭德王皇后謚冊又草相張延賞柳渾爲嗣樂章皆不稱旨逐詔通元重撰不失錙銖又云陸贄貞元中爲相精於吏事斟酌權衡不失錙銖彈劾違犯又云齊澣弱冠爲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在館三十年又云李若水爲通事舍人在館三十年多識舊儀美容儀又云裴寬爲通事舍人美容儀善敷奏八十不衰又云柴紹爲民部尚書年且八十精爽不衰以曉習故事甚見推重羣僚側息又云崔隱甫爲御史大夫故事大夫與監察鈞禮隱甫一切督責無大小悉令咨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羣僚側息

紀綱復振又云李尚隱爲御史中丞奏彈宗楚客楊思勗當時翕然紀綱復振王言之最又云孫逖爲中書舍人掌誥八年制敕所出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韓休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銓敘人倫又云楊纂爲吏部侍郎銓敘人倫稱爲允當以公當稱又云丁公著爲比部郎中常署考第吏部以公當稱一志農戰又云令狐彰爲滑州節度使時寇戎殘後城邑爲墟彰一志農戰數年内外收復黎庶因人之利又云令狐楚爲北都留守兼太原尹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之利而利之故封内晏然詞藻之美又云韋承慶爲雍王參軍府中文翰皆出於承慶詞藻之美擅於一時振職孔帖云高郢爲吏部侍郎人善其振職明銳又云裴冕歷殿中侍御史少學術然明銳果於事有大臣器又云竇參有大臣器以稱職又云張次宗開成初爲起居舍人文宗開成時左右史立螭頭記事次宗最爲稱職以奏對無易其才又云韓思復爲禮部郎中法天以智舉其才知兵書禮部云李揆中書舍人有當官之稱又云李揆爲禮部侍郎知貢舉時天下多故選人數多轉刑部侍郎屬僚歎服又云節將屈服慶曆四諫撰會計錄鐵面御史大才當大用才過職位不配材又云趙元昊爲吏部侍郎有當官之稱

坐也唐書曰蘇珦調鄠尉李義琰爲雍州長史鄠多訟珦至府裁決明辨義琰歎異謂曰此公生也恨吾齒暮不及見 簿領中乃有是人四朝史吳仁澤爲寧介主簿范純仁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

原不稱職 鼎折足覆公餗易言不勝任 負且乘致寇至易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求賢審官以資共理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增唯騁詞辯冊府元龜曰唐溫彥博太宗時爲吏部郎中知選事意在沙汰多所損抑而退者不伏囂訟盈庭彥博唯騁詞辯終日喧擾爲識者所嗤 唯稱好鬚唐書云太宗在翠微宮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帝曰房元齡聞緯拜尚書謂何曰唯稱好鬚帝改之 非宰相器孔帖云李拯不倍馬周及拯周爲中書令帝欲用之周言拯很於自用非宰相器 聲名稍減冊府元龜曰蘇壞牧人時稱曰蘇史及居相位聲名稍減 機務壅滯又云在相任偏所向無用賢宗初爲相兵方略多事機務壅滯 不稱良史韓愈順宗實錄云令狐峘以左遷子史館修撰修玄宗代宗實錄辭勤苦多遺論不稱良史 輕笑孔帖云元稹拜平章事朝野雜然如笑 起武力又云章待覽起武力與選之無朝野共喧薄之 不能動搖山嶽銓總亻朝野常門大丈夫當敢言地要冠明爲門不聽以報御史大夫出使不能動搖山嶽州縣爲不稱職天子御史 不適輪轅冊府元龜云雖而獎法吏云不適輪轅在銓衡之用 文

公天中記云晉相和嶠少年好爲詩布於汴洛入相專托人收拾焚毀不暇好事者爲曲子相公 年踰六十冊府元龜云晉陳讓爲司隸年踰六十暮氣衰憊云 金椀玉盃盛溲溺五代孫晟與鄴都作相俱忌輕延已口云五代金椀玉盃盛溲溺 又云五代宋齊丘孫晟爲相齊孫口書無能專決但書名而 可盡溲

但書名 李東陽中書有職無能專決但書名而 朽壤冀壤書歸田錄云楊億爲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億從進真宗自注其

則曰朽壤冀壤使遂以爲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爲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性氣 不通華言續文獻通考云洪武四年朝策會試舉人於奉天殿高麗金濤中三甲授安丘縣丞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

稱職三 才過職 不稱職附

增詩唐杜甫哀故司徒李光弼詩曰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頹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貼 孟郊上河陽李大夫詩曰上將秉神略至兵無血威三軍當嚴冬一撫勝重衣霜劍奪衆景夜星失長輝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武牢鎖天關河橋紐地機大君何以安守此稱者稀 李白贈潘侍御論錢少陽詩曰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堦前虎士羅干將 白居易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詩曰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休明值堯舜勳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終兼武六韜動人名赫赫憂國意忉忉伐蔡擒封豕吳元濟平齊斬巨鼇李師道兩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濤寵重移宮籥自東都留守改北京留守恩新換閫旄保釐東宅靜守護北門牢晉國封疆闊并

州士馬橐胡兵驚赤幟邊鴈避烏號令下流如水仁沾澤似膏路喧歌五袴軍醉感單醪將校森羅武賓儀儼雋髭客無煩夜柝吏不犯秋毫神在臺駘助魂亡獫狁逃德星銷彗孛霖雨減腥臊

增制唐白居易授元稹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曰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吾精求雄文達識之士掌密命立內廷甚難其人元稹去年夏拔自祠曹員外試知制誥而能芟繁詞剗豔句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綍垂之而爲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汝爲中書舍人

以司詔令　又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曰長史數易爲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懦弱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

增碑唐張九齡侍郎裴光庭神道碑序曰開元中遷兵部侍郎考遺訓補闕典領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國容以精軍實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出其言霈乎人有歸也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尋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叶文軌之殷發天人之和多士動色羣方改瞻

增墓誌唐常衮御史大夫王公墓誌序曰公諱鉷太原人也以御史大夫領京兆尹黜幽陟明考察風俗地征圍賦均輸平準天子六閑上林三官皆總制之未央前殿離宮下苑亦護作焉威檢轂下風清關右紅粟冰繞露積朽腐星精雪駟外廄填溢廣靈囿之百里奉祈年之萬春漢家水衡少府錢四十萬至是而過之俾我雜敬之朝四海雄富　又太子賓客盧正已墓誌銘序曰公之議刑也先帝以天下初定禁網疎濶朝廷郡國廢革舊章於是草具科條制刑錄三卷以成後代法程公之居守也自胡馬入洛三川大殘長樂衛尉悉無官守

中臺文書盡成灰燼而白晝大都之中剽吏奪金殺人橫道河南尹不能禁公以明恕清汙俗以淳和消沴氣士庶欣欣勸懋郎吏增嚴屯校日引月長四方和會

增才過職墓誌唐楊炯隰川縣令李公墓誌銘序曰公諱嘉字大善遷隰川令川原爽塏風俗和平晉獻公之胄夷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郢容爲侯陽泉依六壁之城孟津合三溪之水公以轜車就列墨綬當官有鹽績於鄉人用牛刀於曾邑市鄽無競不假鞭絲學校方興惟聞擊石諸侯取其軌則四海瞻其儀表爲杜陵之男子誰繼後曹茂鄉里之小兒顏辭彭澤於是退歸初服就

養私門

增 行狀 元姚燧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曰公諱德輝字仲實至元改元授公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自爾愈益勤厲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贓以剗民賊敎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歎一權度以絶欺詐之擾嚴鼓柝以警奇衺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

增 不稱職 詩 唐武元衡寄上中書李相公詩曰昏旦倦興寢端憂坐向徵蕪頗不覺老蘧瑗始知非授鉞虛三顧持衡曠萬機會應舟楫便煙雨五湖歸

守職一

原 小國供職 諸侯正封 左傳昭公四年楚子合諸侯於申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供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宋公爵故獻公禮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又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

典司宗祏 善守先代 又曰鄭厲公入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按厲公反國原繁故原繁言已世爲宗廟蓋神祏宗廟藏神主以石也下詳前左師

增 橫劍 持杖 續漢書曰种暠字景伯順帝時爲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不齎一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暠橫劍當車且曰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姦邪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 晉書曰秦然異從朝門庭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昌門入前驅競至城門校尉王滿聽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暗好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旦名滿聽選位二等

批 制敕 封除自 資治通鑑曰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 經濟類編曰司馬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雖居政府神宗不從命從光韓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

各植鑿 不越樽 淮南子曰軸之入轂各植其鑿不得相通結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宋高曰不侵其職不當其事庖割有主尸不越樽

不可得昱 請先殺臣 資治通鑑曰左神策軍史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軍孟容不之遣曰臣爲陛下尹京邑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故刑部

衙又曰司空于頔索賂事覺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子昆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

駁駙馬 糾道士 上詳第二條詩文冊府元龜曰後唐莊光達唐末時昭宗駕在華州敕寫御史中丞帝置業院於禁中道士許嚴士出入無間毀至列爲因此左道末進首衆光違特寵誅之伏法

令殺犯法 欲斬私役 冊府元龜云李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法一動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法司不敢奉旨 又曰李乾祐爲殿中侍御史有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以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便乖畫一之理臣忝憲司不敢奉制

懷義除名 王澈伏法 冊府元龜云狄仁傑爲大理丞上元二年權善才范懷義並爲斫昭陵柏木奏罪名帝特令殺之仁傑執奏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二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爲何主臣所以不敢奉詔 又曰晉張仁愿開運初再爲大理卿嘗以闕

州刺史王澈犯贓朝廷以澈功臣之子欲宥之仁願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 **自有樂官任**

此是待詔職 冊府元龜曰唐王及善遷左奉裕率孝敬皇帝之居春宮宴集命之掛衛及善對曰殿下自有樂官此非臣任也 問奇類林曰仁宗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是待詔職也

守職二

原 **世不失職** 左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各止其位** 易艮象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按艮為止象賢君子則民所處各止其位也 **執技事上不移官** 禮記王制云凡執技以事上者不移官鄭元注云欲專其事也 **不如守官** 左傳云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不謀其政 論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論語 **恪居官次** 左傳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 **真守法臣** 韓非子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茆門廷理舉殳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請誅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真吾守法之臣乃益爵二級 **妻為組善吳起使歸** 韓子曰吳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加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增 **不待三** 孟子云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不越樽俎而代** 莊子云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士不兼官** 慎子云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 **踐薄冰** 漢書云越職踰法以取名譽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有司之罪** 鹽鐵論云馭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

原 **據法守職** 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守吏也 **帝至尚書陳矯跪問** 魏志陳矯傳曰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慚回車而返 **奉職佳吏** 吳志呂蒙嘗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

增 **唯思廉侍王** 冊府元龜云姚思廉初仕隋為代王侍讀及義師平京城府僚駭散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 **令之貳豈得拱默** 資治通鑑云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崔沔曰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由是事多異同 **稍忤時宰** 冊府元龜云鄭餘慶為吏部尚書元和六年有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寫黃州司馬敕至南省餘慶封還以為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官是開徼倖之路由是稍忤時宰 **作魏徵段秀實傳** 唐書云李翱轉史館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今善惡皆取行狀諡議蓋行狀多是門生故吏莫不虛美於受恩之地今請但指事實錄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從之 **剛正守法** 冊府元龜曰崔沂梁開平中為御史剛正守法人士多之 **祭酒司業則不可** 問奇類林云鄒浩字志完第進士調揚州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愧謝 **獨擊鶻** 又云王懿敏公素陞臺憲風力愈動嘗與同列乃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鶻 **乃委手版** 又云周敦頤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部使欲深入之頤力爭不能直乃委手版謝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使者感悟囚得生 **越職而言罪也** 宋史云歐陽修為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

寧可負鄉人天中記云袁樞字機仲爲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潤其事
公曰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守職三

增 詩 宋惠洪謁蔡州顏公祠堂詩曰開元天寶政多暇
尊臣姦驕濁清化尺入橫吹入醉鄉國柄倒持與人把
漁陽番將易漢官在廷之臣無諫者吳綾蜀錦光照眼
更覺霓裳韻和雅叛書夜到華清宮狩呂骨驚天子訝
二十四城陷同日長嗟乃爾忠臣寡閥傳平原城壁堅
穴鼻可以牿牛馬譬如灩澦屹中流江勢遠來波倒射
吾知守職事主耳行藏初不較用捨公時風姿入廓想

貫日精誠震天下

增 賦 唐馮韜漢文帝幸細柳營賦曰虜犯榆塞軍屯柳
營觀文帝勞師之禮得亞夫爲將之名足使他將頳厚
餘兇股慄戈鋋有耀磨灞水之波瀾士馬無聲恂轅門
之風日焜燿今古光照典墳振天聲於絕漠笑兒戲於
諸軍山河保誓竹帛垂勳

戒慎一

增 敬慎 廉謹冊府元龜曰吳漵章敬皇后之弟代宗朝獨承顧問貞元已後德宗任遇信重歷遷中外親要之職小心敬慎所致也 又曰劉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遜退廉謹而已 削稾

焚制冊府元龜曰熊實貞觀中爲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時政得失輒隨事封進奏便削稾外無知者

又曰高郢貞元中爲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

馭馬 載舟尚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虎變 鼈行關尹子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

如臨淵 不垂堂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史記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王不乘危而徼幸 有二乘 愼一仞說苑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 徐幹中論曰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

常合中道 不起黨與冊府元龜曰韋綬德宗朝爲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論常合中道 又曰宋申錫寶曆二年充翰林侍講學士在翰林清慎介潔不起黨與

懼有誤失 不務矜衒冊府元龜曰皇甫無逸太

宗貞觀中爲益州刺史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連
一使連日不得上道 又曰王紹貞元中爲戶部尚書判度支於時德宗以紹謹慎凡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
決紹未嘗漏洩亦不務矜衒

他皆如是 然猶如此漢書曰石建爲郎中令奏
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爲太僕御出上問
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然猶如此

行如繩墨 手
執圭璧說苑曰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 鄭氏語林曰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如圭璧足履繩
墨

未嘗被奏 復有何憂東觀漢記曰桓文高爲郎二十載未嘗被奏三署服
其重慎 經濟類編曰唐主委蕭瑀以庶政嘗有敕不時回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
相違今王業經始事係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昭侯必獨臥 翁叔不敢近韓非子曰唐谿公謂昭侯曰夫瓦器至賤也不

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爲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泄於妻妾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出宮女不敢近 師道未嘗泄內事 徐岱亦不談人短冊府元龜曰師道爲侍中參預朝政性周愼謹密未嘗漏泄內事又曰徐岱代宗時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愼過甚亦不談人之短 竊識視不失尺寸 每與言未嘗臧否漢書曰霍光字子孟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每出入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嵇康家誡天下之至愼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極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 吳湊大曆中爲金吾 裴垍元和中在翰林冊府元龜曰吳湊章敬皇后弟大曆中爲金吾將軍小心廉謹偏見信任又曰裴垍元和中在翰林屬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一以問垍垍小心謹愼甚稱上意

戒愼二

增 衣袽易曰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原 唯予小子不聰敬止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不自滿假 恪敬天命 玩人喪德 克自抑畏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 怵惕唯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爲 武王圖商至於鮮原 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晉語姜氏謂公子昔管敬仲云云 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國語單穆公云 師曠聞子晉之言東踊其足 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曰善哉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國語注滋益也 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范文子語 范武子謂文子千人怒必獲毒焉 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二山魯人以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蓋愼之至也 夫有尤物則必移人苟非德義則有禍 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 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狐有牙而不敢以噬貐有爪而不敢以搬 銍戒善敗護守勿失戒守以信 綿綿不絕將成網羅 毫末不札將成斧柯 敬愼不敗 失在自克過在自懲 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 爾有力於王室敬之哉無隳乃力 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 問謗譽於路辨灾祥於謠 有邪而正之盡誡之入 無曠其衆以爲亂梯 增 不答溫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夏周密謹愼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 愼乎

所不察中鑒論云赴谷必隊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 動斯得揚子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 寡門不入宿意林云寡門不入宿臨甑不取塵避嫌也 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冊府元龜云張延師以軍功累遷左右衛將軍前後二十餘年爲謹周慎未嘗有過 比之金日磾又云阿史那忠高宗永徽中爲右驍衛大將軍所歷以清謹見稱前後宿衛四十年時人比之金日磾 不敢獻名馬又云李德憲宗元和中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德獻之德以職總親軍不敢從

戒慎三

增 誡 唐韓愈守誡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于天子不唯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之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宅于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知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强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越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擒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柳宗元敵戒曰秦有六國兢兢以强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

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秖益爲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痾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遺愛一 牛祠附

原 前召後杜 思亮愛瞻 後漢杜詩爲南陽守人懷之前漢召信臣爲南陽亦有遺愛人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蜀諸葛瞻亮之子也蜀人思亮而愛瞻每朝廷有善政雖非瞻建百姓相告曰諸葛侯所爲以是美名過其實也 送數百里 取一大錢 後漢孔奮字君魚爲姑臧長被徵吏人羌胡曰孔君清廉宜報德相率賦斂牛馬器物千萬追送數百里奮謝之無所受後漢劉寵爲會稽守徵入山中有五六老叟人賫百錢送寵曰他時發吏求人間至夜不絕狗吠竟夕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垂老遇明臨聞當去故自扶奉送寵爲取一大錢受之 增 揮涕 割耳 冊府元龜曰韋仁壽武德初爲巂州刺史檢校南寧州都督及將還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又曰陽嶠爲魏州刺史歷兗州荊州長史所在以清白聞魏人詣郡割耳請重臨其郡 裂裳 竊鐙 潛確類書曰梁安成康王秀爲南徐江荊郢刺史及薨四州裂裳爲白帽哀哭以迎送之冊府元龜曰崔戎自華州刺史遷兗海沂密觀察使將行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靴竊鐙者 臥輪 毀橋 冊府元龜曰夏魯奇明宗天成初自河陽移鎮許州有性官吏至臥輪斷鐙整守衛門明宗遣中使慰諭之又曰袁象先爲天平節度使奏詔走闕朝人遮留毀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逃 置一本 留一卷 潛確類書曰司馬溫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弔鬻衣而致奠京師民畫其像刻印粥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畫工有致富者又曰張乖崖守蜀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希白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訃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爲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閱所留文字

乃公書像自爲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僊遊閣爲之立祠 本

赴長史 迎拜京尹 冊府元龜曰裴懷古中宗神龍中遷左羽林大將軍未達都復授并州長史吏人出郊以候懷古命驅速出迎之人百姓奔赴逾衆 又曰嚴郢爲京兆尹宰臣楊炎恐其累己陰令御史劾郢拘就金吾仗京師百姓數千百人將請闕號訴德宗知之乃判郢爲御史中丞百姓知郢得不坐皆迎拜喧呼聲聞數里

在鎭六歲 更留一年 冊府元龜曰薛平元和中爲滑州刺史隨滑節度使在鎭六周歲兵甲完利井賦均一至是入覲百姓戀道乞留 又曰崔務習爲博州清平令以歲滿當去職百姓懷其善政詣闕請更留一年制許之

絃歌爲食 縞素送喪 潛確類書曰後漢王渙爲洛陽令卒民思之爲立祠安陽亭西每有酒食輒絃歌薦之 冊府元龜曰崔日用爲并州刺史爲政以惠愛見稱及卒靈觀初發并州吏人數百皆縞素送喪

童稚十餘歲 百姓數千人 冊府元龜曰韋景駿爲肥鄉令後爲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轉餘有童稚數十人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曰吾去此時汝等未生何懸戀之甚也對曰比聞長宿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並是明公遺蹟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覩 又曰待令進初仕後喜爲趙州刺史不周歲而部內大理後以病終於官及孫葬本邑百姓皆而立之者數千人

原 生祠杜軫 荀勗 晉杜軫爲池陽令爲雍州十有一縣最百姓爲立生祠 荀勗爲安陽令有遺愛立生祠

石相祠 欒公社 石慶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齊爲立石相祠 漢欒布爲燕相齊齊間爲立社號曰欒公社

號神父 圖形像 宋登字叔陽爲汝陰令政教明能號稱神父遷潁川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汝陰人配社祠之 晉陸雲爲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之圖形像配食縣社

增 李琪表 廷珪撰 冊府元龜曰錢鏐爲吳越王開平五年杭州刺史耆老列狀願爲鏐建生祠太祖詔刑部侍郎李光嗣爲宣慰立祠堂令翰林學士李琪表碑文以賜之 又曰韓遜嗣爲靈州節度使善於爲理部民請立生祠堂太祖許之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碑文

率錢十萬

讓祠數四 冊府元龜曰呂諲肅宗上元中爲荊州節度使理江陵三年號爲良牧初方生祠祈禱移後歲餘將士等又奏錢一萬於府西夷壇地移祠立之 又曰李穀仍仕漢爲秦州刺史廣順末宛丘縣民稱穀惠愛欲立祠堂以聞時穀爲宰相簡君人陳請太祖前陳讓者數四

遺愛二 生祠附

原 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 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 室陽記諸寄朔王

悅其化 敬其樹 毛詩 思其人 愛其樹 春秋左氏傳曰甘棠云云

童子不歌謠 舂者不相杵 史記 趙良見商君云云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及秦國男女流涕云云

子產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春秋

大夫哭於朝 商賈哭於市 韓子云子產病死也

處女泣於室 農夫哭於野 說苑云子產死

丁壯號哭 老人兒啼 史記子產爲鄭相死

婦人捨珥 良人弛琴瑟 說苑云子產相鄭而卒

思蔡 傳蔡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向方而道哭 抱手而憂行 賈誼新書鄭穆公死

婦人扶珠瑱 大夫釋玦鞼 遊童不謳歌 舂築不相杵 沽者不讐其酒 屠者罷列而歸 已上並鄭穆公死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生有榮號 死見奉祀 漢循吏傳

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漢趙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云云 民爲立祠歲時致祭 漢書

文翁爲蜀郡縣小吏也 民共立祠至今不絕 又朱邑爲桐鄉嗇夫云云

南陽爲立祠 又召信臣 過塚拜謁仰天號哭 後漢祭彤傳曰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思其人至其鄉 東觀漢記東平王東

巡狩

懷其恩信舉國號哭 後漢耿秉傳曰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棃面流血注云棃為劃也

大小感恩旦夕臨哭 又曰鄧訓卒官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矣

百姓道祀 後漢書云王渙為洛陽令[illegible]

吏民立碑頌德記迹 後漢[illegible]

傳瑗為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為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illegible]

思劉 陽劉[illegible]長陵張[illegible]

人歌之曰時復來安不[illegible]劉君何[illegible]

增 制服行喪 後漢[illegible]

張嬰[illegible]國定[illegible]十餘年乃[illegible]降為[illegible]太守三年卒[illegible]

原 汲民為立祠 耕人輟耘紡婦遺索

增 起廟圖形 太守[illegible]起廟圖[illegible]遺形像[illegible]

原 吏民立祠 增 刻石

原 百姓巷祭戎夷野祠 見碑悲感 見樹哀泣 西土樹碑見者皆拜 市人為[illegible]

散舉市皆哭 許赴哀 棠棣碑 帝親製遺愛碑 金觀州人 所至有遺愛

遠會宇人梁思道為豫州刺史[illegible]祠及記諸[illegible]亮初[illegible]括傳[illegible]建碑立廟[illegible]

[illegible]刺史為[illegible]有州惠政百姓[illegible]

不許赴哀於樹[illegible]

又云立為碑[illegible]

增 不

思

歷河南尹宣猷土俗然後致理也故等州所至有遺愛焉使必先究

公政 又云來[illegible]自華州刺史[illegible]道不得去揚州[illegible]陵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百姓書

必不敢易表

述其遺愛 又云[illegible]

得蓋藏之宜

識面者淚 聽留

周歲 又云[illegible]

攀轅遮圍 聚哭柩所 父老垂涕

化留上[illegible]

原 生祠 狄平立祠 盧江立祠 桐鄉立

張任並立 兄弟

至孝配社

並立 人吏為立

增 改置佛寺 優詔許之

禱祀

之詳 進又狀云[illegible]

遺愛三 生祠附

增 詩 宋蘇軾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詩曰吏民莫扳援歌管莫悽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爲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爲設紛紛等兒戲鞭鐙遺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絕 又曰父老何自來花枝裊長紅洗琖拜馬前請壽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謝父老正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非吾過去亦非吾功

增 狀 唐張次宗請立前節度使李德裕德政碑文狀曰勳著王室則銘於景鍾功及生人則刊於樂石故扶風存必拜之地峴山有墮淚之思竊以李某緒慶相門伏膺儒業得郤縠詩書之學兼祭遵儒雅之風自授任坤方鎮安全蜀亭戍多警災旱相仍外有定戎之功則城柵相望內有繕完之備則器甲惟新強寇將罷其東漁鄰敵自止其南牧況今令行屬郡咸肅連營來蘇之謠已彰於昔歲去思之美無謝於古人今合境同詞諸郡獻狀雖黃霸入用寵方盛於登賢而鄧侯不留情猶深於愛樹臣謬當戎代備聞政能願嗟臥轍之情特允紀功之請

增 頌 唐張九齡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頌序曰公名恒字子濟性持重有器望即溫而聽厲動敬而居簡度量可以軌物德義可以服人佐益州攝御史中丞都督西南軍事先是兵連釁徵歲轉軍儲援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擔以賂鑿重餌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盡境賴全開元十二年以理迹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既解印去郡舉車盈途或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不及而老幼啼呼如是者十日乃出界而皆言曰捨我何之及聞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爲之罷舂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爲仁由已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 唐獨孤及懷州刺史楊公遺愛頌序曰皇帝嗣位二載河南得賢二千石曰猗氏楊承仙者剛毅公廉仁民愛物起鞞鼓間爲唐循吏天性貞方非有經術潤飾推誠御衆以身率先民用不擾政是以茂於是王師始平河北而覃懷纔歸於我大軍之後城郭爲墟相國涼公拔公於戎馬之上表爲刺史公既至則弔瘡痍剪荊棘省事節用寬其征而均其力然後濬決古溝引丹水以溉田遂爲沃野未食河內數千萬口流人襁負如歸市焉鄹

煢無告不能自耕者貸牛種與農器視五穀所宜督其
程課勞來不怠每循行屬縣問所疾痛時其飢飽人人
得敦其業而厚其生上奇其能以璽書勞勉封弘農郡
公邑二千户方倚以牧民民不遐其福大曆二年公薨
於州閭境相弔童子不巷歌　元顧文琛馮侯去思頌
曰皇帝即位之明年詔地官考輿地圖舉天下縣邑民
數之繁者陞爲州置賢守臣以宰百姓於是越之諸暨
實得今馮侯翼越在漢爲會稽郡其民剽輕漢嘗以貴
近臣爲之守猶或不振侯始至州訪民疾苦姦猾望風
引避鋤脅舞文虚增税石民以抑納爲苦侯洞察其姦

令民得自陳訴積弊盡去先是大令分午田里無虚日
侯至悉禁戢之亦無廢事有私謁於侯者侯輒斥去之
邦之士喈喈稱薦侯間笑曰薦士大夫常分也吾求不
負吾學耳郡政之暇輒引諸生講習經史州吏璟聽之
凜凜乎有富而教之之意會行省以浙西某路荒田失
實及瀕海郡鹽法多弊檄侯往問州民數千人遮道請
留不得請則相對涕泣如失慈父侯奉檄所至弊衣徒
步以察微隱嗚呼若馮侯者求之古循吏殆未見其比
也頌曰蕞爾暨陽附庸於越生齒滋衆在今爲劇帝敕
輿圖命陟而州擇賢守臣得令馮侯侯自西來無馮傲

衣邦人環觀且喜且疑侯始爲政循循于于惟奸是屏
惟弱是扶閔俾苞苴累我名節爾冰雖清我行惟潔堂
堂乾坤如侯幾人天實遺侯惠我邦民邦民歡呼更相
告語始疑今信侯我父母昔侯未來骨肉流亡侯既來
止爾農爾商帝憫下人病於薦饑水利田功乃懋乃司
帝曰咨汝往貳其政侯拜稽首臣翼惟命我民有言侯
毋疾驅天子有詔侯不敢徐世無陽秋孰紀侯德百世
不磨視我茲刻
增碑唐杜牧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序曰皇
帝名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

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
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殁四十年稚老
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
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孰與聽聞詔授使臣杜
牧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按武陽公字文明以明五經
登科元和二年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爲
一都會俗以茅竹爲居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
人無固志公始至任敎人陶瓦伐山取材人能爲屋取
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不二
周歲凡爲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派湖入江節

以斗門以走暴漲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公之爲政去害興利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子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理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　明楊士奇君山廟碑序曰君山廟者祀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爲政而能愛民生則父母之歿則蒸嘗之張侯之同知常州也奉部符專督農事躬履壟畝察種植而爲之勸或時坐膝問相爾汝語如家人所過飭勵學校正士習民其戴是時天下軍伍滋弊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規匿而詭傳平民與籍民被枉比朝廷以璽書分命御史清理御史當詣蘇常者言於兵部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以檄侯御史時銳意得軍爲功不復矜念民枉侯固執民實非軍御史不可奈何數詬詈之侯忿懣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然常之人賴侯以免於枉者猶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極力助御史得軍而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怨於道路常之人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澹泊廉介不苟取一毫自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而已易簀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擬出取膏油一盂以入侯遙見竟謝却之其操類此侯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于庭奠祭累日柩行白衣冠送者數千人後數年江陰士民協謀作廟於邑之北君山以祀侯來請書於石併作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將事侯名宗璉字重器江右吉水人詩曰肅肅兮侯堂酌山泉兮薦林芳泠泠風兮瑲瑲侯戾止兮珮玉瑲懷仁侯兮撫我動與息兮有敎稼芃芃兮連疇侯顧我兮樂以笑侯乘兮蘭棹儵東皐兮忽南畝溪有鱷兮陸有虺侯赫視兮敢余民侮侯來遲兮逝何疾侯之逝兮我民以戚山之明兮水之麗侯舍茲兮安適

【增】弔文明王英弔陳先生文曰予嘗至番陽自潯梁山中道經德興父老言前令陳公孟藻德政民受其惠惜去而亡矣予與公之子敬宗登進士同官於朝又得備考公之行誼追悼往昔爲文以遺番人俾永其思其辭曰余浮番以遠征兮歷先生之故治遺老泣而告予兮嗟後時已十祀心悵怳以永懷兮宵耿耿而不寐嗟若先生處此下邑兮不驟以進綰章與綬兮被仁履信彼狡之誏兮欺則弗忍澆者既敦兮薄者益遠嗟哉其此去兮卒莫我返鵾鵬翱翔兮鷹鸇利吻張呀互嚇兮爭饞肆忿夫豈不懷先生兮如失父母故世之所惜兮謂先生內實無疚而其所悼兮曰年未中壽才可以經濟

兮施則未究殞夭而冉疾兮人孰其詬彼或幸其災兮何疾美而夸醜惟尼父之興歎兮曰善人吾弗覩余故撫膺而深喟兮獨揮涕以隱憂

【增】書事明高啓書博雞者事曰博雞者袁人素無賴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鬬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即誣守納己賕使者遂逮守勝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

者耳彼豪民誣賢使君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鬬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袁人聚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不問日暮至豪民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有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嗾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豪民氣盡叩地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收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增】生祠判唐李宜對立生祠判曰考龔黄之跡窮卓魯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聿修仁政斯舉丕變舊染化居恆風歎歌名之徒勤想借寇之無及龔全遺愛遂建生祠歿無愧於張蒼存不謝於王渙因心所感

縱獲福而無傷唯道是從豈爲術之能致告之誠謬訴乃有平

異績一

【增】三異 十奇 後漢書曰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錦繡萬花谷曰嘉祐中河清縣知縣王元規軍民歌詠 有十奇一奇民吏不識知縣兒二奇獄卻曾司舊肚皮三奇買物價錢不相彰四奇處事明白盡無私五奇衙裏不見兇頑兒六奇蝗蟲不入境內飛七奇不敢賭錢怕官知八奇不義不撑不敢爲九奇鄉村不被公人欺十奇百姓納稅不勾追

削課制 毀檻穽 後漢書曰宋均爲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均到下記屬

縣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虎東遊渡江又曰法雄遷南郡太守有雲夢藪澤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

因相率而還 晉書曰曹攄字顏遠補臨淄令歲夕攄行獄曰御等不幸至此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耶衆因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攄悉開獄出之至日相率而還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妖不可久居 錦繡萬花谷曰唐李景讓遷洛陽令民吏畏服夜聞中有人語曰李令行事威猛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聞者啟門覘之寂無影響方知其妖也

異續二

原 吏民稱之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吏民稱之不容於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謂京兆尹

潁川八年治有異政 漢書黃霸臨潁川八年治有異政鳳凰頻見其境

膠東九載治有異政 後漢書吳祐傳云祐爲膠東相九載治有異政

治有殊政 東觀漢記郭賀爲荊州刺史治有殊政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黻冕之旒

治有異績 後漢書王渙爲洛陽令治有異績

治績尤異 王隱晉書曰太康十年詔曰陽平太守梁柳治績尤異賜粟千斛秩中二千石

增 有治縣譜 齊書云傅琰父僧祐並爲山陰令父子著奇績世云諸傅有治縣譜

幼女搏猛獸 冊府元龜曰劉傳爲敍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攜拾於儀杖徵獸將噬幼女號呼搏而赦之母子俱免觀察使韓滉奏爲異績加金紫之服

百姓祈佛 經濟類編云唐宣宗校獵於渭上有父老十數人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爽有異政考滿當罷請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

野無閒田路無拾遺 冊府元龜云梁王師範自昭宗龍紀中爲青州節度十五年甚有殊政縣令刺史皆奏儒雅之士爲之野無閒田路無拾遺

異續三

增 行 宋劉宰殺虎行曰君不見陽羨周將軍射殺南山白額虎千古萬古聲流聞又不見宜興趙大夫南山三十有六虎令行殺取無復餘一虎昔何少三十六虎今何多虎多人不患所患政之苛大夫性高明下令走風雨所知在田里了不見臺府既令民免政之虎又與民除虎之苦四境之民歌且舞或云殺虎太傷和胡不令渠自渡河我聞此言笑且呵大夫憂民憂豈必限吾土古陽羨今宜興大夫邑之主將軍邑之賓主賓多寡事不同千古萬古同清芬

增 賦 唐羅讓耿恭拜井賦曰漢耿恭躬受斧鉞志清煙塵堅蹤勒之辟依澗水之濱據以爲備期乎來窮匈奴奔敗而伺隙澗泉湮絕而不至雖礪乃戈矛而渴我將吏遂乃處孤城而穿井窺重泉而闢地深餘十丈曾無一勺之多職長千夫幾敗三軍之事外整衣服中懷果敢推赤心於神祇禱素液於坎窞拜未及起叫天以無辜言未及終觸地而有感閟其質若俟仁人發其蒙俄成澹淡灌濯執熱祛除積慘明矣大漢士卒所以歸心惕爾羣胡君長於焉破膽

增 行狀 唐張說兵部尚書國公郭震行狀曰景龍中授

公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葱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鎮西域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爲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葱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蔭數頃大軍至日有黄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公手書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黄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靜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

政術部九

禮賢 任賢 得賢 知人 不求備
推美下吏 稟賢 薦賢 施惠 賑卹
禮賑貸附 去糴 興利 方略 勸課
得民 不拾遺

禮賢一

原 呂氏春秋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 孟子曰用上敬下謂之尊賢 說苑燕昭王問於郭隗曰齊人削取八城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昭王避席願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 增 漢文帝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擧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

以上率百召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焉　經濟類編賈誼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取師之禮出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名矣　劉向曰游江漢者託於船致遠道者托於乘欲伯王者托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伯王之船乘也　晉書曰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皇甫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元纁之贄自古之舊也若湯與文王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　經濟類編曰唐代宗嘗問關播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代宗曰朕比以下詔求賢又遣使廣加搜訪須能者用之若何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唯得文辭于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　唐書李絳謂憲宗曰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　又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

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　事文類聚曰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堦坐稍久則吏從旁喝相公尊重客蹴踖起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自是羣公稍效之

禮賢二

原左傳曰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猳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　增經濟類編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　又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

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居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史記曰子貢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又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人亦苦矣穆公于是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　〔原〕韓詩外傳曰楚莊王使使賚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則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史記曰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又平原君傳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躡蹻檐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　戰國策曰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往見郭隗曰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對曰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

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于燕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曰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于隗者乎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士爭湊燕　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增〕漢書曰初楚元王交禮待中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致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事文類聚曰漢樓護家居長安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衞將軍輔政罷朝欲候護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聽強諫反雨立閭巷　李膺有疾不通賓客惟陳仲弓來乘輿出迎之　〔原〕魏志曰鉅鹿張臶學兼內外前後辟命並不就後還居任縣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吳志云周瑜

薦魯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衆賓罷退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　又劉基傳云孫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增事文類聚曰劉驎之少尚質素車騎將軍桓冲聞名辟爲長史固辭冲常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愧詣其父　又曰郭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晉書曰元帝還鎭東大將軍遣賀循書曰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鎭餐服元風景羡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執策柴車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

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志在竭節耳羣望顯顯實在君侯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爲軍司謹遣參軍某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　宋書曰羊欣常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將軍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是益知名　唐書曰自德宗朝宰相歸私第百官不敢及門裴度以方討不庭宰相宜日接多士冀有所得因奏請通賓客許之四方布衣盡得以策干宰相至今宰相私接士度之請也　宋史高宗時侍讀范冲薦尹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命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始就道至九江又疏辭張浚當國言其拒劉豫之節且所學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津送至國門　元史元世祖在潛藩以安車迎李俊民延訪無虛日　明紀事本末明太祖爲吳王時既下處州遣使以書幣聘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明年三月基等至建康入見喜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禮賢三

原築臺　懸榻　郭隗謂燕昭王曰王欲致賢請從隗始昭王乃築臺師事隗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也　後漢樂安太守陳蕃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致之而不

名特爲設一榻去則懸之璆字宣之家與徐孺子事不同並存之

引車見朱亥　避寢舍蓋公　史記魏隱士侯生爲夷門抱關公子欲厚遺之不受乃置酒大會侯生曰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公子乃引車入市侯生下見朱亥睥睨久立公子顏色愈和　漢書曹參爲齊相聞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乃避正寢舍之

降尊就卑

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易

隗囂與馬援共臥　關張與先主同牀　後漢馬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　蜀志云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增栖筠執經問義　鉅夫奉詔求賢　唐書李栖筠拜西都團練觀察使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冲等超拜學官身執經問義　元史吳澄字幼清力聖賢之學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

懷金訪師道　守禮絕章惇

宋史陳師道初遊京師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秦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留比至聽其議論益敬畏不敢出　又曰章惇在樞府將薦師道亦屬觀延之師道答曰每書諭以章公降居年德以禮見招不後何以得比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數大為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自鬻故謹其始以為之防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懾後無平生之舊公蹤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決義聞命走門公又何取為幸公絕日成功謝事簡中東歸師道當御款疑乘下澤辛候公於東門外尚大曉也及導為相又致意焉終不往

陝名高陽里　更署浩然亭

唐書賀德仁越州山陰人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比漢荀氏太守鄱陽王伯山改所居甘棠里為高陽里　又曰樊澤為節度使時孟浩然墓畢據歸乃更劉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躬至簿歷　獨拜林下

宋史呂午嘉定間授烏程主簿郎寺致之慕丁事一決子年守張忠恕皮之孫也為年尤力時忠恕之乃飲養而時時躬至薄騰迎午仁親入都與午皆衣彩衣奉餘且壽郡人栗之　事文類聚請蒿孔明每至屜德公家獨釋林下

延聘何基　師禮王栢

宋史何基師事黃幹序園篤官純類漢儒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鄙不試景定五年詔察賢特為基與建人後雜同理宗之授史館校勘終亦不就也　又曰蔡杭楊棟相緒侍發趙學緯守台曉王栢為義澤上蔡而書院師鄉之者德旨蝕弟子之禮

李密修弟子禮　獨遠置人才簿

唐書徐曠字文遠性方正業勤純重實威楊玄感李密王世充皆從學精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採為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正禮老夫孔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為伊霍繼絕扶傾吾雖

老猶願盡力如為林卓乘危迫陰則候髮矣舞能為也後歸高祖　宋史呂午為烏程主簿史彌遠雖非賢相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年治隸之政亦書之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彌遠高久不見客午入謂特出迎

還刺不通　書帶不啟

北齊神武東出李元忠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學晡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賢髙令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遂見之　宋史蘇雲卿者廣漢人來豫章東湖結廬蒼闔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幣屬豫章帥及漕臣親造其廬帥漕乃屏騎從入其廬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士雖竹几地無纖塵几上有漢書一帙遺叩其揖里曰廣漢因言來德遠廣漢人翁宮滋之且問其詢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客起而言曰恭公令朕等致書共斎大素固出書本實几上請共載不可期以詰朝旦跡之則書帶不啟家具如敵而翁已遁矣帥漕復令沒拱几叢曰求之不早實壞竊位之蓋

禮賢四

原　吐握

周公下白屋之士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灑埽

任延為會稽都尉吳龍丘萇隱居三公連辟不對延灑埽其門達功曹奉錫相望于道積一歲萇乃來輦請府門願得生死備錄漢署議曹勞酒尋奉

屏後記語

孟客君在辭每待客少馬屏後侍人主記賓賓家語

車下伏謁

魏文侯師田子方太子擊遇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學因問何富貴驕人乎貧賤驕人乎子方曰者家驕人失國大夫驕人失家賀賤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說屣

無忌下士

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無賢不肖請而禮交之十年益歸之諸侯不敢加兵于魏

董允下士

蜀志董允為尚書令費禕典中軍期遊其嚴駕已辦董恢請允修年少官微見允當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合以就彼賓非所宜乃命解驂禕等駕下士如此

執贄愈恭

史記信陵君云謁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倦不敢息

說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

積羅堂而與之言翟積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特設一榻後漢徐穉傳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

爲設几杖後漢鄭元傳云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元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元不得已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起客館漢書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舍上舍戰國策云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證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爲之于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

魏王郊迎孔叢子云魏王遣使者聘孔子曰君久闚下風願委國先生

公孫虛館魏志管寧遇天下大亂往遼東投公孫度云

駕車而往說苑云范蠡楚宛人被髮佯狂文種爲宛令遣吏奉謁曰士有賢聖之資必有佯狂之義駕車而往

擁彗先驅史記燕昭王詳後

躧履起迎前漢雋不疑傳云暴勝之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

擥履而起魏志邴原傳云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皆來迎今日明旦度將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擥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渴之心謂訖而出

屣履造門後漢書鄭元傳云孔融深敬元

衣不及席續漢書皇甫規·

文信待賓史記呂不韋傳云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田伯好士韓詩

淮南養士前漢淮南王安爲人好士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

公子愛客魏曹植公讌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

寫范蠡之狀國語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進于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禮徐穉之墓吳志顧劭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

修曾子之舍說苑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之舍而後復迎之

軾段干木之閭新序云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

朝臨巷之士戰國策李疵說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而朝窮閭臨巷之士者七十家

見窮閭之士韓子云趙文侯

倪寬卑體下士前漢倪寬爲左內史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于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

定國迎師執經前漢于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

楚王郊迎至舍說苑曰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

齊王迎之於門戰國策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于門

接以師友之道後漢班彪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才因召入見擧司隸茂才·

待以交友之禮吳志虞翻結孫策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周公下白屋之士說苑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敎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

齊桓下布衣之士韓子云齊桓公

平原君側行撇席史記騶衍重于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

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

燕太子側階迎光 史記鞠武謂燕太子丹曰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

九九薄能因為禮之 說苑云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于九九乎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

一分之善莫不加禮 後漢孔融傳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賓客所歸傾心折節 後漢袁紹

折節待士坐不重席 典略荀生

聞粲在門倒屣迎之 魏志王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晏聞弼來倒屣迎之 世說云何晏為吏部郎時賓客盈坐聞王弼來倒屣迎之

愛士好賓盛修肴膳 後漢崔瑗愛士好賓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

勞謙接納坐無空席 晉書王渾為安東將軍鎮壽陽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坐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從附

士雖徒步皆與鈞禮 前漢于定國

士無貴賤與之抗禮 後漢袁紹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

入與共食出與同衣 說苑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貴于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惟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吾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

樹以從我者矣益于吾亡哉

出則同輿坐則同席 蜀志先主傳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云云

同席而坐同簋而食 魏書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揀擇眾多歸焉

同輿而載共帳而寢 吳志太子登傳云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僚屬略用布衣之禮與休等或同車而載或共帳而寐

愛敬君子不恤小人 蜀志張飛傳云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

而能降

降心相從 沾白

增 幸異其禮 漢書東方朔對武帝曰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

結襪 漢書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常名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襪解顧謂張釋之罷而結之諸公賢王生而重釋之

延置上坐 後漢書趙壹字元叔舉郡上計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元叔獨長揖逢令讓之曰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即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

二千石不如縫掖 後漢王符字節信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起既入問曰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遽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攜手而還命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復令就家致聘 唐書建中時張鎰為相黜陟使柴伯言薦郯州表士田佐時詔除集賢院直學士知以為贈報恐士不物厚令州縣吏以絹百疋男百不就家致聘佐時辛不至

破械致禮 唐書李懷光辟李鄘于幕府及懷光反鄘與高郢刺賊虛實白諸朔懷光覺囚之河中平為遣破械致禮表佐其府

獨引同榻 唐書李擇言以吏治稱張嘉貞為益州都督性簡貴接屬封史倨甚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譯政事名重當時

視若布衣交 李栖筠舉進士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

請為忘年

交唐書陸贄謂柳尉羅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鎰奇之請為忘年交使我急

賢諸子又傳師字子言父況有良史才拜左拾遺傳師貞元間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于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盡不遇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欲中第曰累公舉子矣故不敢于孟容曰如予可使我急賢謂子不可使于因舊見我逞第

幕下安得此人唐書封常清投牒高仙芝仙芝納之署名僚中及霜啓遣仙芝頸敵會鼓略盡常清于幕下潛作捷布具記井泉次舍克獲形勢其略皆備最明審仙芝閱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驚及還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傔封常清也等驚進擢常清與語異之遂知名

先進皆與鈞禮唐書天寶初蕭穎士補秘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

九齡改容小友唐書李泌年七歲時名見張說賀帝得奇童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泌在旁[illegible]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

拜以三老之禮崔為北京錄汛渠業遂令口秘書昭中懷焯對彥明序冠皆時道光臣內可授元虛先生拜以三老之禮

待士以布衣之禮宋史之後弟泰也舒清太秀尉明文發成為公令蜂錄綬十字餘子年章機興務之暇賓客如雲謙虛與傳授待士以布衣之禮成晉夜命處與賢士誠政事

諸門禮士宋史孝宗朝王十朋歷知饒州夔州湖州泉州所至士之賢者請門以禮致之

識其車音宋史邵雍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遊為市園宅雍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

豈得吏之州縣宋史湯漢字伯紀知名當時真德秀在泉致漢為賓客江東提刑趙汝騰薦於朝廷授上饒縣主簿轉運使趙希贊言漢今海內知名士也豈宜得吏之州縣哉

軍中事以師禮宋史靖康中潁陽王忠民數言邊方利害於朝累召不至高宗渡江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忠民還洲南下遇商虢鎮撫使董先於內鄉留軍中事以師禮

首禮名士元史陳祐為河南府總管下車之日首禮金季名士李國維楊奐李微薛元名訪以道商略古今

執贄又曰元華士道延吳澄于家執政養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

待之若賓友又曰元明善字復初弱冠遊吳中已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為之安豐建康兩學正符辟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當僭有以普賜

折行輩與交又曰元志傳元學李孟蔗能七歲能通文貫經史善閩有論時古今治亂興廢王門客文徒達近爭從之一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又曰元周仁榮字本心皆用薦署美化書院山長後辟江浙行省掾史首臣皆呼先生以書吏遷之

省臣皆呼先生此

行必致葉李又曰字太白南宋末以太學生上書攻賈似道竄漳州後歸宋亡隱富春山江世祖命御史相威行省及宣慰求遺逸之不應以至元十四年世祖命授浙西儒學提舉江南且以書召乃世祖即位年欲以帝名使者致丞相安童書授二十間三命年待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然後就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祖諭之曰必致葉李此來行

虞集折節古學又曰虞集為學士時凡知古學者必攻次部

折節之師一見奇之與俱至京師付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即延至館中歎曰此所謂我老矣以付之者又曰陳旅字衆仲閩海儒學使古文交口推譽以為有館閣器者又曰居翰林二十餘年以師範之選

宜居師範之選又曰御史中丞馬祖常與之為文常使泉南學

安車名之於家又曰泉南儒學多文宜居師範之選尚書曰國子祭酒以老辭歸朝廷思用老儒以安車召之大德末家有

如漢聘四皓禮又曰恭用以安車名之於家又曰鈞字元甫力學不至強記十一年於易春秋書無不通衡之子不學不至聘以元大德中教授于下禮聘元和年惠與許

四皓若元智為書以聘致命至京師以安車召之郎中張

皆以賓禮延見又曰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咸淳進士隱處州里教授鄉里學者尊為南昌人者延朝名公卿皆以賓禮延見

屬僚待以上客又曰劉盛元好問累遷御史或是時御史中丞崔或好賓客至待人元御史拜竭之爰御史至

以上客則待以

密請勿殺孝孺明紀事本末燕王發北平僧道衍送之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孝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燕王首肯之

任賢

原好士則至 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
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 用才
棄邪 左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 授
方任能 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 拔
賢舉善 汝南先賢傳云薛勤聰辟仕郡為功曹云 舉賢用之 韓非子云郢人有遺燕相
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
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 選吏委任 王隱晉書云王
戎代王渾為司徒高選長吏委任責成 招聘隱逸 後漢岑彭為魏郡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
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與人歌之 甄拔隱屈 王隱晉書山濤為冀州刺史 檄為文
文嗣郡

學 魏志管輅傳清河太守華表名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于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
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皋輅宜蒙陰和之應
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 名署戶曹 鍾離意為瑕丘令民恒扶溫良恭儉為鄉里推
重 辟郇悰 東觀漢記郇悰字君大 舉劉毅 晉書劉毅傳平陽太守杜恕請毅為
功曹 任以郡職 後漢劉平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
陰代其政 後漢韓稜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
興子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事下案驗吏以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至禁錮顯宗知其
忠後詔特原之 風聲大行 後漢陳寵為廣漢太守用良吏王渙鐔顯云云 州境獲
寧 王懲晉書云王仲拜抱邪人為別駕 不遺治世才 抱朴子曰曾用木者不以膚寸之盤
節而損干雲之梓善用人者不以名行之不皆而棄治世之才 所至聘賢士 漢書韓延壽為

潁川守尚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納諫爭舉人莫敢入界 拔孟嘉為勸學 孟嘉
傳云庾亮 辟李固為中郎 後漢梁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辟漢陽巨覽
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于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
貧署上計吏 會稽先賢讚 顧和體履平實請為別駕 王丞相集
以顧和為別駕宜得其才 龐統州里所信名為功曹 荊州先德傳云剛為南
郡太守以龐統有重名召為功曹 任旭立操清修請為功曹 晉書任旭傳云
旭兒童時勤于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
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 陸續為功曹郡內大治
陸續傳云太守王閎命為功曹續承陸續士衛雅治千里風化郡內大治 王基為別駕流
稱青土 魏志王基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
故嗣郡

刺史王淩特表請基為別駕 署鍾離意為功曹威儀嚴肅 鍾離意傳會稽
名意署為功曹 用岑晊為功曹褒善黜惡 後漢岑晊傳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
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晊
高名請為功曹 以趙勤為功曹委以郡事 東觀漢記趙勤南陽太守桓虞用為
功曹委以郡事也 引華譚為從事以為賓友 晉書華譚好學不倦爽慧有口
辯為隨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為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 南陽宗資主畫
諾 弘農成瑨但坐嘯 後漢書黨錮傳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
亦委功曹岑晊二郡為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 後漢王龔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
命皆海內長者 拔用武官無非俊傑 世語云夏侯元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

參戟衛門無非俊彥政事所施意為節度鍾離意傳文武之事一以委之吳志張昭傳云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管子孫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蜀志用沈寂補儒林祭酒北堂書鈔

增

自擇局僚宋史司馬光編次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脩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惟劉恕耳即召為局僚從歷四鎮唐書元和中李石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才略為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太和中為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表名士宋史范成大制置四川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名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辟郡人元史至正十七年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辟石抹宜孫行樞密院判官總制處州又以江浙儒學提舉劉基為其院經歷而宜孫又辟郡人謝

深葉琛章溢參謀其軍事處為郡山谷聯絡盜賊為援險阻不易平治宜孫用其等謀或擣以兵或誘以計皆發殄無遺類是時天下已多故浙東則宜孫在處州邁里古思在紹興為稱首遲魯不及事唐書穆宗時詔傳師為江西觀察使從宣州嘗擇郎吏尹綸遲魯不及事官屬咸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試綸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如是足矣故所從以無靜簡日辭廢曹事漢書陳遵入公府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白請斥之大司徒馬宮重遵謂西曹曰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乃舉遵能治三輔劇縣求士為已重唐書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為己重聞張鎬才薦之釋褐表拜左拾遺使恩歸於上宋史李昉在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才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荆州老從事事文類聚晉習鑿齒有材桓溫辟為從事用為荆州治中鑿齒箋曰不遇明公荆州老從事耳、幕府最少年韓魏公琦知揚州王安石為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疑其夜飲放

逸一日從容謂之曰君年少無廢書安石不對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故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為多及魏公薨安石挽詩有曰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哭靈輀猶記魏公年少之語也又入於步堂揚州詩云白髮追想當年事幕府青衫最少年據案鈎視簿最唐書呂諲開元末第進士調寧陵尉哥舒翰節度河西表度支判官性靜慎勤於吏職之諸僚或出遊讌諲獨頹然據案鉤視簿最翰益親之坐曹剖決案牘元史曰張昉性縝密遇事敢言嚴實行臺東平辟為掾有挾左道謀不軌者逮捕詿誤甚衆僚佐莫敢言昉獨白出數百人實才之進募職時兵後曹吏難進不習文法東平有都邑五十四民衆事繁簿書填委浸無綱紀昉坐曹劾除煩左右咨答咸得其當事無留滯求吏不責文學唐書薛廷老為司農御是時詔衆堪對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問疾苦得失取尤通達者升二宰相擬掖以文封廷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為心地革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檢覈一委士人劉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于利吏無榮進則利重于名

故檢覈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幕府皆留不徙唐書郗士美字和夫未冠為陽翟丞佐李抱真辟以才歷事王度休李元皆置幕府幕府不家以為帥才陽翟王系行文書而委士人帥荷東咨辟李抱真之帥請以洪休李元變置府都布人公為自近辭口今乃關判成心呂也而先及門生做使是示人年調往來忠決遣郡事而行故悉以咨至十八而不如斬人登進謹書至遣午歲屬安郡聘授其宇白一無事悉以咨帥圭正色曰從之節下將奈何如圭白第僑遣午書事射中太祖起兵時遠見親信長帥買然從明紀自是本末事易一大小輕數人之命幕下甚見親信來謁留事幕下掌書記書記起兵時遠入親信開府極一時選唐書武元衡代裴度使性莊重雖陵高崇文物而劍南西川一節度使開府極一時選

時選幕府一時高選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許鴻謀名知人見崔造及
裴胄器之白栖筠取胄爲支使僚佐極當時選沈傳師爲觀察使初拜官宰相以絹私
托慕府者傳師拒曰試蘭殿羅所拔故其僚佐如李巽濱籌寅杜牧堅當時選云表高適爲
兵曹高適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官客遊河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爲左驍
錄掌書記杜甫贈以詩曰十年出幕府自可持軍麾
進士王閤嬪請
士安屢典記室宋史畢士安寧相
任新進年少漢書劉晏署新進銳敏
回違討莫宰多爲持果難啟雖漢之盡當時但以選
職敘任者晏
大者爲棟梁小者爲榱桷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　任賢　二十

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
爲官擇人爲人求治
任則當久
賢則當任
得賢
原嘉魚樂與賢也詩序嘉魚
于旄美好善也又云干旄
國寶賢國之寶也

傳小韋者枎大棟者桷爲棟
唐書令狐縛入翰林爲學士
鏡書曰太宗至亂所著
嘗任不肖帝曰善未當也請任賢
天下之不喜之事惟此三任
故天下安中時再之
合與王業先中爲宗所賢
縣有上人爲出下
官擇宜人書求繁治望
二者以宜出人中
畢一以殿最上

萬寶禮以善爲寶
五百五百年一賢人出
二八舜舉八元八凱
致堯舜致君于堯舜
得君平李強爲益州牧謂嚴君平曰此人可見而不可得
論士告王禮記王制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
以賢制爵周禮以賢制爵
燕昭築宮燕昭王爲郭隗築宮
王褒作頌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
齊照千里齊威王曰四臣將照千里
有三良管仲曰鮑叔有三良
增遺珠唐書狄仁傑爲汴州參軍
新野閻立本名識其才
知仁傑謂曰仲尼稱觀過知仁
辟宋史趙普薦實
以李沆爲宰相
十餘人皆至宰相
時論以爲得人

得賢　二十一

之會曰得一士如獲拱璧
材館錄唐太宗嘗爲相
周所見士人
三等大有王所
夾袋中唐書元載以人才手書
親擇吏唐書有
曰此京兆尹
京之宜帝
喜得人宋史
置章再拜
人奏
曰君臣朝廷
雅賢必爲
末王之朝
者上
使者州
史之佐
引天下士
備疏于朝

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闕置學士侍太宗之攻皆說圖之、屈公數句韋思謙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爲倉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爲數旬客以重吾府 徙勞州縣韋安石爲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入用徙勞州縣可乎薦爲膳部員外郎 以恩終始張嘉貞爲中書舍人引苗延嗣呂太一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 得一張齊賢宋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太祖召至行宮齊賢手畫地條陳十事太祖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 喜擢陳同甫宋史光宗策士陳亮第三策大喜以爲善人父子之間深知孝宗之心擢爲第一及知爲亮則喜曰朕擢果不謬又喜曰朕擢第一故賜第告詞以孝宗在東宮首輔能愛之書以賢勤聽覽亮奏對號得人 時號得賢殆天留以遺朕也先是亮嘗數上書言事故云首擢置第一以賢

才唐書韋陟除吏部郎中中書令張九齡引爲舍人與孫逖梁涉並司書命時號得才 翕然稱得人李吉甫始執政以倩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吾不知人爲吏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皆不及知且吾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垍即筆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爲任朝天下翕然稱得人 原賢者能者周禮 縶之維之詩 禹稱善人 衞多君子 賢爲國實 人代天工 德成而上 祿在其中 終因德進 始以名稱 汝得人焉 吾與點也白帖

知人一

原其難 不易書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漢書周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王佐才 方伯器 袁山松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一世仕州郡爲冠蓋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後王允至司徒魏張既字德容兒時爲郡功曹游殿中賓客饌請之妻笑曰童昏小兒戲曰

方伯之器以子楚許之魏志吳人與太守見之以爲楚 南州冠冕 洛陽孝廉 魏統往見司馬德操採桑樹上德操坐樹下與統晝夜語德操稱統爲南州冠冕 一人得之蘇遠知有人之鑒冠縣門下史魏郡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知之郵人欲舉孝廉以歆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諶送客至洛陽門下吏郭亮見之曰此君可爲舉孝廉遂舉之也後至司徒 深奇嗇夫 結交小吏 郭弘字巨君為郡吏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署督郵舉孝廉後漢書吳祐字季英太守吳佑見吳祐有知人之鑒功曹以祐爲請小吏之大者結交 分財不及 拔士咸稱 附石苞與諸子分財不及石苞石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之後漢郭泰拔士者宗崇舉兼人之鑒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郭林宗 褚裒指孟嘉 鮑叔知管仲 晉孟嘉字萬年褚裒曰此君小異得非其人乎 始以智 刺史庾亮問嘉人當時知名裒歷觀指嘉曰此人恐其異得也

大會州府吏士嘉坐甚遠亮問褚裒曰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裒曰在座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曰此君小異得非是乎亮欣然而笑得嘉之賢而多之 始以智知人也無管仲之謀天下不知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終因德進 增日角珠庭 唐書李廷珍爲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唐書李珽經李綽宜州乃更見之進士高第吾凌霄所及 凌霄聳壑 李珽冠輩嘉王旦每日王君凌霄聳壑非吾所及 鳶肩火色 鼻頭鼠目 唐書馬周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時之本書對所親言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 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於李揆揆輕載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鼠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

知人二

原當至卿相 石苞字仲容爲縣吏會謁者郭元信奉使求人爲御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元

信謂二人曰予後並當至卿相范曰御隸也何卿相乎

後果輕薄 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才智炫燿上京三公每見辟召輒詢訪之隨其臧否以爲予奪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恐小道破大義公宜察焉膺然之後果輕薄並以罪廢棄也

令見妻子 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不其丞薛宣還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恐惑兄弟 魏曹爽秉政用何晏爲吏部尚書傅嘏謂爽弟義曰何平叔外靜內銛恐惑我兄弟

知人則哲 詳上

知人者智 老子

患已不知 論語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舉爾所知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自牖占胡廣 後漢胡廣爲南郡散吏太守法雄子眞知人歲終雄教眞助求才雄會諸吏眞自牖間占之乃指廣白雄遂舉孝廉到京師試以章奏爲天下第一

解驂贖石父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遇之解左驂贖之載與歸不謝入久之石父請絕晏子懼攝衣冠以謝之石父曰君子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者也

人事部

子桑能舉善 傳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陸遜勸別族 吳揚竺少獲聲名陸遜謂竺終敗勸竺兄穆別族

以青業稱

拔友爲二郡守 第五倫字伯魚爲宕渠令顯拔鄉佐玄賀賀後爲二郡守

舉吏至二千石 第五倫所舉吏多至二千石世以爲知人

子桑之舉孟明 子桑公孫枝

叔向之知鬷蔑 左傳晉叔向適鄭鬷蔑立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執其手曰子若不言幾失子矣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晃於亡虜 道鑒太祖

增 公輔才 唐書王珪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清廟器 崔湜博綜經術爲亳州司功參軍遷調于時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標識異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

訪僚吏 盧齊卿長安初爲雍州參軍武后詔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于齊卿齊卿曰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湜咸陽丞倪若水盩

厔尉田崇璧新豐尉崔日用季昶用其言皆通顯知人

識囚伍 于志寧歸高祖參謀議薛仁杲平擢褚亮于囚伍中引與同列

今郤詵 崔沔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侍郎岑羲歎曰君今郤詵也

皆銓衡 裴行儉在吏部見蘇味道王勮謂曰二君後皆銓衡

名位似君 宋史富言者呂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之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弼也

資送計偕 陳恕少爲縣吏折節讀書禮部侍郎王明知洪州恕以儒服見明與語大奇之因資送令與計偕

一日千里 唐書蘇頲除率府胄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君是也

衛玉賈石 貞元時李希烈叛宰相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兵部侍郎柳渾曰是夫衛玉而賈石者也往公兒擒何賊之懷陸而果爲賊縛

有公輔器 宋史章得象爲知州日楊億以爲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閩士輕狹而章公深重有容此其貴也

人事部

宰輔之器 元史李孟字道復生而敏悟郭彥通名能知人嘗語人曰此兒骨相異常宰輔之器也

待之加禮 唐書韓滉初爲度支李晟以裨將白事滉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

長其知人 宇文融執政薦宋璟爲右丞相裴耀卿爲戶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人

知人最深 宋史陳薦字彥升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世木篤簡琦獨處知之最深每語人曰薦勇于進勇于退嫌諫間毫髮不琦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琦輔政薦爲秘閣校理

不媿知人 陳恕知貢舉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而所取以王曾爲首時議稱之每嘗歎曰曾命世才也不媿於知人矣

誠知人矣 唐書武后嘗問狄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之遠矣

知人不明 宋史神宗嘗問王安國曰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

五百歲一賢 唐書員半千梁童子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之秀見賞義方嘗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

令名　十年至節度盧齊卿拜幽州刺史張守珪爲果毅齊卿厚遇之曰君十年至節度使已而果然

不求備

原　畫者不責漢張敞爲京兆尹爲人輕揣爲婦畫眉帝愛其才而不備責　病聾何傷黃霸爲潁川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與人不求備書　使人也器之論語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戴其角者無上齒有其翼者兩其足董仲舒云　有行之士未必能進趣進趣之士未必有行魏祖令曰

增　幕僚不拘小節宋史范成大帥蜀凡人才可用者悉置幕下用所長不拘小節其傑然者露章薦之往往顯于朝位至二府　署吏不易所職唐書王播爲西川淮南等節度使所署吏苟無大罪政附部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　寬假官吏宋史劉沆爲殿中侍御史上言轉運使稍擢郎廳苛束官吏人不得騁其材宜稍寬假不爲致者繩治之　錄過薦才胡宿在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而書以監征擢水哭負深同列請小累不足白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請曰公固欲白上懷緣兒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不不過詳議官宿平生以賊事主今白首矣忍以寒髮助千爲之關陳聽吾君自擇耳　不喜擿拾小過韓億參知政事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擿拾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服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令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曾庸仵從騎司二千石其下亦擊京朝慕雖奈何貂之于盛世　過官不復撓退唐書擠渾爲相門下吏白過官渾微然曰既委有司而從撓之豈賢者用心卿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鄉豈盡不能是嚴擬宦無退異者

推美下吏

原　其吏所爲張湯爲廷尉奏事即譴湯擢謝往上有所讞即推折而謝之也嚮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此上責臣臣不用愚抵此主言不用諸掾謂故至此罪當原即奏事上善之即曰臣非知此奏乃監掾吏某所爲其欲爲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　某掾所爲趙廣漢爲二千石推功美于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發于至誠吏皆輸寫心腹　得王生敎龔遂見上問何以爲理遂辭謙推美於上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道之曰臣議曹王生敎臣耳　奪令長名薛宣字贛君爲爲謝得罪人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任王渙鐔顯陳寵爲太守成都大行入守司農和帝問何以治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　委陳蕃應嗣王堂字敬伯爲汝南守下敎曰古人勞于求賢逸于任人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任功曹陳蕃匡政治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　不視文書黃霸琬字公琰爲石城長署兩掾主曹敎曰若粗略終不加輕初皆畏怖後以蓋不視文書爲容人事蓋案其姦情殺之蹤中震怖政附部

唯主盜賊孫堅宇文臺爲長小長敎吏曰善治宵曹文書以盜賊符太守也　此丞掾任馬援爲隴西守任下吏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侵小黔羌族拒此乃太守事耳　擇丞吏任汲黯字長孺爲東海守學黃老好清靜擇丞吏任之責大指不苛細取閣閣而理也　委別駕王祥呂虔字子恪爲徐州刺史委別駕王祥　任功曹岑晊詳任賢

增　言其能唐書元和初王正雅擢進士第陡京邑多諸賊正雅以薦年令威震強豪尹柳公綽言其能敕賜緋魚　何自晦裴琰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初輕之鐵諭曰勾三軸吏事繫子盡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哲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謙使趣飭琰之曰何至通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爲省決一日畢說予奪當理頃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時號霹靂手　此公坐蘇珦中明經調鄠尉時李義琰爲雍州長史鄠多訟日至長史府珦裁決明辨自是無訴者義琰異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衰晚不及見耳

事必

咨 方義方爲華參軍廨京兆府司錄事 耆夏司亨賓鑑爲京兆尹必咨之 蘭菊興芬
宋于餘引門賓詩寄討時問舍半朝隱程行誥以文
未彌石子餘以領施題或問雲力於長史陳崇業答曰
辭策巽勞 胡有處者 子孫相委 婁師德謂江都尉揚州刺史盧 承業異之曰此台輔器也當以
子孫相委師 論僚吏哉 歎爲不及 宋史陳俊卿爲泉州觀察推 官綏勤職業同僚安事恒謝
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止現之者詰採屬方能其所
後卿與卒亦假之行于是皆以後至之校者詰採同屬方能推
謂已而得其實問故卿口其不能自同解原童之人行之又賓
其僕安得爲無過時公遂忍其不能自解諒童之人行之又罪
手藻不可數服以及 稱其善政 江文蔚曰趙王呂旦言以幸大轉運使事以知成于
望自任屬吏屏入旦境稱其善政畏 倚任掾屬 唐書劉仲以奉利陟爲官出負爲錫司南善以採
覆支使章元防皆工書奏之時 委任僚佐 宋史王推誠待若物水所
號負推章狀元防皆工書奏 宋史推誠待物補委
任等不佐總其綱 請以官讓 唐書平鄴尉張坐事見以長安舉神 張鎰五經
史鮒聞不舉出

史張衡寔使河東事有未決 客手吏以寔嘉貞對衡事名見之 不能然衡寔大驚召見皆以事 爲緣爲寔對衡奏請皆以意決所嘉貞曰
官自進賢寔司動所名見 吏懼循寔司勳所中見 判軍而推王爲佐及馬陳師 多屈而攻爲佐及陳師卿
僉判宜上 居臣上 見古循吏 畢総行興中縣至其克 宜居臣上 宋史劉頌與嘉州王以道
墨而已乃今見古 循吏而爲去表之 有協贊功 會宗時宜章章寵為亂郡州
相繼卿引奏去稱有協留寵之平功郡守 功可大以用 以掾屬爲賓友 史元
入爲卿奏稱有協贊之功可大以用
董士選文子也時言世家有禮法必歸 賢士尤至行省江西左丞以家屬有掾屬元明善爲賓友禮數
有善歸之所部 唐書韓滉有善歸之所部故使居官不尚時約東施
家客馬周爲之 馬周五年中郎百將常何家客

失何武人不涉學問爲作二十餘事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之言也
北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之言 宋史錢勰爲之 主簿錢勰爲之
之使者四以華教趣人及馬周見 直門下省以策論應 錢勰以班彥
宗稱之 寨賢
稟賢
無終有始 衛康公興賢人 始庠無終也 孝康公始興賢人
退而窮處 又曰賢者退而窮處 使賢曰者考 不得仕進 又曰得仕進
仕於伶官 不遇 又曰仁而不遇 又曰不用 舟言 衛賢者仕於伶官
不見維 君子權是而不見維
絜 不詩白駒絜在空谷 不悅白駒絜在谷
娟嫉 人之有技娟嫉以惡之 不用 沈滯 白帖晉張華有才見之 沈滯 嫉 不得調
不能舉 見賢而不能舉先也 不能舉 生父疾見之 選 生是父疾 而不達 不得調 馬至

宇文孝伯 不得調 唐書 長因無子 書部長困已孝經與 學不遇 自東歸 姻十年
不得調長因書校 不調 學難得 安不世五年世
有才故甚調世 有故其調 自言 安世 不世安
親累不調 張長安世 晉華 功高不調 王言所知明世 世功高 才弘宇
素忌 唐書 崔旦素忌 由是 不用 朝宗 書 任 外徙
州人 僧 外徙
奇詆 不用 臥家 以其壇 四方 十年
皆 用其人 天下時 方 來 士日 其 文 不想 用見 用見
不遷 唐書杜 黃裳爲侍御史 不遷 德宗時爲

謫所惡十年不還擯廢韋陟少有名而爲李林甫楊國忠所擯及肅宗起爲御史大夫終不能得
相也流落李揆罷相元載素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
所至厭苦則去之流落十六年抑地望韓洄宰相休子補弘文生滿歲參調吏部侍郎遷以
地望抑之除章懷太子令無監色更幕府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綯當國皆怨李德裕其賓客並
斥鄭政不調幾十年更的府鄭去位始爲吏部員外郎鎮流於俗諸鎮節度使武臣多粗暴
侍賓客不以禮失意則以罪中傷之德宗時裴胄拜荊南節度使亦物所其首記世假胄之流於俗
上意宋史理宗朝史彌遠既死召魏了翁權禮部尚書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上將引以共政而忌
者相與合謀乃以督視密院數以京湖兵馬開幕府江州了當政出則復以建暫爲非故處召還前後皆非上意
原道惟難進人豈易知進以趨時不間刈楚
退而窮處空歎伐檀任賢委政既乖勿貳之言書曰任賢
詩魏風

勿貳失寵退身終及如遺之棄詩云棄予如遺邁軸之歎

薦賢

原黜爵大戴禮古者諸侯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盡竊位子曰臧文
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位也言不棄之在位簡賢書簡賢附勢注簡棄也
棄德不讓有罪管子蔽才有罪有爵蔽賢有罰史魚自取衛史魚知
蘧伯玉之死不騎於才而不發進正堂以自疑文仲不仁臧文仲下展仲尼曰不仁
嫌白衣宋史陳師道早以文謁曾鞏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留受業鞏後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
屬欲薦師道而朝中以白衣難之棄奇寶蘇軾常曰棄奇寶於路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
皆下之唐書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詣轂下李林甫命尚書省試皆下之遂賀野無遺賢時杜
甫元結皆應詔而退不敢取太和二年舉直言極諫劉蕡對策切直時第策官馮宿賈餗嗟伏以

爲溫古見事而畏中官所睨不敢取束高閣事文類聚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
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不見省李商隱爲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
綯繼有韋平之拜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商隱啓陳情綯不之省商隱留詩云郎君官貴
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原賢路既妨倖門惟啓舉善且聞
懋賞蔽賢豈得無辜誠宜見善必求何乃知賢
不舉

惠澤

原德施普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養民惠子產其養民也惠其
使民也義施惠散利周禮遂師職云以賙致民施其惠散其利鄭元注云謂恤民之艱阨也以
調衣食曰惠以行事業曰利移民通財周禮司職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

弛力薄征緩刑惠在愛民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可得聞乎孔子曰惠
在愛民而已子游曰愛民之謂德教何翅施惠者哉仁足惠下漢張甚詳威嚴康濟
小民尚書蔡仲孔安國傳云康安也爲政當安小民之居也博施於民論語博施於民
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孔安國曰君能廣施恩惠度民於患難濟至聖猶病其難愛利爲行
漢書云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少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也大小感悅
東觀漢記鄧訓字平叔爲護烏桓校尉諸胡俗皆不病頭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疾者輒使醫藥療之者甚
多大小感悅訓卒家家爲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視民如傷左傳云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
國視民如子又漢書其名召信臣爲民父母視民如子移宣公新書云親賢以定
民如子南陽太守召信臣治民如在上蔡上蔡長也
後漢書云張訓遷丹陽太守治有惠政外播惠政文選應璩與梁州刺史劉書曰足下內挹

叙夷之南節外播二南之惠政德教加于百姓要道過于諸民之卿也

民懷其惠東觀漢記云朱暉爲臨淮太守民懷其惠

吏民所愛後漢書云劉寵除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俯

愍哀病徒東觀漢記曹褒爲城門校尉愍哀病徒親自省治醫藥

義葬流民穎川太守王立義葬流民蔡邕頌云哀此鄢淸寬蕭孤從遣水爲況逵風成厚發以時服葬以洛賓

手筆作議所活甚多東觀漢記陳寵爲廷尉云

冬月斷囚夫妻垂泣盛吉廷尉詳

仁風翔於路衢禮讓行於士女太常趙咨費云天下信之如日月仰之如雲雨仁風云云

增 爲政惠裕唐書開元初褒子餘累遷冀州刺史爲政惠留人撫有遺

以惠化稱苗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稱

惠利可紀劉晏天寶中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

慈惠爲本德宗時京兆求外遷爲華州刺史專以慈惠爲本泰書設條教民愛向之

呼慈父李桐客貞觀初爲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政術部手民呼爲慈父

弛下户宋史崔立字本之開封通判廣州許州會青州寨陝河謂民出爲封命立提舉受納立許其用有餘而下户未輸者向二百萬惠奏沮之

有惠愛唐書王質爲河南尹往宣読霰蔡使爲政必先究風俗所至有惠愛

有惠政裴揆之爲永年令有惠政吏刻石頌美

自曝祈雨高宗永徽中田仁會爲郢州刺史歲旱自曝以祈雨雨大至義遂登人歌之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精誠祝兮上天聞田中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

造舟以濟宋史蒲振微時居頻江見遇客與常度者青多所北籢造大舟備工以清人感其德書爲南宋名臣

與民休息范應鈴開禧間調衡州錄書總領聞應鈴名辟爲脣改知崇仁縣將代政如始至每歲杪與百姓休息聞債貧讓紐楙稱因繁恤生歷既崇孝勸時仁民學俗之事悉舉以行

視民疾苦宋太祖以潘美尹崇珂爲嶺南轉運使以王明爲副使明遍歷部內視民疾苦甚無名科斂悉條奏除之嶺表遂安

還所侵田鄆州牧馬草地侵民田數百頃牒訴連上凡九遣使按視不決表連吉受令任具悉還所侵民田民咸德之

均賦他郡唐書韓休爲虢州刺史虢于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税麻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他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請

法外縱舍袁滋爲刺史民犯令者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爲償所亡

加意勞徠陳君賓貞觀初徙鄧州刺史州承喪亂百姓流亡君賓加意勞徠不期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有澇獨君賓所治有年倉儲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各不登餘糧少析民遂食聞刺史與百姓識賑此懷務相安養還有義糧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變澆薄之風賑餉何憂已命有司錄罵史以丁功最百姓養戶免今年調物

思之不忘宋史楊時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

民頌其愛唐書張延賞更歷四鎮所至民頌其愛焉

患申請不實省符宣歙也觀察使簡辭爲百姓所歲後爲歙州刺史奏州郡多嚴田又鄧傳劉河屬歲無歉民寒流二不兩減細彌民無生理臣見長史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之不愛恤也患伸請不實不患朝廷之不矜貸也德宗數之爲品廢支減賦焉

政術部

與下共勞苦殺俗爲呂義軍節度使于時殘荒之後獻兮蔽野墟里生削棘脩單身之官安足糧及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爲治廣中流户殘屬而還

賑卹一

原 救惠卹隣左傳曰晉爲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患恤隣道也行道有福乎足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

分貧拯窮左傳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拯窮長孤幼養老疾

慈幼卹孤

通窮振困管子云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卹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

賑艱阨周禮鄉師職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賑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鄭元注曰報阨蠍之也

哀窮賤裴秀新詩云娛文發號先袁哀矜窮賤齊果吐德音嬰翔治國半注曰齊

寡見長年負薪不賦色摂然據心命吏養焉屢闘之再拜而賀曰君吐此音宜治國半也

賜貧窮賑乏絕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注云賑猶救之

出貨財振困乏 春秋繁露董仲舒五行逆順云火者夏成長也本朝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于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

巡孤寡供乏困 左傳子西曰昔闔閭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卹鰥寡振不足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楚王曰漁者仁人也其以此諭寡人也乃遣使卹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賑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大悅鄰國歸之

私財為饘粥 王薈為吳郡內史其年大饑薈昔出私財為百姓饘粥全活甚多

私米賑餘歉 虞氏家記曰虞潭為南康內史於時年荒潭乃出私米二千七百斛賑其餘救

截米給貧民 東觀漢記梁商饑年穀貴有餓餒輒遣倉頭以車載米菜錢於四城外給與貧民

出穀贍貧民 會稽典錄云騶駿字孝遠烏傷人孝雲令擢拜亞相出倉見穀以贍貧之者

出粟以貸 左傳云宋饑平公出粟以貸

以穀給民 王隱晉書云華譚字令思廣陵人為郟令司徒王戎聞在政有稱而時軍民從役荒以穀三百斛與神使給饑難軍給與圖者

開倉振民 晉書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來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

賑貸貧民 晉中興書孔欽為吳郡守賑貸卹貧貧民

出裘衣寒者 賈誼云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酒二醞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司寇聞關一夕而十從臥不能輯楚史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解裘衣老人 戰國策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

五羖贖百里奚 史記

云穆公以五羊皮贖百里奚於楚號為五羖大夫

左驂贖越石父 又云越石父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越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屈于不知己而申于知己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中晏子于是延入為上客

外御妻貧人 管子云桓公之平陵家有九子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無以妻之盡居傭而未返超公出外御五人為妻之

乘輿濟溱洧 孟子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出私財全活 唐書高宗時王方翼為肅州刺史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他郡民或餓死皆重趼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簿其贏以濟饑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眾芝產其地

斥俸給貧 馮元淑為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所至不挈妻子斥俸餘以給貧窮人或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苦中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官

卹嫠女 李綿初仕周為齊王憲參軍宣帝殺憲露車載尸故吏奔匿綿焉痊說乃去贓唐官太子少保尚書錄事寫女要居綿撫卹之及綿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

視其孤 孟簡字幾道尚節義與之交者雖沒視其孤不少衰

解腰金 續文獻通考曰宋趙閱道知趙州歲大饑公集富民誘以賑清之義自解腰閒金帶置庭下于是施者雲集全活其衆

出俸粟 宋史林榮以祕書省校書郎知常縣歲大饑富人閉糴以遊價崇出俸粟庭下勸士賈輸數千石以飼饑者

代婚嫁 事文類聚曰柳仲郢父子仕吏九箕慶為京兆河南尹每早源必貫遺觸貧里無遁家衣冠子女不能自歸者代婚嫁之其連喀相詞

資喪 郭元振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乞假以治喪元振舉以與之無少吝

不禁他遷 唐書張廷珪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吏禁之廷珪曰食者人視以為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為乃具舟遣之穀吏為修室廬已遣債而歸者吏增于書

虛張平糴 宋史畢仲游字公叔以祕閣校理知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饑也摘諭境內曰鄰鎖旋與平糴若干萬石實虛張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

發廩凡民就食者十七餘萬口無一人去其鄉

示糠餅　元史延祐間袁苗登進士第授淸寧路軍州判官歲饑白郡府會他邑亦以告郡府吏留至戶部以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淸寧民事食此況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予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貸佃人　宋史李燔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常言社倉之置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裒穀立倉以貸佃人

旌義民　明紀事本末宣德五年江西淮安饑吉水民胡有初山陽民羅振出穀千餘石賑濟命行人齎璽書旌爲義民復其家

安流民　事文類聚曰富弼知鄆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山林河澤之利可取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凡活五十萬人募爲兵者又萬人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多致疾疫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天下傳以爲法

戌術郎

親至鄙谷　宋史李道傳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條上荒政與漕臣真德秀賑饑道傳分遣官賑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山窮谷必至攝宣州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諸郡翕然應命人賴其利

分賑其鄉　劉淸之調萬安丞時江右大饑州縣連咸常平大直淸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豈能奔走老幼疾惠之人必有餓死在我有司使大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爲八擇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民甚賴之帥與後良以救荒實迹聞于朝

減抑米價　續文獻通考曰明周忱巡撫直隸初至蘇州屬大饑穀貴忱廉得江浙湖廣大稔令人賫金至其地故翔其直勿糴且給言吳中米價高甚用是三省大賈販米數百艘集吳中忱乃下令盡發官廩貸民半收其直城中米價驟減各賈進退兩難只得賤糶比復推牛價還酒謝之各民大歡而去

興役濟民　范仲淹守杭值歲大饑縱民競渡日張宴湖上自春至夏富民空巷出遊又諭僧修寺及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其不恤荒嬉遊無節公乃條敘所以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是歲兩浙無流民

授醫藥　宋史仁宗紀病者乏良醫爲頒慶曆善救方知雲安軍王端請官爲給錢和藥予民遂行于天下嘗因京師大疫命太醫和藥內出犀角二本析之視其一通天內侍李舜舉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竟碎之

置坊院　宋制凡鰥寡孤獨癃老疾廢及貧乏不能自存應居養者以戶絕屋居之無則居以官屋以戶絕財產充其費不足則給以常平息錢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

賑卹二　擅賑貸附

原

振廩　芝大饑莊公乃自廩以往賑施同食　注振廩開倉同食上下無異食也

竭粟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

恤飢寒　後漢王望爲青州刺史行部見飢寒者愍之以便宜出所在布粟賑給之上欲罪之鍾離意云云乃赦之

貸喪祭　漢王莽時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依周禮也

無滯積　傳曰晉饑悼公謀息人乃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政術郎

不書貸　宋饑司城子罕請出粟以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饑人叔向曰樂氏其以宋升降乎施而不德貸而不書

舍債　晉王長文字德叡大康中蜀土荒殘開倉賑貸長文居貧無以償郡縣切責送到州刺史徐幹舍之不謝而去

止要利　晉張駿境內饑譚祥請出倉穀貸取三倍利陰據曰是困饑要利乃止

子皮一鍾　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陳氏二量　傳陳氏有施於人謂舊之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謂陳氏二量皆登一焉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

·**匡乏**　匡救也

賑窮　**儲蓄**　**虞災**

擅賑貸

原

汲黯矯制　漢河內饑父子相食汲黯使至河內因矯制開倉賑之朝廷不坐罪

劉頌除名　劉頌字子雅奉使于蜀表請振貸不待報而行乃除名也

王蘊左降　晉王蘊字叔仁爲吳興守郡荒賑卹主簿爭云朝廷以爲科罪免官士庶詣闕特左降晉陵守

·**鄧攸免官**　鄧攸字伯道以吳郡

守吏賑貸未報
開倉坐免官

仲謀以身救人

第五訪字仲謀為張
掖守歲饑開倉賑給
給吏爭欲上言訪曰若須奏報是
棄人也寧以身救百姓上言之

仲黃舍笑入地

韓
脈
字仲黃為義長開倉賑賠民主告請不可詔
曰以北伏罪舍笑入地太守知詔名德不坐

增 **惠出**

一尉

唐書負斗于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殺了良發粟賬
民不從及子良謂州半于悉發之下咽以齊剝史
大怒因半干于獄會薛元超待節違何議之曰
君有民不能卿使惠出一尉尚可罪耶驛之

詰責

參軍

韓恐役謂梁府倉書參軍會大旱輒間倉賑民州
劾青對日人窮則監不如因丐語之無趣為盜賊
州不
能出

矯發他儲

宋史程師孟提默姦部無常平粟建
請置意遣山歲縣民不足即矯發他
諸不從
必侯報
行省都
罪其擅
仁丙吾
仁乎都
戰對部
報吏曾白不可師去曰
饑者盡死矣竟發之

不罪擅發

元史王克
敬除江浙
事香陽大讀綿管王都中出倉粟賑之行省欲
發克敬曰番陽治北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為
為部為不

先貸後奏

明紀事本末其武二十
中因得免
六年語戶部論天下有

司凡選歲饑先發倉廩
發民然後奏閒著為令
借糴糧千石賑救秋成

先給後聞

宇陵功河南新安
知縣陶給民錢
偖返上詔夏原吉有司拘文
法饑流必申報縣滿民錢死久會陶懿先給後間能稱
任使毋責
其專謂也

截留綱運

未汲史洪皓為秀州府空虛無事以力大賑水
會折東絹通常平木四萬遇城下皓遠吏銷津擁請宇
使截留守不肯曰北御筆所起也罪死不報皓日寧以
一身易十萬人命花留之七何麻訪使王孝竭至部曰
平江民家號訴錢者旁午兆獨無有何也字具以對孝
要曰逢制之罪請為君脫之呼吏寫奏始曰食備未足
公能終惠更得二萬石乃可荼為以閒米如數而得

議發封椿

山宣肆考曰范堯夫知慶州錢好滿路官
無穀以賑鄉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濟之
州縣皆從侯奏請得貴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
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君但勿憂吾寧獨坐罪

求糴

原

禮傳曰京師來告饑齊侯為
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正

穀梁臧孫辰告糴
于齊諸侯相歸粟

正之制告泰紹舊將
也言也糴先執曰辰
告內民曰君事國以
然無也儉之敝非為
後外衛邑敝敝其私
與文物萬罟邑國行

古制

國語魯饑臧文仲請糴于齊公
之言內無外文曰公使文仲曰鬯出告糴古之
制也民也衛物众請如齋周使往遂以命圭玉磬如齊
告糴曰儉邑萬饑大豐珍以公官公之梁也而發戾不
泰先君之敝罟敢告需積

私行

穀齊臧辭辰告糴
紹執事敝敝邑使能供識了非國無三年之
舊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使工也故舉藏
將辰以為私行也往云為內請大不古丘若私行也

無蘊年

蘊年為諡害年
穀而聞糴也

無遏糴

葵丘盟曰
無遏

歸粟

于蔡

以周巫
矜無資

閑糴於泰

懷曰饑泰驗糴粟泰饑晉
開六糴救泰佬之晉讀晉侯
廚亨化之
惠民倉貯
趙非知
糴千是
紹與三十
減時價之
攻所部

增 **增糴**

宋史大宗恭發仁受勸民務衆災穀又置常
平倉乘時浩糴性愁不足真宗重之於是推
制而常千

歲糴

蒸訴治蜀歲繼

增價以

庚天下矣六萬石貯之糴以
超州得榜於通罰令民有未增價死

賑糴

米商輻糧越之米價頃歲民無饑以
一年民多鞭食略驛安府并屬縣以常平米
半賑糴十日輔近鄰之民令鑄州以常平錢

賑之
元史至元二十二年始行賑糴之法于京師分
遣官吏發海運之粟賤其市直以賑能為成宗時以賑
糴多為素強嗜利之從用計巧取常以周及賓民

平

于是今有司精貿之户口之數勸實數賑糴為

糴

宋史臨安府又有平糴倉蓄貯米元十萬石糴補循
環其後用而不補所行無幾成亭知年論豐饑倉撥
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

告糴

黃賤米英陽軍值歲饑
糴倉遇米貴平賈出糴
糴客輸發常乎以賑制
置司下令欲替本軍之粟而禁其糴下穀以乞侯斡罷
然後歲行及援郭州例十之一告糴將制司荒政具聚
卿實續文獻通考曰明成化六年六京通二倉糧米
穀京賤
米價

柳價

發糴五十萬石每杞米教銀南殘粟米五錢以

閑糴之禁

唐書崔後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
法雜豐年貿易不出境降部遭荒
不卹也後至調屬史曰此豈人情手無閉糴以重困民
削其禁自足尚費滿通資物益饒宋史理宗朝撫州
饑起黃簇知其州粟車疾馳中約富人書老集城中無
遇其曰至則大書閑糴者籍強糴者斬揭于市坐驛舍
治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請于朝給爵祥勞
者而後入紹與時詔閑糴者斷違待御史周祕言詩

以斷邊恐貪吏崇私善良被害宜戒守史多方勸諭務令樂從爲便從之

【原】匡困資無同卹災危備救凶患匡救其災勿虛其請幸災斂怨安可蘊年凶年補敗或闕於宿儲善隣卹災方資於乞糴災維代有宜酌義於泛舟仁必矜無豈忘情於歸粟 白帖

興利

【原】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 漢書召信臣遷南陽太守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術躬勸耕農行視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爭

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 漢書荊州刺史奏召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二十斤

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魏志劉馥子靖出爲[illegible]河南尹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必先富民 管子云凡爲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民貧則難治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也

入務利民 春秋云晉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

開澮興造民賴其利 崔氏集崔瑗爲汲令有澤田不殖五穀瑗爲開澮興造蒲崔之地更爲沃壤民賴其利

稻田歲增民賴其利 魏志鄭渾爲沛郡太守郡界下濕興陂遏開稻田頃畝歲增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開道通溝民得其利 召信臣詳上

嚴使儲水百姓爲便 東觀漢記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嚴使儲水百姓爲便

開治稻田百姓殷富 又云張堪爲漁陽太守開治稻田八千餘頃百姓于是殷富

興鴻郤陂常以豐熟 又云鄧晨爲陳留郡興鴻郤陂湖郡稻常以豐熟蕪流給他郡詳太守

敎民糞種 氾勝之書云昔湯有旱災伊尹作區敎民糞種乃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爲之收至畝四十石

敎民牛種 漢書任延字長孫爲九眞太守敎民牛耕鑄作田器民以利之

益蓄菱芡 漢書龔遂爲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菱芡勞徠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詳太守

育養漆園 魏志嶺南太守傳方到郡以來育養漆園之樹念存軍國用心纖微

治作水排敎化大行 張璠漢記曰杜詩爲南陽太守治作水排敎化大行號曰杜母

因流爲排利益三倍 魏志韓暨爲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食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于前詳錢

斥鹵生稻粱 呂氏春秋云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決漳河灌田鄴民大怨欲籍起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曰鄴有聖令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

涇水長禾黍 詳涇水

蒲崔之地更爲沃壤 崔瑗詳前

曩之鹵田化爲甘壤 穿邑宋北契君傳云曩之鹵田化爲甘壤歟枯旡漆抑與蘊獻[illegible]

【增】耦耕法 唐書高宗朝王方翼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爲耦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賴勸

均水法 戴叔倫試守撫州刺史民爭灌溉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

無棣渠 薛大鼎以功遷滄州刺史無棣口久廢塞大鼎濬石曷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河通舟楫利達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平津堰 李吉甫以宰相出爲淮南節度使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築堤閼以防不足泄有餘名曰平津堰

水利圖 宋史程師孟字公闢徙知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兩如黃河谷謂之天河河崔亮師孟勸民出錢勞衆築塘於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爲水利圖經頒之州縣

補闕柳 唐書李仲甫以右補闕爲彭州先是川少樓樹暑無所修仲甫課民樹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

因高築障 韋景駿歷肥鄉令縣北類漳連年泛溢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障水至堤趾輒去其北嫁爲映用功少費約後遂爲法

毀碹決水 元史服律伯堅爲清范縣尹縣

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爲私民以失利伯堅命吏疏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增水賈碹仍以其事聞者部著爲定制之

修陂渠以復舊迹 宋史趙尚寬字濟之參知政事安仁子也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民稀可益招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跡益發卒復三陂一渠溉田萬頃又敎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尚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聞而嘉之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以美之

城安慶以固疆圉 黃幹知安慶府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守即日興工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城成會上元張燈士民扶老攜幼有老婦百姓二子輿之諸孫發至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絕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淮東西皆震動獨安慶安堵如故嗟而霖

改徙部

潦餘月已浸暴至城屹然無虞民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敵不溺于水生汝者黃父也

水圖 元史至元九年耶律伯堅爲保定路清苑尹初安肅州苦徐水之害許於大司農大司農官欲奪水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大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又反故道爲災伯堅按其形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都守行視可否事達得已

海上澄清錄 宋史紹興中苗與之特按廣西提點刑獄循歷所部至于海巡朱崖未唯地產苦甚民或取棄以依若州郡征之歲五百猾壞人以吉貝爲衣余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民尤苦之與之皆爲勞免其池利疾罷行甚衆贖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

遂無凶年 唐書王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漢塘堰隙屬吏弗完治起至部先修復與民約爲水令遂無凶年

民賴其利 宋史陳堯佐知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擾亂堯佐爲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

築堤修堰舉以利民 張綸有才略所至興利除害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入海又築漕河堤二百里于高郵又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復論者難之以爲濤患息而舊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歲多而患少豈不可耶表三請願身自新役兼權知泰州卒成堰民利之

瀕海廣瀉並爲膏土 元史烏古孫澤于元末爲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雷州地近海潮汐茲其東南陂塘鹹曲農爲患而西北廣衍平衍宜爲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徙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敕民浚故湖築大堤堨三溪瀦之爲斗門七堤堨六以制其嬴耗爲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支別爲閘時其啓閉時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並爲膏土

方略

〔原〕**方略耳目發伏禁姦** 漢書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爲京兆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

治有方略爲民興利 又曰召信臣舉高第遷上蔡宰視民如子遷南陽太守其治如在上蔡爲人勤有方略云云

長於計策功費約省 漢官儀云成帝時王延世以校

攻術部

尉領河隄詔曰東郡決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立塞改爲河平元年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

以一警百吏民恐懼 漢書尹翁歸爲東海太守其治以一警百民皆恐懼改行自新

以便宜從事 龔遂爲渤海太守上問何以息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有莅任之方 晉中興書瑯邪諸葛錄云恢字道明爲會稽太守臨行上爲置酒謂之曰今日會稽卿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也

西門豹爲河伯投巫於河 詳縣令

宋均爲唐山娶巫家女 東觀漢記宋均字叔庠爲九江太守有兩山名曰唐后山有神祠衆巫共爲嫁娶皆取百姓男女不復要娶巫家女百姓患之長史莫敢改之均乃移書曰自今已去當爲山娶巫家女其後乃絕

印綬示劫 典錄云張敞爲太原太守有三人劫郡界持三人以爲質敞聞之自往諭劫所曉諭之曰釋質太守釋汝乃解綬印以示之曰太守不欺汝誠釋質

自首遂解縱之遂自劾詔復其冠履如故

破械遣囚

魏志田豫為南陽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前太守收其黨五百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慰諭破械遣之諸囚叩頭願自劾即相告語一朝解散

石犀厭水

蜀王本紀云江水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在府一在市橋二在淵中以厭水精因曰石犀里

聽民輸芋

汝南先賢傳云袁安為陰平長民饑租調不入聽民輸芋頭惠澤沐著

除藻飾割浮費

又云應華為將作大匠姦穢伏除藻飾割浮費發

賴遇賢令

謝承後漢書彭修字子陽海賊丁義欲向郡郡內驚惶不能捍禦太守聞修義勇請守吳令身與義相見宣諭威德賊遂解去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橫大戟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風俗頗革

後漢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咸言神靈不樂舉火每冬中輒一月寒食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作書置子推廟使還溫食于是風俗頗革漢寒食

桴鼓希鳴市絕偷盜

詳京兆尹戊竹調

增 **耳目方略**

宋史英宗時李清臣出提點京東刑獄言晉盜賊為天下劇設耳目方略搜捕且盡

治多方略

唐書德宗新戴叔倫遷容管經略使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賜之

無他方略

吳少誠拒命詔合十七鎮兵討之以韓全義為淮西行營招討使諸鎮兵皆屬全義無他方略就令悉果監軍每議攻戰官監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溫售不能決

禦賊方略

明紀事本末正德時許逵為山東樂陵令流賊劉六劉七等橫行河北逵修城浚隍踰月而成又使民家各築牆高踰屋席仍開諸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侯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守號令視旗鼓進退違者無赦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舉旗伏發賊火無所走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進

一切呵止

唐書宣宗時韋澳為京兆尹時芋忠列燭力者出入扇鞭報論嘉人冒之以剝劫又動厥家耗穢近郊播請一切可止盜賊不能隨皆走出境

令相告捕

宋史張杖知江陵府湖北多盜往往毆釋以病其良民杖首候大吏之縱賊者捕輒縛民之舍賊者今其黨得相告捕以除罪羣盜皆遁去

挺身叩壘

唐書劉潼為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為劉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請遣使諭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降就館而降

至辟撫諭

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裴懷古為桂州都督夫諭禍先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為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身至辭撫諭倩等大喜歸所掠出降辟諸洞懷素反覆者亦奉連根附嶺外平

舉沒占田

永徽中賈敦頤遷洛州刺史有書右占田踰制敦頤舉沒三千餘頃以賦貧民

燒雜塿草

宋史辛仲甫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吏戍洪以長春節宴集日為亂屬春初仲甫出城起視見樓中草深意可藏伏令燒雜之光燭疑寒泄有白首者乃擒之

捐納逃卒

程顥出為鎮寧軍判官程昉治河取潰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撫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呼而入具以事上

撫定流民

明紀事本末鄖陽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又多曠土山谷深寒林箐寨密為流民窟穴成化間流民無慮百萬劉千斤李鬍子攜齎荊襄白圭項忠相繼勦滅每至歲饑民入山賊僉以不可止乃命原傑經略鄖陽戍

撫定流民業乃增置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至宣朝廷德意問民疾苦于是籍流民得十一萬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為計丁力令開墾為永業割地三省設置六縣而鄖陽翼然重鎮焉

揭方治蠱

宋史趙尚寬知忠州俗畜蠱殺人尚寬得方書市中教人服藥索為蠱者窮治寘于理大化其俗

造舟計直

張齊賢知處州害欲造大舟集後不能計其直費數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有十倍算之

片言定變

政和時黃振調發州兵曹熱功昔時盜賊所在徂徼婺卒揚言欲叛以應賊有一軍官素得軍志守疑而羅之罪辛數百人被甲挺刃新議門入振鬪卯往寧卒羅拜呼曰其等屈抑嫌兵帶理之振使之六屬色吃曰細事耳東篤南返大兵尺尺汝速死邪急釋械當為汝言衆拜謝而去太守由是益相信事悉與謀之

亟出慰勞

李舜臣調邛州主簿歲大發饑民千百持鉏耰大呼響震邑中令盡開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為垂出慰勞之

區處檢防

亡匿復業

唐書李傑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為豪力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檢防

七匿復業書十七入**按墾廢田邑閈如初**徐申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為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犁墾發以所收之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廣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閈如初

勸課

原 **興教勸學**左傳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正學為基**潛夫論云凡為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教授**魏志杜畿為河東太守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起學成都**漢文翁為蜀郡**執經**

勞農勸民禮記月令云孟夏之月令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謀案重農故勞勸之**命農勉作**禮記月令孟夏之月令農勉作無休于都鄭元注急趨農事**巡其稼穡**周禮遂師職云

政州部

起其稼穡而務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勸民農桑**召信臣詳興利**教民織履**東觀漢記茨充為桂陽郡俗不種桑無蠶織之利民惰少履冬皆以火燎炙充為令屬縣教民種桑柘養蠶織履**教民紡績**崔寔傳寔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寔為作紡績織紝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龔遂令渤海種榆**漢書龔遂為渤海太守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材木乃種五果課云**王景教廬江種桑**東觀漢記建初八年王景為廬江太守教民種桑養蠶民得其利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毛詩七月云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毛傳云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鄭元箋云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為饎饎酒食也謂饋田畯使田畯勸其事**星言夙駕**毛詩定之方中云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毛傳云星雨止星見也鄭元箋云早也衛文公于雨下欲往說于桑田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毛詩七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毛傳云宵夜也綯絞也田教民稼穡急務農之人雙云爾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農無廢業野無空地**新序

相鄭繢歸之**增 興學校教耕織**唐書韋丹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遊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教種茶**崇學校勸耕桑**元史李德輝至元二年為太原守至郡崇學校勸耕桑社倉一莖數穗凡出其境可嘉禾瑞麥一莖亦出其境凡可以卑民表孝節者無不為之以興學校者為耕桑**興學校治**元史南陽守興學校治水利**水利**田明一紀事一本末萬沐英敍鎮雲南興學校治水利**學校修屯田**太祖興學校以修屯田為守將之先**興復學宮**元史李質民為士通經舉興復學宮大學之建

世祖時以招置四方來學者長官不與學官之

講教生徒唐書張鎬為太學者不五六年學官簡延初經生出為州刺史講教生徒

有二十人明經去州十人州升者四

貸農器元史縣尹差民戶為三等均其役

刺孔子像以令社學事每歲春行田勸農器

給耕牛唐書代宗時以關輔多事後百姓田荒蕪詔諸道給耕牛委京北府勸課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時荒高為上給耕

政州部

事中請戶不滿五十畝者給牛一頭從之**絃誦聲**元史楊景行字賢可延祐二年進士授**農桑鼓**事明本紀**勸力田**

赣州路會昌州判官乃創學舍延師儒以教民所賦田者每置鼓凡聚者責之不時知者罰之末太祖令民每社置鼓聞之晨起集耕者以鼓勸之比知勸民力田詔天下令民所在置田**教樹藝**唐書崔行謙清源令勸民力田行樹藝至數以當之教

拔茶種桑元史天福民狹其苦茶事者勸民拔茶種桑民獲其利

月朔讀法洪武初監察御史有明紀每月朔會民讀法命知縣長史**刺史行春**

縣令勸耕宋史令勸耕宗時以勸耕請令刺史行春上陳詔刺史縣令勸耕

崇齋齋之儀揚濟濟之化南陽太守上黨鮑君懸文學儒林書贊云原

田修理賜之以巨觴田蕪穢之儀修陵之遲命庶林之而雜云云

蕪之以柔桑使習壤者相澤仁才者播種藉田論並陳思王

能明農事者置黃金一斤使蠶不病者置黃金一斤
管子 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 一年
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
人 並管子 登金商之館察田夫之私者 陳思王籍田論

得民

原 留蓋 蓋寬饒左遷衛司馬躬行士卒廬室疾病者身自相循歲盡交代衛卒數千皆叩頭自請復留
共卒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以是顯名也 借寇 寇恂太守詳 能勞來 鴻鴈美宣王也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曰雖比古人為我劬勞 謹待遇 宣詔二千石云嚴敎
吏謹待遇無令失職之業 扶車流涕 韓延壽棄市吏人數千送至渭城老小扶車轂奉酒炙足
書不忍逆人人為餞使掾吏分謝莫不流涕汝中部 守關號泣 趙廣漢為京兆下獄吏人或言臣生

無益縣官願代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 吏願僵仆 漢趙廣漢以和顏接士待遇殷勤發於至
誠吏皆無隱諱為僵仆無所避也 人恐失之 兒寬為內史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
故租多不入以負租當免民聞當免恐失之大家車牛小家擔負課為最也 以貴下賤 易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 以俗教安 司徒以十二教以俗教安則民不偷注俗土地所生習
以養萬民 以保息養萬民六曰慈幼 以道安人 周禮保民以道安人保安也
視民如傷 傳 安堵如故 漢高入關吏人安堵如故 老者安之 論
黎民懷之 書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侯君去必死 侯霸字君房臨淮大尹
詔徵百姓遮使者車乞留相戒男婦不暇子曰侯君去必死 廉叔來何暮 廉范詳興利
增 還鎮 唐書崔鄲從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乞留詔檢校尚書右僕射罷之
斷橋 宋史孝宗時王十朋出知饒州復移夔州民走詣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家葺斷

橋以王公名之 取韓 唐書憲宗時崔戎為華州刺史徙兗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
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韓時詔使尚在民泣請使請白天子句戎還使詩諾戎恚責其下衆曰留公而天子怨不
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我夜單騎七去民追之不及乃止 構祠 呂諲在朝不稱任職及為
樹州其治尚威信故年士用命聞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虔方而數計人證最有名荊人生構房祠
及歿吏褒錢十萬從祠府西 守前政 袁滋為華州刺史民愛向之名為左金衛大將軍以暢於
陞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夫於陵使論曰吾不敢易褒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冀為
真 元史張起巖弱冠以察舉為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缺移攝縣事久之聽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敎
諭為真縣尹吾屬何患為 受紙百番 唐書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為受
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 以姓字子 韓愈初為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
其姓字之 戌所部 至誠感天 宋史王十朋凡歷四郡所至布上恩恤民隱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論政

作屬閒有不善反復告誡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棐量閒者相告宿遁亦願償訟至庭溫詞號以理義多退踖
者人無不給而祠之主之日老攀留涕泣越境以送之思之如父母饒久得入境而雨湖積霖入境郎書凡
禱必應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畏神 歡聲動地 紹定五年起眞德秀復知泉州迎者塞路
添村自歲老人亦扶杖力出城中歡聲動地 狄使君活汝 唐書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越
王兵敗支黨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陳其詿誤至此詔悉謫戍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
相與哭擲下齋一日乃去 真直院至矣 宋史真德秀官遊四方所至惠政承冷不偶其言由
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頌洞奔擁出開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

不拾遺

原 繫樹 魏部原得遺錢拾以繫樹枝人以為神人繫錢逾多謂之神樹祀之原恐成淫祀乃辨之
守劍 後漢王烈在鄉里教化行人有盜牛者主得之盜曰我將改勿使王烈知也烈聞遺布一端後父老

遺劍于路至夜乃求見一人守劍于路問之乃昔盜牛者

牛爲稚子 王渙字稚子爲溫令清猶人露宿于道放牛者輒云爲稚子

裴付樊父 樊曄字仲華爲天水太守嚴猛道不拾遺行旅至聚衣裝道旁云云以付樊父

得遺尋主 後漢劉矩爲雍丘令有得遺者皆推尋其主而還之

得遺詣吏 蜀郡閻憲爲綿竹令杜成夜得遺裝詣吏曰縣有明府能不愧心

何並 爲長陵令路不拾遺

卓茂 爲密令道不拾遺

增

道不舉遺 唐書郭震拜涼州都督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開屯田稻收豐衍支數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令行禁止道不舉遺

未嘗拾遺 張允濟仕隋爲武陽令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覺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經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

道無掇遺 高宗時郎餘慶爲萬年令道無掇遺遷御史中丞

路不拾遺 宋史乾道中楊倘知樂平縣興學訓士邑人以化爲中夜無盜警路不拾遺

境不藏盜 曾公亮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爲政有能聲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廋耳索之果然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政術部十 考績 斷政 亂政 論政 政不一 佞邪 貪暴 貪冒 掊尅 暴虐 亡徵

考績一

原 杜氏通典曰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一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　漢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名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率相准如此法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爲不可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爲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房自請願無屬刺史　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

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務伯名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閱七聖而課試之畧未立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資伊呂之助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掇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為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

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偏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一體而資相成也後考課竟不行 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元凱為黜陟之課其畧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後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敷奏以言及至末代不得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

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因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 後魏孝文

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出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奬勸後帝臨朝堂顧謂錄尚書燕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大通帝又謂

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餘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略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兹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戍遠使絶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于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稱事之葦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課煩以少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昇一階檢無僣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夤又論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

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僚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閡以同僚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黄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　唐考課之法有德義清愼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於鎮防並據職事自爲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爲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爲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

職事𤍠理善最弗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爲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爲下下若于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爲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增戶口謂課戶率一丁同一戶法增不課口者每五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抵）其州戶口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戶法爲分若撫養乖方戶口減省者各准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謂及不課並准上文）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爲十分論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此謂永業口分之外別能墾起公私荒田者）其有不加勸課以致減省者（謂永業口分之內有荒廢者）每損一分降考一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今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謂所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猶應于見在之內比校其尤善者以爲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爲上上其次爲上中其次爲上下則中人以上

可以自勸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産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覩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弊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遥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禄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論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禮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情敦龐未淳乎

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
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
旬月升擢令長今日旣上明日部內有犯名義者即坐
之不其速歟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
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爲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敕
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升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
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爲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
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
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增 續文獻通考曰宋初循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

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
歲月敘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
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
七年始得遷秩　凡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爲一
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爲第四考已
書之績不得重計初著令州縣戶口準見戶十分增一
刺史縣令進考若耗一分降考一等　建隆三年又以
科賦有欠踰十之一及公事曠違常有制受罰者皆如
耗戶口例降考吏部南曹又舉周制請州縣官益戶增
稅受代日並書于籍凡千戶以下能增百戶減一選減

及三選以上令賜章服主簿升秩進階能歸復逋亡之
民者亦如之是年縣始置尉頒捕盜條給以三限限各
二十日三限內獲者令尉等第議賞三限外不獲尉罰
一月奉令半之尉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停官　太宗
勵精圖治遣官分行郡縣廉察官吏河南府法曹參軍
高丕等皆以不勝任免官復詔諸道察舉部內官第其
優劣爲三等政績尤異爲上職務粗治爲中臨事弛慢
所涖無狀者爲下歲終以聞先是諸州掾曹及縣令簿
尉皆戶部南曹給印紙曆子俾州郡長吏書其績用愆
過秩滿送有司差其殿最詔有司申明其諸州別給公

據者罷之判吏部南曹董淳言有司批書印曆多所闕
略令漏書一事殿一選三事降一資自是職事官依州
縣給南曹曆子天下知州通判京朝官釐務於外者給
以御前印紙令書課績（時蔣元振知白州爲政清簡民甚便之秩滿詣闕部使乞留凡十有八年未受代姚益恭清白有才幹知鄆州須城縣穀朴不施境內大治淳化初採訪使各言其狀下詔褒嘉賜元振絹三十疋粟五十石賜益恭緋衣銀帶絹五十匹）四年始分置磨勘之司
審官院掌京朝官考課院掌幕職州縣官廢差遣院令
審官總之乃詔郡縣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居官廉恪
莅事明敏鬬訟衰息倉廩盈羨寇盜剪滅部內清肅者
本道轉運司各以名聞當驛置赴闕親問其狀加旌賞

焉其貪冒無狀淹延闕訟踰越憲度盜賊競起郡内不治者亦條其狀以聞當行貶斥（時以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覈功過又以判流内銓翰林學士蘇易簡知制誥王旦等知考課院重其職也）眞宗即位命審官院考京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引對磨勘自此始景德初令諸道辨察所部官吏能否為三等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貪猥為下仁宗尤矜憐下吏嘗曰州縣秩卑而長吏多鈎摭細故文致之法使不得自進朕甚憫焉宰相王曾曰引對時陛下酌其輕重而稍擢之則下無滯才矣（選人有束鹿縣尉王得從歷官家滿書考最多而無保任者帝察其孤貧特擢為大理寺丞）

慶曆三年從輔臣范仲淹等奏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其後知諫院劉元瑜以為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廉恥乃罷之　英宗治平三年考課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等降監淄川鹽酒稅務坐考劣降等自田始考績舊審定殿最格法自發運使率而下至於知州皆歸考課院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為據至考監司則總其甄别部吏能否則以採訪才行合二事為課悉書中等無高下神宗即位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責實監司所上守臣課不以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璽書

獎勸之若監司以上則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凡縣令之課以斷獄平允賦入不擾均役平盜勸課農桑振恤饑窮導水利户籍增衍整治簿書為最而德義清謹公平勤恪為善參考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尤殊絶者別立優劣二等歳上其狀以詔賞罰是時内外官職各從所隷司以考覈而中書皆置之籍每歳竟或有除授則稽差殿最取其尤甚者而進退之熙寧五年遂罷考課院問遣使察訪所至州縣條其吏課凡知州通判上中書縣令上司農各注籍以相參考惟侍從出守郡聽不以考法朝廷察其治焉　紹興二年初詔

監司守臣舉行考課之法時郡縣數罹兵燹又命以户口增否別立守令課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分三甲置籍守倅考縣令監司考知州考功會其已成較其優劣而賞罰之　乾道二年廷臣上言國朝盛時有京朝官考課有幕職州縣官考課其後為審官院為考課院皆中書或兩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賞罰望遵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日別給御前曆子如薦賢才為幾人若為治錢穀若為理獄訟興其利除其害合為條目每考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代還便籍手陛見然後詔執事精加考覈其風績有聞者優與增秩所莅無狀者罰之無赦

則賢者効職而中下之才亦皆強於爲善矣帝乃命經廷官參照累朝考課之法講而行之　寧宗以郡國按刺多狥私情遂倣舊制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一司歲終各以能否之實聞于上以詔升黜　遼聖宗統和九年詔諸道舉行能察貪酷　金考課法凡内外官之攷績所歴之資考更代之期去就之故秩滿皆備陳于解由吏部據以定能否又撮解由之要于銓擬時讀之謂之銓頭而書于行止簿行止簿者以姓爲類而書各人平生所歴之資考功過者也　章宗嘗問近臣考課法令可行否右丞相夾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煩則有

司難承用耳尚書右丞劉瑋曰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實今提刑司體察廉能贓濫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議設法恐涉太煩　泰和四年定考課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四善者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名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者一曰禮樂興行肅清所部爲政教之最二曰賦役均平田野加闢爲牧民之最三曰決斷不滯與奪當理爲判事之最四曰鈐束吏卒姦盜不行爲督領之最五曰案部分明評議均當爲檢校之最以上皆課縣令簿丞警巡使副錄事司候判官也六曰詳讞合宜咨執當理爲幕職之最七曰盜賊消弭使人安靜

爲巡捕之最八曰明于出納物無損失爲倉庫之最九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爲學官之最十曰檢察有方行旅無滯爲關津之最十一曰隄防堅固備禦無虞爲河防之最十二曰出納明敏數無濫失爲監督之最十三曰謹察禁囚輕重無怨爲獄官之最十四曰物價得實姦濫不行爲市司之最十五曰戎器完肅捍守有方爲邊防之最十六曰議獄得情處斷公平爲法官之最十七曰差役公平盜賊止息爲軍職之最凡縣令以下三最以上有四善或三善者爲上陞一等三最以上有二善者爲中減兩資歴三最以上有一善爲下減一資歴

宣宗時御史中丞李英上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於激濁揚清獎進人才耳近來定四善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大定間數遣使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效庶幾人人自勵以爲國家用納之　元世祖至元八年詔舉守令以户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備者爲上選陞一等四事備者添一資三事有成者爲中選依常例遷轉四事不備者減一資五事俱不舉者黜降一等三十三年增課守令式於八年所定五事外又增以課勸農桑克勤本職者陞獎其怠於事者皆罷之

二十八年詔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每道仍設
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
民事錢穀官吏姦弊一切委之俟歲終省臺遣官考
其功効　武宗至大二年令州縣正官以九年為任三
年給親民長吏考功印曆令監治官歲終驗其行蹟書
而上之廉訪司御史臺尚書禮部考校以為黜陟　仁
宗皇慶元年御史中丞郝天挺言國初設官在内須三
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陟比者省院臺
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
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

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内外大小官屬必
俟任滿考績方許遷調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姦之弊
從之　明洪武五年勑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
桑學校之績十一年諭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别賢
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職
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
坐有過而不稱者為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
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十七年吏部尚書俞慄定考
績法　凡官員任滿考覈及朝覲考察各有定制若因
事考察問一奉行無常例　世宗嘉靖十年吏部言祖

宗舊制在外有司官員九年考滿稱職者給與應得誥
勅至正統十四年奉有詔書事例凡外官曾經撫按官
舉保果有卓異政績者不拘三六年考滿先與應得誥
勅旌異蓋九年例得封贈者所以待常流三六年先得
旌異者所以優異等

考績二

原

廢置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馭其吏注云廢退其不能者進置賢能者也

誅賞 王昶字文舒詔使與百官考課事昶以唐虞有黜陟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王明於任賢略察陟之體以委吏官之長而總其綱紀故能否可知也

會政 周禮計會政事

稽功 又曰責實稽其功事

連最 考課連最

相業

能否相冢

察羣吏 周禮天府凡官府鄉州及縣都鄙之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察賞黜防書鄉司家注云治之中謂其職簿書之要也

考衆官 杜恕為黃門侍時大議考課之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曰州郡考士皆有事功然後衆郡守以功次請歲就增前叔此最考課之急至於卿內職大臣不賓伯以其職考課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致雍熙

齎閥閱 朱博為邵大守姑幕縣有盜游徼王卿盡力捕得九十人博復書曰王憂公甚有檄儀到齎伐閱結術注閥功勞也閱訴經

明度量 谷永言以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

三歲大計 周禮太之職二大計羣吏之治注三載考績

三年大比 以考羣吏而廢置注云大比大計也

崇德

黜愆 禮

稽功底績 書底致也績功也

盧毓考課法 毓曰不可異人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臣聞古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課廢而以毀相進退故真相蒙帝納其言作考課法及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也

劉劭考課疏 魏志劉作都官

課上功司官吏考課王政之較然而歷代不發是以理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

蕭育救郭 漢蕭育為茂陵令會課注考課育第六漆令郭舜殿見責育救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為人言也

傅嘏難劉劭 劉劭作考課法傅嘏難之

【增】**朝堂黜陟** 經濟類編後魏主北巡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自公侯以下有官者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為三等人無怨者魏主臨朝堂黜陟百官謂錄尚書廣陵王羽曰汝為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跡今黜汝錄尚書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由卿不能相導以義今奪卿祿一期又謂左僕射拓拔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辟今解卿少師削祿一期又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亦應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盡從削奪又謂尚書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勤職事數辭以疾可解長兼削祿一期其餘守尚書尉羽盧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行之

中書詢考 宋史真宗時魯宗道言守令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避貲材詆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額所故天下親民者貪殘害政十常二三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令守佐雜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以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是之吏部之擇縣令庶此宜得良守宰宜助理化參真宗從之

更以考升 唐書貞元中考功疑終請如至德故事課竊最越課自言薦累州刺史章詮以貪敗請等考考使劉滋謂懷知過更以考升

政注中上 經濟類編唐高宗時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顏色自若不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為天下最 唐書路嗣恭字懿範始名劍客以蔭歷為鄭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為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為天下最明皇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

為十郡最 元史世祖時張德輝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二年考績為十郡最

延策縣令 唐書開元四年明皇悉召縣令策于廷考下第者罷之盧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

手書勞績 宋史宋太祖勵精政

事宜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己奉法除奸惡愛臨民者乃可書為勞績

寢成苟且之風 又曰淳化中梁鼎上書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朝廷考課之文甚拘州縣之簿黜陟頗異名存實亡且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荻閣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寖成苟且之風伏望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考等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

議行黜陟之法 元史世祖時廉希憲在中書時奏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錄士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皇詠皆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

課農興學 明紀事本末洪武五年敕中書令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違者降罰已而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于督運命黜之

激濁揚清 宣宗詢吏部尚書郭琎曰東漢切責保河西以孔奮為姑臧長姑臧最富績而奮守甚業光武擢為武都郡丞夫激濁揚清為治之道光武即位不歲舉卓茂又舉孔奮故東漢多循吏卿其甄別以聞

不以偃辨為能 續文獻通考明太祖時山西汾州考平遙主簿成紫能振滯商稅上曰張諫是竊外改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催科為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

不喜擿拾小過 宋史韓億為尚書左丞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摘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以下亦望京朝官奈何錮之于盛世

分上下二等為三 後魏令三載一考以黜陟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者帝親臨決焉以

甄別流品為非 經濟類編唐劉璟與崔羣親議政于宣守前值由曰推富顯別山由上列萬一榮曰昔王堯南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流品丘據令當循古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遷以品致流為先臣恭知致理之日慎助無以對

內外磨勘 宋史仁宗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范仲淹退上十事一曰明黜陟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役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上求明之皆以詔書畫一頒下著為令

甄別守令 明紀事本末宣德五年諭吏部甄別郡縣守令上曰郡縣

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為賺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申論陸贄書

原 詢事考言　程功會課　智效一官　績成三考　政乃日脩　功惟歲課（白帖）

弊政一

原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不躬不親庶人不信（並詩）　誣上行私不可止也　不勝其弊未能寡怨於人　無憯怛之愛無忠利之教　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記）　矯誣犯禁政散人亡　衆讙適從　晉政多門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　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並左傳）　敝邑失政天降之災　善人未勸淫人不懼　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左傳伍員云注曰肄猶勞也）　厭政已甚（春秋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厭政已甚矣）　上有困令　聽讒自亂聽諛自欺多易自怠恨多無親怨多不克　繁政害力繁賦害財　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乃不保　淫好破義言不協民乃不和　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順　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並汲冢周書）　上不知無以利事　下不力無以承順　佐不利無以集衆　鄉不仁無以讓賢　伯不勤無以行令　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

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周語靈王太子晉諫云）　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　以智治國國之賊也（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增 水背源而流竭木無根而不長（北堂書鈔）

增 道德之旨未弘而鋒薄之風先搖　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　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桑興不可得已（姚崇疏）　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孫浮沉者爲黠剛正者爲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唐書景雲中監察御史韓琬疏）　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宋仁宗時韓絳疏）　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王禹偁疏）　命令數更之弊恩寵濫進之弊賜予不切之弊（尹洙疏）　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宋史靖康時孫傅對欽宗）　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　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　以學校言之庠序之士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守令亦鮮有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首重社學守令徒具文案備照刷而已此守令未

知所務之失也（明紀事本末洪武中葉居升疏）

弊政二

原 浚恆（易浚恆凶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官邪（左傳國家之敗由官邪也）苟簡（莊子食於苟簡之田）

義 鹵莽（莊子君為政焉勿鹵莽）許謝錢（後漢書……百萬……）

寫孝經（宋書劉弘為州刺史令寫孝經……家家……）

不信吏（……夜使……以……不足信……）

云云 皆問吏（……守官……）遺禮義（……）

窮人欲（……）不率法（……政不率法……）無惻隱（……）

貨行於言（後漢書……罪成於……）刑放於寵（……）

久不聞問（……）多所侵刻 吏

並侵漁（……天下……）田卒污萊（……）道

殣相望（……以……人相……）上下相蒙 布常無

藝（……）請寄為奸（……）增 秕饉（……）

橫撓（……）武將

領刺史（……）

之華 不稱職補外（……）

職始出補外……者十不得一……宜此時……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革弊事（宋史……）

列弊政（……）

日久弊深（……）

原 巧法析律（……） 前代弊政（……）

期 弗迪率典 弗若于政（書） 怠於其位 慢令致

民 事充政重 刑肅俗敝 讒慝弘多（……） 恩弄其

亂政

原 上慢下暴（……） 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書） 廢

時亂日書 世亂則學校不修（詩序子衿……） 不軌不物謂之

亂政（左傳……） 晉政多門（……） 夏有亂政（書……）

政在家門（……） 上陵下替 太史

令終古出其圖法奔商（呂氏春秋……） 太史屠黍以其圖法歸周（……）

秦為亂政（漢書……）

滅詩書圖籍散亂（史記秦始皇……） 天下學士逃難 以亂齊

亂大敗天下董仲舒傳 孔子之道抑孫吳之術興劉歆移書
長戟詣闕 邊境雷動四野風起息夫躬傳 三輔苦之罵
詈載道光武紀 瓜分膺切塵消鼎沸袁宏後漢書 編戶騷
動天下思亂 京室爲虛薛瑩帝贊云 天下騷動起爲盜
賊續漢書靈帝時 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幷冀典論云董卓遷大駕
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幷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于幷冀乘勝
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蕩覆王室典論云初平之
元董卓殺主鴆后云云 帝躬擐甲冑稱無上將軍後漢靈帝中平五年帝自
稱無上將軍耀兵於平樂觀 火燒宮府 四方州郡擁强兵獻帝春秋
山無峻幹澤無注水淮南子云夏之法 增 疾其長亂唐書杜鴻
漸以宰相鎭兩川時崔旰殺郭英乂據成都鴻漸懼其雄武求許以不死既見厚遇之不敢加誅責反委以政
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嘗所爲貪者伊尹議者疾其長亂 關通貨賄又云元載智略
開果久得君以爲文武才略莫己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排忠良進貪猥凡
任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 國不闕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 國
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 貪臣聚
斂以國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唐書劉蕡策 樹黨恣橫五代漢隱
帝時任楊邠史弘肇王章等恣橫專權陵上 別置興謁五代史梁家人傳時寵婦劉氏愛
幸以其嬖寵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宰相不服安修劉以敬翔以吉新安結藩鎭權貴任其財之出入宮禁
覆舟自焚行宋史張方平疏若新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禍 亂天下必
斯人甚李師中嘗言今王安石者眼多白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 天變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 羣姦嗣虐毒流四海
朱熹嘗言王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引用邪排諂忠直躁進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
之羣姦嗣虐毒流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治亂自此而分基業自
此而隳陳師錫言蔡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此而
稱威武大將軍弇山堂別集明正德十三年上自稱威武大將軍
分自此祖宗基業矣 草制 朱寧曰制不可 面諭 草制 立就 罪不 有降 命罪 去乃 初江 自草 兵部 以此 名 臣 可 伏 地 不 敬 不 可 草 上 怒 ... 上 府 事 之 制 及 死 良 臣 乃 命 久 之 上 意 解 乃 不 敢 草 上 竟 自 稱 大 將 軍 之 命
可惜 婦女 討 復 其 幣 中 勒 上 房 甚 所 躁 每 至 珍 幣 玩 曰 及 家 遠 造 宮 及 所 過 地 方 皆 成 廣 厭 乃 不 駐
譎政

原 鉤箝漢趙廣漢字子都爲潁川其爲主名以俗爲朋黨之乃爲鉤距以得其主名以俗爲朋黨
又爲京兆善爲鉤距以得人情界上亭長寄呼曰爲我多謝問趙君廣漢知之 示詐以示詐人
任詭諸 間行察俗羊續字興祖爲南陽守嘗入郡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而已
觀邑里採風俗然後進吏人及令長貪潔良措盡知之 借死狗軍宋太祖少注軍中
主簿請用小吏死以稱之王溫舒擇使敢往史把吏 姦 問吏所聞
下行言安縣長擇縣吏使者食不敢 事不敢隱
譎以摘姦 功曹不敢隱
元爲馮翊長之後見其文人置見有觀甚功曹不敢隱

欲寬卿恥拔拭用能自效不業且喜且擢對曰必死傳教榮無得也語有便宜輒記言以為耳目擢禁連守賜令久之名功曹責以禁等事使之自藏取受批覺富齒頭功曹不敢譏博前記使之不敢蹉跌 **吏人**

為耳目 蓋寬饒為官志在奉公俸錢月數下半給吏人為耳目 **晉文譎而不正** 論語

朱博譎不敢欺 諸吏以博不每下到不官可輒出也奇 又曰劫裴于延齡刺譎寺判 **增** **任機譎**

唐書劉晏累遷京兆尹任 **騁譎怪** 又曰裴延齡刺譎寺判 為政頗碎無大體 皆他人集者也敢言 **變詐** 宋史揚進

下附上肆之路不諭怪其進對所未聞者也 而廷以其言之不疑亦人之 太明宗見其直厚遇之常曰受詔沿京師將閭里間有書 會審以今取而之吏寫曰買肉不供父母反以吏 會歡若令親之吏日汝魔雞于市進至放之 比皆王乎若太宗進乃成之曰善養視小民笑其宴詐也

人為 又曰限四海王欽若白真宗曰推有封禪當得奉天山可以 事然後可詐示外國然自古封禪得天瑞希世 者推人主深信而又崇之以明示天下 則蓋有天以人

絕力給為之之 政 邪

無異 也 **攜貳其徒** 又曰曾鞏知齊州章丘民聚黨三十一人又屬為保伍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 又問覽霸王社權剝奪 人得盜以騎從翦黨稱有名 識察其出入有自出者舉以食 之有發以外示從章點賣賊徐鳥集隨之旁狗之四境盜間多出不能 自首證 章顯寶 合也 又曰更陰事遂家人使相然猜 後

使相猜阻 又以鈞致其 又曰元豐末蔡京

獨能如約 知開封府司馬光 **多得事情** 又曰

誅中為吏所阻至以鈞致其 稱然任鈞距多得以事隨 秉政復差役一法違者斥 義舉催役無役獨人如約 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諸 政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 為之何如法之講然 民之

治民之末 之明斯紀獄事訟本之末 治民之末也

原 **吾誰適從** 詩晉士蒍云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國不堪貳** 傳

一與一奪 一季文子謂晉一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七甚寫 **朝更夕改** **政**

而惡 國語 **政令無常** **增** **無所統一** 唐書劉翰守漳關圍風痺不

能事以軍政委田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以步兵三人爭長丘使令無所統一 韓全義討吳少誠令十數將兵十萬 **紛爭訟訾** 又云

蜀好自異互相詆 昭能決遂責監軍每議攻戰 紛之全無方 不門紙綱紊亂 **政出多門** 事宗史本立中小人 多于中書則朝廷宜一 其一高宗數日攻上十出 之宋多是朝廷尊一 曰宗議初紛爭絡翁吏 同歸知攻事知也 **依違不決** 又曰王曾宋家相呂夷簡不

齊閣所異 攻事由 山依違不決 簡又

佞邪一

原 **无妄之往天命不祐** **後恒之凶始求深也** **有言**

不信 **尚口乃窮** **比之匪人**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並易

無以利口亂厥官 書 **盜言孔甘** **好言自口莠言**

自口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無易由言** **耳屬于垣**

言之醜也 **言之辱也** 並詩 **君子不以口譽人情疎**

貌親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口費而煩易出而**

悔 **易以溺人** **小人行險以僥倖** 並禮 **巧言亂德**

惡利口之覆邦家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巧言令**

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不有祝鮀之佞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 **罔之生也幸而免** **無而為有虛而**

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是故惡夫佞者 遠佞人佞人殆（論語並） 慢易以犯節沉湎以忘本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 目動而言肆（左傳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 視流行遠不安其位 其言僭嫚 無信多私（宋元公） 姦以事君吾所能御（左傳叔向云注御止也） 齊人執鄭詹書其佞也 自齊逃來曰佞人來矣（淮南子曰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 極言無度 其口曲媚 曲躬要利並得厥求 面相誣蒙及爾顛覆 說者流於辯得者亂於辯 安知是讒讒者乎（越語范蠡謂王孫子曰吾家于東海之陂黿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階餘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讒讒者乎說與部） 展而不給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殺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王孫滕） 優施謂里克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之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晉語驪姬與優施謀殺太子申生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云云） 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晉語里克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云云） 撓志以從君廢人以自利 佞心翦翦 謬悠之說荒唐之言 恣縱不羈 無稽之言 各興心而嫉妒（騷經云眾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 荃蕙化而為茅（楚辭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楚辭天問曰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 明白不進荊棘成林 巧佞在人賢人減息 連蕙茝以為佩 過鮑肆而失香 浮雲蔽晦姦臣浮說 世雷同而炫燿何毀譽之昧昧 視忠正之何若改前賢之法度 喜囁如之妄詐（北堂書鈔）

【增】佞言似忠姦言似信（李沆語） 懷張湯之辯詐有盧杞之姦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蘇轍論呂惠卿） 傾險憸薄文辭淺繆（神宗時御史論神明逸） 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陳俊卿論湯思退俱宋史） 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元史許衡疏說術部）

佞邪二

【增】承意（說苑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宰令從諫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殺不愛身奈參朝廷何） 順指（嚴光傳阿諛順指） 巫媢（宋史太祖時史珪石漢卿用事張瓊輕侮之目為巫媢二人銜之切齒讒毀之） 俳優（又曰徽宗用王黼身為三公位元宰至陪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 逢迎（又曰梁師成黠習文法稍知書史和間得君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 附會（又曰林特天性邪險善附會） 多詐不情（合對事類漢公孫弘齊人多詐不情） 口才得幸（元史順帝時哈麻有口才為帝所褻幸一日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噀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 佞媚為心（唐書王義方彈李義府諂善柔佞性） 佞辭泉湧（又曰文宗時鄭注權勢熏灼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引注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召注至屢屈）

鼠伎伎窮泉湯元素不覺執手歛曲以金覃遺而遣之 佞而不仁 又曰魏鋭踈曰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間倫請下之穆伯不忠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為用之 挾詐任數 宋史裴夏竦為人挾詐頗險任數 眞姦邪 又曰仁宗嘗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眞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 久自敗 又曰太宗嘗謂近臣曰姦邪之人久之自敗 孟畏其口 又人曰孟耕之為人太宗以為忠何其中書中外益畏其口 笑其姦 又大臣日皆曰宗相數孟之後受安中得百官日伏請之於 佞 乃今信有佞人 書事上當天下心其嘉佞人其居中書太宗日吉元嘉 望郭士皆笑其 末之字文士及從美數帝正色日朕聽微言之人不識佞人為郎乃今信然朕日南佞學臣孟勸我逢事佞

諂下不得寧手令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御帝意耶 放鄭聲不若遠佞人 東軒筆記王荊公初為參政因讀晏元獻小詞而笑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之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

貪暴

原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作威作福玉食 害於而家凶於而國 降割於我家不少延 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 並書 正月大夫刺幽王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 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伐檀刺貪也 終風刺虐也 碩鼠刺重斂蠶食於人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哀刑政之苛 歛怨以為德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王公侵刻下人不得其所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詩並 率人以暴而人從之 不勝其弊唯殘是聞 棄命專殺不能致順至於用鉞 肆於人上以縱其淫 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 補文子云 其虐滋厚子産以為蠆尾 肆其罔極 視人如草莽艾殺其人 暴骨如莽 反易天常斬艾百姓 叫天之無辜 夫陳良 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浸欲崇侈不可盈厭 政以賄成 千國之紀 何沒沒也將焉用賄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受焚之功取

貨於鄭 以玉賈罪 強奪商人無所還忌 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 左傳晏子語景公云云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而虞之非也 穀梁傳 天子受獻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桓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云云 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之所勤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財則貢賦少勤於食則百事廢 用人之力為已悉矣 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驕頑之虎見利無親 賄無成事 專利作威 今爾執政小人惟以貪諛 爵以賄成 飲食以親貨賄以處接利以合 厚顏忍恥遂非不悛 夏

箴曰中不容利人乃以外刺　享一利亦得一惡晉語曰欒
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智
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　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得
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曰善驚
以遠害利食以忘患君子慎所從也家語曰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
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云云　增　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李義
府　李林甫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
親既崖穽深阻卒不可得也　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
憤盧杞　嚴礪為山東節度使貪沓苟得士民不勝其苦
及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稅外加斂錢及芻粟

數十萬　黎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附
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唐書　石保吉累授節度使家
世將相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餼品亦飾以綵繢好
治生射利所至峻暴好殺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
齊查道皆知名士嘗械以運糧　慓悍陰刻無所顧忌
王安石子雱　徽宗時蔡薿出知杭州為政喜怒徇情任刑
太修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絹禁民與為市乃下其直
強取之　蔡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
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
計也　賈似道酷嗜寶翫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

矣發其塚取之宋史　元至元二十八年虎入南城趙
與罴疏言權臣專政之咎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
與罴貪塞有守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虎者邪　內通
貨賄外示威刑元相阿合馬　仁宗朝內外監察御史四十
餘人共劾右丞相鐵木迭兒桀黠姦貪陰賊險狠蒙上
罔下蠹政害民並元史

貪冒一

原　上貪於利則下叛鄭元注禮記大學篇　先財後禮則民利禮坊
記　貪貨棄命左傳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安官貪祿說苑云安官貪祿營
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浮沈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

臣也　貪以敗官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　貪人敗類詩桑柔篇　貪受
不祥左傳　好利不顧人。[illegible]篇　貪婪無厭　專利不厭並左
傳　懷璧賈害左傳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
以賈害也　為富不仁左傳云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鮑文子諫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
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　受祿不讓至於斯亡詩一
達不出境則利祿也禮記表記　蓄聚無厭積禍滋多國語云
章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　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晉中興書謝萬安石弟　聚
斂積實不知紀極傳云縉雲氏不才子也　有豐富者誣以大罪
後漢書侯覽傳云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
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　多

饗大利猶思不義 左傳子服景伯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 書冏命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左傳曰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

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 後漢崔烈詳司徒 輸錢一億萬位至太尉 後漢曹嵩貨賂中官靈帝時輸西園一億萬位至太尉

許芝每爭肉 魏志許芝每祭肉取宿所得恨其少 慕容恒賣水 慕容評鬻賣水與軍人

公聚朽蠹三老凍餒 左傳云齊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

百卉具腓 詩四月篇 秋日淒淒

貪冒二

原 錢愧心 張武為郎中令受賂文帝賜錢以愧其心 金行賂 史朱公仲男役人於楚朱公使長子以金賂莊子以免

歸罪賜衣 吳祐字季英為膠東相嗇夫孫性受賦市衣與父父曰君如此何忍欺促歸罪祐曰觀過知仁使歸其父還以衣賜之

受賂賜錢 皇甫嵩字義真為冀州牧吏有罪受賂嵩更賜錢懷慙或至自殺

不汝疵瑕 楚文王謂申侯貪而無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

自圖進退 薛宣字贛君為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得其罪贓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意乃手自牒書條其贓封與湛令湛自圖進退湛即時解印綬為記謝宣而去謝游恃名儒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游得書亦解印綬去

敗官為墨 貪以敗官為墨

作法于貪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何

賄賂公行 府愼 侵欲不忌 左傳郤至曰世之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增

通賄謝 唐書王伾子叔文之黨門皆若沸羹而伾尤通天下賂謝 嗜權利 又曰子播再領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

務益藏 又曰韋皋治蜀二十一年以多橫務箕斂之故劉闢階之為亂

若市賈 又曰王鍔性貪冒樂覩威尼柵招納財賄饗屑相猜若市賈然 不保其貪 又曰李石用鄭盖判度支案以賄取石曰石本以盖知附利不保其貪

素無清譽 宋史宋眞宗嘗論臣下曰李遇餘素無清譽

招賂 唐書竇參為相族子申參所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中語

販爵 元史曰桑哥既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已而宣敕當由中書桑哥以為言世祖乃命自今宣敕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名爵為貨而販之綱紀大壞人心駭愕

狼籍 唐書袁光庭等使有司劾宇文融贓饋狀籍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乃貶斥

破產 又曰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其家子與惡人遊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

盜縣官財 又曰張房謂班宏為度支不一歲家輒鉅億權馬產第傍擬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

商販部中 宋史夏竦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貿易為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鉅萬

牟賊聚斂 唐書元載諸子牟賊聚斂無涯藝

牟利黷貨 宋史葉祖洽牟利黷貨與曹市厚人目為小訓紙

非賄謝不與官 唐書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啟丐擬委官賞綬奈永秦後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劉塞公路綱紀大壞

賂多者得善州 五代史後唐廢帝立劉延朗等五人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

掊剋

原 初稅畝 穀梁傳云初稅畝古者公田什一藉而不稅

多賦斂 說苑云晉平公好樂多賦斂也

田萊多荒 詩楚茨篇 杼軸其空 詩大東篇 重賦於民

貢禹傳云侵刻小民王符傳云頭會箕斂漢書頭會箕斂服虔曰吏到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民飢重斂管子賦斂甚數太公兵法賦斂羌胡後漢馬防兄弟貴盛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收田畝錢後漢書靈帝紀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責治官錢靈帝紀云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前漢昭帝贊曰孝昭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繇役無止時徵

發傾四海元稹詩橫賦市道皆貞元中宮市…【增】朘剝唐書皇甫鎛以吏道進由聚斂朘剝為宰相…厚苞苴…搜市廛宋史…以貪…痛誅斂乃大搜市廛…

又曰崔寧師蜀所見蜀地險饒乃瘍使弟寬居京師以財厚於謝權貴又曰天王于鉄憲厚誅斂厚誅斂峻掊亟斂…峻責租調又曰貞元二十年關輔民訴府司…閭里為空峻責租調…聚斂驟利在掊克宋史…陸贄…朘刻軍賜…朘刻賞格…一以掊克為事元史阿合馬…

以掊克為功…用此輩將何以堪…以鎦銖掊復…

暴虐一

【原】夏王滅德作威湯誥商王罪人以族泰誓斬艾百姓害虐烝民書多方篇結怨於民降災下民並泰誓民不勝痛漢書武紀民泣於道春秋…視民如讐左傳子西…下國剝喪元良泰誓殘賊天下尚書中候云道路以目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海內無聊漢紀云敖虐是作…敢行暴虐書泰誓焚炙無罪墨子云…刳剔夏邑湯誓割剝夏邑書多方…殺季歷竹書紀年…頭…戎…殺管修左傳…炙翼侯紀年…臨九侯史記殷本紀…剖孕婦泰誓…殺人恐弗勝詩…因箕子…殺人以興謗…炮烙始於熨斗…銅柱加於獎炭…用鄫子於次睢左傳…脯九侯以饗諸侯禮記明堂位…用隱太子於岡山…酌梅酒…

以賜文王（帝王世紀） 殺人不忌為賊（左傳雍子事云云） [illegible]

令致期謂之賊（書）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書泰誓） 小大戰戰

懼於非辜（仲虺之誥） 罔密文峻姦軌不勝（漢書景帝紀） 天降罪

罟蟊賊內訌 封豨其士獮猕其民（揚雄長楊賦云） 鑄金為

烙骨肉成泥（桓子新論云紂為鑄金為烙以骨肉為泥） 虐而好劍鑄必

試之（古今注）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書湯誓） 以虎兕市而視

者驚（世紀云） 赭衣半道所謂天賊 微文深詆殺者

甚衆（史記） 晝夜驗治竟致死事（前漢張湯傳）

寧見乳虎無直寧成怒（前漢酷吏傳）

縱肆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寧成之怒其暴如此（王隱晉書云苟晞為青州刺史云云） 流血成川號曰屠伯

蟊賊蟊疾靡有夷屆 罪罟不收

靡有夷瘳（詩瞻卬篇） 棄五帝之德刑推三王之法籍（淮南）

（子云夏桀） 剖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書泰誓） 偶語詩書者棄

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記始皇本紀） 【增】諸王牽連死滅殆盡子

孫嬰孺亦投嶺南 肆斬殺怖天下 縱酷吏為爪吻

宗姓侯王骨髓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戶 遣使六

道詢鞫流人（萬國俊一日殺三百餘人劉光業殺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其餘亦不減五百人希功於上惟恐殺人之少武后久乃知其冤也） 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

之吏鑿空投隙 朝與為密夕與為讎 一雅攝遣與

妻子決 周用仁昌秦用刑亡（唐書諫武后疏） 以兵圍十

六宅（韓建劫唐昭宗幸其鎮誅諸王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盡殺之） 以暴虐

殺戮為事（梁太祖） 數百人同一坑（王師範攻梁梁太祖……） 少長以次就戮（唐臣……）

作燒煮劓刖刀山劍樹之刑（南齊……） 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宋……）

草菅勳舊臣（明……） 僇辱黨與凡萬五千人（又……）

一方之民必族其家有不可勝紀……

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又曰藍玉之獄） 清宮三日（又曰燕王即位清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皆誅死惟得留者……） 十族並戮（又曰方孝孺……）

暴虐二

【增】臥虎（漢董宣為洛陽令人號臥虎） 蒼鷹（郅都人號蒼鷹）

武健（嚴酷） 猜禍 數

虐於百姓 作威（書） 束濕薪 撾

亂杖 猛於

虎苛政　烈於火天吏逸德烈於猛火　去儒吏朱博所在輒罷去儒吏漢曹曰文儒
吏時有陳奏猾說云云博曰太守漢吏當奉三尺法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且歸待堯舜君也　殺婦
人前昌為陳相縣民彰氏造高樓臨道昌行縣彰氏婦人登樓而觀昌乃殺之　寧成怒見暴
唐一　商君法商鞅立法治秦　戒軟弱尹賞將死戒子曰為吏正坐殘賊免思功效則
復進用一坐軟弱不勝任則無有起時　鷙神速王溫舒為河內具私馬五十匹驛奏事不過二
日得報郡中鷙其神速時於旁部追求賦會春至溫舒數曰使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慢經界
孟子暴君汚吏漫其經界　寄法令法令嘗寄矣然哉愈甚上下相遁遁遊也　不戒視
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　不教而殺謂之虐　重足一迹人畏寧成
流血數里嚴延年為河南守冬月屬縣內流血數里河南人號曰屠伯張敞書戒之答曰芳盛苗穢不
可不除母辛墓待妻攻術部
地曰木杵評酷史　刺骨吹毛白帖　【增】殘摯

唐書肅宗時京兆尹鄭叔清李齊物皆殘摯罷　昏暴五代史蜀錄爲政昏暴民被其毒　以
目語來俊臣治獄纖介皆入于死中外累息至以目語　上急變唐書來俊臣引不遲百事
上急變註城公帥　號大蟲宋史下察太宗時歷淮南轉運使充鹽鐵副使累掌財賦號爲稱職
然世儒每捨克巖峻粤事播楚至有大嘉之號　逢乳虎又曰韓縝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奏人語
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縝字玉汝言其暴酷也　性尤酷暴五代史南漢劉晟殺弟自立性尤酷
暴　猜阻忮忍唐書令狐彰猜阻忮忍忤者輒死　皆下蠶室五代史對欒旧
百官爲門外人群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才略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　赤氣貫門
書書曾華異壻每節度副使時朝廷拔彗爲三鎮明年究每軍亂殺觀察使王進謁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
饗幕甲士於廡酒中令曰天子以鄭人史成有韓從勞欲淨貫之請鄭人右州人左既而出州兵乃閣門大言
曰天子有命誅殺師者甲起於華環之凡斷首二百人血流殷梁赤氣貫門高丈餘　【增】深文趙

禹巧詆張湯　慢虐神人　暴殄天物　報虐以威
殺人以逞　朝令暮具　上慢下暴　滅德作威
以蕩陵德白帖

亡徵

【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禮中庸　國家將亡神又降之左傳
夏之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國語注云回祿火神再宿爲信聆隧地名　商
之亡也夷羊在於牧野國語注云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　麋弧箕服
實亡周國史記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　楚矢箕服是喪王國謠稱幽王
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史周本紀幽王二年　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左傳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鬼哭
防外府

山鳴帝王世紀云殷紂六月雪武雨赤白云云　黃神嘯吟淮南子云夏桀之時　五
星錯行世紀云桀時播提移庭五星錯行伊洛水竭　三川皆震史記周本紀云幽王
二年西周如之　桀失玉鏡尚書考靈曜云　亡金虎河圖云金虎喻秦君也
亡玉羊易緯云泰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也　天奪之監左傳云虢公敗戎於桑田郭偃
曰虢必亡矣　天降時喪尚書多士　狠而無親汲冢周書史記解云狠而棄親
者亡昔者縣宗之君很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　狠而
不和韓非子亡徵　秦三亡之兇漢武故事　漢亦金漸微漢南記序
云　伐智而專事史記解云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
使曲集以亡　愎諫而好勝韓非子亡徵篇云狠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
自信者可亡也　太心無悔國亂自多亡徵篇云太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

之資而易其數者可亡也　期而不當言而不信世紀云殷紂　喜淫不周於法亡徵篇云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　聽以爵不待參驗又云聽以爵不待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　恃交援而簡近鄰又云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　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又云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　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又云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　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又云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　羣臣易慮又云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　臣怒生變史記解云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

以智矯法以私襍公亡徵篇云好以智矯法時以私襍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　淺薄而易見漏洩而無藏又云淺薄而易見漏洩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　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又云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　多怨而好兵又云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　饕貪而無饜又云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　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又云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　后妻賤而婢妾貴又云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　女子用國刑餘用事又云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　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又云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　輕其適正

庶子稱衡又云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　太子卑而庶子尊見上　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又云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　嬰兒為君大臣專制又云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侍交者可亡也　權專於臣刑專於民史記解云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　減爵損祿禁罰不行史記解云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君嗇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　貴臣相妬大臣隆盛亡徵篇云貴臣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讐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　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又云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　命將太重任守太尊又云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也　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又云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

宮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又云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　罷露百姓煎靡貨財又云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

增

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無亡　甲兵亟動徭役不息　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　外示威重內行險忌　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魏徵疏言隋事　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劉蕡策　藩鎮日橫天子旰食李石對　惡德流布福祚不長劉栖楚疏　王命不出劍門唐書　黃巢之亂僖宗出奔　登樓思歸大內李茂貞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韓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幸其鎮建逐欲制之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其卒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

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内中　飲道旁　登愁臺後唐明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元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悦因罷酒去　趙寶子　天水碧南唐李煜在位日先是江南民間有服玩修靡者人論之必對曰此物屬趙寶子又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趙國姓也寶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　新年餘慶嘉節長春五代史孟昶在蜀歲除命學士爲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詞昶以其非工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聖節名也

未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尹洙　大臣不畏公論小臣趨利附下　威柄下移怨讟歸上　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　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民力　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徽宗時蔣宗武上疏言事有徵漸而不可不察者五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二

政術部十一　田制本土　屯田遷徙　戶版移貫　招戶口流亡

田制

原　杜氏通典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穀則國用備辦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不遷也安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聖人因之設井邑列比閭使察黎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計乃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降秦以後阡陌既弊又爲隱覈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旣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亦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買賣由己是專地也欲無流冗不亦難乎陶唐以前法制簡略不可得而詳也及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厥土唯白壤無塊曰壤厥田惟中中田第五兗州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厥田唯中下第六靑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

下第三徐州厥土赤埴墳土黏曰埴厥田惟上中第二揚州厥土惟塗泥泉地厥田惟下下第九荆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八荆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疏也厥田惟中上第四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下上第七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虞夏殷三代凡千餘載其間定墾書冊不存無以詳焉 周文王在岐岐山今扶風郡縣用平土之法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故建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疋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馬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

者家二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虞衡使之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園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者致仕之家所受田也士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所受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與別家田以均厚薄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田二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澤鹵之田不生穀各以肥磽多少為差磽謂磽确薄之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二十以上上所強也勉強勸之令習事孟子曰夫

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韓趙魏三卿今河東道之地）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發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公十二年之制）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　漢孝文時民近戰國皆多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遊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詔曰

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蕃多也）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靡散也靡讀曰糜）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晁錯復說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食讀曰飼）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

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本倉廩充實孝景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郡國或地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草稠曰薦草深曰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

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宿麥謂苗經冬）又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音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甽（甽壟也音工犬

反字或作畝歲代處故曰代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并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播布也種謂穀子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耨鉏也因隤其土以附苗根隤謂下之音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儗儗音擬儗儗盛貌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必寐反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曰耐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九夫爲井三夫爲屋夫百畝於古爲十二頃古百步爲畝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漢時二百四十步爲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也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縵田謂不甽者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善爲甽者又過縵田二斛以上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爲法意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趨讀曰趣及也澤雨之潤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輓引也光史失其姓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犂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與庸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而緣反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餘也宮壖地謂別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壖地廟垣餘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閒而無事因令於壖地爲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田家三輔公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

張掖縣也時有亭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孝宣地節三年詔曰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種五穀種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地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不良之吏覆按小罪徵名證按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飭之孝成帝之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人彌困陽朔四年正月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措之本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情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兼并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内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内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須行也）遂寢不行孝平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蓋紀漢盛時之數（按元始二年戸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二千每戸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王莽篡位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

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於是農桑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買賣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年餘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衰而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内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知人愁乃以許賣其復百姓曰以凋弊　後漢之初百姓虛耗率土遺黎十纔一二光武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戸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據建康元年戸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九十每戸合得田七十畝有奇）荀悅論曰昔文帝詔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

立之於衆土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崔寔政論曰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使人勞逸齊均故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燕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内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餒無適樂土之慮故民之爲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

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徙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　晉武帝太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巡察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

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為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為衣食客及佃客輩其官品以為差降自西晉則有蔭客之制至東晉其數更加詳焉　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為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

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熂許氣反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強者兼領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利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熂爈力居反種竹木薪果為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鰌仕尤反鮆即移反恒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

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鄮莫候反二縣界墾起湖田餘姚今會稽郡縣鄮鄞今餘姚郡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為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遠廢之疇方翦荊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

從粗上條行無晚帝違衆議從人莅成良業　後魏明
元帝永興中頻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
者就食山東勅有司勸課田農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
穰畜牧滋息太武帝初為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
之人使無牛家以牛人力相貿墾殖鉏耨其有牛家與
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耘鉏功七畝如是為差
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鉏功二畝皆
以五口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別口數所種頃畝明立簿
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孝文太和
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肆

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庸於餘年一夫制理
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
世上疏曰竊見州郡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
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
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各附親知互有長
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
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其可得乎愚謂今
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界令分藝有准力業相
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力之盈所爭之田宜限
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

分之士免於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
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
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
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
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
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
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
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
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
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

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代業身終
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
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
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
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
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
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
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
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
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授

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絶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脟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别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　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寛鄉以處之秦漢州郡賦大魏晉年代久遠改移分析或未易知以此要有解釋近代制置令多因習則不役繫敎他皆類此　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布田畝蠶桑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敎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

人無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内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強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亘陌貧無立錐之地昔漢氏募人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橫賜之田魏令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芻秣自宣武出獵以來始以永賜得聽賣買遷鄴之始濫職眾多所得公田悉從貨易又天保之代曾遙壓首人田以充公簿比武平以後橫賜諸貴及外戚佞寵之家亦以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可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戶之人不得一壟糾賞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買匿聽相糾列還以此地賞之至有貧人實非剩長買匿者苟貪錢貨詐吐壯丁口分以與糾人亦既無田即便逃走帖賣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錢還地還依令

聽許露田雖復不聽賣買賣買亦無重責貧戶因王課
不濟率多貧賣田業至春困急輕致藏走亦有懷情之
人雖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遊三正賣其口田以供
租課比來頻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暫還即
賣所得之地地盡還走雖有還名終不肯住正由縣聽
其賣占田匿故也廣占者依令奴婢請田亦與良人相
似以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婢乎宋世良天保中獻
書請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

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寬鄉三易以上者仍依鄉法易給　其永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

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勳俱應給者唯從多不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迴受有賸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即買蔭賜田充者雖狹鄉亦聽　其六品以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

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
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雖解免不盡者隨所降品追）其除
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
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賸追收其因官
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也
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
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縣界內所
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
足者聽於寬鄉遙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
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

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
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二品
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
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
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准此即百
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
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
頃（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
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
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

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
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
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
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
牛備身各三頃（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在所處給）諸軍上折衝府兵
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
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內
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
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匹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牧田
之處疋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庶人

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如
之樂遷就寬鄉者並聽賣口分（賣充住宅邸店碾磑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
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在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
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
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
為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
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
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
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
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

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隷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并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間）親王出藩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 增 玉海林勳曰周制步百爲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耳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惟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

不與爲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爲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來敝法也是以啓兼并之漸 文獻通考水心葉氏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未嘗得私有之但强者力多却能兼并衆人之利以爲富弱者無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致轉徙流蕩故先王之政授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貧富强弱無以相過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爲井井爲疆界歲用人力修治之溝洫畎澮皆有定數疆界既定人無

緣得占田其間田有弱者游手者不耕却無强民兼并之害至商鞅用秦開阡陌已不復有井田之舊天下之田却簡直易見惟恐人無力以耕之故秦漢之世有豪强兼并之患雖然如此猶不明說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貧者插手不得不得不去而爲游手轉而爲末業漢世如董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却又與三代不合光武中興亦只是問天下度田多少至于漢亡三國並立民死於兵革之餘未至繁息天下皆爲曠土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又亦終不在民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北

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制但末年推行不到頭法度亦是空立唐興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爲畝唐却是二倍有餘此一項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下來人數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畝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又一項與成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

給亦與周制不同其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并賣口分
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凶荒上
又賑貸救䘏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
授田而已而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而旣令
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矣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
惟有罪則從之唐卻容遷徙并得自賣口分之田方授
田之初其制已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
而得以私自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爲初立然先
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後世但知貞觀之法執之以爲
據故公田始變爲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蓋緣立賣田之

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旣壞至於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
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名賣不容民自籍所謂
私田官執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壞乃是
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
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爲私田之實其後兵
革旣起征斂煩重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
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爲兩稅要知其弊實出於此
　玉海曰開元九年以宇文融爲括田使括逃戶及籍
外田時戶版刓隱人去本籍詭脫繇賦豪弱相并融由
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羡田以融爲覆田勸

農使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稱是　文獻通考曰周顯
德五年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旣弭寰海漸寧言
念地征罕臻藝極須議並行均定所冀永適輕重卿受
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致弊
之源明示條章用分寄任乃命左散騎常侍艾頴等三
十四人使諸州檢定民租　先是上因覽元稹長慶集
見在同州所上均田表因令製素成圖直考其事以便
觀覽徧賜諸道議均定民租至是乃詔行之　宋史曰
農田之制自五代以兵戰爲務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
使均括諸州民田宋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來命

官分詣諸道均田苛暴失實者輒遣黜申明周顯德三
年之命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
等減二十爲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
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爲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
數秩滿第其課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
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
廣狹土壤瘠埆不宜種藝者不責課民伐桑棗爲薪者
罪之剝桑三工以上爲首者死從者流不滿三工者減
死配役從者徒　文獻通考曰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
田以定歲租吏緣爲姦稅不均適由是百姓失業田多

荒萊乃詔禁止許民闢土州縣無得檢括止以見佃為額　宋史曰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某種某户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鄉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為農師者蠲税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為永業　文獻通考至道元年詔曰近歲以來天災相繼民多轉徙田卒汙萊招誘雖勤逋逃未復宜申勸課之旨更示蠲復之恩應州縣曠土並許民請佃為永業仍蠲

三歲租三歲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於印紙以俟旌賞　宋史曰真宗景德中丁謂等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官檢户口田土僞濫且慮别置官煩擾乃請少卿監為刺史閤門使以上知州者並兼管内勸農事及通判並兼勸農事天禧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為勸農使使臣為副使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局案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為殿最　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户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即位之初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

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内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時又禁近臣置别業京師及寺觀毋得市田　文獻通考曰景祐時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歐陽修亦言秘書丞孫琳嘗往洺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名田願召二人者三司使亦以為然且請於亳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

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　神宗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税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以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户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溝墳墓皆不立税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户帖其分烟析生典賣

害移官給契官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其後必歲稔農隙乃行而縣多山林者或行或否八年詔罷方田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請復行方田從之推行自京西北兩路始大觀四年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此廢業失所其悉加改正如其舊　高宗紹興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乃以椿年為兩浙運使專委措置經界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更不增稅額陂塘塍埂之壞於水者官借錢以修之閲實墟畝選官按覈令各戶各鄉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賞罰開諭禁防靡不周盡　初朝廷以淮東西京西湖北四路被邊姑仍其舊又漳汀泉三州未畢行明年詔潭州萬安昌化吉陽軍海外土產瘠薄已免經界其稅額悉如舊又瀘南帥臣馮楫疏論不便於是瀘敘州長寧軍並免果州廣安軍既行亦復罷自餘諸路州縣皆次第有成　光宗時知漳州朱熹奏言經界最為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圖籍尚存田稅可考貧富得實詞訟不煩公私兩便獨漳汀泉三州未行細民業去稅存不勝其苦而州縣坐失常

賦日朘月削安可底止臣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行之詳則足為一定之法行之略則適滋他日之弊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皆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為辭說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今已仲秋向去農隙只有兩月乞即詔監司州郡施行漳泉二州彼命相度而泉州操兩可之說上令先行於漳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而南方地煖農務既興已非其時熹猶冀嗣歲可行益加講究每謂經界半年可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向後亦須五十年未壞合令四縣作四樓以貯簿籍州作一樓以貯四縣圖帳條畫既備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為異論以搖之至有進狀言不便者前詔遂格閱兩月熹請祠去尋命持節湖南猶以經界不行自劾議者惜之　宋史曰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言廩兵和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餉軍可以免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有旨從其言朝士有異

議者丞相賈似道奏捄楮之策莫切於住造楮住造楮莫切於免和糴免和糴莫切於買踰限田帝曰當一意行之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為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記丞相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其為害者八事疏奏不省者六郡回買公田起租滿石者償二百貫九斗者償一百八十貫八斗者償一百六十貫七斗者償一百四十貫六斗者償一百二十貫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

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六郡騷然民至有本無田而以歸并抑買自經者分置莊官催租州縣督莊官及時交收運發時有言公田之害者似道皆罷黜之至德祐元年詔公田最為民害稔怨十有餘年自今並給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而宋祚訖矣　續文獻通考曰金之田制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為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與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

謀克戶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鈌凡請射荒地者以最下地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已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為稅七年始徵之自首冒比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二佃黃河退灘者次年納租泰和元年用尚書省申明舊制猛安謀克戶每田四十畝樹桑一畝毀樹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其田多汙萊人戶鈌乏并坐所臨長吏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言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又江南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戶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為

靡所不至又貧家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荊楚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富之兼并故也今欲復井田尚恐騷動天下豪富之家宜限田以漸復之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凡巨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官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凡限田之外蔽欺田畝者坐以罪限外之田有佃戶者就令佃戶為主未嘗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且全免第一年租稅次年減半第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凡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可過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

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六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以下俱以二頃爲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乎民獲恒産官足養廉如是而行之五十年之後井田可以復興矣　至元二十八年詔頒農桑雜令每村以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爲長增至百家别設長一人不及五十家者與别村合社地遠不能合者聽自立社專掌教督農民凡種田者立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上社長以時點視有喪病不能耕種者合衆力助之一社災病多者兩社均助浚河渠以防旱暵地高者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給材木田無水者穿井井深不能

得水者聽種區田又每丁課種桑二十本雜果十本土性不宜者種榆柳等荒閑之地悉以付民每年十月令州縣官正一員巡視有蝗蝻遺子者設法除之後以勸農官吏擾民罷其巡行之制止移文勸諭　明太祖既定天下遂覆實天下土田造成册籍既而兩浙及蘇州等府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産零星花附於親鄰佃僕之戶名爲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名爲通天詭寄太祖廉知之遂名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分爲幾區區定糧長四人乃集糧長暨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遂圖其

田之方圓大小次書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爲册號曰魚鱗册洪武丁卯册成進之　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産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爲已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四千餘戶　二十一年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寛鄉蓋欲使地不失利民有恒産今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寛閒之地開種田畝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上諭戶部侍

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閒曠之地　嘉靖二十一年給事中夏言疏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撿覆天下官民田土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土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宣宗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景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

葭葦沮洳之塲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月之雨即成淹沒祖宗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又有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幫取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法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一槩奪爲己有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朘月削產業既入展轉流亡是豈祖宗列聖立國之法乎

屯田一

原杜氏通典曰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調發之也故吏前爲官職者令其領率戰射士於張掖爲屯）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虜殄滅爲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斃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音告）亹（音門卽金城郡廣武縣地臨羌在今西平郡也）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階情也）理湟（音隍）陿（音夾）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之上報曰如將軍

之計充國又奏曰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其兵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 魏武旣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今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爲田良水少

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芳脂反）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修名信臣遺蹟（名信臣所作鉗盧陂六門堰並今南陽郡穰縣界時為荊州所統）激用湍（音專）淯（音育）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楊口在今江陵縣界巴陵即今郡）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郡）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為廩大興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邳縣）屯田於東陽之石鼈（亦在今臨淮郡界也）公私利之　齊高帝勑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沛委儲卿宜勉之　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

州郡戸十分之一爲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臟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爲害也　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華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范陽郡范陽縣界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内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統之一子使掌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五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　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佐堪者充之後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文獻通考曰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絶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餘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五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

上地民間苦之　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諴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宋淳化四年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滄州臨津令閩人黄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内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

田使懋允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直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甚衆武臣習攻戰亦耻於營葺既種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為罷至是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矣　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上言臣等每於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因地之利建用水之法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潁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稽古通明

之士為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一夫給牛一頭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行之二三年必可至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太宗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往諸州按視經度事卒不行　咸平中陝西轉運使劉綜亦言宜於古原州建鎮戎軍置屯田今本

軍一歲給芻糧四十餘萬石朿約費茶鹽五十餘萬儻更令遠民輸送其費益多請於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於軍城前後及北至木峽口各置保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就命知軍為屯田制置使自擇使臣充四砦監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從之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有田三百六十七頃得穀三萬五千四百六十八石屯田因兵屯得名則固以兵耕營田募民耕之而分里築室以居其人略如晁錯田塞之制故以營名其實用民而非兵也國初惟河北屯田有兵若江淮間名屯田者皆因五代舊名非實有屯也祥符九年李允則奏改保州定州營田務為屯田務則募兵以供其役熙寧取屯田務罷之則又收務兵各隸其州以為廂軍則屯營固異制矣

然咸平中營田襄州既而又取鄧州兵用之則非單出民力熙豐間屯營都在邊州土瘠以少則不復更限兵民於是屯田營田實同名異　初營田皆置務何承矩建議於河北歐陽修募弓箭手於河東陳恕韓知古括置營田於河東北范仲淹大興屯田於陝西耿望置屯田襄州章惇初築沅州亦為屯田務正以極邊多不耕之地並邊多流徙之餘因地之利課以耕耘贍師旅而省轉輸此所以為扈邊實塞之要務足國定民之至計也然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咸平中襄州營田既調夫矣又取鄧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熙豐中邊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

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然前後施行或以侵占民田爲擾或以差借耕夫爲擾或以諸郡括牛爲擾或以兵民雜耕爲擾又或以諸路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爲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矣然弓箭手之招至者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且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卒莫之行（時寧九年鄧民臣疏）　紹興元年知荊南府解潛奏辟宗綱樊賓措置屯田詔除宗綱充

荊南府公安軍鎮撫使司措置五州營田官樊賓副之渡江後營田蓋始於此其後荊州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焉　隆興元年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荊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己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其強壯占百姓之田以爲官田奪民熟之穀以爲官穀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誠是也臣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荊襄之田尚有可承之規與其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就耕實爲兩便詔除見耕種人依舊外餘令虞允文同王珏

疾速措置　續文獻通考曰元初用兵征討遇堅城大敵則必屯田以守之海內既一於是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大抵芍陂洪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不減於舊和林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而肇爲之至於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則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　憲宗時忽必烈置經略司於汴分兵屯田畝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　世祖至元十七年又立營田提舉司二十五年江淮行省言兩淮土曠民

寡兼并之家皆不輸稅又管內七十餘城止屯田兩所宜增置淮東西兩道勸農營田司督使耕之制曰可　烏古孫澤在廣西時徼外蠻數爲寇澤循行並徼得阨塞處布畫遠邇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十屯列營堡以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堨以節瀦洩得稻田若干畝歲收粟若干石爲軍儲邊民賴之御史臺奏澤爲將計萬全如趙充國可屬大任　明初兵荒之後民無定居耕稼盡廢糧餉匱乏初命諸衛分軍於龍江等處及邊境荒田撥軍屯種歲收子粒爲官軍俸糧自是立法漸密徧於天下每軍種田五十畝爲一分或有多寡不

等者大率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其耕種器具牛隻皆給於官　洪武六年太僕寺丞梁埜仙帖木兒言黄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税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 按軍國之事備邊為急備食之務兵食為先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通商中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也洪永間純任此法所以邊圉以強不須轉運而糴粗之説無歲無之後來田鹽法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　宣德五年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琰禮部員外郎吳文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黄福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上命戶兵二部議至是尚書郭資張本等言於緣河屯田實為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内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冊令官給以牛并農器如此則軍民樂於用力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於人言事竟不行 按黄福之言不但可以屯種雜糧江南之秔稻亦可種也山東通清沁泗沂諸水河南聚汝蔡洹息諸渠陝西甯涇渭溱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玩稻矣奈何經畫驛里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東南民力烏得不竭哉王鏊曰國家邊費最重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

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踰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前事之明効也今三邊之地固在而人以為不可行者何哉　正德四年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兩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課邊儲遂大匱至議者以為國初屯田修備故軍食自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御史胡汝礪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清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於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使寧夏比較屯糧尤嚴刑及軍官妻子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為名瑾禍始於此矣 按鹽法舊令商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佃種邊地不致荒蕪鹽課有資屯糧自辦苟不復鹽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仔粒仍無從出適按貧軍以讀載耳 又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實效惟明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受司衛所有閒地即分軍以立屯非若歷代於軍伍之外分兵置司者也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内地至安如析三者亦有二千二百七十餘頃推之於南北二京業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扬備焉則其於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所者又豈足以比之哉

屯田二

原 激河 雜渭 白帖僕射裴詡上疏曰雍州厥田惟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書奏帝乃復三郡漑河復渠為屯田省內郡計歲一億計　諸葛亮出渭南每以糧少不得展志於是屯武功五丈原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人各安堵也 塞羌路　列夾河 曹鳳上言曰西戎為害先世所患其大小榆土地肥美又有西海魚鹽之利設屯田隔絕羌胡交關之路以過絕狂狡窺覦之原殖穀畜邊省委輸

之役乃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東西屯田五部列屯夾河其功垂成羌叛乃罷

【增】儲軍食 集流離 經濟類編唐郭元振爲涼州都督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在涼州五年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宋理宗時孟珙爲四川安撫使鞏蜀政之弊爲不修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責民以養兵遠太興屯田令流民於江上七十里內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江於邊城三五十里內亦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城在砦者則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歸其主俟三年以事定則各還元業

築高垣 耕廢壤 山堂肆考唐楊元卿爲涇原節度使墾屯田五十頃屯築高垣牢鍵閉寇至耕者保垣以守涇人德之宋韓琦知并州以爲國初潘美鎮河東患寇鈔掠令民內徙于忻代寧化火山之北多廢壤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荒田九千六百頃

屯田三

【原】秦耕 白帖秦務耕戰 楚耕 楚圍宋築室反耕 得十二便 漢趙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奏曰羌易以計破屯田得十二便用兵失十二利內無勞費之損外有守禦之備上報曰聽將軍計也

三十六部 令城長史上官隣上開歸義建威屯三十六部置

漢武募屯田 漢武募民田受南入粟縣官而受田於部內

韓浩急田租 魏祖與諸將會議諸將以方今之急務在盡敵尚浩獨曰方今宜急田租魏祖善之乃大興屯田以定兵軍用

【增】染繒易牛對 經濟類編唐德宗時李泌以復府兵之對曰經費不充未暇議復府兵也德宗曰頭戍成卒歸之何如對曰府兵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慢百姓糧食皆足而府兵亦成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以市牛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關中土沃而久

荒所收必厚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德宗曰善即命行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除租牛課 前世屯田皆在邊城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會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乃勑罷之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

都子使 文獻通考後魏河清三年詔沿邊城守之地堪耕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紅牌例 續文獻通考明永樂中令各處衛所凡屯軍一百以上委百戶一員提督之又有紅牌一面等例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清細糧子粒則司於戶部

戶版一

【原】脫卒 流民 白帖曰漢武欲作通天臺未有人王溫舒爲中尉獲脫卒得數百人作之上拜

少府注隱漏未爲卒也景帝報石慶書曰流民愈多計文不改注郡上計文書不改也

定先貫 隱新附 戶令先有兩貫者從邊一州爲定次從關內爲定又復從軍府州定即俱是邊州多無渠軍府州從先貫爲定晉宣帝紀云邊郡新附多無名戶詔朝欲加隱實天子以問宣帝帝曰戢以害綱來下故下奈之宜弘大綱則向然安業也

絕戶令 占租律 絕戶令諸身表戶絕者所有數婢客部曲資財店宅並令近親將營葬事及功德外餘並還女如無女者均入近親官爲檢校亡人在日有遺處分明者不用此律昭帝紀令人得以律占租占不以實家長不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貫錄縣官也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武帝時多律外家令始復舊

二十始傅 十八得析 景帝詔男子二十始傅始復古制戶令諸子孫繼絕應以戶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其年十七已下令樂者俱於本生籍內注云年十八然後聽即所繼處有母在者雖小亦聽析出

【增】料民 算賦 文獻通考仲山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令無故而料民

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至幽王乃廢滅　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

九等五比　山堂肆考唐六典凡天下之戶量其貲產定爲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然後注籍而申之於省每定戶以仲年造籍以季年州縣之籍常留五比省籍留九比仲年謂子午卯酉季年謂丑辰未戌

脫漏詐注　文獻通考脫漏戶口隋大業時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閱

陳郊祀藏後湖　續文獻通考洪武制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於臺下祭畢收之洪武十四年始議編立黃冊十年一造總解至南京戶部入後湖藏之

戶版二

〔原〕爲版　周禮宮正掌宮中官府次舍之衆寡爲版以待而比之

比要　小司徒掌邦之教法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及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云大比更閱天下民數及財物令八月案比是也比要其簿書也

白徒　白丁　白籍　白丁之籍

群名　虛張文簿而事不實

大戶　傳

圖籍盡收　沛公入秦蕭何盡收丞相府圖籍文書

川澤不書　高帝詔人或相聚聚川澤不書名數數謂戶籍

書數於版　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都鄙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登上也下去也

獻數於王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

發未傳詣軍　蕭何發關中未傳者詣軍古者二十而傳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習御射騎馳戰陳而役五十六而老傳謂著名籍公徭役者也

發游戶益兵　諸葛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少平居調戶則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

掌羣臣之版　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以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

稽夫家之數　周禮稽夫家衆寡之數注夫家男女

周官生齒之徒　生齒者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而人之生而備體也

漢法隱口之罰　以我鐵數之罪

聽閭里以版圖　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其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損戶數以保障　尹鐸爲晉陽損其戶數以保障

〔增〕天運遞盛　山堂肆考曰三代以上天運主於西北故戶口莫盛於西北舜禹分天下爲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爲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居其二三代以下天運主於東南故戶口莫盛於東南西漢元始當天下十之一東漢建安當天下十之二西晉太康嘗天下十之三唐開元當天下十之四宋元豐嘗天下十之五

登耗相反　文獻通考曰漢以後以戶口定賦故雖極盛之時而郡國所上戶口版籍終不能及三代兩漢之數蓋以避賦重之故遺額隱漏且疑天寶以上戶不隱不課者居三分之一有奇至肅宗乾元戶數則不課者反居其大半然則豈足憑乎　續文獻通考曰明之戶口登耗如洪武十四年天下承元之亂役寡流寓不戚防民之末而戶尚有一千六十餘萬口五千九百餘萬其後休養生息者二十餘年至三十五年而戶減二萬七千有奇口減三百五十七萬有奇如此等類有宜增而反減未久而忽增者然則有司之造偽與部科之稽查皆僅具歲耳

十得六七　又曰遼道宗咸雍時朝廷遣使括二京隱戶馬人望爲三司度支判官會檢括戶口未三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戶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君慮遠吾不及也

少爲戶數　又曰元憲宗時朝廷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董文炳爲藁城令使民聚而爲居少爲戶數曰是賦斂大減

黃冊　又曰明制戶口每歲取勘明白分豁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數由州縣上報布政司達部仍每十年行令有司攢造黃冊上之

戶帖　又詔本部籍天下戶口及置戶帖各書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於部帖給於民

〔原〕空簿地圖　版籍天府　稽其阜蕃　辨其減耗　俾食毛之人　登先齒之版　漢朝倉卒猶或先收　聖代升平寧容後造　舊判云白帖

〔增〕民之

大紀、國之治端 鉤撿戶籍 差量徭賦 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 賦斂無度則版籍衰減 玉海

括戶口一

【原】襁負 冗食 卓茂爲太守旬月間襁負至者千餘人 成帝詔避水他郡者所在冗食之注冗食者散廩食使生活

【增】增戶數萬、免調六年 玉海曰唐崔謂爲臺州刺史增戶數萬詔進五階以寵異之 山堂肆考曰宇文融爲勸農使奏令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

高頴錄浮客 李嶠察流散 文獻通考曰隋高頴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爲浮客被彊家收大半之賦爲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浮客悉自歸於編戶隋代之盛由此也浮客謂避公課依強豪作佃家也又曰唐李嶠上言天下流散非一概宜令御史督察設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撫之施[illegible][illegible]以御之爲制限以一之

得戶八十餘萬 括附七十餘村 玉海曰開元九年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裴寬等二十九人分往天下括攝戶口充等使逐得客戶八十餘萬又曰遼聖宗統和元年耶律善補招宋邊七十餘村來附詔撫存之

括戶口二

【原】勞來 詩序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懷撫 晉劉琨字越石爲并州士人奔迸多歸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也

聽新甿 周禮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美惡爲等注治謂有所求乞也七人以上受上地六口受中地五口受下地 適樂郊 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

欲入關 成帝詔流民欲入關者輒籍納注云錄其籍名而納之 令還鄉 陳寔字仲弓爲太丘長鄰國有歸附者寔輒訓諭發遣各令還界

封檄遣之 後漢鄧太后詔有捐棄其居府國道路若欲歸所在爲封檄以發遣之 市牛給之 衛颯字伯儒請置使監責鹽得利市犢牛米有歸民以給之

侯徙期不從政 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朞不從政 民還且勿算事 宣帝詔流民還歸者鮮假公田貸租且勿算事事謂始稅役也

自占八萬餘口 宣帝詔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徙居二萬餘口 童恢爲不期令流民歸化徙居二萬餘口

【增】增限招誘 續文獻通考金大定中詔流民未復業者增限招誘

招集復業 又曰元至元二十年崔彧言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還以避徙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口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產其徙江南不還者與本土之人一例差科庶幾流亡自歸詔下廷臣議行之

安撫回籍 又曰明憲宗成化元年令流民願歸原籍者有司給與印信文憑沿途軍衛有司每口給口糧二升其原籍無房屋者有司設法起蓋草房四間仍不分男婦每大口給口糧三斗小口一斗五升每戶給牛二具量給種子審驗原業田地給與耕種優免糧差五年給帖執照

蠲恤復業 又曰嘉靖詔書流民有復業者除免二年糧役不得勾擾其荒閒田地許諸人告種亦免糧役三年三年後如果成熟量納輕糧

本土一

【原】鍾儀楚奏 莊舄越吟 鍾儀囚於晉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士燮曰南冠而縶者楚囚也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舊舊俗也莊舄在楚而作越吟

秦聲 魯適 陳軫曰莊舄越吟臣豈無秦聲寺夫子巳吾舍曾何虐矣

將軍步 小人懷 字公鎬爲偕將軍過本縣步入其中見長吏標三故疏恭撤書禮現萬做人恩荒墜也扑人謀士重霆

入里必式 望里而步 張湛字子孝爲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

劉虞決訟 高鳳解鬪 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有無鄉曲宗之有辨訟從虞決之以情理論判之 高鳳字文通鄰里有爭財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

之爭者咸之收兵謝罪 桑梓必敬 雒桑與梓必恭敬止 遂擇知歸 增 下車 建節 說苑常摐謂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摐曰嘻是也 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以為寵 鄭公鄉 高陽里 孔融深敬鄭元告高密縣為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 荀淑舊里名西豪潁陰令以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改其里曰高陽里

本土二

原 買臣還 朱買臣衣錦還鄉 疏廣歸 疏廣字仲翁告老歸鄉里日令其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老人相與娛樂 樂所自生 禮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狐死正丘首仁也 美非吾土 王粲登樓賦云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不可以少留 父母之邦 柳下惠曰何必去父母之邦 政先部 君子之操 鍾儀本土一評 王烈以義行稱

鄉里 王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者不直將刑賞之於 或至途而返或望廬而還有盜者不以辭罰之勿使王彥方知之 決之皆無其所爭怨 孟嘉以禮讓化鄉里 鄉里有字孟嘉者以禮讓化之 增 祀枌榆 漢高祖禱豐枌榆社後立時祭之 思蓴鱸 張翰字季鷹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歸 鄉思轉深 陸機在洛思鄉轉深 懷舊都 柳子厚書云山氣蓋關左河東吾土也人在吾鄉語飲大河有懷舊都於城 社里閭 列子云晉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壟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廉泉讓水 中國人嘗謁宋明帝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問曰卿鄉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推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 帝曰卿鄉中何以為有漢中有廉泉讓水

名 不名自來 周書大聚云天若歲來天下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 維持其民 中論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 原 舊貫 故鄉 地著 土風 編戶之氓 出鄉之節

遷徙一

原 五遷 三徙 盤庚五遷人咨胥怨 孟母三徙擇其善鄰 附邊 遷寔 戶部格非沿邊州及關戶千里內軍府百姓欲於沿邊州府附戶居住並聽與本管計會具申所由司准打捉 田給復十年有事於本州力集不須差外征鎮 自此為格程部山東臺男也合謗富卓民 驚走 從授 隋祖徙凡徙無征 或自郊徙國皆從於人南田中及郊則從十而餘 無征 勿徙 徙所司處之自吏明無恐罪而國中及郊則從十而餘役凡授新授漢無征 充新秦 留長安 漢武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 什帝徙生時當徙勿傳 勿當傳 所云

新秦 始皇遣蒙恬為都匈奴於河南造陽北千里甚好為新秦之名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秦 新城郭徙民充之 漢平慶忌狄道 名為新富貴為新昌陵羅留長安 人為豪徙 姦猾徙邊 豪 傑實京 師 漢武帝初成可徙天下豪傑吏人有於京 主父偃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 增 金徙四州民於濬州 元徙襄陽民於河北 文獻 通考天會元年徙遷閻來同州四民之七百戶於濬州 天會十二年徙遷襄陽新民七百戶於河北 信 之 美非好如登王粲之樓 寧食興謠猶思建業之水 義有涉溱之興 業在揚水之章 語曰判 遷徙二 原 不安 其土 乃遷 月令民 乃遷徙 聽從寬大 景帝詔郡國或磽陋或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 樂土 爰適樂土 樂郊 適彼樂郊 樂國 又適彼樂國

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注徙數古繫字謂放牧地 募徙廣饒 公卿言郡國被災害

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 募徙賜田宅 平帝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所賜

田宅什物器械與犂牛種食 他徙給田器 章帝時歲不登募貧人無田欲徙他界所至給

公田種餉田種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後欲還鄉亦聽 旌節以行之 若徙於地國則為之

旌節以行之謂出居異鄉者地受之者有節乃達 國土以內之 若無授與節則唯國土斷

之出鄉無授出授無苑則納於徵而問之 離鄉 去里 秋蓬之轉 去

國之戀 越鄉 懷土 不仍於舊貫 宜獲庇於

新阯 帖白 【增】問協厥居 越在他邑 素非地著 身

同梗泛

移貫

【原】徙名數 漢元帝徵孔霸為師徙家成君徒聽關外名數於長安漢楊僕恥為關外

之人詔戮徙謂於新安 邊人內移 近親附貫 後漢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

為護匈奴中郎願徙屬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奐特聽之戶令落著人得還許於近親附貫也

【增】避地移宗族 居洛為鄉人 事文類聚曰荀彧以董卓之亂棄官歸謂父老

曰潁川為兵衝宜亟去之鄉人懷土猶豫會冀州牧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從者彧獨將宗族至冀州又同

曰司馬溫公判南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與邵康節疾嘗曰光陝人先生衛公今同居洛即鄉人也

躬耕南陽 思歸潁上 又曰諸葛亮瑯琊人隨諸耕南陽容齋隨筆歐陽修吉州廬

陵人中年乃欲居潁其思潁詩序南京以後許十餘篇皆思潁之作又序云今年六十四免并得蔡蔡潁連壤

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附之後公竟而四子皆為潁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

讀二序為數息

流亡

【原】不根著 流民不根著 不可久 禮表亦不可久也 流民逋多 流民

逋多而計文不改詳戶版 游民且懼 禮曰游民且懼奔逃 椎米而亡 魏祖時人

權祁時渠水東使民權以通船漕人彈役而亡 盡室而行 帖白 【增】無籍 文獻通考

曰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 加配 又曰唐武宗會昌中制曰百姓

縱納不滿多有逃移長吏權在官之時城失人戶紙於見在戶中分外攤配每年加配流亡轉多 逃

竄未免 又曰宋孝武大明中王敎弘上言至今逃竄未免胎子不育 人戶流離 又曰

爾朱之亂政移臣下分為東西戰爭不息人戶流離官司文簿散棄 飛走莫制 又曰通典理道

乖方版圖荒廢人如鳥獸飛走莫制 率棄田廬 請文獻通考曰金宣宗立而南遷死徙之餘所

在畧虞戶口日耗賦斂頻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逋棄田廬相繼亡去 貲布流 荊襄撫治 又曰

英宗天順間添設湖廣參議於荊襄漢陽撫治流民憲宗又添陝西副使於漢中 南陽撫治

孝宗弘治間添設河南參政於南陽撫治流民 【原】勞疲徙轉 好亡惡定 震蕩播

越離邊 亂土 適蕩 鼠竄 人亡 蕩析 流冗 帖白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二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三

政術部十二（賦稅 輸納 助國 徵役 土功 開墾 復除 蠲放）

賦稅一

原 古制賦稅者謂公田什之一及工商衡虞之人稅以供郊廟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也賦以給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也人君唯於田及山澤可以制財賄是故歷代至今猶計田取租稅

陶唐制冀州厥賦惟上上錯（孔安國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出第二之賦）兗州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青州厥賦中上（第四）徐州厥賦中中（第五）揚州厥賦下上上錯（賦第七雜出第六）荊州厥賦上下（第三）豫州厥賦錯上中（賦第二又雜出第一）梁州厥賦下中三錯（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也）雍州厥賦中下（第六）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康故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為天子服治田）百里賦納總（禾稾曰總供飼馬）二百里納銍（銍刈謂禾穗）三百里納秸服（秸稾也服稾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其外五百里曰侯服（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百里采（供王事不主一）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三百里諸侯（同為王者斥候）又其外五百里曰綏服（服王者政教）三百里揆文教（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二百里奮武衛（奮武衛天子所以安也）又其外五百里要服（要束以文教）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言荒又簡略）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堯命禹理水因別九州逵定貢賦虞舜之化及夏禹革命不聞改作蓋因也）

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甸以為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為屬公田藉而不稅（稅均斂也）七十而助（助藉也借力理公田也）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 周武王既誅紂發其財散其粟反其失而人安於是分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服）其貢祀物又外曰甸畿其貢嬪物（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又外曰男畿其貢器物（任土以飭材事）又外曰采畿其貢服物（絺纊也）又外曰衛畿其貢財物（龜貝之具）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其貢貨物（絲紵）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蕃畿（蕃服也自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各相去五百里為限）此荒服也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卿大夫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捨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捨以歲時入其書（鄭元曰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鄭司農云征之給公上事也捨者謂有復除捨不收役事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入其書言於大司徒）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

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其草木謂菽非果蓏之屬）因井廬以定賦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什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耕者亦取其稅者工有伎巧之作商有興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財產）皆因其所工不求

其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職是以黔首安本而易贍下足而上有餘也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取之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古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其力）左傳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羊傳曰何以書（據當賦稅為何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田為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公問於有若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什取一時什取二）又問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豈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

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下上相疾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公田不橫稅若履畝之類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人皆悅而願為之氓矣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夫貊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内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毛之實役其民秖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數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

秦孝公十二年初為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始皇建守罷侯貴以自秦提封之内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已徂春歷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苦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内咸怨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幷而自若加之以内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内愁怨遂用潰畔

漢高帝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叟取足）而山川園池市肆租賦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四年八月初為算賦（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中間廢今復之）六年令女子年十六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

孝文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之人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晁錯說上令人入粟得以拜爵遂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

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帝從其言後天下充實乃下詔賜人十一年租稅之半

孝景帝二年令人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舊法二十三此二十更為異制）

孝武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也率計令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田也既收田租）

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令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孝昭始元六年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贍反蓋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縣如三輔郡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所在郡邑諸陵出賦算租稅者皆隸以五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也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二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讁乃戍邊一歲耳四年出口賦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二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減少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詔書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眾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孝成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孝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出錢月三百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王莽篡位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音皮癃咸出雖老病者

皆復出口算也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又以周官稅人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樹藝謂種果木及蔬菜也人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冗散又分裂州郡改職作官邊兵二十餘萬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斂賦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　後漢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也明帝即位人無橫徭天下安寧時穀貴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　魏武初平袁紹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綿二斤餘不得擅興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賨在公反戶一匹遠者或一丈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十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算田

稅米空縣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前燕慕容皝在柳城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裕諫曰魏晉雖道有之代猶削百姓不至於十八特官牛田者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得田者與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蜀李雄賦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調絹不是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門閭不閉無相侵盜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謐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迴便是逃匿戶口歲減

實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匹　齊武帝時豫章王嶷上表曰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夫理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臣謂宜使所在各條件公田秩俸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課尚書精加勘覈務存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頒下四方永爲恒制帝從之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

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惟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無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

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幷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輦跡禽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鈒色立反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

尺今謂即時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別唯有廩食多遇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揚州督王畿理在建康徐州督重鎮理在京口並外官刺史最重者尚書令僕射官品第三也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寧州理建寧今雲南郡桂州理始安今郡名並外官刺史最輕者府參軍官品第六也丹陽吳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丹陽郡理建康吳郡會稽郡今並列郡最重者詹事尚書官品第三也高京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京晉康郡今並列郡最輕者梁武帝定九品後其內官更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為劣與品第高下不倫當是其時更以清濁為差耳本史既略不可詳焉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其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轉倉庫并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壻　後魏道武帝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為紬繭羅縠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景穆帝即位一切罷之以屬郡縣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半以此為降大

率十匹中五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內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老病篤貧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匹六十尺為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各有差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年糧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人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兾雍華定相秦洛荊河懷兗陝徐青齊濟南河東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孝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糵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蕃客使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三分減

一計歲終省內五百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靖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矣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勸還本貫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

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北齊文宣受禪多所草刱六坊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武成以脩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有妻者輸一牀無者半牀）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爲生事不許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輟軍人常廩幷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刺史以有僮幹諾令舉使門僕之類）以節國用之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

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踴朝廷遣使開倉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矣後主天統中勞役鉅萬財用不給乃減朝士祿料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予無限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　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

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幷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後又遷都發山東丁毀

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爲三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初蘇威父綽在西魏世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稱爲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威爲納言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於京師相

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又躬行節儉九年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並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搆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

兵減半功調全免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十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諸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承前以來恒出隨近之州今請於所管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一月詔外內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

之課其後將事邊碣增置軍府埽地爲兵租賦之人益減矣又頻出朔方西征吐谷渾三度高麗飛芻輓粟水陸艱斃又東西巡幸無時休息六宮及禁衛行從常十萬人皆仰給州縣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唐武德元年詔曰宗緒之情義越常品宜加恩澤以明等級諸宗姓有官者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爲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分以上免租調損七分以上課役俱免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爲三等至九年三月詔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宜爲九等貞觀二年四月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永徽五年二月敕二年一定戶龍朔三年秋七月制衛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軍仍免庸調武后長安元年十月詔天下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稅戶至大曆四年正月制下一例加稅其見任官一品至於九品同上上至下下戶等級之數幷寄田寄莊及前資勳蔭寄住家一切並稅蓋近如晉宋土斷之額也上上戶四千每歲減五百至下中七百下下

戶至於五百開元八年二月制曰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爲匹者理甚不然闊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以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此年常例尺丈過多者奏聞二十二年五月敕定戶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募士幷諸色同類有番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以上任此免役不得過兩人三丁以上不得過一人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戶一丁租調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絁布並隨鄉土所出絹絁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輸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絁爲匹布爲端綿爲屯麻爲綟若當戶不成匹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斗與租同受其江南諸州租並迴造納布准令布帛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爲匹布五丈爲端綿六兩爲屯絲五兩爲絢麻三斤爲綟諸丁匠不役者收庸無絹之鄉絁布三尺絁絹各二尺布則三尺七十五分三月敕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北河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天寶元年正月敕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

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一家之中有十
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
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老者假免差科建中元年
制百姓及客等約丁產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稅其應
稅斛斗據大曆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
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畢其舊租庸及諸色名目一
切並停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
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量以秬黍中者
容千二百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
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

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
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諸課役每年計
帳至尚書省度支配來年事限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訖
若須折受餘物亦先支料同時處分若是軍國所須庫
藏見無者錄狀奏聞不得便即科下諸庸調物每年八
月上旬起輸三十日內畢九月上旬各發本州租調車
舟未發間有身死者其物却還其運脚出庸調之家任
和顧送達所須裹束調度折庸調充隨物輸納諸租準
州土收穫早晚斟量路程險易遠近次第分配本州收
穫訖發遣十一月起輸正月三十日內納畢(若江南諸州從水路

運送冬月水淺上埭艱難者四月以後運送五月三十日內納完)其輸本州者十二月
三十日內納畢若無粟之鄉輸稻麥隨熟即輸不拘此
限即納當州未入倉窖及外配未上道有身死者并却
還應貯米處折粟一斛輸米六斗其雜折皆隨土毛准
當鄉時價諸邊遠州有夷獠雜類之所應輸課役者隨
事斟量不必同之華夏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皆待蠲符
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告身灼然實者亦免其雜任
被解應附者皆依本司解時日月據徵諸春季附者課
役並徵夏季附者免課從役秋季附者俱免其詐冒隱
避以免課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徵當發年課役逃亡者

附亦同之諸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者去本居千里外
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一遷之後
不復更移諸沒落外蕃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
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之人投化者復十
年諸部曲奴婢放附戶貫復三年諸孝子順孫義夫節
婦志行聞於鄉閭者申尚書省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
免課役諸丁匠歲役工二十日有閏之年加二日須留
役者滿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役日少者見役日折免)通
正役並不過五十日(正役謂二十日庸也)天寶三年制每歲庸調
徵收延至九月三十日五年制天下百姓單貧交不存

濟者租庸每鄉通放三十丁其年五月停郡縣官日直課錢但計數多少同料錢加稅充用卹應差丁充日直并停通典杜氏 增 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旣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爲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剥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顧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至穆宗時白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之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戶部尚書楊於陵請以上供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時豪民侵噬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爲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

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唐書 賦稅自唐建中初變租庸調法作年支兩稅其弊也先期而苛斂增額而繁征至於五代極矣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是也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雜子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鑞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爲之期諸州歲奏戶帳具載其丁口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兩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田以定歲租吏緣爲姦稅不均適由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蕪太

祖即位詔許民闢土州縣毋得減括止以見佃爲額建炎四年令諸州受租籍不得稱分毫合龠銖黍絲忽錢必成文絹帛成匹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金銀成錢紬不滿半匹絹不滿一匹者許計丈尺輸直無得三戶五戶聚合成匹諸州稅籍錄事參軍按視判官振舉形勢戶立別籍通判專掌督之二稅須於三限前半月畢輸歲起納二稅前期令縣各造稅籍具一縣戶數夏稅秋苗畝桑功及緣科物爲帳一送州覆校定用州印藏長吏廳縣籍亦用州印給付令佐造夏稅籍以正月一日秋稅籍以四月一日並限四十五日畢中國租二

十石輸牛革一準錢千川蜀尚循舊制牛驢死革盡入官乃詔蜀之定民租二百石輸牛革一準錢千五百雍熙初嘗詔荆湖等路民輸丁錢夫成丁已老并身有廢疾者免之至大中祥符四年又除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舊輸身丁錢九年詔諸路支移稅賦勿至兩次仍許以菽麥蕎粟互相折輸凡歲賦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以兩計藁秸薪蒸以圍計他物各以其數計至道末總七千八十九萬三千天禧五年視至道之數有增有減總六千四百五十三萬其折變及移輸比壞者則視當特所須焉宋克平諸國每以恤民爲先

務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斂常加剗革尺縑斗粟未聞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格殆無虛歲倚格者後或凶歉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甽畝轉易丁口隱匿兼并冒僞未嘗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前代爲薄丁謂嘗言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天聖時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稅謂之罰稅他州無此比詔除之自是州縣有言稅之苛細無名者蠲損甚衆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爲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爲患明道中帝躬耕籍田因詔三司以類

并合於是悉除諸名品并爲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初湖廣閩浙因舊制歲斂丁身錢米大中祥符間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至天聖中始并除婺秀二州丁錢後龐籍請罷漳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減郴永州桂陽監丁米以最下數一歲爲準歲減十餘萬石旣而漳泉興化亦第損之嘉祐四年復命轉運司裁定郴州桂陽衡道州所輸丁米及錢絹雜物無業者弛之有業者減半後雖進丁勿復增取時廣南猶或輸丁錢亦命轉運司條上自是所輸無幾矣哲宗初立務行裕民之政患天下積欠名

自頃多王巖叟爲開封請隨等第立貫百爲催法兗州
鄒令張文仲議其不便遂令十分爲率歲隨夏秋料帶
納一分是爲五年十料之法大觀二年詔天下租賦科
撥支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迺者漕臣失職有不均
之患民或受其害其定爲令支移本以便邊餉內郡罕
用焉間有移用則任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
於支移之地或輸脚費於所居之邑而折變之法以納
月初旬估中價準折仍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
官吏毋得私其輕重京西舊不支移崇寧中將漕者忽
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今特免若地里脚費則宜輸自是
歲以爲常脚費斗爲錢五六十比元豐元稅之數而反
覆紐折數倍於昔民至鬻牛易產猶不能繼政和元年
遂詔應支移而所輸地里脚錢不及斗者免之尋詔五
等戶稅不及斗者支移皆免時天下戶口類多不實故
租稅亦不得而均焉重和元年獻言者曰物有豐匱價
有低昂估豐賤之物俾民輸送折價既賤輸官必多則
公私之利也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
無責民所無其費無量至於支移徙豐就歉理則宜然
豪民賂吏故徙歉以就豐商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
自倍而貧下戶名免支移估直既高更註脚費視富戶

反重因之遂貧困於追胥詔深戒焉高宗建炎六年預
借江浙來年夏稅紬絹之半盡令折米二十三年兩浙
州縣合輸綿紬稅絹茶絹雜錢米六色皆以市價折錢
卻別科米麥有畝輸四五斗者京西括田租加於舊兆
南戶口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跡議者希朝廷意謂流
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頻歲復增積逋至二十餘萬緡
蓋自秦檜再相密諭諸路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
餓死者衆皆檜之爲也孝宗時楊萬里奏民輸粟於官
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矣輸帛於
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賣矣舊和
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
倍折其錢矣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
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而又有
月樁錢版帳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
之制矣此猶東南之賦可知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
者不可得而知也淳祐八年陳求魯言本朝仁政有餘
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曆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
爲病況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至於再至於三預借
三歲未已也至於四至於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
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

之借乎宋史 金制丁戶內有物力者為課役戶無者為不課役戶從唐制五家為鄰五鄰為保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衆寡為鄉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立通檢推排法通檢即周禮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物行徵之制也自國初占籍之後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師旅之餘民之貧富變更賦役不均世宗遣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時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為功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為酷暴棣州防禦使完顏永元面責之曰朝廷以正隆後差調不均故

命使者均之今乃殘暴妄加民產業數倍此何理也弘信不能對故惟棣州稍平十五年有司奏諸路通檢不均詔再以戶口多寡貧富輕重適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檢地土等第稅法是年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遣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明昌元年刑部郎中路伯達等言民地已納稅又通定物力比之浮財所出差役是為重抖也遂詳酌民地定物力減十之二承安二年敕令議通檢宰臣奏曰大定二十七年通檢後距今已十年舊戶貧弱者衆惟遲更定恐致流亡遂定制已典賣物業止隨物

推收析戶異居者許令別籍戶絕及困弱者減免新強者詳審增之止當從實不必敷足原數泰和二年上以推排時既問人戶浮財物力而又勘當比次期迫事繁難得其實敕尚書省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令自今典賣事產者隨業推收別置標簿臨時止拘浮財物力以增減之 租賦官地輸租私田輸稅夏稅畝取三合秋稅畝取五升又納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稅六月止八月秋稅十月止十二月為初中末三限泰和五年章宗諭宰臣曰十月民穫未畢遂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十一月為初凡輸送粟麥三百里外石減五升以上每

三百里遞減五升粟折秸百稱者百里內減三稱二百里減五稱不及三百里減八稱三百里及輸本色藁草各減十稱計民田園邸舍車乘牧畜種植之資藏鏹之數徵錢有差謂之物力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横科則視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戶濟之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預猛安謀克戶監官戶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則預其數墓田學田租稅物力皆免凡敘使品官之家並免雜役驗物力所當輸者止出雇錢進納補官未至蔭子孫及凡有出身已帶散官未出職者子孫與其同居

兄弟下逮終場舉人係籍學生醫學生皆免一身之役
三代同居已旌門則免差發三年後免雜役金史 元之
取民大率以唐為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
做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做唐
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太宗每戶科
粟二石後又以兵食不足增為四石至丙午年乃定科
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
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
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焉丁稅少而地稅
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

地官吏商賈驗丁及世祖申明舊制於是輸納之期收
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中統二年遠倉
之糧命止於沿河近倉輸納每石帶收脚錢中統鈔三
錢或民戶赴河倉輸納者每石折輸輕賫中統鈔七錢
五年詔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
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戶除地四頃免稅餘
悉徵之至元三年詔寫戶種田他所者其丁稅於附籍
之郡驗丁而科地稅於種田之所驗地而取十七年遂
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
石地稅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

交參戶第一年五斗第二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
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稅協濟戶
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隨路近倉輸粟遠
倉每粟一石折納輕賫鈔二兩富戶輸遠倉下戶輸近
倉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秋稅夏稅之法行於
江南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徵秋稅而已
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依宋舊例折輸
綿絹雜物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輸米三之一餘
並入鈔以折焉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稅之制
於是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以木棉絹絲綿等物其

所輸之數視糧以為差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
或一貫五百一貫七百文輸三貫者若江浙省婺州等
路江西省龍興等路是已輸一貫者若福建省泉州等
五路是已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紹興路福建省
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眾酌其中
數而取之其折輸之物各隨時估之高下以為直獨湖
廣則異於是初阿里海牙克湖廣時罷湖廣夏稅依中
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
錠矣大德二年宣慰張國紀請科夏稅於是湖湘重罹
其害俄詔罷之三年又改門攤為夏稅而并徵之每石

計三貫四錢以上視江浙江西爲差重云泰定之初又有所謂助役糧者其法命江南民户有田一頃以上者於所輸税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書於冊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費民賴以不困　科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其法各驗其户之上下而科焉絲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每二户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顔色輸於官五户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顔色輸於本位包銀之法憲宗乙卯年始定之初漢民科納包銀六兩至是止徵四兩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顔色等物逮世祖而其制益詳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

定户籍科差條例然户既不等數亦不同絲料包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其法亦以户之高下爲等於是以合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爲三限輸納被災之地聽輸他物折焉凡儒士及軍站僧道等户皆不與史元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詔定編賦役黄冊之制先是天下户口未有定籍至是始議編立黄冊十年一輪造其田地開豁各户若干有官民田地二則係官田者照依官田則例起科係民田者照依民田則例徵收俱黄冊有載賦額適均而力役亦稽此以平矣十年之内田土有出賣則買者聽令增收賣者即當過割及户口有消長分曰舊管

曰新收曰開除曰實在書於各人户下如花分詭寄者重法懲之地土承兵荒未盡歸田者從民開墾令其自首即與收之三年後始赴官收科天下府州縣户口隨田土創編黄冊分豁上中下三等立軍民竈匠等籍使因以受役之輕重而不盡人之力也以一百一十户爲一里推其中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者百户分爲十甲歳役里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其田糧不及而附於一甲内者曰畸零不在十户之限里長輪役十年終而復始故曰排年里甲依次充當至於大小雜泛差

役各照人户之上中下每歳終所在官司審編謂之均徭冊二十四年准攢造黄冊格式有司先將一户定式謄刻印板給與坊長廂長里長并各甲首令人户自將本户人丁事産依式開寫付該管甲首其甲首將本户并十户造到文冊送各該坊廂里長坊廂里長各將甲首所造文冊攢造一處送赴本縣本縣官吏將冊比照先次原造黄冊查筭如人口有增即爲作數其田地等項買者從其增添賣者准令過割務不失原額排年里長仍照黄冊内原定人户應當設有消乏許於一百户内選丁近上者補充圖内有事故户絶者於畸零内補

湊如無畸零方許於鄰圖人戶內撥補凡編排里長務不出本都如一都有六百戶將五百五十戶編為五里剩下五十戶分派本都附各里長名下帶管當差不許將別都人戶補湊其畸零人戶將年老殘疾幷幼小十歲以下及寡婦外郡寄莊人戶編排若干歲以上編入正管若類縣總都總收除項下止開人丁事產總數不必備開花戶府州縣類上布政司本司類造總冊於內分豁各府州人丁事產總數年終進呈景泰二年令各圖人戶有父母俱亡而兄弟多年各爨者有父母存而兄弟近年各爨者有先因子幼而招壻今子長成而壻歸宗另爨者查無子而乞養異姓子承繼今有親子而乞養子歸宗另爨者俱准另籍當差其兄弟各爨者查照各人戶內別無軍匠等項役占規避窒礙自願分戶者聽如人丁數少及有軍匠等項役占窒礙仍照舊不許分居凡各里舊額人戶除故絕幷全戶充軍不及一里者許歸幷一里當差餘剩人戶發附近外里湊圖編造不許寄莊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景泰十三年令兩京農桑夏稅

絹匹不及五十匹以上者俱送該正官看驗堪中兩頭盡處俱用色絲間道填寫提調官吏糧里姓名又令各司府州縣夏稅農桑絹匹務織造緊密厚重雙經雙緯除兩頭色綠長二尺外淨織尺長三丈二尺闊二尺每五十匹作一束印封看驗經收糧長大戶人等赴部交納　洪武十八年令兩浙及京畿官田凡折收稅糧鈔每五貫准米一石絹每匹准米一石二斗金每兩准米十石銀每兩准米二石棉布每匹准米一石苧布每匹准米七斗夏稅農桑絲每十八兩准絹一匹宣德五年令自三年以來拖欠稅糧以十分為率三分折布三分折絹四分折鈔其布絹不拘長闊俱照時價折收正統元年令浙江江西湖廣直隸蘇松等府縣該起運南京糧米願納折色者折納布絹銀兩廣東廣西福建折色稅糧布匹願納銀兩者每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解京折給軍官俸糧七年令南直隸夏稅農桑絹匹願納折色者每匹折銀五錢嘉靖時令官軍月糧春夏給以本色秋冬給以折色為定例　差徭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仍開軍民匠竈等籍除排年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戶點差初詔民年七

十之上者許一丁侍養免雜泛差役年八十之上止有一子若係有田產應當差役者許雇人代替出官無田產者許存侍丁與免雜役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各府縣軍户以田三頃為率稅糧之外悉免雜役餘田與民同役隨朝官員及功臣之家除本户合納稅糧外其餘糧長里長一應雜泛差役盡免正統元年令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賢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嫡派子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嘉靖十五年詔各帝王陵寢前代名賢及本朝公侯駙馬伯文武大臣敕葬墓所官司照例編僉附近人民一丁看護免其雜差其塋域所占地畝稅糧一并除豁二十四年議定優免則例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糧二十石人丁二十丁四品免糧十六石人丁十六丁五品免糧十四石人丁十四丁六品免糧十二石人丁十二丁七品免糧十石人丁十丁八品免糧八石人丁八丁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内官内使亦如之外官各減一半教官監生舉人生員各免糧二石人丁二丁雜職省祭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糧一石人丁一丁以禮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閒住者免

一半其犯贓革職者不在優免之例續文獻通考

賦稅二

原 底慎財賦書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注云庶土交正謂壤墳壚也底慎者財貨貢賦取之有節也

以諭九稅周禮掌職云云鄭曰曉告也以桑為均月令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鄭注云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

徹田為糧毛詩云度其隰原徹田為糧鄭箋云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

田籍而不稅禮記鄭注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

市廛而不稅又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

山林藪澤有賦有稅漢書食貨志云亭鹵之地各以足皃多少為差有賦有稅

四郊人民分時徵賦周禮閭師職詳通典

百里之內共官千里之內為御王制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鄭注云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

九賦斂財賄周禮云云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三曰邦甸四曰家削五曰邦縣六曰邦都七曰關市八曰山澤九曰幣餘之賦也

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周禮注云邦中在城郭者待賓給也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注云四郊去國百里稍秣即芻秣也

邦甸之賦以待工事注云邦甸去國二百里工事待給工匠物

家削之賦以待匪頒注云家削三百里頒為班謂班賜三公及羣臣

邦縣之賦以待幣帛注云邦縣去國四百里幣帛所以待賜賓客也

邦都之賦以待祭祀注云邦都去國五百里祭祀犧牲也

關市之賦以待膳服注云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膳服即羞服也

山澤之賦以待喪紀注云喪紀即喪荒也

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注云幣餘

謂古者國中之所樂皆未作當增賦為富若今賈人倍算也賜予即好用也

賦稅三

原 國賦 論語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言子路可使治其賦 三壤 尚書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地征 周禮地征云也 布期 周禮閭師以歲時布其期 時入 周禮以時入之以 歲取 量力 九式 周禮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 量入 禮記量入以為出 樂輸 增 資 九穀 以周人之法九穀 減稅 年上下 地廣狹 賦鼓鐵 五 上 豐年上下之等

一穀 不善 貢不善 賦封田 陳 加田無征 不出 稅 墾田不實 田不稅 圭田無征 公 輕重之法 上下之制 於月令民輕重之法 使天下之人 大年穀之貴賤 所宜 為度

增 貢助徹 周禮大司徒 通典 治賦大均 租庸調 均輸畢納 口錢 戶賦 三代無戶口之賦 漢時有稅人之法 庚戌土 斷 建中兩稅 無名之暴賦 總 三代制不復見 事少

役稱 詳賦税一
折納紐配 通鑑綱目曰後唐莊宗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李琪言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近代税農以養兵未有農捐瘠而兵豐饒者今縱未能蠲省租税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莊宗卽敕有司從之然竟不能行
户調合二賦而爲一 文獻通考曰按兩漢之制三十而税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傅人出一算者户口之賦也自晉行户調之法以合二賦而爲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則無無田之户矣此户調所以可行歟
户賦則田税在其中 又曰按自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税沿革微有不同然大槩計畝而税之令少計户而税之令多其時户口役田則雖不必覆畝論税只逐户賦之則田税在其中矣
丁口 通鑑綱目曰徐溫鎮金陵總朝大綱政皆決於知誥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敎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税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税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

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輸穀帛 詳上
賦税定制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十九年上諭户部賦税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輕徭薄賦使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毋事聚斂傷國體
税糧減額 又曰洪武十三年命户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税糧額初王師圍姑蘇久不下上怒其民附寇目因於富室而更爲死守因取諸豪族租簿田籍俾有司如其數萬額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五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止徵三斗
原 穀租　葉税　地求　口賦　九賦殊别
五服異制　農事既登　國賦先定　斂從其薄　法作於涼　差以精麤之等　從其遠邇之期　節財必均於九式　成賦咸則於三壤　趙奢均賦民則無貧
有若盍徹君孰不足　上無乏用下不闕供　上有餘用下無怨人　禹别九州辨貢賦之等　周制五服定征税之差　雖一時供億議以從權　而田卒汙萊孰云不足　雖厚於公上情不涉於狥私　然望彼徵求罪須加於從欲　副天子恤人之心下不靡斂　竭王臣奉公之節上無闕供 白帖

輸納

原 輸幣 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見子產曰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也
歸粟 夏歸粟於蔡周亟矜終無資也
汎舟 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謂從渭水運入汾河
投函 晉劉超字世瑜爲句容令常年賦主者四出評百姓家貲超作大函村付之使各自書家産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上課所入有踰舊也

方輸錯出 抱乘曰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旅千里不絶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富
僦載煩費 王莽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僦載煩費注僦運也白帖
增 擔負輸租 漢書曰兒寬爲左內史務在得人心收租税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絶課更以最
輸勿顧限 唐書曰盧坦爲壽安令河南賦限已辦逆人訴以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但論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耳由是知名
代下户輸 又曰命州刺史苗稷進羨錢七百萬崔羣請退賜其州以紓下户之賦又高承簡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尤急承簡代下户數百萬相
計錢而輸 合璧事類曰貞元時天下兩税貨重錢輕因乃計錢而輸綾絹
俾民自輸 又曰韋宙爲永州刺史舊制吏督賦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輸納常先
不輸官賦 又曰韋澳爲京兆尹宣時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

助國

原 王丹上麥 鄧禹西征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 蕭何佐軍 漢邵平謂蕭何曰上有疑君之心宜讓封悉以家私助軍何從其計上大悅 卜式輸軍費 漢武帝有事匈奴卜式上書輸家財半助邊上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羊不習為吏不願為官曰家有冤乎式曰不與人爭未嘗有冤但以天子征匈奴有智者宜動用有財者宜助國公孫弘曰此非人情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遂不報邳降懸官人衆式復持二十萬與河南守上其名布澂之召賜式外繇四百人時富豪皆匿財唯式欲助軍費上以式為郎中以詔天下

麋竺助軍資 蜀志麋竺奉奴客二千金銀貨幣助軍資於時困匱賴以復振

杜綏入錢穀 元帝時穀貴人皆流亡西羌反方征之杜綏上書入錢穀助用前後數百萬後為太常

王肅上錢縑 後漢東海王肅以西羌未平上錢二萬永和中復上縑萬匹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褒納之白帖

增 助國錢 文獻通考曰唐會昌末置備邊庫宣宗更號延資庫戶部歲進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進者二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

勞軍錢 又以 後唐莊宗時郭崇韜頗受蕃鎮饋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賜祿巨萬豈藉外財但偽梁之世賄賂成風今河北諸鎮皆梁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錢十萬緡

獻軍糧萬石 宋史曰周祖即位時符彥降鎮兗州帝以劉銖第宅賜之及征兗州麥御朔行在獻馬及錦綵軍糧萬石進被賜資

出私蓄濟師 元史曰劉復亨兼徐州路軍民總管中統元年李璮叛遣兵討賊集濟南乏食復亨盡出其私蓄以濟師世祖嘉之

徵役一

原 使民任事 禮記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衆鄭元注云寬其力饒其食 大役任衆 周禮鄭云築宮邑之事 興事任力 王制鄭注云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木鐸狗市 周禮舞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狗於市朝案鄭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

正月令脩封疆一 月命富且營畢 鼙鼓役事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大旗致之 周禮遂人云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鄭注云旗畫熊虎者十家衆刻日樹旗期於其下比州司為懸四懸居旅八閑為受周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

以役國事

行役之事 周禮州長云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起徒役

家無過一人 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用民力歲不過三日 禮記鄭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 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皸豈不得過三日

徵役二

役使不均 刪

原 徵令 小司徒比六鄉之衆寡以歲時入其數時行其徵令也 役要 鄉師以時比注以有搖大家既役則受州里役要役要所遣人民數也

犯時 德欲無犯時晉悼公

脫吏 有一

人箕跟見郭解解曰是吾時不俯謂 射吏曰是人吾所急跋更齊觀也 項擂蹟未食足以食數人役有徵役則 勸壞替與其開言以疾免荒無所豐也

支離 諸莊 踦跂 肩子高支於語奉國

畝賊跨跋界行跨 丘知及跋丘民反 弛力 荒政十二聚萬民四 曰弛力寬繇役也

班役 役將班矢 班選也

任力 以任其力 待其政令

可任 小司徒三年受邦國之比要稽其民功而周知其 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 人任者謂力也有夫婦然後為家 宗陽長民有徒居都內者後受調 徒恐不辭相辛私還助役見受如

勤力 私相助 歐白役 稽

覆脫卒 上庸直

也白下

手實也

充夫式 户部式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七十日并免租百日已上課役俱免中男充夫滿四十日以上免户内地租無他税折户内一丁無丁聽傍折近親户内丁又謂男女三歲以下爲黃十五歲以下爲小二十以丁爲中男二十一成丁

計徒庸 人用工幾

免弟子 師免弟子役詳師

減年從役 劉平爲全椒令以德化人人皆賦年役役必

作詩告病 大東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詩以告病焉

畏不能趨 詩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力不同科 爲力不同科役也上中下三等

不征於鄉 與事任力升諸司徒不征於舞

曰楚士也

屬役於植 夏官狀役與慮事屬役植部曲荷吏傳曰華元爲植巡功築城版幹者是

也

蓋子戍邊 蓋寬饒字次公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邊公廉如此

王尼執役 晉王尼爲護軍兵士料毋輔之輩訪之應下台帖

增 **役法之詳** 文獻通考章氏曰三代役

法莫詳於周程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之法比徒役也府史胥役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政去郊

徵役

案之相保比鄉役也有司徒屬則用之書惡而均役有族鄰爲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書爲則辨民之老少以從役之法則論之學以役行有穫役之法

鄉亭之職 又馬端臨論曰漢時鄉亭

之任每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令長三老孝弟力田皆有常員至於趙宋時有鄉長里正衙前散從官追胥諸色以力役之則役之所以不可不知者與唐以爲不理之官雖賢士大夫者亦以役故皆非所以至鄉職之爲役差役設又以非之宗役而會也是以職役故比民之弊一切皆得以爲差長耳故里正之屬吏役差至不以爲長之舉會所同意免此以爲職役之至於至貧者皆以庸役

魏立三長 又以爲後魏孝文太和十年從李沖立黨長里長鄰長三長以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取鄉人強謹者爲之

比官是黨等至枚自晉家之初鄉立五長而長太及户之盧本鄉任意謂之長鄉皆以用此乃遺善以使引公用爲稱而鄉曰若不識因課太時百姓不使知立長冲見謂公者三長五長三黨立之里一長

唐定九等 又户爲里唐每里設正以一百户又曰唐令諸户以百户爲里每里設里正一人

自枚户之益勤遂來立見三均長優

元祐復差役 又元祐元年鄉户衙前有司馬光建言自熙寧以來差役法行每户不得自免役者多

貫計州科又之四出乞無縣謂常處己之發五有免德六寬音十剩特萬錢

寬剩之弊 又爲頃五分下其分式爲示其田有而蓄使數無余於受州中均出分及以各之先徒謂錢算之以少役二傭而均戶錢名者等户天下是坊凡當役人以戶以等第出錢免役坊郭有差其法

手實之害 又呂惠卿行手實法

是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者出錢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閣雖增無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計出四州縣有寬剩錢至四五六百萬貫者官無所用乃計息以貸民歲收其息計之

寬剩之弊 籍本有不約錢受實其以令同定其畝之一息自占民田宅財物以錢役值以所出算之

人戶各以其田畝宅舍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爲錢五十當一分

雇役 又宋神宗熙寧二年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之法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

景祐募充 又景祐中河北轉運使李紘奏均役法以除民弊

音日舊籍姓名存焉

姦人譯名 又曰存此文户以據籍誠姦人

豪姓徒貫 又每一猛里先知此人之舊籍徒貫以避差役

充役亡逸 又宋時監宗時京天下州縣里正坊正

人里正天下縣司户每選黨其官戶六品以上免役以下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

里正天下縣司選其中爲坊正

據簿輪差 又據縣令每歲以人丁物力定差

熙寧 又出錢布民免役

雇役 工屬役

徵役

者戶長壯丁夫闕有破產者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戶爲
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
一槩輸錢故自免役法行富者差得自寬而貧者困窮
日甚又監司守令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以希恩賞
民患重困乞指揮下諸路轉運司並依熙寧五年以前
詳從行言者議行差役其應議者有五以前是時法
戶參行差役之法按役次之名備前散從承符弓手
戶耆長壯丁之法是也熙寧雇役所取錢當役戶
戶下戶女戶單丁寺觀六色是也內坊場六條官錢當
以郭下係官取之分民單丁六色錢取內坊場錢當
以官坊場錢充前所役之費而盡罷寬剩錢諸役照
去差民戶之役等錢元科及單丁女戶官戶
輸錢以雇役六色錢充五分等錢之以下諸役仍
羅等罷以坊諸坊六郡色之錢元上役法也
三謂寬剩錢盡除減五分諸賢戶於下差此役之舊
有所主而行之免役錢除也白分餘戶下差役竟
必亦其朝舊原役之賢戶下之令言
皇朝元祐罷免役法又紹聖元年三省言元祐
差役法去寬剩錢寬剩錢不下分便又曰紹聖元年
部帥元復免役法所敷寬剩錢不過一分
以部

紹聖復免役

保正

保正又曰保正副曰十保

戶長

大保長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內選有物力最高者二人充應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又
僅一管勒輸納人戶夏秋二稅宋大保長以保長一人充戶長之法

批朱

批朱又曰戶長役者謂之批朱

白脚

白脚又曰未充役者謂之白脚

物力

物力又曰物力有役法以物力高下起役推排是以升降

義役

義役又曰衆出田穀以助役戶爲之義役宋紹興五年詳議名

科差條例

科差條例世祖中統元年定大元世祖中
成大事其風俗易輸納充

至元新格

至元新格至元二十八年科差法諸是以至元新定皆司
科差條例包銀絲料之制也

因賦定役

因賦定役明初
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當役造黃冊十年
富貧均平復官貴賓人富吏均科
因時定役凡每十年大造黃冊分上中下三等差役以均
冊令定之役各賦役必照丁糧多寡產業厚薄以均
其力

編審均徭

編審均徭弘治元年令各處編審均徭查照歲
差使於該年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
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餘剩及銀兩貧難丁
戶并逃亡之數聽其空閑不許徵收及額外科差

役使不均

北山刺幽王役使不均也勞於從事不得終養於父母也

東人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持更

晉劉弘爲荊州常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數聲甚苦呼省之兵年老病疾無襦袍乃給韋袍帽

椎冰

亡詳

不均

語不患不均

不平

詩謂何不平

或宴宴居息 或盡瘁國事

白帖

增

影

占宋乾興時臣僚上言衍影古之害

偏重

三司使韓絳言乞令侍從臺省官集議考古制裁定役法役法無偏重之患

中上戶多而下戶少

劉摯侍御史言自助役法行所在臨時肆意增補下戶入中戶中戶入上戶今天下錢數故中上戶多而下戶少

富者自寬而窮者困

原附上文

土功

不時勞苦附考

原經靈臺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子來言文王始爲之靈臺也衆人自以子義樂來而爲之

築

度功

書曰度土功王大度土功也

巡功

宋城巡功

巡役

事方興之時巡役

傳巖

書說築傳巖之野

興事

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日

詩揆之以日

從時

城郭從時

一時

一日一時

比居

比居以時

道使

道使以時使民

時使

時使以時

土國

土國城漕

稱畚築

稱畚築

裁版幹

裁版幹

築城郭

造宮室

城諸防

百堵皆

築郎囿

三旬而成

三旬而成

作

詩作

有期

有期計徒庸慮財用

量事

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賦丈尺

土事無作 月令 **地氣沮洩** 謂發天地之房 **客土疏惡** 漢成帝詔言解萬年作昌陵五年未成客土疏惡言取他處土爲客土 **龍見戒事** 夫土功龍見畢務戒事龍見九月農務畢始戒以土功之事 **火見致用** 火見而致用築作之物也 **水昏正而栽** 十一月也樹版幹而興作 **日南至而畢** 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也 白帖

增 **宮中興作太甚** 唐書曰敬宗時薛廷老爲尚史書與舒元褒李漢入閤論奏綱紀寖壞姦邪放肆帝厲語曰更奏何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變色曰興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見外築材充絕多知有所營可帝曰已諭

王府不得役民 續文獻通考金世宗大定九年尚書省奏越王永中隋王永功二府有所興作宜發役夫上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二王府各有引從人力何得更役百姓爾等但以例爲請海陵續役無度可盡爲例耶自今在都浮役久爲例者仍舊餘並官給傭直重者奏聞

計庸受粟 唐書曰徐申爲韶州刺史韶自兵興以來刺史以縣

攻衙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三 土功 四七

爲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閒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犁墾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庸受粟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閈如初

度力輸舒 宋史曰范諷通判鄆州詔裏決河州蔡民入開雉而城邑與農戶等訓曰貧富不同而較重相若農民必大困且諸書使度民力令則均服之此有司之侯也即改符使人輸三之二因請下諸州以新爲奉廷從其言

役丁二百萬 文獻通考曰隋煬帝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準洛河汲淮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充以婦女充役

督役數千人 唐書曰韓滉築石頭城自京口至玉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堞望以爲朝廷有永嘉南走之事置館第數百於石頭城穿井皆百尺命編將丘孝督役日數千人涔虞用其衆

懲惰卒 宋史曰趙昌言知天雄軍爲皇州河決渠益浸府城昌言藉府兵賢主增堤數不及千乃棗禁卒佐役皆健褒不進昌言愁曰府城將墊人民且衆收等會厚發欲坐觀耶不從命者斬衆股栗起役不夜旬城完太宗手詔褒之

械大豪 又曰陳恕知大名府時北郡入寇都增城

隍其器用服於民者不時集怨立撿府中大宗一人將新之宗族號怨責佐說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皇期甘死恕令械之以拘民皆恐懼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

見丁無幾 合璧事類曰唐太宗將修洛陽宮戴胄言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室廢業

寬以歲月 宋史曰陳爲爲河北都轉運使河決實省水官議於思莫深盛之開築堤三白六十里期又月功役夫八萬爲曰河未能爲數州害民力方與願以歲月爲之

浚汴河 言國宋都陳留曰張方平上漕運以汴爲主汴帝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而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安者予言歲成役費昨日以塞乃盡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下十刻帝稱善弼曰其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議而行之

濬會通 獻徵錄曰會通者即元之故河也元漕運江南糧有二一由海道一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名會通河明洪武閣會通河淤於永樂九年命宋禮等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會濬通河故道河成

原 **役徒** 官庶役徒 **人徒** 役 **勞力** 小人勞力 **服勤** **稽事**

攻小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三 土功 四八

稽其功事

屬役 **悅以使人** **毆以就役** **民不告勞**

事無愆素 **功惟勿亟** **人則忘憂** **雖用千夫之役**

終資一簣之功 **不時** **好時** 以動 **動怨** 作事不成則怨密動於人

城郎勸民 傳曰夏城郎書不時也迷成動人李乎于欽城郎叔孫昭子曰焉得違成其以勤民

築臺妨農 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不許築者歌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注國父白而居澤門也邑中之黔實慰我心注子罕黔而居邑中也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注子罕分謗也白帖

增 **盛夏工程嚴促** 唐書曰睿宗時造金仙玉眞觀韓功威炎而乘人事鋭知古曰爲公主觀詔曰丁程嚴促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

方春不可興工 又祈禍炎欲城原州曰楊使問秋段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工請須農隙炎渭洄已遂召爲司農御

日誦論語 中宋史曰李宜爲相賓

讀論語或問之曰流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為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妨時勤人 唐書曰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高郢以白末土書諫曰恣力追孝誠為有益妨時勤人以不得無損 役非其時 又曰文宗時李石奏咸陽令韓遼治興城渠曰渠文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輓奈勞李固言曰然恐役非其時何帝曰苟利於人恐役奚恤 非時役民 元史曰江文用為行省參政建佛塔於長宮素用無所事僧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就役山以役民死者數百人如其長官奏文宗日之道徐徐雲入時非耶民用不急之役者奉民力而何人曰令日上命耶其意民人徐徐輩民期失民聽其曰不可以人之心者豈妨農事也月令 聚人眾 孟夏無起土功動眾 苟乖龍見 原孟春無聚人眾 之期 則起人疲之怨 梁好土功罷人以漬 宋妨農事築者用諠 使人以道則罔告勞 作事不時必

聞胥怨 勞苦劬勞 勞劬劬勞 怨讟 作誹 不敢告 詩不敢告勞 亦可息 亦可息也 我人之疲 胡轉予恤 詩胡轉予於恤 莫知我勤 形民之力 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注形法也使之法其用民之力如飽而無醉之心 老者之事 唐曰凡民之使老者之事 食壯者之食 梁伯好土功 而亟城 夏王遇眾力 夏王恭過眾力 自廢民之罷也以事梁伯好土功故其主也 而不愛民之罷也 增人力告斂 唐書曰人力告斂高宗營丘陵遠近之事其十十歲於告高世山南寄其不五十年之 劬勞數十年之程課其數日皆以家即位之初營建陵墓於山下去唐室萬年者不亦勞矣 民苦其役 宋史曰鄭文寶請建清遠復興積石渠蕭關城據賀蘭山下見唐時營田舊址三百里外不能留守也民苦其役 百里素無水泉文賈發民負水數百里之外不能守也 地瀉鹵樹皆立枯西民甚苦其役 水所蒙 關中勞斂尤甚 唐書之魏徵疏曰比者難以關中之人勞斂尤甚雜匠當下役

鋼而不遣正兵畜上役別驅任 疲羸尤堪軫恤 宋史曰太宗時進兵傳往環州與李繼隆議送芻糧入靈州及還上疏關輔之民數年以來并有科役民實蹙盡民愁苦怨塞路岐自春徂冬曾無暫息頓北產落州怨令苦役有差率益致流亡樂令顧軍益遠其疲羸尤堪軫恤 撫之猶恐其擾 唐書曰崔鄲治陝州上疏民勞吾撫之以寬猶恐其擾而不敢一月不煩 未可以力役傷 宋史曰開元之役初朝廷起河議未決而河之役之擾安之浮水淫為民人流徙請宜未可以民力役傷也 原恤隱息肩 事充力竭 事勤民怨 盡思凋斂 敢憚劬勞 辱在泥塗 保其筋力 荒度土功 斬艾民力 勤民實難 無城猶可 民力凋盡 民力不堪 役徒幾盡 庶人疲斂 民不罷勞 請解吾人之慍 無興代役之禮 以為草芥苟不恤於人疲 雖有金湯亦何憂於

魚爛 帖白

開鑿

原美哉 劉子謂趙孟曰美哉禹功而吾遠矣 孟子遠績禹功而庇民乎 吾 遠矣 功遠矣禹成厥功 樂成 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 受賜 民到於今受其賜 庇徒 量功命日 庇衆庇徒 刊木 書隨山刊木 白帖 增民皆饒足 魏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漳水灌民田民皆得水利 渠號富民 山堂考索隋郭衍為開漕渠總管文帝以渭水多沙堂 開渠引渭水經太興城東北至潼關 名曰富民渠 鑿潭灌水 唐書韋堅為水陸轉運使 關里四百餘 開漕渠二年而成帝為升樓詔群臣臨觀 疏鑿淮揚 隋書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 揚帝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 江伯陳瑄亦疏鑿淮揚南北遂通也 原開物之智 濟時之功 苟

未傷功豈無胥怨　能慮遠愚可樂成 白帖

復除

原 南頓 後漢光武還南頓復田租一歲父老固請十年帝曰安敢遠期十年父老曰陛下惜耳因大笑復增一年也 增 潁川 魏志文帝復潁川一年田租 車馬 武令民有車騎馬一匹復甲卒三人養馬也 勸人耕織 史衛鞅變法民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末利來以為收孥 貞婦 平帝時復貞婦鄉一人 五女 晉武帝以將士應娶者多家有五女給復 買復 食貨志武帝時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長以次徵發之士益鮮也 請復 常山三老上言上生元吉民縣家優復 關內侯 鄭元云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除也 諸侯子 高帝詔曰諸侯子在關中復十二歲歸者半之 復沛請豐 又曰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父老請曰沛巳蒙復豐未蒙上曰豐極不忘也特以其雍齒反吾故遂并復豐也 復身及戶

又高帝詔非士大夫巳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注復其身及戶內無繇役 司徒稽舍 小司徒稽夫家九比之數以辨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注舍謂復不給繇役也 漢武詔復 漢武帝詔八十復二等復二口之等也九十者復甲卒九十者復身末利不與革車之式 平城吏卒 又高帝詔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魏氏武卒 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屬甲操十二石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者復其戶利其田宅 白帖

增 舍役 舍役除不收役事也周制所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不征 禮記不征其繇役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 不從政 力政城道之役也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無力政 周禮均人凶札則無力政 終身復 漢書漢高祖令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豐人及士卒從入關中者皆復終身 復數年 又曰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復數年更為設員千人 周除征役 漢除賦稅 馬端臨論曰按周官及禮記所載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漢則并賦稅除之 給繻符 遣繻使 唐書曰明皇初立凡繻徭役者給繻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為繻使歲再遣之 放遣諸生 文獻通考曰王衷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衷為屬東曰鄉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鄉屬之何益乃步據執飯見貧鹽致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巳墊表出迎之於門衷乃下道至土牛旁磐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進別執手涕泣令即放遣門生 免排門夫 又曰唐白履中召拜朝散大夫乞還吳競請之曰子事實不書斗米西帛韓得五品何益履中曰往者軍興家取排門夫吾以請書縣為免令終身高都寬從役豈易得歲 廟戶 給復 元史曰至元闕里時定孔子廟如歷代給民百戶以供灑掃復其家僅尚書省以括戶之故欲收為民碧言廟戶百家歲鈔一比六品官俸耳聖朝廟宇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更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嵩

儒士給復 又憲宗為皇子鎮西京時儒者皆隸役高智耀謁藩邸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廝養同役非便請除之從其言及即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

重斂

原 田賦 季孫欲作田賦訪仲尼仲尼曰斂從其薄事舉其中如是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則雖丘賦將不足也 丘甲 魯成公作丘甲詳賦稅 稅畝 公田之上十取一令又履其餘畝十取二 語哀公云二吾猶不足是稅斂也十斂借人力治之而稅不過此 過籍 傳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注籍借也周禮人耕百畝公取 事充 公叔務民事充役事 曰 政重 重稅 倍征 賦攻 悉索 悉盡也索求也 暴征 暴虐以征稅之 厚斂 齊晏平仲曰公厚斂焉陳氏厚施民歸之 碩鼠刺 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鳴鼓攻

季氏富於周公冉求為之聚斂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二千算一光武時罰人未作措
積蓄諸物錢物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也　三分稅二秦人收太半之賦三分稅二
分也　浚我以生浚取也　多稅以饑老子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
以饑　子產丘賦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如魯丘甲　武帝算緡　晉靈
厚斂厚斂以雕牆晉靈公不君也　子產爭承子產爭貢賦之事　竭耗靡敝賦稅煩也
誅求無時　取怨於下無為取怨於天下子　作法於貪　桀
之將亡率割於夏邑書夏王率割夏邑謂桀相率割剝夏之邑利於都邑謂賦斂重也　紂
之欲喪豐斂於殷人書商紂豐斂取怨於殷人召敵也白言　增竭澤
舊唐書曰憲宗時李渤言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　蓄藏杜佑通典曰重斂則多蓄
蠹國而貧　賦重役勤又曰暴君汙吏元稹之賦斂重周齊役勤分　急征橫斂

宋史張方平曰今二稅之外諸色沿納雜料類大約出於五代之季急征橫斂因而著籍遂以為常
籍外加徵唐書曰宇文融為覆田勸農使括籍外羨田百姓困敝陽嶠以為不實侍郎
無名之獻文昌曰乃敢使天下賦斂責成平月輸上供十五萬緡每歲有萬石上
驛官使大夫溫造經費以增歲月上貢萬石有司御史大夫溫造經承宣代之錢　旬輸月送河南宗時山
民為無名之獻以賦百名庚承宣代之　旬輸月送河南宗時山
東選無有科斂凡百名所撫輸　家至日取吳越錢鏐世曰
月選無有科斂休息揚炎其撫輸
常重一斂其民以事奮借下至雞魚卵蔬必家至而一日取
每苦人責以其貲財諸宗吏各持簿列於庭凡一日薄取
所十多者至苦百餘人不堪其苦猶責　鹽米蘇米吳知詰徐
數目多寡量為管數少者猶
用斂人二江台符二百鹽筴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
官設鹽二斤謂之百鹽米括入倉則有蘇米一江南野史李
先主世括定田產自正及斛上別宗輸克三斗於官廩受鹽二
斤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周世宗克淮南於鹽食遂官
無可支至今輸之猶有定制江南為南唐
謂平南唐而猶命知古定制按鹽蘇米為南唐弊賦非
鹽唐輸之弊得古時江按鹽米民疲而唐弊非

其人一説不能建明嘗除著南唐正賦之外所取不因名之曰省公納鹽米其一也
陌輸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
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謂之省陌至章始令入　省耗省
者八十出者七十七為陌謂之章陌　賦分為三宋
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唐憲宗分天
然自南度以來經費之供送上供送使外
別立名色以取之如經總制月樁錢之類是也州
郡之事力有限不免於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
百姓之好類附是也米頭　歲取其十
子錢文獻通考曰唐楊炎已均入二唐之
而後世不免役是以為夫之錢合為一種以征其丁身之布麻之粟帛不得之
王安石令民輸錢免役而募人充之謂其二
正役取其庸為一錢後不復有役而又不之
征其身而取其丁也有夫以征之錢丁身而不之有
是取其之以其丁也糶米絹和之錢不得又
而東南有之丁未亦是之中之征有稅
義倉有羅而斛面加耗之其十矣與是穀粟之之不因手三
也通力和糴而斗論之蓋其十不民安得不困乎
役之

小民以為稅重續文獻通考曰金世宗大定十一年
尚書省奏天下倉廩貯粟二千七十
九萬餘石上曰朕聞國無九年之蓄國非其國此
以括天下之田以為均賦小民以為稅重既及百萬石自經費之用皆不足
石外二百萬石小民以為稅重小臣所論民免水旱之災亦賑多饑之用皆不缺
百萬石小民以為稅重小臣所論民免
一言而折聚斂元史曰至元時中書右丞
盧世榮以貴利得幸乃建
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
急之備家
議人無敢言者董文用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將取
之於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於民則有說
矣牧羊者歲常兩翦其毛今翦其毛而獻之則主者
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死且
盡毛又安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
也今盡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祖不能對出皆
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榮厚本真仁人之
言哉　增政煩賦重財匱人怨下若不足上將嘻
依政先圖大事貴舉中苟以利之為利豈曰

人而愛人 不能事舉其中 誠恐弊歸於下 陳聚斂之謀利將苟得 行誅求之政弊將若何 出二三之令吾誰適從 過什一之征君孰與足 雖國用而暫足所獲幾何 苟民罷而不堪其傷多矣 白帖

[增] 稍苗未生而和糴 桑葉未吐而和買 仁宗時歐陽脩言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 因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 王安石言 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 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 司馬光言 勸農之志今變而為煩擾 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 劉摯言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四

政術部十三 鹽鐵 榷酤 [附]榷茶 算緡 關市征 雜稅 山澤稅[附] 貢獻 關貢 新貢賦[附]

鹽鐵

[原] 管子曰海王之國 海王者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 謹正鹽筴 正稅也 猶征 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 少半猶劣薄也 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 吾子猶小男小女也 此其大曆也 曆數 鹽百升而釜 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 當米六合四勺也 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黍為釜 當米六斗四升 今鹽之重升加分強 分強半強也 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為強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謂之一強 釜五十也 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 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 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 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關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 禺筴之商日二百萬 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 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 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 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 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此籍之數而比其常籍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 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

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爲老男五十以上爲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少男少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爲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一籍入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令天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備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鉏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強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

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強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強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糶於吾國爲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讓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爲我用也）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展濟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煑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煑水爲鹽（煑海水）正（音征）而積之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煑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煑鹽之人本意禁人煑鹽下令託以農事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術）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餽食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餽而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圉與禦同古通用）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 漢孝武中年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

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牢盆煑鹽盆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若人執倉庫之管籥）以致富羨（羨饒也）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釱音徒拔反足鉗也）沒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鑄計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作官府（主煑鑄及出納）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益多賈人矣卜式爲御史大夫（元鼎六年）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鐵器若惡（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悅又董仲舒說上曰令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必病之孝昭元始六年

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詰難者之言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定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柙而藏之況天地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乏以成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人庶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畜下藏於人遠爭利務民之義利立而人怨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廬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姓在蕭墻不在朐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

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鐵器者農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禮行則道有讓而人懷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乃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句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積蓄以備乏絶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所出於人閒而爲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搆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

猥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酒關内鐵奏可於是
利復流下庶人休息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雖貴人
不得不須官可自鬻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
者十餘萬家（荆州今襄陽南）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
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
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
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競還
境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
流人果還關中豐實　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
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煑海鹽税從之
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税利先
是罷之而人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
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
位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
近池之人又輒障恡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
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爲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
焉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
州之境傍海煑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
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

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
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後周文帝霸政之
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煑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
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
之凡監鹽每池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税焉　隋開皇三
年通鹽池鹽井並與百姓共之　唐開元元年十二月
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外討戎
夷内興宮室殫費之甚十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
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
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
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
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夫煑海爲鹽採
山鑄金伐木爲室農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傭
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農餘之人
寛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
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伐木等官收興利
貿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寛大之令蠲
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堯湯
水旱無足虞也明皇令宰臣議其可不成以鹽鐵之利
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户部侍郎強循俱攝

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仍差官人檢校若陂渠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丁充若破壞過多量力不濟者聽役隨近人夫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准營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石以上准第四等大同横野軍鹽屯配兵五十人每屯一年收率千五百石以上准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九百石以上准第四等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縣等十州鹽井總九千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二千八十二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十三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渠州二十六貫若閏月共計加一月課隨月徵納任以錢糧兼納其銀兩別常以二百價爲估其課依都數納官欠即均徵竈户自兵興上元以後天下出鹽各置鹽司節級榷利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並杜氏通典

增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户

免雜徭盜鬻者論法及琦爲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利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户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暵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爲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廪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太昌候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起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佶爲汴東水陸運

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徧於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旣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寖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糶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其後鹽鐵使李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於私室而國用耗屈榷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巳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爲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貞元二十一年停鹽鐵使月進舊鹽鐵錢總悉入正庫以助給費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給入益少又貞元末逐月有獻謂之月進及是而罷　穆宗時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乃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獘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兵部侍郎韓愈條奏謂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可以獲利一倍臣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賣非得見錢必

不敢受如此則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有威形臣恐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四民僧道并兼游手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爲此數色人等官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平叔議遂不行　後唐天成元年敕諸州府百姓合散蠶鹽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　後唐長興二年敕今後不計農器燒器動使諸物並許百姓逐便自置造諸道監冶除依常年定數鑄辦供軍熟鐵并器物雜使熟鐵亦任百姓自鍊賣鐵場官并鋪戶一切並廢鄉村百姓秖於夏秋苗畝上納農器錢一分五文隨二稅送納　周顯德元年上謂侍臣曰朕覽食鹽末鹽州郡犯私鹽多於顆鹽界分蓋卑濕之地易爲刮鹽煎造豈惟違我榷法兼又汚我好鹽況末鹽煎煉搬運費用倍於顆鹽今

宜分割十餘州今食顆鹽不唯輦運省力兼亦少人犯
禁自是曹宋以西十餘州皆食顆鹽（井者曰顆鹽出解州煑者曰末鹽出）
鹽海
宋制顆鹽出解州安邑解縣兩池以戶民爲畦夫
悉蠲其他役每歲自三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
羅官廩給之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濟兖曹濮單鄆
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潁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
陝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
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者末鹽煑海則楚州
鹽城監通州豐利監泰州海陵監以給本州及淮南江
寧兩浙荆湖等軍杭州秀州有場明州昌國東西監溫

州天富南北監台州黄巖監福州長清場廣東東莞靜
安等十三場大率煑海有亭戶鹽丁歲課於官或折租稅
亦有役軍士定課煑者又有煑井者益州等路各有監
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鬻如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
不得出川峽天聖八年上書者言陝西禁鹽得利微而
爲害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請聽
通商平估以售可寬百姓之力乃詔罷三京二十八軍
州榷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自
是商賈流行然稅課之入官者頗耗自元昊反聚兵西
邊用度不足因詔入中他貨予絹價以池鹽由是羽毛

筋骨膠漆錢炭瓦木之屬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賈乘
時賕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千錢給鹽一大席爲鹽二
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
私無利朝廷知其敝乃詔復京師榷法凡商人以虛估
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内地州軍民
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同
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
以衙前主之自禁榷之後量民之厚薄役令輓車轉致
諸郡道路糜費役人竭產不能償往往亡匿關内騷然
雖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并邊務誘人入中芻粟

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歲費京師錢幣不可勝數帑藏
愈虛太常博士范祥乃請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
者亦恣不問罷并邊九州軍入中芻粟第令入實錢以
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第優其估
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爲鹽三
十七萬五千大席受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
兵民輦運之役詔從之數年猾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内
民安其業其後三司言京師商賈罕至則鹽直踊貴請
得公私并貿而餘則禁止官鬻皆從之兩歲役畦戶以
解河中陝虢慶成民爲之官司旁沿侵剥爲苦乃詔三

歲一代嘗積通鹽課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詔蠲其半
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力
其後減畦戶半又稍以傭夫代之五州之民得安田里無
追逮侵剝之擾東南鹽利視天下為最厚鹽之入官淮
南福建斤為錢四兩浙杭秀為錢六溫台明亦為錢四
廣南為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亦
至十倍者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浙
江南荆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為緡錢
一百四十萬會通泰鬻鹽歲損所在貯積無幾因罷入
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明道二年叅知政事建
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
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砂土涉道愈遠
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相繼而莫能止比歲
運河淺涸漕輓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
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苫覆歲以損耗又
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為
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
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可得
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贍國濟民無出於此時范仲淹
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為言詔議施行　宋初行鹽

鈔以實西邊其法積鹽於解池積錢於在京榷貨務積
鈔於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以歸
物解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
請鹽於解池舊制通行解鹽池甚寬或請錢於京師每
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錢數十而已以此所
由州縣貿易熾甚至為良法崇寧間蔡京始變鹽法俾
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
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
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衆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
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於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
欲豐申歲較季比之令至於鹽袋煮鹽莫不有禁州縣
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降御筆
昨改鹽法立賞至重抑配者衆計口數及嬰孩廣數下
逮馳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歎悉從初令以利百姓三
省其申嚴近制改奉新鈔然有司不能將明帝意故比
較已罷而復用鈔劄既免而復行鹽囊增饒而復止民
力困以極遂盜賊滋焉　宋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
二百七十一政和間臣僚言諸路產鐵多民資以為用
而課息少請倣茶鹽法榷而鬻之於是戶部言詳度官
制爐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脈微者令民出息承買

以所收中賣於官毋得私相貿易從之文獻通考　金濱海
多産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頻路食海鹽臨潢
之北有大鹽濼烏古里石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内
之民嘗征其税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法立官加詳
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恒亦隨時救弊而已世宗還
自南京謂宰臣曰朕聞遼東凡人家食鹽但無引目者
即以私治罪夫細民傜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
辦或詢諸民從其所欲因為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
元之立國初以酒醋鹽税河泊金銀鐵冶六色取課於
民歲收銀萬錠太宗庚寅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

百斤其價銀一十兩世祖中統二年減銀為七兩至元
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每引改為中統
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元貞丙申每引又增為
六十五貫至大已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為一
百五十貫凡偽造鹽引者皆誅籍其家産付告人充賞
凡我鹽徒二年杖七十止籍沒其家産之半有首告者
於所籍之内以其半賞之行鹽各有郡邑犯界者減私
鹽罪一等以其鹽之半沒官半賞告者然歲辦之課難
易各不同有因自凝結而取者解池之顆鹽也有煮海
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兩浙福建等處之末鹽也惟

四川之鹽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水煮之視他處為最
難云世祖時朝廷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
天下之半法日以壞以郝彬行户部尚書省經理之彬
請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煮鹽於場運積之倉
歲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探倉籌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
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為令世祖中統四年以禮
部尚書馬月合乃領已括户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
百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四萬石輸官
河南隨處市鐵之家令仍舊鼓鑄十二年阿合馬等以
軍興國用不足議復立都轉運司量增課程元額鼓鑄

鐵器官為局賣十九年立鐵冶總管府從恭公直言設
冶場於別十八里鼓鑄農器又有鐵冶提舉司凡鐵課
各省皆有之鐵每引二百斤無引私販者比私鹽減一
等凡私鐵農器鍋釜刀鎌斧杖及破壞生熟鐵器不在
禁限　明制辦鹽去處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兩浙都轉
運鹽使司山東都轉運鹽使司福建都轉運鹽使司河
東都轉運鹽使司陝西鹽課司廣東鹽課提舉司四川
鹽課提舉司雲南鹽課提舉司凡天下辦鹽去處每歲
鹽課各有定額年終各該運司并鹽課提舉司將周歲
辦過鹽課出給印信通關具本入遞奏　其客商興販

鹽貨各照行鹽地方發賣不許變亂合用引目各運司申報本部委官關領本部將來文立案委官於內府印造督匠編號用印完備明立文案給付差來官收領其各處有司凡有軍民客商中賣官鹽賣畢隨即將退引赴住賣官司依例繳納運司按季通類解部本部塗抹不用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明白定奪召商中納宣宗五年令兩淮兩浙長蘆運司每歲額辦鹽課以十分為率八分給與守支客商二分另為收積在官俟邊方急缺糧儲召中以所積見鹽人到即支謂之存積其八分年終挨次給守支客謂

之常股凡中常股價輕存積價重武宗時南京浙江織造太監王瓚崔果奏討長蘆運司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辦織造物料戶部司官李夢陽主宗文徐廷用言於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不當准鹽課織造文等執奏止與六千引上問內閣曰戶部何不全與對曰內官裝載官鹽中間夾帶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先帝末年銳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幾個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個好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上不得已從之世宗嘉靖七年上敕戶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畫經久之策以聞胡世寧曰甘肅米價踴貴由壞祖宗籌邊之策耳永樂中邊儲悉藉鹽法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富商悉聚邊鄙自行耕墾樹藝兼築堡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邊芻粟悉資輓運轉販艱難益以饑荒價遂騰踴今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枵腹殭殍載道宜復鹽法以紓邊困霍韜亦云宜復鈔法以存竈戶輕引銀以來商賈上嘉納之科臣郭鋆請革餘鹽先是鹽法開中有常股需次支掣者有存積以俟不時之需者皆就邊輸納而掣鬻於運司復有餘鹽則就運司輸價而兼運以鬻者也商

人便於運司且利其夾帶于是存積之法廢而邊儲匱矣至是部議特設都御史總理故郭鋆上言官不必設而餘鹽宜革上曰壞法始於餘鹽即革之以復祖宗良法至二十一年部臣請復餘鹽以資邊用自是餘鹽復行按國初天下鹽課供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其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時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趨邊開中之法頓廢近邊米豆無人貿運價遂騰踊邊儲自此貴於內帑而國匱民貧日難整理矣

明初取用諸課皆因各處土產鐵水銀銅錫有常額武宗時令廣東鐵稅

置廠於省城外鹽課司正提舉專管鹽課副提舉專管鐵課其行鐵地方但有走稅夾帶等弊俱照鹽法事例(續文獻通考)

榷酤一

原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人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木為榷者獨取利顏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入官而下無由以得若渡水之榷彴音酌)孝昭始元末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賣酒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令天下人賦數日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斡謂主領也音管)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酤我(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也)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御進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人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人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壚以賣(壚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爐故取其名也)月讐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

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參三)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酨灰炭(酨酢漿也酨才代反)給工器薪樵之費而人愈怨 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榷酤從之 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 唐廣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軍費(杜氏通典) 增 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每斗榷百五十錢其酒戶與免雜差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按昔人衆杜子美詩以為唐酒價每斗為錢三百今榷百五十錢則輸其半於官矣)會昌六年敕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并充資助軍用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東浙西鄂岳三處置官店酤酒閑禁止私酤官司過為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今後如有百姓私酤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身並不得追擾 梁開平三年敕聽諸道州府百姓自造麴官中不禁 後唐天成三年敕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一任百姓造麴醞酒供家其

村坊一任沽賣不在納榷之限 宋制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諸州城內皆置務釀之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則所在皆請官酤初漢時犯私麴者並棄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令民犯私麴者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者減造者罪之半三年再下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一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建炎以來朝野雜錄曰舊兩浙坊場一千三百三十四歲收淨利錢八十四萬緡至是合江浙荆湖人戶樸買坊場才百二十七萬而已蓋自紹興初槩增五分之後坊場敗闕者衆故也 初東遼之地未有榷酤鹽麴之法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地平山例加繩約其民病之 金熙宗天會三年始命榷酤官以周歲爲滿世宗大定三年省奏中都酒戶多逃以故課額愈虧上曰此官不嚴禁私釀所致也命設軍

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 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榷酤辦課仍以各州縣長官充提點官隸徵收課稅所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甲午年頒酒麴醋貨條禁世祖二十一年盧世榮言京師富豪戶釀酒價高而味薄以致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向之歲課一月可辦從之八月罷榷酤初民間聽自造酒每米一石得息鈔一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榷聽民自造但增課鈔一貫爲五貫 明太祖洪武二年令凡諸色人等蹋造酒麴貨賣者須赴務投稅方許貨賣違者並依匿稅科斷其自行造酒家買用麴貨不在投稅之限如賣酒之家自無麴貨者須收買曾經投稅麴貨造酒貨賣依例辦納酒課若係自行造麴者其麴亦赴務投稅續文獻通考

榷酤二

原 文學請罷漢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酤賢良對策請罷榷酤 丞相奏罷昭帝時田千秋 王莽計分利詳通典 趙王使爲賈史記趙王彭祖使使即縣爲賈人榷會入多於租稅以是趙多金錢王件貿兩家買賣之賈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白皆 增 官販苦酒觀名臣傳中書監貂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請停之若酒蓋醋也 畝納麴錢五代後唐敕於秋苗田上每畝納麴錢五文一任百姓造麴醞酒詳前 祠部添酒

錢（戶部謂王詞部一文添酒錢 慶曆間王琪請添鹽酒課錢）耶律釋私醞（遼耶律制心守）上京有捕獲私醞者制心一飲盡笑而不治（續文獻通考）原 奪利於民 斂怨於下 陳魯匡之謀 收榮公之利 雖利在其中 而斂歸其下（帖白）增 城郭富豪之家坐收酤醞之利 鄉村貧弱之戶例納配率之錢 法禁愈密 龍取遺利 月比歲增無有藝極（文獻通考）

榷茶

增 唐德宗建中元年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貞元九年復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去歲

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已後所得稅錢外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目每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按陸羽傳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羽貞元末卒然則嗜茶榷茶皆始于貞元間矣）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勝計鹽鐵使王播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荊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文宗時王涯爲相判二使復置榷茶自領之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爲鹽鐵使兼榷茶使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舊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請釐革橫稅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課利自厚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令請委強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內布

置把提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所在公行更無苛奪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歎從之 宋乾德五年初榷江淮湖浙福建路茶蓋禁南商擅有中州之利故置場以買之自江以北皆爲禁地興國中樊若水奏江南諸州茶官市十分之八其二分量稅聽自賣踰江涉淮乘時射利望嚴禁之謂乾德榷法也自若水建議其法始密凡茶之利一則官賣以實州縣一則沿邊入中糧草算請以省餽運一則榷務入納金銀錢帛算請以贍京師而河東北互市川陝折博又以所有易所無而其大者最在邊備蓋祖宗以西北

宿兵供億之費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賈而虛估加擡以利之其後理財之臣以遺利在民數務更張然無過李諮林特二法大槩以折茶商及便邊民特以實銀算茶諮祖劉式之意使自就山園買茶而茶場坐收貼納之利行之三年而罷景祐以後西邊事與始復行加擡法嘉祐四年一切弛禁自此茶不爲民害者六七十載至蔡京始復榷法於是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嘉祐三年始命韓絳陳升之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弛茶禁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時閒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

之因官受濫惡之入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閒幅幀數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往就問之驩然皆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憮然又於歲輸裁減其課使得饒阜以相爲生剗去禁條俾通商利歷世之獘一旦以除署爲常經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議奏以惑有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一本云四年二月己巳詔開江淮茶禁聽民自賣通商收稅罷十三山場六榷務歲輸不過三十三萬有奇謂之茶租錢以歲課均賦於茶戶崇寧以後歲入至二百萬緡視嘉祐五倍矣政和元年王月始創引法置都茶場歲收四百餘萬緡中興循其法海王 金世宗大定間更定香茶罪賞格章宗時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販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宣宗時制親王公主及見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聽存禁不得賣餽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泉一萬貫 元之茶課大率因宋之舊而爲之制世祖至元十三年定長引短引之法

以三分取一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淮荊湖福建之稅而遂除長引專用短引每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三十年又改江南茶法每茶商貨茶必令賫引無引者與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賣零茶者

明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曬一篦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每上引仍給附茶一百篦中引八十篦下引六十篦名曰酬勞經過地方責令掌印官盤驗佐貳官催運若陝之漢中川之夔保私茶之禁甚嚴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稅貯放有茶倉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

馬司茶課司驗茶有批驗所洪武初制官給茶引付產茶府州縣凡商人買茶具數赴官納錢給引方許出境貨賣每引照茶一百斤茶不及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帖付之仍量地遠近定以程限於經過地方執照若茶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聽人告捕其有茶不相當或有餘茶者並聽拿問賣茶畢即以原給引由赴住賣官司告繳洪武初令陝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該茶馬司收貯官茶每一年一次差在京官選調邊軍齎捧金牌信符往附近番族將運去茶易馬二十二年定茶易上等馬每匹一百二十斤中等馬每匹七十斤下等馬每匹五

十斤此易馬事例宣德十年准開中茶鹽許於四川成都保寧等處官倉關支官茶每百斤與折耗茶十斤自備腳力運赴甘州支與淮浙官鹽八引運赴西寧與鹽六引弘治三年令陝西巡撫召商報中給引赴巡茶御史挂號於產茶地方收買茶斤赴原定茶馬司以十分為率六分聽其貨賣四分驗收入官嘉靖十三年令開茶之期商人報中每歲至八十萬斤而止不許開中太監致壞茶法此開中事例閎主可茶法議曰茶之出入貴引以照其批驗茶引所出創應天常州浙江杭州三府令前項選引累催不繳其故差因批驗八不買茶箭所寅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于司將引驗其呈名開報或即引由貴與皆利之徒奸起產茶地方轉相貿易知此欽得的確名籍追繳退引

新茶又如南直隸之常州廬州池州徽州浙江之湖州嚴州衢州紹興江西之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之武昌寶慶長沙荊州四川之成都保寧重慶夔州嘉定瀘州雅州等府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付等例聽茶商徑起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為便理必樂從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令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窮遠往返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作商陝亦難矣撮一清請復金牌英略曰臣親諭西寧等衛撫調番官指揮千百户領撫譯丞皆其國師譯師各商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來宣皇上恩威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皆北面嚮首摘不敢違臣於是乃知我聖祖神宗有漢英略度越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我充廢之良哉人得茶不能為我言中國得馬足以寡判討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朝納馬請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膚必不可少彼即納而酬以茶斤較之代口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國初散袁藤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授之官秩聯紀相承馬為件差以茶為酬價使知遠外小吏皆王官王居戢衛部

向中國不敢背叛凡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實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敵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茶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百六十年豈徒虞方缺馬將意外之要或從此生切照洪武年間頒降金牌數目如光河西寧三衛番族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號在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齎捧收馬給茶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諸衛遂不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乞敕該部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照示番族使知朝廷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其番官指揮千百户鎮撫等官久不襲替亦令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給以頒不必令其來京以弘治二十年為招易之期乞遣臣齎捧上號金牌前來會同臣等止在三衛住劄調取象降下號金牌前來納馬給茶原加賞勞事完造冊金牌齎繳以後三年一次奉行中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情願者驗來將馬易茶庶幾番人懷畏永為藩籬之剴欠並續文獻通考

算緡

【原】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為算也詩云維絲伊緡軺小車）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貰賒也貸假與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率緡錢二千而算一（率有二千錢者皆出一算也）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比例也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算也）商賈人軺車二算（商賈人有軺車又使多出二算）

（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入緡錢（悉盡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到不輸隱者令人得告以其半與之也）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楊可人姓名故義縱傳云時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楊可使者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也之家藏產出謂之緡錢中書有緡田宅物是也）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憲司理之獄少反者（少有理緡獄者反音幡謂從輕而出）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分曹言曹輩而出為使也）往即理郡國緡錢（就其所在而理也）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人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

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即說也比謂比者沒入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雜置官員分掌）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其後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入粟甘泉不復告緡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為散

估歷宋齊梁陳依此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勸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此亦算緡之類杜氏）通典（漢以後算緡附見關市征及雜稅內）

關市征一

【增】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為民困也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布泉也鄭司農云絘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為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總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者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漢高祖約法省禁量吏祿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

邑皆各自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經費武帝元光六年
初筭商賈太初四年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
給關吏卒食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令工
商能採金銀銅鐵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
時氣而取之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
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卜及他方技
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在
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
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取搉酤之法既榷商賈之貨而取其十一又稅商
賈之爲而官自□□晉收□宋孝武大明八年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
商賈遠近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自東晉至陳西
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
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小津並十
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備置
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　後魏明帝時稅市入者人
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　北齊黃門侍郎顏
之推奏請立關市邸舍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
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
此焉　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
之稅每人一錢　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　唐武后長安二

年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臣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
之賦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往來之行人而有司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不知軍國益擾人帑藏愈空何
則關爲詰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筭商客□□人
竟寢德宗時趙贊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
二十開成二年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
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
切已上並稅今商量其雜稅物請停絕敕旨淮泗通津
向來京國自有率稅頗聞怨讟今依元賞所奏並停其
所置官司所由悉罷　宋自李重進平以宣徽北院使
李處新知揚州樞密直學士杜韡監州稅以□□陳氏曰以朝臣監州
稅始於此蓋收方鎮利權之漸然是時初未以此置官也據太宗實錄上謂趙普等曰王仁贍等奏爲嘉諸州
場院皆隸沒官錢帳初即位悉罷去分命使臣掌其事封入逾數倍以此見諸州監當分差使臣自太宗始權
熙二年始著於令監當使臣京朝官三年替仍委知州通判提舉之法爲定員關市之稅凡
布帛什器香藥寶貨羊彘民間典賣莊田店宅馬牛驢
騾橐駝及商人販茶鹽皆算有敢藏匿物貨爲官司所
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販鬻而不由官路
者罪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凡州縣皆置務
關鎮或有焉大則專置官監臨景德二年詔諸路商稅年額及三萬貫以上審
官院選親民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押同掌之
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

稅每千錢出三十太宗淳化二年詔曰關市之租其來
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算之條當從寬簡宜令諸
路轉運使以部內州軍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參酌裁減
以利細民又詔除商旅貨帶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
並不得收其算常稅名物令有司件析揭榜頒行天下
大中祥符元年詔免諸路州軍農器收稅神宗熙寧七
年詔減國門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
二十門皆責以課息近止令隨其閑要分等以檢捕獲
失之數爲賞罰既而以歲旱復有是命八年手詔問中
書買販之物法不稅者其市利錢當輸否時有司創稅

買物之入京者謂之市例錢以祿吏帝疑焉故問之哲
宗元祐八年商人載米入京糶者力勝稅權蠲（兵部尚書蘇軾上言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與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一臣切爲聖世病之伏乞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饑荒矣）高宗建炎元年詔京
城久閉道路方通有販貨上京者與免稅又詔應殘破
州縣合用竹木磚瓦並免收稅又詔於平江崑山縣江
灣浦量收海船稅又處稅綱太密詔減并一百三十四
處至於牛米柴麪民間日用所需並與罷稅孝宗時詔

鄉落墟市貿易皆從民便不許人買撲收稅減罷州縣
稅務甚多寧宗時減罷州縣稅務亦不一（文獻通考）遼太
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峙命有司治其征餘
四京及他州縣貨產貿遷之地置亦如之　金世宗大
定二年罷諸路關稅止令譏察二十年定商稅法金銀
百分取一諸物百分取三　元初未有定制太宗時始
立徵收課稅所辦課程至元七年遂立三十分取一之
制二十年詔各路課程差廉幹官二員提調增羨者遷
賞虧兌者倍償降黜二十六年從丞相桑哥之請遂大
增天下商稅逮至天曆之際天下總入之數視至元七

年所定之額蓋不啻百倍云順帝至元三年立船戶提
舉司十處提領二十處定船戶科差船一千料之上者
歲納鈔六錠以下遞減　明宣宗宣德四年令南京至
北京沿河漷縣臨清州濟寧州徐州淮安府揚州府上
新河客商輳集去處設立鈔關差御史及戶部官照鈔
法例監收船料英宗正統六年罷上新河監收船鈔官
十一年移漷縣關鈔於河西務十二年令差主事二員
於臨清淮安監收船料鈔景帝景泰元年鈔關俱差主
事一年更代（是後主事差遣不一或用各府委佐貳官一員每歲輪收）凡一應在外
收稅衙門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其收稅有

本色有折鈔其起解收貯有入內府有留各處其差官有巡視監收例各不一洪武二十三年令各處稅課司局商稅俱三十分稅一 按明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若臨清杭州業權商稅其所権本色錢鈔則歸內庫以備賞賜折銀兩則歸太倉以備邊儲每歲或折本輸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三其收鈔有輕重差官有專擢亦有攝而復罷者

關市征二

原 無索 月令孟夏門閭無閉關市無索寬陽氣數緻不雜物 不租 年不順成關梁不租 仲秋易 月令仲秋易關市來商旅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注謂輕稅商也 孟冬謹 月令孟冬戒門閭脩鍵閉謹關梁 市廛而不稅 市廛舍但稅其舍不稅其物也 關譏而不征 譏察而已不征稅也此殷制 司關掌其征 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故有關市之征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 廛人入其斂 事總市布而入于泉府並白帖

增 用其中者 續文獻通考曰宋陳恕令三司吏各條茶法第爲三等曰上者取利太深可行之商賈不可行之朝廷吾用其中者 権利至矣 又王旦達書臣語之曰朝是權利至矣 增收一分 文獻通考曰政和間漕臣劉既濟申明於則例外增收一分稅錢石一分增收稅錢寡名自此起 減四之一 續文獻通考曰元耶律楚材奏爲法與爲可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廳誹使奐將行言方是材曰僕不殺誤豪不文之用以書生石理財賦巳非所長又況何南兵荒之後遺民無戲東鮮之勞厾在今日急而援之處撫必矣頗假以歲月便得撫摩攢處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善之貞貞至按行境附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瀨言者與責之曰剝下數上汝欲我爲之耶咸元鎮內之一公私便之 苟操幹之無遺則歎愁之寧免 漢算緡錢下逮末作之人，唐爲官市害及蒭樵之夫 宋劉克莊漢言

雜稅一

原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 始稅商賈船車令出算也 太初四年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 孝昭元鳳六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 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之武帝時租及六畜 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 御史大夫屬也 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末年盜賊羣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名曰猪突豨勇一切稅吏人貲三十而取一 後漢靈帝時南京災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稅田十錢以治宮室 蜀李雄薄賦其人口出錢四十文巴人謂賦爲賨因爲名焉賨之名舊矣其賦錢四十則始於李雄也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供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 齊武帝時王敬

則為東揚州刺史（今會稽郡也）以會稽邊帶河海人無士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課斂為錢以送臺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曰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陟項反）直人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賣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尋蒙蠲原而此等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獘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 北齊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為也 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 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計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銳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計多失業矣上元中敕江淮堰埭商旅牽船過處準斛斗納錢謂之埭程大曆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工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緣兵馬未散百司支計不給每畝更加五分）貞元九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稅一（杜氏通典）增肅宗

即位時兩京陷沒民物耗斁乃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富商右族訾蓄什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德宗時朱滔王武俊田悅背叛國用不給陳京請借富商錢度支杜佑以為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杜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櫃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遮邀宰相哭訴乃以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時軍用不給乃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為間上間錢二千中間錢一千下間錢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匿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日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其法既行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讟滿天下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僦質不稅爾間架除

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捉錢之事唯唐有之貞觀初京司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廨本錢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爲月料十五年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褚遂良上言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廛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給京官職田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請籍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

供官人料錢並取情願自捉不得令州縣牽挽乾元元年敕長安萬年兩縣各備錢一萬貫每月收利以充和僱時祠祭及蕃夷賜宴別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縣置本錢配納質積戶收息以供費諸使捉錢者給牒免徭役有罪府縣不敢劾治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爲之嘗有毆人破首詣閑廄使納利錢受牒貸罪御史中丞柳公綽奏諸司捉錢戶府縣得捕役給牒者毀之自是不得錢者不納利矣　宋建隆二年詔自今宰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節度使依故事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三百千藩鎮五百千充中書門下公用仍於中書刻石記授上年月已經納者後雖轉官不在更納舊相復入者納如其數時中書門下言唐制凡視事於中書者納禮錢三千緡近頗隳廢乞舉行之故也開寶三年令買撲坊務者收抵當買撲始見此至淳化中而買撲酬獎之法尤第猥矣買撲之利歸於大戶酬獎之利歸於役人州縣坐取其贏以佐經費於人其剩數上供此其大略也自熙寧悉罷買撲酬獎之法官自召買實封投狀著價最高者得之而舊章樂廢矣元豐二年三司言人戶買撲官監及非新酬衙前場務所增收錢並合入三司帳而司農寺謂官監務外皆是新法拘收錢不當入三司乞留以助募役兼歲入百萬緡於市易務封樁若失此錢恐不能繼爭辯久之乃從司

農之請徽宗自崇寧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其最甚若沿汴州縣創增鎖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賣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腳鋪牀榨磨等錢水磨錢侵街房廊錢廟圖錢淘沙金錢不得而盡記也大觀三年臣僚言比歲諸郡求以坊場增給公帑不啻二十餘萬緡且慮朝廷封樁爲廚傳之費請考元豐舊制詳議行之詔令戶部以所用封樁及坊場錢數申尚書省坊場即墟市也商稅酒稅皆出焉稅契始於東晉歷代因之宋開寶二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徽宗崇寧三年敕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稅

租鈔旁等印賣田宅契書並從官司印賣除紙墨等工費外量收息錢助贍學用其收息不得過一倍孝宗時敕令所進呈重修淳熙法上親筆圈記人户内驢馳馬船契書收稅諭輔臣曰凡有此條並令刪去恐後世有算及舟車之言又臣僚言民間典賣田產必使之請官契輸稅錢其意不徒利也慮高貲之家兼幷日增下户日益朘削是亦抑之之微意今州縣以人户物力科配空給印紙名爲預借契錢殊失法意詔禁止之經總制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爲名廢於靖康而建炎復之紹興初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又因經

制之額增析而爲總制錢蓋南渡以來養兵耗財爲夥不敢一旦暴斂於民而展轉取積於細微之間以助軍費初非強民而加賦也建炎二年上在維揚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於是户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斂之於細而積之甚衆求之於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如增收印契錢出於兼幷之家無傷於下户增收賣酒錢合於人情而無害於民官吏俸給除頭子錢百分取一靖康初相繼遽罷欲望博延羣議更加討論且亨伯爲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

西昨來河北京東西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兩浙江東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廣歲入無慮數百萬計況邊事未寧苟不知出此緩急必致暴斂與其暴斂於倉卒曷若取積於細微於是除不便於民者以權添酒錢添賣糟錢人户典賣田宅增添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幷樓店務增添三分房錢五者令東西八路州軍收充經制錢命各路憲臣領之州委通判拘收季終起發月樁錢始於紹興二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樁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應辦

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於是州縣橫斂銖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江東西之害尤甚板帳錢亦軍興後所創也嘉定十六年兩浙運判耿秉言二浙近日州縣見闕至無人願就蓋今縣邑之所苦者板帳錢額太重耳額重而收赴不及計無所出則非法妄取以納斛斗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到盜賊不還失主檢校財產不及其卑幼亡僧絕户不候覈實而拘籍入官逃產廢田不與銷豁而逼勒塡納遠債之難索者豪民獻於官則追催甚於正稅

私納之為罰者仇家訟於縣則監納過於贓錢賒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户長檢稅不止於商旅而苛細及於盤合奩具今年之賦稅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產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賣紙稅醬下拳錢之類殆不可以偏舉無非違法州郡利其能辦財賦佯若不聞一旦告發則邑宰坐罪而去後人繼之未免循復前例蓋其太重之額既不減則亦別無他策爾且是法創立經隔已數十年物價有低昂户口有息耗安可不隨時而加損乞令臣與諸郡從長斟酌將合減之數開具聞奏去其太甚而立為中制庶幾仰副聖天子惠養斯民之意從之（文獻通考）

金制租稅之外算其田園屋舍車馬樹藝之數及其藏鏹多寡徵錢曰物力物力之外又有舖馬軍需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細瑣不可殫述又有牛頭稅即牛具稅猛安謀克部女直户所輸之稅也其制每耒牛三頭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大約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世宗大定末苦錢幣不通以問宗尹對曰錢者有限之物積於上者滯於下所以不通海陵軍興為一切之賦有菜園房稅養馬等錢大定初因仍不改今天下無事府庫充積宜悉罷去上從之

章宗二十二年詔民間買賣金銀懐孟諸路竹貨江淮以南魚利皆弛其禁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綿提舉司責民歲輸木綿十萬匹以都提舉司總之

元額外課凡三十有二曰曆日曰契本曰河泊曰山場曰窑冶曰房地租曰門攤曰池塘曰蒲葦曰食羊曰荻葦曰煤炭曰撞岸曰山查曰麴曰魚曰漆曰酵曰山澤曰蕩曰柳曰牙例曰乳牛曰抽分曰蒲曰魚苗曰柴曰羊皮曰磁曰竹葦曰薑曰白藥其歲入之數唯天曆元年可考

明制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辦商稅魚課并引由契本等項課程已有定額其辦課衙門所辦錢鈔金銀布絹等物不動原封年終具文分諮存留起解數目赴所管州縣轉解藩司藩司通類委官起解至京凡買賣田宅頭匹赴務投稅洪武初京城置塌房及六畜場停積商客貨物聽其兩平交易革罷官私牙行但收免牙錢一分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龍江大勝港俱設立抽分竹木局有三分取一者有三十分取一者有十分取二者成祖永樂六年設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抽分五局（白河抽分竹木局盧積時裁革）憲宗成化六年令每處差主事給事中御史各一員按季更換英宗正統元年設眞定稅課司帶管木植從滹沱河運至通州抽

分其後本府坐委通判一員監督稅課司抽分（後差大監一員）本（往民定會同府委宗抽分）成化七年設杭州荊州太平抽分三廠又有保定抽分英宗時設蘭州抽分宣宗時設漁課事例每歲南京戶科編印勘合皆以河字爲號戶部發各該衙門收掌各記收魚課米鈔若干年終送繳各省直河泊衙門累朝建革不一其已革衙門魚課或歸幷附近河泊所歲辦不缺（續文獻通考）

雜稅二

原 徵羽翮（羽人以時徵羽翮之征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徵齒角（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一曰山林（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一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不稅童枯（山澤無材曰童山枯而不稅）其利蒲魚（周禮職方氏其澤藪其利蒲魚）魚不加租（禮記王制）年不順成有司收水澤之賦（月令孟冬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寄民幹山海之貨（寄民幹山海之貨以致富）

增 掌少府（漢書百官表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假貸民（漢書和帝紀詔假貸民）載師漆林之征（周禮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山川租稅之入（漢書食貨志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弛江湖陂塘之禁（文獻通考）

（通考曰五代時淮南江浙荊湖廣南福建當僭僞之時江湖陂塘漁之處皆納官錢或令人戶占賣輸果或官吏主持太宗淳化元年詔諸處魚池舊皆省司管理與民共之）弛山場河泊之禁（續文獻通考武宗元年弛山場河泊之禁）

貢獻一

原 廣雅曰貢稅也上也鄭元曰獻進也致也屬也奉也皆致物於人尊之義也（周禮獻賢能之書于王鄭元注獻猶進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毛詩箋獻奉也）尚書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其物可以特進奉者曰貢盛之於篚而進者曰篚若不常歲貢須賜命乃貢者曰錫貢故兗州厥貢漆絲（地宜漆林又宜桑也）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錯雜也非一種）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以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羽畎夏翟（夏翟雉名）嶧陽孤桐（嶧山之陽特生桐）泗濱浮磬（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淮夷蠙珠暨魚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瑤琨（美玉）篠簜（竹）齒革羽毛惟木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栝柏葉松身）礪砥（砥細於礪皆磨石）砮丹（砮石中矢鏃）惟箘簵楛（箘簵美竹楛中矢幹也）包匭菁茅（菁以爲菹茅以縮酒）豫州厥貢漆枲絺紵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厥貢球琳琅玕（石而似珠）兗州厥篚織文（錦綺之屬盛之）

之爲貢也青州厥篚檿絲（檿桑蠶絲中琴瑟弦）徐州厥篚玄纖縞（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也）、揚州厥篚織貝（織細紵貝水物鄭元云貝錦）荊州厥篚玄纁璣組豫州厥篚纖纊揚州錫貢厥包橘柚（小曰橘大曰柚）豫州錫貢磬錯（治玉石曰磬錯）荊州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是也）又周禮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二曰嬪貢（嬪或爲有皮帛之屬鄭元謂貢絲枲也）三曰器貢（宗廟玉器元謂罍者銀鏤金磬）四曰幣貢（繡帛也元謂玉帛皮幣）五曰材貢（竹木之材）六曰貨貢（金珠龜貝）七曰服貢（祭服絺紵）八曰斿貢（羽毛之屬）九曰物貢（雜九州之外各以所產之物爲貢若肅慎貢楛矢之類）是也獻者謂貢篚錫貢之外所進奉者也禮記曰獻車馬執綏獻馬者執靮獻人虜者操右袂執琴瑟者上左手獻几者拂之獻杖者執其末此其制也

貢獻二

原 紋牛 文馬（周書成王時西夷貢獻卜盧紋牛紋牛牛之小者孔晁注曰卜盧盧人西北戎今盧水是也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江龜 海貝（上詳紋畫尚書大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南海魚革珠珍大貝鄭注所貢物也貝古以爲貨）青帶 白環（魏略曰漢陽嘉三年疏勒國王獻海西青帶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西王母慕舜德來獻白環及玦禹貢益地圖）火鼠 冰蠶（魏志景初二年二月西域獻火浣布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然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白色以水逐而沃之乃死取其毛緝織以爲布拾遺記曰冰蠶長七寸有鱗甲以霜雪覆之然後爲繭其色五）

（米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燃唐堯世海人獻之以爲黼黻）蕉一節 梨三箱（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縣土壤肥沃偏宜甘蔗味及彩色餘縣所出無一節數十辟郡以獻御魏武帝嘗爲兗州牧上書曰山陽郡美梨謹獻廿枚三箱）丹砂 元玉（周書曰成王時四夷來貢卜盧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尚書大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主請貢蠱陰谷元玉鄭元注所貢之物）白鷳 丹鶚（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祖白鷳各一雙大悅厚報使者鶡各一雉一雌）然芳茲 置蔓苔（郭子橫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閣上然芳茲燈此草形如麻赤虛冥來獻拾遺記曰晉息奇時祖梁國貢蔓苔色如金以葉如漆卯投水中蔓延波闕之上如火宮人有方者以余苔照之買秦盤中燃燭滿室名夜明苔）桴苡 荃蘼（周書成王時康人獻桴苡者其實食之宜子孔晁注曰康人亦西戎之別食桴苡即有身洞冥記曰光和元年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一名荃蘼亦名香蘅一根百條其枝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爲布所謂春草布亦曰香蒻堅密如水絹也握之一片滿宮皆香婦人帶之彌年芬馥）香橘 文瓜（異物志曰橘爲樹白華而赤實皮馨香又有美味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王逸荔枝賦曰大哉聖皇處乎中州東野貢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黃甘之華橘）古黃馬 茲白牛（周書曰成王時犬戎獻文馬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金名曰古黃之乘孔晁注曰犬戎西戎之遠者又成王時大夏獻茲白牛茲白牛野獸也形而象孔晁注曰大夏西北戎也）合枝李 同心梨（西京雜記曰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異果有合枝李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時太守宋歆獻同心梨）吉光裘 昆吾劍（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獻吉光裘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玉如切泥）紫玉壺 青金鏡（交州雜記曰太康四年林邑王范能獻紫水精碗一口青白水精碗各二口山海經曰堂夜之山多水玉郭璞注水玉即水精也洞冥記曰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波祇國獻此青金鏡照見魑魅百鬼不敢隱形初學記）

增 定國寶 鏤金牀 唐代宗即位初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二

詔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神明生於天之上符合帝定下 災之氣初以此有尼其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表下 方有炎令楚州寶真之八十二有楚孔州刺史旨僕 馬一曰元以黃天此符寶鎮如其數有楚州 曰玉誰毛白無玉天也寶形之者如之 王也如白粒二枚無玉天也符寶 王母白粟疑二七無 珠大如雞卵一十七枚 邀常珠大經一寸 曰鉤玉細如 桑日中綿 之以陳弱 省寶而 七富陳氏 年回百殿 方今百部

水精盆 珍珠傘 此何三萬 之銀

舍利寶玩 狎忽大珠 四麒麟 二獅

貢獻三

原 天子班貢 左傳云盟于平丘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

諸侯入貢 周禮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

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鄭注云貢六服所貢也

五官致貢 曲禮云五官致貢曰享 鄭注功也

三邦底貢 禹貢云三邦底貢厥名 禹貢孔安國注 任土作貢 尚書禹貢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任國貢草 周禮閭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鄭注云貢草木謂果蓏之屬

賦其所有 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

獻其所有 求天下之所有 求者諸侯來朝貢其國之所有

畢獻方物 書旅獒云遠夷畢獻方物 周禮大司

制地貢 禮物

任貢物 周禮大宰云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禹貢云任土作貢

九州入貢 漢書地理志云九州各以其所有來貢

以九貢 定

致國用 周禮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各以其職來貢

各以其國遠物 周禮

貢不失 獻宜 班序

內金示和 又云內金示和也

加璧尊德 又云加璧尊德也

來獻其琛 詩云來獻其琛 毛傳云琛寶也

來獻瓊玉

獻其白琯 大戴禮云西王母來獻其白琯

獻常滿杯 十洲記云周穆王時西胡獻常滿杯

獻千里馬

獻朱騣馬

獻服牛

獻良犬 又云獻良犬

上翠羽

道天簪又云吉日佳辰子誕生詞參道天簪二枚珠子入百貫 獻珥于齊王韓子云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欲知王欲貢以獻王置之於兄爲十玉珥而美其一以爲獻夫人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又國策云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不請立后昭魚因貢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請立之

獻璧于秦王戰國策云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說楚王楚王遣車百乘獻雞駭夜光之璧于秦王

三譯獻白雉搜神記云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相踰宴食衣服有節則至又感精符云魯昭公時白雉銜環入

九眞獻奇獸漢書宣帝紀神爵元年詔曰九眞獻奇獸

居耆獻名馬東觀漢記光武紀建武十三年是時居耆國獻名馬又詔直百金以賜騎士

燕人致梟騎漢書高帝紀云北貉燕人致梟騎北貉國也張晏曰梟勇

西國獻靈膠十洲記武帝幸北海祠恒山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時武帝幸上林射虎而弩絃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絃帝驚曰異物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焦

胡王獻神香十洲記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素香一名驚精香一名震靈丸一名反生香一名震檀香一名人鳥精一名卻死香一種六名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卻活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于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

獻駭雞之犀戰國策楚王獻駭雞之犀于秦

獻不死之藥戰國策云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獻泰山旁邑史記云濟北王以天子宜封禪上書乃獻其泰山旁邑

獻魚鹽之地論衡云孝平元始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爲西海郡

楯鏤黃金獻吳越記曰越句踐作盾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似龍蛇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吳王大悅

銅生馬箠獻吳吳會分地記曰夏山者句踐於此山鑄銅不鑠埋之土生馬箠句踐遣使取徙於南社種之飾治以爲箠獻之於吳

唐叔得禾獻之天子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

南夷奉茅獻于天子案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禮甸師之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赤烏之人獻女于天子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丌獻好女于天子女聽女列爲嬖人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

越飾美女獻於吳王史記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吳王悅之

正南以珠璣瑇瑁爲獻 正西以龍角神龜爲獻汲冢周書伊尹受命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

蠻越漚湳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烏鰂之醬鮫瞂利劍爲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産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北堂書鈔

貔皮詩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羽扇晉庾淳嘗以白羽扇獻帝嫌其非新反之劉劭云云

彝器傳諸侯皆獻彝器於王昔獨無有何也叔向曰與貴賓宴又示身罪非禮也

賓蒙克狀布貨

地貢地以生物入貢

庭實旅百

獻藥獻不死之藥詳書鈔

獻芹列子曰昔有獻芹於鄉老嘗之若笑而退也

述職漢詔曰諸侯納貢非爲財帛所以述職

厎貢厎致也

藝貢事合諸侯藝貢事禮也藝法也

歸時事韓宣子聘問王使請事對曰昔士白將歸時事於宰旅注時事四時貢職宰旅也家宰之事也言貢獻于宰旅者不敢斥尊

珠還太守後漢順帝詔桂陽太守文桀獻

大珠以希幸娟沛令還之
劒賜騎士　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劒以馬駕鼓車劒賜騎士　府
無虛月　晉職貢無虛月不曾之府於
史不絕書　文選魏都賦海驗沙軟漢之貢史不
諸侯常獻　漢書高帝詔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宜令諸侯常以十月朝獻郡國各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王府則有　書
民致遠物　遠方之民貢致遠物
官受方物　傳諸侯官受方物
有獻於尊　凡有獻於尊者其獻
而不敢以問此謂獻辭
有獻於公　頑考叔
各以地有　周禮各以其地所有
盡其土實　所上有地
貢獻無極　可待亡也
誅求無時
獻賦以來會時事也
疲敝郡國　光武詔太官勿受郡國所獻
奔騰阻險　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死者繼路
貢之有時　貢方之物
有詩之以取道
貢之無藝
陳之藝極　法藝度極
入以歲時

賓布　晉食貨志夷人輸賓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遠夷不課
義米　又曰田者輸其義米戶三斛
遠者五斗米極遠者輸算錢八十二文
朝鮮馬　魏志濊國出果下馬漢時獻之
尺之以才高三
西旅獒　書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哀牢夷　鄭純爲永昌太守與哀牢夷
牢夷得鹽一斛輸以布貫頭衣
務相氏　晉書廩君名務相氏出巴郡
貙風來享　王來種丹
類送巴人奏并賦爲黔中郡爲之賦賨之人口出錢
四十巴人呼賦爲賨
貴寶爲贄　周禮以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一見
鴻臚寺量評　主客式諸蕃貢獻進獻之物鴻臚寺量之鴻臚估價諸蕃色也
武陵守加稅　後漢順帝時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民增其租賦請加稅
增
貢侏儒　唐書陽城爲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不知何者可貢自是罷
歲進鞍馬　宋史京留守獻文進鞍馬遠考曰休哥請聖宗每歲時諸

節度使進獻　許貢獻止
獻琴築　又曰宋度宗咸淳二年以琴一方
張丹獻上　嫡一意令獻其
再相之罪以爲
諫遠郡丞相罪文德臺勅以之舊不學
官贖遠丞相罪遂德勅免以
獻金鏷　唐書化及書至
詔士曰及罷家得以
索異珍　帝之悅曰我嘗與僚問其
數獻貢　又曰以羅貢齊陝爲乃
獻　又曰明皇復謂張說
獻　又曰王李沛無何還
所獻賜將士　爲易獻庫爲吏物
獨無以獻　又曰何有貢物以
無他
搢　巧
若曰正已不許不得使其軍
若正以不不肯朝下
軍且無其請工以
爲重晴等師亦不已
宗盡貢一切停其請
外進貢
停額外貢獻　若以所獻就賜將士
有之罷有司領貢者
瓊林大盈　唐書陸贄曰天下貢獻帑藏至於是

史寔若瓊林大盈二庫別歲貢物陸贄諫乃徹其署

皇馬快船 續文獻通考曰明孝宗弘治十八年吏部尚書馬文升請革天賛曰我太宗文皇帝還都北平其南京并各處進貢方物向來有皇馬快船之差至宣德正統年間或裝載處新品物用船數多所滿州縣動檄人夫千百名銀不下數十萬俱係下民膏脂伏望將前項萬新如青梅進轎宜梨苔菜之類於中量免進奉者少船隻楊梅枇杷鰣魚北方不産者聽舊進奉其餘若馬清歸蘇之類小進竹木來京著落比志匠綬編違仍柀南京兵部今後蒸撥馬快船隻務令滿船裝載不許多派沿途擾人庶官民免擾害之累上大喜從之

淡菜蛤蚧 唐書曰明州歲貢淡菜蛤蚧之需孔殘以為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

脂盒粧具 又曰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盒妝具裕言壬了敕令常貢之外恣罷進獻詔寧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綾人不錦怨則前其據可道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綢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於道故德裕舉一以諷其他玫衛部

罷龍團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敕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

定額而建寧茶品為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上以其勞民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

卻蘄簟 又蘄州進簟太祖謂廷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進竹簟固為用物但無命來獻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勞民傷財自茲始矣卻之仍詔四方非朝廷所需者毋妄獻

原 悅服 樂輸 望日來賓 以時入貢 九貢任土 百貨以時 誅求不已 且斂無時 供給既難寧無虛月 飲化爰來 人無遠邇 率職而入 貢有等夷

闕貢 楚不供 齊桓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之不供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供給 宋不供 宋義王不供職貢 是懼 不供是懼 是徵 寡人是徵 問罪 貢或不供必先問罪 移過 臨事有虧則思移過 既爽樂輸 宜科惰職 先期不告 誰令當辜 未乖悅使 何悔

樂輸 闕而為罪 無之實難 宜守命以供時 豈絕書而重月 慢官之後 徒欲費辭 戒事之前 何不申報

許貢賦 懼不給 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使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貢之無極亡可待也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注承罷貢賦之次 永薄賦 叔孫會於宋季武子使視邾滕言此比邾滕永薄賦也 苟非讐敵 敢不樂輸 請息薄言 宜寬厚斂 事必舉中 節宜奉上 許永減而猶可請不供而謂何 子產爭承曰班輕重 叔孫將命請視邾滕 雖家財將竭 宜緩誅求 而國賦是資則難獨免白帖

貢獻四

原 詔 梁沈約訓荊雍義士獻物者詔曰昔義舉之初人懷自竭輸賦馨產同致厥誠言念一槩思有所酬其雄荊郢三州有獻物助軍國者外可詳加甄報 唐中宗斷進獻奇巧制曰朕凝懷紫宙滌想丹闕考千古之澆淳稽百王之治亂高宮茅柱實興國之清猷玉席珠衣乃危邦之弊化朕自承天綦運佩日披圖希齊鶩飲之年願躡鶉居之代漢文提舄少小留心晉武焚裘生平措意頃為皇符肇建寶曆初登春彼王公多為進奉莫不龍歌令節蛟食芳辰椒花獻頌之時菊蕊浮觴之日或雕金鏤玉採六合之珍奇或剪翠裁紅飾三春之草

樹上行延納下務經求郡閈紛紜公私逼迫昇平欲濟
盡害非輕言念於茲深無所謂即宜懲革勿至因循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四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五

政術部十四 漕運 海運同載

漕運一 海運同載

增 玉海曰如淳曰水轉運曰漕 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孫武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糴之處受害按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則物重而粗者為近賦物輕而精者為遠賦若數千百里漕運其費百倍 增 文獻通考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 玉海曰禹貢州末繫河先儒以為運道至於青達濟揚達泗荊至於南河雍至於西河此正裴耀卿節級轉輸之法周禮遺人凡師役掌道路之委積委人軍旅共委積薪芻積倉於幽峙糧於申會莵之備取於衛而無轉輸之勞唯職內待邦之移用注謂轉運均人掌牛馬車輦力政注以為轉委積之屬黍苗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箋云召伯營謝轉餫之役廩人有師役之事治其糧食注有行道止居之異而他未之見 文獻通

考曰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又曰唐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民罹其弊　又曰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最重者京口唐六典曰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置使以統之　玉海曰轉般之法始於唐裴耀卿成於劉晏　又曰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晏始以官船漕　文獻通考止齋陳氏曰本朝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　玉海曰造船之法六路之船以供江外之用淮南之船以供入汴之綱常六千隻一舟之運歲常千石人船之力有餘不勞而辦　又曰四河所運國初未有定數太平興國二年始制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豆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豆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豆一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

文獻通考曰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眞揚楚泗爲倉七以聚畜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侈費發運使時有進獻而儲積空轉般無用矣乃用戶部尚書曾孝廣之說立直達之法（從東南直達京師）自是立法峻甚公私橫費無有紀極又曰大觀以後或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　元史志曰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恣爲貪黷風濤盜賊剽劫覆亡之患自至元之後不可勝言　續文獻通考曰嘉靖中河道都御史于湛言考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丘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又邵寶曰我朝支運雖遇災傷民有免徵而軍無免運支者不必出當年之居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蓋通數年以爲衰益及支變爲兌向者轉輸今也直達派徵免納叢於一歲之中于是軍無餘力而鈌於常數　又曰凡糧船有二曰遮洋曰淺

船海運用遮洋裏河用淺船　又曰凡公侯伯之任入則總六軍出則為大帥轄漕綱運

漕運二　海運同載

原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藁令疾至故曰飛芻也輓又謂引車船也音晚）起於黃腄（直瑞反又音誰）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黃腄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黃縣今黃縣腄即今文登縣並今東牟郡縣琅邪今高密琅邪郡地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漢興高皇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謂京師之官府）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

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衞青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之地）復興十餘萬人築衞朔方轉漕甚

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此損漕省卒天子以為然發卒穿漕渠以漕運大便利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蒲坂今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壖而緣反謂緣河邊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又以為然渠田數歲河移

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入於沔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極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林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孝宣即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石五錢農人少

利時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商度也）功利得幸於上五鳳
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
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三輔今京兆扶風馮
翊郡地弘農陝郡地河東今河東絳郡平陽郡地上黨今高平上黨樂平平陽樂城太原今太原西河郡地）
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
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
直二萬萬餘（萬萬億也）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
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
故帝不聽漕事果便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
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以至于今壽春郡）艾以爲田良

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
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汎舟而
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晉
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議
竟未成功）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堨烏割反塘也）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糧不繼發王公以下千
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
以下十三戶皆借一人助度支運　後魏自徐揚內附
之後（徐州今彭城揚州今壽州）仍代經畧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
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

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
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時三
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弘農河北河
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
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
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
二丈別有私人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
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
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
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賸絹

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
載私人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
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
七百石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
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賸布千一百匹又其
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
州郡門兵不假更名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
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
船之所運唯達瀋陂其陸路從瀋陂至倉門調一車雇
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爲便尚書度支郎中

朱元旭計稱令校薛欽之説雖蹟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船便為關彼防城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受租調于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牛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陪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例計底柱之難號為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輙抑若效充其説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

損今始開創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脱有乖越別更量裁尚書崔林按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音桓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請通諸水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里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與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缺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

修葺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為益實廣一爾暫勞久安永逸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涼郡安定即今郡統萬今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

數千周流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牽屯山在今平原郡高平縣今笄頭山語訛亦曰牽屯即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内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陜虢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

三州(熊州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邵州今絳郡垣縣餘並今郡)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衛陝華並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即今西京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

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今范陽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爲戎狄之地且子餘反)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所都)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栰至京故城(故城即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苑中)開元十八年元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日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後始度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洛乾淺船艘隘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

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柏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爲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踴貴耀卿奏曰伏以陛下

仁聖至深憂勤庶務小有饑乏降詔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今既大駕東巡百司扈從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于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糧即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迴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即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

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即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泝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冀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上大悅尋以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勅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為轉運都使於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邊運險澀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二十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至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於淮而踰時畢工既而以水流峻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由舊河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

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爲天下轉運使舊注二水會於漕渠每夏大兩輙皆塡淤大曆之後漸不通舟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 增 劉晏爲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塡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illegible]代宗大曆末李芃爲陳州刺史開陳潁路以通漕輓冊府元龜李泌貞元九年拜陝虢觀察使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便饟漕玉海王播長慶初浚

七里港以便漕玉海敬宗寶曆二年勅太倉廣運潭宜却令司農寺收管文宗開成元年帝御紫宸殿宰臣李石奏曰咸陽縣令韓遼請開興城堰舊漕漕在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此漕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内無車輓之勞韓下之牛盡得歸農帝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顧懿宗咸通三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靈渠功用艱難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書言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磻石因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

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五萬石至廣州矣執政是之磻石爲鹽鐵巡官往揚子院專督海運按此爲海運之始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勅鄆州差兵二千自黎陽開河以通漕運明宗天成二年三司使張延朗奏於洛中預備一二年軍糧除水運外深冬百姓稍閑請差運糧一轉帝然之又車駕在汴時論以運糧百萬勞民稍甚近臣奏之帝只命東地數州搬十萬石至汴州長興元年鳳州奏開修唐倉湖田路通鳳翔饋運三年五月幽州進王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石冊府

元龜周世宗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晉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水路所般豈無所損起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又世宗曰今州戍兵舊制沿江發運務差均鄧兩州人户自備舟船水運糧鹽民甚勞弊及令有司按本州稅積所納常賦可以歲給軍儲其水運舟船並宜停廢冊府元龜

宋太祖乾德二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乘當水運者官爲具舟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時遣牙將部送文獻通考開寶三年有司言倉儲止及明年二月皇弟開封尹名陳從信問其事對曰楚泗至京千里舊一歲

三運令若運米入船與入倉各宿儲運無淹留則歲可
增一運上從其言於是事集玉海 慶曆三年江淮歲漕不
給樞副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元可倚辦擢江浙荊湖
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
不信也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餘悉發之遠近以次相
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京師足食嘉祐元年以張方平
為三司使既對畫漕運十四策上供斛斗不得折錢諸
路災傷不得截撥上供廣濟河上供不得折錢帛惠民
河上供減十五萬石只令運二十萬黃河年額馬料三
十萬石般運到京汴河漕輓令般粳米年退錢一項充

糴本通漕運當令河道疏通折中倉坐倉敎糴事簡利
博京師河北兵就糧淮南京東揀剩負租稅視凶穰弛
斂發運使屬官久任補填綱欠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
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宰相富弼讀奏於上前晝
漏盡十刻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也悉如新敕
施行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玉海 神宗熙寧七年
詔疏濬廣濟河增置漕舟又京東察訪鄧潤甫等言山
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穀賤可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
可運之河朔詔相度訖無施行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
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赴京師文獻通考 紹興二年罷

江淮發運使以其錢帛赴行在祖宗時發運司歲漕江
湖粟六百萬斛即眞揚楚泗置轉般倉泝流揩運以贍
中都且因豐凶而平其糴至是省之玉海 遼聖宗太平
時燕地大饑戶部王嘉獻計造船使民諳海事者漕粟
以賑燕民水路艱險多至覆沒民思怨亂於是首殺王
嘉以快衆忿續文獻通考 元世祖中統二十九年開通惠
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道昌平縣白浮村神仙泉過雙
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滙於積水潭從東折而
南入舊河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運之勞上大悅賜
名曰通惠至元十九年始通海運初伯顏平宋遣朱清

張瑄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二人遂言海道可通
乃命上海總管羅璧暨清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
四萬六千餘石至京師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
時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二十八年用朱清張
瑄之請併四府四萬戶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
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等官分為各翼以督歲運清瑄故
海盜也故備知海道曲折舟行無患而元亦信任之塞
全臺付之兩人黃金虎符萬戶以下出入其手名募徧
東南而莫之問以此獲其利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
浙議以嘉興松江秋糧幷江淮兩浙財賦府歲辦糧全

充海漕之例到京者三百萬有餘仁宗皇慶元年增浙
江海漕糧二十萬石英宗至治三年減海道歲運糧二
十萬石以江南民力困竭而京倉充滿故也泰定帝泰
定二年廷議海漕事康里回以府藉方饒奏減糧數以
紓東南民力可其奏文宗至順元年中書省言江浙民
飢令歲海運為米二百萬石其不足者來歲補運從之
順帝至正九年漕運使賈魯建言便益二十餘事其一
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運委官
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戶困於壩夫海糧壞
於壩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萬戶府當隸漕司八

曰宜以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續文獻通考　明太祖洪武
二十二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糧米六十萬石以給遼東
蓋是時止以餉邊而已成祖永樂元年令於淮安用船
運糧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用淺船運至跌坡上別以
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赴衛河轉
輸北京此變海運之始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於北京
時駕駐北平百費仰之不但餉邊矣九年命工部尚書
宋禮等往濬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按會通河始於元十二年
海運糧於通州又衛河儧運糧於北京所謂海陸兼運
者是也十三年會通河成令浙江嘉湖杭直隸蘇松常

鎮等秋糧運淮安倉交收揚州鳳陽淮安秋糧運至徐
州倉交收山東兗州府秋糧運至濟寧倉交收河南山
東稅糧運至臨清倉交收仍令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
支淮安糧運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糧運赴通州每
歲通運四次所謂支運是也自是海運不復行矣宣宗
宣德七年始立兌運法先是各處糧米民運淮安徐州
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軍轉運於通州天津
二倉往返經年民違農業永樂末從侍郎周忱議始令
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軍民兩益後參
將吳亮又言遂令江西浙江湖廣江南等處糧米各官

軍於各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府州縣糧於瓜州淮
安交兌河南民糧運至大名府小灘兌與海船官軍山
東濟南州縣於濟寧交兌官軍定為加耗腳米又給以
洪脇盤剝之費許其附載貨物以為沿途衣食之資是
謂轉運變而為兌運也景泰二年始置欽差總督漕運
都御史一員駐淮安府憲宗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
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領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
過江之費浙江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過江米一斗南
直隸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米一斗三升是謂兌運變
而為長運也嘉靖五年山東撫臣梁夢龍等上海運議

曰今漕運多故言者多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千艘萬檣可保無虞事下戶部戶部以為海運法廢已久難以盡復乞勅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上從之六年總督漕運王宗沐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一議船料一議官軍一議防範一議起剝一議回貨一崇祀典詔允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萬言者交擊之乃罷續文獻通考

漕運三 海運同載

增 五節 兩遞 王溥曰武德八年姜行本於隴州開五節堰引水通運又曰景雲中乃運北路分八遞天寶九載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為交場兩遞濱水處為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為石堰以遏水

燒石 鑿棧 玉海曰虞詡傳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按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又曰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通陸運功不成其後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人以為苦

通贛道 減運錢 孔帖曰崔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鑱山出石門北抵藍田可通輓道中宗以湜充使唐書曰齊澣遷潤州刺史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沈溺澣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

借一人 支三石 文獻通考曰晉武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文獻通考曰明成祖永樂十三年令各衛所運糧官軍

行糧每負名不分遠近俱支三石

通大舟 開故渠 孔帖曰杜亞拜淮南節度使引淮水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又曰崔弘禮改天平節度使李同捷叛與李聽合師討之時王智興擅兗海鄆曹留青當徐道者出車五千乘轉粟餽軍弘禮度道遠乃自交開首山故渠自黃隊抵青丘師人便濟

來歙賑民 鄧晨給軍 于海速建武八年來歙率諸將擊公孫述明年隴西民流饑倉廩轉運諸路賑之又曰後漢鄧晨為常山守遠委輸給軍不絕

劉晏歲輸 伊慎屯擊 唐書劉晏傳代宗擢晏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晏自按行浮淮泗達汴入河盡得其利病歲輸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酇侯也又伊慎傳包佶轉東南財糧至蘄口賊遏江道不得西慎選士七千州二屯奮擊漕無留穀

轉漕給食 治郎 息民 漢書蕭何傳漢二年何守關中轉漕給軍鄂千秋曰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文獻通考曰漢及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高廥注米 輕舸饋糧 孔帖曰姜師度為陝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湊轉屬諸河師度使依高為廥不注米於舟以故人不勞又曰孫諸國陽行盛貯州入五月不辭臺乘作會陽五埋粹輕射饋糧故行密兵不困

自雍及絳 穿邗入淮 于晉自雍及絳曰以舟之役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又曰吳城邗溝通江淮玉海曰萬船遵檣達衙

百里風趫 萬舸雲連 駛百里時息萬工城俯檣歌鬪至輸粟太倉陳如又曰千夫雲萃萬舸雲連軍舟利揚百一起

裴休著新法 賈晉建總治 唐書倉者積十三休乃命所在令長兼董漕著新法十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下詳第二條

劉晏悉力答知 韓滉勵精勤職 冊府元龜曰肅宗時劉晏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鹽鐵使時新承大兵之後中外粮食晏受命以轉輸為己任至江淮以書遺宰相曰貫

諸復名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荅所知自此每歲運米數千萬石以濟關中又曰韓滉爲鎮海軍節度使加江淮轉運使令專督運務貞元元年德宗詔曰韓滉勵精勤職夙夜在公潛輸貨儲千里相繼可封晉國公

漕運四 海運同載

增 陳鄭共糧 玉海云齊師之出陳鄭共糧 宣伯餼苟首 又云苟首如齊宣伯餼之

丁女轉輸 又云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丁男被甲丁女轉輸嚴安云

河渭漕輓天下 史記云婁敬說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開鑿利船漕 玉海云在漢之世開南山渠鑿褒斜道在唐之世開三門山塞濟運漕或利船漕或資田疇著在史冊炳如丹

水災止漕 漢書云元鳳二年詔曰間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二百萬石三年詔曰民被水災其止四年毋漕

輦車驪駕 又云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罷護漕都尉 玉海云漢王尊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建武七年罷護漕都尉官

汴渠成 文獻通考云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費以百億計

漕從溫水 玉海云王霸爲上谷太守上書轉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輸之勞

決河東注洛 晉書云武帝泰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

開石門通運 玉海云桓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

西輸許洛 玉海云王羲之論北伐曰今轉運供給西輸許洛以入黃河

乃造一器施機自運 南史云祖沖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

水運餉軍 唐書云任瓌留戍永豐倉秦王東討瓌從坙邙山主水運餉軍

開無棣河 玉海云永徽元年薛大鼎開無棣河

開通濟渠 又云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開通濟渠穀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

漕

艘轉糧 又云韋挺主餉運作漕艇轉糧

便宜發近海租賦 又云崔仁師副韋挺知海運又別知河南漕事以漕路迴遠恐所輸不時又王以便宜發近海租賦餉軍

懲元琇罷運之失 又云陸贄奏議崔造作相懲元琇罷運之失請每年轉漕百萬石以贍京師

餉四節度糧 玉海云崔縱爲汴西水陸運使王師圍田悅餉四節度糧軍無乏

巽復如晏 文獻通考云李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減至巽乃復如晏之多

築平津堰 孔帖云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奏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閼以防不足洩有餘名平津堰

歲造運船 文獻通考云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二千三百三十七艘

歲入僅能充用 玉海云寶元元年賈昌朝言臣常掌京漕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

仙鶴船 嶺文獻通考云元之海漕其法甚備船有仙鶴哨船

漕運五

增 詩 宋劉攽漕舟詩曰漕舟上太倉一鍾直千金太倉無陳積漕舟來無極畿兵已十萬三垂戍更多廟堂方濟師將奈東南何　宋周必大送江南提舉詩曰大江西畔米流脂斂散新陳倚繡衣旗展春山千嶺暗霜飛暑路萬艘歸　宋劉克莊運糧行曰極邊官軍守戰場次邊丁壯俱運糧縣符旁午催調發大車小車聲軋軋霜寒晷短路又滑擔夫肩穿牛蹄脫　元熊鉌上致用院論海船曰厥初禹作貢不但中邦田四海自錫貢不憚來遠邇碣石來冀右海岱青徐連東南並淮揚亦自

江海沿　元陳基海安詩曰淮海水為利轉運有常程積渠如積金守防如守城近聞渠堤壞水決劇建瓴我軍賴神速戮力障頹傾舊防幸已復新備亦宜興古人重舉衆日費千金弃剋敵務因給一作糧足邊資力畊勞茲淮甸間沃野富吴荊草萊日加闢饑饉歲彌增勿使土遺利坐令儲偫羸東南力可紓根本計非輕　元王惲輓漕篇曰湯湯汶水波西騖復東注勢雖汗漫來止可流東楚發源本清淺才夏即沮洳安能浮重載通漕越齊魯有時汎商舶潦漲藉秋雨船官行有程至此日艱阻鉅野到齊東著淺凡幾處必資州縣力澀滯方可

度淺部趕丁夫所在沸官府涉寒痺股髀負重傷背膂咫尺遠千里跬步百舉武盼盼入海口未免風浪鼓舟中一斛粟百姓幾辛苦　元貢師泰海歌曰大星煌煌天欲明黄旗上寫總漕名願得順風三四日蚤催春運到燕京又曰隻嶼山前放大洋霧氣昏昏海上黄聽得柁樓人笑道半天紅日挂帆檣　明劉基感時詩曰秦皇縣九宇三代法乃變漢祖都咸陽一統制荒甸豪雄既鉏削瘡痍獲休宴文皇繼鴻業垂拱未央殿累歲減田租頻年賜縑絹太倉積陳紅圜府錢朽貫是時江南粟未盡輸赤縣方今貢賦區兩際日月竄胡為倚東吴

轉餉給豐饍徑危冒不測勢與蛟龍戰遂令鯨與鯢掉尾乘利便扼肮要國寵金紫被下賤忠良怒切齒姦宄競攀援聖人别九州田賦揚為殿幽風重稼穡王業丘山眞哀哉罔稽古生齒徒蕃羡一畊而十食何以奉征繕

增賦　宋楊侃皇畿賦曰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縈畿帶甸千倉是輿萬庾是建杜預主計劉晏司漕何貢何輸吴粳楚稻月致百萬猶責其少漢之太倉積粟紅腐使彼粒而計之未及我斗量之數成王之庾萬箱以供未若我千艘往來運江淮而無窮

增詔　宋嘉祐三年詔曰國家建都河汴仰給江淮六路所供之租各輸於眞楚度支所用之數悉集於京師以發運司總其綱條以轉運使幹其歲入荊湖舟楫回載海鹽淮汴舳艫不涉江路方冬閉塞役卒少休近歲因循兹事遂廢吏緣為姦人實告勞始自五年令諸道據年額赴眞楚泗州轉般倉復運鹽歸本路不得擅裏河鹽糧綱往諸路

增策　唐衛弘敏對漕運策曰上直常平將備水旱下斂薄賦以蓄京坻故遠近諸州隨方輸轉陸輦車而接軫川漕引而連檣

增 奏宋蘇軾奏狀曰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載一千石十船爲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絶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爲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給

增 論明丘濬曰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達自嶺北湖南直達於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牐之停留船艫之銜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澀則費推移沿途爲將領之科率上倉爲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運糧矣運糧士卒其艱苦萬狀有如此者食此糧者可不知其所自哉 大學衍義補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五

政術部十五 均輸 平準同載 市易和買同載 平糴 常平倉 漕官同載 和糴同載

均輸一 平準同載 市易和買同載

增 文獻通考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然泉府之立法也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而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

沿襲既久古意浸失其市物也諉曰摧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人反籍以厲民也　六典注曰和帝改平準為中準以宦者為令丞晉少府有平準令丞唐因之　孔帖曰陸宣公云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　文獻通考止齋陳氏曰國初凡官所須物多有司下諸州從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　又曰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七年然折錢未有定數　又曰按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至於市易所為又遠出桑劉之下其法制有三結保貸請謂三人相保則給也一也抵要金銀為抵二也貿遷物貨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為之　又曰按王介甫秉政專以取息為富國之務然青苗則春散秋斂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賣貴是以有貿易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紬絹而已息惡從出蓋當時小人如王廣廉輩以千錢配民課絹一疋其後疋絹令輸錢一千五百是假和買之名而取其五分之息矣　又曰按折帛[illegible]始建炎[illegible]元出於和買其始也官

給錢以買之其後也則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則反令以每疋之價折納見錢而謂之折帛倒置可笑如此

均輸二 平準同載 市易和買同載

原 杜氏通典曰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

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
委輸召工官理車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
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牟取
也）大利即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
平準（漢書百官表大司徒官屬有平準令）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時南越初
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
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巨萬計皆取足大農諸
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孝昭即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
御史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
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
夫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愨愨則財用足侈則飢寒生
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
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
乏執備之用隴蜀之丹砂毛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
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荊河之漆絲絺紵養
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
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
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
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人罪梯也釋

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
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
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人重
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百
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
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
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
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
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
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
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
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
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
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人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
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
餘而拯不足今山東備災賴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
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王莽篹
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言賣不售
者官為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為非者也
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

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用從官賖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人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錢者一期之日出息五百也樂語有五均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人也傳記各有斡焉斡音管今開賖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邯鄲故趙郡今郡縣臨淄故齊都今北海郡縣宛今南陽縣雒陽成都謂五都也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

銅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占言之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贍反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爲其市平無拘他所衆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人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卬物價起也音五岡反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以防人積物待貴也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賖之但空也除與之不取利息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人或乏極欲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

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長叔臨淄姓偉等姓姓名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計簿也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爲食餚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川饒衍之藏五均賖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仰音牛向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衆庶各不安生 後漢

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阯益州上計吏來市珍玩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幷雇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輸於均故曰均輸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利吏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增 唐裴耀卿爲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之耀卿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絕儌欺之弊 玉海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及

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神宗熙寧五年詔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爲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以贊善大夫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七年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究詰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害民布即疏言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虐已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矣未幾布襪職而市易如故元豐二年詔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宅金銀爲抵無抵者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

不輸息外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於是都提舉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銀抵者減其息無抵徒相保者不復給哲宗元符三年市易務改名平準務徽宗政和元年詔罷市利錢高宗建炎三年車駕初至杭州兩浙運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爲一百一十七萬匹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孝宗淳熙元年江西漕臣錢佃等奏興國軍以公使庫醞賣酒散下通山等三縣抑勒百姓高價收買臣等雖已禁止乞嚴行禁約理宗嘉祐三年臣僚言官司以官價買物行鋪以時值計之什不得

二三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緣爲姦望申嚴禁從之續文獻通考 金宣宗興定三年議行均輸又勅和市邊城毋至抑配貧民續文獻通考 元世祖中統四年詔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仁宗皇慶元年禁諸王駙馬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顧和買隨即給價毋困吾民順帝至正十四年詔凡有馬之家十匹内和買二匹續文獻通考 明太祖洪武二年令凡内外軍民官司並不得指以和顧和買擾害於民又定時估仰府州縣行屬務要每月初旬取勘諸物時估逐一覆實依期以報續文獻通考

均輸三 平準同載

原 弘羊稍置 張林請立 桑弘羊爲大農丞置均輸通貨物者所輸於官者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便而官有利漢書 張林請布帛爲租以[illegible]均輸[illegible]議比賈販而止 賜均輸 置平準 後漢光武以[illegible] 王郎中賜[illegible] 列卜肆[illegible] 作法於貪其救何救 以義爲利則人不貧 昔邊郡或發借假贍軍 今役車其休豈資興利 興榷筦之利誠欲豐財 蓄聚斂之臣則爲傷義 建以均輸弘羊見非於卜式 比於賈販張林沮計於朱暉

均輸四 市易和買同載

【纂】糴貨 委輸 輸販 權販 【增】所在市易使民通典，王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南徐州二百萬各於郡所市糴南荊河州二百萬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市米胡麻荊州五百萬郢州三百萬皆市絹綿布米大麥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西荊河州二百五十萬南兗州二百五十萬雍州五百萬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

均輸五

【增】詩 宋張耒糴官粟詩曰持錢糴官粟日夕擁公門官價雖不高官倉常苦貧兼并閉囷廩一粒不肯分伺待官粟空騰價邀我民坐視既不可禁之亦紛紜擾擾田畝中果腹才幾人我欲究其原宏闊未易陳哀哉天地間生民常苦辛

【增】書 宋蘇軾上神宗書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唐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敝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平糴一 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增】文獻通考曰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倣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平糴之立法也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糶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沿襲既久古意浸失其糴粟也誘曰捄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值鞭笞取足視同常賦 玉海曰平糴之令始於李悝耿壽昌開常平之法至晉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人之倉隋置監唐置東西市之糴其法一也宋建隆間始因河內之稔修邊糴之事至淳化而天下之糴大備 又曰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糶斂則增價糴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斂法為解後人遂攻周禮耳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人作檢漢食貨志作斂是也今世言常平

出羨中丞不知乃古法　又曰常平之政有提舉官自熙寧始建炎元年併歸提刑司常平之財所存一二猶以億萬計二年復諸路常平官詔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討論常平法青苗斂散永不施行紹興九年復提舉官使掌其政　文獻通考曰眞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名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抵價估貨高價入粟後來懲其弊所以只糴之於民而不復踰商人之計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爲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　又曰按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斂以賑

凶饑廣蓄儲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滯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
續文獻通考曰金章宗明昌五年尚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天下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　元史志曰元立義倉於鄉社又置常平於路府使饑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今考其制常平倉世祖至元六年始立其法豐年米賤官爲增價糴之歉年米貴官爲減價糶之義倉亦至元六年始立其法社置一倉以社長主之豐年每親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歉年就給社民然行之既久名存而實廢
又曰元和糴之名有二曰市糴糧曰鹽折草率皆增其直而市於民於是邊庭之民不乏食京師之馬不乏芻而民亦用以不困

平糴二 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原 管子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積蓄錢帛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秋國穀去參之一（去藏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而收藏之）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邑縣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即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準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理土田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時設此令本意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之重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

重流(重者謂藏守穀流者使之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比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此人謂士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也十不足)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今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為糴二舍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熟糴一謂之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饑則收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饑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饑七十石(收二分之一也)大饑三十石(收五之一也以此推之大

小中饑之事)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官以斂藏出糶)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欲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石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　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其為條制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為制平價此

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成就交市三吳飢人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 後魏孝莊時秘書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克勤稼穡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蓋由備之也漢家乃設常平魏氏以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不實罪及牧守皆明君恤人若此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糴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

中穀積人足雖災不為害 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徐今彭城郡 揚今壽春郡)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 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每人出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 後周文帝創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歲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 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

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偫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徒疑作)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甘瓜等一十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

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戶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唐武德五年廢常平監八年勅諸州斗秤京大府校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之後戶口彫殘每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遇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

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見田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為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

常平倉高宗武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升以為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增】代宗大曆八年京師大稔大麥斗至八錢粟斗至二十錢帝勤恤萬姓思以贍之以每歲漕輓四十萬石米至上郡乃量遠近費減

至十萬石三十萬石米價充關內近加價和糴以利關中人權也德宗建中三年戶部侍郎趙贊上言古者平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蓋能行輕重之法也今請於兩都并江陵成都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本錢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貯斛斗疋段絲麻等當俟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從之興元元年詔曰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宜令度支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石冊府元龜貞元八年陸贄上言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

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苟且專事纖嗇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價也轉高軍城穀價轉貴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才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作餘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

約二百據市司月估斗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可謂深失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餘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十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資治通鑑）憲宗元和六年裴堪為同州刺史充諸道轉運使奏每年江淮合運糙米四十萬石到東渭橋臣受任日久欠闕素多伏請收糴遞年貯備從之（冊府元龜）制京畿舊穀已盡桑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糧處依例借貸（文獻通考）七年戶部侍郎盧坦奏今秋豐稔必資蓄備其澤潞石易定鄭滑河陽委本道差判官和糴各時價每𣁋加十文所冀人知勸農國有常備從之敬宗寶曆元年勅度支於兩畿及

鳳州邠涇等道共和糴折糴粟二百萬斛命祠部郎中崔忠信等分道主之以是歲大稔故懿宗咸通七年勅曰數年江淮頻為饑歉今年稼穡稍似豐穰國家比為傷農是開和糴如聞積弊繼有多端善價不及鄉閭美利皆歸司局委戶部自此擇人深須峻法稍循前弊必罪所司　宋太祖乾德元年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小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所收二稅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與貧民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券抵江淮給以茶鹽每百萬石為一界祿仕之家不得輒入粟（州令律崇勞賣中鹽也）淳化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如穀稍貴即減價糶與貧民不過一斛真宗景德三年詔置常平倉唯沿邊州郡不置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小州或二三千貫每歲秋夏加錢收糴遇貴減價出糶仁宗留意兵食發內藏庫以助糴者前後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以賜三司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邊亦可紓吾民之斂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在京糯米有餘蓄請令發運司損和糴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權貨務備三路軍須從之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

條例司請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斗斛遇貴量減價糶遇賤量增價糴可通融轉運司苗稅以其穀換轉運司錢也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先是陝西轉運司行青苗獲利願豫給者聽之令隨稅納斗斛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聽許從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轉移法並從之三年詔青苗錢不許抑配初敕放青苗並聽從便而提舉司務以多散為功又民富者不願取而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分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民喧

然以為不便乃降是詔又以京東預買紬絹并息錢五十萬緡賜常平場司右諫議大夫司馬光言常平倉三代之遺法非李悝耿壽昌能為之比來所以隳廢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有凶年將以何穀賑贍乎元豐元年詔河東路十三州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自今罷之以其錢付轉運使市糧草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後秋成博糴八年劉佐體量川茶

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又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貫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倈糴非特省六十七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吾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糶自然價損非唯實邊亦免傷農帝以為然乃詔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粳米總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預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糴粟麥封樁即物價踴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償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哲宗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樁作常平倉

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時新廢青苗法紹聖二年右承議郎董遵言青苗之制乞歲收一分之息給散本錢不限多寡各從人願仍勿推賞詔送詳定重修敕令所此再行青苗時也元符元年涇原經略使章楶請並邊糴買務牓諭民毋得與公爭糴即官儲有乏括索家蓄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均糴徽宗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奏行之以人戶家業田土頃畝均數上等則所均斛斗數多下等數少宣和五年詔州縣每歲支倈常平錢穀多是形勢戶請求及胥吏詐冒支請令天下州縣每歲散錢穀既畢即揭示請人數目逾月斂之庶知

爲僞冒者得以陳訴孝宗乾道八年知台州唐仲友言鰥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例取常平義倉賑給上命以常平米出糶以義倉米賑濟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元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還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廒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司倉嘉定末眞德秀帥長沙行之 文獻通考 光宗時彭龜年乞權住湖北和糴寧宗嘉定九年罷諸路旱蝗州縣和糴及四川關外科糴理宗寶慶三年汪剛中奏乞下和糴州縣毋得科抑仍令産米之處增價招誘違者重寘於罰從之淳祐三年詔申嚴郡國社倉科配之禁度宗咸淳元年旨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糶倉遇米貴平價出糶 續文獻通考 遼聖宗統和十三年令郡縣置義倉秋熟社民隨所獲戶出粟儲倉社司籍其目歲歉發以賑民 遼史 金熙宗皇統二年秋熟命有司增價和糴章宗明昌元年御史請復設常平倉詔從之 金史 元世祖中統二年置和糴於開平武宗至大二年立常平

倉以權物價仁宗延祐四年敕郡縣各社復置義倉泰定帝泰定二年以郡縣饑敕有司治義倉文宗至順二年中書省請遣官賫鈔鹽引優價和糴從之 元史 明英宗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上言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斂歲久滋弊穀盡倉毁請擇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命戶部急行之五年敕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憲宗成化十八年命南京糴常平倉糧以濟民秋成平糶還倉世宗嘉靖十二年戶部尚書許瓚言郡縣贖鍰引稅多乾沒無稽宜令糴穀備賑從之 續文獻通考

平糶三 常平倉 義倉附載 和糴同載

原 弘羊均輸 壽昌常平 上詳均輸 漢宣時大司農耿壽昌奏令邊郡皆築倉 名曰常平 詳書運 農末俱利 公卿多便 史記曰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 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務完物無息幣 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illegible]詳不得其平主 萬國作乂 諸儒請罷 漢書贊曰管子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來 師古爲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illegible]稱萬國作乂 帝時大水郡國人相食在位者多以常平請罷無與 人爭利皆罷之 哀多益寡 稱物平施 增 糴增三錢考 加一選 玉海曰唐天寶十歲以錢[illegible]十[illegible]諸道和 糴斗增二錢每歲和糴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

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減價而糶册府元龜曰唐穆宗長慶四年制曰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盜用沒入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勾當考滿之日戶部差官交割有欠負與減一選欠少者量加一選

先賑下戶 但優百姓又曰唐文宗太和九年中書門下奏常平義倉本備水旱以時賑恤州府不詳文理或申省取裁或奏候進止自後遭水旱先據貧下戶及鰥寡惸獨不濟者便開倉督元救作等第賑貸訖具數申報又曰開成元年帝御紫宸殿謂宰臣曰京兆府請開糶故麥何如李固言曰但優饒百姓則易糶鄭覃曰不強其所不欲加價散糶人自樂輸

新陳相易 輕重以時錦繡萬花谷曰王荊公知鄞縣貸穀於民立息以償新陳相易下見便官子輕重注

趙抃增價 張檢平糴合璧事類曰宋趙抃熙寧中知越州東浙旱蝗米價踴貴諸路皆立牓告賞禁抃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諸人加增米價商賈輻輳民無餓殍孔帖曰張檢使代州勸墾田力耕歲乾稔私蓄富實糧乃建平糴法入之官改平糴

彭果獻策 令狐語唐書曰貞觀開元後邊土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稟益羨孔帖曰芝田錄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境方旱米價甚高迨使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粟指曰善借若千四倉各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以賑救兵左右聽之請語遂郡中富人競出其所蓄粟價頓平

高鉞疏論 鄭覃奏罷又曰高鉞元和末以中人為和糴使鉞疏論之唐書曰鄭覃擢諫議大夫文宗取五中官為和糴使奏罷之

不得其平 何所取財合璧事類曰後漢劉般帝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曾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帝乃止孔帖曰長慶初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為之吳武陵諫曰今緣邊膏壤鞠為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對在朝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逾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羨運都受錢脫有寇讎城不三旬便當饑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不成

量加一兩錢 得儲三千斛冊府元龜曰唐明皇開元二十七年敕曰今物已秋成農家大稔宜但京畿之積有

同永大之饑濟人救之孰先于兹宜令所司速計天下諸州倉有不充三年者量取今年稅錢各委所在長官及時每斗加於時價一兩錢收糴孔帖曰王起歷河中節度使方旱蝗粟價騰踴起下令家得儲三千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由是贍積咸出民賴以生

乘未饑募錢 還少歛糴息合璧事類曰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於蘇秀糴米中祥第三餘

雇男鬻女可矜 濟人救之孰先冊府元龜曰開元四年敕州縣義倉本備饑年賑給若緣官事便用以正倉如須近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造米遠送交納雇男鬻女情實可矜自今以後更不得以義倉回造下許上注

韋宙收餘羨濟乏罷 韓洄視豐耗為斂孔帖曰韋宙為永州刺史州負嶺傍險海饑人輒兆宙始築常平倉收糴餘羨以濟之罷又曰韓洄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為發斂故人不歉食

減價而出增價而收 大儉不加大豐不減冊府

元龜曰高祖武德元年詔曰朕恃建農國用皆耕耘思俾高民既庶且富鍾庾之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踴則減價而出田疇豐羨則增價而收穀類長之去甚去泰無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又曰德宗建中元年敕夫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大豐不為之減大儉不為之加雖遇災荒人無菜色自今以後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日量付兩市下價糶

平糴四 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原 管子輕重管子曰歲有凶穰穀有貴賤人君不治則蓄賈遊於市乘人不給百倍其本是以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徵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也

李悝平糴事詳平糴內二

增 始置社倉冊府元龜云唐高祖武德元年令州縣始置社倉

不得取和糴物又云則天證聖元年敕州縣軍司府官等不得取和糴物輒

不得閉糴又云明皇開元二年敕年歲不稔有無須通所在州縣不

行閉糴

益貯九穀孔帖云宇文融拜御史中丞請馳傳行天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

益貯九穀權發穀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資治通鑑云唐貞元十年陸贄上言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飢今以蓄糧適符前旨

和糴害民唐書云憲宗即位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促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

孫成發倉孔帖云孫成為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賑直售民故饑而不亡

減半價出糶冊府元龜曰唐穆宗長慶二年詔江淮諸州旱損頗多米價不免踴貴宜委觀察使各于本道取常平義倉斛斗減半價出糶以惠貧民

薛訥不與倉粟又云薛訥為藍田令有富商倪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受其貨財斷取義倉粟數千石以給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為儲安敢絕衆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產竟執之不與

十 平糴五

增 疏 宋韓琦疏曰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乃鄉邨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邨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且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納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官吏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與無業客戶或願請而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　宋余靖論常平倉曰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之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倘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覩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之熟準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

價雖借支官錢以充官用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㪷等若以賑贍饑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當給資糧應卒可備豈非先皇贍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為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之常平本錢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

增 策 唐白居易平百貨之價策曰穀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

操其一以節其三三者和均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錢以斂之則下無棄穀遺帛矣穀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則下無廢財棄物矣斂散得其節輕重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

〔增〕論唐杜佑平糴論曰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物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至於罄竭更仍貴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如此農人有利粟有所洩謂官以法取收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

〔增〕記宋朱熹建安社倉記曰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致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傳授或至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又金華社倉記曰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六

政術部十六 選舉

選舉一

增 玉海曰王者各有所貴堯舜貴道德夏貴功商貴老周貴同姓秦貴法吏西漢貴才謀東漢貴經術魏貴文章晉貴名理周隋貴氏族觀其所貴知治體之優劣然最無謂者其氏族乎　文獻通考曰古之用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室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

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為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搢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拔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　孔帖曰裴子野曰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之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有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官得其才魏晉易是所失弘多萬品千羣俄折於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有司　宋書曰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　文獻通考曰按西都舉人之法以孝廉及賢良方正有未仕而舉者有既仕而舉者蓋未仕者以此開選舉之門而既仕者以此定考課之法也又按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謨足以佐國崇論弘議足以康時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責其議論也

選舉二

原 周官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四術既修九年大成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書其貳謂寫其副本周之選舉鄉大夫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辯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

賛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　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強兵爲務仕進之途唯闘田與勝敵而已　漢高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曰賢士大夫旣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榮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德者郡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又制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也惠帝四年詔舉人孝悌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　文帝因晁

錯言務農貴粟詔許人納粟得拜爵及贖罪　景帝後元二年詔曰其惟廉士寡欲易足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有市籍謂賈人有財不得爲吏貲萬錢算百二十七也算十萬時疾吏之貪以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萬乃得爲吏廉士無貲減至四算乃得官也　武帝建元初始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其理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之元光元年舉賢良董仲舒對曰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

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殽也請令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謂善事父母廉謂清潔有廉隅又刺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

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至五年又詔徵吏人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計者俱來　元朔元年又詔曰興廉舉孝庶幾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愼法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有斯詔有司議曰古者諸侯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

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人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爲其不求士報國也不察廉爲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凡郡國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屬僚及部人之賢者舉爲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爲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牧守居閒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爲他官以補缺員後漢制同 元封五年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蹋也奔走也奔踶者乘之即奔立則蹋人踶徒計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泛覆也音方勇反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跅弛之士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跅音吐各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人有茂材異等者初公孫弘以儒術爲丞相天下之學靡然嚮風時外事四夷內闕用度仍募人入羊穀奴婢得授官增秩復役除罪大至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繇是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爲此官今不居官皆謂之故持節行郡國舉賢良 孝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爲郎也率多驕驁驁與敖同不通古今至于積功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爲

作也伐檀詩名刺不用賢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黃龍初制凡官秩六百石者不得舉爲廉吏 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知其人賢否也又詔列侯舉茂材諫議大夫張勃舉大官獻丞陳湯獻丞主貢獻物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妄也其爲勸勵也如是故官得其材位必久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三代以降斯之爲盛詳考續 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爲常又其有要任使皆標其目而令舉之 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爲吏部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其所進用加以歲月

先後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吏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漸生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漢曰秀才後漢避光武諱故曰茂材猶曰秀才）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理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入奏四科補賊決）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　安帝永初二年詔王官屬黑綬下至郎謁者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順帝又增甲乙科員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等駁之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奏章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代以致理貢舉之制

莫或迴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剗戾舊章竟從雄議於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曰家法）文吏課牋奏覆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雄詰之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迄於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後黃瓊為尚書令以雄前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立為四科　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中郎中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永壽二

年甲午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置學生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中已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亦得補吏其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還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官是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禁網益密選用彌艱幽冀二州久闕而公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逾月不定以避三互十二州有禁當取二州之士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淹遲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

互繼以末制者乎臣願斷絕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靈帝不省是時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訐頗行賄賂改蘭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者帝乃詔諸儒讎定五經而鐫石以刊其文使蔡邕等書為古文篆隸三體立于太學門謂之石經自是學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痍痼疾皆書其版舉主保之（其舉郎設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魏文帝為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材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黃初三年始除舊限年之制令郡國貢舉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試用自明帝太和之後俗有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吏部尚書盧毓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久廢而毀稱相進退故真偽混雜也帝遂詔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以考覈百官（具考績篇）　晉依

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武帝泰始初又議考課詳考績散騎常侍傅元皇甫陶以為政教頹弊風俗不淳上疏帝乃使元草詔進之武帝甚善而終不能用于時雖風教頹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沈廢郤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已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

制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云云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上代之美制司空衛瓘又表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及劉頌為吏部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主選舉吳郡暨艷性峭刺好清議為尚書以郎署混濁多非其人艷欲激濁揚清別其善否乃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鄙志節卑汚者皆以為軍吏置之營府于是怨聲積然競言艷用私情坐自殺　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

既經略初定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太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　宋制丹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部議制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帝不欲重權在下乃令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　齊尚書都令史

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議以為片辭折獄寸言挫衆曾史褒貶孔論興言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深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理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亦宜採詔從宰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胄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又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

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粱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訪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　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惟經學生策士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為挽郎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為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勳別降恩旨敘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為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選若有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數十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敕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別內外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版修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敕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荅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行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即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受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頹壞制度未立而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奐繼為吏部尚書差有其序　後魏

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文成帝和平三年詔令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敘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初崔浩為冀州大中正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先補前召外任州郡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亦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　又李孝伯趙郡人名曾治鄭氏禮左氏春秋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尚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任郡主簿到官月餘習乃歎曰梁叔歎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　又郭祚為吏部尚書時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倫仍多不才孝文帝勵精求治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陟具考績為宣武帝詔庶族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任城王澄從遷都官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自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又韋伯昕兄子瑒為吏部郎性貪婪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其邊州小郡人物單鮮者則併附他州其在選陋者則闕而不置當時稱為簡當頗為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藩落庸鄙操銓覈之權而選敘頹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類冒

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保任者奪官還
役初孝明嗣位幼沖靈太后臨朝征西將軍冀州大中
正張彞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排抑武夫不使
在清品於是武夫怨怒聲喧道路乃懸牓於衢會期屠
害彞父子不以為懷神龜二年羽林虎賁相率千餘人
至尚書省詬詈求彞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礫投
擊臺閣聲如雷霆京師懾震莫敢討還遂聚火就焚其
第拽彞於庭捶辱恣心而呼聲動京邑其子叩頭流血
為父請命羽林乃執始均生投火中灼為煨燼仲瑀被
創以竄免彞一宿而死既而詔斬其尤兇者八人餘大

赦以安之天下寃痛聞者驚駭靈太后乃命武官得依
資入選既而官員少而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
亮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官不問愚賢以停解日月
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
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沈滯者皆稱其能後甄琛元修義
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
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孝莊帝詔求
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其志業具
以表聞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
黜一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為滿滿後六年乃敘任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
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
服乘輿出座於朝堂中櫺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
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
奪席脫容刀初東魏元氏時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
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
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疎袁
聿修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辯給所取失於
浮華唯辛術才明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
衡鑒之美一人而已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

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
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
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
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
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
資方充舉限未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
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內有
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
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
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

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别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旄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内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沾在吏職及前為官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内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歲内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内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　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

制其所察舉頗加精慎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構為侍郎選舉先德行次文才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

郡無復辟署矣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彦師等甄别物類頗為清簡而譖訴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勲敘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蠹政害人實由於此自今以後諸授勲官者並不得授文官之職事　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筭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

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一二三人之限而實無常數到尚書省始由户部集閲而關於考功課試可者為第（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自是士族所趣嚮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

篇職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壽三年制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於方物前以備充庭（因左拾遺劉承慶上疏奏四方珍貢列爲庭實而舉人不宜甚非尊賢之意上從之）長壽二年太后自製臣軌兩篇令貢舉習業停老子長安二年教人習武藝其後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於兵部（開元十九年詔武舉人與明經進士同行鄉飲酒禮）其課試之制畫帛爲五規置之於垜去之百有五步（內規廣六尺橛廣六尺餘四規每規內兩邊各廣三尺懸高以三十尺爲限）列坐引射名曰長垜（弓用一石力箭重六錢）又穿土爲埒其長與垜均綴皮爲兩鹿歷置其上馳馬射之名曰馬射（鹿子長五寸高三寸弓用七斗以上力）又斷木爲人戴方版於頂上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馳馬入埒運槍左右觸必版落而人不踣名曰馬槍（槍長一丈八尺徑一寸五分重八觔其木人上版方二寸五分）皆以儇好不失者爲上兼有步射穿札翹關負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九上者爲第其餘復有平射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又制爲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騎（天寶六年正月制文武之道雖並用宗敬之儀不可偏闕其鄉貢武舉人上省先令謁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師赴捷亦宜告廟）神龍二年二月制貢舉人停臣軌依舊習老子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

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二十一年明皇新注老子成詔天下每歲貢士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老子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之（國考功員外郎李昂誡訶進士李權文章大爲權所陵而朝議以郎官地輕故移於禮部遂爲常制）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經每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停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後准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其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禮部侍郎姚奕奏）明皇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於京師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文列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惟一行裁紙爲帖

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得六者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聯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牆面焉天寶元年明經停老子加習爾雅十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為三行不得帖斷絕疑似之言也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復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舊制帖一小經并注開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經其爾雅亦并帖注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策全通為甲第通四以上為乙第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經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為不第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為甲通八以上為乙自七以下為不第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試無常限皆通者為第算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為第凡眾科有能兼學則加超獎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唯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敕旨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弟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道舉並停旋復故貞元二年六月敕自今以後其諸色舉選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一人同一經例選人不限選數許集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兩道以上者不在放限其有散試官能通者亦依正員例處分五年五月敕自今以後諸色人中有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選例吏部考試白身依貢舉例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三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委主司於朝官學官中揀擇精通經術三五人聞奏主司與同試問義策全通為上等特加超獎大義每經通二十五條以上策通兩道以上為次第依資與官如先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例其諸學生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並聽仍永為常式九年五月敕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為上等大義通八十條以上策兩道以上為次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七 選舉

第餘一切並准三禮例處分仍永為常式其選授之法亦同循前代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冊授（諸王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並臨軒冊授冊用竹簡書用漆）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授及冊拜皆宰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旨授官悉由於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銓選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其擇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品以降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列名上中書門下聽制敕處分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他日更其官而告之如初又不厭者亦如之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以類相從攢之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於公卿皆給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如舉

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才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為文選取書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凡官已受成皆殿庭謝恩其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膀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為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明皇開元中行儉子光庭為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定為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自下升上限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淹不收者皆荷之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此起於後魏崔亮停年之制也）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義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按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上疏曰今行署等勞滿雖曹司試判不簡善惡書同注官此則試判之所起也）後日月浸久選

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絶詞義者得不拘限而授職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遠無有定制其後選人既多敘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級之差（郡自輔至下凡八等縣自赤至下凡八等）武德中天下兵革方息萬姓安業士不求祿官不充員吏曹乃移牒州府課人應

集至則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求者漸多方稍有沙汰貞觀中京師穀貴始分人於洛州選集參選者七千人而得官者六千人時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獨舉其言辭刀筆而不詳才行或授職數年然後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弊矣如之何對曰昔兩漢取人必本於鄉閭選之然後入官是以稱漢爲多士今每歲選集動踰數千人厚貌飾辭何可知也選曹但校其階品而已若掄才辨行未見其術上由是將依漢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議行封建事乃寢他日上又曰夫古今致理在於得賢今公不能知朕不徧識日月其

逝而人遠矣吾將使人自舉如之何魏徵曰知人則智自知則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豈易乎且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是長澆競也不可復寢 增 天寶九載敕吏部取人必限書判古來良宰豈必文人自今後但才堪政理方圓取人不得限以書判（冊府元龜）十三載御勤政樓試四科舉人其詞藻宏麗問策外更試詩賦各一道制舉試詩賦自此始（文獻通考）敕嶺南五府管内白身有詞藻可稱者每至選補時任令應諸色鄉貢舉仍委去使准予考試有堪及第者具狀聞奏代宗寶應三年罷貢孝悌力田及童子科永泰元年詔不許百姓任本貫州縣

官及本貫鄰縣官京兆河南府不在此限德宗建中元年制常參官授訖三日内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自代其外官委長吏附送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舉多者授之（冊府元龜）貞元八年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人猥至眞僞紛雜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陸贄時爲相令吏部分内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韓愈順宗實錄）十八年敕考試所收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滿此數憲宗元和時明經停口義試墨義十

條其常坐法及爲州縣小吏雖藝文可采勿舉又諫議大夫殷侑言比來史學多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史科三傳科（文獻通考）穆宗長慶元年有日試百篇二人文宗太和元年有日試百篇童子又有日試萬言者（唐登科記）七年中書門下奏令後請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於常選人中擇堪爲縣令司錄錄事參軍人聞薦觀察使申送吏部至選集日不要就選場更試書判吏部尚書侍郎引詣銓曹試時務狀一道訪以理民之術其理識優長者便以大縣注擬（文獻通考）天復元年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有久在名場年

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禮部奏榜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時謂此舉爲五老榜天祐元年敕應天下州府令錄並委吏部三銓注擬中書並不除授（文獻通考）　宋制國初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太祖建隆四年詔自前藩鎮多奏初官人爲掌書記頗越資序自今歷兩任有文學者方得奏舉（文獻通考）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先是選人試判三道考爲三等二道全通一道稍次爲上一道全通二道稍次爲

中三道全次爲下判上者加一階判中依資判下降一資至是詔增爲四等以三道全次者爲中下以三道全不通者爲下殿一選八年詔自令應臨軒所選官吏並送中書門下考其履歷審取進止又試進士始分三甲第一甲並知縣雍熙二年令考官親戚別試是年親試舉人初唱名賜第淳化三年蘇易簡知舉殿試始令糊名眞宗咸平元年詔禮部放牓得高麗賓供一人又詔吏部銓凡注諸縣令佐勿得全用流外四年詔省臺諸司四品以上於內外京朝幕府州縣官草澤中各舉賢良方正一人（文獻通考）仁宗天聖間從夏竦之奏增重制科

之目於是自賢良方正以下其科爲六自書判拔萃以下其科爲四驗之以進策十卷先之以過閣六論薦之以侍從糾之以臺諫（錦繡萬花谷）天聖七年詔復制科大中祥符元年曾罷此科於是增其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明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帷幄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舉者又置書判拔萃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以待布衣之被舉及應書者又武舉以待勇略之士仁宗即位以童子賜出身者凡十人寶元元年以爲無補而罷之慶

曆四年參知政事范仲淹等請復古興學校取士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為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初保寧軍推官胡瑗教授湖州諸生信愛如其子弟至是下湖州取其法著為學令六年策武舉馮維師奏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進士與殿試者始免黜落（文獻通考）三年詔禮部三歲一貢舉（文獻通考）二年王安石請興建學校以復古乃罷明經及諸科進士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

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試義者須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按此為今制義之始）又陳升之拜相循例為侯叔獻程顥皆與堂除又隳一任帝曰薦士不考才實以輔臣故例得進秩此何為也於是罷兩府初入舉官之制五年詔堂選堂占悉罷又詔宗室非祖免親許應舉補官七年呂惠卿以為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乃詔罷之八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宮謂之三經新義哲宗元祐時詔大臣奏舉館職並如制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元年復制科二年更科場法進士分四場第一場

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各一首第三場論一道四場子史時務策三道紹聖元年又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又罷制科置宏詞科四年改為詞學兼茂科（改宏詞之名）八年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升次名王昂為首政和六年吏部取在選應入者隨其資序自上而下不以願否徑自差注遂有貫戶福建而強注四川者上知其遠難赴特許改注（文獻通考）高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有六人唯朱虎臣能排陣射生及誦七書故補承信郎召見又賜金帶以寵異之建炎元年追復祖宗故事於科舉外有文武殊特者試而

官之建炎二年呂頤浩言近世堂除多侵部注士人失職宜倣祖宗故事外自監司郡守內自察官省郎已上武臣自準備將領正副將已上並歸部注從之二十二年議者以進士登科門蔭子弟幾沾一命不復參部多干堂除胥吏詮法詔禁之紹興元年下詔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文獻通考）三年兼吏部尚書常益言乾德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才可擢者其名送中書引驗加獎是尚或任人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釐改典選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幽滯無復闢為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

者許長貳具名以聞(玉海)二十九年四川類省試始降敕
差官孝宗垂意武舉科以授官與文士不類詔自今倣
進士甲科恩例隆興元年詔選人歷十二考已上無贓
私罪與減舉主一員乾道元年詔舉賢良方正先是學
士汪應辰以眉州布衣李垕應詔上覽其文稱獎會有
沮之者不果試是歲宰相虞允文爲上言之始依元祐
獨試故事十一月上親策於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等
賜制科出身授節度推官其策依正奏名第一甲例賸
寫進御及德壽宮二年令科舉前一歲量留司戶簿尉
職官教官以待黃甲進士七年虞允文請辛巳以來歸

正人依倣祖宗陝西河北赴南省試別立號取人從之
光宗初議者云省試春令尚淺天寒晷短遇風雪則硯
氷筆涷請展至二月朔而殿試則於四月初從之寧宗
慶元中制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令除殿試上三
名南省元外並令作邑(文獻通考) 嘉定八年詔大郡歲舉廉
吏二人小郡一人十年詔由武舉進者復應文舉理宗
寶慶元年詔舉賢良之士四年詔令內而侍從臺諫兩
省卿監郎官外而監司帥守舉文武之臣曉暢兵機練
習邊事才略卓然可用者各二人度宗咸淳二年太傅
陳壽孫乞太學增試弘詞科五年詔吏以廉稱令寂無

聞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所知(續文獻通考) 金天會八
年太宗以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
左氏傳及論語孟子命教養之熙宗即位之二年詔闕
員舉(金史) 世宗大定二年詔隨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
各舉廉能官一員(續文獻通考) 九年選女直學生異等者百
人薦於京師廩給之命溫廸罕締達教以古書作詩策
後復試得徒單鎰以下三十餘人(金史) 十一年制凡廉能
官四品以下委官覆實同則升擢三品以上以聞朕自
處之(續文獻通考) 章宗明昌元年創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博學宏材達於從政等科益都府申童子劉佳

兒年十一歲能詩賦誦大小六經乞依宋童子李淑賜
出身上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上嘉之賜
本科出身令肄業太學(金史) 九月以廉能擢北海縣令張
翊等十八人(續文獻通考) 金取士之科試詞賦經義策論中
選者謂之進士律科經義中選者曰舉人凡詞賦進士
試賦詩策論各一道經義進士試所治一經義論策各
一道 元世祖十五年命行中書省吏廉能者舉以聞
十八年詔求山林隱逸之士十九年中丞崔彧言選用
臺察若由中書必有偏徇合從本臺官選擇因敕御史
臺得選御史(續文獻通考) 二十八年詔路府州縣除達魯花

赤外長官並宜選用漢人素有聲望及勳臣故家并儒
吏出身資品相應者佐貳官遴選色目漢人參用元史成
宗大德三年立選官之法從七品以下屬吏部正七品
以上屬中書三品以上非有司所予奪由中書取進止
七年議文翰師儒難同常調翰林院宜選通經史能文
詞者國子學宜選年高德邵能文辭者須求資格相應
之人不得預保八年詔父子兄弟有才者並居風憲九
年詔孝子順孫堪從政者量才任之仁宗皇慶元年中
書省言今春以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豈能悉
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帝曰凡內降旨一切勿行續文獻通

考二年詔曰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
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其以皇
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
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科場每三歲一開
舉人從本貫官司於諸色戶內推舉考試程式蒙古色
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
朱氏集註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漢人南人第一
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
氏集註復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
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朱氏為主三經兼用

古註疏春秋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不拘格
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
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
鄉試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會試二月初一
日試第一場初三日第二場初五日第三場御試三月
初七日元史是年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李孟等奏下第舉
人七十以上與從七品流官六十以上與教授延祐元
年敕各省平章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
之泰定帝泰定四年敕國子監歲貢生員業成者六人
文宗至順三年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古者刺史入為三

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
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授郎官御史歷郡守
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上命中書議行之順帝至
元元年伯顏請內外官悉循資銓注毋得保舉澀滯選
法從之又詔罷科舉六年復科舉詔州府隸省部者儒
學教授選本管儒戶子弟入學讀書習業遷按察司本
路總管府歲貢之時於學生內選禮義修明文學優贍
者解貢此歲貢之始續文獻通考　明太祖洪武三年詔開科舉使
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京師及各行省鄉試八月初
九日初場後三日試第二場又三日試第三場初場經

義二道四書義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又詔凡鄉試中者行省咨中書省判送禮部會試額取舉人百名四年詔各行省連試三年庶官足任使自後三年一舉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又罷科舉專用辟薦其目有明經行修懷才抱德賢良方正人材孝廉等十五年復開科十六年奏准天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俱限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發國子監不中者罰充吏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三年

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試論一道判語五條詔誥表內科一道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未能者許減二道考試官皆訪明經公正之士於儒官儒士內選用官出幣帛先期敦聘主文考試二貟同考試官四貟成祖永樂三年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於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凡二十八人命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附近第宅居之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業或召至便殿

問以經史人莫不歆其榮七年令下第舉人再試送國子監進學仁宗洪熙元年上諭禮部曰科舉須南北兼收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又詔民間有行已廉正才堪撫字者許見任官舉薦宣宗宣德二年令貴州就試雲南七年詔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令所在有司保舉赴京選用英宗正統二年令開科不拘額數十四年詔各處舉到儒士照永樂年間例送翰林院嚴加考試景泰四年奏准會試考官翰林春坊專其事英宗天順二年令兩京天文生陰陽生及

官生子弟許就在京鄉試五年令天下生貟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肄業憲宗成化六年令監臨等官不許侵奪考官職掌七年中書舍人呂憲乞就順天府鄉試從之又奏准有司官貟薦舉仍令吏部先察舉主孝宗弘治四年令各處提學官將教官考定等第以備科舉聘取十四年南國子祭酒章懋疏奏資格所拘美才多滯乞于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貟通行精選充貢武宗正德十四年兵部題武舉鄉試初場試馬上箭二場試步下箭三場試策一道兩京兵部官出題在外巡按御史出

題從之世宗嘉靖元年命文舉鄉試之年巡按御史於十月考試武舉兩京武學於兵部月考優等選取俱送兵部會試於次年四月開科初九日初場較騎射十二日二場較步射十五日三場試策二道論一道六年張璁上言近來各省鄉試權歸簾外多通關節宜用京官臨時點差往典試事從之十四年巡按王吉奏貴州諸生附雲南道里艱阻請就本省[開]科從之

選舉三

原 觀國 易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語郊 禮記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 致何許 開律 獻書 亡衛曾琊為典將遲周衆扶鉀漁壽父與為書太曰師漢何以以

必令予字陽文拔苦曰古之人律使賢人智者有以歸為天下忠有名顯為四方使者有以名聲稱之如八吏騎而走地之尚也度 給食 鴻漸 鹿鳴 周禮考績而加黜陟 書餅 諸葛亮論時郊第而名中書 吏部尚書魏明帝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武帝詔令與計吏俱至州郡 食令二之人 計 吏日 行州也 必須 鄉一飲人酒必有賓有鹿鳴之詩 三人 中選 給

髦士 申州之長 陸 詩義 廉爾好爵 丞我 先 輒 啟 數人 內恐未發 治百姓 山公啟事 山濤為吏部尚書凡用人必先密啟 州 叛何 為山甲 作故 歷 仲舒發策 晁

徐 馥 令 為 應 選 舉 何 可 坊 一 部 之 賢 曰 手 未 授 與 者 日 吳 徐 趙 宋

錯充賦 武帝令以學校州郡察舉孝廉及仲舒對策皆發孔氏之術仲舒 曰錯乃以賦 錯充石漢何左右 石慶 以史防先請為託科武 修問有 誠欲得真 以防請託 罪自今以來毋得注云 不敢復舉 得錯 以察舉 相為也 帝 家錯 晁錯 興立 六百 吏 驗吏 除也 吏 文吏 於 儒者 問 儒 者 於 文 以 以 相 參 以貌以言 宣父尚言有失則惠則哲 帝堯亦曰其難 增 擇名 接腳 年文吏部通考 簡良俊 舉才行

年月多人久聞士之察 比人月 以觀治 詔郡國舉賢良 多 宜言 得 五官中郎 三多下 足 部 等 少 有 思 賢 良 者 大 黃 四 十

實錄 精纂籍 通性理 人才 前裴馬 後盧李 顏淡嗔 謝莊笑 造姓曆 為手籍 擬茂秀 收寒素 無所徇 倚為利 宋 張 德 精 吏部 不 不 日 路 考 行 張 五 年

魏張猶來可馮三蜀楊蘇殺張我蘇 止楷模 後樣杖 上孔懷曰國魏之元用忠
人如人用財貧者之止 太平多士若餘梁故當而衰之今曰
劉唐策材鈍以取之 禮辨富則遂梁彼使舉之曰
選者饌多宣以簡使 又曰劉通辣方是使因進書
于賈救日巨以以簡 尺必後材抹刺事鈍虎能
志登也尚類朏也 君急不抹悲手則救腐潮
士政事可文舌之 忖之 必當而其
之門六矣 竊學退之 進蛙悰其照佛則
其河南門 觀感 其必治下家于進 鳴府元年元曆
時河南器 價遂蕭張 才膺管樂 冊府元年元詔曰宜令
大之以求又 江淮以南州縣或有才堪經俗英
求又曰 及第中宗神龍二年 制舉有才膺管樂 科者
發大 抱器懷能 冊府元龜曰開元二年帝曰第 長才廣度
能科第授及第 藏名負俗 樂道安貧 好學異能 博聞強
二年授又第 又元二年元藏名負宗科
李及第 可及第 龍二府 安貧
文 選舉

記冊府元龜曰 貞觀十七年詔令州縣舉孝廉茂才
州舉異能之士 學綜典籍文才秀異考諸
博聞強記 之頌 隱居求志 躬耕研經 一年令天下才奸
遠邇有 趙 日四十林部 翰 嵩山館 南陽 文德十歲奏通舉官
不歸事進立番年 山 肯林 三郡 南嶽之 三年 西 之布 衣安
朔大求其閒遠 署正 布 敢以上望 隱居 布衣 定 安 奏 國 之
以也尚研實經 署 隱通 居 典 其名詞 州 宋 洞 之本 安 日其 西 已
以尚誠實 悲為 實曰 隱居 嶽其故 大閒 清 州
量先才生 衰望 時聖 不切事宜 未曾經歷 冊府元龜曰元和六年元詔曰切於事非切
來宜求選 人廣試判 自宋人對 不得 析 數
官 實 不可于 聚人 竟試 判 自 第 不 數 文 乃 更 然 由 家
本 不 司 可 賢 俗 第 未 曾 經 歷 已 判 命 人 對 後 不 試
年 未 司 可 察 文 宗 又 曾 自 經 歷 要 得 數
冊 府 元 龜 曰 開 元 十 二 年 每年赴集 四時聽選

文總行孔人 六十不能一以由足取人皆憑 自後選人每年
帖可令 曰明 試 判 者 林 一 仍 下意聽納 隨才銓錄
人部 多 德 又 曰 褒黜必當 留銓二千 除吏八百 最殿皆明
親當史集賢及諸允年有 封德彝推薦未嘗 李吉甫選用略盡
敬所推薦 對曰 非 不 才 書 未 觀 元 心

選舉四

增 興賢 周禮使民興賢出使長之 原 舉能 尚書舉能其官
其人 不 任 雖
士弟子 增 詔補博士弟子
原 署行 議年 漢高帝 云
羣飛之賢 夷儀于外 海王
艾棫河無伐檀 麟題信厚之族 章敘于內 鸞羽
舒翹揚英 海王 漢置五曹 魏隆八凱 袁江總 薪有 披華發輝

不悖所聞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博士選三科 漢書云成帝時博士選三科高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

雜舉充博士位 又云陽朔二年詔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

舉可親民者 文獻通考云哀帝建平元年詔大司馬列侯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

一封軺傳 又云孝平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筭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

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 又云東漢之制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以其未久不周知也

補令長丞尉 又云元初六年詔光祿勲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補令長丞尉

奏增孝弟從政 又云順帝漢安元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奏

童子郎 又云後漢左雄奏名儒為博士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為童子郎 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年幼才俊者拜為童子郎

舉敦樸 後漢書云馬融舉敦樸對策於北宮端門

依科罷者為太子舍人 又云初平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下第者罷之詔曰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結童入學白首空歸朕甚愍之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

莫不廉節 魏太祖為丞相司空毛玠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

增 **舉賢良篤行** **六條舉淹滯**

原

執九品銓十六州 玉海云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兼執九品銓十六州不以為劇

原 **不抑寒素** 王蘊為吏部郎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各隨其方不得者不怨之也

增 **官人之難** 文獻通考云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安之以

南院選式

月露風雲

不能答皇王政術

上

州二人下州一人 冊府元龜曰高宗即位詔其有經明行修講精熟具此才堪教育者

兼試經史

識文律者然後試策

舉

刺史縣令

舉將軍都督刺史

歷

州縣擬臺省 文獻通考云明皇即位勵精為治制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

鏡妍媸衡輕重 唐書云魏知古先天二年冬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事上深以為補公上制曰卿以宰臣往如大選遂能綜本革弊忘私徇公正色而行措心不撓鏡已徹則妍媸必鑒衡已舉則輕重閱處服遠聞之益用嘉歎

吏部兵部一時精選 玉海云張九齡與嚴挺之知吏部選陸景融知兵部選皆為一時精選

武選亦治 又云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免任散官 冊府元龜云開元十六年國子祭酒楊瑒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一二恐左氏之學廢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亦請量加優獎遂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

李林甫賀野無留才 孔帖云李林甫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策斥己即建言士皆草野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覆試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野無留才[illegible]

不以親故自嫌 文獻通考云德宗即位于寒武以崔祐甫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給知夫後衆選不至詔為江淮守補使後采選流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實動各不忍為

一榜盡除京官通判 聞見錄云太祖幸西都張齊賢獻十策既歸謂太宗曰吾幸西都為汝得一賢宰相太宗即位齊賢方赴廷試帝欽其居上第有司置於丙科帝不悅故一牓盡除京官通判

貢八行 玉海云大觀元年詔士孝悌睦婣任恤忠和八行貢入太學大司成考驗取旨釋褐

選法如權衡 山堂肆考云宋王質字子野判吏部銓選號為稱職而選法未嘗更易人或問之曰選法備具如權衡在執者不期其輕重耳何必屢更

吏不得遲 言行錢公璽姆判吏部的書荒後学天官四選凡五年每遲人改官闕弊其乃數吏洗始求職故為糅帶公渭吏曰某官綠其事當會某處仍引用合用餘制及具憂無羸落狀上自是吏不得選同

始於皇統 又云金式東始於皇統時其制與許於泰和式有上中下二第

奏孝行 又云章宗明昌三年有司奏崇海州文登縣王宋孝行以常桌進士并試其文特賜同進士出身

四書大義 元史云泰定四年福州舉策留睎問以四書大義對

曰無過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試大書 續文獻通考曰李東陽長沙人五歲以奇童舉明景帝召試大書獨對喜甚詔入京府學肄業

薦舉才行 續文獻通考云景泰三年詔各處見任官負果有才行政事優長拘於資格在下僚者並許在內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正官薦舉赴京所舉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

選舉五

增 詩 唐馬異送皇甫湜赴舉曰馬蹄聲得得去入天子國借問去是誰秀才皇甫湜含吐一腹文八音兼五色主文有崔李郁郁為朝德青銅鏡必明朱絲繩必直稱意太平年念子長相憶 宋王元之聖上親試貢士歌曰天王出震寰宇清奎星燦爍昭文明詔令郡國貢多士大張一網羅羣英聖情孜孜終不倦日斜猶御金鑾殿宮柳低垂三月煙爐香飛入千人硯麻衣皎皎光如雪一一重瞳親鑒別孤寒得路荷君恩聚首皆言盡臣節

增 書 元陳祐三本書曰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為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為至公而輕選舉皆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以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輔蓋亦多矣或起之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繼之於屠釣或遇之獻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

舉之著遺陰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於宋金數百年閒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少之閒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令魴之在河鯉之在各其取之之術固有筌罶罟鈎之不同期於得魴鯉則一也

增疏陸贄疏曰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端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證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柬僚屬之明驗也臣待罪宰相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舉授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七　選舉　十六

贖金亟副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則觀其所舉即此義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七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八

政術部十七 貢舉

貢舉一

原 登龍 退鷁 位列春官 職司貢舉 天子求賢 諸侯貢士 數求多士 精選羣材 盛矣會府 直哉主司 精鑒茂才 明試諸難 懸甲乙之科 拾青紫之士 握靈蛇而來 中正鵠而取 禮闈之司重其任 文囿之主難其人 撞鐘之鳴以待下問 止水之鑒寧遺上才 職當可試惟慮遺才 經苟未明難用拾芥 守明試之司豈宜失士 當文思之代必待得賢 楊葉不穿雖十上而下第 桂枝可折以三道而登科

增 春闈 夏課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執業以出謂之夏課

賜餅 折花 洛中紀異曰昭宗幸南內興慶而方會餅餤時進士在曲江有聞喜宴上命傳人數各賜紅綾餅餤所可以全合進上命中官驗以賜故徐寅詩云莫欺老缺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 天中記曰僖宗聞新第宴於曲江乃命折花一金合令中官馳至宴所宣口敕曰便令簪花勸酒無不爲榮

燒尾 點額 西齋話記曰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謂虎變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燒除乃得成人故云燒尾一云新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以羊事對 韻府羣玉曰大鯉不得登龍門者點額暴腮矣

窺龍 戰蟻 宋王安石夜讀試卷詩蕉中得虛初疑夢縮下窺龍始眭負 事文類聚曰至和嘉祐間場屋爲文尚奇澀歐公力欲革其弊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梅聖俞作參詳官夫引試前已酬詩極多歐公有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聖俞有萬蟻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爲諸公所稱及放榜士論洶洶以爲主司唯唱酬不復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爲蠶蟻自是禮闈不復作詩

主酒 探花 摭言曰進士榜出鄭後便往期集發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 天中記曰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

榜花 殿雷 記纂淵海曰唐人中以來禮部放榜放取二三人姓氏稱解者謂之色曰人六曰榜花 彙苑詳註曰宰數揚視月曰某人閣門則承之以簿於背下備士六七人許聲僎謂之膳準方謂之編殿雷

施榻 過閣 玉海曰嚴楚之爲吏部侍郎施特類試崔湏典縛銘進文取通考曰監察御史當緯言制科不過三事一綴樂詞業二試六論三對制策而進表亦皆夙著延策宣素備生六論一謂胃之得習人以爲難

泆科 覓舉 揚子曰儒以發笑史折謁喜書曰今之舉人墅點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嘗陳詩惟希叙垂之澤摩頂至足寡荷提攜之恩故容號寧人皆攜見衆

擢袖 拂衣 韓愈順宗實錄曰韋執誼巧慧便辟得幸於德宗貝從但元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餘致名位幸春已達寧可如此自毀家議柏引身而去執誼大遊保 記纂淵海曰楊大年爲翰林學士典禮部試天下士十日會彌里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衡堂薦有以數之大年乃作色揚衣而入則曰丞休茲大年果知貢衆凡用丞終哉者皆中巠

女童 軍士 文獻通考曰淳熙元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扶試所通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詩封講入續文獻通考曰累秦元年翰林特講學上劉銓王考楷天及揭曉第一人劉宣盧龍單以也同事者欲更之銓字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

容甚麗 貌不揚 文獻通考曰漢孝武元光五年詔策賢良天子擢公孫弘對爲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爲傳士續文獻通考曰建文帝二年策試禮部中式舉人賜胡靖王艮等及第出身有差廷試策艮最優以貌不揚易靖第一後艮死建文之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衣如雪　袍似銀經濟類編曰郡國所選舉士千萬盈冬之月集於京師麻衣如雪紛然滿於九衢　記纂淵海曰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皆名士　多宰相孔帖曰孫遜取鄭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內有名士又曰賈餗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宰相

明水賦　綠竹詩洪興祖韓文公年譜曰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為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外書左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文獻通考曰貞元四年太子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試綠竹詩背王羽古說而直以為竹史記敘載淇澳之竹正論產也

居臺省　為公卿

文藝冠時登翰之於畫

隔進士　變秀才

之陳起呈狀曰貢舉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學士日待漏絕天下科舉之弊以進士業年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

慈恩寺　建福門

他時有將軍朝賀書之事日排光範門奏過事文非類聚日於新進士自慈恩寺題名建福門

古柳賦　瑞雪

詩文孔帖曰呂渭遷禮部侍郎時貞元中考吏部詩曰華陽觀裏復令貢士賦古柳賦瑞雪詩

贊輪心　高郢拒請

遺文入蜀一篇各一篇經義各一篇上大宗試賦上宗英蜀臣童子舉詩

燒燭三條　賦曰五色

先甲作詩云白雪十分照奇明一片異雅須奪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畫難成兩篇說言樂人試日

三曉王文禮德貢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舉子答云入韻賦成驚破初出之

帕開封　朱衣點頭

坐復常對一朱衣人時復點頭

春官桃李　南宮風月

雄入彀　神仙注榜

侍臣上天下分明定得入寺吾郡春門開鎖榜傳神

皆選詞藝　多放才名

見雲五色　夢萊一苗

論疑子固　黜必方叔

人數根說又東坡集有附方叔落第詩曰平生設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

郊祁得名　遵适入等

文獻通考曰仁宗天聖二年賜舉人及第出身有差宋郊與祁俱以詞賦得名時奏祁第

一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郊第一祁第十又曰洪遵入中等洪适入下等高宗覽其文歎曰此洪皓子耶父

在遠能自立忠義報也

楚金請退　景莊及第

唐書曰張楚金與兄越石同舉

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狀罷越石楚金進曰以廢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俱退李勣曰圖家貢舉本求

才行何妨變與遂俱進士擢第又李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毋無雖景莊兄景讓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令

歲不可不取可雖被兄每歲久雖由是始得及第

玉筍知名　瓊林賜宴

孔姑

曰李宗閔復爲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沖薛庠袁都等世謂之玉筍下詳後第二

王師旦下浮豔　杜黃裳訪孤寒

天中記曰貞觀中王師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

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

以衡詞

曰此輩誠有詞華然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又曰貞元

七年杜黃裳知舉問尹樞時名籍甚乃微服訪之問場中名上榻唯唯黃裳乃告曰其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

矣唯得一人其也不徐盡知敢以為請楫舉然謝云既奉下問敢有所隱即言子弟有崔元翰孫寒有林藻令

狐楚數人黃裳大喜其年擢狀頭及第

董方九舉不第　張綱五處作魁

記纂淵海曰董方元舉不第號白蟆明紹坦書第篇臣攻和中張伯紀綱以三舍釋褐徽宗御崇政殿

賜之及第領問知舉吏部尚書張克公對曰綱自本州升貢次公試大內舍校定上舍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

皆第一人所以京師有五元之目上曰張綱五處作元必不是偶中嘗緩裝之遂除太學博士

舉人須補學生　進士不博刺史

冊府元龜云天寶十二載詔天下舉人不得充鄉試

皆須補國子學生郡縣學生然後聽舉天中記曰唐文宗嘗言進士之盛宰相對曰鄉場中自云鄉貢進士

不博上州刺史上笑曰亦無奈何

宣宗命處甲科　章聖特許殿試

山堂肆考曰唐宣宗好文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溫庭筠以玉條脫應之宣宗命處以甲科為令狐綯所阻蓋

綯嘗問事於庭筠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奏曰庭筠有才無行卒不

發第庭筠有詩曰早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文曰宋王奇字漢謙韻州人為李文定迪客文定義

章聖臨軒見屏間有詩曰鴈聲不到歌樓上秋色偏堪客路中問知奇作召見占對稱旨特許殿試既登科南

詩曰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貢舉二

原　待問　待取

增　遇家諱

南部新書云凡進士入試遇題目有家諱即托疾下將息狀求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謹牒如的暴疾亦如是

名犯主文家諱

天中記云進士犯主文家諱與音同字不同亦不敢入試如崔殷夢知舉以父名為從則諱仁澤不敢試

制舉

文獻通考云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試之日天子親臨親之策高者待授以美官

以術詞

其文與出身

貢院

玉海云禮部有貢院自唐開元始

策舉人含元殿

文通考云開元八年上親策舉人於含元殿問曰古有三道合應從一道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

宋五坦率

天中記云德宗夏中微行西明寺宋濟蕎巾抄書上曰措大茶求一碗曰攜水方熏可自業之

上又問作何事業是何始行濟曰姓宋第五適進士舉須臾開呼官家濟惶恐起拜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

放榜上問有濟名否使回云無上曰宋五又坦率矣

急賢諳子

孔帖云試傳師時給事中許孟

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數士幾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

人脫中第則累公衆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諳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

得杜顗足敵數百

又云杜顗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謂曰得杜顗足敵數百人

劉蕡下第

冊府元龜云劉蕡寶曆二年進士耿介疾惡言及世務激洪澄清之志文宗即位策試賢良蕡切論黃

門太權將危宗社考官數服以為漢之晁錯無以過之而中官當塗不敢留在籍中物論喧然登科人李郃謂

人曰劉蕡下第我輩厚顏矣

文宗自以題畀有司 孔帖云高鍇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鍇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

以隸人待士 孔帖云舒元輿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時者宰相公卿由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此至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試非所以下賢也羅棘遮截疑其姦人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自引去而不肖者爲陛下用也

自將脂炬 文獻通考云舒元輿舉進士見有司鈎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炬餐具皆人自將

其父在重任 冊府元龜云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及第三人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首以文藝爲宗所知其父皆在重任不敢選取其所試詩賦並封進取進止令翰林學士韋琮等考盡合程度

文星暗 記纂淵海云大中中天官奏云文星暗科場會有事後更三科盡覆試復落考官皆罰俸

漏洩題目 事詞類奇唐書大中九年吏部試宏詞舉人漏洩題目爲御史所劾考官刑部郎中唐扶出爲處州刺史其登科十人並落第、

鄉貢進士李道龍 天中記云宣宗酷愛進士及第每對朝臣問及第苟有科名對者必大喜便問所試詩賦題目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稱好者錄不中第者皆移時常於內自題鄉貢進士李道龍

以孟子爲主 又云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上疏請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同不報

冬烘 又云鄭薰侍郎主文誤以顏標爲顏魯公後取之時舉子賦詩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槐黃 南部新書云槐花黃舉子忙

字體濃淡相間 錦繡萬花谷云李紓侍郎放舉人命筆吏勸紙書榜未及嶺禮部貢院字吏得袤令史王祖亦善書詔令紓事值祖辭以彊筆染不能加墨字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嫻自後去之遂爲故事

天雞有二 天中記云淮南張佖知舉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賦佖但以文選中選句爲題未審詳究也有遊士白試官云爾雅螒天雞翰天雞天雞有二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驗釋蟲有螒天雞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樗雞釋鳥有鶾天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江南士人深於學問如此

全

爲司空先輩 北夢瑣言云王凝知貢舉司空圖才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許其名姓甚晴歲事太遠有浮薄者議之爲司徒空王知有此說因召一榜門生開筵宣言曰某竊忝文柄今年牓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圖聲彩益振

焚香 沈氏筆談曰唐故事貢院設香案於階前與舉人對拜列坐設位至於試學究則撤去席幕故歐陽修詩云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

聞喜春闈 冊府元龜云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勑新及第進士有聞喜宴春賜宴逐年賜錢四十萬、

改令晝試 天中記云國史竇正固傳舊制夜試以三燭爲限晉長興二年改令晝試正固以短晝難成奏復夜試周廣順中膺虞奏復用晝試

未嘗搖動 冊府元龜云張昭任晉爲左丞少帝開運三年命知貢舉諸侯受路請託甚衆昭未嘗搖動但務公平得銓衡之體、

不得稱門生 文獻通考云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及第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弟姪及目爲師門恩門并自稱門生

賜宴瓊林院 彙苑詳注曰太平興國八年宋白等並賜及第歸宴瓊林院後遂爲定制

豈容走吏竊科名 文獻通考云太宗端拱二年親試舉人有中書守堂官陳貽慶舉周易學究及第上知之令追所受勅麻因謂侍臣曰科級之設待士流也豈容走吏冒進竊取科名

登第近萬人 玉海云王元之曰先帝舍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翕二紀登第亦近萬人

賦一篇詩六章 文獻通考云眞宗景德二年撫州晏殊年十四大名府姜蓋年十二長吏並以聞召試殊詩賦各一篇蓋詩六章賜殊進士出身蓋同學究出身

給衛士 東齋記事曰蔡齊及第眞宗臨軒詔金吾給衛士七人清道許出入則兩對引唱傳呼

特取落韻 問奇類林云李文定公迪在場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預省試主司皆欲得之已而不在選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試卷覆視之則以賦落韻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旦時爲相從其請既廷試選爲第一

臨軒策試進士 錦繡萬花谷云呂公著知貢舉客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辭賦非樂賢求治之意今來廷試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咨訪治道自是上臨軒始以策試進士

大科文字 聞見錄云范文正公以制科薦富鄭公弼富公辭以未習范公曰爲君闢一室皆大

科文字可壯試館忠孝狀元記纂淵海云皇祐五年廷試進士前一日取道選奉焚香祝之
曰願得忠孝狀元洎唱名乃鄭獬也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閒見錄云至和間富
鄭公弼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段希元龍升平同爲學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爲天下制至
今行之堯舜是幾種事西清詩話云世傳歐公掌禮闈舉子問堯舜是幾種事公曰疑
事不用也觀此乃南唐湯悅揚鑾罷答見鄭文寶江表志久虛之等文獻通考曰故事制科分
五等第中選者皆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故了贊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高
宗親書黏殿壁事文類聚云陳俊卿福州人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
賦第五韻云黃前金規不日復齊魯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慶高宗親書以賜黏之殿壁乃唱名問卿
年幾何有幾子對曰臣年七十三尚未娶乃出內人施氏嫁之九成言無畏避文獻通考
云紹興二年親策進士張九成等時凌景夏爲第二呂頤浩言景夏詞實勝九成請置第一上曰士人初進便
近衛部

須別其忠佞九成上自朕躬下至百執事言之無所畏避乃擢寘首選一古一今三等
取人又云博學弘詞科紹興二年立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於內雜出六題分爲三
場每場一古一今以三等取人富弼李后困學紀聞云宋制科至宰相者富弼一人孝宗時復
制科止得眉山李垕一人垕字仲信爲南北史世說傍犯名諱袁苑詳注云共遵知禮部貢舉
一士賦犯諱場又對策剴切皆犯名諱公爲取吉詩降等奏名乾淳體文獻通考云孝宗時儒生
洪興詞章雅正號乾淳體三學諸生赴省試續文獻通考云淳祐六年詔昨令三學各
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而諸生合詞控免乘養望高其令在籍諸生並赴來年省試一次御筆賜
程珌又云理宗寶慶三年御策賜程珌以下曰夫文辭浮靡者必非偉厚之器議論詭激者必無正平之
用上取之際其務書此文昌星明又云史稱仁宗皇慶初詔行科舉至延祐二年始開科取
士先是至元乙酉三月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幸上都丙子帝生於儒州是夜張起巖亦生及帝

之即位始設科以取士而起巖適爲第一論者以爲非偶然也

貢舉三

增詩唐劉禹錫送韋秀才赴舉詩曰君門起天中多士
如星攢煙霞覆雙闕抃舞羅千官清漏滴銅壺仙廚下
雕盤熒煌仰金榜錯落飛濡翰古來長策人所歎遭時
難一鳴從此始相望青雲端　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
詩曰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
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　劉虛白試院獻裴令公詩曰
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
猶著麻衣待至公　孫山答友詩曰解名盡處是孫山
舅術哲

餘人更在孫山外　孟郊登第詩曰昔日齷齪不足嗟
今朝曠蕩恩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曹鄴杏園即席上同年詩曰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
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枕上數聲鼓衡門已如市
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怱出九衢僮僕顏色異故
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晴陽照花影落絮浮野翠對酒
時忽驚猶疑夢中事自憐孤飛鳥得接鸞鳳翅永懷共
濟心莫起胡越意　韋承矩題都堂壁曰褒衣博帶滿
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
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

攝攝不知誰是謫仙才　宋蔡持正崇政殿放榜詩曰黃帕開封出奏篇銀袍二百玉階前威顏咫尺瞻中扆名姓傳呼下九天宮筆旋題黃甲字禁門已逐杏花韉孤臣拜賜交悲喜想望光芬十五年　元周伯琦廷試奏進士榜詩曰太平天子策賢良詔問天人白玉堂校藝盡尊周典禮策名寧數漢詞章風鳴松蓋宵聲散雨浥梨花雪色香承乏幸陪諸老後凌晨金榜出明光。歐陽元詩并序曰泰定丁卯八月十二日崇天門傳臚賜進士右榜第一人阿察赤左榜第一人李黼皆肄業國學日新齋余西廳授業生也是日京尹備鼓樂旗幟麾蓋甚都導二狀元入學謝師拜余明倫堂榜眼劉思誠探花郎徐容暨因同年黃晉卿彭幼元從予遊亦拜其側其餘進士以門生禮來拜謝雜遝不記姓名圜橋門而觀者萬計偶成絕句以紀其事禁院層層桃李開天街繡轂轉晴雷銀袍飛蓋人爭看兩兩龍頭入學來汲墨題名二十年一官獨自擁寒氈居然國子先生館三五魁軅拜座前　馬祖常試院雜題曰小雨霏微不作泥棘闈魚鑰待晨雞銀袍影近花燈立綵戶光連粉署題霡霂已霑文運慶絪緼猶覺化鈞齊端門三月黃金榜應有商霖應上奎　又曰蓮炬銀臺隋蠟泥羅翰

重席纖文雖計偕萬里人交趾骨買千金馬月題省樹春回珠蕊亞御溝氷泮縐波齊臚傳名上多龍虎昨夕官占已報奎　又曰春闈新雨透花泥學士聯詩擬闢雞騕褭龍媒來大宛狻猊獅子出雕題宮花壓帽牌金小官錦裁袍綬綵齊奏牘三千方朔健天章爛漫象西奎　又貢院詩曰杏園三月換銀袍燕子西風背伯勞賦罷長楊傳唱急天門金榜日華高、又曰紅綾餅餤出宮闈賜宴恩榮玉殿西白髮詞臣曾射策榜名欣見武都泥　貢師泰殿試後詩曰春風馳道入宮牆青瑣深沈引夕郎草染綠波生太液花扶紅日上披香聲名已重千金璧恩寵方隆七寶牀治世斯文今極盛九天星斗自成章　薩都剌及第謝恩詩曰禁柳青青白玉橋無端春色上宮袍卿雲五彩中天見聖澤千年此日遭虎榜姓名書彩紙羽林冠蓋竪旌旄朝回龍尾頻回首玉漏花深紫殿高　又賜恩榮宴曰內侍傳宣下玉京四方多士被恩榮宮花壓帽金牌重舞妓當筵翠袖輕銀甕春分官寺酒玉杯香賜御廚羹小臣涓滴皆君賜惟有丹心荅聖明　明高啓送貢士會試詩曰國家文治今百年多士執贄皆知天南宮坐試二三策能使海內無遺賢院門晨開官燭爛白袍鵠立人五千上談

禮樂祖姬孔下議制度輕譬元臨軒曾看宰相賀雲間盡見當臚傳看花或騎太僕馬錫宴每給司農錢登朝出牧知幾輩冠佩劍舄紛相聯

增 序 宋范成大姑蘇同年會詩序曰進士科始於隋盛於唐本朝因之偕升者謂之同年衣冠之好由來尚矣唐人尤意期集燕設之名亡慮十數而曲江大會長安坊市爲半空天子至御樓以觀當此時通榜之士意氣相予甚厚否則有紫陌青雲之譏國朝畧去浮侈但存聞喜一燕而同年之制則加詳焉既朝謝揆日集貢院奉賜第錄黃於香案則拜禮畢吏以齒班立四十以上東序西鄉未四十西序東鄉推年最長若最少者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南鄉少者北鄉春官吏贊拜少者拜又贊荅拜長者洎兩序皆再拜謂之拜黃甲敘同年所以明章風期篤敘事契委曲之意過唐遠矣士大夫寔得輕負此意翹然雲散異日相視如塗之人乎

增 論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本朝雖大封拜百官亦未嘗具服拜賀惟於策士傳臚之後羣臣致辭慶賀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由是觀之則祖宗所恃以求賢輔治之具誠莫先於進士一科是以百年以來凡明治體建功業者皆自此塗以出唐史言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

文而少實及其臨事施設奮其事業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宋人亦言豪傑之士由之而進夫唐宋取士以詩賦多文而少實尚足以得一時之豪傑以爲名臣況本朝取士之制本六經語孟之文用濂洛關閩之說即漢人所謂經術宋人所謂道學者也爲士者誠專心於此而有所得焉上之人精擇而謹取之必名實相符文質相稱然後得預斯選焉其所得之人才當不止於唐宋而已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八

政術部十八 徵聘 考試 辟召

徵聘一 不起附

原 五反 三往 史曰伊尹隱居使人聘之五反然後肯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可

就見不可屈致先主遂詣亮三往乃見 身勤 禮慰 高帝詔有稱明德者長吏必身勸爲

之駕謂身自往勸以車駕府遣之黃瓊聘辟不應有司劾不敬詔命郡縣以禮慰遣之乃至 翹車

貴帛 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注聘士之車古者聘士以弓也易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

夢得 敷求 高宗夢傅說曰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旁求諸野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敷求哲人 蒲輪 蕙帳 漢以蒲輪徵枚生孔稚圭北山移文蕙帳空兮夜鶴怨

過式廬 詔爲駕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廬式之宣帝徵夏勝曰徵賢者宜駕之詔爲駕也

詳隱逸 詔時食 載上道 上詳選舉武帝詔樊英字季齊順帝備禮徵聘詔責郡

縣郡縣載上道到稱疾強輿入殿猶不屈使就太醫發羊酒後天子爲設壇席有司奉引賜几杖拜五官郎

將譚者初謂必不降志及詞又無奇謀深策帝失望引 商山四皓 陳氏三君

漢四皓隱商山惠帝爲太子爲書卑詞安車迎以爲客乃出 陳寔父子世號三君每宰府辟命常同日至焉

鴈成羣丞業交至當世榮之 賁然 沽諸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求善賈而沽諸

在谷 及門 仕進之門 鶴書 蒲帛 詔書 辟命 仄

席之求 軟輪之聘 賢遺林藪 帛賁丘園 縻之

好爵 寘彼周行 德成而上 祿在其中 旁求俊

乂 兼濟天下 聘以尊賢 仕而貴義 聘丘園之

耿介 辟郡國之賢良 將弘濟濟之多 必在茇茇

之貴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元豹隱霧雖欲退藏 白駒在場亦宜維縶 增 叢桂

小草 王逸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詞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世說曰謝公始有東山

之志後嚴命屢臻始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

稱謝未即答郝隆在應聲答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有愧色 侯時 達變 冊府元龜

曰唐文宗開成元年制其有抱器侯時隱身巖穴奇節高行可激風俗者各以名聞 又曰梁太祖開平四年

詔其有卓犖不羈況習自負通王伯之上冕遠文武之大組究古今刑政之源達禮樂贊文之變朕則待以不

次爵以非常 給廄馬 衣章服 冊府元龜曰德宗即位初以孔述睿爲諫議大夫加

金資朱綾令河南尹趙惠伯齎詔書元纁束帛以禮聘送審級至召對於別殿於殿第宅給以廄馬爲皇太子

侍讀 又曰貞元四年以陽城爲右諫議大夫城以褐衣至帝遣中官齎章服衣之而後召見 爲憶

爾兄 就問其母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時杜如晦弟楚客隱居嵩山貞觀四年召拜給事中

太宗謂曰寓懷爾兄憶嵩見爾貢歲朕意錄爾兄忠義也 又曰田遊巖者雍州三原人初徵太學錄事復張

歸遊於太白山其母與妻子並有方外志意與遊嵩同遊山水三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

稱許由東鄰高祖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又親至其門遊巖山服出拜帝令左右扶之請曰先生養道

山中比得佳否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帝甚數因勅遊巖就行宮授崇文館學士

兒孫拜鵲 處士聽雞 山堂肆考曰唐孔溫裕冀州人以直諫眠鄉州有鵲迎於庭兒

孫拜之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二字未幾徵還果有此拜 事文類聚曰穎上常夷甫以行義著朝廷官

之不起 歐陽公晚年治第於穎思歸未得嘗有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公既致仕而處士以

待制起朝請 學行深純 經業優洽 通鑑曰安帝時陳忠薦周燮馮良學行深

純帝以元纁羔幣聘之 冊府元龜曰司馬才章博涉五經善緯候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諸未學者周表儒

教凌遲豈有後進之士經業優洽而未用者乎因徵才章及王璞王恭俱拜為博士　適副朕心
誠如卿言　續文獻通考曰元英宗至治三年拜住言趙居信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喜
曰卿言適副朕心遂以居信為翰林學士承旨澄為學士　又曰洪武七年上御東樓宋濂侍問曰天下雖定
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對曰會稽有郭傳者雖寄跡釋氏誠奇才也上曰傳之文可持至乎濂以其
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言即召見罷翰林應奉　迴紫洞之遊　齎元纁以聘
冊府元龜曰明皇開元十四年敕曰前刑部員外郎辭陽穀道士崔成門承賓仕志慕元宗質辭簪紱之榮遂
托羅塵之外樓遷隱約鑄往忘歸宜迴紫洞之遊俾在青宮之列可太子先馬　下肆給殿馬主遊　不
起　〔原〕洗耳　圖形　許由隱於箕山堯聞其賢聘為九州長由聞其聲乃洗耳於穎川之濱
後漢桓帝徵姜肱不至遣工畫其形狀肱臥幽室以被韜面竟不出　飲毒藥　哀明膏
公孫述持毒藥徵李業業曰欲誘我以高位重餌遂飲藥而死　龔勝被王莽徵不食而死有父老來弔甚哀

曰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我徒也遂出不知其姓名　愍勞官職　積累名
位　昭帝徵涿郡韓福至年老以帛冊書曰朕愍勞以官職之事大夫其歸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傳舍縣次
則酒食從者及長吏存問八月卒帝賜使祭祠以中牢　七略曰名累我身位累我躬　稱名不
稱臣　可見不可詘　後漢王霸字儒仲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
有所不臣　李彊為益州牧謂揚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待之此人可見而不可詘及相見乎不
敢請為從事　雖全獨行　且亂大倫　儒有特立獨行　子路曰不仕無義欲潔
其身而亂大倫　唐堯高許由之風　漢帝重嚴陵之志　上許先耳
注　後漢嚴光字子陵光武欲授之官光曰昔帝堯大聖許由洗耳於河濱今臣欲效箕山之節陛下遵帝堯
之跡光武雖重之　迷邦非仁　不仕無義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
謂仁乎　樂而無悶　寵則可驚　有輕軒冕　不事王

侯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從吾所好　與子偕隱　雖勤五反之
命　終傲三旌之禮　宜欽高士之風　難奪匹夫之
志　與夫僶俛從公　未若逍遙樂道　僶仰以沐堯
曦　棲遲而歌舜塗　時有昏明理亂　道包舒卷行
藏　閉門却埽以慰餘年　結宇幽巖時堪養性　貧
白駒之德亦既逢時　蘊元豹之心獨思避世　抗高
尚之風則宜矯俗　遇休明之日安可述邪　杖藜含
穆雅符三徑之歡　飲水曲肱取逸一瓢之樂　〔增〕畫
牛　牧羊　藝文類聚曰梁陶弘景屢聘不出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
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冊府元龜曰開元十二年以安車徵徂徠山隱人王希

夷赴都希夷徐州滕人孤貧好道父母終為人牧羊以取傭供葬畢隱於徂徠山車駕東巡敕州縣召以數禮
及至都年已九十六矣帝使中官扶入宮中與語大悅以年老道審不可居以職事乃下詔可朝散大夫守國
子博士聽致仕還山　採藥　好酒　山堂肆考曰龐德公皆居峴山之南平生不入城府劉表
數延請不能屈因候耕於壟上妻子耘其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
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攜其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反　冊
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四年徵鄭雲叟為右諫議大夫羅隱之賜號希夷先生隱之雲叟俱好酒能詩及長嘯
日攜酒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詠上聞其名故遣劉均等齎詔書徵召其後雲叟辭疾不起　逃名
求死　山堂肆考曰東漢扶風法真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順帝欲致之四徵不出友人郭正稱
之曰真名可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　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
人初入太平山十餘年以母老還若耶山中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居剡先敷著名

人或憂之彼而數死故會稽人士以漸吳人曰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三返 十至 漢後
書曰光武備安車元纁遣使聘嚴光三返而後至帖曰類滿居青巖山朱訪使苗晉再表之諸府五辟詔孔
十至堅臥不起 徵士 聘君 文選曰後高徵而不就曰徵士韻府羣玉曰徵隱士不起者號
聘君 指翔鴻、教舞鶴 世說曰後魏郭瑀字元瑜少有拔俗之操張天錫備禮徵之使
至元瑜指翔鴻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 事文類聚曰章聖幸汾陰回望林間亭幽可愛意非民俗所居時
隱野方教鶴舞俄報有中使至抱琴踰種而走後冠萊公領洛凡三使邀不至 守素修寡
嗜慾 上詳第三條唐中宗詔冊府元龜曰明皇先天二年詔通事舍人盧徵處士范陽盧伯璵伯璵善
書畫屬文不婚娶皆慾於萬高使至屬疾不就徵所賜束帛亦辭不受 會淳風好
大言 冊府元龜曰開元六年徵嵩山之逸人盧鴻至詔曰嵩山隱士盧鴻應辟而至訪之政道有會淳風特
宜與五品官授諫議大夫丙辰鴻以衰辭位又曰建中三年以洪州處士田佐時為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
攻術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九 徵聘 五

佐時偉容儀步徵經史好大言默陟使袁伯言薦之徵拜官竟不起 踰牆而避 鑿坯
以遁 事文類聚曰段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之文侯過其廬則式 潛確類書曰
魯君聞顏闔賢往聘之鑿坯以遁坯星後之也 不如一老 何假百城 碑層
類書曰漢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不至時人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魏書曰李謐字永
和鄉黨有薦之者屢辭收學守道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白雲留住
明月無痕 潛確類書曰陳摶號希夷先生居華山宋太祖召之謝表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銜來一
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 山堂肆考曰宋管師復龍泉人與弟師常俱有盛名從胡瑗遊師復自號臥雲先生
仁宗召至問曰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送見
宰輔 致書丞相 聞見錄曰華山隱士陳摶字圖南藝祖登極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
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輔 續文獻通考曰元順帝至正三年徵處士杜本不至本在武宗時嘗召至

京師辭歸隱武夷山下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脫脫為之使者徵至杭州固辭上致書丞相曰以萬事合
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十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 孤雲自飛 白璧可
汚 潛確類書曰南康傳廬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南巡過潯陽詔舉逸民左右強以應詔老人曰棄
仁如天孫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 南康志曰晉崔法賜節祭光佳武帝以徵騎郵召客勉之就聘乃正
色曰吾家不仕四世矣使白璧點汚可乎 夷齊不厭薇蕨 黃綺無悶山
林 南史曰阮孝緒天監十二年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不至裴峻請曰往古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徵子不
御道可乎孝緒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己何關人世 所謂
不召之臣 幸逢有道之朝 續文獻通考曰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徵劉因為集
賢學士辭不至因字夢吉容城人前後徵皆辭尋辭歸至此復徵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所謂不召之
臣其斯人之謂與 又曰明太祖洪武四年召永豐劉子孚便殿諭曰君子為學當見用於世朕將官之子曰
攻州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九 徵聘 六

幸逢有道之朝凡有血氣咸思效用但臣年益已衰恐負天恩辭還山
徵聘二
增 幡然改 孟子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
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原 天
下歸心 武王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 席珍待聘 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聘待席常猶之
鋪陳也陳上古之道 治國之道 白虎通曰天子之聘求士者貪議治國之道 三旌之
禮 聘士之禮 乘私車 哀帝謂龔勝曰大夫來私車來耶勝曰唯唯 增 往來屑
屑 合璧事類云王良病歸就徵還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原 執法檢下 所為世祖召不至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辟而應焉後朝會顯宗戲之對曰先帝秉
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月餘罷歸 乘柴車 韓康字伯休恆

帝徵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車先發者行亭長以韓徵君當過發人牛治道適見康以為田叟也奪其牛康釋駕與之使者至曰奪牛翁即徵君也

以法繩下 李嘉字孝和少有高行罣岸三府不就辟帝命為從事中郎引見曰先君辟召不應今至何也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繩下故畏禮法而來

增 不得已 彙苑詳注云江夢孫先主聞其德集以學帝聘之數四不得已乃起

鳴騶 孔稚圭北山移文云鳴騶入谷鶴書赴隴

開學館以待士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初為秦王徵求草萊買辟招聘皆自遠而至因開學館以待四方之士

給安車 續文獻通考云元武宗大德八年徵蕃輿赴開命有司給以安車

遣使徵四人 又云明太祖洪武度子奢使贊宋濂劉基章溢葉琛至金陵奇闕陶安曰四人者向加安曰皆臣所不及也

不起

增 徵君 後漢書黃憲傳初舉孝廉又辟公府竟無所就天下號曰徵君

原 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與

鳥獸同羣 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神龜曳尾 楚王使使聘莊

周周謂使者曰吾寧曳尾於塗中

增 侯山 潛確類書云漢王元隱侯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名侯山宋之問詩王元拜置侯是也

原 守箕山之志 王莽徵薛方方辭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啓下興唐虞之風臣亦欲守箕山之志莽說其言不強也

增 被髮稱疾 高士傳云牛牢字君直世祖為布衣時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刺史郡守奉詔就家存問牢遂被髮稱疾不答詔命

側席幽人 後漢逸民傳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所謂舉逸民而天下歸心者肅宗亦禮鄭均召高鳳以成其節

原 願守所志 後漢周黨字伯況好清節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及引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許之

為賈自穢 王烈太守欲以為長史烈為商賈自穢得免

爭田自污 高鳳自言巫家以縣辟命復不免乃與寡嫂爭田以自污恐

抑

苟進之風 公車徵揭乘章著並稱表不至有司協大不徵正罪周景達留等議蒙以退讓為篤誠達以席之坐然淺進退斯是拜苟進之風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也

增 再舉有道 後漢書云申屠蟠字子龍再舉有道不就

觀乾象察人事 又云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司徒黃瓊辟之客有勸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不應

生行死歸 又云魏桓字仲英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梁管之流 晉書云朱沖字巨容每聞徵書至即逃入深山時人以為梁管之流

宜使身名並存 山堂肆考云戴逵字安道孝武徵之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匿於吳謝玄上疏歸請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

賜公主邑司以居 又云高宗顯慶四年徵孫思邈為諫議大夫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謝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

以居焉

李源上陳情表 冊府元龜曰穆宗長慶四年七月以前河南府參軍李源為諫議大夫源憕之子代宗授河南參軍源送驗酒肉不婚要不役僅償至是月帝命中使齎手詔一封絹二百匹趙東都麗之九月源上陳情表且讓所焉精以東處竟不從召

以高士召 事文類聚云陸龜蒙以高士召不至素善李蔚及當國召拜拾遺詔下而卒

野人未嘗至府廷 又云錢文僖自樞密留守西都一日屏騎從步至午啓訪象君陸書郭不焉為袋館也至睨騎從來郭君亦不寫勤送又門曰野人未嘗至府廷無從上謂錢相張然謂諸公曰滿人說富貴未為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年脩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遊二公相繼入相薦於朝命以職官不出

召見不屈 聞見錄云康節與富文忠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諸天下舉遣遣公意河兩府以以康節酉諮時文洛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不屈送以福建黃景應諮文忠不樂奏天下尚有遺才乞再令舉諮從之王拱長尹洛乃以康齊應語康節終不起

讓老夫一著 潛確類書云蘇乘直隱京口招興罰與徐鄭明洞召書直不起御明造朝

時便道過養且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明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明有慙色 老疾固辭 續文獻通考云洪武十五年徵耆儒鮑恂等至京師上見之賜坐顧問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 朝士皆驚 續文獻通考云吳康齋與弼英宗時徵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以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宜授宮僚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皆驚與弼疏辭恩而去

徵聘三

增 詔唐中宗神龍初詔曰敦夷齊之行可以激貪貴頹閔之道用能勸俗新除太子中書舍人王友貞德義淵藪人倫茂異學愛始於事親忠信表於行已富在文史廉於財貨久歷官位累聞課績及抗志塵外棲情物表

深歸解脫之門哲守熏修之誠頃加徵命作護儲闈固在辭榮陳情懇至朕方栄奬廉退懲靜澆浮雖思廊廟之賢豈違山林之願宜加優禮仍遂雅懷

增 表五代鄭遨稱疾辭諫議大夫表曰臣聞君子有應敵之方因時俯仰介士有不移之操與性逍遙康堯佐舜者洽道於君臣洗渭巢箕者寄形於天壤唯聖人之效業左庶物以由庚微臣學圃無成文場不調衆家室而有纍在下悲身世而無處求生因投迹眞元委心虛靜長揖當塗之客羣居在野之人幽蘭以佩於重襟蘿木用成於虛室或臨窗嘯傲或植杖耕耘樂在其中老

而將至西山采藥已有詠歌北闕彈冠曾無夢想安期綸綍下及煙蘿夫功大者其任尊職充者其責重方今內服百工外拜五長百爾黎獻一存至公載惟清朝寔急下士誠由陛下天網地絡容無所遺夏雨春風恩無不及青陽振其沈顇旭旦起乎幽棲將令匹微罔不率俾固宜勇别環堵言隨輏車拜丹地之明廷奉皁囊之清識東山心踊其如病何賤分隱淪滅思聞見九徵而往雖有語於莊周三召不行獨無求於殷浩仰祈皇鑒俯宥愚衷

辟召一

增 文獻通考曰漢武帝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而不革 山堂考索曰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是以朝廷無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於州縣者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爲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爲佐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爲議曹史

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別駕王渙以考城令而辟仇覽為主簿此屬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修潔於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議而猶未至纖悉於法也　文獻通考曰東漢時選舉辟召皆可以入仕以鄉舉里選循序而進者選舉也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者辟召也故時人尤以辟召為榮云　又曰隋時六部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　又曰按唐仕多由科目然辟署亦時有之其法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

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而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於石洪溫造張摶之於陸龜蒙是也　又曰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矣　續文獻通考曰元初諸王分地與所授湯沐邑得自舉其人以名聞朝廷而後授其職　又曰明內外大小官員悉聽吏部銓除並無辟舉之例

辟召二

原 **捐溝焚山** 後漢李充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捐溝中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特徵為博士時平亦為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　太祖辟阮瑀不就逃入山中太祖使焚山得瑀[illegible]賓使就伎人列瑀鼓琴作歌太祖大悅 **制服設杖** 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化以為俗　鄭康成大將軍何進辟不得已詣進進為設几杖不受服以幅巾而見一宿而去 **會葬誄哭** 蕭[illegible]辟申署皆不竟及卒會韓[illegible]王修為表讀於辟不竟從卒誄哭之 **懼法而來　失人遂去** [illegible]龔李[illegible]徵聘[illegible]司徒侯霸辟閔仲叔至不及致事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為不足問不當辟而不問[illegible]遂去 **名儒宿德　處士少年** 劉郃再為太尉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州[illegible]崔駰字亭伯竇憲辟為掾憲府貴重掾屬[illegible]刺史二千石崔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 增 **琴書山水** [illegible]人中記曰[illegible]敬字次[illegible]汝南人[illegible]辟為功曹[illegible]陵之陽遂[illegible]門[illegible]世祖

公車徵不行　南史曰[illegible]詡字彥度性[illegible]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不就主者數召詡乃[illegible]與族兄敦並遊林[illegible]以山水書籍相娛 **下士　用人** [illegible]府元[illegible]曰裴胄[illegible]江西[illegible]察使李栖筠有重望虛心下士幕府盛選才彥[illegible]官許[illegible]有學識一見胄心重之薦於[illegible]又曰馬[illegible]扶風人[illegible]曹王皐為襄陽節度[illegible]用人[illegible]未知名皐始辟之[illegible]以正直強幹[illegible] **隱蘇門　遊剡溪** [illegible]李光弼鎮太原辟為[illegible]曾[illegible]川遊會稽剡溪中好讀書長於箋奏[illegible]史張鎰辟為判官騶吏事而致於[illegible] **江統知人　桓溫喜客** 合璧事類曰[illegible]州事[illegible]為知人　又曰謝安年四十餘桓溫請[illegible]為司馬[illegible]到溫喜甚言平生歡笑竟日安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否 **必欲得人　豈以為已** 資治通鑑曰陳寔出於單微鍾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人西

府亭長陳寔可遂以爲功曹　言行錄曰范文正公辟
歐陽脩於幕下脩曰吾嘗於范公豈以爲己利竟不往

署爲記室　**徵爲學士**
唐房元齡曰房喬齊人唐太宗徇渭北一見便如舊識署
爲記室參軍　又曰李守素有管學高才爲山東名族
容賢罷律任識通號工讀論文寫名理是太宗平王曰
先徵爲學士署天策府倉曹

護之紗籠　**目爲玉尺**
記纂淵海曰張建封奏李
蕃爲判官有新羅僧能相人今判官至贊峰閑迎曰判
官是紗籠中人宰相冥司以紗籠護之冊府元龜曰
趙光逢幼者賢與勳守規韓儀者曰爲玉
界尺昭宗朝登進士第論月拜度支巡官

太祖大會　**莊宗公宴**
府元龜曰李襲字公度太祖爲天下元帥掌記一日大會府中佐
書記也　又曰周馮道識揖人唐天祐中
褒辟爲本從述官尋爲伯府從事莊宗歸留
公寶請張承守司子个於此會取一書記寧
以居酒辟之舉酒屬道查署太煎乎書記先
太軍戰爲元帥著此其原使曰張承置酒

王蕘不就試　**孔邈不赴職**
冊府元龜曰上莫若學舊屬文以
李父作相遷禪不寬科武就符初
故詳詞

崔瓘廉察浙南辟爲從事　又曰孔述兗州曲阜人乾
寶五年登進士第除校書郎　御以祕郎徵以疾方在廊寢
建歲龍不下辟爲羅紹威官

敬翔依王發　**龍敏客馮道**
於數敘翔字子振朝讀書光長刀第時梁太祖
元梁有曰夫使上發者翔黑人也社公爲與人爲切府
大於軍中大祖不知書真從近討問期所作受之笑領
傳知公幽人有才可與俱來沒見應對稱宗即補謂冊
日又曰龍敏幽州人少爲儒生遊都邑府莊宗定右發
敘故以馮道爲霸府記室乃客於河中能於道藏
年使聞承從容謂道曰今予爲友尚來何不相韜博
見涕得張甫封承業卿署然爲巡官與豈軍奏記家曾

原　**禮賢者**　禮記聘賢者以禮
名以禮　禮記聘名士前
增　**三節**　禮記云凡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在聘人以璞以召人以璞也
原　**徵同日**
官外不從命在府會書先至相遂詣御史府爲掾也
延年以御史府辟舉延年至丞相府徵書同日到
外不從命者召聘人以璞以

增　**白**

首一節
後漢書曰吳良字大儀東平王蒼辟爲西曹掾
良曰良齊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
薦顯宗以良爲議郎

收士心
記纂淵海云幽州牧朱浮年少有
後才欲厲風節收士心辟召州中
名宿皆引置幕府

原　**召同時**
陳寔子紀諶並著名每辟召常
同時豫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諶
元僚詳徵聘

詐軍書
大將軍何進聞邊讓才名欲辟之恐
不至乃詐以軍書徵召既至署爲令
史

增　**三府選掾屬**
文獻通考云安帝元初六年詔三
府選掾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五
人

稱疾避胡廣
合璧事類云胡廣所辟命皆天下名
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
每朝會輒稱疾避
廣時人榮之

原　**辟親民之吏**
左雄字伯豪上疏言
鄉部親民之吏清白
從政者請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
府州郡乃得辟舉宦豎不便之竟不用也

增　**選辟**

至列卿郡守
文獻通考云曹恭傳恭再在公位
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數十人

不就

辟舉
後漢書云許劭汝南平與人初爲郡功
曹後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

原　**留祕**
次衡部

闕之吏
魏王凌請王基爲別駕後爲祕書郎凌復請
還司徒王朗與凌書曰家臣之良則升公輔公
臣之良所貢入王職今不留祕閣
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

增　**委贄事人復何容易**
文通考云曹爽辟王何沈容易不就
廣辟通云肯事人辟王沈羊祜不沈就勸祜

百六掾
晉書云晉

原　**五府交辟**
人時人請辟之百屬六百餘掾
瑯王人辭掾屬

三公屢辟
爲三公所辟之號
於司徒復命之

增　**恐餘波見漂**
晉書章忠字子節
爲司徒裴張華欲辟之恐起人附賊其
辭疾不實於蔡頡苦心常恐洪附萬故
顧稱疾不起人亦焦濟後
之於司三公所辟之號

宜飲波行見耶　宜行見漂當有心
聞我與汝洪漢黨其故蔡
以實發欲之戰

有公侯器
中元初崇云陝州元汝南平刺史
同州伯州同州召鄉平周之長
官尹判

口對響應
官子侍之他日元甫入又見杜佑刺史君卿稱其未知人
口響應皆得其安元甫奇之及於淮南佑以故
人對響應皆得其要元甫有之後能西觀察
以公有名不求其才淮南甫佑有之節

度皆辟爲從事悉委之結廬種樹又云竇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進士第寓居廣陵之柳

村結廬種樹不求苟進以講學著書爲事凡二十年不出貞元十四年杜佑鎮淮南奏爲節度參謀剖

析無滯又云程异爲華州鄭以尸精於吏職剖析無滯杜確刺留引辟爲賓佐以文章

稱唐書云權德輿傳德輿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李兼杜佑裴胄交辟之往從可人

孔帖云溫造隱王屋山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文檄豪

健唐書云裴度表舒元輿掌書記文檄素健一時推許不求聞達册府元龜云辟歲少青舉

術不末聞達居陽羨山辰江西從事府羅歸山柳覓爲福建鶴宾辟夷爲度事風槩遠馭記纂

淵海云牛僧孺鎮揚州辟杜牧爲節度府書記數年召拜侍御史僧孺餞之曰以卿史與祭建取附當自極表

全善言物理舊唐書杜亞京兆人善言物理及歷代成敗之事杜鴻漸爲河西節度辟爲從

事不應厚幣孔帖云韋貫之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聘召皆不應

蘭亭絶唱唐書云元稹長於詩在越時辟竇鞏鞏亦工於詩與之酬和號蘭亭絶唱後爲

名相册府元龜云鄭朗字有融長慶元年登進士科覆落柳公綽鎮襄陽首辟之後果爲名相就

其家拜又云羅讓丁父憂表服饒陵舜衣苗茶不從四方之辟者十年李鄘爲淮南節度說其家拜請

從事除監察御史遊處未嘗相捨又云李商隱少有奇才令狐楚罷相歷下州興元節

度辟爲從事從虞之蜀未嘗相捨小朝廷又云鄭從讜罷相爲太原尹奏對從籍爲節度判官

趙從爲觀察判官李屋充掌書記開幕之盛冠於一時中朝瞻望者目太原爲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

張夫子至又云梁張策爲膳部員外郎韓建領許州爲掌書記天復中奏其充書常來聘太祖見而

喜曰張夫子至矣即奏爲掌記作通鑑合璧事類云司馬光作通鑑英宗命置局秘閣以其所素

賢者劉恕范祖禹爲屬又奏其子康檢閱文字朋友亦不可辟記纂淵海云范文正公言

幕府辟客須可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辟置將佐官屬文獻通考云宋高宗

度支初兵革方殷詔河北招撫使河東經制使及安撫等使皆得辟置將佐官屬許監司選

辟續文獻通考云宋理宗景定二年詔有連年錄正官處許監司選辟於舉人內選漕經

參編云呂謝請著鎮帶安撫使處許於本路舉人內選有行實曾得文解者歲辟一人權本州司士參軍且令

若使實其能效可以遠用候滿三考保薦聞上或賜以本科出身然後論其署使必能稱用與夫科場較藝取

其一日之長其效遂矣五品以上辟舉續文獻通考云金宣宗貞祐三年詔河北州縣

官令文武五品以上辟舉辟舉縣令又云哀宗正大元年立辟舉縣令法令監察御史先高隨

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可爲舉主者然後移文使集府知是時號追處亡而縣令號得人

考試一

增禮記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記纂淵海曰漢射策與對策不同射者隨其所問而釋之對者

顯問以政事經義觀其所對文詞定高下文獻通考曰唐制取士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容齋隨筆曰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序元無定格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山堂肆考曰宋雍熙二年詔禮部試九經諸科輪番差官二人在省門監守此試院監門之始也又曰祥符中試前一日貢院始出榜曉示逐人排坐位處所謂之坐位榜此後世席舍之始也事文類聚曰本朝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第貧不能歸多至失

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
犯亦收之末名　玉海曰路授爲長賦張方平擯斥而
其文遂正劉幾爲僻句歐陽脩革去而其風復雅

考試二

原 先論　後使 禮記凡官人材必先論之謂論其德行道藝然後使之辨謂考問得其定也
孝弟　銓度 周禮曰族師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國語稱物銓度　九
徵　六藝 莊子曰遠使觀其忠近使觀其能煩使觀其才卒問觀其智急與之期觀其信委之以財
觀其仁告之以危觀其節醉之以酒觀其則雜處觀其色九徵至而不肖人得也　六德論材　大比
上第 周禮小司徒職曰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　下詳後引文明者爲高說注中　言揚
試可 禮記或以言揚書曰試可乃已　錄用　登庸 用素瑕書錄　覆不改
改衡部

恥不試 後漢左雄令舉吏先試公府覆之端門　張盛奏除之書覆云諸以覆實不可改也　晉甘
卓舉桂陽谷儉一人到臺遂不試儉恥州少士試高第除郎中　引文明者爲高說
依科罷者爲次第 徐防[illegible][illegible]上疏五經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
引文明者爲高說　漢獻詔官儒生下第者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本土營
糧食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永絕榮望朕甚愍之其依科罷者聽同次第爲太子舍人　刈薪
拾芥　權其得失　覆以能否　四術崇儒　九流
考藝　詢事考言　循聲責實　考覈既在有司　僭
濫寧由多士　一發之初雖失正鵠　百錄之後方辨
精鋼　君子立身道惟難進　主司取士才不易知
射策之初中正鵠而後取　掄材之際審輪轅而必分

懸藻鑒之鏡而取上才　縋撞鐘之鳴以待下問
增 設簾　更衣 玉海曰寶元中詔省試設簾於都堂之中樞施簾幕於東西編以限內外舉子
進賈疑義毋令近簾以防其私而御試考較分上中下等初考以朱覆考以墨　續文獻通考曰金泰和元年
省臣奏搜檢之際至於解髮袒衣索及耳鼻豈待士之禮故大定二十九年使就沐浴官製衣更衣既可防濫
且不膺遣　明水　彩霓 問奇類林曰唐貞元中陸宣公主試試明水賦御壽新御詩得韓俞
歐陽詹等皆天下英俊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又曰范景仁善文賦參知政事王公爲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
字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爲入聲韻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昧不知約賦但取便美非霓不可讀
爲平聲也學者皆爲清而景仁處之晏然　棘圍　闈省 五代史曰進士每放榜則匡以棘詳
見責舉一多放才名汪　榮苑詳注曰遣士試決擯部考答稱爲蘭省　公正　語練 冊府
元龜曰韓休爲起居舍人奉制考試舉人策說心公正取合平允不以豪右所尊遣給事中　又曰韋陟爲禮
以州部

部侍郎好接後輩光鑒於文雖詩人後生應不諳練衆者主司取興皆以一售之善不盡其才陟先令舉人自
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覆片善無遺美譽望路　執理　用情 冊府
元龜曰代宗大曆中常袞爲禮部侍郎時宮中劉忠翼權傾內外涇原節度馬璘累著功勳恩寵莫二各有親
戚百舉及兩館生寮俱較理不與人皆畏之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開寶六年李昉知貢舉取宋準等十一人
會有訴昉用情取人者上乃令籍終場下第人姓名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乃御講武殿各賜
紙札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莘等爲考官昉等坐責自是殿試遂爲永式　茶酒　袍笏
冊府元龜曰賀應六年御宣政殿覆試舉人有司常食外更賜御廚珍饌及茶酒禮甚優異將夕有策未成者
命大官給燭令盡其才思　文獻通考曰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初即位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姓名上御講武
殿覆試命李昉扈蒙定其優劣爲三等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試諸科得三百餘人並賜及第皆
賜綠袍靴笏賜宴開寶寺上自爲詩二章賜之　無異同　以闕節 賚洽通錫曰元知三

年夏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前進士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吏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爲考策官貫之署爲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上不得已罷貫之爲果州刺史以於陵爲嶺南節度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不調各從辟於藩府　又曰右補闕楊汝士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皆不預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皆曰誠如文昌言乃令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詔黜十人嚴汝士坐貶

署一等　置甲科　孔帖曰張說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諶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一等　又曰獨孤及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當乙于駁覆之買甲科人容其公

最切直　不忌諱　記纂淵海曰蘇轍舉直言考官以爲不當收司馬光言轍於同科四人中最切直不可不收仁宗曰求直言而以切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　續文獻通考曰洪武十八年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練子寧對策言甚剴切不顧忌諱上嘉之擢第二

試使臣　考宗室　玉海曰三班使臣試兵書日熙寧二年當殉始　又曰元豐二年命知制誥蔡琛光祿丞陸佃於秘閣考試宗室

不下一字　已私入人　冊府元龜曰明皇時宋遙與苗晉卿爲吏部侍郎天寶二年方張奭者御史中丞張倚之子不辨菽麥假手爲判時升甲科會下第者以其事白於安祿山因奏之帝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十無一二焉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帝大怒遙晉卿皆受責乃貶倚淮陽郡太守　孔帖曰温庭筠才思艷麗每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

誠有詞華

驟爲險怪　上見貢舉一王師旦注問奇類林曰宋劉幾程試爲第一舉爲怪論之語翕然成風歐陽公深惡之公知貢舉有舉子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朱筆橫抹之後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試堯舜性仁賦有曰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及唱名乃劉幾易名爲煇也公悵然者久之

不能住宿　請恣尋檢　文獻通考曰杜正元開皇

中舉秀才試策高第時海內唯正元一人衆以才高事資者隨例銓注訖正元獨不得進止曹司以策過人乃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妄舉此人乃使擬上林賦聖主得賢臣頌燕然山銘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時並了素大驚曰誠好秀才　又曰肅宗乾元初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李揆試進士日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書於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茲請恣尋檢

桂林一枝　崑山片玉　晉書曰郤詵遷雍州刺史帝曰卿自以爲何如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帝笑之

賦落韻不詳　論捨註立異　文獻通考曰眞宗景德二年進士李迪與賈邊皆有聲場屋及禮部奏名而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爲衆持奏令就御試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捨注疏而立異不可許遂取迪而黜邊

嘉祐間尚西崑體而歐陽首取古文

紹聖後尚王氏說而陳瓘多取史學

考試三

原　考行察藝　周禮考其德行察其道藝

待問　禮記有儒學以待問

待語　禮記曲藝皆誓之以待人語

辨論官材　考其材也

增　南院東牆　國史補不唐當制部省考試南院放榜南院東牆別築起一堵高丈餘未辨色自北院將榜南院張之

原　考功式　諸州及國子監貢舉人試官須對長官排宮共加考試至宮及第不成分數者其罪以長宮爲從雜未戒分落第人內有帖試偶不一者寸枢不成分引

考課令　考課令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六經

兩四其策文歃盾表理歷當并帖紅文通者爲第帖策全通爲甲第諸秀才試方略策五條文理俱高者爲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者爲上中云高

增　對益工　孔帖云靈歹擢賢良高第不中者嘗之武

右勑有司覆試對云益工諫爲第一

文詞清典　登科記云永昌元年應舉絕古今科一人張說

算三等考策曰封進令曰洛州人張說文詞清典藝能優裕金門劉策已列高科之首銀榜放官宜加一命之

秋

郎官權輕 事文類聚云開元中考功員外郎李昂士後秀科昂性剛急集貢士曰有請託當悉黜之既而昂外舅爲李權於昂昂怒召權數之權曰人或猥知之嘗事不權曰又詩斥昂昂大驚句讀者無所得以爲不遜由是非自偏書今天子鄰明有之心不可以謂吏昂惶恐奏之議者以爲郎官不敢用權用與下部所司耳上命移於禮部侍郎

年甚少 孔始云後唐明宗朝翰林學士盧質以文章知貢舉時年甚少及試罷乃奏上前推第五武宗之時可以官爲進士有年少者

納試紙 山堂肆考大中以後舉人試紙所印勅自賜錄其者送於吏部付中書省印其試紙前五

御試自此始 錦繡萬花谷云開寶六年宋太祖御講武殿覆試徐士廉等自此始御殿試

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自太平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唱名賜及第自始賜號瓊林宴自呂蒙正榜始賜詩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同進士出身自王世則榜始於殿前唱名賜第錄唯賜詩者賜詩自景德二年始

出題二十字 文獻通考云大中十五年趙普奏試題宜取古詩賦百篇而上出題二十字曰松風雲月天花

之閣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冬今賦五篇入

竹建日舟生數十首卑無可彼上以此升入錄詩及

句以 宋太宗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九　考試　三十二

第者以勤 相率叩殿檻 容齋隨筆云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題云巵言日出賦孫何等至大中不知所出相率叩殿檻乞上指示之上爲陳大義乃題以太宗解其事所元年相試禮部進士之內出清明象天賦中等至以題示舉人之意 印

詩賦五篇 名言行詩云五篇待下第一等以太宗以

數異校生正字制曰汝在一聲日不知師訓精爽神太子

助文學知趙景純學日下里有望於汝也

翔名 考文獻通考云宋景德四年令禮部糊名考校也

論 合璧事類云夏竦試六論一題升殿賜試四主時上用令之禮部糊名考校

二召赴中書試六論四日定四主時上書之禮部聖應功制

徒論曰考定明堂制度論一日二何口先先論武五二日十八州聖功爲業大與

殿優以不列六四科日九功九法論曰四論何口先先論二曰十八將無將功爲業大與論

何以優不論六曰四科論曾參

京師傳狀元 試筆又云嘉祐中京師傳王俊民狀元未定官知所未詳及御試以予判考官卓所定第一人未當

狀元其知不言所定及判公道又判卷議定以不可所遂爲之言傳第

制詳定官不得立等以公以爲之論

以剔除其不得以請議以俊民遂也

已取一人爲狀元判公道之言及不登可封乃王俊民遂

意進人第詩元判公道之言不登可封乃論未決也

失

者稱善 蘇軾送孫勉詩云觀程二君不能得人失文書亦稱二士善玉石

全書 宋史黃陂熙寧入年詔諸弟君學者又立法以時六經

試學官 詔云試學官記篆上淵海云元豐七年等爲正試

書者作試文類賦博曰上下七年文之輔國不輔以試之補國子監

全書爲止以題

獨景仁避不肯言 說苑奏名皆第一 牆敢殿者生者及言於右自名皆以第一折以陛下而拜不思皆事奏顯以是得升第一三甲人輔明遂以爲不能事

十景仁人避不及人出右皆退以不思議以試自右之二應不退以得一至甲

白試文考曰妙以道宗書不窮

才熟得給善以朝

者詩才敏妙 文考續通考宗大定十世云金史

作程文 云章文宗承安

九年賦賜題曰臣考易則難則不能易傳名儒也

曰五年詞賦易傳

作五程文一道爲詞官子武

考試四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九　考試　三十三

㊣詩 梁劉孝綽等儀賢堂監策秀才聯句詩曰雄州試異等揚庭乃專對碩學類括羽奇文若錦績 劉孝滋蘭成秀晼照車光赤琲攝官惡簪帶疾病謝名輩 庾乙奉飲餘列甲科光往載深奇無絕蹤孫董有遺築 伏挺春風涵宛轉還光作明昧列秀總中筵羣才盛皇代 王瑩如輪疾影響裁蒲各蠓昧雕龍既已彰青紫行當佩 王褒然既玉響高粲亦蘭綷廣川良易追淄水非難配貢士先相門搜賢盡幽塞善說理無窮借書心靡誨來彥名東西翼亮更出內康哉信在今伊余事耕耒

㊣宋夏竦對策詩曰殿上衮衣明日月墻前旗影動龍蛇縱横禮

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　蘇軾催試官作曰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論茅簷與市樓況我官居似蓬島鳳咮堂前野菊香劒潭橋畔秋荷老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鯤鵬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紅旗青蓋互明滅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會合古難必此景此時那兩得願君聞此添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鵠　元虞集廷試詩曰待漏宮門聽鑰開袖中進卷總賢才奏名殿裏千花合傳勑階前好雨來　又曰千花覆檻柳垂絲晝刻傳呼淑景移聖主自觀新進策侍臣簪筆立多時

增狀唐白居易重試進士奏狀曰禮部試進士例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大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冊不容一字大燭又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

增序唐柳宗元送苑論登第歸覲序曰觀其揮鞅於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圖視朋儕拱手其可壯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九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　薦舉

政術部十九

薦舉一

原初學記曰大戴禮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爵地俱削盡也）　白虎通曰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貪義也治國之道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以為諸侯貢士庸者貢其身盛德者貢

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招故聘之也周官小司徒之職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漢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郡國縣官有好文學二千石謹察可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

有秀材異等輒以名聞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又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三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二十人補文學掌故先是武帝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令州察吏人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命郡國舉孝悌有行義聞於鄉里者令三輔太常舉賢良郡國舉高第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此薦舉之制

增 山堂考索曰舜命禹爲司空而禹則遜之稷契臯陶命垂爲共工而垂則遜於殳斨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之遜於夔龍與四岳之薦鯀此皆古之薦舉也春秋時趙簡子貢賢不避仇祁奚之兩舉其子不以私而害公漢初薦士無定法韓信則蕭何薦之陳平則魏無知薦之賈誼則吳公薦之宰相薦士或起家至二千石甚者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皆自田竇推轂之功武帝欲殺其權遂置加官出入內庭以薦導人物如司馬相如朱買臣主父偃之徒皆侍中之所薦而丞相遂不得薦士公孫弘雖開東閣而亦不聞薦士也光武詔三公至州牧舉茂才孝廉郡國守相未滿歲不得薦舉則薦舉漸有法矣三國周瑜之薦魯肅呂蒙之薦陸遜各推其才而後舉唐常何之薦

馬周一聞其名而即日促召婁師德之薦狄仁傑狄仁傑之薦張柬之張說之薦張九齡爲祕書裴度薦李德裕之才堪宰相裴垍不以故人之求舉而傷朝廷之至公德宗疑諸司所舉必親故而陸贄拳拳言之且欲請臺省長官各舉所屬此唐薦舉之大畧也祖宗時於簿尉舉幕職於幕職舉京官皆親閱班部擇舉主而任之而舉官初無常員也選人磨勘率一歲僅數十人是薦舉無定數也 賓興總論曰太祖起自淮濠定鼎金陵平一天下凡所任用輔佐之臣無非薦舉辟名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也王禕王大錫則李文忠所薦也洪武中所行今科舉法每科所取不過數十人而與薦辟之士同登並用下至正統景泰間猶如故也以故楊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吳思菴以儒醫薦舉歷御史以至都憲況鍾以吏才薦舉仕至蘇州知府並爲一時名臣自後進士之科日重薦舉之塗漸湮至天順初吳康齋之一薦舉世驚訝而康齋亦不敢安於其位薦舉之事自後絶響

原 尸子曰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爲儀則伊尹管仲不

為臣矣

薦舉二

原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飯牛於秦傅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毋乃為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說苑曰楚令尹虞丘子舉孫叔敖於楚王曰舉而授之政國可使寧莊王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國法而

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不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新序曰虞丘辭位進孫叔敖楚莊王晏朝樊姬問莊王曰但與賢相語不知日也　禮記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增 左氏傳曰魏獻子為政賈辛為祁大夫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即鄭然明）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令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

原 吳越春秋曰孫子者吳人名武善為兵法辟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子胥明於識人知武可以折衝一旦與吳王論兵乃薦孫子吳王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覺口之稱善　史記曰王稽使於魏問鄭安平魏有賢人可與俱西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王稽知其是范雎也乃載以入秦（詳奉使）　漢書曰韓安國為人多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　又曰衛將軍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位名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

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又曰薛宣知翟方進有宰相器深結之方進竟代宣為丞相免二歲方進薦宣明習文法上徵宣復爵　漢雜事曰辛慶忌為酒泉太守大將軍王鳳薦慶忌正直仁勇通於兵事柱國石臣鳳不宜久處其右上乃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　漢書曰何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　東觀漢記曰杜林字伯山為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與為大中大夫　又曰東平王蒼薦吏吳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蕭何薦韓信

設壇即拜不復考試以良爲議郎　又曰陳寵字昭公爲尚書寵性純淑周密重慎時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削草　後漢竇章傳曰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章薦馬融文云奕世不刋之文斷金之良佐　增玉海曰後漢龐參字仲達爲左校令先零反御史中丞樊準薦參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原續漢書曰虞詡以左雄有忠節上疏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實有王臣謇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又曰橋元爲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

尉　三輔決録曰游殷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旣爲書佐殷察異之具設賓饌以子楚託之後魏王以旣爲雍州時漢興郡闕王以問旣旣稱楚文武奇才遂以爲漢興太守　魏志曰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才誰可以繼彧薦郭嘉名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表爲司空軍祭酒　吳志曰孫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平原陶丘洪薦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徐廣晉紀曰張華少白牧羊而篤志好學初爲縣吏盧欽奇其才數稱薦之　王隱晉書曰杜夷隱身不仕鎭東軍司顧榮等薦夷於相國府元帝以爲儒林祭酒　增冊府元龜曰李勣武德初爲左監門大將軍時張亮爲定州别駕勣數薦亮於太宗房元齡亦言之於是引爲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　又曰房元齡爲秦王府記室時秦府兵曹杜如晦改陝州長史元齡白秦王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敏達王佐才也若使守藩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　又曰劉仁願爲熊津都督旣破百濟至京師高宗謂曰卿

在海東前後請奏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皆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帝深歎賞之因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　又曰李嶠爲內史薦李邕詞高行直堪爲諫諍之官繇是名拜拾遺　山堂肆考曰唐張説字道濟開元中爲中書令多引天下名士佐佑王化粉澤典章始知集賢院嘗薦張九齡可備顧問説卒上思其言召九齡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　孔帖曰郭翰嘗爲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至寧州狄仁傑爲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毋久留即命駕去　冊

府元龜曰姜皎太常卿薦源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名見與語乾曜神氣清爽對荅皆有倫序帝甚説之乃擢少府少監　孔帖曰張嘉貞有汲引之能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等皆位清要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　又曰李白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名見金鑾殿　冊府元龜曰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時河中少尹嚴郢名至京師元載言郢於代宗栖筠亦嘗薦延之帝曰郢方爲元載所厚寧可信乎栖筠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擇拔豈使爲姦人用乎即日擢授河南尹　又曰李行修爲殿中侍御史貞元中費冠卿及第歸而父母卒嘗恨不及榮養遂絕跡不仕元和三年行修薦之授右拾遺　又曰後唐王騫爲刑部郎中大成二年上言請准建中舊勅文武常參官及剌史上後三日舉人自代　合璧事類曰王旦疾久不愈上令肩輿入禁中見於延和殿曰卿萬一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强起舉笏曰莫如寇準上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歲餘卒用準　玉海曰咸平四年二月祕書丞陳彭年請依唐故事新授常參官朝謝日進狀舉官自代各隨所長具言其狀事下樞密學士馮拯陳堯叟詳議請兩省臺官尚書省六

品以上諸司四品以上授訖具表舉一人自代在外者三日內具表附驛以聞其表付中書門下籍名　事畧曰孫甫字之翰常從杜衍辟永興軍司錄衍爲樞密副使又薦之得祕閣校理　合璧事類曰韓魏公薦歐陽公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陛下何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上從之　事文類聚曰呂正獻公著在潁逾年而歐陽修爲守修以爲相家令子弟而未甚重也劉原父王深父君子也二人者皆寓潁公日與相從修等稍稍愛公之學識其後修入爲翰林學士薦公文學行誼宜在左右　卮史曰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遂使人追還遂薦之除裏行　合璧事類曰虞允文爲相懷袖有一小方冊目曰材館錄如汪應辰趙雄胡銓洪邁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　續文獻通考曰理宗寶慶三年知江寧縣劉垕爲政愷悌慈祥不擾而事辯制閫以實能薦於朝俾兼幕府　又曰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吳沉揭樞薦方孝孺學行上名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而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詞連孝孺

上識其名特令開釋　又曰憲宗成化十九年授吏部聽選舉人陳獻章為翰林檢討獻章廣東新會人巡撫廣東都御史朱永薦其學行可以追匹古人吏部移文取至京欲考試職事獻章奏言母年七十有九乞放歸侍養一時推尊之

薦舉三

〔原〕登庸　亮采　尚書曰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孔安國傳曰疇誰庸用也誰能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也又曰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方正　孝廉　詳上

第一條　武帝詔曰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俗也

薦函　投板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嚴羽字子翼仕郡功曹刺史辟為從事郡舉孝廉曰大士貢名下士貢身歲函貢身

非高士也辭孝廉取吏部除無錫長周斐汝南先賢傳曰黃務字子敬安成人也為郡主簿忠上車下朝廷書清太守判寫舉務孝廉乃薦讓嚴仲才稱不聽遂懷被入見寫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也而穆先之適足以興勝議便投板於內出則卧病薦知不可移達從之

利賓　光賦　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漢書晁錯策曰下臣克藏

弓旌　蒲帛　逵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尸子曰克有建善之遊　漢書曰以安車蒲輪後拔來易曰束帛戔戔賁于丘園

除吏　達賢　前漢田蚡傳云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府為簡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為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下見黃石公三略

八統　四科　周禮太宰以八統馭萬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七曰達吏注一察勤勞之小吏也　漢書曰三公辟名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二曰通經學三曰曉法令四曰剛毅多略也

拔茅　采菲　易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言賢人能進拔同類相牽引也　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禹稱　漢詔　禹稱善人不善人遠矣稱舉也　漢元朔元年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

臥龍　展驥　蜀先主屯新野徐庶曰諸葛孔明臥龍也不可屈至將軍宜枉駕　蜀志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展驥足

隨牒　及門　漢揚興言於史高曰將軍所舉不遇門下賓客富貴在身烈上不舉是有孤白裘而反衣之平原匡衡才智有餘隨牒遠方高乃辟衡為議曹吏進卜之門

薦白屋　揚紫庭　韓子曰趙武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及武之死上四十六人皆就官仍其蓋私德者若迸又曰趙武薦白屋之士管康者六十家　劉琨薦任也文曰失見別寫從事任光識曼節人執心貞固使琨得對揚紫庭必從鑑異霜霸譖崇台曜任蒙亮梁以弘息賢之義

舉直諫　進奇謀　主辭第一臻　漢書曰魏無知既進陳平漢王以為亞將絳灌等或讒云平害盜嫂受金漢王疑以讓無知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

下何暇用之乎令楚漢相拒臣薦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耳盜嫂受金安足疑也

責天朝　薦宰相　度擢　晉書曰何楨字元幹為弘農郡守有楊質生為懸吏楨一見使待以不臣之禮達貢之天朝字相不楚　趙穆別傳曰政郡修武趙君年三十七曰篤元康三行火守羊伊以為四科之貢宜書國美遂扶興撤節以光遠貴

式百寮　化九服　後漢者曰尚書謀忠上疏薦劉寔曰伏見前司徒劉寔歷三司寀勤得遺以房致仕遵退有度百寮表式海內歸氣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楨溫上疏薦譙秀曰巴西譙秀植彩貞固抱德肥遯若蒙蒲帛之徵延以鎮靜猶冕敕詔營務參遲仰凌九服知化

貢賢士　舉遺逸　鍾離意傳云會稽州刺史夏君辟意云制史得京師書問刺史何惜王家之辟不貢賢士乃表上尚書舉為茂才王連路豫州徵云舉請遜於山藪點簡邪於邪國

不如音　無如元　漢書王鳳傳曰鳳病天子自臨問執其手垂泣曰將軍病如不可言乎阿侯譚大將軍矣鳳曰譚等雖與臣至親皆僭奢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以死保之　晉書謝元傳云於時苻

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衞北方者無如元公 薦名士 恥舉主 晉書劉中牟字萬名士王方帝即殷方與公卿所舉同郡張台字元節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

薦死節 抗孫士 張酺字孟侯爲東郡守郡吏王青祖父與翟義同起兵攻王莽莽殺之父隆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吏與父俱從都尉遇賊隆以身全衞都尉免於難青亦被矢前太守以青有金夷不舉酺歎其一門忠義遂薦青三世死節宜其榮異朱穆以雖汝國之歸不能抗一世死士況其下乎 有

所試 無求備 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無求備於一人 丹墀珥筆 杜預舉賢良方正來曰案蔡贊布衣於草野著志於聞闕放心宜意若同門等丹墀推訪 紫宮論道 格言必有匪躬之節陸雲薦張贍文曰若所言論端委太學錯想藝文垂翼玉璵論道紫宮誠帝宮之理寶清廟之偉器 增輝日月 垂光虹霓 司馬彪續漢書曰陳蕃胡廣上疏薦徐穉等曰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益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

政術部

輝日月矣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躒若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趙岐博古 胡既至行 後漢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 理志明帝詔舉中書郎吏部尚書云云 刈其翹楚 遷於喬木 詩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處士薦人 將軍用士 符融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往薦達郡士范滂韓卓孔伷三人因辭病自退後漢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 獨知陳寔 不薦衞鞅 鍾皓爲功曹太守問誰可代曰西門亭長陳寔寔曰鍾君似不察人何獨知我 舉武猛士賀良無所薦上問之曰平生未嘗交士衞鞅因景監見人知其不賢今士得臣舉亦非榮故不敢薦之也 豈能無私 多所陳託 或問第五倫公有私乎對曰人有與我千里馬者辭

不受每三公有所舉選心不能忘亦終不用豈能謂無私 後漢杜密爲北海相去官居潁川每謁郡守多所陳託同郡劉勝字季陵亦自蜀郡告歸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密知昱激己對曰勝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同於寒蟬是罪人也今密達善力行之士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而服其言 進賢推士 顧忠遂良 鄭當時好進賢推士下見尚書

薦吏揚善 舉賢使能 漢書張湯爲廷尉奏事薦吏揚人之善 下見禮記

田光進荊軻 翟璜進樂羊 燕丹子云光謂荊軻曰太子傾心於足下荊軻曰有鄙志嘗謂心合意足身不顧情有異一毛不拔 韓非子云翟璜薦樂羊守中山 桓範薦管寧 山濤舉汜源 嶠範夫云使寧病不能乘養不錯辰山高與之反爲太子舍人 書曰羣有德素久大帶也 郤詵糾崔洪 周舉劾左雄 晉崔洪字良伯薦郤詵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詵而詵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晉語曰趙宣子舉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

政術部

子之僕宣子曰可賀我矣吾舉厥而中矣我唯法是視云云其闕而重之左雄薦周舉舉稱職後雄又舉馮直爲將帥而直昔坐贓受罪舉劾雄雄謝曰直光以此劾吾乃是韓厥之舉也 以事 以德 以言 待聘 待舉 待取 禮記或以事舉或以德進或以言揚 又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忠信以待舉 力行以待取 有智謀 諸將鮮及 有才義 宰相之儁 東觀漢記鄧禹安邯鄲誅王郎山公府事云太尉掾高書司徒掾何勗云云 質直 威重宜

備諫官 方毅廉直宜拜尚書 漢書張禹奏云司空掾彭宣云云後漢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北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告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云云 旁求

上薦 推擇 搜揚 登庸羣材 允釐庶政 始以

名籍 終因事舉 道既日彰 賢亦歲貢 當側席

之求　膺及門之選　既升歌於鹿鳴　將接武於鴻漸　請效禹稱善人　庶使衛多君子　人代天工雍熙可致　賢爲國寶仄陋必揚　君子於時實唯難進　主司取士亦不易知　稽諸虞典審九德而擇賢　考彼漢章懸四科而取士

【增】中條　嵩陽冊府元龜曰李泌初爲陝州觀察時陽城隱於河東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決之泌數禮問及爲相舉爲諫議大夫又曰孔述睿隱於嵩陽好學不仕劉晏表薦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由是累拔協律郎

守節　屬文宋此表薦之曰節不爲此所迫者冊府元龜曰李元帥乎程鏃之等數十人又曰梁張鐸好學善屬文因避亂客於淳陽指揮使韓移於大門人陳又少好學梁蕭傑延於私第表授太子舍人

金山　玉海南史曰朱异步文史兼通雜藝博士明山賓表於宋武帝曰巽宇宏深神表筆全山萬文緣陽來登玉海千尋鏡映不剛

乞火

近水　漢書曰有客言於蒯通曰先生之於相國通曰諾臣之里婦亡肉君東郭梁石君先生何不足於相國曰臣之里婦亡肉其家姑以爲盜逐之婦歸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犬得肉爭相殺故來乞火其家遽追呼其婦乃召見相國下曰以郭先生爲上客水又正觀杭州得蘇麟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邑人

長聲樂

工草隸冊府元龜曰中書令奏曰博州彥清平貞觀初呂才長於聲樂太宗聞其能聽一聲能明鐘律所不見所見王玉一管知才所作多能考之令侍中王珪魏徵等見見才學建其妙尤曰才能爲十一枚尺之與樂爲諸律又命直弘文館各爲一律不合者不諧其帝卽授才令直弘文館又曰張昭遠精律爲樂管明縯

王者師　太平相冊府元龜曰蕭元經工草隸爲工以文學重當世冊府元龜曰張鎬爲左拾遺師與布衣張鎬交館而禮之表爲拾遺不用則幽谷叟耳元宗擢爲左拾遺帝嘗曰麗正殿學士以文學所之使掌校理

不數年出入將相自小官驟進之新書曰李文正公嘗期王文正旦必爲宰相太平

有武畧　堪諫職冊府元龜曰張鎬爲中書舍人時元龜曰張齊賢當南方地形國家無憂爲之用暫在野五府吏部侍郎拜右諫議大夫又奏曰督國珍中原武畧師知南方封疆無憂遂用又奏曰

一聯詩　千慮策清玉壺冊府元龜曰在野五年十除有武略堪備諫職拜右諫闕水令之選詣楊綰爲吏部侍郎中原武畧師知南方封疆無憂劉曰李恒之遂代使王豐宋庠來以此一士一工詩爲有云知輕浮之世事三老重五鄉人初見之曰陳莊公舉蓬萊至茅相有云人閱見內合奇林初陽曰此詩乃偶至一物公雍事者

巨源　蒙正曩子翰苑之書新語見宋公之大接初手除內續鄉代人其奇劉頸前此莊首數初陰曰陳此之事書云宣作巨源之公雍信拒可謂有恨公登笑手朝卒出劉夾

全樹盡借　卷藤與語太宗之太宗嘗令詠鳥詩曰當猶鄉筆全爲樹詩曰上林多少樹何借一枝棲

信厚善謀　謹重多識　其難其選　素聞其名監察御史張嘉貞又曰以長安中爲河東使巡察御史張循憲以事還京奏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官授之則天召見遽授監察御史

聰明多能　古今難匹劉川守定陸下朝中之人孟知其中識其次則有擇帥選將冊府元龜曰宰輔知其富則使留守郡都副爲節度使又曰崔實學高才之文次則劉中丞裴度事古今難匹聰明多能之才

學冊府元龜曰以御史中丞崔群爲兵部員外郎舉爲古今難匹外尚書左丞

荊山瘞璧　東海遺珠劉子曰連城之璧瘞影荊山夜光之珠潛輝南海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譽於華章之臺耀於南羅之則者蓋人之舉也唐書云狄仁傑調汴州參軍為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曰仲尼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

時務之才　禦侮之任冊府元龜曰劉書禮儀風初拜工部尚書元屬曰元中時揚之才拜員外郎

舉才事能畫書各一人錄薦贊善大夫來山有叛詔撥構才臣署臨事見拜植川太守考格討使

頡閔之行　史遠

之風集上士侍講陽榮中李愚府元天復爲中曰學士遺李延光與宋朝以寺

於山東至是延光譽言之之行高學聽地河史朝與末帝時客以

魚蓮淺之風名見舉賞久爲張九皋左拾遺有宋州出史人時高

高適好

學　渠牟涉覽又曰韓滉以詩知名佳句爲朝夕萬人傳口

尤舉表爲之少警悟涉覽經史滉爲奏授西試秘書校書郎

宋牟年少警悟

即薦希顏　默識范理

合璧事類曰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因問曰天使沿路來何見好官否延貴曰萍鄉縣邑宰張希顏好官之自入境驛傳橋道完葺野無惰農及至邑市肆公大笑曰希顏固好官天使亦好官也即日同薦之

寶賢傳官爭翳邑寄甚其執負宿傳零因矣子政也封委張間乃曰時即中道希顏天見其已更曾顏曰台費子同鼓完好天范出自薦分首官使理江鄉於明野之沿也陵來朝公無公路公令省大情曰來

夾袋有冊　凡案置章

有問數殊至續笑慶何見冊寄識不京問曰至以好子類之賢鄭奇希邑官官每林即曰公類顏慶之貴四曰薦云問林固肆延否方呂陞何曰曰美矣貴延人文德曰一明矣賭口貴昔將安即路攜天擲自曰羅公都侍守文使市入華忠寫夾守紀令定亦易縣鄉定見袋荀鞍公好不燈縣公爲

必問人其數人稱有之何必人賢材也客朝去廷隨求賢疏取之之悉中門故拓公或爲有相一文人

而稱職又張曰通謝特諫厚議將以薦名之知朝人適不敢妄汎薦楽士庭知中麗置州章日

武鄧城知縣又張曰再拜曰上老之臣

其上拜一能更乃封曰之臣

不進不休　不納不止

志曰前令君之舉善不進不休不納不止書

曰劉禹之爲丹陽尹凡所薦達不休不納不止

有可倚仗

多所獻納

續文獻通考曰宋寧宗嘉定初袁燮爲特之於朝謂其識論不爲空言切急有法侍從宰執以聞特詔拜之秘書省讀書閣辭不獲又曰洪武十七年削史秦元之薦金陵處士陳遇上名謝人從遇日侍帷幄多所獻納命之官號辭

蔡疑歎元亮　和凝奇張誼

曰宋事元亮抱才尚氣寧中處太學時辟爲學錄元亮乾之後隱守和州元亮澤州不遇試命薦先至其

館元其以啓謝曰定鄭爾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送夫今無此事答望韻發五十集上故書延譽之於

著公送登科經濟類韻曰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署其門不通賓客州推官張誼致書於凝以爲天子

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兼采何拒絕賓客凝奇之薦於朝除左拾遺

習南方地形　知

邊境利害　占對三十餘事　唯薦一二臺臣

上詳有武略注右翰林士人新書曰呂申公薦張載身講學爲隔士苑人師表呂公以舉

剝害文上特以名對書校曰宋神宗問誼事東經行長吏必代之賓

爲學文邊考曰邊臣燒無狀產唯幕僚張恰一代之賓

續文獻通考曰聖宗賦雲命政事

有款文通進曰臣

改前節更使

賦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食人二口開倫名始悟名見訪及世務占對二十餘事由此寵遇特異又曰

明仁宗洪熙元年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之士應天府尹于晉等十人上曰卿大夫所舉必當

昔孫於言吾輔政無功唯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如此

鶚薦一飛　馬價三倍　生其羽翼　長其光價　宮商變下之焦桐　黼黻溝中之斷木

杜衍用則所引皆知名輩　司馬相則其徒有行道心　忠宣知人　密傳先范老之法　晦叔引類推廣大申公之心翰苑新書　尺澤之鯢奮鱗而震海　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柳宗元文　識張籍於眾人衝非輩行　問車師於半面　辱記姓名　薦希文而用之　昉於元憲　援老蘇者眾矣倡則歐陽　范蜀公之封

章七葉皆爲名勝　呂文靖之賓客三朝賴其儀刑
介爲時論所喧雅見稱於永叔　軾陷深文之久獨受
薦於景仁翰苑新書　翼靈鳳於蒼梧　起滯龍於潢汙陸贄
雲鼓

薦舉四

原　髦士詩烝我髦士丞進也　秀士士之秀者　不失善善不可失　不失
德衆不失德　得人周書舉能其官惟爾之能所舉得人亦爾之能　擇人務在擇人
三年一貢士儀禮云總二來弟五諸侯三年一貢士　三歲而貢士鄭云大國
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是也　貢於天子禮記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
能舉其類傳惟其善故能舉其類　舉賢置之禮記禮器云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
賢而置之　善治國家者其必管夷吾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牙爲宰辭曰臣君
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者其必管夷吾乎　不望其報禮記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其舉賢援
能有如此者提引也　拔二盜管仲於群盜中拔二人用之詳舉賢　內舉不失親
左傳晉因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
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祁大夫所不能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
不失親其獨遺我乎、　出淹滯趙宣子爲政　振廢滯　外舉不避讎
呂氏春秋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
臣之讎也平公又問曰國無尉其誰可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國人稱善焉
薦升公朝論語云公叔文子之臣大夫選與文子同升諸公　增　百福之宗孔子
云夫舉賢者百福之宗而神明之主也　原　抱玉朝君不如貢賢家語云史魚薦

遽伯玉於靈公未用史魚有是言也　薑桂因地不困而辛新序云宋玉因其友以見
於楚襄王王待之無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
王未耳何怨於我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與計前漢韓信傳蕭何聞信亡不及
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罵曰若亡何也對曰臣非敢亡追亡
者耳上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
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進羣盜叔孫通專言舉盜壯士進
之弟子百餘人怨通通曰漢王方蒙矢石諸生寧能鬬耶　表賢後漢書魯丕爲州吏務在表賢
表能荀悅漢紀夫立典有五志一曰達道二曰章法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能　有知
人之鑒丙吉病上問誰可代君對曰杜延年明法度于定國敬德議詳平陳萬年博厚於行後皆稱職
上以爲有知人之鑒　喜立於朝陛下光輝漢雜事云帝喜爲右將軍傳太后預政事
喜數諫之后不能喜上印綬可空何武尚書唐林上書云　薛宣達於從政漢書谷永
上書薦薛宣云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薦見諸官云云　將軍
所舉得人漢書馮奉世傳云先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污外國所苦是時選可使外國者
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諸國遂平威震西域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增曰賀將軍所
舉得其人　陳平須魏倩韓信賴蕭何見張敞與朱邑書　利見顯
衛必能騰跳天路東觀漢記楊文薦張道顧云云　冠恂文武備足東觀
漢記曰更始大司馬朱鮪在雒上欲南走河內難其守問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
桓譚才學洽聞東觀漢記宋弘薦云　推賢士後漢劉隗傳隗崇節儉罷力役推進
天下賢士置之募附故天下復安　秉節持重有不可奪東觀漢記云杜詩云薦見
大司徒伏恭公薦信好學云云　周樹服勤請宜部職鍾離意別傳云意爲功曹非周

樹行事設歎朝中皆知意心根州若首曹議者必以爲報對小中部平允缺意曠曰賊曹史周冏限勸守法以請

職戶部 薦之府門 先賢傳 貢之宰相 荀爽云陳方遠才能秀出超世

金相玉質文章虎變也 陳雷讓舉 後漢雷義字仲公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

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鄧攸辭舉 鄧攸字伯道祖父殷有賜官勸攸受之

太守勸攸為孝廉攸謝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 歸以公相之位 海內先賢傳云鍾皓

字季和為功曹大丘陳寔為西門亭長會公府辟皓曰寔為游內高名在位之臣歸以公相之位

遠 後士遣士也 揚歷 魏王基表管寧曰優賢揚歷 歷注揚其所能而歷試 性與道

合思若有神 見孔融禰衡表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孔融薦禰衡云

薦良能 吳志華覈傳云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 魯

肅才宜佐時 吳志周瑜薦肅才宜佐時以成功業不可令去 舉無失才 王隱

晉書云山濤為吏部選舉周徧百官舉無失才所奏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裴楷王戎皆其

選也 晉書裴楷傳云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 鄧殷

道識文武 山公啓事云太尉長史鄧殷云云 侍衛崇尹皆宜 山濤云太子左

衛率李侍郎宜威重石崇孫尹皆其人 郭奕王濟誠亮美才 山公啓云雍州刺史郭奕

衛將軍王濟皆誠亮有美才云云 清眞寡欲物不能移 世說新語山公舉阮咸為

吏部郎中曰清眞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果勁不撓宜為御史 山公啓事云孔顥有

才能果勁不撓云云 羊祜秉德可久其事 山公啓事云太子少傅羊祜秉德能克己

復禮云云 賀循才鑒清遠 晉書賀循傳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云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

邃茂才鑒清遠 敦風篤俗邃學弘達 文士傳云張華薦成公綏曰竊見東郡處士成

公綏云云 器識朗拔誠可洗馬 陸機薦郭納云伏見承陽令郭納風度簡曠云云

東南之遺寶宰相之奇璞 陸機薦戴若思文 廣得才之路

山簡字季倫領吏部上疏請公卿各舉所知廣得才之路每歲攻日令公卿先議選舉各言所見鄉邑先異者

皆以名奏主者疏缺先敘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朝廷從之 生厮養門拔羣特

立 嵇含與羊孚書云士生厮養門云云處 按以千里之路 應璩薦賈琳云 確

然難動社稷之節 漢範爲徐宣云竊見尚書徐宣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帝以宣爲右僕射

紓迹儒冠必足弘振禮樂 王珣啓云國子博士戴逵遠操素業紡翰淳若使

紓迹儒冠必足弘振禮樂 爲世表儀宜備司空 典略 得人歡心任

爲大將 王朗云兗州刺史王雄少有令節長涉通饒天性仁勇果毅有略云云 魯播之

遺英楚和之祕曜 王鑒薦丹陽馮訪 非常之才不次之用

增 名臣子 冊府元龜云房琯為相時嚴武為侍御史肅宗與師靖難大收才傑武杖節赴行在

琯以名臣之子素重之乃首薦才略可濟衆遷給事中 舉眞卿自代 又云劉晏爲戶部侍

郎判度支時稱眞卿以工直出爲荊州刺史要舉眞卿自代爲 丘園茂異 又云韋夏卿爲蘇州

刺史扶風竇羣以處士丘園茂異薦著書贊古今名臣畧三卜卷夏卿以丘園茂異薦之拜左拾遺 有氣

義 又云韋皋爲西川節度使西河人段文昌家於蜀倜儻有氣義知之而不能用皋在蜀表授校書

郎 魏徵之後 又云楊汝士爲同州刺史入朝薦判官魏謩爲右拾遺文宗以謩魏徵之後

後頗詩之奇 射魯縞 韓愈薦士詩云有雲送吹陵強箭射魯縞 文章之尤 又與

陸員外書云文章之尤者有侯喜侯雲長 不叩而響 柳宗元書云不叩而響不介而合

如帆得風 李翱文云汲引之惠如帆得風 起學盧講授 李翱云客遊郢州間李起滋

學盧講授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於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 天與貞孝 唐李德裕薦李源表

曰處士李源即故禮部尚書憕之少子天與貞孝寃蹈忠烈以父死國難哀纏終身絕心祿仕多依慧林佛寺

以其本墜別業還借一食不褁埋覆以至五十餘年伏乞就授一官名赴京闕

推轂士孔帖云于休烈樂賢下善推轂士甚衆

博通六經華皓一志問奇類林云唐李俗薦師疏云前此宣州溧水縣尉劉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臣童幼之時從震授業豈謂年踰四紀位列二公雖自君恩亦由篤訓幸國家舊事輒敢薦聞

文武兼備山堂肆考云唐韋處厚字德載敬宗時爲學士上嘗慨歎宰輔非人使光戢歲肆處厚上疏曰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廊委參決必能使戎虜畏威藩鎮稱臣帝感悟於是復度兼平章事

碧鮮賦問奇類林曰五代時危戴有文名常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閒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將壽匡材光重之爲之宰相李穀乃拜知制誥爲學士

宜薦范仲淹東都事畧云晏殊薦一士爲館職王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他薦乎公宜更薦范仲淹也殊從之遂爲祕閣校理

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事文類聚云陳襄字述古號古靈先生紹聖初詔曰近得陳襄薦章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皆所具備若如所薦斯爲盛矣宜令百辟各舉所知

願先錡又云劉錡與李常友善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常願先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並薦之

好古嗜學宋范詳注云文彥博薦韓維好古嗜學實於靜退

激勵風俗又云歐陽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王獻公及張唐公王荊公韓持國欲以激厲風俗

煩刻畫歐陽修詩云無靈頌刻畫家谷借大盧

王佐才山堂肆考曰宋雷簡夫在雅州蘇洵往見之簡夫謂曰子王佐才也薦之於張方平與韓琦歐陽修三人延譽如不及

自矜顏色曾鞏詩話云王荊公薦一二寒士位侍從初無意於大用也公去位後遂參政公作詩云太鍾酴醾架金沙只謾栽自矜顏色好飛度擬前開

薦行人爲御史續文獻通考曰宣宗宣德元年楊士奇薦行人王與爲山東道御史

薦舉五

原 詔 魏明帝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

廢絶後生進趨不由典謨豈朕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令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策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梁任昉命薦士詔曰夫進賢茂賞蔽善明罰前王咸則咸必由之朕纂統鴻業夤畏大寶思用俊異協贊雍熙歷聽九功物色輿皁而白駒盈谷莨楚未刈所以臨朝永歎日昃伫傾可博詢卿士各舉所知將量才授能擢以不次庶同則哲之明稱朕急賢之旨 陳江總舉士詔曰堯施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等久著前冊舉以滯淹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之切務朕以寡昧丕承洪緒未明虛己日旰興懷萬機多紊四聰弗達思聞謇諤採其默語王公以下各薦所知傍詢管庫爰及輿皁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加聽覽佇茲啓沃 增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詔曰朕遐觀前載歷選列辟莫不貴在得人崇茲多士猶股肱之佐元首辟舟航之濟巨川搆大廈者採衆材於山嶽善爲國者求異人於管庫得士則昌失人則亂朕凝旒夙夜虛心攻道雖天地效社宗社降靈區宇晏如俊乂咸事尚恐山林藪澤藏荊隋之寶卜祝屠釣韜蕭張之奇是以躬撫黎庶親觀風俗臨河渭而佇英傑眺箕潁而懷隱淪亟移日月空勞夢

寢而彫龍莫兆商歌寂寥豈混迹鶩駘未逢良樂之顧將躡德巖穴方追禽尚之遊望雲長想增其歎息可令天下諸州披揚所部士庶之内或識達公方學綜今古廉潔正直可以經國佐時或孝悌淳篤節義昭顯始終不移可以敦風厲俗或儒術通明學堪師範或文章秀異才足著述並宜薦舉具以名聞庶獨德之夫不遺於版築藏器之士方升於廊廟務得奇偉稱朕意焉　又二十年詔曰高明之天資星辰以麗象博厚之地藉川嶽而成形況於帝王體元立極臨馭萬物字養生靈者乎是以馭朽臨氷銘心自誡宵興旰食側席思賢庶欲

博訪丘園搜採英俊弼我王道臻於大化可令天下諸州明揚側陋其有服道棲仁澄心礪操出片言而標物範備百行以綜人師質高視於琳琅人不聞於曾閔潔志丘園揚名里閈或甄明政術曉達公方槼木鐸於孔門受金科於鄭相奇謀閑發明畧可以佐時識鑒清通偉才堪於幹國或含章傑士命世挺生麗藻遒文馳楚漢而方駕鉤深覩奥振梁苑以先鳴業擅專門詞高載筆或辨雕春囿談瑩秋天發研機於一言起飛電於三寸蓄斯奔箭未遂揚庭並宜推擇咸同舉薦以禮將送具狀表聞庶使焚林之舉咸矯翼於嚴廊尺木之堦方振鱗於遊霧

[增]制　唐賈至詔天下搜賢俊制曰朕聞惟理亂在庶官是以先王旁求俊彥思皇多士以倡九牧阜成兆人朕以薄質嗣守大寳寇戎未殄王業維艱兢兢乾乾日愼一日緬維堯舜求賢之意周公吐握之義思欲廣進髦乂輔寧邦家實賴公卿大夫弘我視聽易曰方以類聚語曰舉爾所知凡宰相王臣宜加搜擇其常參官及郡縣長史上佐等皆從歷試而踐通榮如各知其容行異能博學深識才堪濟代術可利人名不彰聞位不充量湮淪屠釣流落風波者一善可録便宜公舉遠則裁表

附驛近則進狀奏聞勿避親讐無限儕伍其有獨負奇才未逢知己即仰投匭并所在陳狀自論長官登時與奏夫惟薦士非止一舉永為恒典有即登聞昔荀桓子立翟之功士伯受瓜衍之邑柳下惠賢而不舉臧文仲被竊位之名春秋書之千載不朽凡百在位可不勉歟

[原]教　宋孝武臨徐兗二州搜揚教曰徐方地兼梁楚秀士攸出兗土樂頌所流風禮自古豈不異人比肩鴻才世及或疎散山林不聞進達或栖息閭閻懷寳待耀孝性義門明經善政者所在搜揚舉進咸用名聞　梁王僧孺至南海郡求士教曰是以文舉下車寤夢於根矩

長孫入境明發於龍丘此境三閩輿壤百越舊都漢開吳别分星晝部風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産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哉孝寔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燮至於高尚獨往相望於嶼巖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

原 表後漢班固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曰夷吾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奉法智察有名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雖寄多在公身出心隱不徇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誠社稷之蓍龜大漢之甍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顯乞骸骨更授夷吾　蔡邕薦皇甫規表曰昔孝文慍匈奴之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憤姦猾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　孔融薦禰衡表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繫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霓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　魏曹植自試表曰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禄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上慚元冕俯愧朱紱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夫君之寵臣欲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也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　又表曰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敘百揆稷契夔龍是已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文誠道合志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昔騏驥之於吳坂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

孫子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昔段干木修德於閭闔秦軍爲之輟攻而文侯以安穰苴授節於邦境燕晉爲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傅巖之明以顯中興之功　殷褒薦朱倫表曰蓋聞虞書非俊乂無以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以開王業是故高世之主必廣登命之禮有爲之君務通賢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天兵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廣風俗當仁不讓見得思義疏達之才強記博聞飛辭抗論駱驛奇逸誠當

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得毗佐銓衡翼亮右曹濟濟之觀足用華國　晉庾亮薦翟陽郭翻表曰蓋聞舉逸拔幽帝王之高事旌德禮賢治道之所先是以西伯摽渭濱之伏而帝基以隆漢高延商洛之隱而王道以固仄陋無明敭之稱空谷廢白駒之詠恐千里之足屈於槽櫪之下贊世之才委於壟畝之間若解其巾褐服以纓冕必能奮贊皇極敷訓彝倫　梁元帝薦鮑幾表曰旌蒲出魯賁帛歸齊頌聲既興盛業斯在幾忠公抗直出宰廉平將齊毛玠古人之服貿同吳隱酌水之廉臣才非往哲識愧前修輕塵聽覽伏待鈇鉞　沈約薦

劉[illegible]表曰陛下則天開業冠帶要荒輶軒韋轂交軫於遐路捨築投竿相望於魏闕或以開圻未採管庫遺賢執戟忘疲倚輪不息　又舉胡元秀表曰竊惟經邦御遠雖待大賢摧鋒犯鏑亦資小用伏見錢塘新城主胡元秀早歲驅馳意幹強果矛盾之用氣凌百夫若置之六師之間處之一旅之上必能前奮獲敵卻沮強胡臣實弱懦不窺武節昧罔輕言伏懷悚懼　劉孝儀爲江僕射禮薦士表曰陛下緝禮裁樂化俗移風當康思治分宵夢想枯蚌之珠既掄潤山之玉已薦伏見兼太學博士會稽賀瑒字德璉幼能斧藻長則琢磨結卷就賢

擔笈來學鄉塾染其丹采朋友扣其洪鐘聲無愧於東箭材有踰乎西杞如使聯事宗伯握蘭建禮庶用得其才人知自勗臣鑒非止水職豫搜揚前竭謏聞先自鄉曲　又爲江侍中薦士表曰臣聞天道不言資寒暑而成歲宸居垂拱寄守宰以宣風若夜魚不歎朝琴在奏則殘殺自去汾射可追伏見鎮北府水曹參軍濟陽江興字休恭立身貞白操業清廉頗涉書記彌嫻刀筆前攝縣沮漳無傷錦製巡行淮海不忝繡衣若處以百里之邑使導一鄉之賦必能治文無害迄用有成臣舉不避族非欲異姓居後知人爲難實緣所悉而薦　北齊

邢子才爲李衛軍疾以國子祭酒讓東平王表曰臣聞運舟歸於積水致遠在於逸足未有涓澮之流可成奔飛之用駑蹇之乘而有沒滅之功旣列趙衰先人之敏請同虞丘退身之義具官臣某民望時宗聲實攸在斧藻川流雕篆霞蔚蕉蒲旣茂枝葉實繁故以學窮齊魯聲高梁魏詔美司朝僉諧允在伏願迴恩徙授以答具瞻

增 唐柳宗元爲王戶部薦李諒表曰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多方擇善而舉明主之要道況臣特受恩遇超絕古今報國之誠寤寐所切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張羽儀弘輔理化竊見新授某官李諒

清明貞方柔惠能信強以有理敏而甚文求之後來罕無其比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冀他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臣緩蔽賢之罰

原 啓齊王融求試效啓曰臣聞春鶊秋蟀集侯相悲露木風螢蘊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充國曰莫若老臣切慕前修敢蹈輕節雖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　梁元帝啓東宮薦石門侯啓曰切以鳳鳴朝陽必資藍田之寶龍門點額亦俟棠溪之珍是以紫玉見稱黃金爲貴文傳菱鳥學重靈虵點漆凝脂事逾衒珍渾金璞玉才匹山濤昔翟陽隱逸見稱庾亮陳平器局被薦無知以人廢言誠增竦謦進賢上賞伏待慈照　丘遲荅舉秀才啓曰方今八友盈庭五丞在幄七教畢修九功具舉猶乃物色關屠夢想巖釣故巳天不愛寶野無遺賢輒仰宣皇猷俯罄愚蔽覘察衡閭詢事茅草如有片言入善一介可題謹閒絳闕恭奏青蒲

原 牋 魏應璩薦和慮則牋曰璩聞唐堯因羣士以興治齊桓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入賢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切見同郡和模字慮則質性純粹體

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內企踵欣慕捉髮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賓英奇敘用之時賢達進致之秋也令夜光之璧顯慣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又薦費禕牋曰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明則俊乂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頌起於周文之朝

晉孫楚薦傅長虞牋曰楚聞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耀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庾闡薦唐支牋曰蓋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荊夫以卉木之盛猶載在

方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使人滯於常流莫登於龍津者乎郡功曹史泉陵唐安字永延履道敦素和而有正立身持操行著一邦若得驂軌當衢服褏驗足則幾石之良選可以對揚萬里者也

增 狀 唐白居易薦韋楚狀曰右件人隱居樂道獨行善身斂跡市朝息機名利況家承簪組兄在班行而楚獨棲山卧雲練氣絕粒滋味不接於口塵埃不染於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齊箕潁節類顏原縉紳之間多所稱歎臣爲尹政理合薦論雖飛鴻入冥自忘飲啄而白駒在谷亦貴縶維倘蒙賓彼周行縻之好爵降羔鴈之禮命助鵷鷺之羽儀足以厚貞退之風過躁進之俗

李商隱爲鹽州刺史奏舉李孚判官狀曰右件官克生公族早履宦塗器實幹時辯能專對加之夙明韜畧久逐旌旃頃爲知己屈從吏議許休文之流浪萬里非賒王仲宣之播遷三年未遇儉而不懟困且能通雖何恤於無家良可悲其絕籍去歲以維新之命大洽鴻私亦既旋還合從敘用開成五年以注右威衛倉曹參軍授官未謝又蒙挾名除替初云牽復仍迫屢空京口劉生方思鶩炙洛陽蘇子已敝貂裘方今崇憲堯敦厚之恩推魏文光榮之旨豈令棄良材於散地化王孫爲旅人

臣素乏器能叨膺任使控綠池之要地守清澤之堅城將以宣布威靈彈壓氛祲苟咨謀失所佐理非材豈惟墜此軍聲抑且傷於朝寄臣深自計孚實當仁況又得於諸宗且兼通舊諸葛均有因依之分龐士元多鑒裁之恩是敢輒黷宸階乞榮賓席使得盡其風力佐彼邊陲雖處平原之囊必將脫穎劒拭華陰之土粗雪幽沉請依資賜授一官充臣防禦判官

書 漢張敞與朱邑書曰明主遊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奇矣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官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何而後信故士各達其時之英雋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魏阮籍與晉文王薦盧播書曰是以八士歸周周道以隆虞舜登庸元凱咸事誠以鄧林昆吾翔鳳所棲懸黎和肆垂棘所集伏見鄗州別駕盧播字景宣耽道悅禮仗義依仁研精墳典升堂覩奧若得佐時理物則政事之器銜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圖籍文學之宗敷藻載述良史之表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一

政術部二十 舉親 舉舊 舉讐 舉賤 自舉 選相舉 附 至公舉 所舉

坐舉主

舉親一

原 祁奚舉午、謝安舉元 晉平公問國無尉其誰可祁奚曰午也可注午奚子也君子曰能舉善也立其子不為比晉以苻堅寇邊朝廷求文武將領學比方謝安以兄子元應舉郗超與元不協曰違眾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 臣願任子、姊不舉弟 呂氏春秋叔疾患王問之公叔曰臣之子鞅可任之若不用勿使出境王不應謂左右曰叔許也後鞅果西入秦秦用之姊而以強翟親竟弱也義欲少時與張文公對曰攻伐章王太后問有兄弟為官子曰有弟為 唯善所在，雖親何傷 問親戚部與曰親吾成與同戾縣 以御部

也同一躬人以為當乎成鋒曰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仲尼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也 唯賢是求，雖親必舉 叔向曰祁奚內舉不失親

增 談博爽聰 元龜曰明在集賢以兵亂集籍為後集賢學士乃又弱述博府入中院整編次第相兵亂之為集賢學士又述博府 散也無收男為高祖從事萬餘張鐵亂著賢集編輯之 父無收男逢高吉祖從學後甚見勸署成部於因從公不以 豈令主左右之高唯舉見以為賢正以精 神爽聰事若中書中侍宗舉皆堪為臣合曰周文與稱才 皆堪為 不可用 曰曾臣侍中等舉皆堪為諸臣之子皆迎事大曰不堅可亦用其宅工 有啟居客貞宗可用附以各文移皆源不可用其妙 問曰政御諸子貞可用附日臣諸子皆源大不可亦用有 惟在得賢 此非至公 官宰相任才也州推高宗府元龜曰 年帝謂宰臣曰四海之廣惟在得賢卿等用人多作以形 迹疑護避親知不能盡意甚為不取昔祁奚舉子古人以形

舉親二

德宗名之內殿令和御製詩起拜戶部郎中

原 內稱 禮記儒有內稱不避親 內選 楚君之舉也 言 唐書云章承慶事親以孝子忠代相自閣舍人即閣鳳閣舍人內史后名職知制語立父謂 兄弟相代自閣舍人即閣 朕自用、說 朕以兄弟人內后名職知制語 拜兄弟相自閣 孔帖云蘇頲為紫微 帝曰古有內舉不避親者 無實才 又云長官陸贄自緒請其辭 朕自言用說帝諸司所引皆自親舊 朕或言諸司所言非公也 無實才 勳實才或實遺逸 收採遺逸 又云崔祐甫為相於言不復諸司引皆相自擇 以親采故自嫌不收采遺逸 宰相近屬 又云崔祐甫為宰相時引用其親舊 再思曾為諸子曰等楊再思得天下巨源時當宰相近屬 可 任治人 又云舉宰相李石弟福太和中為第進士楊嗣復

增 如而父 爾父當令使卿事中舉公

為美談即使御等兄姪有材亦須依例進舉 鑒曰憲宗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等當為朕舉賢 之私親非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崔祐甫何敢復有用 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諸者尚不與官李絳曰諸者 與但問其才器不諳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 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士非至公之道也上曰誠如 朝

果得其人 不以為私 冊府元龜曰狄仁傑為內 史則天問曰：朕欲得一佳士，卿為之舉，仁傑薦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果稱職，則天曰：卿知人，乃薦長子 司府丞，又拜其人 白時宰相各舉一人以為尚書郎 得其第 代曰舉賢以為宗祖 舉季 監察御史 御史后怒 又曰 不問仇黨，毋避親故 御史所知 御史 元 令方史薦侍郎帖 章宗初 承后安三年 曰臣舉所知 以仁傑 宗即 曰臣其才能 仁傑薦子光嗣 渠牟稱甥 臣舉所知，皆貧品故未知 故 冊府元龜曰 韋渠牟 年數 稱甥 盧綸 其太才 府 其詳果得 盧綸為人 校 章母

盧綸 上其甥盧綸為校

以御部

固薦福可任治人由此皆宰御史至戶部郎中以父表弟及弟居首含望李類云程顥為御史神宗嘗使推擇人材顥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居首

舉親三

增詔唐開元二十九年詔曰朕所求才待之若渴既旌於巖穴亦賁於丘園片善必收冀無遺逸然士人藏器家何以知豈若父子之間自相推薦昔祁奚之舉祁午謝安之任謝元良史書之咸以為美賢彥之士何代無人寧恨嫌疑致有拘忌其內外官有親伯叔及兄弟并子姪中灼然有才術異能風標節行通閑政理據資歷堪充刺史縣令者各任以名薦

文衡源

舉舊一

原選於舊晉君之舉也外姓選於舊作實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職死晉侯 舉其偏問祁奚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君子曰舉其偏不為黨注赤職子也偏屬也 多用鄉里魏許允為吏部多用鄉里人告黨與文帝收之允對曰古人云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試察有不勝任者臣當受罪所用皆當職乃釋允更賜衣服傅嘏字蘭石為河南尹河南俗黨五百擇功曹典選職皆提其本國人無異邪者擬各舉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覈之 皆受本國

多擢宿舊 不用鄉親鄉何晏遷侍中主選曹宿與有舊者多擢用之杜錫為吏部郎不敢用鄉親一人 始以故知 終因德進 棄舊不仁

得賢有賞 刈錯薪之楚且得賢良 拔連茹之茅不遺故舊

舉舊二

原舉舊人子朱暉字文秀與陳揖交善揖早亡後司徒桓虞辟暉子駢暉乃薦揖子友代之

增與相識冊府元龜曰崔祐甫建中初為相薦延推舉無復疑滯日除數十人帝嘗謂曰有人謗卿所舉擬官皆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官必須諳其才行臣若與相識方可經諳若平生未曾相見即無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帝亦以為然

舉讐一

原不避怨禮記儒有外舉不避怨魏吉茂兄黯為鍾繇所伏法茂怨繇 乃就讐不哭至歲終薦舉茂能之時人或以茂為茂才業者以為茂必不就乃就 解良孫文以茂高是丘者也

孤得舉 叔向豈遺州其譽不為若君子謂祁奚能舉考文注謂稱解狐君子曰解狐得 害公非忠 敗國非人以私害公非忠也私怨也

左傳外舉不避讐詳為舉

叉術部

賊君下謂羊舌非人也以恭私敗當務民於是乃欺六為 王生舉柳朔 喬元

薦陳球路粹子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 解孤舉伯柳 咎犯薦子羔

臣韓子曰趙簡子問解狐孰可為上黨守曰邢伯柳可主曰非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讐讎作韓子曰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為相其讐以為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解狐引弓迎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 名辱己者為中尉 舉毀己子為孝

廉諸將信相曰楚王方辱我時已少能令死之無名故忍之就此呂中尉告叛後舉吸攻子為孝廉向是鄉里之侯叔字伯奇部數眾歸 不害公 豈宜報怨 安可妨公 公必滅私 惡而知美 私 憎而

知善 宜取節於葑菲 豈失賢於睚眦 小白用管

仲是捨射鉤之讐　重耳見寺人豈念斬袪之罪【增】薦祁奚　擢鄭𢾾（吳志云蔣欽屯宣城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盛嘗畏欽害己而欽稱其善孫權曰君欲慕祁奚邪欽曰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有膽畧不敢挾私報以蔽賢能　孔帖云鄭畋右丞鄭肅証畋罪不可作郎官出之鄭𢾾者肅子也畋秉政擢鄭𢾾為給事中）

舉讐二

【增】素不相能（史記云蕭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何曰知臣莫如主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所不與公有如此觴（孔帖云劉仁軌嘗為御史袁異式所劾屢事之覆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既數致薦為司元大夫）是子堅正（唐書韋溫傳云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為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歷乎）

舉賤一

【原】任草萊　進寒素（王蘊為吏部郎曰欲使時無屈滯先任草萊　晉起居注王戎領吏部未嘗進一寒素退一虛名）舉小吏　升家臣（上見反禮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曰可以為文矣注薦家臣於公與己同為大夫）引薦白屋

對　揚紫庭（趙武劉琨表並詳薦舉）執技事上　取盜為臣（禮記凡執技以事上者不二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謂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也　孔子曰管仲取盜二人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注言此人可用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遷之）管庫之士　牛醫之子（趙文子叔管庫小吏以為上大夫詳薦舉　黃憲字叔度牛醫之子後舉孝廉又辟公府）王侯無種　醴泉無源（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醴泉無源芝草無根）揚側陋　出淹滯　將致非常之才　宜從不次之舉　將

欲搜以賢良　豈可遺於側陋　唯賢是舉雖賤何傷　渭濱
唯善是求何賤之有　淮陰餓隸才能佐漢
賤老道可匡周　楚君舉善用仲爽於申浮　漢主使
能擢弘羊於賈豎【增】不遺微陋　勿拘資歷（歐陽詹書云舉善不遺於微賤用能必盡其才器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元年敕士流之內有懷才抱器隱學殊能者委中書門下搜訪任使勿拘門第資歷）

舉賤二

【增】判　唐白居易對貢市井之子判曰惟賢是求何賤之有況士之秀者而人其捨諸惟彼郡貢或稱市籍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蕭蘭舉爾所知安得棄其翹楚誠有恐於裨販諒難捨於茂異揀金於沙石豈爲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況乎識度冠時出自牛醫之後心計成務擢於賈豎之中在往事而足徵何常科而自限申州有據省詰非宜

白舉一（遴揀舉附）

【原】兼文武　比管樂（漢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至平陽召吏令文者東武者西尹翁歸伏不肯起曰翁歸文武兼備任所施設　諸葛孔明自比管樂時人未許唯有州平徐元直謂然曰諸葛孔明乃臥龍也）文史足用　盜賊請治（東方朔自舉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身長九尺五寸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云云可以備天子之大臣　張敞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請自治之敞拜膠東相）

盜賊並解散

願守長安令

黃野王字君卿十八上書隨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欲用丞相以為不可耽純字伯山請曰臣本使家子孫遭聖帝受命備位列將身為通侯天下略定無所用志願試守一郡盡力以效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耶授東郡太守

請授東郡守

[增]**投牒請闕** 唐通鑑曰封常清年二十未有名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每出軍奏傔從三十餘人衣服鮮明常清慨然投牒請豫常清細瘦腳跛仙芝陋其貌不納明日復至仙芝曰何煩復來常清怒曰公義故無媒自前何見拒之深乎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獻文 **投狀** 才孔舒元與自負字太宗進曰人通出示宰相景德宗取錢藝貼合璧事類曰

自薦 **上謁** 和五年以五年詔獻詞賦文奏總為詞科闕制陳不可用宗奏改著書作郎其詔薦弘自許彭年散狀奏名帝武黃書曰

天下賢良文學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

候門 **上書** 客上路類 光武子明見王霸君賓 戰國策曰春申君

君大說之為上客門吏皆籍 手讓之說至名矣服鹽車而上太行 畫計酒地白汗交流棘而不能上 哭之解衣竹以羃之仰而鳴 石若天施於州出金瑠石穴者窮巷也況彼 鄒伯樂之知己也今蜀無君之意 祓僕使得為君高鳴乎孔子帖曰 自陳臣家貧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負東半千 封神岳舉彚英故未嘗一走京師朝廷九品無報 年三十懷志探蒙錢官不能陳力歸上天陵子亨 何措主陛方寸地不 候門 使臣後肝露露手

哭鹽車 **備藥籠** 上書詳陛下行下元往

行仲謂曰下之事上醫之害家貯藥以為自味賓者也 賭陵陵以仁供滋勝參木芝桂以防病門下備之以自給 矣願以小人充備中物一藥不可石一仁日餘無笑

負鼎俎 **給廝養**

漢書曰伊尹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 溫舒遷右扶風丞將厚書令公卿 書曰說羣臣 廝養給

金躍冶 **錐出囊** 莊子曰且必為莫邪大冶金以躍 平原君曰我鉅台鑄金 史記曰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門下有毛遂前自贊於平原君曰 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 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介 **當加顯擢** **綠無紹** 唐書曰韓愈以 年自諸州府總管刺史舉其高才一人試以文藝者 毛遂曰 元以不以請京官五品已上及 制其已有具擢加處題 年元年詔有博通墳典洞曉玄經者 不欠

軍謀出衆 **武藝絕倫** 唐書曰成德元年冬令自舉舉人赴闕 太宗詔曰 有軍謀出衆武藝絕倫者自舉

遞相舉 [原]**提衡** 元和 武藝絕倫詳注自舉 舉人赴相引相推為提衡

引重 **互舉** 大張二人相引重引重注云引重相推薦與

相薦 漢武紀蔡何武公孫祿可與友為輔政大司馬與何武相舉 左將軍公孫祿 互相稱舉皆見 光祿勳 君房字長安有子太守 後漢書 字君房相善 蕭望之 宗正 張猛 劉更生 周堪 鄭朋 皆以 相薦舉 見東京記 京兆尹 相舉皆有

賓章馬融 **田仁任安** 後漢書馬融字季長與賓章字伯向相好 漢書田仁任安為衛將軍舍人 二人 貧無錢 將軍家監使養惡嚙馬 仁與安能相知 推舉二人 任安曰 不知人哉家監 安曰將軍尚不知人 何乃家監也 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 帝召任安田仁 為郎中 安任安不安及任田安 仁曰 帝使士人臣前賢樂死仁人 推舉為能 定數言 是立 遂 安非軍門 辨 安 蘇 善疑 田仁

自舉二 遂相舉[附]

[增]**請從隗始** 戰國策云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 郭隗曰 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 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 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 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

述作 **企揚雄** 先王之謀 孔子曰 吾父 前後 事 孫弘 為 丞相 揚雄 述作 可企及也

校皋 建孔父帖云 校皋 吾 吾自言先臣宗時以文章名 賓 揚雄 七十二歲 經 皋 自請 詞且四十年若令臣執筆隨時敘事 則臣能不及 敢 揚雄 可 企及 鼓吹六經而況對頓挂賭時敘給揚雄敢皋可企及也

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必用臣要及其時又云張嘉貞天子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帝曰第往行召卿、可與漢唐諸生並驅歸田錄云夏英公以父沒王事發丹陽主簿上書乞罷剝舉曰若陛下以恍蒼敬石爲達則臣迸居市井若陛下以金榜丹桂爲材則臣未忝科第若陛下以鎬杖驗背爲逸則臣始踰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爲勇則臣生不綿歷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生並驅較其先後。毋得自舉玉海云慶曆六年詔制科須近臣論薦毋得自舉 遊相舉方進薦宣漢書云薛宣知翟方進有宰相器深結之方進竟代宣爲丞相宣免二歲方進薦宣明習文法上徵宣復職

自舉三

【增】書唐韓愈爲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曰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廏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

至公舉一

【原】恐知 恨謝孔光有所薦舉唯恐人知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不復爲通 絕書屬 非遷次後漢史弼字公謙爲河東守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先勅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弼大怒捶生數百付獄考殺之毛玠字孝先典選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念玠曰老臣以能守職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不敢奉命也

不失舉 不受謝左雄薦馮直直以贓罪劾雄雄曰吾不失舉矣晉紀羊祜字叔子每舉人未嘗知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豈人臣之節 不薦門人 不託邑子孔光曾恭事詳師、尹翁歸字子況爲東海守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託邑子終日竟不言去後謂邑子曰凡賢將不可干以私 無有親疎 公言得失夫舉無他唯書所在親疎一也并失所舉

【增】必正色 不識面問奇類林曰宋李昉爲相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記纂淵海曰韓纏公喜用名士戒不識其面說用之其人亦不知所薦 本無私 必以公孔帖曰劉奇長安中爲天官侍郎薦張鷟司馬鍠爲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本無私何見謝　問奇類林曰范純仁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 韓厥戮僕 郗詵劾洪國語曰趙盾舉韓厥其僕乘車干行厥執而戮之宣子謂諸大夫曰二三子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問奇類林曰晉崔洪爲左丞薦郗詵以自代後詵劾奏洪曰唯官是視各明至公洪聞其言而重之 獨薦處厚 同舉程頤孔帖云韋表微翰林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　記纂淵海云呂正獻公與溫公同舉程頤乞特加召命擢崇政殿說書 不以吏部 豈識臺官冊府元龜曰吉頊爲吏部侍郎陸象先本名景初爲揚州參軍秩滿調選頊擢授爲屬尉時象先父元方亦爲吏部固辭不敢當頊曰爲官擇人至公之道景初才望高雅不以吏部之子言推爲也竟奏授之　東軒筆錄曰孫抃爲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抃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 玉不韜輝 蘭無沈馨唐呂溫房元齡贊曰網羅遺賢推轂聲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

至公舉二

【增】安得十女壻山堂肆考曰晉劉弘都督荊州表牙門將皮初爲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

用弘女壻夏侯彤弘下教曰治一國宜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裁因表反初之勲宜見酬答語聽之

不求人知 問奇類林云宋王曾在中書嘗謂大臣報政不當收恩避怨每薦用人不求人知

政府無書 又云司馬溫公薦劉元城充館職謂公曰知所相薦否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絶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失所舉一

源 敗國 削戶 傳蔿賈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漢張勃舉陳湯湯父死不奔喪坐勃失舉削戶

免冠 席藁 宋弘薦桓譚君山爲議郎世祖令君山鼓琴好其繁聲弘聞召譚責之後於帝前鼓琴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本舉譚望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乃改容謝弘 史記應侯任鄭安平爲將擊趙爲趙所困遂以二萬降雎席藁請罪攻宵部

一貌取 面欺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宰予言語之科而不仁澹臺滅明字子羽貌寢而賢 孔融薦禰衡表云人不易知受面欺之罪

王稽不上計 陳湯不奔喪 范雎舉王稽爲河東守三年不上計坐誅雎日不懌下詳上

雖入貢於鹿鳴 宜奉身於鵷退 既貌取而失人 何面欺而逃責 徒多推士之名 終乏知人之鑒 苟於人而聽言 則舉事而失德 擇善得人必聞有賞 非才而舉安可無辜 始聽言而信行汝得人焉 及論事而積功予所否者

增 以疾罷 以貪敗 冊府元龜曰張涉爲國子博士太子侍讀與喬琳友善及德宗嗣位多以政事訪涉涉盛稱琳可大用因拜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粗材年高有耳疾發每有顧問對答失次居相位凡八十餘日罷知政事 孔帖曰趙璟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陳最璟自言應寘殿以貪敗請降考校

失所舉二

源 稱非其人 周書稱非其人惟爾不任注言是爾不稱其任也務予好善而不能擇人謂用賢牛

知非其人 陳寔字仲弓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白太守此人不宜用使常侍不可違乞從外署免塵明德從之人怪寔失舉寔終不言

有鬱顯言 魏諸葛誕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輒顯其言用之後有得失則公議舉者否繇由是積其所舉也

增 濫進 孔帖云惟賢知賢聖人舉論身苟曰達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擇所舉之不濫不可得已

擄罪抵刑 陸贄奏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素隨居不得賢才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諸陳所貺之狀其人免賜其舉有情陛下然後以庫貸於臣臣褒以事贊於舉主若使首服則禁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關實

過則棄 孔帖云李石用帥益渾度支宰以贓收帥帝

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準相用人知則用過則棄此謂之至公

坐舉主一

增 文獻通考曰東漢章帝時詔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 杜氏通典曰順帝陽嘉元年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 又曰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畧寧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 冊府元龜曰肅宗上元二十

年敕書每除京官五品以上正員清望官及郎中御史
諸州刺史皆令推薦一兩人以自代仍具錄行能聞奏
觀其所舉以行殿最　又曰代宗大曆元年詔許吏部
選人自相舉如任官有犯坐舉主從吏部侍郎王延昌
所請　續文獻通考曰明永樂九年吏部尚書蹇義上
言在外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必須得人宜令在內文職
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賢能廉幹堪
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量才擢用其所保
非才舉主連坐上是其言命速行之　又曰正統二年
楊士奇等上疏言藩臬二司及府州正官宣宗令大臣

保舉得人遂多昔唐太宗命京官舉郡守縣令後致天
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舉造為謗語
伏望聖斷仍遵先帝勑旨行但所舉人後有犯贓必明
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徇私詔從其議　又曰
正德十一年令有司歷任二年之上果有政績卓異方
許撫按薦舉贓濫連坐

坐舉主二

原 雅言 任言 漢司隸何武舉方正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為詭衆虛偽坐左遷楚內史華陰丞嘉言朱雲兼資文武可試守御史大夫匡衡以為大臣國家股肱明主慎擇嘉小生狂言妄相舉薦嘉竟坐

貶秩 治罪 嚴延年察獄吏廉會其吏有贓不入身坐舉不實貶秩笑曰後無復有舉人者

丞相參軍宋挺盜官布六百匹正刑棄市遇赦免奮武將軍阮抗請為長史司直劉隗字大連劾抗請治罪

坐免 自殺 後漢王丹字仲回客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後舉者犯罪丹坐免客慚自絕丹名曰何量丹之薄也乃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池陽令舉廉吏王昱於薛宣未名昱妻受因家錢昱實不知後人言之昱斷自殺宣乃薦其枉也

增 罰金 奪俸 杜氏通典曰北齊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準舉人之罰各罰其金自贖以下舉主勿論　孔帖曰于公異不能事後毋仕不歸省詔賜孝經罷歸田里盧遺坐舉非其人奪俸兩月

免官 諭戍 孔帖曰不實免王丹之官　續文獻通考曰明洪武六年罷科舉專用辟薦初立法甚嚴每舉者至京上親校閱不稱旨輒坐舉主往往有謫戍者

虧典 納賄 冊府元龜曰孟簡為山東道觀察使憲宗元和十四年御史奏簡舉均州鄖鄉縣鎮遏兵馬使趙潔充本縣令有虧典例

勑罰一月俸料　又曰李肇李翱並為中書舍人文宗太和三年貶肇為將作監翱為少府少監以柏耆納賂賜死肇與翱同薦柏耆故也

連坐 悔舉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常參官內有嘗佐藩郡及歷州縣官者各保舉堪充幕職令錄一人不必以親為避他日有所犯不如舉狀連坐之　續文獻通考曰理宗紹定元年梁成大乞申嚴薦舉法廉吏犯入己贓者許舉主悔舉從之

削戶

黜階 上詳前失所舉一　杜氏通典曰後魏孝莊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其志業具表以聞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實一階舉三非其人黜一階

充刺史 任縣令 冊府元龜曰開元二十九年詔內外官有親伯叔及兄弟并子姪中有才術異能堪充刺史縣令者任以名為其罷官所舉人聽於所由長官處通狀一時錄奏其考試通人任用之後如有虧犯典憲名實不相副者所舉之人與其同罰如政績著聞終始廉謹為衆所知者其所舉人與其同賞　又曰元和二年制曰江淮大縣每歲據闕委三省御史臺諸司長官節度觀察使各舉堪任縣令有能否與元舉人同賞罰

殺柳昇

流子諒冊府元龜曰天寶三載長安縣令柳昇坐贓於朝堂杖殺昇為韓朝宗所薦坐舉人不直制貶吳興郡別駕員外 孔帖曰張九齡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劾奏牛仙客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於朝堂流瀼州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

有不職 無可採孔帖曰陸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開寶九年詔翰林學士李昉等閱諸道所解孝弟力田等人試問所業無所採乃悉退去詔劾本部官濫舉之罪

條察李詠 覆視僧孺冊府元龜曰唐韓朝宗為荊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鄧州南陽縣令李詠擅興賦役貶為康州都城縣尉詠之為令也朝宗所薦乃貶為洪州刺史 孔帖曰裴垍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

不如所舉 當循此法續文獻通考曰景定四年詔令侍從臺諫給舍卿監郎官以上及制總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不如所舉則連坐之制宜在必行 又曰洪熙元年上諭曰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貪殘則連坐今當循此法

坐舉主三

增 不實免官孔帖云薛登疏曰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饕之路消請寬年限以容簡法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

必罰又云綠舉必行其罰 連坐法非山堂考索云宋朝自祖宗以來有薦舉除授之目仍列舉主姓名或在官貪濁不公柔懦不理職務廢闕處斷乖違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

舉主自首文獻通考云太宗端拱四年令內外官所保舉人有變節踰濫者舉主自首原其罪

犯贓續文獻通考曰明景泰三年詔各處見任官員果有才行政事優長拘於資格邑在下僚者並聽在內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正官薦舉進京所舉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

取士弗當刊文有差又云孝宗弘治四年令考官不能勝任而取士弗當刊文有差連舉主坐罪

坐舉主四

增 詔 唐貞觀十八年詔曰朕遐想千載旁覽九流詳求布政之方莫若薦賢之典元凱就列仄微可以立帝功營隰為臣中人可以成霸業是以去夏變動翰墨披露丹府疇咨海內尺木既樹思覩遊霧之羣雲羅宏張佇降翔庭之翼而諸州所舉十一人朕載懷仄席引入內殿明訪政道相顧結舌豈可飾丹漆於朽質假風雲於汶起者哉宜並放還各從本色其舉主以舉非其人罪論

增 策 唐田備對請行賞罰以勸舉賢策曰頃者德宗皇帝頒下詔吉令舉所知自是內外百寮歲有聞薦有司各詳其狀咸命以官語其數誠得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賢由舉擇慎審慎審由賞罰必行十年以來未聞有司之以得所舉賞一人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內外之薦恐未專精出處之賢或有遺濫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得賢之歎也伏惟申命所舉深詔有司量其短長之才授以大小之職然後明察臧否精考課最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上下精詳遠近懲勸謹關梁以相保責輪轅以相承俾夫

草靡風行達於天下則天下之耳盡爲陛下聽天下之目盡爲陛下視明其視則舉不失德廣其聽則野無遺賢而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一